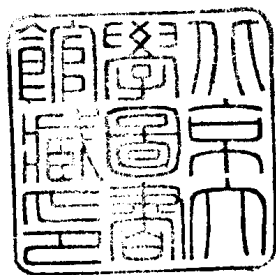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八一冊目次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六卷附錄一卷

〔明〕李邦華撰  
清乾隆七年徐大坤刻本

一

吳忠節公遺集四卷附年譜一卷

〔明〕吳麟徵撰  
明弘光刻本

三四九

知畏堂文存十二卷詩存四卷

〔明〕張采撰  
清康熙刻本

五二一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六卷附錄一卷

〔明〕李邦華撰

清乾隆七年徐大坤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李忠肅公奏議序

聖天子稽古懋勤徵文考獻天府之藏已

稱大脩猶

詔求元明以來著述俾業在名山者盡  
得登於石渠天祿甚盛典也辛酉之  
秋余被

李忠肅公集

陳序

恩命屏藩江右隨撫是邦竊念豫章爲  
人才淵藪理學文章經濟節義照耀  
青史者指不勝屈私心自喜仰止前  
徽以祛固陋并得醇粹無疵之書以  
爲

當寧獻每接一士必詢其家世訪其遺

此葉天圖配補

書而士亦鑒予之誠時出其先世舊

編以相示一日鈴下效用武舉李紹

武呈其高祖忠肅公奏議若干卷余

讀之忘肝義膽迸露行間其慮敵也

深其鋤奸也力其愛君也至其籌國

也周以孤危莫援之身而欲支旦夕

李忠肅公集

陳序

二

將傾之勢居遷徙無常之職而欲建  
百年不拔之模盡萃鞠躬精神貫日  
卒之致命遂志以一死收有明二百  
數十年之局噫如先生者可不謂節  
義中第一人哉既又閱

國朝諸名公所爲傳誌稱先生之學本

此葉天圖配補



之鄒忠介曾恭端二儒者以萬物一體爲懷以先憂後樂爲志復貫穿於典章政治人才世運之原委蓋其所蓄積固已厚矣後奉南院命扁舟渡湖值左良玉兵潰皖江烽燄滔天鳥驚魚沸而先生以一帋折其心數言

李忠肅公集

陳序

三

奪其氣遂使俯首帖耳願受約束東南半壁賴以瓦全雖魯仲連之下邳城韓文公之靖鎮州不是過焉然則先生之節義又合文章理學經濟而出之者也余嘗謂士生天壤皆有扶植綱常維持氣化之責苟能讀書明

理存誠主敬以養夫氣之浩然者則隨其身之所遭遇而或爲文章或爲理學或爲經濟或爲節義皆卓然有以自見其有功於世道人心則一也善乎先生之自勵也日講實學時實用辨實心幹實事蓋舉古今聖賢豪傑布衣鄉相之業一以貫之矣世之學者其亦可灼見於源流之合而不必置論於遭遇之適然者乎余正欲舉先生遺集以應

李忠肅公集

陳序

四

以詔茲因後人之重刊而先之以序不獨望其後人光揚祖德勉其樹立而

此邦髦士相與講實學時實用辨實  
心幹實事今日爲維風厚俗之儒者  
異日爲澤民濟世之名臣以繼鄉先  
賢之芳躅尤余之所日夕期之者也  
昔

乾隆八年夏五月

日吉旦

李忠肅公集

陳序

桂林後學陳弘謀拜譔



重刻李忠肅公留丹集序

塊然大虛者氣而已矣繫而爲日月星  
辰激而爲雷霆風雨品類流形山川融  
結皆此氣之磅礴鬱積而人得其正往  
往歷盤錯涉艱險骯髒骨鯁露血城冒  
鋒刃而不顧然非見理精透則氣餒所  
以君子讀書務養氣也余庚申移任吉  
水公餘校士有文學李錫介繕其祖留  
丹集以進乃明大司馬忠肅公遺編也  
讀且竟爲之神悚髮豎喟然曰此真所  
謂大丈夫能養氣者乎文字寬厚宏博  
風骨稜厲令人不敢正視如吸長江之

李忠肅公集

徐序

水而吐之壁立千仞之崖如空山伐木  
溪谷響震如劍鏑吐氣而星斗光寒如  
燃犀水府醜類怪物莫遁其踪跡賈傳  
經術陸公奏議不是過焉公初由縣令  
擢居臺諫彈章紙貴當道側目埋車江  
亭歸田里者二十餘載嗣曩官司馬商

李忠肅公集

徐序

二

時政得失除積弊剔奸蠹賑凶荒足糧  
餉設兵營建城池補偏救弊酌盈劑虛  
凡軍國大事愷切抗疏逮至邊烽交警  
妖魔侵逼國事漸不可爲疏請太子撫  
軍二王剪桐而期上以死守社稷千里  
形勢燎陳指掌所謂披肝瀝膽一字一

淚堪爲痛哭者也藉令老成持籌群日  
息吹朝廷固其鎖鑰青宮統御王師宗  
子屏藩拱衛京國大小戮力智勇飲泣  
賊旗安所乘其隙斯固國事之未可知  
而亦公之所仰天而禱祝者廼不得已  
而奔城涕泣引帛投環嗚呼公之心其

李忠肅公集

徐序

三

亦苦矣且夫熹莊明主也上于公固諫  
行言聽也中外數十年朝陽鳴鳳玉殿  
擎鵲卒之豺狼切齒蜚語橫飛聞訛自  
訟上卽墮淚嘆大臣任事之難洞悉奸  
宄輔弼無虞此如周成之于元公漢昭  
之于博陸主臣一心遭逢可謂盛矣卽



其勢急言事上每遠殿首肯而天下事勢至此爲之喚奈何者詎君之不能用也哉抑豈時勢之萬無可爲也哉毋亦天殄有明之國運以歸一腔蓋熱之血顯當代之忠魂以存萬世君臣之義致使長算屈于短晷遠蹟頓于促路也公

李忠肅公集

徐序

四

殉國之誠公少壯時已定矣由乎學問根諸性成非激烈一時者之所能爲雖然公所謂無媿吾者余獨有以窺其微矣其專人文源公德行之士也嘗教人以行不愧影寢不愧衾以故公之生師忠介而死從信國者其來有自死而無媿生復何媿殆所謂移孝作忠也歟是集也燬于回祿裔孫錫介欲重付剞劂而惜其未逮也嗚呼燕市金門之血空洒山河青蒲白簡之詞長耀星日彼風雲月露撝拾浮言無關國是傳之可也傳之不再傳亦可也若公之精神薄雲

李忠肅公集

徐序

五

霄而撼山岳騰騰楮墨間不可撲滅所  
謂浩氣還天地正氣一歌後先輝映余  
讀公之文服公之節爰與諸裔孫謀而  
新之棗梨亦庶幾執鞭之意也夫是爲  
序

岢

李忠肅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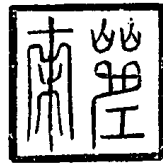
徐序

六

乾隆七年歲次壬戌冬月

吉旦

邑令楚北徐大坤謹撰



崇禎之末逆閹犯闕先高祖抗節殉國以身  
先之仰荷

聖朝建祠賜諡論祭褒嘉垂之史冊矣而其壯  
猷石畫義膽忠肝脩載留丹一編詎於乾隆  
三年鬱攸為崇焚燬靡遺蒙前 邑尊徐君  
大坤先生感念忠節倡復剝剝 祥翁 等敬承  
雅意有志未逮者蓋二十年於茲矣今幸梨  
東重光先德彌新始於己卯仲秋成於庚辰  
孟冬碧化丹留世世以之謹識斯語以無忘  
邑尊徐君先生倡復之愛且以告之天下後  
世之懷忠孝而能曠百世而相感者

李忠肅公集

徐序

七

裔孫祥豹謹書

李忠肅公奏議序

章皇帝在位之九年表章與甲申之難者所司  
上二十人而吉水李公邦華列在三給地建  
祠更謚曰忠肅公之事神熹二宗也以婢直  
爲群邪所排引疾去官者再而莊烈帝數任  
公最後以左都御史徵時都城方被兵公聞  
命即日請督東南師入衛陛見深蒙嘉勞召  
對百官帝輒目注公然而寇盜充斥京師戒  
嚴公初建議請帝曰守而遣太子撫軍南都  
李忠肅公集 序

而公亦死之書之於冊君臣皆得其正實足  
駕前代而昭示後世又值興朝褒美之隆赫  
聲濯靈日月齊光則其文詞亦如江如河浩  
浩萬古而不廢也公有奏議六卷載明史藝  
文記密請太子撫軍疏于邑乘中得讀之而  
未見其全書也今公裔孫錫璜以家藏本見  
示且云板燬以外將重付剞劂索序於余余  
惟公文行標炳何藉余言然深嘉錫璜能守  
先人之文將更布之天下重達其志故不揣  
李忠肅公集 序

謏陋謬擬以應且誌景仰之志云

乾隆庚辰年孟夏月既望後學金渭謹書



吉水李忠肅先生留丹集序

頃余按試吉郡景企先哲聞李忠肅公盡難事骨悚神栗起立者久之適先生曾孫錫爵以文章爲余首援齋先生留丹集來謁余受讀而敬爲之序曰從來人臣之進忠蓋莫重乎其言也言有重

李忠肅公集

王序

輕斯世有污隆言有通塞斯國有興亡若是乎其言之重也而所遇則有幸有不幸焉若夫言之未嘗不行行之未嘗不效而大命已去大厦旋傾剖心瀝丹空留痛哭之草流血化碧猶傳石畫之章千秋下忠臣義士覽之而歔歔悼歎

不能已已卽人亦不自知其何心而

以爲凡此者皆天也天欲爲唐虞之喜起則敷奏皆垂爲典謨天欲爲商周之泰交則建白皆矢爲訓誥迨夫後世治安之策變而爲出師二表而老臣之涕泣情迫於洛陽之年少矣十漸之疏變

李忠肅公集

王序

而爲郇模三十字而持筐之男子情迫於田舍翁之廷辱矣豈言之變耶天之變而世局一變耶抑世之局變而言之不得不變耶夫至言與世遞變而言者之不幸乃世道之大不幸豈非天哉然天旣不欲使忠義之言與唐虞三代比

隆而故留其言之必傳炳炳然銘鼎彝  
而光日月其有不泰山瞻之而北斗仰  
之者又豈人情乎攷先生起家萬曆中  
天下猶號承平而清流自馬之禍已駸  
駸日長先生初列臺班郎上用八十事  
其于朝政如燭照數計既乃別邪正安

李忠肅公集

王序

三

國本指斥權奸不一而足以迨按浙而  
江海風清撫津而邊方烽靖所謂舉劾  
興除籌邊勦妖諸大事無一不從國計  
民生力圖實効而當時亦未嘗不採納  
也所憾者黨錮之局牢不可破濺中于  
世道人心之膏肓而天意亦隨之故熹

廟以降言之局屢變而言者之情愈苦  
而不可問先生屢躡復起宵人且目之  
爲東林操刀僧而先生之言自若也在  
京營則言京營在留樞則言留樞在總  
憲則言總憲陸敬輿之愷切陳同父之  
激昂或侃侃不爲抗或娓娓不爲聒而

李忠肅公集

王序

四

當時又未嘗不爲採納也然言愈苦而  
事愈不可爲東宮撫軍二王分封先生  
之言不已聲淚俱下乎昔人有云平日  
無犯顏敢諫之士斯臨難無仗節死義  
之臣先生之致命遂志蓋自其釋褐拜  
官之日已定之矣且先生受學于鄒忠

介公者也忠介生平直聲動天下其理學得力全在於言一生坎壈亦全出于言先生衣鉢薪傳不幸而以言顯且不幸而以節義顯夫豈不願爲良臣哉余故曰皆天也且吉之先固天下忠言之藪也歐陽文忠當宋盛時知無不言卽

李忠肅公集

王序

五

進朋黨之論矣胡忠簡乞斬倫檜而言已變文忠烈乞斬董宋臣而變已極矣當明盛時羅文毅劉忠愍諸公卽以言或戍或死至鄒忠介而屢變以至先生運纏殄瘁辰逢百六以補天貫日之誠激而爲排閭叫閭之舉而卽以其伉直

骨鯁之氣迫而爲攀髯騎鯨之遊論者每謂文山先生收拾宋家一代元氣孰謂先生非收拾有明一代元氣者哉當文山對策時考官王公應麟奏曰是策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使先生際盛隆之運出其言以黼黻休明如斯集者

李忠肅公集

王序

六

何遽不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必使之踵文山之蹟死文山之祠吊古君子留連諷誦遙憶時艱則青蒲丹陛之下恍聞正氣之歌皂囊白簡之中如覩衣帶之贊則先生蓋眞文山後身而天意固已難言矣



康熙三十三年中秋日豫章學使關中  
年家後學王綽頓首拜撰



李忠肅公集

王序

七

恭呈先臣封事疏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殉難李邦華承重嫡  
長孫官生臣李長世謹 奏爲先臣封事足  
佐 廟謨恭呈

庶寬乞賜 採擇併祈 勅付史館纂錄以濟  
鴻業以昭忠悃事臣聞言者心之聲也而文  
則心之精也心之所存有邪正則發言爲文  
有純駁而人之忠否見焉故讀祈山出師二  
表而知漢臣諸葛亮之忠讀天門掉臂一詞

李忠肅公集

恭呈疏

而知宋臣丁謂之肆卒之皆如其言蓋養之  
有素出之有源匪伊朝夕作而致之者也况  
爲文至于奏議正經國之大業奏議出于忠  
臣尤不朽之盛事雖避人焚諫抄純臣固有  
隱畏而下詔求遺藁 明至實隆宏典矧當  
邦家多難之日節義寂寥之際

皇上方求直言以濟時艱顯忠謨以風有位而  
臣之祖忠殉 國難身有死 社稷之節言  
有存 社稷之功其他嘉謀嘉猷 先朝未

竟厥用幸際

聖明懸鐸市駿臣猶錚錚而退遜不敬陳于

君父之前則不忠莫大焉卽不孝莫大焉臣罪  
滋甚用敢掩泣陳情哀鳴瀆 聽臣祖邦華  
繇萬曆甲辰進士素負豪傑之才蓄剛大之  
氣而克之以正心之學筮令涇縣以卓異考  
選山東道御史巡按浙江罹黨錮外轉旋以  
知兵巡撫天津擢樞貳復罹璫禍削奪

烈皇御極起陞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尙書以清

李忠肅公集

恭呈疏

核忤勲貴閑任己卯忝贊南樞丁憂癸未服  
闋起右都御史聞虜警勦 王改左都御史  
甲申三月十九日殉 國難歷官四十載鴻  
猷駿烈介節清風已彪炳在人耳目溯其生  
平奏議幾可克棟類多熱棄且十月總憲章  
奏二百已大半爲逆賊攫散所存者蓋自縣  
令以後

神宗皇帝拔居西臺卽以言爲職侃侃謬謬筆  
端振風簡上疑霜封事固已膾炙人口矣迨

巡浙以後則此身常在金戈鉄馬間防倭有  
疏防海有疏籌兵有疏籌餉有疏禦有疏  
扼關有疏護陵有疏守江有疏殲流寇有  
疏安潰兵有疏遴將材有疏慎督撫有疏其  
間料敵有神擒奸有胆激揚忠義有涕有血  
彈壓兵將有操有縱蒐乘清軍有權有經撫  
民恤士有恩有威一一皆見之奏議洎轉北  
憲因聞虜警初請勤王既請督援慷慨壯  
烈足泣鬼神入都陛見恭陳謝悃以勿欺

李忠肅公集

恭呈疏

三

二字爲贊屢疏飭憲綱屢疏嚴考覈屢疏酌  
差規屢疏定國是屢疏飭畿輔城守屢  
疏援江楚危疆以至密請

東宮撫軍密請

二王分封密請批政改絃密請防寇設備種種  
石畫悲天憫人懼則紙動淚則字枯心血欲  
嘔袍袖皆裂上亦不踟躕而憚天威下又  
不昌言以博名高既得告  
君之體允爲匡時之文惜乎

烈皇帝雖知先臣而用先臣已晚一木支厦孤  
掌撐天空令填七尺于溝壑僅遺此一段孤  
憤與荆卿白虹裏弘碧血耿耿同千古不散  
耳茲幸

皇上應運龍飛先臣九原有知應當效厲鬼殺  
賊之忠而恐猶未釋空負良謨之恨故臣敢  
冒死將其生前居官所存奏疏繕寫具疏進  
呈仰備

皇上乙夜睿覽夫經濟之言有恒而生死之途

李忠肅公集

恭呈疏

四

不一但使賢聖之相契卽如主臣之同時  
臣祖雖不得躬被

聖明驅策狀其奏疏具在詳明剴切識通萬有  
治亂利弊燭照數計可以處常可以經變洵  
興平之梁肉而撥亂之藥石以勸中興新  
猷不無小補若夫以身殉道誓死許國仗  
節盡忠之詞不輟于口成仁取義之事實踐  
厥躬從

烈皇于鼎湖流輝光于宗社因以見其人性

慥篤實言行相顧臨危授命非襲而取之也  
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時省覽量行採用 寵賜 御  
序 特詔頒行尤所 勅付史館諸臣擇其  
有關 國運世道者纂入 實錄匪惟先臣  
四十載心血不致枉吐于以風厲百僚各矢  
死事之志以圖成事之功不得徒託空言視  
忠孝兩字爲說鈴也有裨 國政豈淺鮮哉  
謹具繕寫奏疏正副貳部隨本封進以 聞

三思肅公集 恭呈疏

五

臣無任悚切控籲待 命之至

崇禎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封進十七日奉  
聖旨李邦華久著忠烈這所呈奏疏節義文章  
壯猷石畫有裨時艱着史館卽與纂錄昭朕  
顯忠至意該衙門知道

文水總憲李肅先先生遺像



三思肅公集 像贊

殉節衣帶自贊

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遭  
國不造空負良謨臨危授命庶無愧吾  
君恩莫報鑒此痴愚

殉節續句絕筆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騎箕  
天上去忠魂千載佑 皇明  
皇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昧爽殉難孤臣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自題

贊

李公崑崙萬邦爲憲舍命不渝求仁何怨撫軍  
分封倡義匪辻宛其死矣御史大夫

門生劉日杲拜贊

像招

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崇禎一十  
七年事此日公魂何處招招曰

公之魂今在吉州螺子山前信國秋月明風靜  
必同遊公不歸分地天愁公之魂今在九江寧

李忠肅公集 像贊

二

南舊將在何方征馬孤旌帶夕陽公不歸今日  
月荒公之魂今在天津南北關山怨氣沉當時  
誰肯念帝京公不歸分草木陰公之魂今在北  
關杜鵑啼滿江南血城郭人民何忍說公不歸  
分江天雪公之魂今在雪浪白水原出青天上  
萬古一流自浩蕩公若歸分世有微公之魂今  
在盤谷大行山色祖宗綠霓旌風興往來燕公  
若歸分莫化鶴公之魂今在世德德容滿面見  
顏色烏紗漆黑籠白髮公已歸分在方策

崇禎元年所生之臣年家小子吳雲焚香八拜  
臨手敬贊時日光當天正昭公遺像

三代簪纓圖讚

惟忠肅公天民先覺上爲日星下爲河嶽綿武  
經文勲名理學涑水姚江比功紱德詎際校漢  
魯公信國元氣渾灝罡風剗削龍章鳳姿世法  
世則烈孝承之才名奕赫玉質金相高文典冊  
弓旌已及 御屏方隔曹娥越江屈平楚澤雲

李忠肅公集

像贊

三

源士林俊傑金馬門闈玉筍班列風雨如晦維  
鳴不輟南陽抱膝西臺睇髮我拜是圖神肅形  
越若瞻孔廟若謁魏關忠孝節義流行掀揭召  
伯苴棠魏公故笏高山仰止百世貽厥

後學周士賓薰沐拜書

諭祭文

維

皇明崇禎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皇帝遣江西布政使司右叅議分巡湖西道彭期生諭告於故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之

爵曰

高皇帝肇造區宇用夏變夷振綱紀崇節義

列聖相承栽培教養垂三百年不幸上天降割逆賊干紀致

李忠肅公集

諭祭文

一

先帝后龍馭賓天神京淪覆一時大小諸臣喪心屈膝實繁有徒負德孤恩神人共憤惟卿生長忠節之鄉力任綱常之重製錦花縣萬聲成愛景之碑埋輪都亭億姓賡花驄之句直道見黜勁節彌高比及衆正拔茅始快君子得輿北門借寇式重鑢鑰之權東海依劉永清鯨鯢之浪詎期豺狼當道仇樞膚功無成以致麟鳳途窮請劍義胆弗遂琴瑟桐水足濯萬里洪流環召東山名在九重御座克

李忠肅公集

諭祭文

二

禁旅多熊羆之將剔虎蠹絕碩鼠之奸士馬飽騰國威丕振中山來風影逝水寸舟鹿洞研性天白雲一壑長戈揮而日短將士雪涕六鰲去而天搖明主拊髀留守特簡風采聿新五疏奏金城之方爾猷則告九伐掩威弧之曜我武維揚諒遺直莫踰鄭叔峻秩三獨知偉度有如文正爲憲萬邦百僚仰矛簡之激揚羣工凜惠文之彈壓始焉修戈矛賦鏐駟擊楫請纓之雄風繼焉謀撫軍疏桐封圖存死守之遠慮志雖未竟忠愛可嘉痛恨蠢爾叛賊僭逼玉闕高墉穿于鼠牙鼎湖泣夫龍髯卿滿腔熱血無地可灑從容就義首以身殉光爭日月氣壯山河昔爾鄉宋臣文天祥徘徊黃冠終湏一死成仁取義於今爲烈卿忠憤所激決不再顧題詩正笏上媿千秋茲特贈官一品易名忠文加祭六壇式昭旌卹生榮死哀脩隆典禮庶爾精忠光吾信史霽雲不昧卿尙祇承朕命永永垂休哉

諭祭文

維

順治拾貳年 月 日

皇帝諭祭於明故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謚忠肅  
李邦華之靈曰人臣之義以殉國爲真朝廷  
之典以教忠爲大爾明都察院左都御史李  
邦華忠孝盟心聖賢砥行風清鶴署茂治績  
于華封霜肅烏臺靖妖氛于蓮社逮其晉位  
中樞久已名隆使相何明代之厯數已終致  
李忠肅公集 諭祭文

李忠肅公集

諭祭文

來格尙饗

先忠肅公以身殉國者二十年矣文山之  
丹心雖留長弘之碧血已化時移代更既朽  
枯骨誰則起而肉之長世營魄久謝餘息僅  
存焉被途窮無心于世以軀彰我祖烈何幸  
皇帝大賚國海式闕表墓俯采輿論特賜褒  
嘉諭祭予誥賜地建祠 煌煌龍章五色龍  
席下燭泉肩上薄星紀所以慰既往之忠魂  
肅將來之巨範其思意誠深且渥也崇門  
綰不昌孤裔淹塞遂使丘樹燕沒祠廟荒毀  
邑吾且得因緣爲好利舉 賜田監食而私

維

康熙癸卯歲十有二月之十日分守湖西道江  
西布政使司叅議後學施閏章謹以剛鬣柔  
毛清酌庶羞之儀致祭于

明左都御史忠肅李公之靈曰惟公性挾風霜  
光爭日月抗直立朝則霆擊嶽峙從容赴難  
則蘭摧玉折雖漸摩于文章節義之鄉亦夙  
秉乎正氣之不可奪 九廟就墟孤忠炳烈  
爰 錫謚而逮祠俾俎豆之罔缺閏章待罪

李忠肅公集

祭文

二

聞之綿上空傳汶陽莫迓蓋無田不祭者又數年矣何幸

愚山施先生來守湖西百廢具舉所至禮賢與學所學見性明宗持斧擁皋登閣上理蓋將致治三代之隆令天下咸覩真儒之有實

皇仁哀惠先烈遺勸幽泉數田以繼蒸嘗葺宇而安魂魄祭餼通臨如豆生輝遐邇競傳生

理學傳家故國亡臣似無足當其一唾乃急氣正性德表章之若惟恐後者何也蓋公負介

足繼往開來而先忠肅亦夙潛心聖學殫力薪傳故生平差能薄暨勲節且筆仕發刃琴

邑實沐浴于宛陵理學節義之風于公因緣不淺而後先合探宜公懷古人不見我之恨

曠世為神交也哉語日櫛楚殊芳俱動于魂蘭茝異臭並感于魄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要

李忠肅公集

祭文

三

于百世流芳則一雲天高誼公固不任受德為人嗣者何能不任受感自時厥後惟世與諸叔昆弟將憑是以式靈先公之鐘簋以貽

國母孫子焉因母負吾

國母員所學以毋忝爾所生是則所以報先公是則所以報先生矣

嫡長孫長世拜書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一目錄

西臺疏草

請法 祖制用人疏

請裁 福藩養贍疏

分別邪正疏

再折邪臣疏

直糾冢宰廵逐憲臣疏

直糾勲臣疏

直糾部臣疏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條陳太倉銀庫疏

議勘學臣疏

再議學臣應勘疏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一

盤谷李邦華懋明著 男士亨 士齊

山陰劉宗周念臺選 士京 士臺編註

漳浦黃道周石齋較 孫長世 長祚

西臺疏草

請法 祖制用人疏

題爲乞遵 祖制辨官方以收真才以杜偉門

事臣惟 國家急務莫先于用人夫用人之法

如大冶之鑄器然器誠巨則用物不得不弘也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器誠美則鑪錘不得不脩也器欲精則取材不

嫌于擇也器欲利則淬砥不嫌于久也故善官

人者張天下以爲之羅曾不膠人于一跡之塗

酌材具而適其用曾不啓人以躍冶之思臣嘗

考 祖宗之世用人如器內外之員不以低昂

視也委任之際不令輕重混也陟斥遷擢之間

雖時有不測以鼓舞豪傑而不使人得乘其竇

以滋倖冒也故濟濟悉王國之楨師師襄以寧

之業猗與盛哉迨夫世漸遠而 祖制不勝湮

矣進取之途日焚而莫可究詰矣當事之臣且  
徂于習見習聞而罔知所從稽矣于是會推大  
寮則蒿日乏才遷轉庶官則扼腕積薪日蹙鯁  
然于衿見肘窮之患是何人才有餘于昔而不  
足于今仕路獨通于前而顧滯于後耶臣愚嘗  
稽祖宗之舊制以印今日之時政而後乃知  
法之敝也久矣謹摘其所當亟爲釐正者爲  
陛下陳之一曰閣臣專用詞林非制夫詞林  
之設原以備侍從顧問之選耳閣臣身膺機務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二

平章軍國郎明習典故者不可少而彼馳驅中  
外素掌兵馬錢穀之賢其經歷親切不尤足以  
資廟議耶祖宗朝如黃淮楊士奇金幼孜胡  
儼薛瑄李賢楊一清張孚敬等未嘗由詞林也  
而建壁頗不居人後概可睹矣惟是一二權相  
秉國黨同伐異衣鉢密傳遠外仍旁求之虛推  
內操欽典之實柄試觀數十年間並未有越  
詞林而得與政府者豈聖明獨有偏私就愛  
機關夫亦可知而不可言耳近政本孤單閣三

葉向高屢疏爰立欲破錮習臣請得因閣臣公  
虛之量復內外兼用之制除宮端爲時望所  
歸者臣不具論其不由詞林剔歷有聲者或求  
之朝或求之野更當倣祖制五品入閣議事  
之例特援海內一二名流以克其選至其點  
用則須閣臣本貫日之精忠妙回天之巨臂以  
成聖朝之曠舉以永萬年之休問不可辭也  
二曰詞臣專守館局非制今之言詞臣者曰  
讀中秘書耳然古今異時法制異代事勢異宜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三

郎胸破萬卷不無膠執不通之虞縱識力邁俗  
容有足已自用之嫌何如試之事任流覽遍照  
以益擴其耳目之爲得乎祖宗朝如劉永清  
以待講出爲布政徐有貞以諭德出爲僉都趙  
貞吉以諭德兼御史宣諭將士其後仍參密勿  
未聞貶賢也近一切名爲儲相虛糜大官罔所  
事事體面空峻諳練蔑如及其獵居要津手忙  
腳亂如李廷機一署春曹他草草惟是查算  
表附變賣紙張以明節省不知堂堂宗伯職掌

安在瑣屑乖舛令人傳咲則以未歷外官故也  
臣願申明 祖制詞臣不妨出補方面郎刑名  
錢穀不以相煩而督學一官正其所長當樂此  
不爲疲而校士而外亦有上下文移之批呈撫  
按僚友之討論因而練習世故漸消驕倨任滿  
之日其果卓然自豔赫然有譽陞官一級仍歸  
翰苑不亦善乎三日翰林教習內書堂非 制  
臣考 高皇帝朝內官不過僅識數字不諳文  
理時未有教習專官也永樂間始以聽選教授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四  
願其職亦未嘗用翰林也及 英廟幼冲王振  
擅國陰蓄異志乃以翰林檢討官任之藉其聲  
名資其藻采蓋奸雄之長慮不軌之秘謀也當  
其教習之日彼此各在閑曹情孚意洽相識不  
忘一二十年後詞林通顯浸與執政內璫循資  
漸近天顏于是不約而同互相朋比表裏交通  
盜弄福威矣夫駙馬天子之館甥也所用教習  
不過春官曹郎止耳詞臣備 皇上論思任  
東宮講幄道甚尊體甚崇乃僅以克刑餘之師

傳亦何大藝況苟非其人更貽國家無窮之禍  
是安可不亟爲飭釐乎四曰六科內外間推非  
制夫京卿誠爲美秩藩系亦豈冗員但京卿  
數年便及建牙藩系浮沉動踰十載人情自不  
能無趨避之想惟是不論資俸而論品望始足  
以服人心耳乃推陞相沿敝規曾弗問其一生  
建白之是非平日物望之輕重第據積俸之深  
淺爲內外之間推于是有矯矯邁衆之賢拘泥  
常格而俛首外補以明例者有碌碌人後之儔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五  
循次漸及因處非其據而不辭者似茲局守成  
規漫無甄別不令豪傑灰心而庸劣克延乎臣  
查 祖宗朝銓置無常遷擢不膠間陞之法不  
知起自何年竟成今日陋習 臣愚以爲賢者聚  
于一堂卽疊優以京卿不爲濫中才集于一時  
卽槩出之藩系不爲抑至于勤勞乃臣子之分  
資深亦恬淡之常不必旁開勞陞閨陞之蹊徑  
以啟凌獵競攫之偉孔如先年楊應文姚文蔚  
輩垂涎清秩藉口濫竿倚恃冰山要脅銓宰竟

貽廉耻掃地之誚而今安在哉是惟秉衡大臣持以至公則規避之路絕揀擇之念消亦士習還淳一大關係也五曰臺臣聚論考滿非制夫御史一官入則持白簡以驅除奸邪出則馳青驄以澄清四方任固未易勝也故苟瘳官貽羞郎黜之數月豈曰苛若其歷試見奇郎拔之數年寧云驟安取考滿爲也且祖宗朝有御史九年考滿陞主事之例未聞定陞京堂也有不待九年而以御史陞僉都若王忬胡宗憲羅亨信者矣未聞定限考滿也使其人誠賢九年不幾湮乎其入誠不肖京堂不大濫乎爲此議者則近時權相庇緘嘿之私人而餌言官之阿比所自創也將令容容多福之徒甘心詭隨苟且歲月以希棘寺問卿之秩如取諸寄彼憂國憂時之士謂謂不下必不免于中道之摧折而朝廷無由資其達到之表豈害固不在下而在上矣謂宜勅下吏部都察院于御史陞遷嚴加考核倘果德性乖戾才猷中庸郎資俸並

深何妨劣處如其卓犖奇杰所至著稱郎不次超擢亦無非所以開功名之門收仁賢之利而奈何爲此拘拘乎六曰新銓待歷正郎非制夫銓部諸司各位僅與各曹等而官曾在其掌握進退一任裁決世所號爲權要也重權不宜久攬要津不宜久據况新進之士或外由推知內由部屬中行令彼循資而前雖屢年積歲不過上者憲臬次者守郡猶憂憂乎其難之惟此曹一歷縱朝入暮出亦以堂堂乎僉憲之尊則安見數月主政便必不可謝事而直歷正郎始爲暫避賢路時耶乃爾來仕路茅靡難進易退之風邈矜榮嗽華之習溺一入銓曹其由主事而輒引去者百不得一焉再歷員外而輒引去者十不得一焉至于游歷正郎而後以告假請也則相沿爲常恬不之怪矣祖宗朝郎陞遷調改時表人慮然未有令銓司必坐待正郎而後歸省者頃創成規而牢不可破也予謂今日既以郎中歸他日必以郎中起而考

功文選取權甚捷乎又亡謂今日既以中郎歸他日卽以年例轉而雄藩大叅金腰無缺乎此鄙夫患得患失之小算非君子處濃以淡之高致也謂宜勅下吏部凡本部司官新進衙門限以一年爲期不論見歷何官聽其暫告若乃年例之推該部舊有常員似難獨廢相應與科道一併舉行如或偶經彈射卽不必賣官當卽同上行私諸大不法第一有指摘便宜引避以俟論定決無條而註籍條而辦事咲罵由人好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八

官自我之理臣非敢苛求以銓部黜陟人羣端本澄源責備宜倍不肖者或以臣言爲謬賢者必以臣言爲當也七曰倉闕專差鄉蔭非制凡錢糧出入之司卽人品貪廉之關惟是青年甲第世味未深嚮往方銳卽不必天付之性人盡嚼然而損宦聲以易富厚喪平生而希錙銖輕重之間其猶庶幾有權乎乃若舉貢恩蔭或以末路而切窮途之感或因養養而習奢浪之態途窮則谿壑難厭浪奢則資用必侈事體未

親常萌遂遂之營美差一肩豈勝耽耽之視徃者趙世卿利此輩腹削報羨凡管倉管關收稅之地多用此輩不憚道路之怨第期樣滿之克臣不暇遠舉卽如崇文門抽稅主事黃金璽長安楊穢萬口共沸有謂其每正稅一兩而越收至三兩者有謂其故縱班役索詐匿稅以其分賄者甚且騙及樂戶劉鶴以香料漏稅爲名而索得五千金者種種婪跡不可更僕一羣之內賍踰十萬夫輦轂近地法紀森嚴尚爾橫行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九

若是則各省直耳目所不逮者又可知矣祖宗之世何嘗有此臣願皇上亟勅戶部將黃金璽速議寃處此後差委專任甲第一槩無及鄉舉貢蔭卽其人誠廉幹出類需次而往自不患無表見之日而決不得輕試以關稅倉差以新軍民商賈之大命也八曰調簡推知驟獵京秩非制夫自久任法行而行取之途又不數開在外甲科推知積俸六年不遷以爲常然彼六年不遷者夫皆所稱一時循卓而隆赫有聲

者也若彼一經論列至于調簡則從前積俸盡付東流矣就中固自有治行不忒誤掛彈章一青偶瑕無損全瑜者信當破格錄用然非積日累月何由殫見所長 祖宗之制凡調簡官不合算先任考滿夫既不以先任積俸合算考滿豈宜以先任積俸合算推陞乃有調簡之後補任三年而得陞者矣有不及三年而亦陞者矣甚至有一年數月而亦陞者矣而陞率京秩秩多清曹有力者越次以騁株拘者踰期而湮是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十

勞苦歲月爲迂而左遷折肱爲捷徑也是薦剡不如糾劾而風波反成坦途也其何以服任事之心而塞徑趨之路重撫按之權而示官方之準乎 臣願 皇上勅下吏部凡調簡推知非歷俸四年四月以上不得議陞果其因蹶思奮杰然標表不妨相之壯牝驪黃之外遇以非常苟徒庸庸免咎蔑所短長卽仍陞外任亦不爲刻總之期以杜偉竇而副賢勞耳九日甲科降教槩從內轉非 制有司之官才力不及者輕則

調簡僻重則降教職此定例也追惟降教之令豈是優游之資毋亦謂暫釋煩劇漸長聞識年餘而後還其故物庶幾絃轍頓夏意氣一新俾國家猶藉其用耳而何今之不然也一經議處輒營改教郡縣之席未煖成均之鐸復振且轉瞬而超然曹郎矣卽有一二仍還外任者不過以處鄉貢而甲科不及也然則教職一官特不才有司借以爲終南之假道耳 祖宗之制安在哉 臣愚謂由教授而陞國博助教等官者或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十一

出于觀政進士之未選告改或出于賢能有司之因病請改而後可但自教職陞國子須期之三年自國子陞郎署亦須期之三年庶久勞于郡縣與久逸于閑曹者遲速適均而不生人心捷趨之想若乃既係劣處又冒優轉則在外已無調簡之困衡在內又有清秩之夷猶人亦何憚于一降而降亦何足爲不肯者傲也 臣願 皇上勅下吏部速爲釐正毋長滋蔓苟因循如昨則將來教缺不足以供新進之請改被論之

降改而鄉舉歲辟必有壅滯而不可言者此銓政之大患也十曰邊方州縣樂用科貢非制夫州縣本煩勞之後而邊方又寒苦之地賊寇之驚擾無時則守土之責任匪輕地方之凋瘵大甚則士女之拊循不易甲第往往畏而避之而吏部亦俯就人情多以鄉貢充選此輩或精力逾邁即振刷而不前或志灰資格率踴躍以結局會何益于有無之數而邊事日弛邊民日罷臣考祖制嘉靖間尙書楊博不嘗請除進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十三

士于邊縣乎彼惟青年進士前途旣脩則功名自喜之念足以鼓其氣新硯初試則禍敗意外之虞不足撼其愛用之固藩籬以奠堂與厚肌膚以安心胥策無踰是者而奈何僅取備員于鄉貢爲也近遊陽築舍于戰歎宣大躊躇于封樞臣拊髀頗牧計臣焦心額餉臣議及此似屬迂妄然以收拾人心培植基本壯自然之金湯而增無形之甲冑決當慎此司牧臣願皇上勅下吏部以後遇邊方州縣員缺須選授甲

第中之慷慨任事者如其勞績茂著陞遷勿踰考滿行取另爲優議不務循常以淹驥足如此而猶乏沉毅智勇之士出而抱固圉靖邊之長猷以膺簡在者臣不信也臣本新進未諳世務獨念國事方殷需人實急而年來賄記殊與祖制相悖臣恐日浸月夷官方滋濫故敢直抒其愚內惟閣臣內外兼用之制前此臺省諸臣數數言之臣似勦說第爰立伊邇不厭補牘其他種種率屬積敝不返阿徇非法臣妄與改絃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十三

易職非不知蹈投鼠忌器之嫌拂小人倖冒凌競之私然糾正官方係臣職掌臣罔所避咎倘蒙聖明採擇亟下所司逐一釐正盡遵祖宗成憲將見官官若轂旋輻轉才益用而不滯人人知循分守義風斯括而不兢得人之盛當與先世媲美雖然臣猶有說焉諫草非空白之文紀載闕史局之職况議論有在一時或不無窒礙而久將藉爲攷信者建白有在一時或任意雖黃而後且借以定品者所恃史不經書

紀錄與悉也 祖宗朝諸司章奏毋論當否朝  
上夕報靡不一一宣付史館二百餘年來故實  
明備如指掌邪正分途若列着職此之繇自  
陛下近年章疏強半留中于是惟六科諸臣每  
疏不候得 旨概付史館而十三道封事未經  
發票者竟同烏有史館不與編纂則一時既多  
缺遺異日安所考証彈章無據而奸邪之膽不  
落陳謨罔稽而朝政之失不聞訐辯兩亡而是  
非得失之林時漸遠而益淆 聖明廣厲耳目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十四

之司寃竟且成聾瞽之弊則于國非福蓋臣日  
抒精白之陳寃竟會無隻字之傳則于言官非  
體臣不敢謂芻蕘之愚足詔來茲特恐後之視  
今不察所由謂萬曆盛朝有君無臣御史一官  
徒爾克斥而相率以寒蟬耳心也臣甚懼焉故  
敢于用人疏末復畢其款款仰乞 皇上亟勅  
史館諸臣此後科道奏疏不必候 命槩入編  
摩庶益以作敢言之風而收用人之效豈不休  
哉

請裁 福藩養贍疏

題為 福藩養贍難盈之國定期難緩餒乞  
聖明抑情從義以信 明旨以消人心危疑事  
臣惟今 國家第一急務無如 福王之國一  
事屬者大小臣工合辭叩 闕 皇上洞悉人  
情裁以大義業下明春舉行之 旨矣一時中  
外臣民有欣欣然喜者亦有惴惴然憂者喜者  
謂巨典之克襄跂足可埃萬年之維城令德光  
昭不徒 明主不牽于姑息之愛義以成其慈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十五  
亦徵 賢王能安于藩服之常順以成其孝而  
憂者不然謂吉期原未有定 明旨素已不信  
如 東宮之輟講 瑞王之稽婚何歲無次第  
舉行之 詔總之成因循停閣之弊况 皇上  
之寵愛 福王且什百于諸子而 福王之依  
戀 慈闈終逗遛而不決此二說者臣已耳熟  
顧臣區區將順之意不敢先為不必然之慮計  
惟有補牘催 請拭目成行耳昨于本月初四  
日接邸報見 福王一本為養贍地土 明旨



當遵等事奉 聖旨覽王所奏請給養贍地土  
前已屢有明旨着照景潞二府事例撥給經今  
已久該地方尙爾不遵推諉支調稽悞大典你  
部裏還行文與河南山東撫按等官卽于各地  
方細查各府所遺及應撥地土務足四萬頃之  
數不得將荒蕪塘塞者歸本府自行收業以資  
養贍還着上緊作速具奏不許再有遲延該部  
知道欽此是則 福王之國之遲速惟決于四  
萬頃之地而 皇上亦因地土之盈虧以定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十六

福王之行止且據 福王所奏謂卽至數年猶  
不能有四萬頃之地若必待地數之克而後舉  
錫圭之典則稱蹕建旂悠悠未期無惑乎外  
廷之人妄相猜揣不亮 皇上親愛有必至之  
情第謂 福王特設爲淹遲之計此固無稽之  
口不堪入告然惟是地土期于盈數則臣竊以  
爲勢所不能時所不可且亦 祖制之所未  
有者請悉言之夫普天雖云皆土而幅員原自有  
限除民間世業貢賦灌輸于神京無容兼併此

外閑廢其餘有幾開國以來封建蕃布齊魯梁  
豫之間尤稱錯繡前此請乞頻煩搜括不遺尺  
寸竝未有以四萬頃計者有之自 潞府始然  
當時適有 景 汝二府遺業不費措置今無  
遺業可括而限頃必以四萬自非鍊石補天之  
手鞭山填海之術其何能拓地以克額況 聖  
子 神孫方興未艾今日 福王之養贍業擬  
于 潞王他日 瑞王 桂王以次就封此孰  
非 皇上之愛子而忍薄之比例于澤 皇上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十七

將取之閑廢乎將奪之民間乎取無可取奪無  
可奪將終斬而不給乎臣故謂勢有所不能也  
親王歲有常供費有常經卽宴享賞賚不貲  
未聞 天子之子而患貧者 福藩數十年間  
庄租店稅蓄積已及于無算安藉土毛矧 潞  
府贍租徵銀不過四萬今地畝雖殊而租銀則  
均儘足給 王之度支詎虞闕供倘 皇上篤  
愛無已則大內山積何取朽蠹與其留以釀無  
涯之爨胡不厚遺 福王數十萬令其自廣田

土以大展 親親之仁顧乃重繩撫按之推調  
豈地土真撫按私家之物有可查撥而吝不能  
割耶方今海內虛耗民窮怨深若使多方括取  
不虞不休必致人心瓦解大亂將作 皇上爲  
福王計要使令聞長世豈應出此 臣故謂時  
有所不可也 臣嘗考 祖宗朝分封一事最爲  
詳慎洪武八年初定 親王歲祿五萬石鈔絹  
鹽茶萬計居亡何停給茶鹽布絮又亡何減祿  
四萬僅存萬石正德四年 秦王惟焯請潼關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十八

以西鳳翔以東河漢地戶部尙書梁材執議曰  
陝西外供三鎮內給 四王民田已極豈得空  
地更給 諸王 上從材言不許嘉靖六年  
伊王許淳言祿薄僅二千石乞得河南課鈔五  
萬七千七百貫准祿米八千石共萬石至嘉靖  
八年 詔革 諸王請乞稅租田湖 伊府課  
鈔亦在革中後乞補終不許嘉靖十一年 吉  
王厚燭乞長沙湘潭商稅抵租亦不許又查得  
成化六年題 准各王府 欽賜田土佃戶照

原定則例徵子粒送本處州縣上納闕領不許  
自行收受凡此皆 親王請乞不許故事歷歷  
可據 祖宗之制豈誠薄于子姓哉作法于嗇  
其敝猶侈作法于侈敝將何極今 皇上于

福王之國之期則云 祖制在春兢兢確守而  
養贍地土則又不難創圖越格此等舉動恐天  
下臣民見之未免有情勝則泥之譏則何若悉  
如部議實徵者實徵攤派者攤派是雖大溢于  
祖制之舊猶得託言于因心之愛且令地方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十九

勉強拮据用成盛禮而必曰養贍完則之國不  
完則否 成命已頒不可復更則撫按終困于  
無米之炊而 福王何日結分茅之局來春舉  
行之 旨必失成信于天下而稽誤大典之故  
要難專責之地方矣 臣見連日道路喧傳莫不  
謂 皇上之法祖攸行已在不疑即 福王之  
及時就藩似亦無辭第內則 皇貴妃顧慈母  
子之私每乘食息燕處之親嬭潛尼 分遣之  
綸外則鄭國秦憑藉戚畹之靈屢肆陽施陰設

之使計默滯將出之駕夫宮闈之事非臣所敢知揆之情理良不甚遠若乃鄭國泰盜弄威福惑亂視聽積有歲年自非皇上燭以日月之明重念根本之圖遠諭福王出鎮建萬世無疆之基而亦口實于養贍之不敷將國泰之簒煽未已人心之危疑日甚臣殆不知其所終也臣憶二十年前曾有三王竝封之議當時忠鯁之士批龍鱗逢雷怒不避校謫貶竄以相爭而閣臣王家屏至于封還詔旨卽一時似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二十

遶上意然聖心終爾轉圜遂使國本大定藩封竝建家屏聲施爛焉于今今福王之國端緒始見而養贍之旨遽從中出雲將合而虹見安望時雨之降霧初收而霾下烏睹曉日之霽此亦但道臣沈以爲不可之時矣而未聞閣臣葉向高隻語入奏豈以養贍地土咄嗟可辦半歲之內應有成議可不妨來春吉期耶抑慮人主父子兄弟之間勿論是非應以依違爲恭順耶抑閣臣方杜門乞休遂視爲

皇上家事涉不關已而聽其使事莫與相持此則小臣之所未解萬一來春之說果爾則臣等固能忍然于心無憾天下後世之議臣等乞皇上諭福王以之區大義不容正下欽天監擇于來春何日起行何日升座養贍地土何處地方原奏不論部數多寡止照潞府見例每年約租銀四萬兩俱遵前制聽有司徵收關領庶前日之明旨以信下人心之仰望以慰福王永享隆藩之尊而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三十一

皇上亦成止慈之美矣事涉宮闈實屬骨月臣不識忌諱狂言冒干不勝駭異之至萬曆四十一年五月初四日海鹽三都華趙朝侍班院吏劉賢報奉旨云云一時在朝諸臣皆相顧失色卽隨從人後亦曰戶部戶科要上題了臣意此有職掌事不宜乞養連日端係禁封該六之日晚帖無異此議之日八日何物也思此事不一再下詔臣等三乞時足額而福藩藉口還登

程不安乃篝燈草疏竟夕成之次早方闔門  
繕寫有比部郎臣沈應奎兩及臣門閣者辭  
之蓋悉妨駕本而不知應奎意相懇懇也疏  
上諸朝臣無識不識皆喜而過臣且危臣將  
不測多方附藉應奎在焉臣向應奎正色曰  
主上聖明英斷儻福藩成行國本不搖此  
宗社生靈之福臣何惜七尺軀惟是小臣力  
薄未必遞回天聽問臣何得隱忍不言子  
其以大義諷之蓋聞臣原官國子監司業應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奎其舊屬也于是應奎果往閣臣謂所事原  
經揭請臣不見亮即付應奎揭稿俾歸語臣  
而臣復深致責備閣臣乃上疏力爭鄭國泰  
亦具疏并入自是福藩始知外廷公議不  
可奪請裁田土明年三月就國矣藉令必  
取盈于四萬頃之數則福藩之國未審何  
日萬一遷延到今頃值孝端皇后升遐恐  
皇貴妃正位之旨豈必在先皇帝大漸  
之日而國家大事尚忍言乎今幸神器有

主臣雖伏在草莽側聞踐祚之初風行  
雷厲發帑用人令如流水黃童白叟舉手加  
額以謂堯舜復生唐虞再盛臣此向稽首  
曰小臣私願至此酌矣因檢故篋得舊疏藁  
附紀于後以見事之始末并識歲月云臣邦  
華拜手識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二三

分別邪正疏

題爲邪正久淆岐路釀亂懷乞 聖明亟勅廷臣盡捐門戶以培正氣事 臣惟 國家之大治大亂外不關敵國之盛衰內不係 國計之盈縮惟是 朝廷之上君子小人之消長故仁賢彙征則泰運駸熾僉壬克斥則 國勢漸促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君子少小人多豈鴟鶚倍產于鸞鳳麟騶間值于豺虎數使然哉人無定識士鮮舊聞業不審于邪正之辨而乃有奸人之雄爲之鼓煽傾覆其間入其說者似落井而獲天茫乎東西南北之易位受其指者若擐甲以夜闖冥然父子兄弟之橫戈寃使善類一空國事瓦解當此其際而後效賈生之痛哭庸有及乎今 國家不幸勢已至此 明主既不以是非之權操于上當事大臣亦不以是非之公布于下誰作昏衢之燭龍安望乘潮之遊艇臣不勝感時激衷敬輸一得則就一二十年間邪正大闕畧陳梗概夫自申時行以陰柔柄國而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二四

趙志舉繼之王錫爵以剛狠執政而張位繼之

當時撩虎鬚而櫻狼怒者非所稱呂坤鄒元標顧憲成等諸臣平概被斥遂曾無顧恤此其一邪一正不亦昭然明辨耶嗣是則沈一貫剛柔並用顛倒更妙于無跡荼毒極巧雷霆忽震而不測妖書禍縉紳楚獄戕 宗室京察庇鷹犬試問沈鯉何以去國郭正域何以聽勘于玉立林秉漢何以降革劉元珍龐時雍何以黜斥權奸作威路人所知也而窩營未已則借王之楨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二五

昭然明辨耶又亡何而有湯賓尹者乘館局之  
空虛便欲立躋揆路騁舌辯以獎率不辭旁啓  
偉途故填門溢巷俱是譟訛之夫連夕通宵合  
盡傾危之算自韓敬科場醜露而營壘益急自  
完人謂敬若逆取順守循或偉述造物之忌乃  
不務抱竄愈逞噍然近日章滿公車發其狡穢  
觀者欲嘔此之爲邪爲正不又昭然明辨耶然  
孰爲賓尹之高足則王紹徽非乎紹徽生平得  
意人云不附同鄉詳察其攻准本謀得亡媚同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二六

鄉之王國以自結于同鄉之孫丕揚耶顯之以  
攻貪攻暴之名建之以大宰小宰之勢于是趨  
薰天之焰而逐聚蟻之類者誼動長安爭假道  
以通于冢宰務乘機以剪所甚忌黨有四款何  
人得脫其鉗網撰非一手轉送實藉于紹徽再  
興漢錮之獄重刊宋黨之碑自非 九廟有靈  
國運不斬清流白馬之禍紹徽以一朝趣成而  
在朝在野之名賢淚墮萬斛志責九原矣計行  
不果因而倒戈曰吾不附鄉人被此名也以去

不徒其身得託終南之徑且令其師若友復振  
已喪之旂蓋至是而紹徽之肺肝畢露惡能掩  
之然孰爲紹徽之主盟則徐兆魁非乎兆魁廿  
載葉蟬一生門大通藉四明辨香一貫授意于  
權臣殺人建議以大臣督餉向非日本敗歸張  
養蒙中于軍興法矣晚知不能流百世之芳遂  
甘遺萬年之臭依阿要津則曰太宰知我詆誣  
前哲則曰楊時不與章句起家而力排講學何  
異食父母之肉金紫晝攫而猛擊廢臣不殊弋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二七

青冥之鴻歛頭陷胸與正爲難捏唇鼓舌驅人  
于甯頃御史錢春偶一循職糾劾卽并其父之  
清修誣以濟惡無惑乎士大夫相向耳其名者  
色變而目側談其事者背裂而髮指近又聞其  
心腹書辨語頗洩外則不但使深山猿鶴頻驚  
風雨且欲令中朝鷄鶩莫適翔集嗟乎百年易  
盡怨毒無終兆魁何乃自苦如此此之爲邪爲  
正不又昭然明辨耶而無奈無心之聞見多中  
有意之邪魔浸淫歲月不難易嫖母以西施涸

消滅否遂致雜珠玉于瓦礫有語之以申時行  
沈一貫李廷機等不曰死灰不燃則曰脉絡既  
斷孰知廷機爲一貫之後身而賓尹卽廷機之  
門生紹徽爲賓尹之長臂而兆魁卽紹徽之死  
友總之則以王之楨爲線索一齊穿紐前者未  
絕後者復續試觀廷機去而之楨亦隨去若相  
呼應廷機去而考選下之楨去而拾遺下不爽  
毫髮然則從前之簒弄豈是影響之揣摩往謂  
邪黨盤據猶云疑信相半今試就眼前行徑清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二八

夜捫心竄不人人遽然覺悟所幸新選諸臣志  
主扶陽指歸抑陰向來小人根株之患強半蕩  
滌國祚靈長端必賴之而臣不能無隱憂者  
往戊申之歲言路弘開廟堂之上一朝廓清  
于時寧不有小人匿跡竄處亦借攻邪之美名  
以爲伏翼弭耳之計嗣後二三君子意見偶乖  
不肯相下遂致齟齬互持而前竄處之小人遂  
得用其兇鋒蹈瑕竊發熒然淆亂不可收拾矣  
殷鑒未遠真足寒心今諸臣靜觀日久持論甚

晰萬一屬有謬人交聞鬼神助之彼申時行沈  
一貫以後徐兆魁王紹徽以前一脉相傳之小  
人實繁有徒蠢蠢思動顯肆排擊陰行擁戴旁  
開一徑巧圖捷出玄黃之戰寧止流毒善類  
國家之元氣不斷削漸滅盡耶故臣不憚歷數  
邪正相續之脉仰乞皇上諭令朝臣共捐門  
戶偕之大道廣已經彈射者得息機以終老林  
壑不生風波之想其未經搜拾者得洗心以勉  
赴功名不懼黨與之累顧不休哉然臣猶有說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二九

焉宰相者天子所與共平章天下者也天下邪  
正之分惟輔臣得而主裁之亦惟輔臣得而幹  
旋之主裁者在涇渭之不溷而一有徘徊顧慮  
之念則牽掣而不決幹旋者在議論之審持而  
苟得提綱挈領之要卽密移而不覺臣見輔臣  
葉向高佐政四有年矣心非不苦也力非不勤  
也而君子小人之消長猶僅僅焉豈提綱挈領  
之無術而徘徊顧慮之不免耶臣以爲此不難  
也夫今四海之內雖稱乏才然豈無二三大賢

與望共屬正人固推爲領袖邪人亦尊爲斗山者哉自邪正角立以來同堂喧若聚訟曲直擬于穴闕嘗思此二三大賢若得闕朝政之議受統帥之寄安肯以調停而釀潰決事有真可否人有真是非議論有真得失片言立剖卽有背公植黨之徒亦且清議束其外患失悚其中誰復敢與正人爲鬻觸之抗者況人性各有秉彜邪徑多從誤入明珠在側覺我形穢以平旦之本念就卽于先達之標準又誰不保愛身名耳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三十

墮谿壑者是則起用先年觸邪之人乃以樹今日正人之招而欲潛變今日從邪之習端不外當年秉正之人卽于此覘主裁卽于此覘幹旋所望輔臣積精聚白以誘聖衷將廢棄諸臣授尤賜環布列在位行見正人盈朝而邪氛不息國是不定議論不省者臣不信也不然者山公啟事徒塵玉案乙夜睿鑒未奉清裁弓旌不賁于丘園邁軸浸入于崦嵫河清難俟長夜未旦年復一年漸次零落如今歲顧

憲成郭正域劉日寧相繼捐館寧惟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聞輔臣亦嘗哀號累日若失左右手然何益之有哉臣爲世道人心耿耿有懷輒敘款愚伏惟聖明俯賜採納若謂臣掇拾舊說無闕時政臣恐舍此不言致茲小人一派源源繩繩君子一脉日微日盡天下事不可爲而國運隨之臣不知處所矣興言及此肝腸俱裂幸皇上垂鑒焉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三一



再折邪臣疏

題爲邪臣辯竊情見謹再剖晰以定罪案事臣  
見今天下世道人心所大可慮者莫如邪之害  
正故欲維國脉先培正氣欲伸正氣先剖邪  
岐乃有邪正久滑一疏由舊相申時行以迨太  
僕寺少卿徐兆魁叙其相承之脉與天下共見  
共聞使有心世道者望斗極而乘機驟康莊以  
遵路夫豈不知兆魁四面受敵百鍊橫膚何必  
拾論列之餘又豈不知兆魁利口如簧毒心似  
李忠肅公集卷之二 三三  
虺何輕攫蜂蠆之螫要以此段公論必不可不  
畱于天地間故不憚諄諄兆魁試心口自語不  
爲四明入幕乎不赴荒廟促膝乎提帥之門不  
投謁納款乎節節皆真臣言豈枉兆魁生平誰  
詆道學乎誰扼山林乎誰攻盡朝紳錐鑿不動  
乎疏疏見證臣言豈但像兆魁影響據揭稱宇  
宙廣矣非父母兄弟之仇何路不可相貸郎語  
言議論之忤何嫌不可相捐倘可相容未可以  
污蔑爲陷弄其情殊迫其詞殊哀臣雖秉剛腸

以嫉邪不覺睹失路而生憐儻欲付之不校顧  
就中陽爲遜詞陰伏深機有不容不一點破者  
如曰東林賢者之宜出職所極望亦已遺其初  
心乃又曰李三才出亦有日詆臣喜事必將佐  
以挾持之術此何爲者夫李三才之不宜出天  
下共知臣疏論兆魁特惡其傾陷善良倒身邪  
叢何曾隻字爲三才勸駕而故作藝語耶臣嘗  
慨國家有法而主持無人卽如李三才一事  
苟其罪狀無貫自應典刑速卽何乃使兆魁負  
貪穢克邪之實亦得託于攻擊之名今日曰淮  
撫明日曰淮撫不徒特爲禦敵之盾亦將用爲  
陷人之阱臣未嘗排其攻淮而無端狂吠今當  
宣言于朝李三才決不宜出除此一端兆魁  
又何者作護身符而巧脫小人之罪案也王紹  
徽與兆魁本係夙黨同謀傾善試問庚戌四款  
之訪單果無影之傳聞乎抑誰造之密書乎兆  
魁何不一言乎訪朝官而及林下例乎伐異已  
而不受單公平黨以爲名正乎兆魁如以爲應

然也 上當不容于 二祖 八宗之靈下當  
不免于天下萬世之唾臣于兆魁何誅兆魁如  
血氣猶人隙光不斷亦尚心知其非也邪則俱  
邪兆魁之評品審矣欲無其心于臣之指摘其  
可得哉乃又曰氣味偶同形跡非密想兆魁欲  
卸脫恐爲負心欲直承恐成連雞故以偶同示  
合而以非密示離若就若避半吐半吞兆魁之  
心良苦而計彌促矣臣非不知蕩蕩堯朝四面  
未殄何物兆魁足累 聖世但邪正分岐之關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三四

世道剝復之介人心迷悟之機舉積于此故不  
得不再爲別白嗟嗟兆魁自被人言辯疏辯揭  
已踰七八舌唇騰而彌毒齒鋒利而頻嚙必欲  
于光天霽日之下施浪翻海倒之手恐今日衆  
正盈庭不似曩者之狎主齊盟人受指搗挑激  
之術雖巧青白之眼難移亦既勞止汔可小休  
矣夫沈一貫之初被論李廷機之始裂席顧天  
堦之彈文湯賓尹之京察當時亦曷嘗不咎言  
者之非處者之過至于今爲邪爲正竟復何如

臣無讐于兆魁何獨嫌其礙眼乃邪脉相傳原  
自如此謹存此段議論以俟處分兆魁雖僅以  
揭帖私相角勝然臣念此一大公案上闕已往  
下闕將來故必誦言于 君父之前伏乞 皇  
上將臣疏并下部議以服兆魁之心以結邪類  
之案庶正氣培而 國脉與天無極矣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三五

糾劾冢宰迫逐總憲疏

題爲銓宰府權迫逐總憲中臺綱紀墮地朝端  
傾險成風謹據實劾奏仰祈 乾斷以昭公道  
事臣惟權者 人主所以御世之利器也故銓  
序流品則權寄之吏部糾彈奸邪則權寄之都  
察院惟二官竝建兩權不兼然後威福乃還于  
人主苟有憑權自容者起慮無不驅除異已  
以成一重孤 主勢而危 社稷若今吏部尙  
書趙煥欲攘奪都察院大權則不難迫逐都御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三六

史孫瑋以去者此 國家二百餘年來一大奇  
事臣臺官也躊躇累日詎不容嘿敢爲 皇上  
畢陳之往者孫丕揚去 國吏部需人署印時  
煥方以刑攝兵職非閒也乃忽解兵符趨攝天  
曹一番轉折人言藉藉謂煥掃政府之門伎倆  
概見矣比及 廷推煥雖自許揆貢然顧問九  
卿科道人皆低首物望不屬僅有孫瑋推讓一  
言遂促選郎徐可求踉蹌署名而煥猶藉口會  
推夫孰知推後煩催亦有九卿科道在否貞女

無媒而自嫁煥胡以解也嗣是患得患失往來  
憧憧自瑋拜御史大夫而後煥懼深伏莽之戎  
務去卧榻之軀故勸一提學御史也瑋固嘗與  
煥議而後動者令勸者非乎煥何妨于忠告抑  
勸者是乎煥豈難于力持乃始則贊助之決後  
相勃之戾逢人稱熊廷弼爲名御史也面示同  
心以相愚背逞異議以相傾總憲能堪之否此  
其迫逐者一也御史蔣惟霖正直有聲辛亥京  
察一疏長安紙貴今春年例何以不謀總憲突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三七

相加遭耶說者謂辛亥之後獲惟霖功高徒薪  
孫丕揚勞過脫距煥計翻丕揚舊案乃先借惟  
霖發端又且乘行勸學臣之後秦楚隙開挑間  
可用故陰自行其醜正之私而陽嫁人以讐楚  
之禍總憲能堪之否此其迫逐者二矣南學幾  
缺出呂圖南實優爲之煥既以聽榮不用湯兆  
京之舉又以曖昧欲固鄧漢之出及翁憲祥證  
其支吾吳達可揭其漏言尙猶悍然執爭但據  
訛刊之風憲事宜妄謂上載有本部之語不查

見行之吏部職掌明有會同都察院之條嘿然  
頻遲而無忌事權越據之無餘總憲能堪之否  
此其迫逐者三矣尤可異者最後職掌甚明一  
疏血氣轉粗機鋒盡露不曰總憲假手則曰總  
憲私庇既自誇其佐院佐銓之久明譏新任者  
之無知又恐嚇河南道爲年例之人欲禁掌道  
者而不言總憲至此豈得不惜臺綱之頽耶申  
片詞而煥直勵以官爵可罷藐以諮訪非例世  
間烏有鬚眉男子耳茲挫辱于是煥疏夕入奏  
卒思肅公集

不聞同寅協恭之義推賢讓能之風耶一彼一  
此爵同階權竝重驅而去之等于小兒而忽不  
爲動將母曰國人與我者半耳臣乃今而信太  
宰威福之一矣邇來銓政穢濁選人聚哭同已  
者芳餌在前吏部之福也異已者鋒距在後吏  
部之威也初時羽翼未成尚人懷批鱗之想今  
則藩籬既固其誰無倚冰之思惟是臣衙門號  
稱御史臺與吏部瓜牙相制向不爲權勢籠罩  
不意今日遽見陵侮一至于此昔壬寅癸卯之  
李忠肅公集

間權在宰相威福任意曾迫逐一公正之都御  
史溫純今權在吏部宰相依違遂排去一無罪  
之都御史孫瑋然溫純之時宰相行睚眦以意  
猶頓挫總憲于數年之久今孫瑋之時吏部露  
芒刃以辭遂驅除總憲不一朝之居此雖煥之  
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乎而世道若斯良可痛哭  
矣近日人言煥大勢已成笑罵罔恤入幕之心  
腹實繁搏噬之膺犬不乏造單捏款布霧肆毒  
將來不盡空正人之群不盡廢祖宗之法不

盡抹殺天下之清議決不但已此或憂深過計  
之論臣姑不問第問吏部尚書逐去一堂堂總  
憲是否駭人觀聽臺權既爲吏部所攘臺長復  
爲吏部所逐是否蔑視御史臺無人以致廷  
推爰立朝班絕御史之蹤武試監場題差假  
經歷之手風紀墮地中臺蒙耻至此極矣臣雖  
不肖大義激衷謹奮筆直陳知無處所伏乞  
皇上將趙煥立賜斥罷以爲大臣府權作威  
迫逐都御史者之戒卽罷臣遣臣以謝趙煥臣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四十

無所減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糾劾勲臣疏

題爲國難將興妖孽踵見懼乞聖明亟奮  
天誅以殄遺孽以消隱禍事臣惟亂臣賊子之  
居人國也其心何嘗一日忘禍敗之想哉或值  
皇路清夷而突謀不軌或當公道昭明而橫肆  
邪說惟有種之孽未斷斯禍國之孽頻逞若今  
誠意伯劉蓋臣其人者豈非人心所共憤而  
天討所亟加者乎臣按劉蓋臣乃昔年謀逆下  
獄劉世延之嫡孫也萬曆三十三年世延忽稱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四一  
星變招兵集餉遣牌赴闕圖謀不軌爲世延  
運籌決策以妄希張良李靖之成功者劉世學  
也及被南京御史蕭如松朱吾弼孫居相李雲  
鵠等交章論劾奉旨下法司嚴拿監鞠世延  
遂死獄中廷訊未竟世學因而漏網自揣其生  
平播虐閭里不敢復歸青田乃僞寓常州假託  
天文禪教惑視聽久見破綻潛逃都下計  
爲蓋臣營襲原爵自是竊穴旣就陰謀愈弄奔  
走勛戚之門遊說公卿之側直入奸邪之幕簾

盡癡愚之子衣冠狀貌不過山人談客機械戈矛直欲覆地翻天濁亂朝政流毒縉紳卽如御史錢春與世學誼託肺腑好締朱陳只一論劾徐兆魁輒有金戈年例之說金戈者錢也年例者恨春忝兆魁而欲處以年例也夫今朝廷雖乏人然宰執部院森然在列是非用舍各有攸司世學一無賴遊徒敢爾憑城作威結黨橫議幾于手握王章口啣天憲罪難罄竹法在無貴御史周起元翟鳳翀偶以建言摘及尚未暴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四二

其罪惡卽將蓋臣名目公然出疏署名賢于泉下噴黑血于朝紳甚且自矜世延爲一生斥邪奸人所忌又甚且欲矯命雄行斥逐臺憲譬之行乞市兒塗穢撒潑攔門獬犬望人嚙噬一擊立斃豈足辱臣白簡但念祖宗二百餘年之天下言官論勛臣者多矣會有勛臣而敢詆言官者乎勛臣被劾而自辯者有矣曾有奸棍被劾而勛臣敢黨護代辯者乎且蓋臣目不識丁腹同貯草安知封事爲何物今試查其疏語劍

戟填胸波濤滿紙衆手合撰更復何疑人言其平日潛養死士廣交縉紳若徐兆魁等神出鬼沒設謀布算事權在握弊端巨測睹茲舉動真可寒心矣國家綱紀日夷法度全廢廟堂之上姑息養亂故周道昌以考察卑官而放言史習以罷斥武弁而叫囂然道昌不過劣轉吏晉尚稽成遣于是人心浸玩妖奸叠出至乃以大逆之遺孽亦敢朋謀亂政越俎狂吠煌煌三尺之法安在哉夫言官觸奸指佞抉蠹剔隱語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四三

稱山有虎豹藜藿不採所以壯國家之神氣而振天子之威靈者乃使受侮于罪廢勛遺侮言官侮皇上之漸也不至爲世延之續不已矣禍敗之興正未有極皇上尚得晏然而已乎臣以爲蓋臣者真所謂亂臣賊子罪不容于死者也伏乞大奮乾斷將劉蓋臣革去胥事勅下法司勘其疏出誰手意欲何爲則有交結朋黨紊亂朝政之明例具在其劉世學并下法司拿問具奏庶國法以伸而奸黨知儆耳抑

臣考之誠意伯劉基雖有佐命之功然逮事胡元專門象數大祖高皇帝疑而薄之有覬覦作孽之論二子竝不令襲封僅孫薦偶一得嗣不旋踵而罷大祖之慮至深遠也嘉靖十八年刑部李瑜代爲奏請始令其九世孫瑜嗣爵而世延繼之竟著逆節蓋臣繼之又亂朝政祖宗濟惡大率以家傳天文善占王氣惑世自雄與他姓勛舊斤斤守法者不同故在朝廷酬功之典雖渥在劉氏不肖之心無厭若使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四四

尊根蔓延必且貽憂廟社所當追奪券章照先朝舊典僅與指揮世襲以消禍于未形者也伏惟皇上之垂鑒焉

糾劾部臣疏

題爲敬循職掌直糾貪臣以清庫務事臣惟今大倉之積如掃矣邊軍時虞脫巾貧商坐困巧炊供億日繁于內廷脂膏已殫于民間當事蒿目計無復之所恃二三度僚責在筦鑰者相與共軫特艱悉心籌畫一廉矢日四知盟幽底從淡泊以生節愛從節愛以裕儲蓄此在百執事宜人人同此念者乃者臣初被簡命即奉臣衙門堂上官劄付委臣巡視大倉銀庫臣習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四五

聞大倉爲姦弊叢積之藪不揣其愚妄冀振刷匪獨錢糧之解到者期于監收不令達解有賠補之苦卽商價之應給者亦思于掛號之日詳其事情之緩急歲月之久近量爲酌處此臣職也然竊謂監督之臣皆詩書起家禮義持志簠簋之飭自其本領臣鯁鯁過計毋乃大甚但以職掌攸關寧密無疎今將事者一月矣乃知庫中收銀例止于外解數萬以上者臣始得寓目其千百零收者臣不聞也發解給商例聽領解

員役與商人赴庫支領受成于監督者而臣亦  
不聞也臣所司者止于掛號銷批隨投隨發一  
吏胥之任臣已自愧職業蔑如乃不意有貪鄙  
無耻若監督主事萬時俊其人者乘交代之期  
迫利扣除之重賄誘商冒領而驀越掛號者臣  
且就事論事而後悉其穢跡可乎珠商謝懋得  
臣不知其何年當商第于本年十月初二日接  
得戶部廣東司手本內開懋爵節年進過珠價  
五割領外仍應找銀一萬七千一十三兩堂批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四六

給三分之一該銀五千六百七十一兩相應知  
會臣查掛號簿內未見懋爵姓名因思爵銀如  
係應領更何難一掛號久不赴掛其必懼臣之  
查駁而姑爲延閣者乃閏十一月初二日時俊  
已令人過覓懋爵領銀矣又聞是日即發二千  
而越數日一概盡發矣時俊倘以爲號不必掛  
乎則巡視之設何用抑以爲銀數不多乎則六  
千之數豈少臣廉其狀蓋緣時俊前此在庫無  
日不攫金以歸出者既不便復入而又以交代

日通無從補庫故急于商領以遂其扣除之計  
因得借扣除以補其先攫之數時俊平日發商  
千兩扣除二百則即此五千七百之發已幾一  
千二百之扣且千兩之內搭銅百兩則即此五  
千七百之搭又餘五六百金之得況前項多非  
應發之銀更可以箝商人之口而商人利其意  
外之獲亦不求滿本然之數則就中扣剋又不  
知其幾矣取盡錙銖算竊毛髮恐從來庫臣之  
狼狽無若此其甚者也今夏初巡視御史馬孟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四七

頑見時俊貪微漸露卽有乞罷報羨一疏以示  
儆戒時俊業稍斂戢後日遠一日婪情復熾因  
而決裂以迨于今臣若不務糾舉溺職孰甚焉  
不乃爲向時巡視所羞耶叅看得監督太倉銀  
庫主事萬時俊倚官爲市乘權肆貪見金不見  
人安問遠解之腹肌及骨益入弗益出容恤儆  
商之割月療瘡利令智昏不查掛號之有無是  
日猾法剛緣慾餒甘受市棍之凌侮殊甚數體  
虎噬人而狼吞羊厭飽何日蠅聚羶而蟻遂臭



腥穢不堪谿壑已盈簪紱難辱伏乞 勅下吏部速議褫革以爲貪臣不勝任者之戒更乞諭令接管庫臣今 奏繳在通須嚴覈時俊任內出納有無侵欺不得博名長厚互相容隱臣職掌在前白簡在後終不敢模稜塞責憚此勞怨也

條陳太倉銀庫疏

題爲庫藏空虛內外交困敬輸一得之愚懼乞聖明軫念 國計俯賜採納事臣惟積儲者國家之大命故三代興王財賦期于底慎五季不道困窮釀其永終文景繼成康之隆治惟粟紅貫朽武德蹈秦隋之續弊起算商告緡蓋國步浸狃于豐亨卽經費彌流于侈泰入孔既不益于銖兩而出寶且漸積如丘山此上與下兩窮于捉衿兵若商半斃于呼癸固陸贄節賦籌

國之日趨開通變救弊之辰也臣本書生罔諳國計頃以太倉巡視之後得窺銀庫盈縮之原腐心惟知杞憂仰屋無能箸借慨涓涓之蠹蝕已成逃河嗟元元之脂膏那堪填壑終抒積慮用佐長籌亦知捧土無加于千尺之堤要以頽屢寧離乎一木之支苟蕩蕩之見採卽涓涓之微補畢陳膚議敢憚塵瀆一日老庫之置可憂臣聞貯水不厚不足以備旱設伏不廣不足以應敵 皇上御極初年太倉老庫幾有千萬

之積僅一平寧夏再征倭三勦播而已如洗矣  
臣頃見監督主事交盤冊載老庫存銀八萬八  
千臣爲流汗浹背以天下之大不敵一富室之  
藏萬一變起倉卒費溢慮表天不雨粟而地不  
湧金胡以應之此何可泄泄視也臣計外解不  
敷何暇存蓄惟事例一節原非正額亦無成數  
多不見爲益寡不見爲損則莫如每年酌量以  
半佐邊餉半充老庫約可七八萬兩減之歲入  
何殊滄海之杯勺而積之累年便似平地之丘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五十

阜以供急需而備不虞庶有當乎一日鹽課之  
虧可憂臣聞指米作炊炊未至而饑逾甚傍水  
飲渴水不足而渴彌急國家軍興倚辦鹽課  
而兩淮歲額獨以六十萬計視他省直不啻倍  
焉年來鹽法壅而商販累于是巡鹽者不得不  
借課于商而種鹽者不得不套引于官引愈套  
則課愈虧臣查今冬所解僅及三十八年秋季  
是兩年之數已欠一百二十萬矣況今歲兩運  
或二十六萬或二十三萬是一年之內又已欠

十餘萬矣長此不窮不十年而課且爲烏有乎  
之可爲寒心者無以踰此及今欲圖修復恐非  
歲月可辦而運司多途縮之官巡鹽率傳舍之  
寄臣未見其可也則無若亟勅吏部乘此大  
計群吏之日于天下方面官員中傳訪少年精  
強有心計者使任運司之職優其禮貌與司道  
一體行事巡鹽御史相與悉心講求嚴加稽察  
如能使積引頓消內水商販趨如歸市盡復歲  
額之舊毋論一二年成效可睹超升京堂以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五十一

酬其勞庶重勸之下必有劉晏陳恕者起不則  
悠悠如昨雖有善者不可支也一日非時之取  
宜嚴國家財賦之入原有定額自災稔頻仍  
十室九空雖有司催科靡遺策而取盈實艱乃  
邊鎮軍餉日增一日數十倍于先朝之舊彼  
入者之不足安與神輸出者之浮額誰爲鬼運  
計臣查左吾右心血已枯而內庭不時傳辦  
又無歲無之即使桑孔持籌庸有及乎臣考  
祖宗之制內庫供內外庫供外不相借也世

宗皇帝有旨各處錢糧應解內府者悉令各處應用不許那移是又以內備外未聞以外供也凡此傳辦皆中官爲崇耳陛下僅知爲官厚私橐不計爲國家塞漏卮至以諸臣口力爭者而若罔聞知臣恐諸臣之受恩非加于璫貴也諸臣之愛身不後于愛君也惟禮義養心故竭蹶報主萬一計無復之士魚爛掉臂相望勿論取外庫而莫之應且恐出內帑而時事已莫挽矣勿論飽諸璫而無其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五

地且恐蠶粉諸璫而瓦解已無救矣臣願皇上一切以內還內以外還外令筦鑰之司得畢慮于籌餉而無掣肘于供內斯亦以節爲裕之一畫也一日內供之數宜查夫內府錢糧皆供上用使本色之解已足卽召買之舉可停自年例業有定派致盈虧不可復稽則聞有外解內庫交通折乾而歲用商後破家辦納陛下第安享其入容知輦轂之下脰削苦盡其皮毛怨恫聲徹于晨昏臣每見各商搶地呼天之

景心惻神憐而卒莫爲之計也查得隆慶元年給事中等官王治等題奉勅清查承運等庫錢糧緣由侍郎徐養正覆准查得供用庫香品原無坐派亦無召買徑行停革黃蠟收貯尚少仍徵本色白蠟貯庫尚多折價解送銀庫接濟邊用其承運等庫率準此例蓋一查則多寡之數可考本折之供可定召商可相時爲緩急臣願陛下亟勅風力科道官二員前去查核各庫如本色不足照常辦納若其有餘暫免僉商以後卽著爲例一年一查更省冒破倘仍聽各庫需索鋪墊和同折乾將買辦無寧日不數年間立賭諸商之坐困而大倉之給發亦安能爲不薪之爨哉一日商價之給當審自歲賦不充而乘障者枵腹于邊陲司計者蒿目于度支偶逢外解一至手額相慶此何如窘匱時也尚得等之泥沙而浪填無涯之鼠竇乎卽如各商置辦錢糧以備御用其價盡取之銀庫非不人切然者也然惟供用庫後爲真困疲耳若夫典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五

禮陳設例用珠寶賈賤原無定評低昂正可任意常有挾什伯之貲而竟微千萬之直者主計之長微有難色郎請託過于朝貴寔鑄之司稍萌不肯郎扣除聽其恣取故每有過餉不及解池商不及領而珠寶一行動支無算甚則時隔十載數踰幾萬漫無查考概行給發如近日臣所奏論主事萬時俊發銀珠商謝懋爵等庫貯幾何堪此屑越哉臣以爲凡珠寶商價其在萬曆三十五年前者除領過大半盡行停給且以佐目前 瑞王婚禮之用如其月呈瀾領客臣巡視衙門一面駁回一面奏寬以少塞出孔之漏仍望 陛下遠法拔珠抵璧之盛郎禮難盡廢畧示節省毋使中官無端橫派斯又愛惜財用之本原也一口事例之入當核夫賣官鬻爵此漢唐末季陋規必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乃于今則尤異矣戶與工各自神其招徠之術則例書之輕重互異納與收各自挾其相制之權則授受之苟且百端究至工例得以爭戶例之

所難而納者得以持收者之所急于是銅臭之夫恣情出入奸猾之胥百端影避甚至應輸千金者減去百應輸數百金者減去數十臣自巡視以來嚴加清查苟于成例不合決不廢法相徇常一日而清出三百餘金該令一年之內縱容不舉不將損三萬餘金乎此以知事例之不密不核也 臣願 皇上勅下戶工兩部將事例再加參訂不致異同聽其願戶者戶願工者工無容趨避更以最後題奉一年爲主毋兼用三次之例使人得雜引牽合庶巡視者得以據欵查駁匪徒慎重名器差免竊冒之奸亦且循例覓輸國受開納之實而邊餉庶有濟耳一日積羨不可不革夫錢糧止有此數藉非重入輕出安所得額外長餘不知始自何年司庫之臣巧逢 上意乃以羨報遂爾著爲成例于是賢者畏名義而常苦其黥染不肖者得藉口而因肆其漁獵此年一開墮落幾何人矣臣聞 國家以廉飭吏以法懲貪人臣而樂于報羨是墨之

首也 皇上而悅其報羨是教之墨也其何以  
清吏治而風有位況每年所報數不盈萬堂堂  
天府少此不過九牛之一毛何難捐擲而顧  
沿襲陋規使穢吏借之以私潤囊橐乎臣敢力  
請革去報羨名色俾庫臣得一意平衡于出  
納之際則外解無賠補之苦邊軍受足兌之賜  
所利不既大耶一日外解不可不清臣往問天  
下解庫銀兩什九不足非司庫之加勒無鑒則  
運官之浸盜改錠此不肖庫運之常也然臣近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五六

來目擊亦有未盡然者謂弊在司庫則兌經臣  
目誰敢加勒謂弊在運官則原封未啓誰爲改  
錠乃往往百兩之中有輕至二三兩者此何以  
故則法馬之輕重互異內外不能相符也臣以  
爲宜 勅戶部多鑄法馬細加較正每省給以  
十數枚凡解官領銀即將銀一錠與原發去法  
馬一枚共以一封付入鞘內以爲餘錠之準事  
完領回而錠之有邊無邊有珠無珠每鞘以一  
單報明其銀每錠仍用紙包封紙條穿訂鈐蓋

印心于上甚無如近日河南開封府故事將每  
錠斬去二兩有奇且數十錠皆不入鞘苟且糊  
塗使解官得藉爲口實也若法馬領行之後各  
省直不務遵依以致銀數短少容臣巡視衙門  
指名叅劾庶領解時委官不敢曲徇上司之輕  
發而上庫時庫臣亦免加勒之浮議矣一日定  
對支以塞物議夫銀庫有收有放收時人利輕  
放時人覲重輕之不得致煩于請重之不得致  
生觖望令人徇而人厭之勢將能乎于是收時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五七

偶有添補則指十爲百放時偶短銖兩則誣一  
爲二司庫者卽矢心鬼神亦何解于紛囂之  
哉臣以爲出納經手則生意外之猜揣授受因  
人自消旁觀之指摘凡各省直解到銀兩宜先  
扣算成數卽傳示領解邊餉者同日起庫聽其  
彼此面兌而巡視與監督一爲驗針設有偏輕  
偏重豈不交爭互執苟兌歸于兩平自相安于  
無言又況在庫省局鑄之勞而領解免守候之  
苦事固有簡而甚便者莫過于此一日均解餉

以恤邊軍夫沿邊戍卒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固吾圉者爲愛楮也季來銀庫如掃餉不以時致令此屬嗷嗷待哺斯已非策乃查各邊解過餉數又多寡懸殊如昌平易州密雲等處約發過十之八九永平薊州約發過十之四五他如山西歲該餉二十萬而僅發二萬延綏歲該餉四十三萬而僅發五萬遼東歲該餉五十三萬而僅發八萬又如大同一鎮前後三年共欠至九十一萬此何爲者蓋地近則轉運可便以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五八

歸省故朝紳共趨而餉發自多道遠則人情率憚其險阻故討解無幾而餉發彌少在諸臣之借差解銀者力能得之司庫故餉發常速在各邊之委官赴領者力不能加于諸臣故餉發常遲同此執堅荷戈之士而後爲厚薄情分遲速能無令解體乎臣以爲凡發邊餉宜查照臣巡視衙門掛號先後一切毋徇請求毋偏多寡則投醪挾纊在在共沾皇仁而九邊十二鎮人入耳効死力矣以上十議前六議總爲調盈濟

虛之計後四議不過補偏救敝之圖慮無關於非常之原意但求挽方蹶之勢倘宸度不遺于下體將邊商兩躋于化城臣職掌攸關觸目難諉于不知況差務將代有懷敢忘乎入告惟是語間涉于中貴煬龜易起要之聽莫聰于聖明轉圜必速跼蹐待命引領望俞臣曷勝激切之至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五九

議勘學臣疏

題爲學臣聽勘奉 旨聚訟有損無益謹述真確見聞以質 廷諭以息旁騖事頃者應天按臣荆養喬以殺人媚人叅論學臣熊廷弼而都御史孫瑞竝 請行勘此 國法也憲體也乃人言踵至似尚未悉此中原委臣心知之而不欲有言者廷弼原藉臣鄉臣嘗識面以爲連聽離任可解嘲于目前徐俟行勘將曲全于異日臣受廷弼不在諸臣後也業已奉有 明旨矣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六十

而群議滋沸甚且欲逐一都御史以晉一御史則無但等風紀于弁髦抑且委 嚴綸于草莽諸臣雖人懷其情人執其見總之不過口舌角勝耳容知事之成案未可滅也事之本末未易言也臣言之而使廷弼之一勘難辭則得罪在朋友臣不言而使諸臣之叅爭構礙則得罪在朝廷擇罪莫若輕敢陳其畧蓋臣曩爲涇縣令涇屬寧國相去數舍而遭地方之故臣無不知者頃郎去任三年并州之民時來都下地方

之政臣亦無不聞者先是臣聞熊廷弼巡歷國杖殺宣城縣膳生員一人芮永縉臣異之耶所以杖則曰爲公舉臣又異之復耶公舉云何則曰爲梅振祚等劫姦事臣乃大訝其傳聞之不確也天下豈有公舉劫姦請行正法而反得杖殺者已而傳播日廣臣且見公舉呈稿矣又見廷弼所批發原招批詞矣今諸臣謂廷弼不當勘者毋謂殺人無跡乎婿人無據乎公舉果指爲爲貞乎審是郎臣亦以爲不當勘矣然查其呈詞云寧國府宣城縣儒學生員蕪海望馮應祥等呈爲正法剪奸以肅典刑以維風化事朝廷典刑具在寧縱狐群閨門風化攸關是慚獸行況三尺因之大壞郎一死尚有餘辜權宰天臺論公贊序若有司執法而豪族郎巧陷以非法則法更儆于神奸至下民同情而斬除不盡慊乎輿情則情又激爲異變竊念已故生員沈有貽妻徐氏毓秀宮闈徐司寇之弱息侍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六十一

訓藥砧早喪曾恤嫠婦之綿竟日供神長年茹  
素詎意獸類梅振祚等穢惡百端家貲萬貫漁  
獵美色晝夜宣淫窺氏姿而起奸心聞除輩而  
設詭計誘進香于夜半賄買老尼行夥劫于中  
途強禁幽室威制如狼如虎輪姦無弟無兄懼  
敗露于一朝賄腹親遠携鼠竄致緝歸于千里  
抱冤帖獨泣雉經此古今未有之冤宇宙非常  
之變也生等詛切同讐情傷先達父尚書而女  
遭奸劫閭閻寒心翕狀元而媳死冤坑冠裳切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六三

施大德強奪湯一泰之妻徐氏致死因而假節  
建祠簀惑遠邇致令湯鄉宦遭謗負曲今十餘  
年矣蘓海望雖不與此歷數往事真膺同然公  
舉之爲害烈矣哉此批詞也似又與近事絕不  
相涉者其有所婚耶其無所婚耶人但知學臣  
前已自述其批詞與此批何爲迥異而不知前  
批乃梅氏一宗招卷此批乃黜退馮應祥等另  
一宗招卷也學臣前疏不及或隱畏亦有所未  
安耶請再與天下虛心共評之臣不敢言也故  
李忠肅公集卷之一 六三

齒憤罪惡貫盈于一姓痛名義漸滅于萬世禽  
獸不可與同群士類之羞慚無地豺狼猶思爲  
反噬萬民之號顙震天懇乞天臺持綱振紀飭  
法明刑嚴斧鉞以慰輿情鼓雷霆以快公惡庶  
典刑肅而風化維矣此原呈也由此觀之發奸  
耶舉節耶請與天下虛心共評之臣不敢言也  
凡法家批駁招詳率皆就事論事馮應祥蘓海  
望芮永縉等既以公舉獲罪此近事也非先年  
施湯之事也今其批詞乃曰馮應祥先年幫助



未嘗知有此宗公案也未必非愛廷弼而令其一勘得明也卽行勘者量情揣勢亦寧忍據實以終錮之倘諸臣靜聽無譁而勘臣委曲議報廷弼之爲廷弼未甚損也乃相率以標橫掣當局之肘而以設罵箝持平之口至激人心之公憤舉廷弼之生平而盡暴之諸臣之爲廷弼者得耶失耶廷弼之于諸臣德耶憾耶自都御史溫純去國以後總憲之席虛已八年紀綱弛頽法度廢壞敗差不必回道去任不必候代室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六四

戈頻操穴闕未休識者有世道江河之患卽廷弼心事揭于日月而總憲因二臣之構並行一勘使曲直兩辨紀法一肅亦庶幾體統正而朝廷尊別事之始末種種不掩于人口而又必別求隱情期于含糊了當後來者脂韋成風釀成禍敗誰執其咎年來人才凋落林賢摺折人懷空虛之憂以總憲劾御史名義自正特觸其所忌便務并力驅除則孰不可驅除者人各有心此既橫掣以相向彼亦裹甲而見圖曾一勘

之未行業入公之皆兵空國之禍誰作之偏且擠總憲未已也又擠及同類則勢將近于一網覈總憲未已也併覈及明旨則威幾擬于震主然則諸臣之自視無乃太高而視天下事無乃大輕乎臣躊躇連日削草者再欲俟諸臣之盛氣自平而昨從山陵歸見尙爾爭執未已蓋始終未曙當日情形無惑乎持議愈紛臣故不得已耶揭出此宗成案以醒諸臣之眼夫耳目之有及有不及人之常也見聞未真議論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六五

何妨互陳事情已剖成心可以各釋臣願言當勘者言不當勘者俱暫戢喧囂以遵明旨以候勘議之至可耳總之案卷現在寧國地方饒有質證卽有力者或能更其籍然在事者終難泯其真臣雖甚愛廷弼無從爲之覆護而借之可以解諸臣之紛則所全于廷弼者大也伏惟聖明裁察臣不勝悚息之至

再議學臣應勘疏

題爲是非自明黨援非體謹再虛心質證以定公論事自學臣熊廷弼有議勘一事朝臣互相爭執其言廷弼不當去不當勘未嘗殺人未嘗殯人者大抵皆廷弼鄉人也其言廷弼當去當勘殺人可疑殯人可疑者大抵皆天下之人也以鄉人護鄉人情雖可原以天下人議天下事理自有歸原無俟臣言而決但臣見爭者未已故最後一言止置蓋竊念朝廷之上與其因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六六

一人而開闢虎之翼毋寧置一人而調衆心之和然臣知嗣若有起而爭者必出于黃彥士何者彥士亦楚人也果不踰日而有群言附和一疏矣據云長安論者謂臣必宜有言是彥士亦知臣聞見自真決不能已于言也臣不言則已言則爲質言非辯言矣雖然殺人殯人之事臣不忍言也臣前疏所謂廷弼不幸而有此所以無解于口實也事已至此惟廷弼自辯則可耳而奈何彥士代爲之辯乎臣請因其疏再一發

明之夫蕪海望等之公舉實舉于廷弼入境之初而芮永縉之杖殺實校于廷弼按臨之日彥士意若曰不校于先而杖于後乃劣行之問報非公舉之株連耳殊不知黜退諸生公舉之外未聞坐他罪也批招多詞公舉之外未嘗及他事也臣前疏所述廷弼批詞尚有一段未及者今再陳之可乎批曰宣士自以舉節陷害鄉紳以來勢焰愈熾不可嚮邇而士夫有不得于同袍者復借力于通學而以利啗之使嗜利無耻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六七

之徒不難出死力効奔走如奴隸牛馬而蕪海望馮應祥其最著者論卧碑之例爲首如蕪海望應遣姑依擬與李茂先芮永縉贖徒發落芮永縉供稱受銀五兩往南京假充生員同見本院亦改徒贖餘如照庫收繳馮應祥首犯嚴經從重另結似此批詞曷嘗及諸生別行則謂承緝不爲公舉杖殺誰能信之公舉之初廷弼且有發憤之語永縉原無受杖之事按臨之日廷弼已有先入之言該學乃有開報之舉則不

死于開報以前而死于開報以後又自昭然也  
彥士乃云據臣之疏永繼久死所報劣生豈亦  
是鬼何其言之不審也若邂逅致死可以勿論  
此律法又非爲生員設也學臣雖尊其視諸生  
則弟子非平人比也矧酷刑致死人命雖因公  
亦照例爲民又國朝之令甲乎言官卽法官  
爰書寺之終古三尺難容臆更是胡可輕議爲  
也公舉誠衰世之風而未干不賞之典倘係舉  
節應有請旌請恤之詞如僅摘其中數語則臣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六八

請爲奏寤解之曰經籍頗閑風聞彤管之訓者  
言其讀書也供神茹素者言其佺佛也富貴之  
家生女豈不令讀書識字所讀之書豈不關女  
德係閨範而反教之淫邪者若呈詞叙述及此  
便爲舉節則凡操觚染翰之婦盡稱共姜矣貞  
節不如是之易易也彥士不聞廷弼下車旌德  
之告示乎內有云先年嘗湯翰林爲舉節今日  
害梅家又爲剪奸是廷弼信心直出之語尚不  
離其真今不論公舉中題目主意之何在而但

字摘句比之爲務恐惟良折獄之法斷不出此  
彥士豈少心知直強詞耳學臣職掌要在維風  
化端士習如彥士所稱盡法以處姦拐敗類杖  
責以懲假公貪賄臣亦服其言之甚辯然試問  
今之姦拐會盡法否今之公舉僅杖責否宜淫  
之夫尚黜諸生之列無辜之子已遊地下之魂  
輕重之倒置何如也荆養喬若不掛冠熊廷弼  
安用回籍養喬前疏無掛冠之說後疏有沒齒  
之恨臣所謂因二臣之構竝行一勘者原自不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六九

謬彥士顧欲舍後疏而勘前疏乎臣雖已離地  
方傳聞猶存其十九彥士未睹本末哆口無當  
于百一願且虛心聽勘勘無可據再與臣相質  
未晚而先逞機鋒于筆端作波濤于舌上豈善  
愛廷弼者哉錢夢臯陳三謨醜類之名難堪誰  
實先之而稍稍特平輒曰附和不如然一網之  
故智乎國家有大謀議上闕宗社之安危  
下闕世道之治亂人臣所當以死生去就爭者  
誠不憚批鱗撩虎計臣自處決不敢出彥士後

乃勘一御史 明旨非過便欲裂麻引裾臣實  
無此風力若云勘爲錮人常套此惟事有不可  
勘與其人不欲勘者容致遷延停閣廷弼既不  
懼勘矣又何必爲鯁鯁之深慮哉總之天下事  
爭勝于氣毋寧爭勝于理氣有時而竭理無時  
可易也爭勝于目前毋寧徐俟于日後目前之  
意見難平日後之公論自定也況言官建言應  
自有體一廷弼也旣曰不宜去又曰宜去旣曰  
不宜勘又曰已勘旣曰未嘗殺人又曰殺之無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七十

傷旣曰未嘗媚人又曰人無足媚其意皆主于  
爲廷弼而其言則支吾轉換多矣臣正恐此之  
失體覺有甚焉者則何如靜聽一勘報之爲愈  
哉臣本欲以言止置而無奈彥士向臣求質又  
不得不畧陳其概如此伏惟 聖明裁察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二目錄

按浙政畧

糾劾有司疏

叅拿監棍請停織造疏

再叅內監營管織造疏

三叅監棍請停織造疏

四叅織監請停織造疏

請廣解額疏

再請廣額疏

李忠肅公集卷之二

報旱災疏

催請賑濟疏

覆覈將領疏

恭報海塘工竣疏

謝海塘 欽賞疏

矜疑題疏

類舉節烈疏

請告疏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二

盤谷李邦華懋明著 男士亨 士齊

烏程朱國禎平涵選 士京 士臺編訂

虞山 孫長世 長祚

按浙疏畧

糾劾有司疏

題爲糾劾不職有司以肅吏治事臣惟 國家

遣御史巡行畿國而命之曰按按者安也謂其

能察吏以安民也吏之不察民于何安御史之

李忠肅公集卷之二

職溺矣臣爲此懼 命入浙以察念此邦巡

察之缺旣久人情之玩日 是告誠約束至

再至三臣心欲嘔臣口欲言臣之分也其何敢

愛浹月以來廉訪各屬其賢勞夙著者鼓垂成

之銳受事伊始者砥新礪之刃亦有初政微闕

而猛知警悟者當期以桑榆之收亦有才僅中

庸而守尙謹凜者須俟之議論之定臣且不務

過爲吹索惟是有甘狼狽而不恤溺在得以忘

返與夫險腸毒心莫可方物力小任重不遑

策者此猶留之地方則百姓之荼毒無已而臣職之糾彈爲虛其何以肅吏治而奠民生乎茲得四人焉謹會同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劉一炆爲 皇上陳之訪得紹興府通判某駑駘下乘谿壑慾囊色厲內在贖貨銷其銳志陰鉤陽攫取盈濟以雄威云此一官者飛而食肉廉隅之蕩棄無餘饑則噬人怨怒之囂沸已甚所當照貪例革職爲民者也嚴州府同知某滿腹險詐一味貪殘鑽刺通神重百足以爲固攫噬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二

餒客兎三窟而善營云此一官者蜂蠆有毒慣用先發制敵之奇而城社有憑更工下水拖人之策倘復留之在事則賜張虎祿嚴民何堪其吮吸而豕負狼奔空國率畏其橫濫卽營求多力臣能置不問乎所當照不謹例革職閑住以儆官邪者也分水縣知縣某狼貪成性途窮灰心人方拭目于困衡彼自溺志于壟斷若猩嗜酒從前之顛躓那問人非如蟻逐羶以後之身名遑恤共唾云此一官者 之期已迫

別無這區河鼠之腹異厭不顧敗檢飢鷹餓虎司牧豈宜久居倦鳥衰猿投林聊以自適所當照不謹例革職閑住者也上虞縣知縣某空長文墨罔識官箴倚書吏爲幕賓溺志苞苴借衙官作心腹廣肆誅求云此一官者明不足以燭奸而權盡旁落念不周于勤民而守寔滋染囊橐之克物儘足滿志閭閻之朘削豈堪再加所當照不及例重加降調以俟懲創者也再惟浙屬十有一府而臣所論劾四人獨出二府非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三

故求多于二屬也一則不肖所居偶集于同隅之內一則巡歷所至偶得于見聞之真卽他可有議固不容或先之耳臣嘗見彈章叙事煩而議處輕心竊以爲事大煩祇啓 皇上貪污滿天下之疑而稍未詳核便鄰于欺處大輕反聞小人僥倖可再逞之路况藉口冤抑愈發人聽故臣所得各官單款雖纍纍不勝書寧僅舉十五不欲盡言以污白簡而至于議處亦第如其狀而止總之公論在 朝廷處分在部院臣何

敢知要以竭臣爲地方肅清吏治計安民生之  
血誠而已伏乞 敕下吏部查果臣等所言不  
謬將前四臣分別議處遺下員缺速爲除補庶  
貪險之巨蠹一滌而湯火之久罹少甦所補裨  
海國予遺豈其微哉

奏拿監棍請停織造疏

題爲織造已荷 聖鑒奸徒無端妄營懇乞  
皇上明沛停遣之 旨以息邪謀以安地方事  
臣惟織造一事東南物力困疲極矣加以內臣  
督織生事擾民爲害愈烈頃織監劉成物故臣  
會撫臣監臣奏報即已疏 請停遣自是科臣  
有言部臣有言郎 內承運庫太監孫順等亦  
以歲造還歸有司爲言蓋中外臣庶無不知督  
織之當罷者臣等稱引 祖制與夫 皇上初  
年 詔旨不啻詳悉誠以事歸有司則上之可  
免闕供之患下則小甦民間之困 皇上有罷  
遣之令名而 御用無不給之袍服其爲計甚  
便也故春運雖未奉 旨臣等拜疏之後一面  
恭 進及抵京交收較之昔時爲期反先是則  
督織之無藉于內臣槩可見矣嗣接邸報見承  
運庫一本督造內監物故等事奉 聖旨云云  
是則內臣之無裨于織造即 皇上亦深知之  
矣雖 龍袍一節尙在候 旨然臣等仰窺

聖意全是軫念地方不忍重困苟外解之無缺  
即內遣之自罷故臣等仍于秋運上緊督理  
以七月初六日起行今又將達闕下矣蓋前  
此督織雖有專遣然錢糧寔被其耗蠹故起運  
反至于愆期而上供屢悞若今日織造歸之  
有司則責成更操之臣等而有司益殫其竭蹶  
故進御常先此其孰利孰害皇上豈不洞  
若列眉而無奈奸徒射利百計巧營日內聞有  
機戶紀光先保舉內監呂貴管理織造之事臣

李思賢入集

卷之二

六

等不勝駭異雖未見全疏云何乃其爲神奸串  
通下病民而上病國勢有固然者臣敢不爲  
皇上悉陳之夫呂貴之入浙也以檢查故監  
錢糧也織造之事非其所習也皇上兩頒  
明旨一字不及督織遠近臣民舉手加額以爲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豈貴寔可遣而故遣之  
必待機戶爲之保舉也臣查紀光先亦非機戶  
也本以遊棍託身舊織監所養中節年慣走  
京國交結近侍出入禁城彼一生以此爲利

一旦織造之缺如失怙恃必營復遣况銀山金  
穴之垂涎中璫人有同心則飛鷹走狗之獵逐  
光先肯讓首功此其神奸出沒彼此通同昭然  
可見曾不思歲改段疋業奉旨歸有司龍  
袍爲數原自無多皇上即不云停並未言遣  
臣等方相與將順之不暇期完前運併裁造一  
概懇罷休養民力何物奸徒敢冒異議以壅  
闕朝廷德意且此項又經臣等具奏分運  
得請事務益簡即令劉成而在不過虛糜大  
官之俸罔所事事應請撤還乃今顧以管理  
爲名以保舉爲詞蓋設心不過託蘊廬于織造  
而逞越志以騷動地方必有不可勝言者皇  
上不觀先年王一卿之保舉魯保乎其債事無  
當孫順等疏中已悉之矣以魯保操權稅之重  
柄享自有之富厚尙且兼理之而生奸以呂貴  
無禮義之素心惟肥潤之是急能不獨據之而  
滋弊臣所謂下病民而上病國勢有固然者  
此也年來四海之內苦于璫使之誅來在在寒



心三尺之童一聞風影便思露刃相向頃呂貴奉命檢查人且逆其謀管織造詢欲動幸而檢查速竣戒行有期故相忘無猜今若聞有保舉之說百姓必將裹甲以相待故臣爲呂貴計亦甚無樂有此一保也大抵織造一事令有司而果不克勝任即以皇上錦衣之重特增一監織之使臣亦何詞又使內臣能如有司之廉耻自防清議自凜不至黷貨以關乘輿之服御則地方雖苦供億之煩臣亦猶可徐瀆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八

宸嚴第此輩恣睢擾噬乃其本性乘權肆獵專克私橐事柄一歸則虎而翼猴而冠者從之如蟻之赴羶狂舉四出電奔星飛百姓既嫉之若仇上供亦因之多悞此真停之則無所不利而遣之則無所不害有不容不早計者臣等視機戶皆赤子撫機戶如家人豈機戶不願有司而願該監果該監有以深嫌其心則各機戶之在浙者何不向臣等衙門具告代題而光先之遠赴奏請皇皇如恐其不逮此胡爲者線

索本由于串合機關巧出于假手形跡昭彰路人所知聞其金錢四布皇上之左右已踰十萬故光先所奏不脛而馳達御前臣知

皇上天縱聖明宜無不炯照然恐留心于遠而或反忽意于近萬一聽熒于近習果中奸人之巧算則其將來流毒寧有底極臣恐民不堪命挺而走險東南人心從此莫可收拾矣故雖紀光先之疏尙未傳布而其事之利害則已可借箸而籌臣謹會同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九

劉一焜具疏上聞伏乞皇上速下臣等前請停遣之疏將龍袍併歸有司亦如歲改段疋依期織解則皇綸既揭奸謀自寢若紀光先之妄行奏擾容臣等嚴緝寃泊至于呂貴檢查久畢旦夕已離浙境但錢糧干係重大尤冀天語催促復命庶免逗遛觀望之弊而地方蒙安枕之休矣

再參內監營管織造疏

題爲神奸巧弄 中旨 國體人情大乖懇乞  
聖明亟收督織 成命仍 勅嚴捕奸徒正  
法以安地方事 臣惟 國家之制凡事關地方  
則無不專責于撫按故有 聖心之所不能臆  
裁盈廷之所不能立剖其行其止必取決于撫  
按官之奏報未有撫按之言如水投石而一二  
神奸得以旁岐盜弄威福而取 旨如寄者 臣  
雖不肖蒙 皇上命巡按兩浙今浙之大害夫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十

孰踰織造者 臣與撫臣蒿目腐心無慮朝夕適  
劉成病故以爲天假甦息之一會故疏請 停  
遣料理二運不遺餘力 臣豈不知內外奸人必  
有垂涎此缺而多方鑽營者要恃 皇上神聖  
決不聽熒于左右移魁柄以授之耳乃者奸璫  
呂貴方奉檢查之 旨輒起雄心遂構奸棍紀  
光先出名保舉 臣等具疏叩 關期 皇上燭  
奸照妖立寢所奏乃一夕而 欽遣呂貴之旨  
且下矣若謂歲改可歸有司而 龍袍不可無

督造矣異哉 皇上以闕豎督造之能加于有

司耶以遊棍無根之言忠于廷臣耶奏進不由  
于通政則旁門是誰啓之而封駁之體傷票擬  
不經于閣臣則 王言是誰代之而 絲綸之  
體傷建議不本于撫按覆議不憑于部科則  
密勿是誰參之而紀綱爲之掃地大阿搖于近  
侍其于 國體尤大傷 臣竊謂此一役也恐

皇上無辭以謝天下也夫織造之在今日竭縣  
官剝肉醫瘡之術以填 大內之朽蠹 臣不能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十一

涇血請罷甚媿溺職至于督織內臣有害無利  
則前疏已悉言之其在紀光先以走狗之雄思  
効首功于呂貴其在呂貴以如狼之貪思屢壑  
慙于督織揮金廣營夫何足恠惟是 皇上不  
念增此一遣所耗者何人之物力所悞者何人  
之袍服所腴削者何方之赤子所搖動者何家  
之基本 皇上豈真以料理無人各局停織一  
如奸棍之所奏乎自春運既行而歲改段正還  
歸有司之 旨下 臣等仰窺 聖意必以 龍

袍一項視秋運之遲速爲 欽遣之行止故文  
檄絡繹蚤夜督織造官進解爲期特先果如奸  
棍所稱料理無人則今之續紛而詣 闕下者  
豈從天降地出 皇上試行查驗秋運何時起  
程何時入都是否先于常期以證奸棍欺罔竄  
奏之罪即將紀光先立賜正法猶以爲後顧乃  
奸疏初入尙滋 聖心之遲回而臣疏特忝反  
速允遣之 俞旨是則撫按之彈章祇爲孽瑤  
之催檄而 天語之鄭重僅共羣奸之借資揆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十二  
之事理豈不悖甚或者謂 皇上利其進獻之  
厚耶以相償即呂貴入浙之日亦翹翹然號于  
人曰此有定價非十萬金不可得果爾則 皇  
上之中于貴者已深 之取酬于地方者  
不壽將來貽禍之 殆有大不忍言者臣按浙  
兩載日擊浙地艱難倍于他省村柵之空百室  
而一思亂之民十家而九卽畢力安輯猶恐天  
時人事卒有不至無以聯瓦解之衆倘復擾以  
督織內監民將何堪 皇上毋謂先年劉成在

事未嘗于地方不相習也不知劉成原係督稅  
後乃兼織其慾易厭况成久臥病不能作意外  
之風波故雖有神奸巨猾奔走其門無從撥置  
地方近于不擾然暗剥陰蝕民間之膏血亦既  
殫矣今呂貴鼓方張之欲居然鯨鯢吸鯢吞之虎  
而羣棍逞新附之奸何殊饑鷹餓虎之勢既闔  
償營織之費于前又思克囊橐之入于後若難  
展飽于織造之內必生枝節于織造之外此而  
欲其安靜無營是猶責屠兒以作佛果強盜跽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十三  
以行布施胡可得也臣嘗憶往者採權之使遍  
天下天下騷然怨咨愁嘆幸 皇上浸知其害  
每遇物故輒行停遣彼所轄皆錢糧重大尙不  
忍縱此封豕長蛇之毒再恣敲骨剝髓之虐矧  
茲織造歲改有司奉 旨無容更議若 龍袍  
分運爲數僅僅乃以一專 勅內臣坐而爲厲  
于浙直之間使百姓肝腦塗地 皇上心于何  
忍邇自 召諭以來 聖心維新中外傳頌臣  
翹首北望以爲事際其會 停遣可期不意

內降所頒竟中奸人竊弄之巧計 盛德之累莫此爲甚夫 皇上聰明蓋世卽舉事拂經必有所託以爲名先自居于糾繩不及之地使臣下無從執諍今以 龍袍之重務督織之重委煌煌昭示之 明旨忽下于無賴棍徒之越奏書之史冊傳之後世謂此疏從何而入此 古從何而出恐古昔聖帝明王當萬萬無此越格舉動興念及此臣恨不得卽請 尙方劒斬此奸人頭懸之藁街以雪 皇上之過舉以維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十四

國家之政體以安東南之人心尙安敢將順容嘿不盡言于 君父之前日內道路藉藉人情詢詢竊恐呂貴之來喪生意外臣一面禁戢一面具疏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卽將呂貴督織成命速行收回併歸有司依限織解仍 勅下部院嚴行五城御史將紀光先等緝捕重究庶 國法旣正而奸宄之覲覲以消 上供無闕而地方之人心以固臣不識忌諱干冒 宸嚴無所逃罪仰惟 聖明裁察

三叅奸棍請停織造疏

題爲奸犯詐冒有據猥祈 聖斷以正法紀事頃者奸棍紀光先保舉呂貴督織得 旨臣念內降大輕 國體大乘具疏 題叅亟請收回 成命正拜發間有杭溫等十府機戶萬箱等五十餘人至臣衙門連名具呈稱紀光先以流棍詐冒所官魚肉機戶紛紜神幹等情臣卽將呈詞批布政司查審去後隨據該司呈稱審得各機供稱光先原係京棍賁緣入府寸絲未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十五

經手織諸弊悉由把持今春運與戎燦入京已不在局倘查各所官二官押運一官脫逃本內姓名明係光先捏寫今無論織監非五所之所可保奏 君命非五所之所可倖微卽其捏寫各所姓名顯屬欺罔懇乞再賜具 題等因到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劉一焜看得 國家三尺法最莫嚴于詐冒卽尋常有犯按律無赦矧 聖明在上 天威嚴重奏對之際誰敢干之紀光先保舉呂貴之疏明稱

蕪杭等府五局所官又稱紀光先等此其疏中  
備列五局之名可知也藉使姓名既達于御  
前而其人並未至闕下則欺君罔上之罪  
孰有加焉者乎今據該司查詳止戎燦一名先  
會以春運入京然知情共事尙難懸坐若松江  
湖州二府所官則七月初旬正以押解秋運在  
浙起程者杭州所官又于八月間在浙逃竄者  
然則光先之疏不全係捏寫也耶詐冒若茲光  
先應得何罪而皇上顧況其奏啟奸人玩弄  
之漸褻朝廷渙汗之重無踰此矣夫自天澤  
禮嚴君民分隔臣等每一疏奏進齋心屢日  
希望萬幾之暇垂神省覽久而留中則相與  
長嘆以謂堂下千里君門萬里微誠無足以  
動天今茲么麼匹夫持片紙說謊之詞竊  
大內邃密之地以壘其行險僥倖之私圖而虧  
皇上節用愛人之令名乃會極門之守者  
不加阻斥御前之掌記不問從來隨請隨得  
如取如携蓋緣呂貴神通廣大交關密遞故此

犯因而藐法無上恣意越逞有耳目誰則不  
知皇上以爲威福之自由而不知天下臣民  
以爲小人之旁竊暗弄欺慢大不敬之至也自  
奉旨以來閣臣爭之司臣爭之部臣爭之臺  
省諸臣或單疏爭之或公疏爭之封事日新糾  
彈不絕夫豈有怨于呂貴有憾于光先無非謂  
此舉真足以上累聖明下裂朝章終難誘  
之成事不說皇上于此亦可覘公論之同嫉  
而睹輿情之大咈矣寧謂臣等在事之諄諄遂  
皆無當之煩聒哉夫法者上之所操下之所視  
也光先說謊當斬詐冒當斬藐法無上大不敬  
當斬法在不貴頃臣疏所謂幸不得請尙方  
劊立斬奸人頭以謝天下者倘皇上牽于所  
不能割而姑置之所不問魚脫于淵魃柄失御  
皇上其何以治天下哉臣身在地方既不願  
有督織專遣之舉以解散東南百萬之人心  
官本執法尤不忍見奸徒冒奏之事以屑越  
祖宗世守之成憲故連疏叩閣冀罷呂

貴之遣而正光先之罪所關蓋不在光先一人所重亦不但織造一節所防并不在目前一時侍有所不可開漸有所不可長伏乞皇上將臣等屢疏勅下法司嚴拿紀光先等依律重究庶國法既正、國體攸尊仍乞將呂貴速賜撤回則日月明而魑魅潛踪雨露沛而窮簷安枕地方幸甚

四奏織監請停織造疏

題爲奸瑠營旨入杭地方禍變將作懇乞聖明卽日撤回以弭無窮亂源事自呂貴謀管織造串同紀光先保舉巧營中旨臣等屢疏執奏事理之是非人情之順逆與夫國體之輕重主德之善敗多方開陳幾于唇焦而顏禿矧舉朝臣工合詞糾正竊意皇上神明天縱每于公論之所不與必加採擇倘各疏盡得進御豈不念東南物力之既竭內臣督織之爲害而顧縱虎搏羊倒行逆施之若是特患貴之錢神無所不通左右必有啖其利而爲皇上之煬寵者遂使臣等血誠不獲上達方在憂疑而呂貴督織之溫旨果爾類傳日接邸報又見呂貴一本爲恭進檢查錢糧等事奉聖旨云云臣莊誦數四恭繹再三如織完婚禮袍段卽回京復命等語已見屢旨似覺此亦一遣也皇上亦有不安心者然或暫遣旋撤是未可知臣非不欲曲爲將順但反覆理勢

終有不能不補贖者臣計皇上之意毋亦曰織造原非得已特緣袍段與婚禮所需無可奈何耳夫皇躬自有不容不備之垂裳御前自有不容不行之賞賚豈謂衣衣重務婚禮鉅典遂可廢宗爨火藻之章錦繡文綺之用惟是有司任之便爲長便中涓督之弊外滋弊去彼與此並非難事皇上胡以必斬一轉移也臣計皇上之意又若曰令出惟行呂貴業遣矣何可中輟第令完此即回亦無幾時耳夫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二十

使貴而能仰體聖心也必且無今日之遺業已能營遣于今亦何難固遣于後況婚禮之結局杳未有期而傳造之絡繹時出不意恐皇上久亦漸忘此旨而撤回當以何年然則此不過皇上賦狙之術天下共知欲以塞朝臣之請而不知臣等正不敢不深言之也且青內呂貴杭州到任一節臣又竊有所未解者夫織造段疋非杭州一府之事也內璫管理亦非爲杭州一局而設也今旨內織造府上專

以杭州二字是杭縱不宜獨避遂應獨任乎嗟嗟杭人亦祖宗二百餘年休養生息之赤子也皇上三十餘歲之間杼無停聲膏血竭矣皮骨有幾又重降之割使呂貴專坐而恣吮吸杭民奚罪焉臣非欲嫁禍隣壤要以此繭絲之供所在而是既令杭偏處其重而璫氛之惡所在難禦又令杭先當其鋒皇上如欲驅杭民而之倭之虜也則可倘猶念杭未可捐臣誠不知庸算之所出矣意者呂貴寔別有所利于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一

三

杭故先朦朧以徼天語之鄭重而佐將來之煦煦乎是貴徒欲明得意于一時而不顧皇上之遺議在萬世寧惟貴罪可誅即近侍諸璫竊弄其間者知有貴不知有上握王章而叩天憲豈宜見于英明神武之在御臣甚爲皇上耻之抑皇上或見先年孫隆之歸歸于杭近日劉成之殺歿于杭遂令呂貴仍其故居耳臣查孫隆之八杭也以生事擾民致激蕪民萬賢等奮臂一呼隆幾盡粉及避難出奔懲前

甚後刻意斂戢故百姓粗與相安苟幸無事至于劉成入杭未幾病痿杜門謝客地方遂若不知有織監乃得善死牖下今呂貴心寔耽耽而四方克棍百十成羣蜂屯蟻聚頃者竊占蘇州公署未奉勅印即已訪報堂匠嚇詐富戶民不堪命紛然逃竄欲如孫隆劉成之安靜必不可幾杭人聞之業有風鶴皆兵之意今且奉

旨來任街談巷議洵思亂臣抱病餘杭纏綿床褥忽聞茲報不勝驚愕輒推枕強起揭示安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二二

戢誠恐變生意外辱國傷體皇上試令呂

貴將臣告示錄呈御覽便知禍機將作臣心

甚苦若不速行撤回則臣之約束既無能加于

呂貴臣之信義又無能孚于眾庶調停街窮脅

曉之間不知作何收拾豈謂武林城中遂少葛

賢哉說者謂呂貴之孝順已入皇上之成信

難渝臣竊以爲孝順如無之也皇上奈何曲

徇一掃除之役以拂天下臣民之願即孝順而

有之乎貴子然一身耳此駢填而輦致大內

者寧有兇運神輸不過積聚于平時之掊剋假

手于奸棍之資貨總屬不義正合厚亡況天下

之財皆皇上之財貴之所爲譬則狡奴乘主

人之富足竊其貲以媚主人而主固沾沾見德

也不亦異乎皇上于貴始因其求而遣之終

裁以義而奪之此乃徵成福不測如風如雲

魁柄在手能操能縱天下誰不仰大聖人

非常之作用而奈何必牽于小人進獻之私耳

遺宗社根本之憂耶然而臣猶有慨焉者昔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二二

宋內使劉承珪以忠謹得幸臨歿求節度真宗

謂宰相王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遂

止蓋旦得君之專而真宗從諫之虛若此今呂

貴供事掖庭勢甚疎逖不知何所効其忠謹

而皇上寵遇越格督織屢旨不由閣票至

于疏爭亦罔聞知是則閣臣之得君真遠遜

于王旦而皇上之自視得毋不逮真宗乎臣

遠臣也口血已乾呼天不應不得不致望于

密勿之轉移計閣臣職掌所關必不一疏



已為此會同撫臣劉一焜不憚煩聒合詞四  
懇伏望 皇上速檢臣等屢疏亟發賜票將督  
織責成有司即日撤回呂貴免致人心激變為  
東南無窮之禍則 帝德益光地方幸甚

請廣解額疏

題為浙省人文極盛解額允宜議增懇乞 聖  
明查部覆沛 新綸以廣登庸以光文治事臣  
惟人才闕于 國運故自昔有道之長無不隆  
薪樞之典而擴彙征之途者詩之咏成周也曰  
濟濟多士文王之在日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夫惟作人之在寧之美成也周家長治  
豈偶然哉我 國家二百餘年來鼎重 制科  
所與共治平者總由此途以出 列聖之廣培  
植 至德之所涵育真才奮起不滅菁莪棫櫟  
之盛至于我 皇上御極四十有三載 久道  
化成文教誕敷普天率土家絃戶誦凡懷瑾握  
瑜之彥應運而興思濟雲龍風虎之會者不可  
勝數壽考作人寔維今日往壬子歲大比士各  
省直多以人文浸盛 請增科制 皇上亦多  
所檢發嗣禮部酌地量才各定成數覆議具  
奏首及浙省額未得與陝西均被 明旨益若  
有待焉轉瞬三稜 功令復當開科臣適奉

簡書按浙將竣遍歷各屬山川人物槩有所窺  
雖職專察吏安民而進士作人以仰副 皇上  
旁求之意者亦何敢須臾懈曾爲立之科條以  
端其趨操策之時務以規其經濟勤之課程以  
驗其進修彼操觚染翰之士猶曰羔雉所資工  
欲不精心極詣無以博青紫宜不乏人乃臣  
車所至延訪所及則有壁立鰲修敦篤表俗  
然不滓而名弗出于里巷者若而人則有潛心  
經濟雅志匡時潦倒一生困守蓬蒿者若而人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使收之爲用皆 國家緩急可恃之需而浙中  
解額僅計九十士不從此奮跡雖奇能絕畧安  
得以布衣挾策金馬門哉夫飛兔騷騷千里之  
馭也然非冀北不產檀楠豫章棟梁之資也然  
非鄧林不生相馬冀北相才鄧林謂宜閔閔皇  
皇如恐失之乃復格之以數徒令留良興嗟而  
美才委棄于深巖重嶇之下也不亦悖乎浙固  
今之冀北鄧林也從前 制科得人何必枚舉  
皇上試思國家凡有大事如土木之發難其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二七

爲于謙之定策者有幾宸濠之肆逆其爲孫燧  
之致身王守仁之戡亂者有幾 世廟之議禮  
其爲張璁之排羣議而伸獨是者有幾然則浙  
之才其無負于浙之解額可知也 皇上又試  
思在宥以來會試中式之多海內之如浙者可  
數數否外籍中式之多海內之如浙者可數數  
否兩雍中式之多海內之如浙者可數數否然  
則浙之才其不盡于浙之解額又可知也夫貢  
舉旣無負于額而人才又不盡于額是額之不  
得不廣也豈待臣詞之畢哉頃者癸丑南宮之  
役 皇上俞廷臣請加額五十一時應 制之  
士揚眉吐氣臣從班行中竊聽其言皆謂遘茲  
希舉之 盛典宜勵致 主之極思夫三百五  
十之額固 皇上所屢行者特緣邇來久停而  
倏開故覺人情從鬱而得矚矧鄉試加額浙士  
之企望久殷倘 曠典從天激衷之圖報益切  
捐千金而買駿假一式怒蛙古人取士猶不憚  
多方以樹招徠之幟 皇上奈何愛此科名不

務鼓諸生效用之殷而大 國家文明之治耶  
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敕下該部查 禮臣  
所請浙省加額之數速行覆 請 蚤賜俞旨  
惠此多士將作人幾成周之休而以寧垂萬年  
之安矣 臣在浙言浙似未敢有他及惟是江浙  
一體江西解額舊雖視浙稍盈然數不勝收每  
割所愛而棄之先是科臣周日庠臺臣徐鑒府  
臣袁奎及 臣等具有疏揭亦經禮臣竝覆增額  
今應催 請而按臣尙未受事 臣輒附陳總之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二八  
申其前懷要匪敢私桑梓故都而希 曠蕩之  
殊恩也統祈 聖明裁察

再請廣額疏

題爲再陳鄉試增額之議仰祈 聖明勅部酌  
請以隆大典事 臣待罪兩浙歲逢大比頃于  
三月間循例以黜用試官具疏恭 請因憶  
浙省人文之盛前年會 臣等奏請增額之議已蒙 聖  
明下部覆奏雖復 留 臣等 御前竊計  
皇上素以大信示天下則 恩意無闕而不  
宜之理輒具一疏請 檢發禮部原覆蓋自拜  
進以來日惟引領俟之矣第查當日部覆浙  
省增額止議五名與各省議數相等此其間覺  
禮臣之權衡似尙未精而欲著爲一成不刊之  
典猶有可得而商確者比撫臣劉一焜業已會  
臣具疏矣 臣敢不爲 皇上悉陳之大凡人才  
之篤生乘于時而 國家之用才因于地以浙  
才之在今日有耳有目者之所共知也 臣前疏  
頗備言之卽微 臣之媿媿 皇上明見四海之  
外寧不有洞然者豈得以浙之才爲未盛耶且  
得以浙才之盛他省爲終相頡頏者耶夫知其

盛而不爲之收則此輩有老死巖壑耳造物生才之意其謂之何古稱愛惜人才人主自爲社稷計若知其盛而不廣爲之收則此輩亦終多困阨耳皇上計安社稷之意其又謂之何或者以爲越格之恩不可以妄覲也乃兩直隸雲南之額數請數增列朝神聖未始罪煩聒也皇上法祖攸行豈于浙而獨隘之或者又以爲普天皆土不容偏于浙也乃各省舊額之數多寡參差祖制斟酌曾不嫌低昂也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三十

皇上量地定制豈于浙而故靳之臣且借近事論以遼較浙全遼不當兩浙之一劇郡耳乃三十七年遼不有五名之增乎如比浙于遼欲浙士之無向隅何可得也卽以陝較浙全陝或亦僅當兩浙之強半三乃四十年陝亦不有五名之增乎如擬浙于陝恐浙士之嗟遺珠仍如昨也臣聞唐臣陸贄有言人才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礫追琢則珪璋又如木之發源壅閼則汙泥疏濬則川沼蓋言登進之不可不廣也臣

爲浙人士增額一節不勝惓惓自知豚蹄祝歲奢願無已然區區愚衷不過以幸際聖明在上大弘彙征之途旁求俊彥之日必使人與額相應額與地相稱庶盛典光于一時真才收于一網物情嗷于均平士心鼓于奮勇所裨國家文治者大無量數非臣之私也伏乞皇上留神省覽勅下該部再將浙省增額之數通加酌量毋拘五名之議外擴數名之收具疏上請以垂爲永求之功令人才幸甚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三十一

制科幸甚

報旱災疏

題爲全浙大旱秋成絕望謹述目擊情形仰祈  
聖鑒速議拯援以安人心事臣聞之書曰民  
惟邦本本固邦寧夫民何以固非煖衣飽食無  
饑寒困苦之憂則不能固其心非時和年豐無  
水旱凶荒之患則不能固其身不固而洵洵思  
動掉臂瓦解之形成而禍且貽之國家此必  
至之勢也今天下民生日蹙所在而是然莫甚  
于浙臣不暇毛舉卽如上供之白糧非浙誰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三二

輸御用之段疋非浙誰造農夫竭腴胝紅女  
勤杼軸以給陛下日用之不可缺民之困疲  
亦云甚矣所不至鳥獸散而耳爲陛下守茲  
土者以天時人力兩兩交修故猶能勉効終事  
束于大分之無所逃耳乃者水旱相仍連歲降  
割曩聞撫臣高舉曾一爲地方請命而天  
高難呼小民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今春臣初  
入境各屬告饑臣以爲二麥可待多方平糶  
紓燃眉之困無何四五月間霪霖如注高田薄

收率多浥爛不可食其處洼者且浸爲一壑民  
間嗷嗷猶令忍死布種幾望有秋乃自六月初  
旬以來方幸水去旋苦旱至臣巡歷紹興事竣  
將之寧波河流旣殫舟膠不得進舍而走陸時  
見草色漸焦原田多圻桔槔雖具瀦澤無水老  
父穉兒頻聞咨嗟嘆息之聲委巷僻谷盡設齋  
肅虔禱之位臣已不勝慄慄及入寧波時踰兩  
旬日赤如金雲彤似火臣夜數起仰占止有星  
河耿耿翹首灑露亦莫可得甚則海水旣不堪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三三

食井泉亦且告竭士大夫相向蹙額小民之惶  
恐又可知也更無問田禾矣每一起門號飢填  
駢臣惟有委曲慰藉一面行道府查議隨過台  
州穿盤山徑則滿目飛飛盡是黃埃憑軾遠眺  
四野無青山間蚩蚩愚民猶相與監修竿懸長  
繩引水于數仞之淵所汲不過升斗所濟不及  
咫尺計甚無聊情不得已蓋時已七月終計缺  
雨六十日矣臣睹茲艱難勞苦之狀憂心若焚  
方訝造物者何獨困此一方民乃撫臣劉一焜

賄札到臣備云杭州之旱更甚日率司道竭誠懇禱雖聞有涸塵之潤而曾無沾足之澤已星速行各道查報但地方遼遠文移驟難集而臣抵温州該道府所言竟與臣歷各郡一轍且常山海鹽等縣申報日至則浙之東西其有何地能免焉者乎嗟此子遺皮毛已盡轉盼隆冬胡由卒歲臣雖日諭所屬殫心竭慮以圖拯救其如帑乏羨儲廩無遺蓄即巧炊亦何能施且全浙三面距海與倭為隣防海官兵歲費李忠肅公集卷之二三四餉幾四十萬分毫皆取之民間一日不繼脫巾可虞今道殣相望而責民以養兵事勢難易陛下寧不炯照况京邊漕白各錢糧又役不可縷指安所從出年來通倭奸民日引日眾此之所不足皆彼之所有餘即徒手而往莫不纏腰而歸臣即與撫臣并力嚴緝然令可行于嗜利之奸商而威難加于散徙之婁人值茲兩歲何異挺而走險萬一風驚塵起褰裳狂奔有司之法安得人繫其足此其事在眉睫患切根本非

若萌藥之隱憂癰疥之微疾可姑徐徐勿問者臣見陛下雖深居靜攝至于四方水旱之故未始不垂注民艱頃者臣鄉江西大水撫臣奏聞即荷水災重大之旨浙于江西壤相錯也前日之水浙非不甚而民苟可延旦夕臣亦不敢以瀆聖聽今日之旱計亦江西所同而浙則千里赤地無可復加臣如不言是為溺職臣思寔甚徐撫臣另具題外謹以臣所巡歷情形備陳梗概伏乞聖明俯賜省覽亟勅該部覆議大賜拯恤俾海邦有更生之望而人心銷蠹動之虞臣不勝大願

李忠肅公集卷之二

三五

催請賑濟疏

題爲災民待賑甚迫 皇仁不宜久屯懇乞

聖明速允部覆以解倒懸事昨秋兩浙大旱環  
十一繩而被災者居其九臣巡歷所過目擊最  
真具疏叩 閣覆加勘核念當 國計民生兩  
窮之日議獨議折議停總未免有妨于 國故  
再四躊躇請行 發賑舉數百萬之嗷嗷僅取  
給于 皇上之涓滴豈堪遍及要以借 皇上  
之德意臣與撫臣塩臣率所屬推而廣之以彌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三六

于庶民曰此 九重軫念海邦 大賚爾衆使  
垂斃子遺感 聖天子再造之恩而無離心離  
德之越思也拜疏以來家傳戶說幾于懸釜待  
炊臣日夕引領望眼欲穿乃今候 旨七十餘  
日屢催不報 皇上深居大內豈知民生艱難  
正惟此際東作既動牛種急需桑棹初芽蠶工  
將屆欲泄泄從事則時不可失欲勉勉服勤則  
饑不勝役朱門綠戶借貸幾人發心黃菜青麥  
接濟何時到口賴子交對于室中生業四窮于

外營惟望地方官爲之極援苟全旦夕之命臣

近日出按金華舟過富陽等縣曙色未啓哀號  
震野臣從臥榻聞之驚起相視則夾岸蟻聚伏  
地呼饑臣以好語慰勞而隨舟奔趨依依前後  
左右之間不能去時風急舟疾見有馳而仆仆  
而強起復馳者氣喘聲塞奄奄一息蓋數十里  
間聯絡不絕臣爲愀然虞箸安得鄭俠駕此圖  
一進 御覽庶幾回 天而無奈 天之高也  
昨歲江西水撫按連章上其事而萬金留賑乃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三七

下于權璫李道之奏識者耻之以爲 皇上于  
中使之言如響傳聲于廷臣之言似水投石聽  
違乖方用舍倒置然漕折得 旨絲毫皆 主  
恩敢謂非 浩蕩殊施是則廷臣之言似亦未  
始不蒙 採擇今浙之所請以漕糧則既不沾  
改折之利以賑濟則又不踰萬金之數章疏頻  
煩一切 留中臣自揣微誠宜無以辱 轉聞  
之聽乃戶部覆疏則不啻幾番裁酌舉臣原類  
而減去強半寧有所市德于浙而亦置之不

不聞似水投石外廷之揣摩豈虛哉且夫浙之  
人民非于 國家休戚無關可有可無蓋皆

皇上終事守財緩急足恃之良民也值此倒懸  
之困漠不相恤一朝有事人亦何固志焉掉臂

瓦解爲憂方大 皇上視若無足慮悠悠聽之

藉使天災流行年復一年恐盡出瓊林大盈之  
藏無救于斬木揭竿之禍區區此萬金寧爲

皇上有耶昔漢汲黯持節河內矯詔發粟千石  
贖之臣頃具疏入 奏即會同撫臣一面括取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三八

各項銀兩差官買穀以備賑時聞轉運將至枵  
腹菜色之夫人人與須臾之一飽無爲餒鬼伏

乞 皇上蚤沛明綸俾臣得以宣揚 休嘉昭

示羣生庶當阮之施事半功倍萬一 聖聰轉

堅將令臣坐視此方老穉枕藉于溝壑丁壯遂

入于盜賊以爲 皇上東南巨測之患臣罪滋

皇上矣

覆覈將領疏

題爲糾劾貪庸將領以飭戎行以重汛務事據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王在晉間得一名劉鑑云  
云到臣該司看得浙自中倭以來沿海郡邑設  
官兵以防汛星羅棋布舟則鱗次相翼也官則  
總哨相轄也途則水陸相接也探瞭則內外相  
呼應也第令人修其職常懷枕戈之思即封豕  
長蛇何由逞越志焉顧不謂乃有夾圍頭之失  
事如此其烈也細詳此賊亦不過海外失風偶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三九

爾飄至非必蓄意犯順者而兵怯將懦望之魂  
銷初至昌國而劉炳文匿不報矣繼越台海達  
溫區而叅將王元周高臥不問遊哨王明翼陳  
夢斗若罔聞知矣及抵麥圍頭而張惟智且率  
兵陳耀林雲董期等棄舟以遁陳師武又坐視  
不救矣于是賊來如疾風之捲秋箨焚我鐵紅  
屠我兵士賊去如冥鴻之颺青霄矢石不發還  
擊不得三日之內縱橫無人之境歷南龍過炎  
亭登蝦飯灣江寬等觸之而駢殲應良明嘗之



而立虞此方股栗彼益徇徯藉令其積毒而動  
決策而發立馬吳山豈非省曉事哉問誰統張  
惟智則劉鑑也誰守蝦飯灣則陳希道也誰當  
禦之于水而不令縱之于陸則安光世也此三  
人者烏在乎國家養此輩原期以收緩急  
之用今寇至而設防未預縮朒不進策應無術  
追逋弗克是數萬金錢歲竭民脂以供者僅  
乘軒之鶴耳邇時奸民下海通倭不可枚舉萬  
一勾引島夷突生戎心一帆順風朝發夕臨縱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四十

蠢粉此輩何救于事揆厥所由蓋當倭患初戢  
之日人變談虎之色家切固圉之慮故將率敢  
鬪之氣銳逮于承平既久之後處堂之婦自若  
必誅之罰不嚴故官兵怯情之習滋及今不務  
振飭將來莫可收拾所據失事各官除劉炳文  
已經奏題降用外陳耀林雲臨陣先逃斬刃  
論已張惟智董期雖鼠竄而未獲終膏斧之有  
期至若劉鑑安光世陳希道失律不戒喪師堪  
羞烟蒲艤舫殺氣橫患已剝膚乃始虛聲作

援血濺鯨鯢劍色昏害切噬臍尚務袖手觀成  
敗不能爲江寬等廿八人之死雪悠悠千古之  
恨乃反借應良明衝鋒之亡捏揚揚一箭之功  
繩之以損威之重典卽鼙鼓而非苛原其爲偷  
生之小人將衣鐵而何道此三犯者所當照例  
問發邊遠克軍以儆儆轍者也乃若叅將王元  
周把總王明翼一則床褥纏綿驚塊久惰于波  
心安有中流擊楫之志一則蒲柳脆弱餒氣旋  
盡于鯨吸那得乘風破浪之能肉食甚鄙馬革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四一

無望倘僅罹褫職之罰猶恐寒灰思燃必嚴加  
末錮之條庶幾恢綱難漏此二臣者所當禁錮  
終身以惕懦將者也此外如陳師武拯援無功  
已經究革陳夢斗黃德勝既登鬼錄可當天誅  
朱往陳清攻殺本非其職憲典自宜從輕各  
依原提無俟過求然而臣猶有說焉今之所重  
大都以失事地方爲主彼其備弛于平居毋惑  
膽落于臨敵然師中之律極嚴噤哨在邊則妨  
其臨城在海則防其入閩法無兩也當賊之始

至擄漁舟于金齒門外此豈遊哨所不到之地  
況施應科兵傷于欄基劉炳文親遇于白馬  
懸卽無望其奮勇衝擊獨不能飛報沿海各哨  
使人自爲備乎而抱頭塞耳第幾幸于賊不我  
犯以苟首領曾不顧隣壁官軍委之虎口遂使  
麥園頭被此慘毒區區炳文一降是烏足蔽厥  
辜耶念事屬已往不堪深訊而海上之故何日  
不可寒心臣以爲自後偵瞭不早及隱賊不報  
知各關遊者雖所過之地無犯仍與失事地方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四二

守備不設者同科庶火烈而人知畏憚方早而  
兵自整暇不致以倉卒成狼狽豈非防海之一  
大竅係哉既經該司具招前來相應具題伏  
乞勅下兵部將叅將王元周等查果情罪允  
協議擬覆請行臣遵照發遣發落其重責偵  
瞭一節仍候旨頒著爲令以便遵行疆圉幸  
甚

恭報海塘工竣疏

臣看得蕭山之有海塘也其來舊矣不惟該邑  
與山會二縣邊海之田無慮萬頃藉此塘以障  
鹹鹵其逼塘而處者不知指若干無塘則廬舍  
不可託婦子無寧止流離播遷勢有必至甚者  
委之海若此其關係地方非細故也自萬曆三  
十六年以來塘被潮衝日甚一日人心之憂危  
已極議論之紛紜亦起故前此地方當事諸臣  
非不日夕厘念然既苦于錢糧之無措又虞夫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四三

成績之難底悠悠居諸迄乏定畫臣未入浙時  
輒耳稔之謬意舉事之難亦何至是及昨歲三  
月臣方入境該道臣果以修塘具呈而邸報中  
卽見有監生王應遴一疏矣六月臣出按紹興  
卽又見赴臣衙門而告者紛如矣臣因是而知  
其事之決不容已也乃與道府諸臣數數計畫  
謂興此大役古所稱非常之原也若令民間未  
享有塘之利而先蒙築塘之苦則幸而成已非  
德施之寔苟不幸而敗祇叢羣口之怨惟是一

夫一石一節一橋盡從有司設處毋加派田畝  
毋虛望協濟毋諉之情竊不克勝任之人毋持  
以觀望不務厚終之意庶幾上下同心可希成  
功該道毅然任之誓無却顧而府正官悉心周  
畫一切木石之役費省而用饒臣因是而知其  
事之決可有爲也時撫臣新任臣輒走書商訂  
督令舉行隨據該道勘議查有各犯贓銀可以  
給費各該有司可以分委臣一面會疏奏聞  
一面行令興工彼夫習見往事之無究竟者豈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四四

少從傍之揶揄故嗣得部覆猶若不勝遠慮而  
不知疏中之所條例正臣等先事之所屬計而  
預圖者也自九月興工而後天相之時三冬不  
逢雨雪人助其順宵旦不憚勤苦而各官有跋  
居塘上百日不離工所者有往來督覈一錢不  
妄虛糜者橋之入土必十尺石之直長必丈許  
人夫之用必顧募而民間止有懽呼贊佐之聲  
臣因是而又知其事之決能有成也果至今歲  
正月終告完矣總計石塘之修長九十五丈土

塘之修長一千三百餘丈運河之濬長九百九  
十餘丈工可不謂巨乎然築石塘繞計五十日  
耳築土塘繞計五十餘日耳濬運河亦不滿六  
十日耳期可不謂速乎至于工料所需則石塘  
僅以二千三十九兩土塘僅以一千三百三十  
兩運河僅以一百七十七兩費又可不謂廉  
乎蓋當部覆奉 旨之日此地已晏如觀厥成  
矣頃撫臣東巡海上即由新濬之河沿塘而行  
者竟日所在問民疾苦凡塘之堅脆河之深淺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四五

一切橋石夫役之故無不嚴核第見昔時肝腦  
塗地之衆今爲稽首祝天之語鴻鴈有中澤之  
集黃鳥無他邦之嗟追憶監生王應遴疏內所  
稱築塘費踰十萬濬河費踰四千日加派日撫  
濟臣等身在事中當時亦惴惴然恐以無功爲  
憂今而後始稍釋慮庶幾有以謝該部而報成  
于 皇上舉事之難豈不誠然乎哉念惟是役  
也仰藉 皇上如天之福重勤該部顧慮之周  
而非在事諸臣之拮据經營恐欲如是之事半

功倍未可萬一或幾則諸臣之勞績雖其勤職之固然而一叙錄以爲後來之勸似不可已如分守寧紹台道副使兼右叅議楊一葵深已饑已溺之思矢必爲必成之勇一方再造千祺垂休紹興府知府熊鳴岐節愛出于精誠先勞殫其經畧功高東海名滿稽山同知袁劉芳櫛風沐雨之勤渠宵興夜寐之率作人頌生佛途歌福星山陰縣知縣張提矢圖不朽畢力咸勤坐起百姓胥溺之災遍遺萬戶有土之慶會稽縣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四六

知縣史重則殷念昏墊雅志平成勞來不辭多方底定克念共濟蕭山縣知縣楊惟喬憂民如有病拯溺欲無身水土既奏成功疏築用著末賴以上諸臣勞應優叙又原任紹興府通判今陞山東東平州知州魯彥舉勤敏有素區畫常周賅幹止之如初追相度之多力本府推官張鳳圖識洞民隱慮周事先勞盡井井良猷贊決隆隆偉績以上二臣相應併叙者伏乞勅下工部查照萬曆二十年修築海寧塘工錄資事

例覆 請將一葵等酌議優資仍行吏部紀錄擢用其于 國計民生咸有攸賴矣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四七

謝海塘 欽賞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頃者蕭山海塘工役告成  
臣以所事先經具 題宜爲道府有司各官叙  
錄以勸來者故會同撫塩二臣再跪 題叙  
接邸報見部覆叙及臣等即于閏八月初一日  
奉 聖旨海塘工成地方未賴撫按三臣功宜  
首叙劉一焜賞銀十五兩李邦華崔爾進各賞  
銀十兩其效勞各官楊一葵賞銀十兩熊鳴岐  
袁劉芳各賞銀八兩張捷等五員各賞銀五兩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四八

楊一葵等都着吏部紀錄叙用欽此臣聞 命  
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此塘閼三邑之利害係萬  
姓之安危築舍有年鳩工無日幸以道府之併  
力兼之官民之同心措經費于搜括之餘不煩  
加派奏成工于月日之近無煩優游此皆仰徵  
皇靈乃爾俯奠民居督勤稽惰固臣等率屬  
之常因功蒙 旌豈臣等應預之列乃荷 鴻  
慈之鄭重祇勤虎拜以惕虔誦永賴之 明綸  
鯨鯢亦爲之息浪聆首叙之 溫諭冠裳皆因

而生輝況夫 賜出 尙方精鏐驚 天降之  
異 恩傳海國 寵錫詫人生之榮臣敢不勉  
竭愚忠益策後効從此汨潮波靜力禪禦災捍  
患之能尤願 聖德光昭坐致海晏河清之盛  
則一方之祝頌傳之無窮而萬年之 丕基固  
于有永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四九

矜疑題疏

臣看得浙省獄囚浩繁中間情真罪核者固多而幽隱難察草率成案者不少夫一夫含冤上千天和誰司民命敢行草率臣奉命以來巡歷各府于審錄罪囚一事片言隻字悉心推究彌宵繼旦務悉冤抑始行會官審讞總之欲情法至當生死無憾矧值聖明恩宥之餘思以仰副皇上好生之德又何敢藉口執法諱言平反故于各犯中有情罪虧枉重輕倒置及例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五十

有可原律有未合者俱經駁行道府再三鞫問續據招詳批行按察司覆勘類詳去後今臣事竣已久病劇乞歸獨念諸囚冤苦生命所關而國土久沉尤可矜憐若不亟行請命恐枉結不勝鬼錄之登臣安所道責焉匪徒私心之弗忍已也據該司經歷司呈承本司帖文該按察司按察使王晉堵維垣等先後呈過所屬矜疑人犯類齊呈送到臣據此呈情覆加詳覈明確除原擬重辟情罪不合未經轉詳者臣得駁

改徑行發落不敢槩償聖聽今將已奉決單及曾經轉詳未示情罪矜疑與符赦款應行奏請定奪各犯開具招罪緊關畧節緣由相應具題伏乞勅下刑部覆議上請行令接管御史遵照施行

計開

情罪矜疑辨問相應改輕人犯五十二名

附錄已經成招駁行覆審開釋過矜疑人犯

六十四名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五十一

類舉節烈疏

題爲類舉貞烈乞 賜表揚以彰 聖化以厲  
世風事 臣惟天地間有一種剛介貞烈之氣鍾  
之于人每逢風教所關不難輕生死斷情緣終  
身相殉而莫之悔者此世運所託以不朽非細  
故也顧誦法聖賢則冠裳男子之倫宜優爲之  
而往往得之婦人夙姻女訓則高明富貴之家  
宜多有之而往往得之山野 臣自按浙以來採  
風問俗所得民間節烈婦若而人強半皆伏在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五二

蓬茅初不知名義爲何物者而至性所稟視古  
割鼻磨笄之風曾不多讓豈山川之靈寔式憑  
之抑 國家道化涵育之所致乎 臣方抱病乞  
歸顧念此幽光不闡非所以維風教而重 簡  
書據兩年間所屬各府申報節烈婦薛氏等既  
經該道覆行結勘是寔相應具 題伏乞 勅  
下該部查議將節烈婦薛氏等照例表揚庶潛  
德用彰而民風歸厚矣

計開烈婦

一口薛氏該 臣看得薛氏天生剛烈性秉堅貞  
結髮僅四十有年堪黃鵠歌蚤寡忍死雖半載屢  
擦青鬢赴幽盟爰傷心于改歲遂決計不終朝  
話別從容聊給慈母以弛守投繯慷慨用了今  
生之夙緣共惜玉碎珠沉真令鬼驚神哭魂慘  
五更名播千秋相應表揚

一口黃氏該 臣看得黃氏秉性堅貞不回若婦  
誓死靡他十六年形單影隻睹斷指血淚難乾  
四十歲栢翠松青業甘心與幽穴共盡何知憂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五三

生中道幾令節毀半途身未辱而心自傷輕浮  
生若飛絮計已決而勢莫挽付朱顏于青萍笑  
含九原那管紅銷塵散芳流百世祇餘戶頌家  
傳相應表揚

一口華氏該 臣看得華氏十九弱齡共憐鏡鸞  
獨照一葦襁呱甘作梁燕孤飛亡何霧起強媒  
因而志決長逝日昏雲黯投繯烈氣錚錚鬼哭  
神愁嚼舌英風凜凜里巷酸鼻道路詫奇芳華  
委夜臺姓字與川岳並耀標格在人世名義共

乾坤不磨相應表揚

計開節婦

一口俞氏該臣看得俞氏鏡影蚤孤姜操不移  
拮据三喪百千縷愁腸若結松楸四顧數十年  
血淚成鵲旣代夫以稱男復爲媳而作母延如  
綫于弱胤易簣遺言不愧女中大丈夫啓未艾  
于孫枝身後芳名共欽世間貞節婦相應表揚  
一口邵氏該臣看得邵氏薑桂成性栢舟砥操  
閨中歲月悠悠觸景傷懷屢作黃泉之夢身上  
李忠肅公集卷之二 五四  
艱難歷歷事親存孤欲報亡靈之知哀痛可與  
天地愁貞潔能逾金石色壽延九十造物之報  
無私名高一時人間之頌悠同相應表揚

一口劉氏該臣看得劉氏芳年蚤寡矢節從一  
夫疾則不有其身刲股當藥夫亡則不有其命  
絕粒捐生雖復忍死而順姑心終惟槁形以砥  
初志貞潔無間閭里同稱相應表揚

一口劉氏該臣看得劉氏綠鬢居孀丹心勵節  
誓死靡他甘剝肉以却再醮之非籲天鳴哀至

眇目而畢半生之願人世欲斷四十年魂逐地  
下亡靈皮骨空存六旬餘天留人間榜樣皎然  
無疵直矣完名相應表揚

一口戴貞妹該臣看得戴貞妹朱顏在室未解  
結褵之權貞心殉夫甘赴同穴之義奔喪見阻  
而引刀還刺激烈可泣鬼神患痘却醫而絕粒  
待瞑堅確不逾金石洵是正氣之孕毓堪爲頹  
俗之典型相應表揚

一口許氏該臣看得許氏年十九而爲婦月未  
李忠肅公集卷之二 五五

暮而稱孀撫棺却寇兵精神可格蠻貊割股療  
姑疾孝義真徹著等七十年苦雨悲風歷盡人  
世之淒楚九十歲青霜白雪竟成宇宙之完貞  
一口楊氏該臣看得楊氏全節自矢百折不回  
琴瑟音乖甘織紉以哺遺孤饘粥不繼忍饑寒  
而勵芳操半生血淚無乾哭夫未已復哭子一  
點貞心不化鞠子之後仍鞠孫苦歷百千人世  
那堪摧拉壽逾八十天地若爲矜憐相應表揚  
一口黃氏該臣看得黃氏八月伉儷半世孤孀



待遺腹而不男急赴夙盟于泉下苦病姑之無  
倚勉留視息于人間截髮明心割股展孝姑既  
殞而願已畢安用未亡之身志無憾而目遂瞑  
祇餘不磨之烈蓋棺事定輿論久符相應表揚  
一口林氏該臣看得林氏貫爾貞心裂城勁氣  
隻影伴病姑十年辛苦甘作已寒之灰寧親聞  
重婚半生冰霜忍死飛集之汗沉淵未遂真蹟  
地以跼天抱主一孺遂斷腸而殞命目瞑今夕  
未亡人適得所歸各重三綱真烈婦其傳不朽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五六

相應表揚

請告疏

奏爲臣差久竣臣病不支懇乞 聖明俯容回  
籍調理以延餘生事臣自四十一年十月被  
命按浙風雪戒途疾趨南行窮冬始入里門未  
及月餘叱駿而東以次年三月十日抵境受事  
當地方缺官之久積案填委吏事廢弛臣不揣  
駑劣竭日夜之力拮据振刷至本年臘月巡歷  
浙東七郡事畢馬首復西偶于嘉興署中忽有  
右臂欲痿之疾痛楚穿骨詢之醫者謂思過傷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五七

脾氣血不覺以致痰火凝注旋即服藥調理數  
月未愈至今年四五月間兩目復昏每日展卷  
晝則如仰首觀日千針叢刺夜則雖秉燭蒲案  
酷似隔簾蓋勞傷之明徵已見于此矣時業擬  
具疏乞身但季夏將盡科場迫臨知 請無及  
于事遂復勉強祇役未入棘闈已冒暑病既處  
闈中無時不藥而又不敢以臥理虛監臨之寄  
臣之困瘁固內外簾在事諸臣所共見也甫及  
撤棘而大病作矣初猶止于病瘥瘳後真氣全

損日受參著大補之劑經兩月而療迨後則又以武試大計軍政各務紛沓駢集事關重典一息苟延無所卸責前病猶存後勞轉增臣惟恐湫焉朝露不克終事茲幸各已告竣矣覽鏡窺形憔悴可憐欲靜攝以待而浙方多故他不具論近者織造復遣地方囂然鼎沸三疏叩關天聰彌高深憂隱患日夕相煎而安輯防範倍費料理臣心血有幾堪此銷鑠邇來徹夜不寐神蕩體煩此皆不易療治之症每呼醫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五八

生張杲胗視輒咨嗟無已臣雖強年安得不心寒而懷偷生之思也往者按差一歲為期絕少稱病邇因候代難于徼盲人情不勝約結無聊之極病以鬱生往往具疏乞歸猶曰時勢所致無可奈何乃臣則內由勞傷外感風露病在腠理非僅止如情緒所積故雖極意排遣僅能解情緒之結而不能療腠理之病若非及蚤謝事必至莫可救藥臣即無足輕重然皇仁如天雖昆蟲草木皆荷覆露豈令臣以犬馬區

區委棄道路哉伏望皇上憐臣真病免臣候代放臣回籍調理倘幸未即填溝壑則雖朽木不堪再飾而一日之生皆皇上之賜臣之鄰結世世以之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二終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二

五九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三目錄

撫津茶言

到任疏

邊臣四難疏

條陳守關禦寇疏

請餉募兵疏

條陳兵政疏

地方水災疏

踏勘海防乞勅修明事宜疏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奏報妖賊蕩平疏

更置閩營裁冗疏

留兵戍守疏

景州叙功疏

催請兵餉疏

再催兵餉疏

處置逃回兵將疏

題報各兵出海疏

公發淮兵疏

請給誥命疏

歸併水營疏

題更代戍守疏

自陳疏

催請軍需疏

議留海防營兵疏

催餉疏

修造城垣疏

請告疏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又疏

奏辭推陞新命疏

議設營本錢糧疏

捐俸助餉疏

奉辭勘功加俸疏

請告疏

樞貳請告疏附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三

盤谷李邦華懋明著 男士亨 士齊

福清葉向高臺山選 士京 士臺編註

常熟瞿式耜稼軒較 孫長世 長祚

撫津茶言

到任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 臣以易州兵備山西叅議

蒙 恩陞授光祿寺少卿未任于天啟二年五

月初六日接得吏部咨爲缺官事天津巡撫陞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任員缺會推 臣邦華尚寶司少卿臣劉策奉

聖旨李邦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

等處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兼管糧餉寫勅

與他欽此除 臣焚香叩頭謝 恩外卽于五月

十九日起程赴任偶值山東鄆城滕縣鄒縣盜

賊蜂起驛路不通 臣隨改繇河南陸路間關兩

月始抵天津于八月初一日與陞任撫臣畢自

嚴將 欽頒關防符驗旗牌等項交代到任訖

伏念 臣學術寡陋才識疎庸章句起家不解編

鈴之與簿書從政未經戎馬之場屬 國家當

晏安之辰故臣子享太平之福豈謂蠢茲橫敵

敢爾肆行內侵五載烽烟空勞 聖明勤旰食

半壁遼廣誰向天驕使折垂今已守在關門實

是迫近津海狡焉狂逞方虞捲土之重來欲且

無涯安肯望洋而思反是以 廷議首重山海

次及天津遂 簡節鉞之臣用專鎖鑰之寄顧

臣不肖此地何堪浪馬濟戈備禦方嚴于水上

電旌雷鼓策應更重于關前謂賢者急病讓夷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臣不敢任乃今日 主憂臣辱義實無辭既授

大以遣艱卽星言而夙駕何期警聞交東隔斷

緒衣三百里因而途改歸德歷落紅塵數十州

幸竭厥力入境將夙夜之在公 臣雖無闕弓躍

馬之絕力爲士卒率先以衝鋒然恃有揮戈貫

石之血誠與將領協力而訓武教騎教步教技

擊刻日課功製甲製仗製舟車寸陰責効賞何

容濫要令一軍皆驚罰無少原務俾萬人知懼

蓋值臨渴掘井之日難用泄泄而爲亡羊補牢

之圖得無汲汲此固臣蒞任之初所當下與文  
武將吏定不易之章程而亦可上告君父師  
友明將事之梗概者也 奉  
聖旨該部知道

邊臣四難疏

題爲邊臣有四大難 廟算無一可恃 恨乞  
聖明釋侍圖難以無悞封疆大計事蓋國家封  
疆之事至今日而破壞不可言矣遼陽一役  
祖宗數百年櫛風沐雨之土地盡淪于 數  
百年休養生息之黎民半化爲侏僂九塞精銳  
空作無定河邊之骨四海膏血徒成東流不返  
之壑蔓延于今奢酋糜爛于西蜀安萼賜張于  
黔省套賊蠢動于延鎮而白蓮聞香等妖賊盤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四  
據蹂躪于齊魯之郊莫不攻城掠地喪師捐威  
說者以謂此皆封疆之事封疆諸臣之責也夫  
人臣而職在封疆封疆有事安所辭責然臣靜  
言思之今日封疆之臣亦大有難焉者何言乎  
一曰人心難固自東方變亂加派頻仍流離因  
苦民不堪命故論畿輔津登之人心則日夜惴  
惴于寇之來而不固論腹裏奸雄之人心則日  
夜盼盼于寇之來而不固至于轉相傳播互爲  
煽動而惴寇之來者其怯難壯盼寇之來者其

悍尤難制也一日懦氣難振自承平日久兵不習戰東師數出痛遭覆沒故見賊而遁者現亡于奔北之餘未見賊而懼者膽落于風鶴之盛加以召募不精撫練無術則雖飽歷沙塢難作三鼓既竭之銳而初入行伍尤難望一往莫禦之概也一日格套難破精神有限既用之以調兵食必難分之以給應酬而議議可畏則腐心于京朝津貴之檢點體貌相拘又耗神于文武屬吏之周旋一事動經數請尚虞異議一令不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五

雷再三仍是漫應手口徒兩拮据軍政實滋廢墮其下交而一切申嚴已覺微色發聲之難施其上交而都無照管且恐傲僻恣肆之賈戾也一日呼應難通兵無餉枵腹何以荷戈戰無械空奉豈堪禦敵舟車非旦夕所成火藥寧砂土可克而錢糧隸給發並無定規觀面懇請則二三十萬其取如携隔遠奏討即三四往返終不勝費用之如泥似沙反覺多多益善徒爲程薪數米未嘗少少見原急來緩應似狙公

之賦等大聲疾呼真沿門之持鉢甚則公罪無分情緣爲政赫赫譽起于交遊寂寂名沉于孤介蓋至此而邊臣之難極矣兼此四難而封疆之展布不必問矣然謂其難遂不可轉乎臣不敢以爲然顧天下皆知其可轉而皆不能爲之轉獨皇上能盡爲之轉而今日實未見其轉夫使轉之早一日封疆早一日之寧謐轉之遲一日邊臣多一日之束縛倘其因循如昨下茹荼而不吐沿襲相安上克耳而罔聞嗟汎舟以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六

汎流其胥沉而胥溺臣殆不知封疆之所終也頃者半歲之間邊外音塵俱斷關門警報寂若有識方深不測之憂庸人且徂目前之安況皇上高拱大內諧嬖爲逆將毋謂東土雖殘不過偏鄙腹內雖動僅同癰疥行且暗蕩平行且奏恢復金甌全盛夫豈足慮此必皇上有所深恃而後可臣試歷計之恃兵乎南盡閩廣西盡川陝調募非不勤也然而烏合之衆能禁鳥鼠之竄否恃食乎上極御帑下極雞豚搜括

非不逼也然而江海之積能當尾閭之洩否恃  
文臣武將乎巡撫印纁監軍綬若若總副叅  
遊秩濟濟建置非有斬也然而蟒王之榮尚方  
之賜曾收一戰之勝否恃寧前有西方之守廣  
寧無烽火之驚乎彼狡詐不常之性谿壑無厭  
之慾匪惟倏來倏去莫保一朝之固抑慮小賞  
大索終貽難繼之憂也恃朝鮮有犄角牽制之  
勢各邊無携我助敵之人乎彼積弱不振之國  
何策而不恐跳梁不馴之衆觀弊而思動匪惟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七

一臂之効不可妄覲于海外猶虞不時之警且  
將突發于近塞也然則皇上之所恃其寡耶  
或者曰祖宗德澤深厚有基無壞臣不勝手  
額大願第考祖宗朝時政未嘗有闕失也或  
又曰皇上聖智天縱多福無疆臣不勝手額  
大願第想聖智中作用猶須倍奮勵也然則  
皇上安得不釋其所恃而更爲之圖耶圖之  
維何亦曰圖邊臣之所難而已臣願皇上亟  
築壇而簡上將將勇則兵精足以衛民良民無

吾屬爲敵之懼而心固亟肆赦而寬征輸賦寬  
則民安奸雄無藉口鼓煽之端而心固亟罷遠  
募之詔使帑兒行乞不得混入以閭旌旗之色  
亟嚴訓練之法凡虛憍綿脆重加汰處以精熊  
羆之選而又亟下之令曰閭外之事君命有所  
不受爾邊臣其悉心料理朕不惑盈筐之謗不  
問三邊之咎毋疲心力于照應卽朝議間有異  
同要須力求其是毋爲遷就毋嗟淹鬱所屬故  
以虛飭相蒙不修實職者治無赦又亟下之令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八

日軍前脫巾可虞徒博無當爾各部其定經制  
于先某鎮兵幾何餉幾何器械舟車幾何按籍  
而發毋後期毋缺額朕不令遣臣苦庚癸之呼  
如以闕供致悞軍機者罪不貸如是而後無不  
振之懦氣無不破之格套無不通之呼應所謂  
轉其難而使之易邊臣乃得鞠躬盡瘁無辭于  
封疆之任耳然其吃緊尤在皇上之執法蓋  
今天下所共患者無如議論多而成功寡也金  
錢糜而着落少也兵無事而善謀有事而善遁

也此惟法足以制之故以法課功何功不速以法清餉何餉不清以法馭兵何居常而敢譁于伍臨敵而敢潰于陣而無奈有一種姑息之說深入于當事之膏肓故廟堂之法廢廟堂之法廢而封疆之法不得不與之俱廢稍加振刷便譏刻核畧行鋤治便議恣睢夫刑亂國用重典自古記之今國家何等時乃令邊臣處多苗多懼之地而有畏首畏尾之苦臣恐中庸祇以開葦廩歲月即豪傑亦且心灰氣短裹足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九

而不肯前矣頃聞臣某曾條議及之而未見舉行臣故不憚撝拾臣叨皇上非常之恩界撫津門亦所謂邊臣而有封疆之計者不揣狂愚漫疏及此得毋嫌于自爲但事勢急在燃眉若更爲緘口不以徼皇上之寵靈他日試而不效誰實尸之倘謂臣言大謬無當邊計臣願乘此未任之日早賜罷斥免致覆餗亦皇上所以自爲封疆計也

條陳守關禦寇疏載入天啟實錄

題爲直陳疆場偵決之原時政苟且之害懇乞聖明速勅群臣改絃易轍另圖經久以固危邊以保宗社事臣惟今天下所最重最急最難措手者莫如邊事當發難起用楊鎬李如柏臣在田間聞報言于臣父曰楊李皆素媚敵者今寇可媚乎寇不可媚其志將大而中國之人好爲大言不作實事吾懼非賊敵也臣父戒臣毋浪言及三路師出而寇不受媚審矣三路喪敗而寇志不小又審矣未幾清發開鉄相繼淪沒而中國已明明非敵矣此時當事者如穆然深慮腐心爲經久之計必不至以招募啟天下奸雄之窺伺以加派歛四海剝膚之悲怨而釀成腹心瓦解之患乃邊臣曰吾將一舉滅賊何暇躊躇廟堂亦曰當滅此而朝食豈須過慮而不虞數載搶攘尺地不守之至于斯也迨臣曰增兵益餉自可殲寇廟堂亦口誦格廣募事不再計而不虞兵多而愈以不精餉厚



而揭以資敵見賊而逃委土而去之至于斯也  
卽天下臣民之詣闕上書者亦無不人良平  
家孫吳視寇如釜底之遊魚檻中之餒兕高可  
借之以立功名卑可因之以飽囊橐而不虞其  
挫屢北智勇俱困之至于斯也總之以易寇之  
心布平寇之算故苟且之意多而以苟且之計  
圖疆場之事故疆場之害大迨今而僅守一關  
矣向之易寇者今不勝其難矣試問守之策何  
從出以爲西虜可恃恐無事而盤踞脅賞有事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十一

而掉臂以去也以爲海水可引成河恐投鞭而  
流可斷水合而賊可渡也以爲要害在在設防  
恐風鶴相驚兵心思潰非法可禁也以爲城垣  
處處增厚恐將軍大炮向已輸寇無堅不脆也  
之數者皆今日所不容緩樞臣計之甚悉然敵  
謀百出猶不得不思其次也又試問守之局何  
時結欲大舉裨庭則百萬之兵數千萬之餉非  
歲月所能措也欲登萊進取然可借聲援可資  
牽制恐關兵未可撤也欲力扼關門則暴露日

久士卒解體銳氣全銷恐緩急未可恃也卽厚  
加撫恤而荒烟野火淒風苦雪轉論少緩恐夷  
癸且頻呼也之數者亦今日所當亟議廷臣言  
之甚備然慮無成筭又不得不思其次也臣愚  
謂虛而言守不若實而做守恃守于人不若恃  
守于地守以活套不若守以硬法守之一日必  
須計之千日關外十里關內十里盡宜開品字  
拒馬坑坑深一丈五尺四面各一丈明暗相間  
敵騎飛驟一往不顧前踡後踡自相蹂踐而取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十二

其土以築臺臺厚十丈高三丈中竅登降我師  
從臺擊敵地高勢便賊若仰首上攻土窖堪避  
取其土以築城城用紆面門設暗伏五里則城  
可三重十里則城可五重多多益善居常城必  
數門臨時僅留其一我知所由彼迷其鄉第令  
踰年無警沿坑植柳足供火攻此臣之所謂守  
也若馬坑五里之外宜設空營眠旌密鼓伏炮  
暗弩密布星列適當敵路敵入其中鼓動地覆  
觸機旋發如烟如霧別以驍騎數千從傍馳擊

賊勢既亂一可當十但須居常熟練自可臨期無誤此又臣之所謂守也闔城甚隘兵民雜居一聞告警民志先動民動而兵膽寒膽寒而竄心生弱者爭先勇亦逐隊廣寧之潰實本于此宜令闔城百姓乘闕前無事願徙者聽其移徙內地空其城以處兵庶兵難藉口有死無二倘謂貿易無資則當特開軍市擇官之廉而有心計者董之少寬一分在國家每歲不過多費萬金以當虧耗而物價更平兵士之懽呼必有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十三

甚于按醪挾纊者此又臣之所謂守也闔上各兵原非土著從征久近歲月不一寒暑叠催礪看青鬃欲老鄉國萬里回首金閨夢長竣役無期愁腸欲斷宜行直隸宣大山東山西河南附近州縣招取有父母妻子之人多則三四百少則二百給以口糧詳加訓練兩月之後本道仍行考驗擇可充邊兵者議處安家令赴闕前與同鄉舊兵曾經役過三年以上者相爲更番一歲一易其遠省無可代替者非用兵之日許以

給假營田免其稅入漸爲皇家之計斯人有目志伍無逸卒此又臣之所謂守也乃若遠哨探製車營練火器蒐異勇懸賞格肅軍法此皆守中之事然諸臣條議不啻諄復臣何必拾藩第臣思古人之謀國也嘗以無事爲有事之防亦且當事深後事之慮今人之謀國也每于有事最多事之戒往往事去作失事之悔故遼瀋浚始急廣寧廣寧失始急山海而山海之外不聞有後着也遼兵盡卽調邊兵邊兵盡卽思募兵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十四

乃募兵之外亦不聞有退步也加派苦止靠搜括搜括窮止靠發帑而發帑之外又不聞有別策也長此而無變計豈但黔蜀交訐于西南妖賊煽亂于齊魯載道之干戈不息婁人之皮毛無存挺而走險陳勝吳廣亦安在而不可爲矣臣嘗遺友人書曰土兵不練客兵無久而不逃之理營田不行加派無久而可繼之理所謂練土兵卽前附近州縣招取訓練以便更番之說也若營田一節番宜速舉今方設官已屬後期

况僅舉于此又遺于南地有長利人無遺圖甚可惜也以臣所目擊鳳泗潁亳之間彌望廣野無不可耕足煎是裘必有豐年臣嘗欲請以自效謂宜專設營田一道以董其役徐觀厥成或疑荒地開墾三歲始獲軍餉脫巾將安取給則臣謂可濟然眉而代加派者莫如後商稅蓋稅名不美人所習也亦知世間無不權子母之商乎稅高貨湧商于何病倘謂病民則能病用物之民而不能病不用物之民且稅務未撤物價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十五

猶輕稅務既撤物價益騰其故安在今派餉之議業已加于鈔關搜及當舖夫非此志而乃獨避若名臣不知其解也當皇祖行于太平無事之年誠爲竭澤之稅政今陛下行于邊疆多故之時頗是權宜之急劑第無假手于中貴毋濫委之鑽營一以青年廉幹之甲科官主之商民寧有稱厲者宋太祖爲幽燕而蓄封樁豈今當救焚拯溺之會猶作憂重井蛙之見臣每與諸臣私議無不人人稱快而大家緘口總之

畏譏說耳臣願諸臣熟思倘不嫌于心不妨互相駁正臣請更端以伸其說若畏譏說而遺

國計臣不忍也凡此皆目前急着實着雖爲闕門圖守禦而戰之肯綮已悉其中倘謂早之無甚高論迂而不可姑待則當如班超以三十六人而收諸國傳介子以單使而斬樓蘭臣亦能爲此大言而正恐不中于事實也臣久懷樸忠向圖入告臣父恐臣自取危邊之寄以重倚閫之憂禁勿多口臣亦不敢以身爲嘗隱忍久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十六

之近見諸臣俱有築邊城之疏臣思築城須取土而取土城下僅作護城之濠因地掘坑堪供拒馬之用臣議正與諸臣不悖故敢具疏以聞伏乞皇上勅諭當事諸臣覆加詳議亟罷遣募亟停加派以銷內地之奸萌以安內地之人心其守關之法若果可用便以通之各隘口及時修舉則山海長固神京永奠捷伐終當有日恢復定是有期宗社無疆之福舉積此矣奉

聖旨這條奏邊計多可採用該部卽當議覆

請餉募兵疏

題爲津門兵數無多徵調一空懇乞 聖明  
允募補以重封疆事往歲臣在山中見 皇上  
俞廷臣之請特見天津登萊二鎮領以巡撫等  
官其時遼陽雖失守在廣寧而 聖意以三方  
犄角將圖進取故不惜置重兵以資策應前撫  
臣畢自嚴實首將士招兵募將買馬繕器數月  
之間壁壘頓成乃題總兵官以統之于是三輔  
藩籬若增而固然當時水陸兵數亦僅僅不滿

二萬曾不數月而管大藩奉調以二千出海金  
冠奉調以四千出關今春翟子勲又奉調以三  
千守山海蓋已數踰九千而所存止一萬矣昨  
者東方猖獗南北震駭 皇上賸顧齊魯重地  
漕運要道復調津兵五千進勦舊撫臣再疏慎  
重遵 旨督發行者趾錯于路計日入境以宿  
養之銳氣禦屢挫之妖氛摧枯拉朽功成跋足  
以上紓 聖明宵旰臣亦豈不與有榮施惟是  
天津何地乎昔爲腹囊今同衝邊雖與登萊並

建然登萊專事防海而天津兼主應陸于關前則爲臂使之指于京師又稱處後之勁大倉灌輸恃咽喉以無懼遼糧轉運藉貯蓄以待發此寧取足于數千之兵便可無事而建威銷萌有事而衝鋒陷陣也者而今查營兵則但以五千計矣星辰落落劍戟爲之不光雲屯寥寥旌旗黯然無色皇上謂此足爲天津重否或者曰東方底定屈指可俟調發雖多還津有期是不然蓋榆關防秋急在眉睫臣暑雨重趼紆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十九

赴任亦祇恐山海一線安危呼吸猛圖整擲以需緩急若能徐徐姑待于東方底定之後豈非臣之上願而誰實送睹且山東河南各兵皆久役于外鄉思甚劇屢有逃亡數苦追攝今之自北而南正屬歸路殺賊立功尚未可知而去而復反殊爲難定此臣之所大懼也夫兵貴精不貴多臣亦嘗爲此言然數止五千卽皆貔虎熊羆之選不過偏師裨將之用況此中精銳無若山東毛兵兩營前撫臣曾疏及之今精銳已皆

調遣則存留想亦尋常烏合招來淘汰何處取補鼎新做起訓練豈容立成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國家自有東事以來用兵無筭召募四出金錢委之泥沙官爵賤于爛羊然而火藥神器盡作敵資糧餉草料皆爲賊有念之心痛談之髮豎延至今日外庫已幾于如洗內帑亦似乎有限若復以增兵增餉爲言可謂不審時勢第廟堂之上固仰屋于兵食之無措而邊疆之臣亦憂杞于焚溺之切身展轉思維不容不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二十

據實上請伏乞皇上念此津門重鎮卽最少亦須陸兵萬人然後可以壯山海之聲援而資神京之擁護速發帑金五萬兩聽臣募足五千之數嚴加訓練以備策應然猶恐緩不及事則有前發山海翟子勲所領三千河南之兵原議踐更者今以會勦東方無兵可更舊撫臣畢自嚴題請撤回臣願皇上俯俞所請暫爲衝邊少增氣色稍俟臣募完原額他日又可再赴闕前亦事理之最便者不然兵少力薄而

責屏夫以徒傳竊拙婦以巧炊將干事無濟干  
國必誤臣不足惜其如 皇上之封疆何哉統  
祈 聖明裁察 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條陳兵政疏載入天啟實錄

愚臣待罪五月兵政畧窺一斑敬陳行間實務  
仰乞 聖裁以便確遵事臣書生也生長南土  
不習兵戈蒙 皇上拔臣撫治津海地非郡邑  
刑名錢穀之事一毫罔相關涉兵僅數千訓練  
約束之方微能亦堪表見臣所以不敢控辭  
勉祗後然正惟郡邑原無涉也遂無可分任之  
郡邑而猥瑣鄙細盡憑一手之拮据正惟兵將  
原無多也遂無可簡拔之將領而戎馬器甲率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本寸心之區晝日乏再食之暇常至戴星夜半  
安枕之眠每起待旦臣才實拙遲事無粉飾絃  
可得而更者不敢以疑畏消方銳之朝氣事必  
漸而集者總期以邁往惜未雨之寸陰鉛鈍無  
當于一割自知甚明迂愚偶畢其千慮有懷輒  
抒謹將戎政急務逐款悉數惟 皇上垂聽焉  
一曰定兵志自有東事以來兵之見敵而潰者  
志未定也臣初入津門聞各兵以守津爲詞有  
言東征者輒譁萬一關門報警飛檄徵調此輩

驅之不前何所用之不幾同乘軒之鶴乎夫鴻鵠志飛而翔雲外騁騏志馳而騰千里若無其志與斥鷃驚駘何異故兵無強弱志到力隨臣任後每日于解驗新兵必先諭以出關殺賊願者方令提徵試力不願者不收自是兵稍稍知臣意所在因下令營中樹一出關殺賊之幟聽願者立幟下否則去之已而卒無一不立幟下者臣復限以細思三日各于冊內親筆花押已而卒無一不親筆押者當此令未布時人皆謂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三

衆志難一一涉齟齬便苦收拾臣思無此舉則兵爲俳優之戲餉爲填海之沙故不得不于受事之初亟亟行之用以新其耳目悚其意慮蓋自是兵之精脆未可知然桴鼓一援或者可必無低徊于私家而逍遙于道路矣二曰束兵身津門草創建鎮兵皆烏合雖存什伍之名誰識營陣之制欲合併訓練則襍處四外約束既窮呼號莫應而瞋目語難時懷躍冶人言兵爲民擾豈日無因臣議建營房又苦錢糧夫力物料

種種無措乃不得已捐臣衙門奔走之役率先畚插令闔營介冑之士齊供版築亦有爲臣難其事者虞兵素驕逸未必用命然臣謬謂勞力原易于捐生負土寧難于對壘若今日不能令之從其易他日又何以責之當其難惟是設法鼓舞多方勞來各兵乃欣然趨事每十房爲一連房任五兵二房爲一什十房爲一隊至于磚石木植採辦極艱臣一一自行督理而後五六千人之營房馬廐始以兩月而粗就卽食鍋水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二四

缸皆爲經紀今什伍相聯兵將相識分練合操舉足而是縱食貨必需貿易難廢臣將爲之設軍市不令以無故而窺城闌一步庶幾揀練之施而兵民各適乎乃若錢糧每間費不及一兩六七錢而弘厥可久者以所用皆兵力故費省功倍臣非別有黠鉄成金之術也惟是官房未建終是缺事臣以費無所出倍爲躊躇近因東事會勦監軍道臣來斯行解還事故兵餉銀一千五百兩原非正項聽臣支用頗足以竣此後

稍俟春和便爲擇地建置庶幾一勞永逸之長計矣三曰嚴兵律自古名將治兵未有不主嚴者故孫武之斬宮妃穰苴之誅莊賈蓋兵律所制雖貴弗假也臣入津查各兵籍貫茫無可攷日日報逃數數作賊而水營爲甚銳意捕得二人又有一自景州陣上逃者一爲劫盜猖首者一朝下令悉誅之其情稍輕者割耳遊營人心始稍稍震悚知軍法之不可以嘗試也第非常之原臣亦不欲數施以來暑伯之誚其後有犯僅以輕重網打然欲得其用必難縱其奸今時日未久便覺狼子野心又復思逞長此安竊鼻繩不入手中而覲此輩赴湯蹈火之無恤談何容易且津門五方襍處風流俗險一種奸惡之徒慣造蜚語變亂黑白顛倒是非榮惑人心加以兵無峻法訛言一倡紛擾立見臣職專軍旅安得不戢奸未然而使地方有雞犬不寧之憂乎故嚴之一字終不敢諱火烈難犯人免死焉未必非兵之福也夫寧惟兵小大將領束兵無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二五

紀習爲偷惰猫鼠之眠匪朝伊夕臣諄諄誠諭口血欲乾若罔聞知近方得一二嚴整之將而其下便苦束濕夫使法不行于官又安望能行于兵此後中千等官絃轍不更急則託病解職以求倖免者臣自有軍法從事之簡書在蓋國憲久弛人情積玩欲起沉痾之病難用溫涼之劑臣斷不能事姑息僅以一罷斥了當矣四曰理兵械書之言征戎也曰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鍛乃戈矛備乃弓矢利乃鋒刃無敢不善蓋未有自衛無具而但以徒搏倭精銳者臣嘗考二祖以武功定天下兵皆鉄面鉄靴馬皆鉄甲承平日久盡失其制津鎮草創尤爲無備驟行製造物料旣不湊手委託又苦乏人金錢滋糜朽鈍罔濟臣爲躊躇憂煎計無所出乃于衙門之內集諸匠作二百餘人以千總謝有功監造而躬行督課每一械先造一式嚴督不離頃刻以精好爲主式成而計工若干用料若干較之往例無不一以當二然後照式製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二六



造不論工而論械所省無算第時日有限不克速就則又遣千總程德等直走山西之澤潞因其鉄炭之廉而鳩工焉然猶懼遠難卒至也則又悉索先年備倭之餘一切朽甲殘矢委棄蠹蝕之物從頭整理寸鉄再成利械敗布盡克實用于足甲仗弓矢火藥神器多者踰萬少亦千百底幾可供一軍之需遲以時日彌見完備而士卒不苦于空拳矣五曰分操練兵之精不精係于操練之生熟世皆能言之而問所謂操練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二七

不過布陣列營分合奔走三四回吶喊幾聲放炮數十如傀儡之登場似嬰兒之學閫如是焉已耳及逐一抽驗則執火器者不知裝放高下執鎗刀者不知身手步法執矢弓者不知遠近俯仰以此臨敵雖膽可包身安所恃而不恐恐則逃敗其所也諺曰藝高人膽大故壯膽之法無如習藝臣令營中每月以三日合操以餘日分練操卽前所謂布陣列營令其耳聽金鼓目視旌旗進退有序坐作無譁者是也然而不可

以言練也練之法以火器爲一類弓矢爲一類鎗刀礮技爲一類火器有把弓矢有把把高不盈五尺廣不盈三尺非如今之比試故事也打射期于中鵠非如今之到把作數也鎗則以對刺而辨高下刀則以交擊而定工拙又非如今之單用無証也第火炮弓矢爲長器鎗刀棍礮爲短器長者能施于數十百步之外而窺于數步之內短者可用于尋尺之近而不能及于數丈之遠又必令人習二藝長短相兼始以一而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二八

教十繼以十而教百蓋前此營中匪但無精藝之兵亦且無教兵之師又匪但無教兵之師亦且無督師之將近多方招徠多方鼓舞乃有次第臣每以三六九日赴營中親簡校行賞罰假之時日定有可觀決不致令各官兵之悠悠居諸坐糜廩餼而無當于緩急之需也第操賞之費毫無所出前任撫臣屢請不報臣今更何言惟有百計節縮劑量以少示勞來而浞粉見肘之狀固難言之矣六曰嚴邊肅津兵之初募也

南北東西之人無不可與維時亦報有籍貫取有保結然籍貫止憑其口供誰暇辨其真僞保結僅買之而棍豈復包其後來所以逃竄相繼幾于月無虛日試執原冊而追保戶卽保戶已成烏有若據報籍而問州縣則州縣盡稱無是騙去安家衣裝未已也又拐去器械本兵旣逃未已也又誘去同夥臣真無策而處于此今但有隨逃隨補隨隨查之一法臣訪得募兵之弊有賄囑將領求進而不論勇力者有此人代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二十九

頂解驗而彼人食糧者有口念藉貫如流而原非其質者臣置斂教場每以三六九日入營練兵卽行招兵其來投者先令提斂而後令報籍南人遠人一概不收惟真順保河四郡始收入伍一面行文原籍州縣取結第克兵之人多非馴謹里隣親族常恐以逃見累抵死不認者有之臣再三審實別令什長同本兵賁文徑回本籍令其里隣親族眼眼相見無可推調然後取州縣印結回報庶本兵將後之逃否雖不可必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三十

而逃尙有籍可稽終難漏網至于見在舊兵亦以此法行之先令百總查隊長次令隊長查什長又次令什長查伍兵顧中間有榆林宣府大同等處應募之兵一去卽不可復追臣實莫能禁其足則有作長歌以發其良心嚴刺字以銷其逸志亦庶幾萬一之救藥耳七曰重兵權各邊巡撫皆有標兵精銳攸聚而總鎮所統別爲一營津門亦有標正二營之號向者總兵張繼先在事臣問以營將優劣至標營不能對但云尙未識面安辨妍媸細察之總兵方仰鼻息于督撫標兵豈受約束于鎮臣顧使警報一傳大兵齊出標營亦聽總鎮調度其時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器手未習胡能制勝不幾以封疆侏倖耶臣今將見在津兵均爲二營其一名標營者以原題中軍程九萬領之其一名正營者以原任遊擊周義領之而新改總兵爲副將則兼而統之軍前有事兩營聞于副將副將轉聞于臣臣有行必下于副將副將復下于兩營其水營

亦如之則標正無彼此之分而副將之權益重  
上下成臂指之勢而相與之脉亦貫臣反覆熟  
思未能易此第周義未証實缺程九萬以守備  
而領中軍似應加銜則恭候 勅部覆行酌議  
以重營務者也八日旌義勇臣六月赴任過揚  
州有友人郭孔陵叩臣所携親兵幾何臣語以  
未得其人苦乏募費孔陵因舉所善休寧布衣  
程宗猷監生程子願者勇敢任俠子弟數百人  
皆以力義擅名一時當事屢聘緣未得所依不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三

等僅携八十人就道間闕驚阻兩月而後抵津  
其技擊器械固津門營兵所望而震焉者也臣  
念 國家數年募兵廉餉無筭宗猷等憑臣數  
行之書不領安家不支行糧自製衣裝自携器  
械臣給以火牌二紙亦不填用寧自備長馬而  
行卽此八十人之費已踰千金况其散歸者尙  
百餘人乎臣喜得此義勇以壯軍中氣色卽欲  
爲軍 題一官而宗猷等力辭謂以慕義感恩  
而來第願隨臣進退不求宦達臣嘉其志而于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三

肯輕出臣浪負虛名渠所嚮慕一聘可至不費  
公家一文臣知孔陵義俠有智略語必不謬乃  
以尺函遣千總張文煥往仍作書新安郡守休  
寧邑令以禮促發然臣時業入天津但聞宗猷  
等將次起行遣官迂之不意妖賊之亂滁陽一  
帶所在戒嚴遂有藉盤詰爲奸利者時宗猷子  
願尙駐南京先發百餘人渡江而池河守禦官  
果以妖賊相目拘禁數人于是百餘人者深悔  
其畏糧赴義而反得妖賊之名悉已散歸宗猷

心有所不安勉給守備劄付顧通時武職之輕  
幾于爛羊此何足爲義勇勸所願 勅部一覆  
卽宗猷等終不受官亦令世間知 國家多事  
之秋尙有赴義勤王之民四海之大必有聞風  
而興起者倘亦今日激勸人心之一助乎九日  
杜占役夫有一官便有一官之事有一官之事  
便有一官供事之人人役何可廢也顧將領各  
官有事未必能摧鋒陷陣無事頗習于養尊而  
重往往占用兵丁少者數十多者百計而就中

便未免有名無人冒領月糈以潤私橐此弊業  
過中外牢不可破一遇查點非詭開差遣疾病  
則臨期顧倩代替耳兵數之缺實本于此臣衙  
門舊例每日亦用選鋒六十人擺圖夜用八人  
執燈顧以爲壯威則官威不生于兵也以爲防  
奸則大奸非兵可防也而此六七十人者開曠  
逍遙且倚衙門而生事擾民害莫大焉臣一名  
不用悉發還營以爲營官之倡卽三六九日下  
營訓練亦盡屏儀從相隨不過數役然後禁將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三十三

領之乘輿定跟役之多寡酌官爵崇卑之等  
事權煩簡之宜除副總兵所轄者廣千人之中  
撥十人以給事其叅遊定限以廿四人都司定  
限以一十六人守備定限以一十二人中軍千  
總定限以十人分司千總定限以八人皆于兵  
外召募不得以兵克數致空伍額而每月之初  
三必掣點各兵一次以念虛實其逃故不報者  
重懲之時時覺察卽兵有間缺餉無冒支亦庶  
于欺罔之故習稍爲轉移耳十日修馬政津兵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三十四

五千馬僅千計而一歲之內倒死四百加以東  
省會勦河南一軍所喪百餘而馬廐幾空矣臣  
爲此懼亟發銀三千五百兩遣官于口外市馬  
僅得二百五十匹而尙未中程買馬之難如此  
查向來兵苦無房故馬亦苦無廐霜天雪夜無  
非露宿馬之易斃實由于此及其斃也不過迫  
肉臘銀三兩而一馬之費已損其十之三矣况  
赤身竊兵三兩肉臘何時可完則有未完而逃  
者故者一總付之逃水甚則又更領一馬暗扣  
料銀以補前馬之肉臘而併後馬亦相繼而斃  
者尙不大爲更張歲報倒死歲費買補安得有  
源源不竭之金錢以實此漏卮乎臣建造營房  
卽于其傍造馬廐專設養馬官二員朝夕查點  
以六馬共攢一槽草料皆官親驗馬令兵養不  
令擅騎每馬置一小木牌總貯于將官之所有  
差則本兵領牌取馬無牌則養馬官不准發馬  
而馬腹可果馬力可惜馬自是可無瘦損其有  
以病斃者臣爲定賠馬之格每倒一馬議價十

二兩合營均派每月于月糧內扣出卽買一馬以補原馬之額其養馬本兵止追皮肉則今日八九百匹之馬卽越數十年而長存衆擎易舉兵皆樂從惟是冬間草束宜預夏間放青當廣臣計津城三十里之外一望荒莽極堪放牧而顧蹄馬于無所得草之地食旣不克性亦不舒是宜于三月以後青草漸茂令一兵領五馬而官督之出就草場但寧遠無近勿害民田至九月仍收還營每兵一名限于白露後取青草千斤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三五

斤可供一馬月餘之用以佐買草之所不及斯固馬政中必不容不議者也以上十事臣之所已行者如農之有畔焉朝夕經營不離職業之尋常臣之所欲行者如農之望歲焉早夜引領總祈申飭之明旨第兵雖無多而餉則宜足天雨鬼輸巧炊旣窘于無策馬騰士飽賈壯豈出于空拳此在廟堂之上應有長籌當不令三軍指枵腹而呼庚愚臣消渴傷于望梅者也伏乞聖明裁察奉

聖旨兵政久弛迨所奏各款振刷鼓舞具見宏畧依議行程宗猷等義勇可嘉併其餘都着該部卽行題覆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三六

地方水災疏

題爲目擊異常水患謹據實奏 聞懇乞 聖明速行勘恤以固民心事 臣惟自東方構難以來海內困于徵發家愁戶嘆而莫如 畿輔爲甚自廣寧既陷以來人心搖于變亂東奔西竄而亦莫如 畿輔爲甚其猶有勉支旦夕重去其鄉者不過以田廬丘墓未忍遽棄苟幸榆關無警時途有年生計可資愈于流離顛沛自取死亡耳而孰知天心之降割乃有出于意料之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三

外者 臣六月間自揚州登陸赴任過鳳陽入歸德走大梁道凡經兩旬見田間禾黍之盛從所希有因念東省妖賊雖足爲民憂而時和歲豐猶足固民志此真 宗社有靈雨暘效順不謂方渡黃河輒聞衛輝彰德一帶頗有水患道路難通于是改從封丘度長垣蓋直隸大名府之屬縣也積雨之後泥途漫滅輿夫無所措趾盤旋顛躓而霖霖時沛每日僅行數十里喘息薄喉困疲莫支再趨開州詢之土人則云其地已

十日連陰矣而南樂清豐之間水若河決亦不知所從來輿弗能前 臣數數躊躇馬浮渡及抵臨清問舟一夕而水高三尺固皆彰德諸流之所注也然由臨而德穡事無恙卽故城東光尙少漂沒惟交河以東始不可言狀耳 臣每一泊舟諸生訝于前小民號于路而遼生遼民之僑寓者尤接踵求賑州縣官相見無不以爲三十年未有之災蓋自南皮滄州興濟青縣靜海武清直達天津中間雖不無一二稍獲之地而十九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三

已付波臣其甚者漂溺人畜冲决廬舍呼號之慘未忍聽聞乃若天津爲衆水交聚迤潮外漲河流內壅城垣低頽堤岸渾溝四望一壑真稱海國而兵民雜處運艘紛擾嗷嗷洵殊爲巨測 臣撫然大息多方尉藉而終無以釋其咨而解倒懸也此皆 臣身履其地目擊其景至于耳目之所未到不知幾何矣 臣憶夏初解易州任自北而南時值恒暘爲虐麥苗盡稿今自南而北又苦馮夷爲禍秋禾全沒夫水旱雖天時所

常有而連遭則予遺何以堪當邊腹交訐之際  
小民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况災害若此衣食  
安出挺而走險急何能擇苛賦日加曾無縱鱗  
之淵妖賊方張顯示逸獸之壤臣不勝凜凜懼  
焉想 皇上聞之亦必有憬然惻然于念者臣  
職專治兵而官名巡撫地方所寄故不待府縣  
詳文據實入 告蓋舉近便可知遠而一路足  
例他方至于總各屬之申呈而類達 宸聰則  
有保定撫臣在伏乞 皇上軫念畿輔重地民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三九  
為邦本亟 勅部院轉行查勘大加 賑恤俾  
黎民有更生之望則地方無杞捏之憂矣  
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

踏勘海防乞 勅修明事宜疏

題為海上查勘一周形勢略悉謹據實奏 聞  
懇乞 聖明亟勅修明防海事宜以備不虞事  
臣惟天津一鎮之設原因遼瀋繼陷藩籬駸薄  
盈盈一海實與人共故臣奉 勅書有躬親踏  
勘海道要害列營屯兵及舊設烽墩處所責成  
道將刻期修葺之語臣八月到任即欲舉行無  
柰大浸稽天靡路可通且妖賊方訐逃兵適至  
兵民雜處種種未安臣隨為料理稍有次第則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四十  
已踰九月矣朔風日急嚴寒且屆臣單騎從官  
兵數人沿海躬歷自津門出葛沽七十里地屬  
近郊民居稠密雞犬相聞形影相望然道傍纍  
纍有阜問之則昔年備倭所設傳烽之具而今  
且漸為平陸矣葛沽故有海防營水陸兵五千  
後減為二千五百頃調發遼陽千名無一還者  
兵勢頹弱而其地阡陌井井即今戶部尚書汪  
應蛟屢撫天津督營兵屯田處也歲入積久頗  
供修船置械之用臣衙門一切公費廩糧絲毫

不派民間盡取此中 國家三空四盡之日所  
省如許臣深嘆老成謀 國之周而財之豫  
也又三十里爲鄧善沽有新河蓋由天津運糧  
赴薊鎮者又二十里爲大沽始稱海口然去海  
尚十里臣從小艇出望水光連天極目無際而  
運艘由此出鱖艘由此入襟以漁舟兼之商販  
稽察盤詰談何容易萬一有警兵僅千五百人  
其不足恃而無窮可知耳越日北行沿海沙磧  
彌漫不毛日午抵塘兒上是爲寶坻縣屬薊鎮  
河水入海之所形勢與太沽無異有津民僑寓  
此地自鄭登雲者來見署而叩之乃知此地去  
長安路僅二百四十里溝澗無阻一日夜可達  
而未聞一兵之設臣不覺泚然汗下嗟防禦之  
疎至此極也登雲爲言先是倭躡朝鮮 中國  
戒嚴順天撫臣李順曾屯兵五百後苦無水兵  
不食鹹時雲父鄭杰爲軍門千總乃請自領鄉  
兵戍守而前兵遂撤久之倭平鄉兵亦散臣見  
登雲明習故事議論慷慨頗爲地方所推服且

此葉天圖配補

原係糧運加衛守備因屬以仍修舊防雲亦無  
辭日暮抵蔡家庄居民十餘戶煮海捕魚爲生  
土室泥床腥蝦腐蚌略不知世間有美衣甘食  
事詰以沿海烽墩之制終不置對臣耶託宿其  
中夜半聞有聲如雷疑爲潮濤遲明起視則狂  
飈怒號沸波山立輒有運舟隨風沉閣沙灘者  
遣土人往偵舡底分裂桅柁俱失糧料水手已  
付波臣夫一舟所載雖僅數百然司餉者不知  
幾許拮据而無如天意何藉令沿海有兵或救  
援于未敗之先或撈挽于既敗之後何至聽其  
不繫坐視喪亡也時風霾四塞臣行約十餘里  
迷感失道立馬久之霧霽而前抵一村庄日施  
家陀乃覓人導至神堂鋪日既晡矣從役皆饑  
求食無門而途人顧有避難其地者見臣懼然  
羅拜如未曾有臣憫茲異鄉孤困土著不必見  
容因爲之撫諭移刻始趨見河忽覩道傍一木  
頽然剝蝕回環熟視審其地形疑爲昔年敵臺  
之遺及停驂見河訪之果爾然則昔人綢繆亦

此葉天圖配補



何嘗不預而後乃廢墜也但地屬豐潤非臣所得問耳見河雖逼臨海上而河身甚窄僅容數斛之舟海缸可望而不可入惟秋潮間抵崖下然視前塘兒上未免稍緩矣自是行行去海漸遠地多高阜可耕青草蒙茸而綿亘三四十里盡委荒莽臣念寺臣董應舉奉命屯田汲汲如建鼓求亡顧恨未有以此地告之者及今正可圖也過此則爲黑洋河聚落三四集皆家有百數蓋鹽商囤鹽運載之所雖海口相距四十里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四三

十里而口外原自可泊故北路之防定當以此爲汛地焉進之而爲望烽卽黑洋河所通而亦有口出海名曰淋漓河運艘回空往往借徑以避外海之險第黑洋衝而淋漓僻故談者率不之及又進之則爲兔兒陀地不甚廣而林木蔚蔚星瓦鱗次稍可着目斯爲樂亭入界之始時行役數日人馬皆罷遂免支而前投止栢家庄卽長蘆鹽運司所轄之越支場也此地去高勝鋪凡四十里漁者于夏秋之間編茅爲屋以蔽

風雨冬寒則棄去運舟至此失風擦沙者數數有之而泊不能也二十五里爲蚕沙口又十五里爲劉家河皆可通海連年突閘若有天幸焉更前四十里爲馬頭營有清河營官劉文運領軍百名駐防而永平夏番調礮火藥百兵不成防况更番耶此與烏有何異望石臼坨月坨如在几席間曩時監軍僉事來斯行議可屯兵今則樵採絡繹若履平地非虛語矣傍有鹹地無河而海舟可登亦一險也又二十里則灤河河身殊寬薊鎮諸山之水聚而東注國初數有倭患騷及內地要害可知而今固晏然視乎臣足跡不及見聞所得實止于此蓋此爲灤州地臣勅書所載過此則無與耳臣召營官與語防禦事本官稱沿海原皆有墩烽每墩軍五名民壯五名以承平日久盡數調去其當修復無疑近灤州且鳩工矣臣復語以海地甚廣官兵勢不能遍其間有巨室世族將令自爲守如鄭登雲故事營官謂此亦無難第一經州縣則有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四四

查點之苦小民所以喘喘臣知其意業令行示諭與百姓爲三章約極簡而便州縣亦無所涉人皆欣然蓋自敵國奸細通于關內而永平較多乃家無三尺之挺五寸之鉄貧者思逃富者亦思逃已視廬舍爲逆旅而漂樂景色既饒且庶第令寇知單匱之形既如彼則生玩沃饒之實又如此則生羨設有意外寧但藉寇兵而資盜糧故在今日之嚴防禦莫先于固人心而在今日之固人心亦惟是重防禦第漂樂名雖臣屬而實隸順天則事權大輕鞭長安及馬腹況豐潤又隔中路而統轄各別則血脉不貫遙制必嫌越俎故臣所能者但有整理舟師出洋會哨而海岸敵樓烽墩則須順天撫臣嚴行各州縣力爲修復庶聲息時聞而備禦可施乎此大沽以北海防之大都也至于大沽之南起草頭沽盡鄭家溝中間海舟可泊者惟起口辛家鋪兩地耳雖遠隣山東之海豐而實皆滄州之境內往關白之後墩臺鱗次經理極備今雖什亡

其七八猶有存者前撫臣曾行修葺而將官以地在海濱足跡不至耶循故事少加塗飾空糜剝肉之錢僅同塵飯之戲臣一走視浩然長嘆業嚴加督責期以竟工之日再行親驗當可不虞漫應第窮海絕域率苦無水朝出汲而日昃始歸民居寥曠動踰數十里臣身經困乏止渴無梅可望馬餒何棧堪棲彼戍守之卒安得時時檢點令無輕去其地乎故臣另疏議駐多兵于起口者亦以瞭望干陸不如哨探于水也臣之此行往還幾及半月晝則凌霜踐冰夜則枕魚抱蝦屢逢楊岐數哭阮窮因而稍窺崖略但昔之修防也原爲倭而不爲急在南而不在北而今東方爲患勢必開頭于三岔揚帆于近關則永平有剝膚之憂而津海爲枕戈之日臣區區之愚竊不敢謂敵之必不舍長而用短或亦兼短長而並用而綢繆之計萬萬不宜詳于南而略于北自當合南北以交備用是披瀝上請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行順天撫臣將漂

州樂亭豐潤寶坻一帶沿海墩臺責成道府刻期登修而海洋出汛臣區畫已定所不敢辭若南岸水陸兩防自臣職掌臣祇奉勅書拮据整理無俟言矣 奉聖旨該部知道

奏報妖賊郎行蕩平疏

題爲妖賊突發 畿輔進剿悉已蕩平合行奏聞仰慰 聖懷事臣以八月初一日受事洋門見兵將單置私心憂之恐一旦有急難措手輒草一疏乞補募以固重鎮纔踰三日忽河間府景州以妖賊報矣據稱真定府武邑縣崇塔村地方有白蓮教傳頭于洪智倡亂結連景州白蓮傳頭馬習之等在白家屯安營沙窩地方殺人祭旗舉火放炮聲言攻取景州一日之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間焚劫城西四十里漸逼州城各處響應乞就近速調大兵立行撲滅等情臣思景州爲畿輔近地與山東之德州一舍而遙萬一撲滅不速賊若繇景趨獻直窺河間則京師一震賊若繇景趨德徑向東充則鄒滕轉熾焰天燎原亦誰能必其後者臣卽一面挑選部下標正兩營兵一千名一面飛牌行監軍僉事來斯行查山東會勦毛兵之未過德州者一千名前來夾攻間又據監軍僉事來斯行亦報前事內云

白蓮妖賊緣錄爲照會勦之師法難擅留而同  
室之憂豈容坐視今山東營已至德州毛兵營  
相隨同行而河南營陸續將至聞報倉卒卽以  
三營前往景州擒拿妖賊蓋與臣飛牌留兵之  
意正屬相合臣卽批行去後方具疏報聞于  
初九日接得監軍僉事來斯行塘報爲妖賊聚  
黨稱亂官兵剿殺蕩平事大略謂本職奉命  
領津兵五千會剿兗寇道經南皮適得景州賊  
報本職一面申請一面部署令守備董世賢以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四九

騎兵爲前隊都司周之禮以步兵作後隊都司  
來燕禧率中軍守備孫譽齊黑九錫以五十餘  
騎作奇兵邀其奔路復令督陣千總俞冲霄王  
三錫植招安大旗于軍中上駕投降者勿殺不  
與官兵拒敵者勿殺老幼婦女勿殺能擒首惡  
來獻者勿殺于初五日州守鄉紳同職祭旗犒  
軍訖捲甲疾趨初六日丑時下營辰時進兵旋  
據毛兵營千總王舉報稱妖賊聚衆約四千有  
餘婦女老弱不堪爲兵者卽便燒死或腰斬屍

解極其慘酷又皆植木爲柵築磚爲城樓臺數  
十座巖巖壁立四面列以長鎗巨砲一聞兵至  
人皆立于簷瓦之上矢石如雨而下從狹道出  
兵應敵人莫敢近董世賢奮勇疾呼以大將軍  
破其北門復破東門彼見兵勢勇猛殺死無算  
各賊閉樓不出世賢遂用火攻而周之禮從南  
門殺入亦用火攻賊窘無計擄命鼠竄遇來燕  
禧伏發奮擊截殺無逸者原係奉職將令不許  
割級約計殺死者斷首者截耳者千人以上而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五十

所招降寬釋老幼婦女亦不計其數董世賢等  
將西門攻破放火焚樓竊寇悉已蕩平而真保  
之兵適至云兵有先後功無彼此西來將士驍  
勇鼓氣星夜驅馳破敵之勲當與共之但亂軍  
之中未分首從俘累多人尚未審明殺賊首級  
尚未驗核鹵獲牛馬尚未稽查本營所傷兵丁  
幾二百餘人尚未報有姓名容本職親驗續報  
等情到臣該臣看得項山東妖賊之初發難也  
臣時在徐州相去甚邇聞其意將北指後見邸

報有景州百人張弓挾矢跨馬南奔者心疑河間一帶必有人焉與妖賊相呼應故入境所過諄諄以防禦爲州縣有司告今幾何時果爾突發幸監軍來斯行東剿大兵適經其地臣方檄令偏師夾攻而彼業以全軍專剿故不費時日一舉蕩平中間指授方略則監軍來斯行之力而鼓勇長驅若董世賢周之禮設伏邀擊若來燕禧亦可謂之能用命矣夫涓涓不已將成江河萌芽不已將尋斧柯此賊數日之間有衆四千長此安窮蔓且難圖今茲之役力不勞而功速就所傷少而所全多危城復安紳衿解倒懸之苦荒村再造鴻鴈仍集澤之祥蓋大兵不爲賊遣而與賊值殆若有天意焉從此士氣丕振不徒北戢方張之焰而先聲所臨亦可東寒妖賊之膽矣惟是賊之黨與最衆窟穴莫測恐各兵在景則鳥驚鼠竄其伏翼而彌耳而各兵去景又蜂屯蟻聚且東犯而西侵據地方鄉紳皆稱景州有龍華一鎮正四通五達之衝乃大奸

大盜之藪今雖未見生發竊聞頗有潛伏臣擬以重兵戍守其地臣大出榜文于各州縣曉諭愚民解散徒黨三月之後事體既定乃始撤回庶幾曲突徙薪之良圖差勝焦頭爛額之下策乎其有功各官統俟會剿充賊告成之日一并優叙亮皇上不泯其勞蹟也 奉聖旨妖賊突發隨卽蕩平功當叙錄來斯行仍着速往山東會剿其應留戍守兵爾每卽酌量行該部知道

更置閩營裁冗疏

題爲閩船既備閩營當定敬陳汰冗末議仰候  
聖裁事臣惟閩兵之募原以防守天津後雖  
有接濟朝鮮之議而兵已至津門臣不得不料  
理其事初以原船板薄釘稀並無龍骨三千勁  
旅懼深蛟嚙臣乃爲之募民船造棚營展轉數  
四始獲起船加工柰地方不產木植所須材料  
舊皆買之南來漕艘而今歲以東盜之梗其來  
後期遂延久之臣有心若焚無策可施近兩月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五三

之間始得鳩工庀材臣那二千金爲太修三四  
十船雖人衆船少尚須酌處然見在帆船如雲  
鯨鯢避銳底幾乘長風而破巨浪可進可退惟  
所命之矣第領兵將官自遊擊侯銳革職之後  
已令都司楊聯璋代領其衆而又有單維階亦  
以都司並處營內夫兩雄不能一棲自古記之  
今兵權盡歸聯璋則維階便爲贅員而駐在卧  
側聯璋能弗踟躕耶聯璋毫無城府在維階則  
嫌耦居倘微懷畏甲維階豈容舒展况本營原

有兩翼之分一爲聯璋所素馭固二三其志

一爲聯璋所新轄保無左右其袒臣爲之熟思  
將留楊而去單則單之欽命方新且楊實善  
下亦不樂有此形迹將主楊而副單則楊之事  
權不一然單實可用亦不宜投之閑散曾牌行  
兵備道臣王臣議詳亦有兩大不相使之說  
臣恐兵心搖曳于下觀望成瓦解之勢兩將互  
猜于上比肩操同室之戈則無如分營各轄之  
爲便矣或者曰三千之兵不能兩營千五之營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五四

不堪一將是不然蓋本營原有兩守備焉夫守  
備之去都司一間耳以兩守備分之而又以兩  
都司統之不幾羊十而九其牧瓢一而百爲與  
乎臣以爲有兩都司而兩守備之缺可裁也裁  
兩守備而兩都司之分彌便也且不獨此也臣  
自入津門見司農措餉之艱蒿目無復之計惟  
有裁冗一節可移養官之費爲養兵之用故兵  
必五百而後設一官而一切諮謀贊畫督陣隨  
營名色盡裁不用頗覺事有專責之局人無躍

治之思閩兵纔三千而把總十員則官苦太多則不能皆賢而無否既敗群之可虞多則未免廣侈而濫費又廉餉之無數故臣謂每營僅可三把總而此外一應裁去計裁兩守備四把總而歲省千金之費其利猶小自守備把總裁而營規一清營政一肅使三千之衆無携心于不繫之舟而惑志于多指之視帖然相安則津門卽不受閩兵之益而亦可免于閩兵之害矣查本營原有左右兩翼之號今既分爲兩營當正其名曰營而不曰翼而楊聯璋先爲右翼守備原與右翼兵相習既不便調之居左又不便名之爲右則不如改稱前營而覃維階所統之左翼改爲後營斯名正而言順一以尊 明旨一以消凌躐所不敢不上 聞以明更置之慨如此伏乞 聖明裁察 奉

聖旨兵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五五

### 留兵戍守疏

題爲戍守斷不可緩監軍萬不可留懇乞 聖明裁酌無誤兵計事頃者山東妖賊之警撫臣趙 乞兵于天津前撫臣畢自嚴奉 旨先後督發兵五千名監以監軍僉事來斯行本期戒此而後朝食不意大兵甫發忽有武邑賊報景州官吏士民號救于 臣之門者絡繹不絕 臣知東行之兵其去未遠卽檄令回剿微天之幸一鼓蕩平然 臣實私念賊之黨與尙衆根株未拔恐兵臨則散兵去則聚亟當設兵戍守故昨奏報疏中卽附及之然而監軍僉事來斯行奉 旨督兵會剿寇賊則萬無可留之理乃不意該州縉紳士民欲留兵而且併留監軍也夫以東省視 畿輔則畿輔爲重以天津之援東省視援 畿輔則援畿輔爲急况景本津屬匪同比隣 臣亦何爲棄近驚遠舍已田而芸人之田哉然而事勢固有所不可者蓋津兵五千原分三營所恃統轄而節制之者以有監軍在倘監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五六

軍留景則前發兩營東行之兵汎汎如不繫之舟無勒之馬將屬之東撫恐器手原不相習將付之兩將恐二雄不能一棲必至道遙曠廢進無成功之望而退有驛騷之虞是監軍以一留而誤東省者甚也何可留也自發兵以來臣即疑河南之兵久懷鄉土之思山東之兵家在咫尺之間應調雖極踴躍還鎮必大次且全藉監軍約束殊免奔逸若監軍留景聽其自赴兗州功成則氣驕未免去任任情功不成則心灰必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五七

將一閱而散是監軍以一留而累津門者甚也何可留也夫景州之所以欲留監軍者不過當焦爛之後懷曲徙之圖以爲非重兵重臣不堪建威銷萌耳不知防賊于景其裨景也小剿賊于東其裨景也大蓋賊雖異地原本一派聲息時通起戒相應倘滕鄒之窟穴不除卽戍守惟嚴而此中之伏莽難測有如監軍藉方張之銳成破竹之勢勝兵所指元兇授首則滕鄒靖而景亦與之俱靖是監軍之一行而未始不兩利

也何必留也況戍守之說亦未易言斗大州城駐兵千數標悍難馴供億不貲人情驟而有所甚危者以怵其志則恨不能使兵强于賊久之無所大難者以震其慮則又必共苦兵强于民故今日開留之局易而後日結留之局難臣頃卽以此意嚴行各州縣急練鄉兵以代戍守不得專靠官兵蓋亦知留兵之未可久耳但此時地方驚魂未定人心皇皇故不得不議留兵臣度此地之賊決未敢輕動倘本兵無監督則河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五八

間府同知梁新任推官禹皆老成練達臣一得之于耳聞一得之于目擊就中卽令一官駐扎景州臣牌行營將聽其節制又何以異于來監軍之坐鎮而致妨東省大兵之進退哉伏乞 聖明俯賜裁酌 勅部施行 奉聖旨來斯行已有旨了着作速前往協勸餘依議行該部知道



景州叙功疏

題爲仰遵 明旨叙錄功次以勸勵文武將吏  
事本年八月十一日該臣 題爲妖賊突發  
畿輔進剿悉已蕩平合行奏 聞仰慰 聖懷  
事奉 聖旨妖賊突發隨卽蕩平功當叙錄來  
斯行仍着速往山東協剿其應留戍兵兩每卽  
酌量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除應留戍兵已經  
奏 聞外臣 按照據監軍僉事來斯行于本年  
八月十二日冊報爲官兵勦平妖寇恭報斬獲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五九  
功次併祈題叙以獎勵將士事內稱職于本  
月初五日至景州移師進剿妖賊初六日丑時下  
營辰時合戰卽日蕩平已經塘報訖初七日發  
牌各營查取功次去後據毛兵營加銜都司董  
世賢河南營都司周之禮加銜都司僉事來燕  
禧各將斬馘妖賊功次并捉獲老幼婦女牛馬  
頭匹并兵丁輕重傷名數冊報到道隨該本道  
照冊查驗覆核無異看得妖賊之稱叛白家屯  
也窩穴雄據廣逾數里黨與鈎連積有數年入

其群者書名錫號拂其志者誅斬焚燒見在已  
有萬人潛伏不可勝數一朝作難所向披靡殺  
人如麻僵屍滿野百里之內風聞魄喪席捲州  
郡視如反掌蓋不特爲鄒滕之後勁抑且爲冀  
豫之前茅幸天厭其惡大兵東征回旗南指勢  
若摧枯然城寨堅固徒衆繁多邨且火器克殲  
戈矢利堅我兵幾却者屢矣賴諸將奮力先登  
兵士敢死用命斬首馘耳幾二千有餘其擊死  
者雖經者火中乏骨若丘井內之屍皆滿總約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六十  
及三四千之數而又俘獲妖賊鄧應禮等二十  
名審明梟示說者曰此賊三日不滅則無景州  
無景州則水陸之咽喉絕十日不滅則連東省  
連東省而 京畿之根本搖噫危矣哉此一役  
也都司僉書管守備事董世賢蒲身是膽遍體  
皆金叱咤聲若雷霆指揮目無堅勁都事僉書  
周之禮法通八陣慮出萬全入火幾至燎鬚哉  
強不辭破斧加銜都司僉書來燕禧對敵有若  
笑談殺人未嘗眨眼矢石不避節制分明以上

三將皆當破格優叙以鼓其氣者也其餘員役皆奮不顧身共摧勁敵所當重加賞賚中功勳最高若王舉孫譽齊等量與增級其他陣亡及重傷次傷官兵亦宜分別恤錄優賞者也又據景州中稱當日剿賊除天津官兵外尚有生員劉運開徐九韶等率領兵快在陣亦將賊夥干弘綱及黨張一貴聶爾正活捉到州審弘綱係賊首于弘志同胞親弟號稱仁義王身邊搜出妖書二本細鞫于弘志等見在何處弘綱供稱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六二

兄弘志與弟弘器弘胤俱被官兵殺死等因除于弘綱另行該州解審處決外查得冊開毛兵營領兵加銜都司僉書署守備事董世賢率領家丁斬獲首級九十五顆捉獲老幼男婦八名口馬三匹騾二頭驢十頭牛四隻中軍姜悅民率領家丁共斬首級三十六顆捉獲老幼男婦五名口馬二匹騾一頭驢四頭千總董明舒斬首級四顆捉獲老幼男婦三名口驢三頭牛三隻田應斬首級三顆捉獲老幼男婦三名口

驢二頭牛一隻王舉斬首級五顆捉獲老幼男婦五名口驢一頭牛一隻把總胡保斬首級四顆捉獲老幼男婦五名口驢一頭姚天才斬首級四顆捉獲老幼男婦四名口驢一頭韓應聘斬首級三顆捉獲老幼男婦四名口驢一頭袁大禎斬首級二顆捉獲老幼男婦三名口督陣紅旗耿成功等共斬首級二十顆捉獲老幼男婦二名口驢一頭兵丁趙消等共斬首級八百七十二顆共捉獲老幼男婦二十名口以上各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六二

官兵共斬首級一千零四十八顆共捉獲男婦六十二名口馬五匹騾三頭驢二十四頭牛八隻陣亡兵李春等九名重傷兵丁趙清等二百二十六名河南後營領兵都司周之禮率領家丁共斬首級八十七顆捉獲老幼男婦十八名口馬一匹驢五頭牛四隻中軍芮嘉元率領家丁共斬首級五十四顆捉獲婦女一口馬四匹驢四頭牛四隻千總張治化斬首級五顆捉獲老幼婦女五口孩子三名馬二匹驢五頭沈世

英斬首級十二顆把總顧鑑斬首級十六顆捉獲老幼男婦十九名口馬五匹騾一頭驢二十七頭牛十一隻蔣玉林斬首級二十二顆捉獲老幼男婦四名口馬十匹騾三十五頭牛十二隻王有功斬首級十六顆捉獲老幼男婦七名口馬七匹騾三頭驢十九匹牛三隻梅正芳斬首級五顆捉獲老幼男婦十六名口馬四匹騾十四頭牛二十四隻督陣紅旗葉厚斬首級二顆兵丁喬自成等共斬首級十一顆以上各官兵共斬首級二百三十顆共捉獲男婦七十三名口馬三十三匹騾四頭驢一百零九頭牛五十八隻陣亡兵丁段三綱等八名重傷兵丁喬自成等一百七十四名本道標下統領內丁加街都司僉書來燕禧率領家丁共斬首級二十八顆親擊劇賊七名捉獲老幼男婦三十名口馬一匹驢二頭中軍守備孫譽齊斬首級二顆行部中軍加銜守備黑九錫斬首級二顆督陣千總俞冲霄斬首級三顆兼帶重傷王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六

三錫斬首級一顆旗牌官王仲斬首級一顆以上各官兵共斬首級三十七顆共捉獲男婦三十名口馬一匹驢二頭重傷兵丁張光廉等三名輕傷兵丁何一林等六名以上各營通共斬首級一千三百一十五顆所獲老幼男婦一百六十五名口審明釋放馬三十九匹騾七頭驢一百三十五頭牛六十六隻給賞有功員役其各營殺死妖賊不暇剖級者難以計數外陣亡兵丁共一十七名重傷兵丁共四百零三名輕傷兵丁六名等因開報到臣該臣看得景州之後臣到任纔一日耳時津門大師東行精銳全空臣以憂在畿輔被纓無辭選兵往援惟恐緩不及事故飛檄監軍僉事來斯行迺施進勦已而果有三千驍健尚未過景遂結陣而入妖賊夢想不到胆爲之落而原約黨與亦未免躊躇漸解故能一鼓成擒不俟終日然據報格間之傷且四百餘人陣亡者十餘則豈非一大勁敵哉第令稍稍時日五合六聚必且勤大兵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六

之徵發增餽餉之煩難況勝負莫必又上貽

君父之宵旰乎人臣食祿于朝見義則趨髮膚無愛何敢言功故臣前疏尚有東事平日併叙之請今蒙皇上命以功當叙錄臣仰窺

聖明式蛙市駿之深意欲借以鼓舞豪傑除真定道將聽彼中撫臣另叙外若天津監軍僉事來斯行雄才允文允武英略疑鬼神號令惟嚴有若風雲之疾指揮一定盡掃妖氛之現此一臣者所當破格重用以旌成勞者也都司僉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六五

書晉守備事董世賢三尺屠龍六花聚米勁氣秋鷹擊隼雄心猛虎食牛都司僉書周之禮胸藏豹略志奮鷹揚心頭熱血欲噴陣上英風無雙如銜都司僉書來燕禧設伏見胆邀擊出奇料敵籌高良平決勝勇冠信布此三官者所當重加優異者也至于景州生員劉運開徐九韶投筆而學從軍壯烈罕儔赤手亦能擒寇謀勇可嘉所當酌量錄叙者也又如有功員役若監軍道中軍守備孫譽齊千總王舉道臣稱其功

勩最高又千總俞冲霄斬級帶傷所當與各官

兵分別叙資而此外陣亡及輕重傷各兵則自有恤賞不待臣之喋喋矣然平賊論功雖成于道將而飲河知源則本于督撫看得原任巡撫天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陞戶部督餉侍郎畢自嚴清介夙望公忠素心偉略淵涵運用絲繭抽緒長才雲湧咄嗟旌旗改觀急鄰之誼獨先同室之救攸賴助庸方懋旂常日新相應特叙以酬勞動者也伏乞勅下該部查果臣言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六六

不謬將在事諸臣酌行叙資庶勞臣知勸而士氣益奮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

催請兵餉疏

題爲津兵兩月無糧脫巾可慮懇乞 聖明急  
勅該部刻期給發以濟燃眉事 臣惟津門一鎮  
草創新設地不屬于州縣責實兼平水陸自去  
歲召募至今陸兵五千水兵四千五百而又有  
援兵赴防者客兵假道者大約二萬餘人除前  
遣山東會剿四千未還今之張哺而仰給于津  
者標營三千正營二千水營四千五百江南營  
水兵新改陸兵一千福建營三千新到淮兵營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六七  
三千景州戍守營一千共計一萬七千五百而  
官不與焉其淮兵新到方請糧于戶部未報若  
各營并景州戍兵一萬四千五百蓋從來月月  
支糧于津者自十月以起戶部餉銀並無給發  
今且兩月矣 臣向欲具疏叩 關而餉司臣于  
已差人從 臣衙門索馬牌領餉 臣謂其旦夕  
可到故未敢輕瀆 聖聰不意日延一日至今  
杳然 臣于三六九日下營練兵見各兵有僅夾  
衣單袴者有餒病不能興者有迫而脫逃以去

者甚則有不敢逃而自經以死者 臣徒恃耳言  
相憫勞要之塵飯塗羹何以療饑 臣受事以來  
各兵未嘗一日休暇建造營房按期練習各兵  
寂無譁 臣亦與之約日糧餉不繼本院之咎今  
兵既遵 臣約而 臣不能自踐其約卽令各兵真  
願爲 臣死而 臣亦當自媿死况諺有之一朝無  
食父子無親何有于 臣今天下所在養兵所在  
急餉然或有郡邑庫藏可暫移貸或有事例馬  
價可少接濟津門原係軍衛非郡非邑 臣衙門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六八  
庫費人役工食不過取給于節年屯田籽粒之  
餘而今已一空 臣且無以自給兵之嗷嗷何處  
可相通融去歲冬間月糧偶爾不繼前撫臣畢  
自嚴不得已那兵部募兵銀一萬七千有奇湊  
發取償戶部分毫未與及 臣今日募兵之銀盡  
矣曩嘗議請增兵五千後不蒙 聖允 臣亦罷  
念者正謂既無募資又乏新餉故不敢以煩聒  
賈戾然詎虞舊餉之缺一至此乎 臣之在津任  
人所不能任之勞受人所不能受之苦常恐心

血一空陰陽相犯必有溢先朝露之憂然而手口拮据日夕不倦者毋亦謂主恩隆重時地艱難狗馬可竭何容自愛今當事不念臣而聽其巧炊徒搏萬一庚癸一呼臣罪滋大即臣自分齋粉無恤其如國事何爲此披瀝上請伏乞皇上速勅該部將本鎮冬季三個月月餉即日給發少解目前之急如謂臣不能以盡餅果饑兵之腹臣其罷斥以讓能者統祈聖明裁察 奉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六九

聖旨該部知道

### 再催兵餉疏

題爲兵糧不繼臣愚束手懇乞聖明亟勅該部蚤解倒懸以重危疆事臣日以津兵兩月無糧具疏叩閣意俟得報庶幾可舒目前乃詢之餉司臣于云前次請餉本部止許三萬以當十月十一月之支昨聞新餉僅得一萬又向舊太倉那奏二萬尚不知何日始到臣爲透體俱汗錯愕久之蓋津門主客各兵月支餉銀二萬餘兩今兩月并發則非四萬餘金不可而數僅三萬尚費那移何以結目前之局况十二月又轉瞬乎臣見各兵嗷嗷不堪悉索製器買馬之銀得七千餘兩復借海防舊營剩存臘月餉銀二千餘兩又借福兵安家銀四千餘兩又從贊司主事郭借糧料銀一千兩又從清軍同知盧觀象借屯糧銀五百兩蓋合津城之衙門無處不請求無處不搜括然後有此遂兼米暫放然各兵尚以不得十一月爲快快也即三萬率臨前借一償後支仍空稍延數日便應與

臘月共給臣安所得點鉄成金之術以厭此萬  
四五千人之腹乎又况淮兵索餉急如星火彼  
以前途久未領糧衣食俱缺一旦給與便當二  
萬臣不令停舟津門正亦虞其人衆餉多無可  
措處然六七十里之地來亦誰禦倘相率而號  
呼城圍之下臣將胡以應之津門名爲有兵而  
盛甲器械戰舡馬匹百爾缺乏臣日夜督工置  
造遣官收買總之倚前六七千金爲命今一行  
借出則匹馬不入百工罷局臣有束手待盡耳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七  
夫師行糧從自古記之以堂堂之重鎮而無數  
萬金之夙貯藉令敵人叩關羽檄交馳徵發朝  
聞旌旗晝動試問兵可無行糧否馬可無草料  
否三軍可無犒賞否卽有韓白之籌孫吳之令  
而欲得人之死力臣未見其可也臣遭此窘苦  
憂心如焚念國家帑藏空虛舉朝蒿目苟可  
勉支奈何以煩聒取當事之厭惡而今勢已極  
矣力已竭矣大聲疾呼非得已矣倘蒙皇上  
憐臣 勅該部速發餉銀十萬兩竊冬可幸無

罪如其否臣七尺之軀捐以殉國固自分之  
然如國體何爲此不憚再瀆宸嚴伏乞  
聖明裁察 奉  
聖旨這兵餉緊急着該部作速處發

處置逃回兵將復發出海援遼疏

題爲餓兵盡數脫逃將官統馭無法謹據實題  
奏併陳發遣事宜仰候 聖裁事本年八月初  
二日有征東叅將管大藩中軍守備楊應鼎見  
臣自言原係督兵出海與毛文龍合營進勦因  
兵無糧逃回應鼎追拏逃兵徑至天津有主將  
管大藩亦隨後卽至 臣問兵幾何曰八百人又  
問逃幾何曰俱已逃 臣不覺髮豎厲聲曰汝奉  
旨而出不奉 旨而歸法紀安在罪無所赦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七

立將應鼎收監一面牌行鎮海前營都司孫應  
奎速撥水兵將前逃回兵船阻住不許一船他  
走不許一人登岸一面大出告示曉諭逃兵有  
一名敢逃去者梟首及應鼎出 臣衙門果有逃  
兵跟至而觀望者見應鼎下獄相向而哭應鼎  
神氣沮喪不自意遂至于斯踰時 臣復出應鼎  
于獄而詳鞠以逃歸之故應鼎具一手揭不下  
數千言大都謂舊年十月至朝鮮經年無糧兵  
多餓死所以逃歸 臣曰何不差人請糧鼎曰曩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七

有申文未知何以不到 臣曰逃將當得何罪  
但乞哀無言 臣因詰之曰汝罪必死若欲求活  
必八百人無一人敢逃吾給汝糧盡數出海方  
有一線生路汝能之乎應鼎曰餓兵皆與鼎共  
患難者倘蒙寬宥甘心哀籲衆兵定保一人不  
逃 臣乃令保侯于外蓋 臣知應鼎頗得士心故  
先以威悚其志而後以恩給其意令爲我用耳  
卽日復發米百石于都司孫應奎每兵到先給  
米暫度至本月初六日管大藩亦來見詰以擅  
歸但言兵既無糧而逃至將不能強留法自難  
追情非得已因具呈爲衆兵從缺糧餉齊赴內  
地告討事照得卑職原領浙兵二千自去年七  
月內蒙巡撫天津畢都御史發赴三岔河八月  
內又蒙巡撫遼東王都御史准兵部咨因鎮江  
之捷題管大藩領天津調到浙兵或橫搗海蓋  
或直抵鎮江聽候進勦卽于本月二十七日開  
船一路風颶異常損壞船隻渰死官兵不下二  
百餘名除逃故外因風逃至登州者八百餘名



見在登州食糧止八百餘名隨上十月月初六日到彌串堡聽候進勦一冬凍餒不堪二次寇賊衝犯全無糧餉止月借朝鮮小米一百石各兵度日彼時尚有衣物可賣不意廣寧失守進兵無期未奉明文不敢輕回及三月初九日監軍道梁副使到鮮憐其苦楚借銀五百兩實不足數日之用屢次呈請文多沉匿于登州一年以來借過朝鮮米九百四十石再向乞求回云千石之外米不再借請之監軍道梁副使回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七五

云該營額無此項本道帶兵戶部之銀原係招募遼民兵部之銀亦係賑稿遼民一毫不容假借非不知該營十月無糧遠戍啼饑但廟堂之上竟置此兵于不問茲暫借銀一千兩以濟枵腹但難拘定原額月餉之數各兵聞知借銀數少轉眼秋冬饑寒又至衣襖賣盡鞋襪全無不是凍死卽是餓死所借一千亦未支領六月初六日差張克震等各島哨探遂逃至登州二十五日沈九峰等七船徑自開行二十九日林

文等八船齊向卑職哭稟各兵一年無糧衆人既去在此何爲強逼同行卑職再三挽留死不肯住遂移文監軍道梁副使追趕逃船同至登州稟借糧餉但有指望卽回朝鮮蒙議原非登州之兵難食登州之餉暫借二月以濟燃眉則可若云長久之計必至原發衙門呈請與登無干只得聽從大衆赴津告討切思卑職帶兵二千一半逃在登州截友得食糧一半跟隨過海者終年無餉征東營與浙兵營一樣在鮮征東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七六

營月月支給浙兵營終年未有卽以朝鮮屬國尚蒙犒賞遼民沉離亦荷賑濟止浙兵不沾絲毫之惠已經一載矣無怪乎其逃散也律之以法徑赴內地本非犯紀揆之以情絕糧異域何以爲生在上者不免罪職之不能約束在下者又且怨職之致人餓殍罪不敢辭情亦甚極等因到臣卽牌行督餉兵備叅政錢士晉內開管大藩領兵出海法無擅歸雖饑兵難以久駐理合差人請糧謹守信地乃敢揚帆西渡不但

海外不得其犄角之用且使後來出海者起怨望之思除本官聽候叅處外其各兵見在海口者已經先揭示曉諭不許登岸又牌行鎮海前營孫都司統領俟即日給糧委官押令出海但兵未檢驗糧未定數備牌行道即便親赴大沽將各兵查點多少并月餉行糧作何支給應委何官押送前去逐一提議速詳以憑發遣毋遲時刻隨據該道呈詳看得叅將管大藩受遼撫之命統銳師以援孤軍自當與毛鎮併力同心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七七

臧此朝食卽此糧盡軍饑而或酌貸于朝鮮或近請于登撫或星馳乞計于內地亦不致與衆枵腹而俱斃乃大藩揚帆援轍躡諸軍而東還則于軍情紀律違悖極矣且無論愧古羅雀掘鼠之忠義彼毛文龍者經年不霑內地尺布斗粟之餉而孤懸天末効死勿去大藩其何辭以謝文龍也擅離信地厥罪難追應聽本院叅處以明軍紀外大藩既撤則中軍守備楊應鼎與大藩同來亦當與大藩同處而應鼎手持梁監

軍追亡之檄歷歷有據似非與衆偕逃之比且各兵請餉而來領餉而返不逸一人則大藩應鼎之能得士心似又當以功過相准者也應鼎以本營之官領本營之衆將卒服習臂指相聯押兵還鮮當不再計但應鼎品秩卑微未足建諸軍之旗鼓叅題幸免又難議優異之加銜如不另行擇將何以統攝三軍查得經略部院題推應援朝鮮都司僉書文士銘志切奉公才堪禦侮見奉經臺之命將掛東援之帆合無卽以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七八

大藩之兵付士銘監而往一切錢糧俱令給散而士銘有原領經略標下家丁數十人自當與諸軍一并造冊開糧連舸渡海者也至于月餉行糧一節據應鼎開報自廣寧河上迄今尚少一萬二千九百四十二兩未得支領但全遼已失冊卷何憑又難以去歲廣寧應發之糧而一待哺于津門者爲今之計合無將原發朝鮮糧料餘銀那借四千兩再于津運額糧內借發一千石共五千兩之數咨本道親資沽口唱名

給散以充抵鮮月餉之費況目下鮮運既通衆兵食盡自可陸續關支而廣寧舊發餉銀四千兩爲差官挾逃若緝追還官又可補發應用糧糗無虞不繼則諸兵自鼓勇而前趨矣其楊應鵬詳稱上年渡海船壞數多再請添船五隻以便出海文士銘見有旗牌家丁等役亦應買船二隻以便裝載共計海船七隻卽于前詳願賣民艇數內抽取堅固者給價撥用則渡海有船餓兵有糧無主之兵有將而海外早得應援孤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七九

立之毛帥亦藉有犄角之助矣等因到臣臣細查楊應鵬所持監軍梁各批呈俱有印信實止借朝鮮粟米九百四十石又借監軍銀五百兩此外並無越支共不過八百人一月之餉委難度活應議給糧一面行管大藩謝事聽奏行楊應鵬代領各兵一面行餉道錢士晉親詣大沽點兵給糧不意應鵬陡患傷寒病症不能強起各兵向餉道臣哀求盡發役過之糧而餉道臣以錢糧無處僅與五個月各兵皆謂萬死

一生竟不得糧頗覺嗷嗷不服臣聞之恐其借名鼓譟因而奔逸卽發曉船四十隻將各兵圍禁而令管大藩往喚各舵哨前來曉諭臣蓋微覘其順逆倘敢抗拒便當盡繩以逃法然不越日而各舵哨旋至惴惴唯命但携凍損各兵哀哀乞糧臣親驗之有凍瘋而不能動者有十指俱落者有兩足俱拳者殊令人不忍正視而應鵬病且垂絕無人可統不得不責令大藩暫行管理外臣看得案將管大藩之出海初以防守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八十

三岔河也後因鎮江之捷乃令協濟毛文龍同力進剿責綦重矣自廣寧陷後守在榆關敵勢益熾我師益靡全恃朝鮮一旅稍足以牽敵之內顧故今日督淮兵明日督福兵無非爲文龍孤懸虎口不得不急應之耳夫在內者方促之使行豈在外者反縱之使歸大藩身爲主將既值無糧胡不早遣一二健卒渡海入津爲庚癸之呼一日延一日致各兵之一聞而散而又以身隨之也雖嗷嗷于典衣買衫分給士卒之艱

難墮指裂膚窮冬困苦之情狀然古有後愛妾以佐軍饑面中六矢而不動者大藩不聞乎蓋其藉口在糧餉之久缺而其蓄心在重負之蚤釋且聞其與毛文龍兩不相下鬱鬱弗樂則長往之意原非因絕糧而起而擅逃之咎不過藉無糧以解耳 朝廷糜無限金錢以養將卒而一當有事曾不得其一臂之助止自由若大藩者所當亟服上刑者也中軍守備楊應昂名爲追逃實是送逃漫言糧盡則反猶自氣揚而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八

趾高及用重法相繩方爾頸縮而膽碎但念彼中監軍道臣梁 給有印信挈逃之批猶與擅離有間 臣本欲令其押兵出海而無奈一病垂絕存亡難定今各兵不可無統而出海又不容緩 臣竊謂大藩之罪自無可原而目前之急勢須暫假或削職或降級且令督兵赴鮮俟其抵鮮之後兵有所屬另行逮歸明正憲典或無不可此則仰祈 皇上勅下兵部速加覆議以便發遣毋致後時者也倘又恐出海以後兵心

難定未必一一入鮮則有前經臣王 原題都司文士銘前赴朝鮮者正可任護送之責一路同行自無鳥驚鼠竄之慮耳若乃八百之兵經年之糧爲費不貲驟難併給業已再三裁酌減其六個月僅補給八個月除凍死不堪克兵者盡行揀汰外實在官兵五百五十八員名每月約銀八百五十兩共該銀六千八百兩銀米兼支而將月來餉 臣行文監軍梁 于原發銀五萬米十萬內照數支給各兵雖未厭所願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八

然回首于 中朝法令之肅既不敢復懷躍冶之思而幸不虛其告討之行亦足以鼓破浪之氣矣至于用船五隻必須召買而費價七百無從出辦 臣不得已將津門造船銀兩暫借買海運糧船爲之裝載然津兵正苦無船則此項銀兩戶部當速爲解補者也但海外之兵不議更番則不獨已去而再去者傷心于遊魂之無歸卽今將去而未去者喪氣于一往之不反甚非所以示鼓舞而弘體恤今所遣各兵兩年于外

似應奉獻春夏之間另與代戍庶政體適平軍  
事無悞乎總之當人情怯于渡海之日而欲令  
餉兵再涉鯨波之險且又不能盡償其役過之  
餉而徒以駕馭為遣發之術臣心甚苦要不遇  
使 朝廷之法常伸海外之望不孤而已亦藉  
此以新津門諸兵之觀聽耳伏乞 聖明裁察  
勅部施行 奉

聖旨這所奏處置糧回兵將多合機宜該部郎  
覆行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八三

題報各兵出海疏

題為恭報餉兵得糧盡數出海赴鮮應援仰慰  
聖懷事該臣因叅將管大藩摺離汎地帶領  
各兵逃歸告糧臣查其無糧情真而逃歸法重  
于本月二十日具疏叅劾并陳處置糧餉督發  
出海事宜奉 聖旨這所奏處置糧回兵將多  
合機宜該部郎覆行欽此臣一面候部覆一面  
牌行督餉道錢士晉為速催官兵渡海事照得  
管大藩摺回各兵已經算給月糧增修船隻委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八四

官押送一一完備業具疏奏 聞雖未經部覆  
而各兵之出海無疑大藩之領兵亦無疑矣今  
數日之內各兵製辦衣裝修脩船應已竣事  
但天風日高海水將冰若不嚴督出海無期向  
來一二倡首謀兵既得其人郎宜速解處分以  
免觀望為此仰道郎查該營各兵衣裝曾否製  
辦舊船曾否驗完的以何日祭海何日開行速  
速具報除本院另牌嚴催外該道仍差人守催  
并諭都司文士銘一路監護毋得零星不相照

應其倡首譟兵亦卽審確速解處分以結前局勿遲時刻臣又面諭管大藩文士銘將處給糧餉半留中路方可給散以繫各兵之心免其逃竄去後續據該道報稱叅將管大藩已于本月十三日祭海各兵衣裝俱辦船隻新舊俱完卽以本月十八日出海颶風開洋大藩自以罪重屢辭月糧不敢擅領奉本院諭勉今姑令文士銘代領出海給與其鼓譟倡首兵丁查有高陞張龍的係本道當日親見其洶洶激漲鼓衆狂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八五

逞之狀相應鎖解正法以徇各軍等因又據管大藩具報相同臣又密行鎮海前營都司孫應奎覈實該營兵心有無情愿出海的係何日開洋據報爲飛報兵船出洋事本月二十日辰時據海口巡哨哨官刑慎等報稱有管叅將下兵船乘風開洋去訖除譟兵高陞張龍臣覆審正法外爲照管大藩之率兵逃歸也各雖請餉實欲颺去時天津兵備道王隨巡監御史出巡保定相去五百餘里率不能歸而少弗防範

定成四散止有餉道臣錢士晉在津臣卽與計議此兵若駕馭無術逝而後叅必致爲地方罪案如近日臺臣所疏及者故外示威嚴而急行該道速爲處餉然孰意八百官兵約筭舊餉便以一萬六千餘金計也道臣向臣應額無措臣曰且先少嘗之而後徐益之國家金錢有限省一分得一分但期事濟耳于是道臣果自赴海口爲之講析初僅議處兩月行糧量補三月舊糧各兵譁然不平群攻其哨官至于砍傷大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八六

肆鼓譟道臣自辰至申法語遜言唇焦舌敝及暮始先給二月之糧許以再請于臣臣得報卽發兵四面環圖跡將行勦各兵乃俛首而泣釜魚計無復之矣然後稍稍增至八個月而兵之病不能起者凍折手足者悉加揀汰各酌量給以路費聽之回藉于是共計銀米費七千有奇而較其原額則所省且九千矣臣拜疏以來猶日虞其得糧之後或潰散或逗留遣千戶漆爾誠前往解餉卽加密察但聞各兵自相告語曰

領過糧說不得了要去只願順風相送保得性命到朝鮮便好又曰上司許我等更番代替想還有來的日子此外別無餘言故果以十三祭海十八起行二十卽開洋東指而前事始及結局雖兵數不爲甚多第當國法凌夷之日愚臣受事之初忽而有此若不能束之就繩驅之使去則臣方來之展布真有一步不可行者且廟堂之上何日不以海外牽制敵人爲急務何日不以接濟毛文龍爲先着而臣顧聽其倏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八七

然而來飄然而散徒委之無可奈何則臣之罪狀更焉容道此臣所以日夕凜凜必至各兵安意出洋而後敢寧居也至于月餉之數省近萬金臣雖與道臣錢士晉蒿目艱難百爾躊躇然當各兵狂叫取盈之日自非本官以當機應變之才神操縱顛倒之用小則致威重之損大則有首領之懼此固臣所心折而亦不敢不上聞以見今日尚有銳意任事之能臣也嗟乎遼事于今五年矣褻圖之闕以外但聞怯者懷性

命之憂未聞行者虞道路之艱乃究竟總歸于一逃今圖之海以東其來者若共登仙之舟而去者似入屠牛之肆奈時勢又迫于難已然則如之何毋亦當事者多方計餉以免呼庚之苦及時更代以慰異國之望庶人心其稍安平不然者衆逃既不勝其誅復遣亦未必可常恐徒虛朝鮮道將之成筭而無裨接濟牽制之實用耳臣故不憚諄諄及之以備廟議之採擇統惟聖明裁察 奉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八八

聖旨知道了其前後渡海官兵仍先期措餉運給毋悞接濟實用該部知道

分發淮兵疏

題爲謹遵 明旨分發淮兵以資防禦事 臣接  
邸報見登津監軍御史游士任一本爲奉 旨  
奏報淮兵應援之期及奏船處餉之艱以懇  
聖鑒事奉 聖旨這淮兵渡海分防前後月糧  
都着于東省題留新餉內支銷不得分用帑金  
胡維寧着領兵赴關增練應援見在天津三千  
兵着津撫調赴緊要海口防禦該部知道欽此  
除不關 臣職掌者 臣不敢及但所謂見在天津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八九

三千兵着津撫調赴緊要海口防禦此 臣責也  
臣莊誦 明旨再三曰防禦則非令此兵之無  
所事事迢遙閑曠者矣曰緊要海口則非聽此  
兵之擇地圖便往來自如者矣曰調赴則又不  
得令此兵之坐駐津門而一惟 臣之所置之矣  
臣思赫赫 王言敢不詳慎而就 臣所轄之海  
則南起鄭家溝北至灤河中間海口之冲僻固  
臣頃所目擊而足踐曾具疏入 告者也藉令  
舉三千銳卒投之緩急不關之地兵心慊矣而

于防禦何居 臣熟計之大沽以南定非狡寇入  
犯之路卽哨探萬不可少而重兵亦不必駐今  
之所患惟恐旅順三岔一帆破浪則倏忽而達  
關前倏忽而窺津門耳故與爲防于南無寧防  
于北惟是樂亭之馬頭營灤州之銀行柳兩地  
相去不過二十里皆衝衝也查昔年倭患此地  
魯宿大兵今以三千人駐之亦非非常之原也  
况乎合之卽聯腋一口不厭其多分之又唇齒  
相依不虞其寡或以月陀爲出入游衍之地則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九十

聲靈益咆于海外或以秦王島姜女墳爲上下  
偵探之所則呼吸常通于咫尺南則以三百人  
會哨于大沽月必一至而失期者罪北則以三  
百人會哨于南海口兵必咸集而不至者誅計  
無便于此者而說者曰大沽之北若塘兒上黑  
洋河淋漓河等處孰非要害奈何忽其近而驚  
諸遠而拘拘于馬頭營銀行柳也嗟乎此正愚  
臣之所積籌而深思者也今日防敵雖所在無  
一可緩而畢竟以關門爲最急蓋關門震則內



地與之俱震關門固則內地無之不固天津去  
關六百餘里勢同臂指誼共安危故臣嘗有言  
急關門乃所以急津門豈區區數千之衆私之  
近地便足自衛馬頭營銀行柳二地幸皆臣屬  
而去關僅二百里臣念防津無若防關則北兵  
近津無若近關且自樞輔鎮關以來一切綢繆  
業極周悉惟山海以內陸則撫寧一帶水則灤  
河一帶正爲關門密邇之地不嫌藩離數匝之  
厚淮兵水兵也銀行柳灤河也居常而艤艦相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九一  
望旌旗蔽空卽奸細偵知必寒膽于後勁之有  
備事至而徵發難已羽檄星飛卽片晌揚帆可  
賈船于先登之無悞此臣所以仰遵明旨審  
量數四而始爲定議者也至于師行則糧從兵  
由津發宜由津支第駐兵地方原屬永平里道  
實近非如津之相去數百轉輸爲艱也津糧原  
無舊額永平總支新餉共爲朝廷之公事同  
出內部之解發初非有所趨避當無分于彼此  
則以後各兵月餉各令造冊于永平道移會永

平餉可放給以免奔馳離次之患伏乞聖明  
裁察施行 奉  
聖旨這淮兵并船隻器械旣堪防禦便依議派  
發仍不時稽查訓練務濟實用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九二

請給 誥命疏

奏爲 皇恩普被無方愚臣未霑一 命敬瀝  
下情仰祈 聖鑒頒給 誥命事臣由萬曆三  
十二年進士初授直隸寧國府涇縣知縣三年  
考滿例得貤 恩父母柰臣母早已見背臣父  
時官廣德州儒學學正格于例不受封嗣是臣  
叨 皇祖選取臺郎巡按浙江除以建言罰俸  
外實歷俸四年有奇而故事浙江巡按不得于  
差上給由必俟回道臣在浙候代日久鬱苦無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九三  
聊遂遯危疾因乞病而去次年內計臣出叅晉  
藩臣父時爲南刑部郎中亦以臣故中考功法  
不及降調于是臣一生圖報罔極之路斬焉中  
斷臣所以自怨自艾不敢服官杜門却掃與臣  
父菽水朝夕聊消罪譴蓋五年于茲矣詎意  
皇上嗣服張天置羅起臣田間還其舊官一歲  
之中三易地方臣與臣父依依不忍離而君  
臣大義又難偃蹇不得已勉強叱馭乃未幾何  
時輒蒙 聖恩昇臣巡撫天津臣自顧駑劣魂

夢皆驚受事以來稱塞伊始竭蹶不遑何敢言  
私惟是臣嘗讀古人書矣子之能仕父教之忠  
又曰欲求忠臣必于孝子臣束髮受學側聞致  
主大義通籍爲吏稔知自靖先資其孰非臣父  
之教而臣父顧未嘗受臣一日之養未嘗霑臣  
一 命之榮有子如此安所用之自 兩朝  
覃恩遐陬皆耀光明微秩亦叨 鴻施臣如浮  
沉仕路當以一再被 命何至今日猶苦向隅  
蓋 主恩非有偏枯而微臣耳自寂寞頃見諸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九四  
臣每行請乞無不 立允臣以知 皇上錫類  
之仁原自無方臣謹瀝血陳情伏乞 皇上鑒  
臣下悃 准賜應給 誥命庶臣得免爲人子  
而自今以後之年皆仰酬 皇恩之日也  
奉

聖旨准照新銜給與誥命

歸併水營疏

題爲水兵雖已成營信地尚無確屬謹酌議歸併仰乞 聖裁以肅戎務事 慨自勁敵犯順遼陽登陷時 廟議忘敵長驅不專在陸而兼窺水故有津鎮之設以防海也而北人罕習海者于是調南兵若浙粵等營不一而足然皆陸續徵發出海洋津門曾不得藉半臂焉于是前撫臣苦心召募得四千餘人分爲鎮海前後奇三營而題都司孫應奎守備左之武把總林有實領之其奇營爲林有實所統兵號九百後營爲左之武所統兵號千餘然一駐天津近城十里許一駐近郊四十里許蓋去海近者八十里遠者百餘里于防海之義未盡也惟前營爲孫應奎所統者兵約千五百人泊舟大沽地屬海口臣親至其境見海口空曠四面無險南通登萊北接榆關盈盈一望浩漭際萬斛之舟出入數十百若晨星往戌戌已亥間倭寇朝鮮中土猶爲震動曾設一副將領水陸官兵五千艘艘畢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九五

具防守茲土名曰海防營自倭患既息前兵半撤而副將亦罷今僅除都司矣顧昔之防倭猶在藩籬之外且止東南一路而今之備敵竟在門庭之內又合東北兩途然則此地之不可無重兵無宿將豈待智者而後決哉都司孫應奎持重謹密前撫臣所簡拔克勝厥任奈兵皆烏合訓練實未而盛甲器械船隻之需亦緣錢糧無出措置尙缺臣甚愧之夫以茫茫大海僅此扼要卽千五百人一可當十猶懼緩急難持矧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九六

僅象人而用之幾何不以疆場僥倖臣低回躊躇不覺透體汗下適今不爲更張將月餉空糜實用何裨臣愚以爲當合三營爲一營盡發大沽嚴行挑選諒可得壯丁三千餘人部署既定勤加訓練而臣爲親覈焉第各兵元坐海口外洋聲息何繇得聞查南北海洋各長三百里有奇南盡鄭家溝而起口爲適中北盡馬頭營而黑洋河爲適中今淮兵已登馬頭營矣必于新兵三千之外再挑三百益以舊海防營兵二百

合爲一軍以駐黑洋河又將江南營兵五百獨爲一軍以駐起口往來會哨上下如織遇有警息小則領兵追襲大則傳烽轉報而大兵整擗相待又急則移會海防舊營卽便策應斯于臂指相承之意呼吸相通之脉度幾有當不致星散瓜分罔相繫屬無事而詭昌歲月有事而觀望掉臂也至于營兵既合營將宜定計惟孫應奎優爲之若後營守備左之武奇營把總林有實衡有才品似非孫儔赴調別用一惟兵部裁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九七

酌第自津門以至大沽百二十里舊皆設有烽臺烽軍而人烟或疎或密烽軍若有若無何如將揀汰不盡之兵量留二三百名統以一千總官遊哨其間亦足以備傳警而護運艘緝河盜而安商旅伏乞 勅下兵部覆加查議倘 臣言不謬將鎮海前後奇營歸併一營卽以都司孫應奎統之其南之起口北之黑洋河分兵駐汛碁置星列內河巡緝另設遊兵而守備左之武把總林有實別聽候用請 旨行 臣遵奉施行

將海口有重兵海外有哨探內地有遊艦度幾整飭有下手之處而海防非空寄之名矣

奉

聖旨兵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九八

題更代戍守疏

題爲春防正急戍卒宜更謹將津門第一勁兵  
發赴關前以備戰守事頃歲廣寧失守山海震  
動徵兵之檄一日數十下而天津相距爲近蓋  
嘗挑取一軍往而戍守前撫臣有半年踐更之  
議臣去秋初任正值其時緣山東會勦津兵全  
空雖尚有標正兩營柰招募新兵殊未可用故  
不敢以防禦爲故事輕行遣發而關門秋防方  
殷前兵難撤遂遷延久之及十一月滕鄒蕩平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九

監軍僉事來斯行身履行間目擊情形歸言都  
司劉永昌氣肅風霆令震山嶽其麾下兵丁驍  
健非常勇敢當先臣聞之神色飛動至臘月而  
永昌果以全軍還營臣進之與語其志甚遠其  
識甚明其氣義甚勇決但微有鹽車自傷意臣  
勉之曰朝廷以東方有事拊髀而思頗牧夾  
夫患不傳介子班仲升毋患馮塘易老李廣不  
侯也永昌欣然而去臣時方走書山海言于樞  
輔欲有所用之而樞輔業知其人但念破斧缺

戍之後金瘡未愈重趺未息一旦復責各兵以  
戍守似非人情故遂巡未便起齒然伏而思之  
關門何地今日何時勁敵跳梁于河東音塵久  
隔西兵駢填于關外劫殺時行藉令我有必勝  
之兵則敵可圖寇亦可馴如其否恐三韓之恢  
復未期而金錢不足以厭犬羊之谿壑也臣頃  
見樞輔疏調九邊家丁心甚服其得策第四外  
星散竊虞聚集之難驟卽一朝烏合亦恐器手  
之未調永昌兵僅二千其投石超距猛氣實類  
于貔貅而兵將素孚承使相安于臂指且臣聞  
之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故治兵揀將與其用而  
後試不若試而後用永昌滕鄒之後夫既有所  
試矣可謂習矣關門有樞輔之提揭撫臣之揀  
練桓桓赳赳想弗乏人然論試與習永昌亦可  
用矣當此春防正嚴之日人情洶洶臣何敢愛  
一永昌而不以爲關門佐緩急之需耶而或者  
曰山海甲士如林大將如雲永昌抵關未必能  
脫處囊之穎永昌去津便似已失左右之臂柰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四

何不自爲津門計乎是不然今天下共急一關門耳何有于津况津之于關呼吸相聯安危與偕寧得別生畛域縱使關前無需此兵而食芹之甘負日之暄亦自盡臣區區之一念豈有戾焉業于二月廿日發兵前往其糧餉稍稍加給益以犒賞俱如往例惟是去年翟子勲之赴關也前撫臣曾以遊擊題加叅將并及其中軍加以守備奉有俞旨見爲成例矧永昌平妖山東厥功猶著頃見東撫題叙有二級之陞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一百一

則目前卽先加一級與以遊擊職銜並非分外其中軍鄭廷選亦嘗樹功剿妖叙疏有名相應量加守備伏望皇上勅下兵部速爲議行庶勞臣知勸而勇氣亦勵乎然而臣猶有請焉今之議者皆謂不苦無兵而苦無將似矣然將非其人則兵苦多倘將得其人則兵又苦少以永昌而僅將兵二千殊覺未盡其才臣嘗欲爲之募兵三千人并入本營加之訓練則如蓬生麻如金入冶耳目心志不約而自習于將莫耶

惟型所自出五千之衆可當萬人他日以此軍爲前鋒以圖恢復臣知永昌之必能辦賊也但臣株守一隅錢糧無措心長力短躊躇中止然每見永昌解補一二新兵無不精銳又極嫺熟心知此舉之宜急卽永昌亦言滕鄒之役幾以兵寡深入後援不及而致債非得五千人不能自成一旅獨往獨來時分時合今關門不患募兵之無費而樞輔撫臣又實憐才之有心當不令永昌之不果所長也則臣計祇爲迂而臣言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一百二

祇爲贅耳至于更番一節原有成議臣近已募集毛兵二千人以爲方來永昌之代而時之久近尚難預定一視關門事勢之緩急而臨期以請若翟子勲戍守日久暫應回津休息亦所以體人情而需後用也統祈聖明裁察

奉

聖旨兵部知道

自陳疏

奏爲自陳不職懇乞 聖明 俯賜罷斥以重  
計典事職由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初授直隸寧  
國府涇縣知縣三十八年行取考選山東道御  
史巡按浙江四十五年陞山西叅議致仕天啟  
元年起補山東叅議調易州兵備二年陞光祿  
寺少卿旋陞今職伏念臣通籍雖已廿載歷官  
缺彌十年作令罕赫赫之長立朝乏隆隆之譽  
賦才既拙每懷食素之差涉世未深卒蹈履錯  
之咎况復授之節鉞畀以封疆似爰居之駭鼓  
鐘若蚊虻之負泰岱詰戎無術空丹許國之心  
戒賊未期漫白憂時之髮誰謂鯨鯢不鼓浪海  
上之風汎原自靡常矧茲犬羊正窺藩津門之  
綢繆敢云皆預嗟居諸之惟邁愧尺寸之罔功  
適屆計典之森嚴寧容尸位以倖冒平生循省  
既凜曠難質于獨知歲月虛糜卽褫斥敢迓于  
國憲伏乞 皇上察職罪狀 俯賜罷斥庶  
薰蕕無同器之嫌而精別炯官方之監矣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一百三

奉

聖旨吏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一百四

催請軍需疏 載入天啟實錄

題爲軍需匱極臣苦莫支懇乞 聖明勅部接濟免悞封疆事 臣惟 國家建官以集事也顧有一官之事必有一事之費倘欲因官而責事宜先因事而計費費裕而事不立咎不在事也有職其咎者官是官設而費不裕咎不在官也有債其事者臣于是可知而不可言矣雖然事終不可廢也則言亦終不可已也 臣請以天津一鎮爲 皇上陳之天津去 京師二百餘里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一百五

向稱內地往雖以倭患建牙設防不數年輒撤未嘗宿重兵也自妖酋構難遼陽失守剝膚之憂漸及 神京乃于天津開鎮而特置撫臣陳師鞠旅以外禦海氛內護漕運其責豈不甚重時議募兵買馬之費八萬兩取之兵部造船製械之費八萬兩取之工部而今督餉戶部侍郎臣畢自嚴實始受事焉然而就津計津未有他後也亡何三方建置之議起乃以天津登萊俱屬經略之提督經略駐節山海登萊在千五百

里之外而天津在六百里之內則取給于天津者易而招呼于登萊者難且登萊地處一隅並非孔道防海之外別無策應而天津于榆關爲待探之囊于 帝京爲殿後之盾榆關急戍守則去年翟子勛以三千往今年劉永昌以二千往覺華議犄角則金冠旣駐于前而楊聯璋軍維階復繼于後甚則總兵毛文龍遠託朝鮮雖無糧潰卒猶多方以再遣凡軍器皮張必委曲而轉運舉他鎮之可一不可二者斗大津門兼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一百六

而任之此豈當事薄視津而獨相勞苦毋亦曰公家之役原無彼此苟利封疆惟便是圖耳前任撫臣曾未嘗辭拮据寧至 臣身輒爾敢憚竭蹶急公謂何 臣義所不出也顧 臣之所自盡者心耳力耳計畫可以嘔血而畫餅寧堪果腹負擔可以忘疲而徒手何足搏虎則所恃以佐 臣之心力者錢糧也乃查前撫臣所領兵部銀雖稱八萬自募兵萬人買馬千匹借給月餉收買草料外所遺 臣者僅一萬一千餘兩矣所領工



部銀纔及四萬二千自造船百隻製械千數頂貯鉄釘剩存油鏑外所遺臣者僅九千六百餘兩矣臣既無點鉄化金之術又無剪彩成花之能惟此二萬餘金勉強支撐乃意外之事源源相迫朝鮮饑兵之復遣也雖日月餉有措乃補給船隻則用價八百矣福建援兵之抵津也雖日原自有船乃修艖出海則糜金三千矣卽江淮一營七十餘艘三年未修豈堪防汛臣量爲處給物料加以巨鏑亦且數百金矣又况戍守更番遣發之煩費無筭軍器皮張鮮運之賠補不貲卽云率土皆臣津門固無可諉之責然而一切倚辦誰是津門恣取之橐乎臣所謂言終不可已者此也然假令本鎮內修旣脩餘勇可賈臣亦何敢不勉其如本鎮之缺遺殆有甚焉者兵無營何以棲臣爲造營房一千二百間因而造養馬之廐五百間因而造練兵之官舍七八所因而爲副將計衛宇爲遊擊都司計住居俾各免僦賃無恣科歛蓋費三千金以外焉而

未也手無械何以練臣爲製三眼雙頭銃砲二千桿腰刀三千口鋒鎗二千柄弓矢千副火箭萬枝狼牙棒追風矛千執俾居不爲戟門之戲出不作空拳之搏蓋約費三千六百有奇焉而未也身無甲何以固臣爲監製精鎧六百副盔六百頂斗魔面甲六百具俾矢射之而折劒擊之而缺蓋約價二千二百有奇焉而未也持無盾何以禦臣爲造藤牌三百面挨牌八百面乃挨牌匪第爲挨牌用也蓋以拒馬之架四百副則分之人各爲禦者合之衆共爲禦似城而有脚似車而不輪可省推挽之勞而不殊車營之用此軍中簡便奇器約價不過五百有奇焉而未也攻非火何以克臣爲造滅虜大砲百位佛郎機五十位子砲五十七提鉄子菸蔡各數十萬又置成火藥十萬餘斤貯之不用以待用約價二千有奇焉而未也則出三千五百金買馬以供陸兵之騎操出二千金買船修艖以備海口之防禦出數百金製旗幟以壯軍中之觀

瞻又增造藤盔六百餘頂綿甲五百餘副以供水師之冲擊焉此臣建造之大概也而猶未也津門四面城樓舊貯甲仗而連歲出海水兵取用一空臣親詣檢查僅見塵土如阜一無所有爲之悵悵已令人到底盤查乃得成弘以來破甲敗箭殘旗廢械若干臣爲之躊躇四顧悉取而更置之截長以續短增新以飾舊綴缺以成完于是有鉄甲一千五百副鉄盔六百五十頂群蜂手銃二百一十餘單銃四百五十餘烏鎗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一百九

二百二十餘火箭二萬一千餘竹箭三萬二千餘將軍虎蹲蓋口百子佛郎機各砲一百八十餘位鉄銃一百六十餘杆撒袋六百副計值不下七八千金而所費整理物價曾不能以十一僅可七百餘金焉此臣節縮之大概也其他種種纖畜如宴人作室泥可垣棘可籬茅可覆柴可門得省卽省至于覓磚片于古窰無須價買覓廢舟于海外取充塋造迄于今材不勝用皆其力也此又臣智盡能索之大概也總計臣十

月以來所支銷錢糧較臣接管于前人者業已無餘今所存者不過臣任後自請工部之四千金轉盼立盡計將安出而身在事中又難歇手方早夜經營接續繕造近又增募營兵一千名遣募毛兵一千名皇上試問該部此新募安家之銀曾從議給臣之訓練一日一操以爲常或一日而再或再而三向以操賞請于計部而不之應又不能廢于是營房之勞來有賞比試之高等有賞水兵之出海有賞陸兵之赴闕有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一百十

賞進兵之捕獲有賞鮮兵之監護有賞臣左支右吾時惟仰屋幸以予身無家日用菲薄而月廩之餘俸薪之入盡佐諸費之不給且稱貸焉臣言及此愧欲死而長此安窮惡知所終世但知建一新鎮陸則兵馬若干水則船隻若干器械若干已耳試思兵雖募能無通馬雖買能無倒船雖造能無敝械雖製能無損臣爲馬倒莫補旣責合營以攤賠爲船敝不堪亦思扣餉以脩修第馬可補而不可增也倘有急而議增

非營兵所能辦也船可修而不可造也倘久之而議造非扣餉所能濟也又況盛甲尚未及半器械猶多不脩萬一警報狎至乍亂如昨取債疆場誰實戶之臣所謂言終不可已者此也皇上如謂閘門之綢繆已固近畿之布置已密值此帑藏空虛之日耶爲苟且歲月之計則天津一鎮惟所置之倘謂此鎮必不可少則乞勅下兵工二部從長議處作何接濟庶令臣得勉支目前弗虞束手臣官名巡撫曾無一州一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十一

奉

聖旨津鎮原無轄局拮据修葺具見勞勩這所奏錢糧着該部與議處

議留海防營兵疏

題爲開屯本以濟餉因屯恐致廢兵懇乞聖明勅部酌議以求兵屯兩利事蓋自有東事以來兵困于庚癸餉殫于括派廟堂之上蒿目而憂以爲今日濟餉之窮者宜莫如屯田惟茲天津逼處海隅土曠人希一望荒茫說者又以爲今日可屯之地宜莫如津故寺臣董應舉銜命將事首及津門臣雖不肖急公之念寧敢後于人人去冬遠巡海上所過實堪豐潤灤州榮亭之境見有可興屯者輒隨疏入告豈津爲應舉所轄也而不欲其阡陌廣闊因陳相繼使三軍望而腹果哉然而就屯言屯要必兵有藉于屯而屯無所妨于兵庶稱兩利乃昨接邸報見寺臣請以葛沽兵二千爲屯用矣夫屯以二千人斯亦非常之原也其用物也弘其取効也必不可爲量數方來者裕國家京抵之積省司農矜卹之苦豈千百年不朽之盛臣無任手額顧不審寺臣之意將令此二千人者以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十二

農兼兵耶抑棄兵就農耶若以農兼兵則如寺  
臣疏云春以供濟築秋以資搬運洪水暴漲以  
藉護堤此雖未言治田而耕耘收穫已在其中  
是則此兵終歲勤動不能一日釋耒插負戴之  
役尚何暇操戈執殳修技石超距之業乎其不  
容相兼不待智者而知也然則勢不得不棄兵  
以就農矣而兵爲臣職掌此兵之必不可廢臣  
請得而悉陳之夫葛沽何地卽海口要地葛沽  
之兵何兵卽防海重兵也先年倭寇朝鮮邊海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十三

戒嚴始于此地設水陸兵五千人其後倭平所  
在撤兵而 廟議猶以津海衝極緩急宜有備  
故仍留二千五百人歲時訓練以戒不虞每年  
起二月至九月水則發兵船出哨海洋陸則遣  
步騎防守墩臺雖承平日久海不揚波未嘗敢  
廢矧今遼廣旣陷寇在門庭、皇上方特開新  
鎮專設撫臣陳師鞠旅以扼其衝顧可置此兵  
于不足有無之數哉臣查前撫臣畢自嚴蒞津  
之初以戰專防海連疏請開乞調兵浙直閩

廣已慮緩不及事復行召募今所調南兵盡遣  
赴閩而新募數寡且烏合未能運精所恃者僅  
此海防舊兵耳若復歸之屯田萬一鯨鯢鼓浪  
飛廉佐逆臣安得以空拳作沿海四五百里之  
長城與言及此臣心凜凜懼矣往者屯馬御史  
左光斗矢心開屯而苦無田疏以海防兵嫻于  
農疏用五十人不踰年而兵備副使王弘祖殺  
然不可徑撤回營彼固有屯田之責者而尚權  
其輕重不以奉有 明旨而堅持之臣身任海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十四

防之寄初不兼屯而自廢防海之兵雖曰莫非  
王事原無此畛彼域之限然而各有專職難越  
典衣典冠之俎臣卽欲勉從寺臣何可得也夫  
繇前言則舊撫臣方求之于遠而臣今顧遺之  
于近繇後言則道臣向能收之于旣逸而臣今  
顧不能留之于見在然則臣之言得已乎不得  
已乎寺臣宜有以亮臣矣伏乞 皇上軫念海  
口要害非兵不守 勅下該部從長計議仍留  
海防營兵聽臣訓練以資防禦其寺臣董應舉

所稱濟築搬運護堤等事豈可無人但項見按  
臣馬鳴起已題將津軍七百名歸併寺臣應來  
歲之用或亦不苦缺乏乎倘寺臣不欲得海防  
營兵則臣于此更有三說焉一在募復原兵之  
額寺臣所需止兵二千二千之外尚有捕盜耆  
柁撩手等役向不屯田寺臣無所用之而營中  
船隻馬匹器械具在但得兵部照募兵例給臣  
銀七八千兩增募二千人以抵原兵之數即寺  
臣享其逸臣當其勞臣所不辭總期一兵還一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百十五  
兵之額則兵去猶之乎兵存也一在扣除原兵  
之餉兵既歸屯則餉從屯給其舊領額餉當于  
部覆 命下之日即行往支聽臣酌量或暫抵  
各營之糧或貯給後募之兵庶兵雖廢而餉未  
嘗廢也一在仍完原屯之租海防營舊有屯田  
八千畝歲收租稻一萬六千石今兵改為農用  
力不分所屯滋多所獲滋厚而寺臣又神其鼓  
舞則一歲所入抵還工食之外夫豈無萬六千  
石之餘或慮水旱不齊臣愚謂法期可久毋寧

減為萬二千石查照歷來原定之值每石稻價  
三錢交約戶部轉給天津以供臣衙門廩餼人  
後之需蓋臣衙門各項經費原皆取給節年稻  
穀若無此項又費戶部設處耳此三說者于理  
于勢似無窒礙斷然可行倘荷 聖明俯賜  
俞允則寺臣獲遂所請臣雖溺厥職然一念成  
人之美猶可暴白于天下也

奉

聖旨該部併看來說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百十六

催餉疏

題爲兵餉不續駕馭術窮懇乞 聖明 勅部  
速發以消亂萌以存軍紀事 臣嘗謂治兵之法  
無他謬巧但臨事而不逸于陣無事而不譁于  
伍卽稱有制之兵然欲使之不約而自固不戢  
而自靜亦非難事也惟我有以安其身而果其  
腹卽又何必繫其足而鉗其口萬一更有狂不  
逞之徒二三其念借端生釁則一切繩以三尺  
肅以軍令其孰敢不用命者而無柰措餉靡策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十七  
所在告急遂令我無詞于兵而兵乃藉口以逃  
且譟也蓋 國法爲之一頓人情爲之一玩方  
來者尤而效之蓋有不可收拾者矣誰保涇原  
之變不復見于今日哉 臣爲此懼連月以來如  
坐針氈駕馭百端調停倍苦方日夜覲當事者  
加意存恤不謂望眼徒穿而各兵之一飽無期  
也 臣查五月之餉該銀一萬九千七百餘兩僅  
領部銀一萬兩竟掛欠九千七百餘兩延至七  
月初乃領銀一萬兩除找給前欠外所有不過

二百餘兩矣六月之餉該銀一萬五千六百餘  
兩至昨七月終始領銀一萬兩并前存二百餘  
兩通給外又掛欠五千三百餘兩矣若七月之  
餉尚無分毫而八月之餉又在目前據向來本  
折兼支之例則除六月掛欠外七月該銀一萬  
五千六百餘兩八月又該銀一萬五千六百餘  
兩合前六月之欠共該銀三萬七千有奇焉夫  
兵至一月無餉無不思逃者乃津兵豈不欲逃  
而猶幸未成逃也亦有半月之餉輒肆鼓譟者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十八  
乃津兵豈不欲譟而猶幸未成譟也今時已三  
月餉幾四萬若復遲滯必使萬五千人皆有吸  
風飲露之術而後可 臣竊恐不逃者終不得不  
逃不譟者終不得不譟至于不得不逃不得不  
譟而 臣之法遂窮于無可施矣日者 臣准總督  
咨文報有劫餉逃兵 臣遣兵出緝不三日而獲  
六十人以歸所獲隨身餉銀尚三十餘兩行李  
衣囊具在 臣一一驗解密雲當時逃兵就縛劍  
在其頸藉令匿其三十餘金誰敢言者而各兵

卒無所私臣念其知守兵法量行給賞各兵環而泣日不敢領賞但求本等月餉臣爲之語塞而汗盈盈洽趾也夫東事一日未平則兵不能一日不用兵不能一日不用則餉不能一日不繼臣一歲之中催餉五疏豈不自罪煩聒願念兵猶水也未溢而厚隄之可引而東可決而西水乃爲吾利也藉令小溢之小隄之再溢之再隄之及一朝大潰不可復隄而汎溢爲害至于發屋拔樹而後悔其隄之不預晚矣今日之偶遊偶譟小溢耳夫安知不浸浸而爲再溢夫安知不浸浸而爲大潰故臣之所憂不在廣陵之東而在榆關之西也惟此津兵混沌之覈幸而未鑿正須及時接濟使但知有守法奉公之一路而不知有要脅蠶凌之多機斯庶幾範我馳驅耳乃必迺之以無聊置之若惡有則亦何以服其心而令恬然于鉄馬金戈之間哉向者六月初旬福建解餉銀數萬過津臣移咨戶部請留三萬以充五六兩月之餉計臣書語臣曰且

令解進卽行先發臣以關餉燃眉不敢執留及銀入而止分一萬餉當日臣以便宜徑給各兵雖未免獲戾計臣然餉本急務計臣豈不相亮而無柰臣實依違致茲束手臣雖內訟嗟何及乎故事每兵月給米五斗至七月無餉勉加一石乃北兵得漕米往往轉易小米而後食習之所成不可強也而斗大津門米益多則價益下遂僅半其抵餉之值今復無餉相佐而秋禾登場則漕米雖有半價之名尚無轉鬻之路各兵有坐而待斃耳與言及此臣心如焚安得不體其必窺之情而疾呼于會計之堂哉伏乞皇上念士卒枵腹之難忍遊譟積漸之當防勅下該部速爲議處但得及早接濟卽米價甚賤月給一石臣亦料各兵之無敢不遵然所貯漕米原亦有限春間臣請截漕十萬部訝其多庸知今日反見其少若復爾悠悠大難將作臣不知所爲計矣統祈聖明裁察奉

聖旨該部上緊急發

修造城垣疏

題爲修造城垣以固重鎮議留班軍以襄重役事案據整飭天津等處兵備叅議來

呈稱

云等因到臣據此行間准督餉部院畢

谷同前事云到臣看得天津三衛之設其

來舊矣祖宗朝所以不置州縣而置衛者以

此地東臨海西臨河南通漕粟北近上都武

備不可一日弛也而講武之家尤先需城守焉

蓋軍爲有脚之城能合能分而不能固城爲不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二

餉之軍可防可禦而不可踰天津之有城也資

防禦也往者烟火萬里尉候四塞人不知城爲

何物修城爲何事卽有補葺不過日月之計迄

于今風雨之飄搖霜雪之凍蝕城僅存其名耳

臣昨歲履津任適當廣寧震驚之後戒心凜如

乃環視城外商賈輻輳駢填偪側而熱閭城中

屋瓦蕭條半爲蒿萊詢所繇然非獨以內乏高

塹無址可棲實亦以外乏堅城無屏可蔽故素

封巨室率萃河干一旦有急趨避奚所蓋城之

所關如此其不可已也况年來東方構難守在

關鮮糗糧百萬貯津轉輸臣每與督餉部臣蒿

目而籌封疆之大計督臣亦數四躊躇以無城

而切意外之隱憂城之當修又不俟今日始決

也特苦任事無人經費莫措空焦固圉之心難

興版築之後今幸兵備漸集

因民而動

無懼非常之原寬期以需務成不朽之業據所

議錢糧除道臣節省快壯工食六千二百餘金

外他如屯稻之積禮備倭之餘銀二項共計八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三

千兩有奇雖津門儲蓄僅有此數但此城之修

否其關于地方者甚鉅則此費之措處其取于

前項者難蓄自應聽其支用至于原估二萬八

千兩之數尚缺五千八百餘兩道臣似窘于捉

衿然有督餉部臣助米二千石臣亦多方勉強

助銀一千兩則此外所少僅十分之一二漸次

計畫想亦不大費商量耳惟是料價雖出于金

錢而工作必資之人力據道臣歷稽往牒凡有

修城大舉率留班軍應用夫班軍赴防不過修



工修之山海雖曰先其所急而道之津門未免舍已之田 皇上方以津門要害特設重兵若班軍不留修城則與設兵防津之意將毋矛盾况軍止二千爲數不多在闕如飛海之見安尼有無在津則聚房之蜂殊有結構又况城工雖大僅以歲計今日可暫以供堂與之用他日又可遣以赴藩籬之急揆之事理通而不礙考之舊案信而有徵是在 皇上之一 俞允而已若夫道臣來 功高平妖屬有不次之擢而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百三十一 自請竣後彌見任事之勇其糧官張懋德歷俸年餘尚非遷期自可不妨原務兼爲料理此固皇上所樂聞而臣當併爲入 告以徐觀厥成者也雖然 臣尤有說焉津門城內苦洼而多水城外故濠湮塞而幾民其跡夫水多則容民蓄衆之地寡濠湮則護城禦敵之力薄雖有堅城未足恃也謂宜以築城之夫半分而爲濬濠之用而卽以濬濠之土悉運而墊城內之洼將見城中可居彼思依城以爲安者必相率內徙

而城乃益實外濠既深卽有憑城以思逞者終隔越難近而城乃益固一舉雙善無以踰此夫城與池其相依而不可偏廢也從古然矣臣謹會同某官具疏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速爲覆議將兩營班軍准留二年以竟城工工竣之後照舊赴防其兵道參議來 准其久任庶興工無掣肘之慮趨事無二三之志津門永垂不拔之基而 畿輔東南屹然成一大保障矣

奉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百三十四 聖旨該部知道

請告疏

奏爲時危身病不能供職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事臣自去年四月荷 皇上拔擢巡撫天津時邊患方殷義無規避臣揭家赴任不謂東交妖亂驛路梗塞臣不得已中途遣妻子西歸而自以單騎北發紆迴干戈之場流離暑雨之中未及受事勞困已甚逮抵天津如育入暗室茫然固措杞憂雖切苦蹇駑之不前魯戈難揮恨時日之過逝于是憂鬱相煎夜不交睫雖復凌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廿五

霜踐冰于海上之巡行衝風帶雪于營中之訓練未敢言病而病實潛伏臘月終痰火一發頗覺狼狽業欲專疏乞休友人貽書勸臣謂春防伊邇邊烽漸急寧以死殉 國豈可言去臣聞之汗流浹趾投袂強起自春徂夏理糧餉勤較閹除器秣馬手口茶糲而又遣陸兵以赴闕整水師而出海心有所至而病有所不暇顧亦妄謂勞苦餘生或爲造物所矜憫不至大漸詎期今積病日深勢莫能支也蓋臣秉質畏熱少時

每值夏月當風而卧就濕而坐以致風濕中于經絡曩臣家食時曾一舉廢人理俱絕幸以高醫得療醫言慎守五載方無後憂故臣素多樓居今海國卑濕衙齋無樓如坐井中于是濕侵筋骨腰脊毒楚良弗可忍每服除濕之藥未免傷燥又覺鬱火上炎時作暈眩兩耳雷鳴日久無休臣子身天外匪惟兄弟妻孥不及相隨亦且親戚朋友無一爲對回首白雲思老親之倚閭驚心沉痛懼大命之朝露虫虫家僅數人徬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廿六

徨無策惟有涕零臣非木石其何能堪况戎馬倥偬原非卧理之局而策應緩急夫豈坐嘯之能臣病繇濕積既不但如風露之偶侵則醫難率療安可觀于旦暮之速愈若不早圖謝事臣性命之憂僅止一身而封疆之事關係 宗社倘有缺誤誰實尸之爲此泣血上 請伏乞 皇上察臣憐臣 准臣休致 亟簡才望前來代理臣得生入里門延醫治病倘不卽填溝壑與臣父共歌 聖德祝齊天爲願足矣

請告疏

奏爲 國事方殷 臣病突作懇乞 聖明俯賜  
罷免以全餘生以重封疆事 臣自被撫津之  
命知此地外防海內防陸遠應山海近護 神  
京自揣綿薄不勝厥任而 主恩難諉勉于  
役五月携家就道以東賊之阻弗克前進乃乘  
家西行暑雨重趼幸及受事見兵民雜處未有  
寧居將不知兵爲何物兵不知練爲何事且景  
州告變鮮兵逃歸 臣腐心區畫曰無再食之暇  
李思蕭公集 卷之三 百二十七  
夜無安枕之卧此地方兵民所共見也有勸臣  
以節息者 臣對曰 主憂 臣辱心所不安且  
皇上不以 臣不肖起之田間寵以踰涯死則死  
耳何敢有愛即每得 臣父手書倚闥諄切 臣心  
雖痛 臣口難言一段鬱苦病固隱隱在奏理間  
矣乃海上 一行景色淒楚歸而攬鏡鬢毛都敗  
時覺胃中作痛或以爲饑餒大過之故而 臣質  
素強漫不介意近因月餉不繼百事叢脞鬱火  
上熾自知不免于病果于本月十一日早出教

場練兵寒氣透肌竟日無火亭午已不能堪勉  
強終事及暮抵署胃痛遂甚盤旋踟躕求死無  
路 臣父 臣弟皆患此病每一舉發合室倉皇必  
用阿魏鬱金等藥攻之而後稍差 臣依方製用  
復不甚效 臣蕭然一署孑然一身妻子親朋無  
一相隨僅有蚩蚩二三愚僕見 臣狼狽止知涕  
泣倘不幸而一息不續上有未報之 主恩下  
有未訣之老親 臣烏乎可瞑即幸而不死而奄  
奄氣息寧足以坐嘯于將卒于上所以披泣上  
李思蕭公集 卷之三 百廿八  
請伏乞 皇上俯念封疆任重 臣病甚劇速  
簡能者代 臣放 臣生還倘不即填溝壑 臣得  
料理藥囊苟延性命長依老親以歌詠 帝德  
幸之幸也

奏辭推陞 新命疏

奏爲驚聞 新命揣分難堪懇乞 聖明 俯  
容辭免事准吏部咨該本部會題照得兵部添  
設右侍郎余 陞任員缺已經題奉 欽奉  
照例會官推舉除科道官例不推舉外 臣等會  
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公推得天津  
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邦華保定巡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張 俱堪任前缺伏乞

聖明于內 簡用一員恭候 命下行令欽遵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二十九

到任管事等因天啟三年閏十月初九日吏部  
尚書趙 等會題十二日奉 聖旨是李邦  
華陞兵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 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 臣章句腐儒迂庸拙吏  
皇上不知其不才起之田間卑以節鉞去夏  
被 命適當廣寧潰後風鶴皆兵 臣以天津迫  
臨大海一水盈盈與敵共之力固弗勝義無他  
議乃于東妖披猖之日單騎履任不謂草創新  
鎮事罕因襲贅疣陋局勢難展錯 臣雖食不下

咽寢不安枕疾病不問醫藥拮据荼拏者一年  
有半而心血碌碌表樹僅僅訓練徒勤未必一  
可十而十可百糧糧數匱常虞呼不應而應不  
時營房可棲顧恐懷土而成逸馬政粗修獨苦  
上駟之莫購嚴提防于海口雖舳舻相望恨長  
鯨之未殲勤策應于關前縱水陸齊驅將平胡  
以何日祇覺心長而才短無柰資鉅而力綿歲  
月惟邁功効幾何方懼吏議之無逃乃蒙樞  
之 特授循資以進則內媿閱歷之未深採望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三十

而登又深慙名實之不副夫司馬統六師以平  
邦國而左右侍郎必將才素儲于夾袋庶足以  
供主者之採擇必甲兵不窳于胸藏庶足以佐  
主者之調度而 臣雖常躬親戎馬之役實則非  
有尺寸之長似茲重任其苟克堪况珠玉在側  
不勝我獨形穢之羞而糠粃居前將令人有貪  
昧之誚此 臣所以踟躕高躋厚不能安于心者也  
且 臣自九月以來緣積勞而成病因感寒而增  
劇濕痰涎注于腰脊轉側靡寧爵火潛伏于脾

胃咳嗽見血雖復旦夕勉支業已銷磨日甚而  
予身遙託于海濱老親倚閭于天外遊子之念  
何忍故國之夢時縈徒以封疆多故未敢乞身  
而此情此景人所共知近樞輔孫承宗有併缺  
之議既奉 明旨卽與覆行臣之本願但覬弛  
于負擔歸而以醫藥延餘生以丘壑供菽水伏  
乞 皇上收回 成命 勅部覆議併缺俾臣  
得回籍調理長娛老親庶 國家無濫遷之官  
而愚臣安止足之分矣 奉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三一

聖旨李邦華既簡任樞貳着遵旨卽來供職不  
得推辭巡撫事務既議歸併着督餉官兼管該  
部知道

議設營本錢糧疏

題爲兵餉時缺接濟術窮謹竭 臣愚勉紓兵困  
以固重鎮事 臣惟東事未平今日 國家之用  
兵非得已也夫既已不得不用則亦自不能不  
養而月餉往往不繼于是資生無路强者援臂  
而思謀中人掉臂而思去惟最弱者忍守而苟  
活夫謀則不可用也去則不爲用也苟焉者又  
不足用也所以舉 朝蒿目于養兵之費而竟  
不收一兵之用也不率惟是餉不繼則將領之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法雖嚴不能奪各兵謀食之時故訓練有所不  
及施而練不以時則兵技不精餉不繼則督撫  
之令雖重能弗憚三軍枵腹之困故請討未免  
于過激而激復不應則士氣益餒以不精之技  
就餒之氣乃欲驅之向敵不幾以封疆僥倖哉  
此同各鎮之所共苦而尤莫甚于天津天津鎮  
本新設兵多烏合其相率而應募者爲愛精也  
而 廟堂之上每視此鎮爲贅疣呼之彌疾應  
之彌徐 臣待罪一年且半其兵餉之按期而給

者僅去年之八九兩月耳此外或遲一月或遲再月甚則有遲至三月者臣催餉之疏一歲五上而容催不與焉藉非百計截漕得留十餘萬石之米以佐後時之需其進竄鼓譟豈在山海通州下然繼今以往漕米之截尚未議也部發之餉又萬萬不能先于昔也以萬五千人張口而待朝不及夕寧盡餅可療其饑而并詞足果厥腹臣所以躊躇四顧而莫知所出也茲當離任悉查臣任內程薪數米之餘銷積銖累之數分毫不闕正項者約得銀三千兩臣儲之營中名爲營本每遇月餉踰期聽各兵以應得之餉爲質暫相借貸少緩須臾餉銀一出卽便補償不得長借但查客兵餉厚水兵在這皆不必及惟陸兵揀練有素似爲可用若不恤其困乏將望望去之而臣梯風沐雨之辛勤盡付東流故此銀僅及陸營第銀雖已具而爰始慮終不得不周臣悉計之約有數端宜防之于預者一曰禁貸官蓋官挾情面求貸必多所假于官者厚

而所施于兵者薄難維而飼虎食不得之數也故貸官宜禁一曰禁貸民蓋民間利重守者易徇徒益典守之囊而祗損接濟之實丐餘而飽壯夫亦必不得之數也故貸民宜禁一曰酌所貸之額凡人情迫而求濟何暇爲留餘不盡之思但六千之兵分貸三千之金人無多數若源源而與山林何以給野火勢將顧此遺彼轉生怨望是必定之爲踰踰者勿應庶幾人無越思乎一日裁所貸之息津門俗澆凡兵負民間一金月必取息二錢故有工于牟利者專放兵債欲盡行禁革益令兵窘于無措而聽其例索兵之皮骨幾何堪此腹削今官錢原不責息但每兩月取息三分歲可千餘金量以百五十金爲典守者奔走書記之費而餘盡可復拓營本一歲之後戒爲月息二分永無苛征庶幾人沐實惠乎一曰定執事之官營官非乏也而官之賢不肖無常去留久暫亦無常錢糧一經其手清結未易惟天津三衛故有世職聽用臣標下令

擇其家之裕而行之醇者委令掌管設立簿籍按季查算歲終必併本息全交無缺然後或仍管或另委時出不測庶幾無耗費之患乎一日杜詐冒之弊兵以六千安得人盡熟識而所憑止方寸之楮數行之墨卽索金如探囊萬一有奸徒冒名求貸何以辨之今將標正選鋒三營各設一鋪凡兵有求貸止投本營之鋪毋許錯亂必赴本營千總官給與印記然後發銀蓋千總所轄不廣面面相親設有假借立可覺察庶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三十五

幾奸欺弗售乎大都臣之此舉名以恤兵實以寬國惜也括餘粟于瓶壘之聲求餘瀝于升斗之水爲力甚勞爲濟無幾臣實有所未慊第念兵政弛墮之日又以餉之不繼激其譟潰終歸無用不若借此當厄之施爲聯屬之計而又非出于司農之金錢不過愚臣尺寸寸之節畜或者亦不盡孟浪而無當乎臣生平爲吏迂愚自喜初任南國再巡浙省各有捐存以爲地方垂永利今茲之後猶前志也查前任撫臣

自嚴清儉節約原有千三百金之積以付臣支臣封識如昨今併缺仍歸前撫方來亦必更有積餘前人不言而臣乃必以自明也媿矣伏乞聖明俯察臣愚免其舉行將兵困可以時甦而津門一鎮當可長免于脫巾亦封疆之幸也 奉

聖旨只所奏兵餉具見節省曲處苦心俱依議行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三十六

捐俸助餉疏

奏爲捐俸助餉事 臣奉 皇上命巡撫天津蓋封疆之臣也封疆之臣急在封疆今日封疆所最重者孰踰兵而養兵者孰踰餉故司農蒿目于持籌舉朝嘔心而畫策外則司府州縣竭蹶于征輸內則封樁瓊林畢殫于搜括 臣身在局中目擊時艱愧無以塞庚癸之望而果貔貅之腹乃不得已而求之清餉嚴扣尅之禁酌本折之宜餉雖清矣而不能益也又不得已而求之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三七

節餉汰老弱之衆重隱占之法餉雖節矣而省無幾也散金結客空懷報國之心輸粟實邊奈非素封之子真有躊躇四顧而不能卽安者惟是臣履任以來見敷天同籩之義無人不奮大小臣工咸均後食之思卽 臣同城而居者有督餉之大臣業于去冬捐俸助餉 臣比亦勃然有志而時危地險力綿任重一官去留旦暮莫必所以遂巡而罷今幸東方蠶伏苟延歲月 臣有俸可捐雖滄海一粟泰岱一撮然而 臣之心不

可已 臣之分亦無所逃查諸臣捐俸率以一年爲期 臣去年八月起至十二月終應得俸銀以窘急無聊盡行闕支惟今歲正月以後悉貯在部然僅十一个月不滿一年而柴薪未領可以那補 臣將柴薪銀補足去年支過五月之俸而今歲歷過之俸則盡捐助餉亦不敢拘定一年之數蓋在諸臣捐之于履任之初不得不自爲限制以示無忝竊而 臣捐之于去任之際故直須盡佐公帑以效其涓滴妄意三空四盡之日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三八

欲爲 國家寬度支卽錙銖不厭其微而爲軍前免脫巾或絲粟亦適于用伏乞 皇上 勅下戶部將 臣任內全俸扣出克餉度微 臣疆吏之責可塞而區區憂時之念亦紓矣 奉

聖旨覽奏捐俸助餉具見急公知道了該部知道



奏辭勘功加俸疏

奏爲平妖無功冒 賞難勝懇乞 聖明 俯  
容辭免以安愚分事准兵部咨爲妖寇蕩平已  
久軍功查勘復明謹據實奏 聞乞 勅叙錄  
以勵人心以重封疆事奉 聖旨東省妖寇蕩  
平文武各官協心奮力共奏成功朕心嘉悅李  
邦華侯直諫勘功疏至併從優叙欽此又于閏  
十月十五日接得邸報兵部一本同前事奉  
聖旨幾輔妖寇蕩平文武各官協心奮力共圖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三九

勞績朕心嘉悅李邦華已經陞任着加俸一級  
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欽此 臣不勝感激不  
勝惶悚竊念 朝廷有激勸之典功雖薄而必  
酬臣子有靖獻之忱賞無微而可冒去歲八月  
初臣方履任時山東之妖寇正爾披猖而武邑  
之連賊相繼蜂起津門之發兵徂征者前撫臣  
畢目嚴臣雖時有調度職掌宜然無足異也其  
後劉永昌先登于滕縣董世賢奏捷于景州雖  
皆津之兵將然適有天幸 臣無與也 臣待罪撫

津一年有半拮据茶將非不甚劇近吏部會推

臣兵部右侍郎臣猶以勞而罔功竊懷跼蹐具  
疏控辭用明本志今併勞亦烏有何以言功功  
既未著何以膺 賞童而習之止知敬事後食  
之義仕而忘焉甘心尸位素食之耻則陞俸一  
級臣之所不能安也向者三月間 皇上特眷  
樞輔勤勞 軫念闕門將吏 欽頒內帑越格  
大賚臣以贊理征東兵至策應緩急亦叨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四十

恩賜蟒段一疋銀四十兩雖遠隊祇領尚覺措  
躬無地乃今以叙功之故彤幣兼金駢蕃下逮  
夫孰知征袍濺血夢寐空懷于對壘捐金縱間  
倭偶未效于軍前顧敢濫 尚方之雲錦叨  
御府之珍藏則表裏銀兩又臣之所不能安也  
語曰無勞而獲謂之不祥臣爲此披瀝具辭伏  
乞 皇上 俯鑒臣愚容臣辭免庶無功者可  
安于其分而受賞者乃益知所勸耳 奉  
聖旨平妖有功叙賞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  
道

請告疏

奏爲積勞成病 新命難前懇乞 聖明俯容  
休致以全餘生事 臣本不才當 皇祖朝待罪  
臺郎巡按浙江乞病而歸嗣雖叨陞山西叅議  
臣自揣無裨世用決計長往遂得苟視息于山  
林與 臣父菽水相依五年于茲既無功名之想  
亦免陰陽之患自 皇上嗣服起 臣田間一歲  
之中易地再三 臣猶次且不進 臣父責 臣以君  
臣大義 臣始驅車然初心亦止期從藩臬外吏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四一  
謹修職業云爾 臣何 皇上晉 臣以光祿少卿  
不數日即擢 臣天津巡撫 臣原不習兵荷此  
隆恩莫知所報卽有躡躑私意難可控陳方携  
家赴任而山東盜起行人中斷 臣不得已棄妻  
孥于半途單騎北發此時此念實惟知有 皇  
上軍國重務不復知有身家性命抵任而後一  
切詰戎儲器之事必躬必親日不再食夜不帖  
席寒不恤踐重冰暑不憚暴烈日人見爲勞 臣  
矯之日逸人憐其苦 臣矯之日安屈指日月雖

僅一歲有半而生平之精神氣力實已殫竭靡  
餘矣顧一日在事一日勉去騰以痰火病而  
不敢言今夏以中濕病而不敢言卽昨九十月  
間以吐血病而亦不敢言夫惟不言而病乃益  
深惟病深而發乃益暴頃者蒙 皇上簡 臣樞  
貳 臣具疏泣辭已陳病狀業奉 嚴旨 臣復  
命事竣義宜趨 朝緣三年未見老親寸腸欲  
斷還轍而南一圖省覲原不敢久稽王程乃 臣  
家在四千里外歸心彌急行路益艱戴星驅馳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四二  
寒威侵肌方及徐州諸症交作途次無醫藥可  
覓勉趨而前雖已漸近 臣鄉而預然委頓幾無  
人理矣因念國家設一官必有一官之事 皇  
上用一人期收一人之用事不可廢也用不可  
負也而總非強力敏幹弗之勝也况封疆多故  
本兵非清閑之任軍旅戒嚴佐樞豈盡諾之局  
臣身既病則雖有狗馬戀 主之思莫展其經  
營體國之效若優游以待痊癒 君言不宿已  
踰故造之愆矧低迴而不決是羶戀難割安遯

盈廷之議臣聞之書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疾病日迫夫寧啻力之不能則止足宜明庶免妨賢者之路且臣有姪日宣見官御史爲皇上耳目之臣近以臣叨列三品引例迴避臣非不欲黽勉于役成臣姪六月之息以供皇上他日之奔走其奈臣病如斯則皇上何不允臣一放俾臣既得苟延其一丘一壑之餘生而臣姪亦得畢竭其尺寸寸之報塞臣雖冒附于邪奚之內舉而實以忠于皇上之本懷也

李邦華集 卷之三 百四三

伏乞 勅下吏部覆議容臣以原官致仕在籍調理倘幸不卽填溝壑臣得如昔年與臣父朝斯夕斯共祝 聖壽于萬億斯年實不勝大願

奉

聖旨樞貳重任李邦華新以才望簡用着前來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

請告疏

奏爲 君恩彌隆臣病未愈再懇 聖明俯允休致事臣自去年十一月解任過家擬一見老親便可趨 朝供職不意行至徐州積勞病作臣一面具疏陳情一面與疾南驅風雪飄零疾外益疾晏歲抵里形神非故拜老親于堂下幾至顛仆涕泗橫溢家人見臣憔悴含酸相慰延醫診視僉謂勞極而病須假靜攝臣謝絕應酬專理藥物旬餘未有起色忽于邸報中見臣原疏奉 聖旨樞貳重任李邦華新以才望簡用着前來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臣驚聞明命勉肅衣冠叩頭謝 恩外伏念人臣之事君也有不可自欺之本心有不容虛竊之寵榮身病而不以 上聞欺之屬也力不勝而嘗試事任竊之尤也此雖當太平無事之日尚未免干吏議而負 國恩矧今戎馬生郊衆朝蒿目試問本兵何地樞貳何官疆場有急人且望以肩鴻任鉅綢繆宜預已亦當思佐籌借箸而顧

李邦華集 卷之三 百四四

以無所短長之身抱奄奄之息乃欲偃然就列  
尺素其間妨賢路而羞朝廷臣之所大懼也  
且臣病非自今日始也生平有濕痰流注之患  
坐卧必擇地而處往山居曾一舉發調理經年  
方瘳頃者巡撫天津海國卑濕什倍南土而北  
地衙齋並無樓房于是中濕甚毒病在脊尾卧  
則安而起則苦行猶勉而坐不帖加之久勞傷  
神兩目之昏花如霧多思敗脾飲食之減損日  
甚臣以始衰之年遭種種之症豈不愛生奈身  
在軍旅既無皇于自惜又地乏醫藥聊強支以  
姑待迨今病已深于歲月自爾效難期于旦夕  
近因東方假道之塘報西寇挾賞之侵犯臣雖  
在呻吟中念無以仰紓皇上宵旰之憂勤五  
內如焚虛火上熾病乃益進翹首闕廷何日  
始堪叱馭而能不泣血以控也况臣父年七十  
二歲老矣以臣病而貽臣父之憂因以臣父之  
憂而增臣心之痛今同室相依猶縈懷于夢寐  
倘萬里成行能忘情于顧戀此又臣最不得已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四十五

之苦而耿耿于中者也皇上諭臣以樞貳重  
任獎臣以才望簡用臣才雖綿臣望雖劣然臣  
非木石寧不知樞貳之任闕帷幄之調度簡  
用之恩等天地之高厚然臣病若此報塞何從  
爲此不憚煩聒哀籲于君父之前伏乞勅  
下吏部查臣病無假託俯容以原官休致在  
籍調理所遺員缺速行推補庶臣職任無闕父  
子無離臣得一意調攝而沉痾有痊可之望祝  
頌聖壽世世以之寧惟臣父子也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百四十六

兵部請告疏附

奏爲愚臣病劇思親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  
紓子情事臣最不才夙與世忤荷 皇上拔置  
今官居常深念何以捐糜頂踵仰酬 國恩但  
臣有父在堂年踰七十日薄西山臣去冬由天  
津巡撫解任歸省父子相依不忍睽離曾三疏  
乞身乃前一疏奉 旨未允後二疏抵京適有  
嚴 旨促臣到任親友遂留臣疏不敢上 聞  
臣父又以大義諭臣臣不得不絕裾而出六月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長驅暑雨沴厲之氣浸入肌膚 陛見以後再  
病暴注時臣受事方新醫藥無暇雖復屢勉祇  
後然病根已潛深矣忽于前月二十三日偶感  
風寒驟發痰嗽背如負石喉若柵柴鼓周身之  
全力不堪一吐極橫口所欲言不出一音喘息  
烏烏自夜達旦延醫王廷蓼等服藥旬餘雖咽  
膈稍通然元氣已虧喀喀見血臣乃茫然怵然  
懼深性命矣念臣父夙有痰嗽之疾冬寒不戒  
歲必一發發則啟處遑常盡室惶駭臣適時心

旌提提正以爲憂不意身嘗茲苦憂慮轉切歸  
思愈不自禁若不乞恩于 聖明之前早圖休  
致臣病將以憂思而日深日促恐七尺無生還  
之期而老親抱倚閭之慟矣矧今 國事雖曰  
方殷人才原自不乏臣學荒識闇賦性拙直久  
耳世棄今濫竿樞貳短長茂效正如渤澥乘鴈  
不足有無祇增罪戾 皇上允臣歸田庶幾雲  
霄鴈去免罹燬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  
懼既可以不妨賢路又可以稍盡子情臣倘幸  
李忠肅公集卷之三  
未卽填溝壑日與臣父出入耕鑿歌詠 帝德  
長爲太平之民于願足矣臣疏久具以 聖養  
屆期未敢入告日者亦扶病強起勉隨諸臣後  
呼 嵩幸而成禮然纔歸私寓昏暈突作震雷  
貫耳空花眩目偶一轉側屋瓦沓覆臣益知疾  
無迅瘳官難久曠不得不出此哀鳴也伏祈  
皇上矜察 奉  
聖旨李邦華三疏乞歸且思親成疾准 同籍調  
理該部知道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四目錄

詰戎辜府

特陳京營綱領疏

條陳京營積弊疏

條奏營務疏

條陳郊祀儀衛疏

辭免加陞疏

節省錢糧疏

計日省成疏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申飭營蠹疏

陳乞歸養疏

再乞歸養疏

爲鄒先生請卹疏

請裁三備兵營疏

酌議清汰備兵疏

備營未盡事宜疏

清汰新軍疏

酌定三大營糧餉經制疏

乞恩改蔭并陳苦情疏

發兵守通授薊疏

虜警內防切要疏

聞訛自訟疏

覆奏劄營城外疏

自請專守外城疏

任內積存錢糧疏

辭朝謝恩疏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四

盤谷李邦華懋明著

男士亨

新建姜曰廣燕及選

士京

士臺

編誥

年姪祁彪佳世倍較

孫長世

長祚

詰戎率府

特陳京營綱領疏

題爲特陳京營綱領之務懇乞

聖明勅部速

議以便責成以圖振刷事

臣惟國家之事始

未嘗不法制詳盡秩然就理而後乃漸頽墮不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可收拾也則以任事者之非其人也故曰有治

人無治法今日京營之受病蓋本諸此頃蒙

皇上起臣田間畀以協理京營以爲補偏救敝

佐總臣之不逮已耳顧熟考其偏敝之源則庶

冒何以不清無有任其清者也訓練何以不勤

無有任其勤者也馬政何以不飭無有任其飭

者也錢糧何以不核無有任其核者也夫兵踰

十萬馬幾二萬器甲錢糧亦復稱是此亦天下

之至煩鉅矣乃分之則屬各營之將領而誰與

稽察合之則歸三營之號頭而寧克負荷且所

謂號頭者體本不專志又非遠原不過以司軍

前之傳宣卽其人誠賢亦不能不遷就世情逢

迎津要倘其人不肖則惟是專工朦蔽巧營窟

穴雖等而上之猶有總協巡視然耳目之所不

及悉隄防之所不及施者衆矣臣聞舉綱者先

提其綱振衣者必揭其領臣請得于戶兵工三

部內各遴選才望主事一員以任綱領之寄註

差三年而後一更如士馬有登耗則清查汰補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之宜責之兵部司官錢糧有盈縮則劑量遲速

之宜責之戶部司官盔甲器械戰車火藥有堅

脆美惡不齊則一切製造督促之宜責之工部

司官而臣總三司以董其要庶幾與諸臣朝夕

商確率作省成如是而三軍之精神不一踴躍

三營之氣色不一改觀者臣不信也先是天啟

元年協理侍郎張經世慨營務之無統曾題

設三經歷然官卑權輕與諸將不相下牽掣齟

齬無裨營政不踰年而議罷罷之誠是也乃因

壹廢食仍其固陋終非長等或者謂部司官于  
總督無相臨相屬之體未便共事不知三司止  
屬協理總督原無干涉其或文移有不得不往  
來者則彼此行于號頭或各城兵馬令之轉呈  
夫豈有窒焉從來設一官必增一官之費惟費  
苦不足即官亦覺贅今取之三部司屬俸薪供  
役皆所自有事理簡便無庸擬議況兵部馬政  
主事周夢尹現以前署協理之委清查庫藏倘  
蚤定此官何至二萬鉄價茫無歸着至今稽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三

奏報耶臣愚故以此爲京營目前急務否則臣  
縱矢心整飭而孤掌獨拍雖疾無聲恐尺寸無  
以自豎而徒負皇上殷殷責成之明旨臣  
罪滋大伏乞聖明裁察勅部速議及蚤施行  
奉

聖旨京營積弛已久李邦華受任伊始清核振  
刷佇觀新猷戶工司官舊制所無不必添設

徐陳京營積弊疏

題爲京營積弊不堪徵臣隨事整頓謹列款上  
聞仰祈聖鑒事臣自九月入都旋知武舉  
至十月初始入營供事會南郊期迫臣兼攝  
總督之印百責攸萃查故事凡簡點器甲修明  
旗幟安布信地嚴督守護以襄皇上格天  
之盛典者無一可分任他諉而庫藏如洗無米  
強炊微皇上之靈聊及竣役臣雖幸免罪愆  
然自媿伎倆蔑如至于營中軍務頭緒紛紜臣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四

兩月以來手口茶將隨事料理大都從前積玩  
積弊已成極重不返之勢緩之則悠悠歲月終  
無振起之望急之則洶洶沸騰起鼓譟之釁  
臣不敢苛于兵而縱于官亦不敢飭于貌而墮  
于實惟念念期明作之功而時時戒更張之驟  
勞怨罔恤總爲國家起見臣愚自將豈問識  
讒可畏除事體重大者臣另疏請旨外其一  
切絃轍之莫可因仍偏敝之亟當補救者臣隨  
事更創務爲遠圖不敢不據實上聞蓋以十



餘萬之兵數百員之將人各有口臣欲核實實效而不藉明旨申飭未有不咸道旁之築而來盈篋之謗者伏乞皇上鑒臣愚惻裁察施行庶臣議不托之空言而大馬得效其區區耳一日操法宜更兵之演操如臨大敵凡金鼓旗幟分合進止必平時嫻于節次斯臨敵免于倉皇乃京營舊日操法止結一方營衝打三次全無號令不諳步伐若詰以變換曲折幾如膠舟之不渡木橋之不駕也人言棘門兒戲此殆不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五

成其爲戲矣臣昔撫天津身自教練今營中副將有知者臣令其教習一營旬日便有端緒人皆謂見所未見今後應漸合三大營而共習之但人情狃積習而憚勞苦倘其不率須以軍法繩之而將官有不務實教練徒以聿言搖惑軍心者加等處治一日揀選宜精京營十萬軍止選鋒一萬壯丁七千爲可恃臣每點驗選鋒精銳十不五六既難盡革亦難驟補訪之此輩皆以五五金買克一名而非真精銳也臣有策于

此每把總一員領兵五百每月限自選五人年必二十四五以下力能舉二百五十斤以上莠必兼弓矢火器二事一月一解臣親驗不如式者資本官則五百人中一年可得五十人而三大營十萬之衆通可得萬人矣然後將原額選鋒汰其老弱補以新選而萬人無不精不銳之患矣把總年終舉劾止憑所選多寡爲殿最敢弗奮勵越次年再一行之又可再得萬人蓋取數少則易精時日寬則易練解驗勤則難遁此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六

不愈于今之名是而實非乎但臣與總臣各致謹于解驗之時不令苟且塞責可耳一日戰車宜議戰之用車從古不廢而車利用輕今京營所貯者武剛車也體勢重大不便推挽倘時逢雨雪地逢溝澗卽一步不能前矣臣昔撫天津曾製一輕車式止用一人負之而趨頃以示巡視科道二臣并三營將領皆云便利可用而費固甚省今工部合造京營戰車七百餘輛以時調舉盈僅准造百輛然併營中舊存四百餘輛

亦可成一大營此外不若用臣輕車式照造一千輛他日皇上大閱兩車並設利鈍自見而車費之多寡相懸又所不論且舊車每房僅容三輛而臣之車式則一房可容百輛空其房以居營兵又一舉兩利之策也一日火藥宜良夫火藥爲軍前長技而京營領藥于工部從來不適于用每日操演各軍皆捐裹自辦噴有煩言而所領之藥反爲司總隱匿變賣此無他由于提硝不淨礮以沙土礮磨不力致成粗澁故濕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七

氣中湧出之不成聲耳今後工部宜給生料每生硝千斤作熟硝六百斤聽營中自行製造工部既不製藥則一切工役之費宜還之營中此似不過一轉移而非煩設處者也一日器械宜分凡有一兵必習一藝習一藝必須一械故盔甲取其稱體器手貴乎相習乃京營之軍分班操演當其上班則領械入營及其下班則送械歸廠卽盔甲亦皆如是任意取用並無一定之分屬所以人勿愛恤殘缺破壞咎無所歸而守

廠積奸因得乘其損折竊取變賣此莫非國

家金錢直同流水可恨也夫良農愛耒耜文士愛筆墨兵不自愛其器甲必非有用之兵謂宜將廠庫器械逐一分授各兵人領一事刻名于上而復冊載之盔甲不常用亦令各自封識分寄戎政府庫有華役病故者隊長查取交還雖物無久而不敝亦必定以年限其或遺失則令賠補此亦惜財之一端也一日典守宜專京營器械多貯于戎政府皆有分轄惟先年帑金所製鋼鉄硝黃火藥鉛彈及近今盤出歷來器械向無專委以司筦鑰雖守府各官日輪十員然決旬一更匪屬久任况府內空曠墻垣傾頽隙竇實多于是時有踈虞謂宜令三大營六副將人管半歲督率小委嚴加防範期滿之日造冊交盤則雖亡羊補牢無救于已往之失而前蹶後慎亦庶免方來之悔矣一日錢糧宜節臣昔任樞貳聞知戎政庫藏頗有積儲私喜國家養兵十萬豈能銖銖錙錙沿門持鉢有此餘蓄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八

可備緩急不謂三四年間用費不經等于泥沙至庫無一錢之餘也頃者南郊之後臣日夕躊躇束手莫措僅懇得工部銀四百餘兩爲數有幾名曰修車其實旗幟之新製器械之整飭盡取于是臣如窶人治生以湯克廉耶免枵腹良亦獨苦及今不爲節約濫觴夫復何底謂宜查天啟四年以前舊例事事樽節著爲定規俾各衙門永遠遵守庶矜肘雖窮于目下而匱乏無憂于將來此今日京營中之最急務也一日兌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九

馬宜酌京營之兵先選鋒次壯丁皆有衝鋒陷陣之寄倘其人果精悍而不給之馬卽勁弓猛矢銛矛利戈所及亦復能幾查得營馬舊額二萬六千餘匹歲有倒斃今不過一萬五千餘匹耳盡以兌給選壯而猶苦不足奈何車兵城守各營亦聽其紛然禱領也至于備兵一營兵且稱備馬于何用不騎不操兌給奚爲則莫如盡改發選壯不惟使驍健得畢所長于驅馳亦且令芻糗不虛所養于驅驟矣一日西砲宜練臣

觀營中演操何嘗不日習火器然第聞其聲轟然而身法手法未之嫻也點放不齊仰天虛發比比如是真誅之不可勝誅或者嚴責成于將領庶漸改觀乎至于西夷大砲則一發而中可殺數百十人功最宏鉅但平時不練臨期決不敢用神器徒爲虛設耳所以然者恐近城演放不免震驚之虞且藥料不精致滋炸烈之禍臣已令移之僻處而藥物近亦自製將以來春舉行矣若夫懸千把之賞以作其氣驗膽力之勇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十

以厚其酬此又鼓舞無一定之格而惟期教練之有成者也統候 聖裁

奉

聖旨這條奏各款有裨營務依議與總督官協心整頓務臻實效戰車新舊五百輛旣可成一大營餘俟錢糧稍克議造火藥還着該部製造但有粗澁難用的經管主事決不輕宥該部知道

條奏營務疏

題爲恭奉 皇上責成之 一明旨謹抒愚衷仰祈 聖鑒事臣昔在天啟四年叨任兵部右侍郎時協理戎政員缺吏部欲以臣改任臣遜謝未居私念京營重地不敢自托局外逢人諮詢深窺營制頗知就中端緒後臣被奸逆摧折去國五年昨夏 皇上拔臣田間復畀戎政臣九月入都旋知武舉十月入營將事乃知昔日之京營已多費補救而今日之京營又視昔天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十一

淵以軍則操演無法矣以馬則倒疲日多矣以盔甲器械則工部久不應矣以戰車則現存者既不堪用而回厥者亦不復修矣以帑金則昔尚存十三四萬而今止存一萬矣以庫藏則昔猶積一萬五千而今竟分毫無儲矣以經費則昔僅歲支六千有奇而今竟歲費一萬三四千兩矣以屬官則昔尚有三經歷之分理而今竟裁革不設矣臣撫然太息終夜徬徨欲具疏入告又思 皇上方日夕焦勞苟可隨事整頓

不宜以苦難聒瀆 聖聰故第據臣所自爲區

畫凡可得而徑行者臣陸續行之易爲奏請

者臣約畧請之其有事關重大而萬不得已者擬于今春特上之其有官宜急用而未蒙

俞允者臣擬于今春補陳之而適奉有更宜責

成之 明旨是正臣千載一時之遇而殫竭自

效之日也臣曷勝感激焉勝踴躍因念作事謀

始宜有一定之規模而治兵整旅難容姑徐之

意見則臣有數事不得不明告之 皇上者蓋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十三

營中闕候不在軍而在官不在千把總而在營將與中軍營將廉斯下不敢貪營將公斯下不敢私營將勤斯下不敢惰營將不姑不暴斯下得以自見自容今臣以一人而托諸將之上並無司屬其勢甚孤必欲整理營務何能不與營將聯臂指之使嚴淑慝之辨想賢者功名路長自爲臣用如其不肖或傍牆壁之堅牢或恃機鋒之迅捷則臣且以成敗寄于此屬波濤之口臣能安位行志乎臣期諸營將洗心滌慮勿二

勿三能則前有升霄之望否則後有三視之加  
怨非臣所恤訪非臣所畏也至于中軍一官權  
僅亞于營將而闔營皆其提掇脅上凌下亦頗  
有聞然此等么麼輕革逐重掣閤臣自當隨時  
摘發願皇上之爲臣主持也語曰十羊不可  
九牧一瓢不可百與言貴專也臣才識疎庸本  
無幹濟冒此協理重任所望于愛臣而教臣者  
何望望歲頃見臺省諸臣念切根本嘔心籌畫  
條奏種種無非我師第多指亦能亂視而變法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十四

必須謹始自後諸臣所上京營方畧議果可行  
聖明固宜擴轉圜之聽事須商酌愚臣亦必  
熱肯綮之嘗臣亮諸臣爲公起見必萬一無掣  
肘者然臣不敢不先一言願皇上之爲臣  
鑒裁也天下衙門人役無不有孔蠹巨奸竊穴  
其中然莫如京師爲甚第在外歲有巡按御史  
訪拏一節少足以寒其膽而京師絕無郎科道  
諸臣間有發覺纔千百中什一耳臣不敢問其  
他但如京營中上自副將下至把總其書識多

積猾盤踞臣衙門亦豈無之臣今定以一年

兩次考察除臣別有耳目外每次限以數人責

之六副將不得以烏有塞白必擇其隱占剝削

之尤者追贓正罪如臣衙門之書役長班有不

法者一體訪究則窮軍之膏血稍存而狐鼠之

跳梁知懼願皇上之爲臣嚴飭也祖制定

律令以治人罪雖毫無假借而每多詳慎獨于

治兵則另用軍法謂人衆易亂非軍法不肅也

臣昔撫津門新鎮草創人情囂譟臣先之以文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十四

告繼之以申警而犯不止臣乃擇其尤一日而

戮四人割六人耳于是三軍震悚無敢不率今

京營官軍狃于積習全不知法亦並未聞有用

法者夫火烈而人避水懦而人溺古不云乎臣

非不知京軍易譟然非嚴則無可治之軍故犯

小寧縱不必輕試以衰威而罪重必懲勿狃常

格而生玩總在各將領與臣同心轉屬而下至

于千把總則法無不行而譟無自生願皇上

之爲臣特斷也凡情與法不能兩用而兩無妨

茲徇情必廢法執法則碍情自然之勢也京營  
現在官三百餘員而缺有美惡聽用官亦三百  
餘員而人懷躁進每一缺出攘臂相爭請託紛  
紜臣與總臣每每相向蹙額不知京營補官有  
定序會補有明旨不可越也則又相率而求  
之于咨夫咨者咨其勞績彰著而借部推以酬  
之者也倘一概濫行將竊兵部以無缺且令職  
方視臣為何如人臣到任以來並未嘗獨補一  
官輕出一咨今後一切以俯對青天黑夜之心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十五

仰守 皇上至公無私之法有鑽營求補求咨  
者見任註以劣考聽用卽行革逐雖毀能鑠金  
臣不任受尤冀與總臣共遵此議願 皇上之  
爲臣鏡察也乃若臣官以治兵爲職而治兵以  
營中爲所臣去秋到任卽欲就營而居柰無屋  
可棲嗣以 郊祀在南料理於南爲便故暫爾  
遷延然營中將領皆寓東北而臣獨居西南有  
事而道路離遠奔馳爲累無事亦耳目遙隔稽  
祭難周臣甚苦之今僦寓東北謝絕交遊以免

廢時妨事之害俟營房議定尚思葺理官房揭  
家入營爲諸將倡此似不必上 聞但離群索  
居駭人聽睹故并及之臣于營務所欲言者無  
慮數十則因奉 旨限字不敢大溢姑先陳其  
切要大畧此局一定惟力是視毀譽利鈍俱置  
度外其效則 皇上之靈也愚臣亦庶幾無負  
振飭之 明旨如其不効臣自知甚審有乞身  
而退以避賢路不敢因循苟且虛糜爵祿而悞  
國家之大計統祈 皇上裁察 奉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十六

聖旨京營握重壯威戎務急宜嚴飭這條奏任  
將馭軍清奸蠹杜鑽求諸款俱如議行李邦華  
幹濟素優當一意整頓務振因循期奏績効用  
副責成之意就近僦寓亦見急公知道了該部  
知道

條陳郊祀儀衛疏

題爲 郊祀伊邇儀衛當肅謹抒愚悃仰祈  
聖鑒俯賜申飭事 臣聞堯欽 昊天舜類 上  
帝自古神聖繼統莫不念身爲 天之宗子必  
首先昭事肇稱殷禮以報明賜而祈鴻庥者我  
皇上乘乾御宇方駕唐虞當此一陽來復之  
會特舉 郊祀之曠儀其駿奔有恪肅雍無淪  
固在廷諸臣所共矢以佐 明禋而 臣叨協理  
京營之任又值總督缺官之際責在 扈衛倍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十七

宜周慎除將各官軍防守信地先已具 題分  
派外伏念 聖駕親郊軍容爲重所設 雲輦  
龍旌寶纛駕儀與夫三軍之金鼓旗幟盔甲  
器械戰車等項無一不藉于從新修飭乃人情  
久玩既振刷之維艱錢糧匱乏又措置之無策  
臣一月以來手口拮据宵旦籌畫僅領工部新  
盛甲五百副新戰車五十輛餘皆于營中百計  
葺理無米勉炊以視先年擺設 扈蹕官軍八  
萬五千今增至十萬六百餘員名防護已密而

加密申令至再而至三諸將領各齊隊伍各開  
刁斗紊亂周章渙散悠悠之弊屢幾而免蓋已  
規模大定環禦可資矣惟是 皇上臨郊之日  
風聲遠播于畿甸士女遙瞻而拜稽雲屯錦簇  
星奔電邁應更有一番整頓一番戒嚴 臣查得  
前協臣朱光祚條陳入議各衙門遵行非久想  
未遺忘 臣就中酌量有不必瀆奏者有不得不  
申飭者有原議未盡而當請 旨加益者開列  
上 聞伏乞 勅下兵部轉行各衙門一體虔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十八

惕遵奉施行 大典幸甚一通州良鄉昌平州  
三處皆地近京師原有兵備官領兵移駐清河  
長店 大皇庄之議然人心易懈恐祇視爲故  
事相應移咨順天巡撫再行申飭加意料理整  
朔毋得因循怠忽臨期 臣另遣官一員前去查  
覈若以虛應者定行題參至于九門之外兵部  
宜再差司官一員督巡捕營官軍五百名爲巡  
騎周圍巡緝嚴察密偵較之往例之設防蘆溝  
橋者更爲切近各兵俱限以二十四日爲始二

十六日解散不得違期伏候 聖裁一 壇內  
稽察向議挨門逐戶編立保甲驅除借寓可疑  
之人但飲食所需市沽相隨酒肉淋漓穢濁  
褻即無意外不測之防亦豈齋戒肅將之道謂  
宜一切嚴禁雖隨從雜役竟日供事然乾糧可  
裹先期可備不必開此端以致神氣昏濁亦且  
潛伏莫察若正陽門外一帶酒肆嫖房原議墮  
戶數日而臣謂并宜禁肩擔背負之徒不許往  
來營中使軍士乘便貪嗜沉酣無節驚擾徒御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十九

仍乞 勅下巡視南城御史加意防範以衛  
至尊而表 盛典伏候 聖裁一 扈導  
駕諸臣前後次序各有儀註無容再議但 聖  
駕一出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冲突奔駭殊多未  
便先年曾奉有不許騎馬馳騁之 旨後協臣  
朱光祚 題稱兵部戎政往來監督恐緩步難  
前引 穆廟准朱希孝等騎馬之例奉 熹宗  
皇帝聖旨各官俱用吉服戎政官于駕後乘馬  
扈從其隨從人役不得近 駕欽此夫趨蹌奔

走人臣之分而憫勞恤疲 聖主之恩分無容  
于少踰恩不可以妄覲除陪祀各官例應先詣  
壇所若 扈從巡視官或用吉服或與乘馬皆  
非奉有 明旨不敢擅行至于都城內外馬匹  
受僱乘騎者紛然繁雜難可稽察謂宜暫禁一  
日止許驢行走并民非屬于慮為周伏候 聖  
裁一 郊祀禮成 皇上回鑾其時定在夜分  
各官軍鵠立環拱已一晝再夜懈弛其所必至  
或先行私走或隨後喧譁而黑夜隄備尤為非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二十

易臣預行禁示令各官軍抖擻精神宵倍于晝  
臨期仍另遣聽用官執持令箭四處掣查倘有  
怠惰不度或千把總官賣放疎畧者各以軍法  
從事必候 聖駕還宮 臣傳散營號令方許挨  
次散歸但京營積玩久不知有臂指之相使亦  
安望其呼應之不爽則必倖藉 聖旨申嚴庶  
愚臣得按法節制而三軍自悚息聽命俯候  
聖裁 奉  
聖旨郊祀儀衛四款俱如議其事關內外各衙



門的通籍乘和申飭尾從巡視等官俱吉服乘馬務從整肅官軍駕回方許撤撤不得一刻疎怠該衙門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二

辭免加陞疏

奏爲 大典無勞 新命非據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 臣一介微賤荷 累朝知遇叨官卿貳 恩重報輕每懷內媿去歲蒙皇上授 臣廢籍界以戎政九月 陛見時 郊祀已奉 明旨京營有扈衛之責 臣蚤夜慄慄勉圖料理然私計專督有總臣在 臣職易稱乃不謂總臣緣事 臣遂獨肩茲任一切極巧炊以飭軍容勤申嚴以資捍禦調度往還手口拮据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二

仰微 皇穹眷佑日暖風恬 大禮告成 蹕警無虞 臣苟違愆咎而今春 視學又得 臣將事及于寬政 臣不勝欣幸然要肯奔走堂下非有顯庸殊績以效之于 國家者也乃蒙皇上軫念供事諸臣勅部查例優叙 臣無例可援而 明旨特允樞臣之請着吏部題銜本月初七日奉 聖旨是李邦華加陞兵部尚書仍管協理京營戎務欽此是則格外非常之恩皇上素所慎重者而愚 臣獨被之聞 今自天

願激揚已惟是尚書正卿班聯八座 朝廷懸

以待卓望壯猷之臣如臣望輕才疎久玷樞貳

漫無表見僅以扈從之役濫此崇秩能弗顧影

自慚且臣職在詰戎自奉 皇上責成以求寢

食起居不怠振飭每念運臂虞格于使指邁往

恐制于牽掣若將來之竭蹶無補即現在之尸

素堪羞而令顧及冒進一階亦何解于鵜梁之

訥乎臣轉熟籌殊覺踟躕爲此具辭伏乞 皇

上俯鑒臣愚收回成命容臣以原官協理戎政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二三

庶官階無濫及之嫌而微臣安分義之常耳

奉

聖旨郊雍扈衛加秩酬勞宜遵命祇受不必辭

該部知道

### 節省錢糧疏

題爲京營耗費無節庫藏一空謹任怨直陳仰

乞 聖明勅下集議以清蠹孔以足財用事臣

觀今 國家大患莫如財用匱乏然生財既苦

于無策則惟有在在節省耶可補救于百一况

京營根本所關帶甲十數萬連騎二三萬雖餉

有額供芻無乏絕然緩急不時之需不得不取

之營中有憂 國之思者尚當廣議儲蓄以備

非常奈何屑越無度相沿不改迄今瓶罍交罄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二四

一錢不餘且東移西挪百孔千瘡令人望而却

走也此尚可不爲之熟計而力反哉臣考戎政

事宜京營原無錢糧止歲領大僕寺犒賞銀一

萬六千兩爲操練官軍之用籽粒銀一千六十

四兩爲修製旗幟之用內除各將領官歲支心

紅紙張銀一千三百三十八兩外所恃爲營中

用者僅一萬五千七百餘金耳而操賞于焉支

給旗幟于焉修製總協巡視三衙門人役之工

食公私之費用與夫無時無名之供皆在此中

卽程薪數米量入爲出猶兢兢懼勿給乃人情  
流溢日侈日淫在上之總協以事權不專共袖  
手而等泥沙之視在下之號頭以開銷有名益  
放膽而肆鼠雀之耗查自天啟五年以來其閭  
操較射賞賚官軍歲約八千餘金者皆係正支  
可置勿論第舉各衙門費用一項如總督則五  
年支用銀三千三百餘兩六年支用銀三千四  
百餘兩七年支用銀三千八百餘兩崇禎元年  
支用銀三千五百餘兩如協理則五年支用銀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二五

二千一百二十餘兩六年支用銀三千二百四  
十餘兩七年支用銀三千五百五十餘兩崇禎  
元年支用銀二千三百餘兩如巡視則五年支  
用銀二千餘兩六年支用銀二千四百九十餘  
兩七年支用銀二千五百餘兩崇禎元年支用  
銀二千七十餘兩中間調隊比蒞之犒賞衙門  
人役之工食十居六七而官之心紅紙劄炭燭  
等項十居三四且數年之內官皆屢易費非一  
途至于此外尚有三衙門公用及武舉會試武

生考較與年終烙馬供張每歲多則二千金以  
外少亦二千金以內盡度支曾無定額而豐儉  
聽人自便其實一年原止有六千餘金以供此  
役而或越支五千或越支七千臣不知此越支  
者從天降耶從地出耶聞皇祖晚年靜攝諸  
操不報故各營犒賞固有積存後人遂視爲道  
傍遺李取之無禁源頭活水挹而不涸乃恣情  
浪擲莫少顧惜然至臣去秋受事業已庫若懸  
罄矣每有支用不過那移倒馬椿朋二項臣爲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二六

之仰屋闔筆萬不得已蓋此銀原應解歸同寺  
同寺卽以抵給營中各官軍伴今借支既多同  
寺藉口各營官之軍伴銀兩至壓季而不可得  
若長此不禁日甚一日寧有底極此臣所以再  
三躊躇不敢含糊而不一上聞者也爲今之  
計惟有裁已往之冒濫定有制之新規模幾從  
裁省之中爲補償之法而行之當自臣始將臣  
衙門舊有款目逐項簡點舊有人役酌量汰革  
歲計各役工食銀若干紙張銀若干犒賞銀若

千臣所需心紅炭燭銀若干家丁養贍銀若干此數一定廉謹者不必矯激以議減廣大者不得厭薄而思增而一切票取傳取不急之取節賞喜賞吏書辦蒲冠帶之賞名色甚多盡數罷免歲計一千四百金而足視前三四年間所支多或減去一千七八百金少亦減去七八百金此雖臣衙門諸役竊營已深堅慾難割洵洵懷怨悃悃胥讒臣亦不能顧也近日總臣聞臣此舉勃然躍然釐剔已有同心而巡視二臣新型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二七

初砥清刷必倍人之急公誰不如臣特臣激于椿朋之借急圖絃轍之更不能姑待輒爾先發耳查得先任協理朱光祚感時事之濫觴痛思裁省曾將衙門公費分別正支額支外支襍支立定欸項著為成規具疏上請雖已得旨而光祚陞任後故牘竟無可考豈其時尚未有那移之苦或姑徐而未舉行乎今臣身在局中勢無推諉蟻穴之潰何堪引而益長羊亡之牢猶恐補而弗及伏乞勅下總督巡視諸臣將

臣疏酌議各自具奏其有關係在外衙門者容臣咨行商訂大家裁減庶以塞耗蠹之竇而收樽節之實京營率甚奉

聖旨京營軍賞錢糧公費豈容蠹耗協理首倡清覈總督巡視各官當一體裁節着各自行具奏在外相關衙門咨訂查減樽字錯寫改正行該衙門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二八

計日省成疏

題爲計日省成仰副 明旨以免瘵曠事 臣奉  
皇上責成振飭之 命凜凜夙夜不敢寧居  
念京營弛墮已極如睡魔不省之症不痛加以  
捧喝則日迷月沉又如久敝難葺之衣不重與  
之浣濯卽東毀西裂爲之躊躇爲之調停意主  
漸而故示之驟使漸不流而爲廢令似嚴而行  
之以寬使嚴不駭而生畏于是定爲省成之法  
與諸將約人置一簿簿載十二月月載三十日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二十九  
令諸將逐日親填而每月總括之曰揀選驍健  
若干教成火炮手若干習熟馬上箭砲手若干  
汰過老弱若干清出隱冒若干節省錢糧若干  
核實倒馬若干實註姓名送 臣 查考其千把總  
則令之挑拔精勇解 臣 驗試亦月有成數焉此  
固 臣 所以省將官之成者也然將官之所則象  
者爲誰 臣 但省將官之成而無以自省何以爲  
臣 臣 之自省亦僅僅如將官之成又何以爲 臣  
臣 凜凜夙夜不敢寧居者職此之繇而今幸有

次第矣請得以其概爲 皇上陳之乞 垂鑒  
焉一補伍軍舊例伍軍有缺聽人告補批行營  
將查覈然批查百人則以百人報批查千人則  
以千人報並無去取何則告補之軍期于得糧  
掾房司總期于得錢錢到則糧開營將亦視爲  
故事安問強弱而不知所補之軍大半市猾孱  
夫耳 臣 每日于投文內見告補者必逐一審其  
年貌試以提石非貌壯力勇者不收又恐代替  
爲奸則于所准收者硃押其臂嚴示營將驗臂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三十  
收伍不許索錢逗遛近人知費省補速健兒輩  
出循此以往全營可更爲精銳不愈于清汰之  
煩苦乎一精揀拔 臣 原疏有每司把總月解五  
人之議蓋藉以補選鋒壯丁之老弱者 臣 業于  
二月廿日爲始約同總 臣 行之拔其年少力強  
弓矢火器兼擅者超補選鋒次及壯丁初時人  
心猶懷觀望後因徒手增糧不費文錢殊爲踴  
躍將來更必有異勇起而求售者第 臣 之微意  
猶不止此也 國家無事時少壯之人攘臂而

武勇稍示鼓舞便可羅致若待有事而後招徠縱懸厚糈彼匪迹不復應矣臣之此舉以補選壯然明知選壯之缺有限而臣與總臣每月所練且及千人蓋將一一籍其姓名使在此日且各守本糧設有緩急按籍而呼精銳立至誰能避者是顯無選壯之費而隱有選壯之實者也此法不變倘亦強固京營之一策乎一清占役人言京營虛冒臣熟察之一軍自有一人未嘗虛也而軍數不克則以大小將官半伴占役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三

之多而中且有賣閑包操之弊也夫弊患不知知則弊無可遁臣下令清查各官亦勉戒騶從臣未肯盡從實報而以一二營之實報者概之大約清出發伍者萬餘人以後臣畫爲定法將各官應用之軍略倣各邊襍流之制另爲一隊隨營操而不入正隊則正隊以內各官既不得藉口跟用以相影射而襍流以外各官又將何所施其包賣乎一節馬差營中有馬時平則習馳射時急則備冲突匪以供差遣也乃相沿以

來各衙門以公事出者例得支用營馬于是情面所牽卽不係公事而亦有借用營馬者又甚且不止于本等之騎坐而以爲藍旗吹手之騎坐者至于總協巡視衙門又有所謂坐班之馬或用騎坐或用折錢者此皆經題准而濫觴日甚有增無減至令軍馬交困臣與總臣約將班馬痛行裁節總臣裁五之一臣裁三之一省馬軍一歲班錢數百金而各衙門凡票用營馬者臣設有號簿卽赴總臣驗過仍赴臣處掛號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三

未驗未掛者不准應付自是差撥漸減而軍馬稍稍休息倘亦飽騰之要務乎一練神器夫神器莫如西洋砲但體勢重大說者恐近地舉放有震驚之虞不知此砲聲震于遠而不震于近也戎政府舊貯多門自連發大同宣府外此中幾于烏有臣甚愛之令人遍索乃復得五門遂移置五軍營中于前月初九日會同總臣禮祭親試試畢進官軍而行賞焉于是人懷欣艷卽告補五軍且有自稱能演放者矣聖明有道

守在四方此固可設而不用然亦何可不備但  
每砲盛藥少亦五六斤京營所領工部常操之  
藥爲數無多此砲一月九演一演三輪用藥九  
十斤一月須火藥八百斤此則仰祈 明旨諭  
令工部之加給者也一教飛石盡向者御史張  
論按蜀見奢首攻圍重慶藉飛石以解遂聞于  
朝取三人入京爲教師以備城守此天啟三年  
事也數歲以來軍弛將惰曾未有過而問者郎  
三教師亦怏怏苦無歸着 臣查得先年練習原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三三  
用備兵營軍謂此軍專備三大營克發無所事  
事而飛石一技又非如弓箭火器之難于命中  
也今仍責令各營挑拔精勇以供是役勤加督  
習雖較之弓矢火器似爲稍遜而比于短劍朽  
戈得力實多蓋不惟使備兵無游手之譏抑且  
令城守有必勝之勢矣以上諸款固 臣比來之  
所已行而郎 臣方來之所常行就中審人情酌  
時宜補弊救偏不能殫述第約畧以明 臣之將  
事如農有畔未敢徒侈空言苟糜居諸而不務

修實職也然 臣猶有請焉 臣官名協理事權原  
非專制且營營武而 臣獨以一文處其間 臣  
郎不憚拮据安知人之應 臣者爲虛爲實所欲  
望總 臣同心體 國 臣乃得稍稍行意否者下  
有未易調之軍心上有弗受繩之將領 臣不勝  
懼焉亦復何能久瘼厥官也特在今日尚未敢  
深言仰惟 聖明裁察 奉  
聖旨覽奏省成自省具見振飭奏內諸款卿既  
已試行務期實效火藥着工部加給總 臣誼屬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三四  
一體自宜同心共濟以稱委任該部知道

陳乞歸養疏

奏爲親年日衰子情難忍懇乞 聖明大開鴻  
慈俯允歸養事臣聞自古帝王爲 天地綱常  
之主必先教天下以忠孝大義然事 君要本  
于事親而移孝始可以作忠世未有慈爵祿而  
不顧父母之養者乃能竭股肱而以安 社稷  
爲悅者也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古人言之矣  
臣生最微賤少而失恃所依惟父長而知書所  
師亦惟父微天之幸臣隨臣父同舉于鄉于是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三五

公車之役起居不離又隨臣父同官于南于是  
簿書之暇音門時通自臣爲御史按浙江始與  
臣父隔而臣卽未免思親成病矣然其時臣父  
尚未老也自臣起田間撫天津始去臣父遠而  
臣卽未免再疏乞歸矣然其時臣父老未甚也  
頃者奸逆播虐先後五年臣既經削奪則借此  
摧折之日正可供菽水之娛無奈憂禍懼災之  
意多而戲彩舞斑之時少幸值 聖明御極解  
網弘施臣差有生人之樂而遽荷 環詔迫就

王程今忽一年矣憶臣與臣父別時執手可

啣君臣大義之言雖出于口父子難割之痛實  
隱于心臣受命哽咽聲未應而淚先傾時當發  
而足不進舟行車行腸迴一日而九寤斯寐斯  
魂飛千里而近歲月浸深思念彌切獨勞興詠  
于北山誠所不敢遠遊垂戒于聖訓夫豈弗聞  
蓋臣父今年七十有七矣耳目手足之官雖曰  
無異而愁苦憂鬱之景嘗之過多血氣既衰定  
懷骨肉淒涼之感寒暑迭換能忘晨昏定省之  
人臣每念及此中夜徬徨五內如焚所以雖欲  
濡忍而不能也臣惟 皇上至仁止慈卽 日  
講近臣朝夕左右而一疏省親立賜 俞允無  
非俯恤人子至情臣叨官踰涯止足宜審况親  
老若是何忍貪戀 皇上試查尚書班中有老  
親在堂如臣者爲誰臣于此時不乞 恩以歸  
勉圖一日之養是爲不孝而獲戾于名教者也  
不孝者必不忠國家亦安取不忠之臣而用之  
伏乞 皇上大沛鴻慈 允臣私請放 臣歸田



俾臣父子聚首一堂躬耕鑿以嬉遊于堯天舜日之下長祝聖壽于千萬億年之盛臣子子孫孫世矢捐糜以報國恩奉聖旨卿任事忠篤才品俱優營務振飭方新豈得以歸養請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三七

申飭營蠹疏

題爲營蠹既清法期可久懇乞聖明鑒臣迂愚任事之苦心申飭永行以裨戎政事臣待罪京營已踰一載熟察其間有大蠹者三事一曰戍營之蠹一日耗餉之蠹一日空伍之蠹此三蠹者夫人而能知之而問其何以不清則夫人而難言之蓋非蠹真不可清也蠹之所叢卽怨之所伏怨不可任斯蠹不可清耳臣請得極言之何謂戍營之蠹京營營將三十六各一中李忠肅公集卷之四三八軍二千總六把總又有選鋒千把總不等合之則官以三百六十七員計卽一官而僅用一總書一識字已七百餘人況尚不止是乎其人皆不過月支米一石而趨事供役夫復何利則安得不舞文弄法剝軍嚼馬乃積漸之極遂成尾大任意抬尅肆無顧忌營官之卑者既聽其玩弄于股掌之上猶鼠共眠高者亦畏其雌黃在口舌之間痴聲罔問于是招搖恣睢魚肉各軍入擁美妹麗姬之奉出逞鮮衣駑馬之豪衆皆

側目莫可誰何臣二月內曾具有半年考察之疏此輩諱然而起倡言退後以示阻撓問之營將無敢直舉一人以對者臣密訪數月乃得大奸如房祿管應奎等十餘人會同總臣悉置之法而營害始稍甦焉 皇上試計七百餘人中雖犯有輕重然何一不係蠹賊臣行自昔所未行之法縱暫時收歛不敢狂逞乃其嚙指傷心于臣者更復何如此臣迂愚任事之一也何謂耗餉之蠹 國家轉漕東南以給軍幾如古三十鐘而致一鐘民間膏血罄矣臣所養皆精銳識者尚有養驕之誚況可以老弱耗之乃臣查營軍精壯者不過十之五六餘盡鵠形鬼面老羸殘疾耳最可駭者名為選鋒月食雙糧而力不關弓耳目俱廢不審留之何用乃一言清汰輒思鼓譟臣春間挑補選鋒群口競沸臣堅恐不動幸乃漸次受繩而近日淘汰伍軍其人益衆其沸必愈甚蓋此輩多係勛爵戚貴戚家奴稍拂其意呼吸通天故從來投鼠忌器耶爲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三九

容隱臣惟知有 國法不復瞻顧業已汰過千餘人但臣方令營官挑解而營官未免卽以賄賂請託爲去留今有策于此令各營秋操冊內將老疲殘疾之軍另爲隊伍一目可見無容賄脫仍通之以情聽其子弟代父兄陸續替補間有年小力弱未盡強壯然將來者進以視老疲之耗餉何啻霄淵所慮驕惰成習絃轍初更聚蚊成雷勢當不免非仰徽 日月之照誰知臣者此臣迂愚任事之二也何謂空伍之蠹三十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四十

查將領各官所發出還營操練者將以萬計非不一時快心而日久弊滋安保其後臣今令各營秋操冊內將牢伴跟役亦另列爲隊不許參入正隊正隊有缺卽屬冒占營官不得辭其責此于法似爲無漏顧就中尚有營官所不能問者臣當盡破情面直窮到底雖鑠金有口而震舟不碍此臣迂愚任事之三也臣自念放廢餘生荷恩再造死不足報況老親在堂絕裾出山不圖寸豎日月幾何然而不敢施于行者的李忠肅公集卷之四

敢修于言不可垂于久者不敢試于暫自叨官協理研精極慮惟是繩奸可以除害分隊可以剔隱故甘爲怨府黽勉從事第人情難齊此見可而彼見否卽否能提可之議上欲操而下欲縱卽縱可敗操之成若非嚴旨申飭恐臣經畫拮据盡付東流況乎輿訛造謗何所不至言念及此臣心益苦伏乞皇上大沛明綸以後考察歲舉勿事姑息分隊永遵勿復紛更將營軍無刀俎之憂營蠹無藏匿之數其于振飭廢

有當乎乃若軍糧支放原在衛不在營近奉旨清查臣已吊取衛冊悉心稽覈俟稍有次第卽行補牘決不敢留含糊之局以負皇上責成之意但祈皇上于秋操事竣容臣再申歸養之本情使愚臣父子幸獲相依則高厚鴻施與天無極奉

聖旨覽奏清營蠹三款具見振飭考察分隊着依議永遠不得更變卿任事苦心朕自鑒知一意供職勿復他請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卷之四

再乞歸養疏

奏爲營操既竣定省櫻情謹申前請懇乞 聖明俯允歸養事臣六月間具有思親乞養一疏蒙 皇上溫旨不允臣歸比秋操伊邇臣念軍旅重務簡閱訓練時未可曠故不敢補牘乞勉將事然于條陳營弊疏末即預懇 皇上容臣于收操之日再申歸養之本懷願又蒙 皇上諭勿他請臣雖至愚豈不知 國家正當興事圖功之秋 皇上方勵率作省成之銳臣狗馬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四三

可竭不務畢頂踵以報 主恩希尺寸之樹而亟亟求歸臣則何心第臣有至情萬不得已蓋臣父本風燭餘年桑榆暮景寒暑相催覺日月之惟邁闔山遙隔卽魚雁其難通臣每見臣鄉人入 都問臣父起居索臣父手書其人應荅如響則方寸稍寧若或吐吞未明卽徬徨終夕所以展轉無聊時質休咎于星數抑亦憂思罔措空勤禱祠于神明臣言及此臣心之苦可知也然假令臣父必不欲臣之輕去其官臣猶可

借以自寬而迄得家報亦謂臣早歸爲幸矣夫臣父讀聖賢書自致科名非夫田舍里叟不識君父大義者且生平有志四方非夫井心枯寂竟忘 國恤者乃去歲之決臣出也則曰 聖主中興清時難負今歲之期臣還也則曰功名無盡止足宜審臣服膺斯語悚然汗下念 京營之役拮据經年雖釐剔整頓不遺餘力而幹濟功勞所暨僅僅頃者清備兵隱占定三大營經制劑量存汰心血欲嘔嗟馳技之既殫知鼠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四四

腹之已盈斯則臣卽不爲臣父而乞養亦當有避賢讓能之想况臣父真老臣歸真不得不歸今冬氣日深嚴寒砭肌塞北飛鴻猶知徙南而就煥衡門霜髮誰與加溫而送煖臣父徒穿倚閭之眼臣空勞戲彩之夢中夜回環寸心如刺不覺泪之無從也 大慶在邇臣躬逢 盛典自當懽呼拜舞祝頌萬年有道之長豈忍言私祇緣情有獨急先此申 請伏乞 皇上俯賜俞允臣恭俟 禮成之後束裝而南戴 君恩

以報親恩畢臣職而還子職生生世世啣結無  
窮矣 奉  
聖旨卿董飭營務宣勞公家卿父正宜教忠豈  
得以省覲爲孝還一意任事勿得再陳該部知  
道

爲鄒先生請恤疏

奏爲一代忠諫宜褒千秋理學不泯懇乞 聖  
明特旨追錄以光盛治事臣等切惟 主聖臣  
忠曠代之遇不偶守先待後名世之生豈虛欣  
逢我 皇上御宇以來首崇舊德憤逆璫之摧  
抑俞言官之闡揚易名屢奉 溫旨若原任太  
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者太用未盡  
于生前 聖眷特隆于身後真臣子不世之奇  
遇而 君父難徵之異數也但以前請 特旨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四十六  
部覆無據臣等皆元標同里後進或及門受業  
其生平學術氣節耳聞目擊心儀行景敢不爲  
皇上一陳之元標志慕華伊道宗孔孟正氣  
百折不回雅操一介不取當張居正之奪情也  
元標一觀政進士耳又值諸臣得罪之後不避  
其鋒侃侃上疏 廷杖八十血肉淋漓從容就  
死賴救得甦及謫戍貴州萬苦備嘗偕諸卒伍  
并受無怨日進黔士說禮敦詩邊徼學人奮起  
而慕忠義焉則元標倡之也居正旣敗 神宗

皇帝賜環歷任銓諫時政居正者半是媚居正之人元標絕口不譚且謂居正功過相準人益稱其識量然遇事倡言不避嫌忌卒調南散曹郎幾三十年置未叙用元標絕意仕宦惟日講道著書範俗維風郎童孺皆知其姓名華夷共瞻其聲望乃若無若虛學與年進文章道德日新富有臺省撫按交章論薦銓率補牘殆無虛日其稱為百世師表一代偉人者殆不虛也

光宗皇帝登極超升大理正卿行且不次柄用

本忠肅公集

卷之四

四七

不謂 禹湖龍馭事竟中阻 熹宗皇帝登極晉刑部右侍郎元標感激殊恩勉起田間士民手額如司馬之再入雒也時敬陷遼陽元標在道聞報叱馭而前携家入都畧無反顧及 陛見條奏皆 國家大政封疆至計與夫愛惜善類維持世道一腔忠惻盎然流溢楮墨間不踰歲改吏部左侍郎遷都察院左都御史適 大計天下群吏元標懲貪擢廉獎恬抑競一時人須平明焉亡何廣寧失守京師震驚有語元標

子幼宜先遣還鄉者元標願上書禁臣民搬移家屬出京仍日與副都御史馮從吾等從容講學晏然無事自是人心始定說者謂元標以坐鎮消危疑學有實用功在 宗社非溢詡也然當是時魏廣微以父魏允貞為元標舊交詭求納款元標洞其宛邪每厭而薄之廣微切齒不解喉郭允厚等以講學相誚讓而元標遂勇退乞休矣 熹宗皇帝溫諭再三知不可奪加太子少保馳驛致仕歸歸而人望無已旋起南銓

本忠肅公集

卷之四

四八

則元標以疾革卒無他語第念 國恩未報戒其子無敢請 卹迨逆璫肆焰廣微執政竟施辣手削元標生前官 誥毀其書院焚焚弱子既朝夕莫必其命郎臣等亦因是駢罹逆網吞聲莫控幸 皇上採科道公評褒忠旌直予恤予謚屢 旨已明而該部尚未卽覆臣等竊謂元標剛介執法忠蓋匡時立 朝正氣勵世清節與海忠介瑞風裁一同乃其性學醇粹悟修業至羽翼聖真大振宗風又復過之今其子燧

孤弱不能萬里陳情 臣等謹採大節冒瀆 聖  
聰伏乞 皇上將元標易名速 命閣擬仍  
勅下吏禮二部將元標身後應得塋祭贈廕全  
典加優具覆庶 四朝劬履一字褒崇史館宣  
付可補 實錄矣 臣等皆任懇祈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奉

聖旨鄒元標累朝舊德抗疏諫諍服官大節先  
後凜然講學教忠更堪風世所請應得塋祭贈  
廕該部卽與議覆昭朕顯賢勸忠至意還與他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四九

謚內謚字錯駕謚字改正行該衙門知道

請裁三脩兵營疏

題爲營制久敝亟宜歸併懇乞 聖明俯賜鑒  
裁事 臣待罪京營幾一載矣語曰仕宦如入暗  
室久而自明營中積弊不可枚舉 臣狎與之處  
欲諉不知而不能也既知之矣則一切改絃易  
轍策驚振敝欲諉不能而亦不敢也于是審緩  
急量輕重凡事理之無可擬議舊制有不可修  
舉者 臣早夜拮据不遺餘力今亦浸浸次第矣  
有無整飭 臣何敢知然而尚有法久弊滋名存  
至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五十

竊非若京營中之三脩兵營者此殆非 臣所得  
率意更革而勢不容不一議歸併 臣謹爲 皇  
上陳之夫營何以稱脩兵蓋爲三大營十萬之  
衆頻有缺額未能卒補不得不另設三營招集  
精銳以待補缺之用故命之曰備立法之意最  
周詳也此兵食糧輿各兵同而休暇與各兵異  
雖附營操演而不習技擊于是人利其安逸若  
世爵勲衛等官爭以牢伴名目取役焉事經題  
准相習有年毋論已顧濫觴無已或一役而

倍用之而再倍之而三四倍之一營三千之額業不啻去其十之五六此尚得謂之備兵乎且備兵云者備各營之急缺而補之也若各營老弱不名爲缺便當屬各營漸次汰補乃不知始自何年偏自誰作徑以老弱之軍發備兵營中易取精壯名曰克發于是備兵一營竟爲老弱之淵藪且不寧惟是有老弱之克發因有精壯之軍賄囑將官而亦以老弱名色爲克發者一克發而永遠支糧汰補無日鼠雀之耗未有甚于此屬者也又得謂之備兵乎從來實心任事者非不扼腕于此顧無奈屢清冒占終不勝其清後之再占也屢禁克發終不勝其禁後之復發也臣請一言蔽之則有裁併三備兵營而已蓋國家優禮勲貴牢伴跟役原不可無然官隸于府而跟役一以不隸于府今寧裁營軍之虛數爲府後之實額使之受糧于大倉隸名于各府則官有定員員有定役此外不得用一營軍將占據之弊清而影射之奸息乎有備兵而

後有克發克發行而後清汰廢今若裁備兵以歸之三大營則發于何所各營之老弱勢不得不自汰而自補且令借名克發者無從窟穴于其間斯不亦釐剔之善策乎查備兵三營營官二十四員歲費軍伴已自不少而占役占馬又復不貲營裁則官省官省則費約且餘跟伴數百人以實營陣餘官馬數十匹以資操練此在今汰冗節浮之日尤爲對症之良劑者然則此營之裁併夫豈俟再計哉臣熟觀營中可更之制當汰之冗尚自不一而足第非大壞極弊則寧與因仍或勢重人衆猶徐爲商酌惟是備兵一營反覆籌度擁無實之虛名耗有限之儲糈啟奸猾之趨避虧行伍之定制今聖明在上百度維新不議更置欲復何待爲此會同太子太傅袁城伯李守筠具疏上請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急爲歸併其營官官評無過者或與陞遷或卽于營中改補庶相沿之積弊頓掃而三軍之耳目一新斯所裨戎政非淺鮮矣



奉

聖旨道奏備兵營弊直捷明悉應行歸併事宜  
該部作速覆議具奏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五三

酌議清汰備兵疏

題爲備營歸併奉 旨謹酌議處置以便分發  
懇乞 聖明鑒裁事 臣自入京營而知三備兵  
營爲隱占冒糧之窟藏奸聚隱之藪也體訪半  
歲始畧窺其端倪故先 請裁併而後加清核  
各軍聞 臣吊取各衛支糧之冊一時打點支吾  
措置不及遂各報名入操 臣取今年春操及去  
年春秋二季操冊一磨對之則現報操軍浮于  
舊操者且四千五十餘人詢之營官皆云此從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五四  
來足不履營而面未見官者也 臣念 國家糧  
餉轉運備極辛苦歲糜五萬餘石養此足不履  
營面不見官之軍不知何爲便當盡數汰革第  
以積習相沿作偏難問誅之不可勝誅然 國  
法所在豈容姑縱亦安能聽其一入營操而遂  
曰既往不咎乎于是牌行三備兵營官酌議去  
後續據坐營洪光先等呈稱三備兵營軍不習  
技擊不練營陣而糧餉不減于正兵故市井之  
徒往往鑽克罔循日久耗蠹叢生內外上下冊

比爲奸買開包操竟成河南南陽之不可問蓋有年矣幸本部疏請歸併各奸始無遁情節歲隱漏之軍清出四千五十有七人盡入營操積弊爲之一掃若論此輩坐糜糧餉從前盡皆曠操卽革後追糧亦不爲過但念貧軍無知沿習相安恬莫爲怪革之不無可矜且東西交訌正用軍之日尚開告補以實行伍今已成之軍中多精壯棄之又甚可惜職等遵奉嚴諭妄擬照依操罰治行糧之例將各軍每名罰米四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五五

個月以儆偷安一以彰國家有必行之法一以昭聖明施浩蕩之恩而行伍亦隨之而克實矣等因到臣復進營官而示之曰四月薄罰何足懲屢年之虛冒暫時歸操安知非目前之掩飾試一行點查不有仍玩不到者乎不有老弱不堪者乎若不加簡汰終成寬縱其何以仰副皇上釐剔之旨于是三營官復加稽核共汰去一千一百三十五名臣又委三副將再點再核亦復無異于是存留者安意歸伍而被

革者亦俛首無言夫驕莫驕于京營之軍怯莫怯于京營之官今一罰而加于四千之衆一次而行于千餘人之多斯亦京營希邁之奇矣然臣因是而尚慨法之難行也有曠操之軍卽有占軍之人臣曩聞營中占後上自勛戚下至廝養無不皆有今各軍雖以清查井自出首然問誰包占則無有應者臣非不欲別行物色顧暗中摸索恐未盡真不敢以疑似輕瀆聖明惟是積年緣房書識竄穴其間借名影射則確有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五六

實據臣頃訪挈營蠹中有一人而包軍至二百名者此豈三尺所宜輕貸而偶一行法群口驚訝臣今業已不辭勞怨發覺至此若不將此輩重加懲創亦何以垂戒于方來伏乞皇上勅下愚臣將三營緣房等役查其包操作弊者分別輕重各置之法仍大揭榜文以示永戒至于勛戚有占後者今後如再仍故轍臣訪實定行題參庶弊孔其可塞乎乃若軍分各營必須歸隊而一入大隊又爲隱冒之府包占者未免

復生垂涎今但照臣分隊法令備兵自爲一隊  
附各營新軍隊後則臨操查點一閱無通廢弊  
源其可清乎此一役也臣不過爲營中剔數十  
年不破之積蠹以明十日之職業其于爲國  
惜費亦未深計然類而數之則四月之罰便應  
省糧一萬六千二百二十八石而千人之汰每  
歲亦省一萬三千六百餘石況自歸併後省三  
營大小官每歲心紅軍伴等銀一千一百七十  
六兩零又省家丁養贍口糧米四百六十八石  
李忠肅公集卷之四 五七

雖曰涓滴第令不有此歸併卽山林不給野火  
而江海不實滿厄矣然而三營將官甚有可念  
者當其在事諸奸役視同贅疣人或謂其猶鼠  
及今清查諸奸役恨入骨髓又復等之寇仇然  
而爲公宣力爲營除害義無反顧則三官將來  
知所向必有壁矣臣前疏有言營官或聽部推  
或補營缺頃一洛洪光先雖經部覆而王嘉美  
陶曾齡亦豈可令其繞樹三匝空懸無棲相應  
同補以鼓任事之氣伏祈 勅下兵部速爲推

補其應扣軍糧應裁心紅軍伴等項恭候 命  
下臣令造冊移送戶部大僕寺衙門開除以明  
節省之實以結歸併之局爲此會同太子太保  
袁城伯李 具疏上 請 奉  
聖旨覽奏備營罰汰節省具見卿綜覈苦心占  
冒積習相沿宜痛加釐革祿房人等查有包操  
作弊情繇分別究處勦戚占役的指名叅奏不  
得瞻顧情面及營兵分隊俱如議營官王嘉美  
陶曾齡著與洪光先一同推補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卷之四 五八

備營未盡事宜疏

題爲備營歸併已畢謹陳未盡事宜仰祈 聖  
裁事臣六月間有歸併備兵營一疏人情爲快  
快者快其爲積年隱占而一併將無所遺也已  
而果查出隱占四千餘人法當革後追糧而臣  
念包占有人孽非軍作姑議罰糧四月至有屢  
點不到及老弱不堪者量革千餘人業已出示  
曉諭然後具疏上 聞奈此輩頑冥無知以彼  
數十年蝕大倉之積貲潤私家之豁壑卽四月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五九  
薄罰若似扼其吭而奪之食且慮 臣名罰實革  
于是有向 臣告寬者有向總 臣告寬者知者謂  
其長跪乞憐情似可矜不知者見其千百成羣  
迹若有扶 臣第曉以大義仍令各將官逐隊分  
發罰者罰革者革畧無假借使知 國家有一  
定之法決難曲徇然後各軍帖然歸伍不復有  
言蓋于本月二十一日分發已完而歸併之局  
畢矣 臣以此益信人情雖甚無厭而不能不東  
于三尺之截然也然而尚有一二事須請 旨

申飭者三備營有馬五百三十六匹歲費草料  
五千餘金 臣查入營操者曾不過四十餘匹而  
其四百餘匹盡隱占也 臣去冬條議曾有備營  
不宜用馬相應允發各戰兵以資騎操今當歸  
併 臣擇無馬還鋒兌之此雖無煩擬議而不奉  
明旨恐有別生枝節妄行告擾 臣不能不預  
爲慮也五府勛爵牢伴查天啟三年前協 臣張  
經世朱光祚題 准各有額數原總用不過七  
百餘人今日積月累已至九百五十餘人不啻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六十  
多矣 臣頃疏稱當爲限制毋或溢額然奉 旨  
之後又增十餘人皆索牢伴于營中長此不已  
將前日爲三備營之累者今且爲三十三營之  
累夫安所窮期乎 已造冊送兵部轉咨五府  
以後勛爵勛官聽用京營者其跟後卽于冊內  
通融支給而勛官不繇兵部咨送者亦不准其  
入營若復于營中索軍索馬卽當革其聽用此  
亦非 皇上申嚴 臣徒以身府怨而無能禁相  
沿之敝習者也 臣昨奉 明旨有占冒積習相

沿宜痛加釐革榷房人等查有包操作弊情錄  
分別究處勛戚占役的指名奏不得瞻顧情  
面欽此臣仰窺 皇上振勵之意頂踵可捐何  
敢有愛但京軍每以無法而易謀故當事者亦  
每因畏譟而廢法臣自揣生平無過情之事諒  
不至乖張以起讎而內顧職業有莫諉之責亦  
何敢玩愒以凜官所恃 皇上鑒 臣迂愚廢 臣  
得展布四體仰副責成耳 奉

聖旨倘營既經歸併原馬兌給選鋒勛爵勛官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六

不得占役溢額勛官不繇部咨不准聽用私役  
軍馬卽行革懲卿整飭營務申明軍紀兵丁自  
戢置凌勛弁當無抗拒遂同督臣嚴行諭禁該  
部知道

### 清汰新軍疏

題爲新軍清汰已明額數已定謹據實具 奏  
以明節省事臣等去歲初入京營聞有石四新  
軍之號不得其解乃遍加考訊而知此軍係天  
啟元年遼陽陷後京師震動兵部尚書崔景榮  
奉 旨特行招募爲根本計共約四千六百人  
因渙散無統乃立名振武營附五軍營操練中  
間支糧不等有二石者八百四十六名一石五  
斗者三千一百四十九名一石者二百九十九  
名自天啟二年發千人赴闕并各事故外實存  
一石五斗軍二千八百二十八名一石軍二百  
四十五名天啟三年協理侍郎張經世副都御  
史朱光祚見此軍市猾游手徒耗月餉乃題分  
隸三大營中人裁糧一斗而限以革後病故之  
後有替補者止許支糧一石蓋處法亦稱曲盡  
于今七年矣無奈替者自替補者自補不加清  
核而糧之一石四斗者仍如其舊未嘗告病裁  
近戶部每疏及之奏有 明旨 臣等奉 旨

行營取冊而各軍散入各隊開汰糧之議區不以報屢屢追呼漫無頭緒等計各兵食糧于衛乃先行衛取糧冊而秋操之日令各營用分隊之後將新軍另爲一隊隱不報者輩于是始得在營實數以與衛冊相查對焉然而汰糧之議尚未行也每與諸營官言及輒搖手相戒無動爲大又不便揭之文告激其誼置因密諭各營以爲潛授以方有遊擊洪祖烈者首汰四十五名六四斗而郭藩李正芳段應龍韓兆元李忠肅公集卷之四

等相繼而起一概減爲一石單糧繇此風聲漸廣觀聽漸更勢成江河之決而三十六營不旬日而事定矣查得三大營中新軍除原支一石糧者不論外其多支四斗新軍二千一百六十二名今盡減四斗每歲實減糧一萬零三百七十七石六斗又令各營將于中查出年衰力弱不堪軍役者二百五十名替補隱冒屢操不到者九十五名共行革退每歲實減糧五千七百九十六名蓋非盡爲節省計也糜餉養軍其

實用新軍力莠不加于尋常而糧額半倍于伍倭傍觀者與不均之嗟而司計者有居處之嘆故汰不嫌嚴而法期歸一耳查此軍原非三大營額軍額軍有缺則或令子弟代替或聽吳姪告補而此軍入營之後倘有事故等以爲不必更議替補蓋替補額軍者所以實行伍而不補新軍者亦所以惜冗費事固可並行不悖者爲此具疏奏聞仍一面造冊移送戶部減去糧數以收節省之實益伏乞聖明裁察施行

奉

聖旨這附營新軍糧額既定着照舊操練以後事故不必替補併糧數歸部俱依議行該衙門知道

酌定三大營糧餉經制疏

題爲軍糧查汰已悉謹據實具 奏併酌議經制仰乞 聖裁以裕 國財以垂永久事臣等准兵部手本戶科抄出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南 題爲直陳 國計匱竭之狀等事奉

聖旨著各衙門照萬曆四十六年額設講求因革緣由立法查汰自行回奏欽此又該督覈倉庫戶科給事中汪 等手本繕催 臣等披讀督臣原疏內開京營官軍嘉靖二十九年增至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六五

一十二萬餘員名至萬曆四十六年一石糧軍一十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三名選鋒八千七百六十名合軍選一十二萬五千一百四十三名已溢原額五千一百四十三名積至崇禎元年一石糧軍一十萬九千三百四十名選鋒九千五百六名又添一石五斗糧壯丁六千九百六名合軍選壯丁一十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名比四十六年又多兵六百九名歲支米一百六十六萬四千五百三十二石比四十六年多米

五萬七千六百九十六石等因 臣等職專戎政

京營乃其專責講求因革立法查汰欽奉 明

旨日夕靡寧查得京營肇于 國初時有軍四

十餘萬後軍日以少而制亦屢更自嘉靖二十

九年寇破都城捍禦無恃始議復 祖制仍立

三大營統官軍一十二萬而外有三備兵營不

與焉每軍支糧月計一石其來雖不可考而相

沿固已久矣萬曆五年乃有選鋒之增初止入

千七百而今且一萬天啟元年又有壯丁之增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六六

初尚不滿七千而今且過之二項軍丁或月支糧二石或月支糧一石五斗人數既以漸而加于昔糧數自以漸而溢于舊況又有新軍有思軍皆係添設而各將領復有養贍太倉之入不越此惟正之供乃其出也浸無所底極宜乎總督倉臣之蒿目而憂然亦 臣等居常之腐心而籌者也據督臣疏稱事竊必變漏卮必隄其弊務清其法用漸此皆宵綦之論 臣等竊以爲欲通其變宜無先于樽節欲節其濫宜早定爲經

制今日京營之軍總當准于嘉靖二十九年之數確以一十二萬爲制則不惟目前一十二萬五千外之六百餘人多于四十六年者當汰卽四十六年一十二萬外之五千一百餘人亦不容不汰也然軍號一十二萬而選鋒以一而當二壯丁以二而當三置若滿于額內糧必浮于額外可謂制乎則兵其三年計糧而增損之間難以懸定何如以糧爲準而參差之弊可一清也臣等議將戰兵車馬等執事兵次第爲三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六七

等之營又將家丁選然二丁伍兵次第爲三等之軍于是權營分之緩急酌軍數之哀益而卽按營數之多寡定糧額之豐約大都每戰兵標兵一營月限米四千二百石車兵一營月限米三千四百石城守一營月限米三千石執事一營月限米三千石內除五府牢伴千名聽其自支卽各將官養贍亦隨營支益分之則二十四營營一經制似有幾千幾百石之殊合之則三大營共一經制不出一十二萬石之格縱軍不

能不有餘于糧然糧之所盡卽軍之所止寧縮毋盈不令人有奢望焉此蓋舉新軍之二千五百思軍之一百七十與夫回陵軍之一千四百餘備兵營歸併之一萬餘原在嘉靖舊制之外者悉已總括其中毫無挂漏矣若軍數現多于軍糧之經制者自當陸續清釐除備兵新兵汰過一千五百有奇計尚五千餘人而嚴稽其猾悞密隄其干犯多方搜剔以三月爲期當可不大聲色而查汰之事畢矣是向以一百六十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六八

六萬爲苦者今僅歲支一百四十四萬而戒已二十二萬矣至于直軍一項卽今之又刀圍子手紅盔明甲軍也原雖出于京營第統轄則勛爵爲政替補則兵部車駕司專職雖領軍把總尚寄營中而軍之消長等不得過而問焉無越俎而代爲發明者又如巡軍墩軍雜軍勇壯等項或掌之捕營或司之內監督臣悞以爲京營事而不知原無干涉臣等亦無繇借箸而臆爲申說者又如兵部標下選壯爲數雖以千計



要從大營挑出軍初不係于創募糧已併入于額內則又無容擬議而商酌者惟回陵軍一項從來支糧于昌平至半年而不沾粒米臣等憐之今亦收歸于一十二萬糧內此督臣疏所未及當令昌平餉司扣糧還官以免重支者但法弊不嫌于大盡立法務垂之可久當此改絃易轍之初倘不深察其受病之源而畫爲一成不變之法則兵數旋清而旋淆糧弊倏釐而倏生亦惡在其爲經制而可昭示于無窮也者臣等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六九

看得京營大患起自營與衛之不相照應蓋軍操于營而糧支于衛從來領軍者不問支糧之多寡而司糧者亦不問操軍之有無是以蠹弁積識得因緣爲奸利賣閑包占則糧冊有名隊伍無人虛實莫究其所歸移花接木則本自趙甲又名錢乙真僞同測其就是岐中有岐奸外生奸雖力加清查駁勘再三而文移往返莫非支吾熟籌其便則無若以操軍爲據蓋天下有食人之食者不任人之事決無有任人之事者

不食人之食臣等但于現在之軍每人給以印票一紙令其投衛造冊送臣衙門掛號然後赴倉開糧戶部按冊以知名驗票而給米票不符冊卽爲僞印之票冊多于票便是僞增之冊必票冊兩合然後營衛之經絡始貫而血脉既通一切影射之藉口皆杜如是在今日可以杜虛冒之習在他日不致長朦朧之奸庶幾京營數百年無弊之長籌乎然而臣等尤有請焉者故事營軍有不便于本營者往往發之他營名爲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七十

充發自充發行而弊竇滋或發實未發未收作收則兩營各有其名而衛不能知遂以一人冒二人之糧又或發者已發收者未收則兩營各無其名而衛亦不能知仍以無人支有名之糧甚且充發不繇于將領更調祗憑于書識營軍恣情所便肆爲跳越衛弁惟賄是聞概作痴聲種種蠹弊不可枚舉夫充發所自起原不過以各營之老弱發備兵營易換精壯耳而其後相沿凡作奸犯科偷閑悞操之軍爲本營所不容

者輒借力于勢要以抗其上本營無如之何遂  
從而充發之日久日積營規盡壞今備兵既裁  
經制初定若此弊不禁則營藏一軍似未見其  
少而營增一軍額已無所容將來紊亂涸清之  
害有不可言者所當請 旨肅禁嚴爲未然之  
防者也伏乞 勅下戶部審 臣等另造經制總  
數一冊以崇禎三年正月爲始照依經制月支  
糧一十二萬石以後永遠遵守無所增益將從  
前之冒濫歸此一滌而太倉之積貯歸此一裕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七  
其千 國計軍實非小補矣 奉  
聖旨覽奏京營軍糧清釐哀益既覈戎伍兼裕  
國儲這月支以十二萬石爲額經制畫一着令  
永遠餘俱如議行該部知道

乞 恩改廕并陳苦情疏

奏爲乞 恩改廕并陳苦情仰祈 聖鑒事 臣  
先于天啟四年任兵部右侍郎恭遇 先帝覃  
恩廕 臣一子入監讀書 臣將長男士開報名吏  
部 題准給咨不幸天啟六年 臣男身故僅一  
子長世 臣查 大明會典及通行近例所有原  
廕得以請 旨改給 臣謹具疏 聞伏候 聖  
裁 臣更有傷心痛苦冒瀆 聖聰者 臣長男  
士開原爲吉水縣儒學廩膳生員天性孝友質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七  
行雅醇 臣私謂箕裘可託 臣男亦竊以遠大自  
期乃天啟六年五月間適遇本縣考較 臣男冒  
賈時名往而就試而 臣次男士國從兄受學亦  
遂同舟偕行泊舟城西時夏雨連綿河水暴漲  
深踰數丈士國偶出舟求便不戒于足忽墮水  
中強撐再起招手望救奈水勢湍急轉盼無踪  
士開盤旋哀號莫知所措乃從容正巾整衣出  
而仰天長呼曰弟既死我何生一躍入水時日  
方亭午諸生鱗集河干城闌千人聚睹相與狂

叫急援顧僅見巾浮水面而一往不復興矣傷哉一時販夫豎兒婦人女子莫不悲酸流涕何況臣家臣父以暮年失其愛孫一痛幾絕而母哭子妻哭夫子哭父死而魃魃而欲再死種種傷心臣上無以寬老親下無以慰家衆寸腸寸裂亦恨不速死以謝此業緣也積愆自咎問天無路而郡邑人士乃憐臣男士開生平孝友之素一朝殉弟之烈具呈當道奏聞表揚而知府余玉節兵道洪承疇提學陸之祺巡按御史李忠肅公集參之四七三

急而不能相救則付之無可奈何亦未卽爲薄德況臣男士開之于士國又異母也惟居常事庶母如母一室睦如故臨難赴弟死如歸毫無反顧其孝且友以視世之箕豆相煎骨肉秦越者爲何如哉國家功令于節孝有建坊旌表獨兄弟死難事罕經見故旌例不具臣今亦不敢爲此妄覲但臣男之死似亦有闕名教臣何忍不一上聞以瞋臣男九原之目倘蒙皇上垂念事係倫常足以挽澆還醇勅下部議別有風勵此世道人紀之大幸而非臣愚之所敢必也臣男勝痛苦哀切控額之至

崇禎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聖旨李邦華男士開救弟捐軀事闕孝友着建坊旌表以敦風化廕准改給該部知道

發兵守通援薊疏

通為寇警傳報甚急薊通單匱可虞謹酌發營兵以資防禦事臣等二十八日得塘報知寇逼遷化我師小挫樞臣與臣等議近地無兵可資策應遠者又恐借汲西江緩不及事欲發營兵數千遙示聲援臣等謂都城寬廣僅倚此十萬營兵為守一有分遣便成單匱意願難之已而熟思京師堂奧也而通州為籓籬且距遷化甚通烽火相接聞通城止有老弱軍二千殊不足恃目今漕糧露積河凍舟膠寇警一傳人心洶洶萬一不戒此其關係重大寧出都城下勢不能秦越相視臣擬挑兵三千委參將李通遊擊鄧茂林統領逕赴通州資其防守乃二十九日據薊鎮塘報則又云寇開營直奔薊州薊州原無兵復來告急樞臣雖傳檄天津昌平各鎮多方接應然皆非旦夕可達于是又欲調營兵往援臣等親見兵米國彥所差塘報而審賊勢其從龍井關入者大屬彼獨國彥雖與

平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七五

對壘相持亦殊岌岌乃其直奔薊州者則大安口一枝國彥不得分身以應故薊不勝其枵枵也同為皇上之封疆同是急公之正誼躊躇再三弔勉又以一千名出防則副總兵巢丕昌寬領之蓋皆于今日起行矣念此京營精銳能幾一發再發祇見削弱倘寇未即退他鎮援兵以次漸集尚當調還為根本計此不得不明告之皇上者至于各官軍行糧戶部陸續給發車寧另為銷算計臣業有同心惟慮甲器械火藥鉛彈軍前急需而領給未半以事迫量為移貸即今臣等分布城守各器具必有用者無非取給工部似皆一無所備此在工臣國事為重誼切纓冠自當急切料理決不至令臣等之止渴于望梅而療飢于畫餅也然須仰冀聖明一為申飭事關遣兵出防原非臣等所敢專擅緣此具題至于城守一節臣等已將各信地派定分發各將領督率各軍一面挑濟營盤濠池蓋無非守禦要着不敢泄泄從事也

平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七六

奉

聖旨京營居重壯威征調亦係舊制通薊分防  
既各戒行事平卽還行糧續給器械等項守禦  
必資着料理措發該部知道

寇警內防切要疏

題爲寇警方殷內防宜預敬陳切要急務懇乞  
聖明速賜採行以固根本事日者賊寇入犯  
勢甚猖獗我師失利一而且再或曰此東方也  
顧無志攻城僅肆擄掠似非東方舉動或曰此  
非東方也顧所向無前拉朽摧枯亦豈他方行  
逕今旣五日矣臣甚震其跡之近詭而竊慮其  
意之不測也得毋尚有接應在後而爲是姑徐  
徐耶計遵化薊密距京師各不過二百餘里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七七

乘勝長驅朝發夕至可謂寇在門庭矣乃國  
家承平日久防禦全疎旣無確然可恃之籌而  
稍加調度便恐以張皇搖動人心然則必坐待  
其泉之烽火乎臣連日與樞臣往復計畫除發  
兵三千守通二千援薊外其近郊列營分布城  
守一一與督臣拮据料理不敢怠忽奈苦地廣  
兵寡尚費躊躇蓋寧先事預防爲未雨之徹桑  
免致卒然有急作臨渴之掘井也然而防護  
神京事非一端更有臣等權力之所不能加而

職掌之所不相闕者敢越俎一言仰冀 皇上特行申飭庶幾綢繆以周而金湯鞏固耳其一莫如防盜賊 都城內外盜賊充斥曾屢歷明旨嚴而犯者弗少衰止卽未有寇警此輩劫掠橫行莫之敢問矧茲羽書狎至其藉口生心當復何似日內頗聞有自晝殺人黑夜升屋之事萬一邊烽浸急我方專心以禦外侮而彼且乘而先爲內亂矣是宜責令巡捕官軍密加稽覈毋使從中生變者也其一莫如查奸細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七九

京師五方雜處奸細最易爲藪匿向者屢犯屢獲亦屢獲屢犯今賊兵大舉安知無潛來 輩下窺我虛實伺我動靜者乎宜令五城御史挨門逐戶嚴行保甲責以互相糾舉庶窟穴既清而奸慝無復容地也其一莫如散把棍把棍之爲民害也久矣什伯成群一呼蠅集縱橫于通都大市莫之敢問居常無事尙爾瞋目語難馴寇訐于外欲其帖然無動必不得之數也亦宜令五城御史多方以廉之重法以繩之須得

渠魁而餘黨可漸消也其一莫如禁訛言干戈危事都人久未經見已自不能不聞而心動而一種無賴奸徒每欲借之以倡亂則有造作無根之語流播驚恐之詞焚惑人聽者宜令廠衛城捕大出榜文嚴行禁諭仍密加體訪得其生事之人與以立枷之法庶浮議息而人心可安也其一莫如濬城濠深溝高壘守國之常經今附城之濠皆已半湮幾幾如履平地設險謂何是宜令工部速行挑濬卽令濠水已合濬亦無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八十

裨然尚愈于無濠況利屬經久非僅目前之倚賴也凡此皆 國家太平無事之日所當講求原不待聞警而後議第言之于平時人迂其迂而言之于此際已覺其晚若復泄泄不圖萬一意外卒至臣不知其所竟矣臣草疏至此忽報寇奔薊州所過披靡此中差官往薊偵探者聞薊州城門已閉不能前進而各處援兵未集薊殊岌岌臣中夜憂心如焚卽疏內濬濠一節所不暇及然前四事尤爲至急而不可緩圖者伏

乞 皇上立勅各衙門及時施行 都城幸甚

奉

聖旨道條奏五事除濬濠外餘俱屬緊要着依議嚴行申飭該衙門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八二

聞訛自訟疏

奏為訛言相煽臣身甚危謹具奏 聞仰祈

聖鑒事臣協理京營一歲之內清老弱核虛冒祛營盡任怨任謗至于發備兵營數十年積弊上自勢要下至走卒凡有包占者皆啣之入骨第時方承平諸奸尚不敢藉口不意寇警忽傳人心動搖此輩遂造作訛言四處流布無非殺臣陷臣者臣初猶以靜鎮乃日內相煽不休勢必流傳上聞臣七尺許國一死何恤但恐為奸人所中死不瞑目 皇上聰明天縱臣有恃無恐然不敢不先期實奏伏乞 皇上察臣迂愚任事之素秦鏡照奸俾臣得以一腔熱血為君父用或念臣不才速行罷斥此臣所願而特以寇在門庭不敢啟齒者也至于日內城守事宜臣無事不商于督臣並不敢自用自專寬猛調劑務求適中屢蒙 召對 皇上倘亦亮之各軍實相安無譁未嘗有怨臣者特以奸人巧煽顧影自危不得不乞 皇上之明鑒耳臣曷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八二

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 奉

聖旨卿急公任事上下信孚城守調劑得宜  
須鎮定毋訛言已有言還嚴行申諭有作奸  
發的緝拿重處該衙門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八三

覆奏劄營城外疏

題爲奉 旨劄營城外謹具奏報事 臣等初聞  
寇警卽嘗列營城外旌旗相望金鼓相聞後因  
朝議異同 皇上始命撤爲城守計夫夜行無  
火則前其手欲固京師未有不設兵于近郊以  
爲耳目手足之用者特以諸臣意見互殊不得  
不勉從之茲蒙 皇上復令扼要劄營仰窺  
聖明謀慮周詳臣等敢不恭 命第前日重在  
列營則用兵頗多而今日已定城守故存兵甚  
少再四劑量今止可劄二營每營四千以副將  
施洪謨袁信圭之選擊王修仁段學孔佐之如  
督師袁崇煥總兵滿桂等志切勤王職專戰伐  
營于城外卽此便見犄角倘崇煥等前進擊賊  
卽此便爲後勁惟是師行糧從今城外居民逃  
匿已盡市販俱斷非戶部專責二屬轉輸舊糧  
運送軍前三軍無所得食不能固也且好逸惡  
勞人情皆然前日撤外而歸內誰則不樂今欲  
舍內而趨外事則殊苦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



夫願 皇上沛豐樁之積稍示鼓舞庶各軍防  
然樂就必有威賊自效者想亦不待臣辭之畢  
也

自請專守外城疏

題爲內城防禦已備外城卑薄足憂臣謹專任  
保護懇乞 聖明裁允事自聞寇警以來無日  
不言城守然人情玩愒呼而不應自 皇上特  
簡中使出而提督然後法行而令肅內城一切  
守具旣云備矣惟是賊遊騎連日再攻永定廣  
渠等門豈非亦窺見外城之卑薄難守哉而官  
軍雖具統領無人今正陽等門皆閉血脉不通  
號令隔絕萬一守不能固門戶掃而堂與危矣  
臣每念及肝膽俱裂但向者一總一協勢難分  
任今在內料理有總臣有提督有新協理臣自  
覺無所事事日者欽奉 明旨令副將施洪謨  
袁信列營城外臣本欲督之以出柰諸臣擬議  
無定猶豫未決臣因不獲直行其意今請爲  
皇上獨當此面決不以踈虞貽 皇上憂乞  
命下容臣即日量帶兵馬火器出而應援庶  
人心以固內城益安耳

任內積存錢糧疏

奏爲查明庫貯錢糧仰祈 聖鑒事 臣以治兵不  
効致求延糾蒙 皇上高厚不加重譴從輕落  
職 臣已惶名謝 恩外念 臣承乏協理拮据徒  
苦振飭未能空嘆率制莫解怨謗 皇上之責  
臣猶寬而 臣之內媿更迫今已矣不敢復言惟  
是 臣一年之內見庫藏空虛極意節省心紅紙  
劑之類雖經額編分毫並未支用犯法干紀之  
徒追有以銀封識宛然在庫頃因寇警捐此二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入七

項募鐵木火藥兵匠百人委都司吳應龍日夜  
併工造出萬人敵及火球火礮之屬分發內外  
十六門城上以便禦寇雖硝磺鐵料多出營庫  
舊藏而紙張爐炭工食等費皆 臣自措並未取  
給公帑約已支過三百六十餘金初擬藉此畢  
力經營爲城守計今 臣既開任官臣皆散弗可  
復合所有餘存銀兩若不清查爲公家用 臣嘔  
心以錙銖積累者恐後漫成乾沒矣今查罪犯  
管應奎房祿等賊罰銀八百餘兩 臣項下雜支

心紅等銀四百餘兩共銀一千二百兩或仍存  
以爲製造之需或悉出以爲犒師之費當此賊  
環城圍 皇上焦勞 臣雖罪廢而受 恩風深  
宜有涓滴之助敢云去國輒忘大義謹具疏奏  
聞伏乞 聖明裁察 奉

聖旨這奏內二項銀兩着照數交與閔夢得仍  
充製造工費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入八

辭 朝謝 恩疏

奏爲微臣遠辭 天闕感激 鴻恩恭陳謝  
悃事臣一介寒賤起家章句荷 四朝榮養  
官正卿人生榮遇實無以加惟是戎務未闕  
禁旅濫司臣率其迂愚任事之素取此駑悍難  
馴之軍遂以清核一事致怨于群小因乘寇警  
大肆中傷推其意匪惟欲禍臣之身抑且欲赤  
臣之族聽其說不獨臣當之魂搖并令人聞之  
色勃然臣中心炯炯所清者隱占所核者虛冒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八九

顧無奈鑠金之譏舌偏毒使孤臣矢日之血忱  
不昭惟 皇上日月同明幽隱悉照矧不役于  
三至網必開其一面收臣事權用平衆庶之怒  
予臣冠帶猶忝縉紳之倫憶昨訛言初煽臣嘗  
疏劄而 皇上特諭以鎮定嗣于 平臺 賜  
勅臣復面陳而 皇上又勉以公忠勞來再至  
恩德彌渥第恨臣仰體之未遑竟成孤負乃  
當臣罪狀之既著尚示包容此真如天如地之  
栽培何啻鞠我育我之憐愛臣方苦萬矢攢盾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九十

隱占清而軍始見虛冒核而軍乃實故備兵三  
營昔操軍僅有三千而今踰七千昔操馬不滿  
四十而今踰四百未清核而軍馬少既清核而  
軍馬多臣亦何辜乃遭構陷至于聞警以來城  
守之後尤極拮据定議發援通之兵決計列近  
郊之營盡防禦勤稽察表不解帶造砲車製火  
攻賞皆自捐且欲躬率偏師而行勦獨守外城  
以固圉或疏在 御前或議與衆知雖意見難  
調亦每格而未遂然心口自語實內省而罔愆

而忽逢一線倖生其爲感激殆口不能宣筆不  
能疏惟有捧讀 綸音泣下沾襟而已臣考  
國朝二百餘年清核之事不自臣始先臣兵部  
尚書劉大夏受知 孝廟曾一行之致有飛語  
帖于宮門身幾不免 肅皇登極大學士楊廷  
和擬詔汰革京軍當時有殺人之誣廷和晨起  
趨朝有露刃而邀于路者在二臣時際承平已  
調劑窮于無術况臣今會逢搶攘卽彌縫計將  
安施然二臣體國之忠固能見亮于 先帝而

微臣苦心之概亦嘗夙洞于 聖明此則臣之  
所大幸也。目今疆場未靖捷伐旁午有才可効  
者傑力行聞以奏勘定無籌足展者躬耕南畝  
以佐軍興志共圖平兵食職尙分于軫野臣  
陛辭行矣馬首遂逕去 天漸遠心旌搖曳戀  
闕滋深所願 皇上威靈旁暢蚤收犁庭掃  
穴之功將微臣耕藝不驚長祝 堯天 舜日  
之盛云爾 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四

九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五目錄

晉樞奏草

起行赴任疏

到任謝恩疏

留樞責任甚重疏

治兵莫要於論將疏

安民宜先於詰戎疏

力綿任重疏

未盡管見疏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南兵有名無實疏

南都樞務甚紛疏

敬陳料理樞務疏

併營補官疏

酌議水陸營兵疏

江營議兵疏

徐州設鎮疏

權宜足餉疏

親歷江北疏

浦滁扼要疏

池河建城疏

全和要害疏

采石駐兵當塗壑荒疏

江北民隱疏

懇乞休致疏

再懇乞休疏

監臣盜伐疏

南國凶荒疏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煮粥給米抹荒疏

再請疏通禁糶疏

池河築城興工疏

清察草場併議開墾疏

開爰再報賑荒疏

請卹疏

皇明李忠肅先生集卷之五目錄終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五

盤谷李邦華懋明著 男士亨 士齊

吳橋范景文質公選 士京 士臺 溫訂

屬侄錢 棟仲馭較 孫長世 長祚

留樞奏草

起行赴任疏

奏爲微臣兩奉 皇綸黽勉將親赴任謹報起

行以明臣誼事臣于本年五月中奉 聖上特

恩起補南樞旋以力綿親老陳情乞休因臣鄉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距京地遠故連具二疏令義男次第齋 奏瞻

闕拜發計路數程朝夕引領不遑啟處于八

月十八日始于邸報中見臣驚聞非常 簡命

之疏奉 聖旨留樞重任特茲簡昇卿郎祇遵

星速任事不必控辭該部知道欽此越五日又

見臣 君恩當報之疏奉 聖旨前旨已明卿

郎祇遵任事不得屢以私情請該部知道欽此

伏思臣學識黠淺才諳疎拙重任固非所堪而

親齒日衰依戀難揀子情尤爲無解臣尚有三

疏情詞激切踟躕未敢 上瀆益 明旨一則

曰特茲簡昇見 恩遇匪同常調再則曰星速

任事此督促詎容刻延臣誼急公言私豈靖獻

之道 君前戒數屢請寧敬共之常臣展誼廻

環不覺悚然汗淫淫泫然泣遯遯下也臣父見

臣徬徨無措乃慨然語臣曰汝以吾老爲慮進

退維谷乎老臣竊祿留曹十有餘歲 宮闕

天瞻 陵殿虎拜時來夢寐乃報國無能宜付

子孫汝茲以老臣躊躇咎在老臣矣吾其偕汝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往免汝內顧可乎臣于是方寸始定即以八月

之二十八日將父登舟望南進趨第令風帆無

恙應可刻日受事惟我 皇上以南都爲根本

重地南樞爲衆贊重任再四遴擇起臣田間所

以望臣者甚深臣力雖不逮心何忍欺從此率

其迂愚之性日計月計尺斯寸斯總卻不負

皇上特達之知俯不孤山間誦讀之實而已

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到任謝恩疏

奏爲微臣恪遵受事之旨謹報到任日期恭謝天恩事臣自蒙皇上簡任南樞再辭不獲臣父勉臣以大義遂于八月之二十八日京裝起行臣已具疏奏聞矣第長江遠涉全視天風之順逆爲遲速九月深秋北風甚厲而臣鼓棹南發故一行不能三日一止常至浹旬波濤震驚時厯老親之慮帆檣淹滯益增臣心之焦惟有水陸兼程晝夜僨進幸今十月之望抵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三

自下十七日恭謁孝陵隨于兵部衙門到任訖伏念南都之有樞臣也不自臣始而皇上之用臣南樞也則大有異慎選于三推之廣簡畀于陪推之中臣以枯朽不才之餘生遭此特達非常之知遇感高厚之無限豈捐糜之可報臣惟有矢勿欺于白日青天勤率先于文吏武將一隙有窺必傳稽輿情之合寸長可効不遺力仔肩之艱上護陵下護城務鞏覆盂磐石之固水習舟陸習陣敢貽人象馬塗

之譏入而將親威錫類而彌奮出焉體國

思教忠以無辭此固微臣出山之本謀而令特爲靖獻之先資者也伏乞聖明鑒察

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四

留樞責任甚重疏

奏爲留樞責任甚重微臣入手驚心謹先陳微  
蠹之槩以明勿欺旋計振飭之方以效愚忠事  
竊惟人臣之奉職理國也與醫之愈疾無異善  
愈疾者先察體質之強弱既審疾勢之輕重而  
後標本之肯綮熟嘗補泄之先後有序治國亦  
然不偏觀微蠹之形未有能施其補抹之力者  
臣請言南事夫江南佳麗古今共艷臣初仕爲  
涇縣令猶及耳而目之經今三十載考風問俗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五

殊異曩疇以民生則日蹙矣素封貴介之家強  
半凋落朝歌暮舞之場化爲荆棘而米珠薪桂  
什倍當年負販力作之小民日竭其四體之勤  
不博一飽良可惻也以風俗則日敝矣避寇避  
賊之衆紛來沓雜置凌原未易制娛觀炫聽之  
事榮感多端簡押益莫可加侈僭極于無倫徂  
詐尤難方物有識者望而寒心焉以法紀則日  
墮矣作姦捍綱之徒走死如鶩異言異服之輩  
瞋目語難甚者流寇奸細潛伏國門之內綠

林劇盜嘯聚陵園之間而盤詰無聞督捕同

獲此尚有天日乎以兵政則日弛矣入萬之尺  
籍空存半屬襍役太倉之貯糈徒耗盡飽鵠形  
軍弱而長于鼓譟官儒而急于逐羶此何以禦  
非常而固金湯耶以軍實則日削矣馬匹無騰  
驤之質幾類木騶帆檣非破浪之具率屬敗艇  
况竹竿木棍何如金刃之堅利而對壘衝鋒可  
無神器之威猛乃僅以空拳賈勇庸有濟乎凡  
此皆今日敝蠹悉而數之不盡更僕嗟嗟民貧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六

則盜起俗澆則亂滋法弛則姦長兵弱則備踈  
夫人而知之也而南都乃爾皇上顧搆以昇  
臣臣自念一生迂拙不知矯飾憶昔待罪京營  
被盡情面黽勉奉公雖以違時賈戾而皇上  
今猶寬其前失起之朽棄所責望于臣者甚殷  
臣十載山居空懷遠志茲一朝蒙恩敢昧初  
心則有畢此愚悃竭蹶後竊謂安民宜先于  
詰戎治兵莫要于論將孝陵一抔土百世之  
命脉攸關作何擁護都城億萬家萬年之正



基在茲作何鞏固臣輓轡胸中早夜以之雖業有成算向須確核庶幾繼今以後隨事條奏次第舉行而到任之初輒具此疏上聞者正如醫之先察強弱審輕重據實開陳然後乃得權標本而先後治之臣區區之愚實出于此伏乞

聖明鑒察 奉

聖旨留樞重寄卿受事方新著極力振飭實圖抹弊剔蠹以副委任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七

治兵莫要于論將疏

奏為治兵莫要于論將謹力行臣言臣等以裁事憶昔臣承乏津撫新鎮草創臣一二月振飭不前乃求衆將于大同索副將于宣府又遣聘教練于徽州無亦以兵匪將不敵將匪人不効也南都之軍雖有水陸多營而見機官軍不及四萬藉令其人果堪禦侮則臣已不勝矣無奈名雖贅于蘇齡形不稱于倪鶴此固積漸相緣使然乃介冑而臨其上者伊何人斯空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八  
廉大官之俸而曾不一効其振刷鼓舞之能乎然則舍論將而欲治兵無兵而可治也夫論將之法廉信仁智勇盡之此固諸將所稔聞臣所以加而臣與諸將約有五焉一日毋欺飾言事莫逃一實方寸隱微有藏坐炤第令粉飾于營陣之森肅號令之嚴明而中無徇國之赤心外無敢闖之壯氣亦直棘門壘上之戲而已非臣之所求也一日無推諉軍機最重既已奉令而出行則必期于有終詎可姑寧止則堅持之

山豈容中變若唯諾于臣前以希容悅復陰陽  
 于軍前以惑衆心非臣之所求也一日毋饋營  
 交際餽遺乃所禁況奔走津要之門喪氣  
 滋甚而筐篚尊貴之家指尅何辭不過見利則  
 乞恩澤于齒牙敗官則假救援于知交臣性硜  
 硜殆難與共事也一日無職豫日省月試職業  
 猶懼或虧有如浮慕雅歌投壺之名耳踰流連  
 無度之行縱情聲色棄防備而罔恤恣意遊宴  
 卜晝夜以爲娛其將何以料理戎務臣竊有所  
 忤思肅公集卷之三 九  
 弗願也一日毋以險凡人心無機變詐之想  
 自不作冰炭風波之事乃或名利有所必爭忌  
 嫉不能相下往往構無影之口語敗人節行操  
 不律之七首恣其私臆軍中有此圯族之尤臣  
 不能以師旅大事而理此輩之陰債也臣持此  
 五者以論將而又合廉信仁智勇兼採而互證  
 之則將得其人何兵不治惜其人苦不多得耳  
 臣一面磨勵見在之諸臣以振目前之頽墮一  
 面博稽海內之能品以備將來之邪奸卽有所

知不敢自專悉送北都訪實方與授任總爲

皇上一大整飭以紓南顧之宵旰而已

奉

聖旨這五約鄉郎嚴飭行一清夙弊以鞏陪京  
 該部知道

李思肅公集  
 卷之五

十

安民宜先于詰戎疏

奏爲安民宜先于詰戎謹力行臣言仰乞 聖  
裁事臣受任南樞官各司馬職在治兵無預民  
事臣書稱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釋之者  
曰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  
平也平則安矣然則安民非詰戎之先務哉夫  
南都之民所歸不安者何昔時生齒尚希力  
有餘足供闕乏之需而里閭相習無異  
雞犬之患自日方之寓者衆于是百貨騰  
踊民間衣食之路蓋難且殊方異俗同聚  
一城勢既混而無緒格而難施更有偏說  
造謠之徒誣言皇威民心愈覺惴惴值茲危氣  
未殄邊烽未靖誰能保百萬之衆人人皆孝子  
順孫之屬腸大可懼也臣愚以爲安之之道一  
在實積財蓋南都民間日用藉皆仰給江  
江北自經寇亂民多廢業稻麥無所出而各土  
產流寓以待捐者轉運三日不至都人卽延頸  
望色似宜不分宦遊僑居富室臣賈各多備

本廣販以聽朝不及夕之人高下隨時定無虧  
耗臣願畢力勸相以寬予遺之嗷嗷也一在嚴  
保甲 都城舊制寬廣六十里東北一帶  
真同荒郊盜賊易爲伏莽西南廣幾轉集却  
錯襟彘尤于焉竄跡思昔戊申己酉之間寇入  
大內盜取銅輓起爐造錢踰久而始覺近五  
月內叛賊造奸細假官批潛入京城與買弓箭  
諸言之可爲寒心若第委城門盤詰得錢賣  
於及諸驛從會何裨于議察惟申飭排門十家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之約屬容留逆主之法查照則懲而得之規避  
惡覺則嚴懲之庇護斯姦盜無可乘之隙而  
更善有安枕之虞乎夫稽貯保甲二事 皇上  
詔諄諄領行天下豈非以安民生 臣何拾  
而正以一郡一邑事無掣肘令行若流而  
抗約束難齊事權難一意見不無異同推行時  
屢阻撓必徵 皇仁之嚴給 勅下臣等會同  
內外守備諸臣與五城御史着實修舉若王  
兵馬及上江二縣或怠于奉行或乘機

當核實 題叅糜幾不涉空談不然者杞娶深  
憂祗成剿說究至民生不安臣何以仰副 簡  
書故不取急軍旅而緩黎庶先張皇而後拊循  
也仰惟 聖明裁察 奉

聖旨這實積貯嚴保甲俱留都安民切務卽著  
該部會同内外守備諸臣與五城御史着實舉  
行如有倡訛造謠猾豪規庇及意見阻撓奉行  
騷擾的卽叅來重處毋託空言該部知道

力綿任重疏

奏爲微臣力綿任重識渺慮深敬陳南國水陸  
形勢之全謬計備遠扼要之畧仰佐 廟謨事  
臣惟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設官分職 成  
祖文皇帝建都北平規模益遠然于南中一  
更置蓋北平固子孫萬世之基而南都乃 祖  
宗開天之地兩京雄峙義無輕重第南之官職  
職事皆簡于北獨兵部尚書一官外加以叅贊  
機務考之 勅書所載有整飭兵備固守城池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十四  
操練軍馬撫安人民之語伏而思之城池何以  
固守人民何以撫安若兢兢于几席耳目之間  
聊爲補偏裨敵之圖則不過取見在之軍馬最  
加訓練相地方之利弊量以興除臣叅贊之責  
似亦易勝安用鰓鯉過計惟是環城一萬六千  
之堆堞僅責守于萬餘之敵卒卽人盡熊羆乃  
一卒不能數程非必固之策也且雖有浩浩江  
流之險而不聞別有護江之筭恐開頭使馬之  
能在逆賊亦有善手非常勝之計也此于古

根本之大局爲何如者又況都城之北

高皇帝衣冠弓劍之藏在焉防護業有專責臣

勅原無間載但臣子忠孝一念朝斯夕斯忍

弗計及今雖設有神威振武二營非不足以

點綴太平之觀然恃此而云守禦無缺臣未敢

信展轉熟籌是必詳審于水陸形勢之全另議

倘違扼要之畧而後可竊謂守江東不如事江

北也江北之形成則江東之事省而陪都之

勢尊守下流不如事上江也上江之權專則下

本忠肅公集卷之五十五

流之事易而機務之益大夫坐制都門之內

兢兢于城垣咫尺之業人以爲至急也而臣意

不盡爲然者誠以守法易窮于樓城而長慮每

踈于恃江也釋國圉之務事越江絕水之圖人

以爲難而且遠也而臣願獨計其便者誠以害

莫害于襄故而利莫利于扼要也臣欲親歷江

北自浦口趨池河繇池河至和州經梁山而渡

采石相視險要整飭防禦蓋千聞不如一見足

到乃能心到伏乞聖明允臣單騎一行庶以

盡悉肯綮次第入告總之竭其愚慮爲宗

社根本之謀佐廟謨萬分之一而已

奉

聖旨是旣要事宜着該部詳視奏奪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十六

未盡管見疏

奏爲敬陳未盡管見事臣有力綿任重一區由  
言守江東不如事江北守下流不如事上江  
其說未詳以字數踰限不敢噴 奏謹另疏陳  
之夫何以謂守江東不如事江北也江東江北  
第一家而江東爲堂與江北之池河爲門關  
祖制池河許十禦然有兵無城頃歲寇踐池河  
營壘爲墟烽火燭于鍾阜屋瓦皆搖藉令滁和  
全賴之間有田數成有衆幾旅且廬且耕池河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十七

借以聲援則門關堅壁而堂與之晏然可知也  
今野草荒烟一望幾成既脫雖有業主半屬窺  
虎田竟難進至不可問 皇上宜下 明詔大  
示寬恤以便招掠廣爲樹藝庶幾有土有人地  
網敷墾不城而固久之故業難揀人無貳志而  
池河舊軍一千八百寧抽八百之糧以益一千  
之餉則八百者不以兵而妨屯屯事益修一千  
者藉厚糈而成兵兵亦可練更番出防于池河  
次第築堡呼應可通于浦口互爲犄角賊能抽

廷鑑江石 陵城不必設備業已固于金湯

臣所謂守江東不如事江北者此也又何謂  
守下流不如事上江也上江下江猶一身之身  
莫重于咽喉合論省直則安慶爲咽喉寧壽  
畿則大平又爲咽喉思昔金亮南侵虞允文采  
石邀擊功垂不朽 高皇帝渡江之初亦繇采  
石此地節險勢強古今所恃且池陽水接安慶  
陸走寧大以達留京殊無間阻萬一不戒寇犯  
池陽則寧大廣德蕪常鎮江在在皆席捲長驅

李忠肅公集

卷之三

十八

之地京城將何如岌岌而大平適當其衝臣謂  
宜特遣大臣開府采石之山置哨大平之港水  
則艤艦相望陸則牙纛高懸官分而權專守遠  
而徇周護 陵固城策實萬全如以兵餉難措  
則且屬操臣率標下兵往來提督後當徐計此  
在 廟堂之上必有不謬臣言者臣所謂守下  
江不如事上江者此也臣自念出山一場勉圖  
報 國當 聖明廟精中興之日宜有收絃易  
轍之思倘因循持祿臣何以仰副 殷眷俯對

屋漏爲此不避瑣聒冒陳其愚伏惟 皇上宥  
其迂狂 採擇施行 留都幸甚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兵部覆題奉  
聖旨奏內扼守事宜仍俟南樞臣親歷詳視奏

奇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十九

南兵有名無實疏

題爲南兵有名無實愈分愈單謹據實開陳仰  
祈 聖裁事臣自入南都止聞兵弱將懦民窮  
倭敵之慨卽已具疏奉 聞而就中端緒未盡  
悉也已入營閱操始知南都 國初有軍十二  
萬後以餉價裁爲八萬乃八萬之內除守 皇  
城 陵差內外城門倉庫造作水夫運餘軍件  
饑後與優養婦女幼丁及江北之浦口池河二  
營約共四萬有奇其在 都城備操不過四萬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二十

所謂 根本重地恃以捍禦者蓋僅僅若此矣  
乃就中新江一營勲臣統之則分去八千三百  
有奇操江一營僉院臣統之則分去一千二百  
神威一營名曰護 陵內臣統之則分去三  
千一百振武一營勲臣統之則分去一千二百  
營名雖多總從前數抽出卽臣部有標兵三千  
亦此軍也軍本祖籍貧弱不堪而愈抽愈減空  
有大小數萬 神機之名而營不成營矣南  
都城廣六十三里崇口三萬六千兩軍守一非七

萬餘人不可而今除巡邏一營專為城內警夜緝姦之用毫不可移池浦營守在江上神威振武守在孝陵臣標下一營及新增水陸標防騎營總不滿萬全資征調向者勤王剿寇皆取于此此詎可用為城守若城守二人一垛則少五萬有餘一人一垛亦少二萬有餘此猶不及于外城也臣奉有固守城池之勅憂心如焚欲增兵則計部無餉欲練兵則工部無器甲船隻即臣部原有工料馬價歲不過數萬連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年外解逋欠已積至六十萬一切整理無處着手而所有一萬八千敝弱之卒僅留以存祖宗立營之名者尚可再抽再割耶萬一有警城守計將安出近見操江勲臣劉孔昭疏請增兵奉旨與兵五千又見提督杜弘域疏請水陸二營亦奉俞旨二臣皆念切急公臣何必爭執惟是皇上第知南都有八萬之軍而不知各營增設之後無二萬之存臣今不啻絕急乃呼天能無後時之罪故不得不據實具

聞伏乞聖明裁察應否遵前旨施行抑臣猶有說焉南中兵事臣實司之然各官奏請臣多不知以後奉旨下部北部須容臣酌其可否方與題覆庶免事後擬議煩聒聖聽倘亦政體宜然者乎奉

聖旨外解欠至六十萬該部不行催叅何怪整理無資着嚴檄勒解操提增兵仍遵旨行南都兵數多有虛冒隱占卿即破情清釐以裨實用兵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南都樞務甚紛疏

奏爲南都樞務甚紛微臣料理粗就敬陳梗概  
仰祈 聖鑒事臣自任南樞忽忽四閱月矣初  
至如入閭室茫無措手久漸得其原委計圖補  
抹奈當積習相沿之後欲爲改絃易轍之事大  
駭則非常之原既易于賈怨少緩則姑徐之意  
仍歸于廢墮臣晝夜以思乃劑緩促而定一考  
課之法使將領之奮勵者得自表異而中庸亦  
難安情嚴又審時勢而著爲畫一之規使司屬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二二

之奉公者不受牽掣而竊靈亦難施鉅弄悉而  
數之其目頗煩恐字數踰限另既披陳然臣于  
是而竊有感焉今天下之事紛矣 皇上銳精  
太平 宵旰不遑而治效僅僅者則情面兩字  
深中膏肓 皇上亦既誠諭諄切乃瞻循如故  
所繇良心未動浸成欺飾耳夫人有良心則爲  
子必孝爲臣必忠居官必廉御下必慈見可爲  
而不爲曰吾心放不下也見不可爲而爲曰吾  
心打不過也審若是則情面不期破而自破矣

臣嘗與司屬相誠用一官廩祿輿馬之費幾何  
倘不慎擇人而以情面爲登進縱其培植所貪  
之職非士卒食風宿露之膏血乎思至此而吾  
心能不戚戚乎舉一事每糜金錢至數千百倘  
不審緩急而以情面爲施行竟委逝波所喪之  
貲非民間賣兒鬻女之供輸乎思至此而吾心  
又能不戚戚乎無此心者是無惻隱知而爲之  
是無是非清夜自省欺 君誤 國所不懷然  
汗下是無羞惡反是則屋漏炯炯安肯違心以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二四

曲徇人情哉 高皇帝之諭曰爾俸爾祿民膏  
民脂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蓋以喚醒人良心  
也今天下皆情面世界獨南都清議猶存臣一  
言一事謹持此硜硜良心雖未必盡協時情然  
于 皇上之誠諭庶幾無違一切情面已盡破  
除故于微臣之職業庶亦少效此固竝述于  
聖明之洞鑒臣匪敢託諸空言而漫爲欺飾者  
也臣曷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

奉

言既破情而自修職業邪還益加振飭不得  
從託空言故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敬陳料理樞務疏

奏爲敬陳料理樞務之繫仰祈 聖鑒事 臣鄉  
距南都一水南都兵弱將情部務紛紜臣在山  
中亦竊聞之入南以來所見滋甚乃事事從頭  
整理首定營制裁不急之官併多設之營蓋營  
多則官多官多則兵少多者徒糜金錢少者無  
裨捍禦臣亦知裁節艱然不敢以軍 國重  
務徒供情面也官裁矣營併矣何以馭之有日  
記之冊焉營中練兵養馬除器之事千頭萬緒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二六  
責令各官逐日登冊每月終送臣查驗三月無  
功者責一年無成者斥此法行營官不復得微  
逐妨時嬉豫廢職矣有戴糧之法焉兵糧領到  
臣親赴各營點名面給失點者許其補到事故  
者還其歷過此法行營官不復得巧立名色恣  
意扣剋矣此臣料理兵務之概也若部務則首  
重職方營官遷補舊爲請託賄賂之門臣與司  
官查薦獎覆資俸設爲序單遇缺挨補即已亦  
不得高下其手無問情面矣乃武選之委衛印

定衛運率繇此道揭日月而行其誰敢奸之武庫所司不過衣甲旗幟器械火藥舡隻自工部以帑匱捉襟而各營之請討無常臣部始大愛其弊臣設法竊糴義甲令兵自製火藥臣部費造旗幟器械船隻多方節省以濟其乏庶幾費無溢額營無缺供而最棘手者莫如車駕一屬有馬政焉始鑽情以領價既行賄以售羸失牧則速絕禁弛則盜換臣立公委公驗攢槽重估之規定賠償降罰多寡輕重之等馬其一甦乎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三七

而又有貢舫焉差無虛歲修有定額柰就中弊孔百出而防奸術非一端臣為嚴收木以裕料酌停修以裕費禁營差之紊序創同空之官押亦殆不遺餘慮乎此臣料理部務之槩也臣生平未嘗喜事而特不能為無實之事乃所遇非無事之地故不得不勉為敬事之圖至于不辭勞不避怨臣矢心有素不在今日純恃聖明之鑒原而已 奉

聖旨覽卿奏知道了南樞重寄着益殫心料理

以昭大臣敬事之誼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二八

併營補官疏

題爲併營以省冗官調補以資訓練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到部該臣勘得南都爲豐鎬重地逼臨大江舊制設有大小教場神機巡邏四營于江東設浦池二營于江北又設新江營于江邊法云備矣乃承平既久瑕釁潛滋于是或就各營而抽選精銳或因變故而特爲召募總是綢繆深慮慎固永圖則有標營陸營水營操江營嗣後又有神威振武標防標騎水標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浦標鷹揚等營就中兵數原不甚多官數則已不少臣熟知審酌大小神巡舊營也多者四五千少者三千此軍雖弱然守城巡緝勢不可缺若新江操江二營勲臣憲臣江防攸關無容過而問者水陸二營原以備倭標下一營居重馭輕浦池浦標頗要即神威振武名曰護陵有其舉之焉能廢也鷹揚操演門軍稍示聯絡無大增益所可議者則標防標騎水標三水標宜併入操江奈操江自有信地臣部不可

無一旅以備調遣近坐營畢熙吉甄別論罷躊躇繼者殊難其選今擇得巡邏營都司程應璠精勤敏練允稱厭任但其歷俸已深勞積素著遊擊一官自所應得相應陞以本銜受事庶可策後効也至于標防標騎營各千兵從來統領非人各色襍出臣今特加親刷併爲一營查得大教場坐營都司翁英文武具才雅堪此官且亦屬任滿當遷之期亦應晉其遊擊資其料理者也若巡邏坐營之缺則臣所知有見任江西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贛州府太平營把總胡鵬圖真廉真勇真威真愛都城防姦緝盜夜無停蹄非此不勝若大教場坐營一缺則有見委署標騎營都司王仕焜營務已併官宜另補駕輕就熟無以踰之其他各營冗官不一而足臣一一與職方司臣酌量汰革不下百員庶幾營政一清訓練可施若其稱職與否臣又有不時之舉効在矣伏乞勅下兵部議覆請旨施行奉聖旨兵部覆議具奏部覆奉聖旨是

酌議水陸營兵疏

題為遵 旨酌議分兵禦守以明各督職掌以杜積弊分爭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部為上進狂寇勢已披猖水路兵防高懸刻部翼雖明軍務至重謹再請 明約確定以便祗遵事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提督浦池營務南京左軍都督府都督杜弘域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這水陸營統轄職掌該部看議速奏欽此欽遵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留都地勢寥闊南北兩岸屯兵夾江而守雖云犄角相其其實呼吸未易查池浦提督專以訓練水陸官兵為職掌各有欽奉 勅書未嘗不明白直截惟是池浦之督兵在北岸而南岸亦其信地徒轄其信地而一卒一旅不相為用萬一有警必致彼此推誤該督無以明信守而 臣部亦無以專責成此 臣部前疏已懇懇慮之也若割水陸兩營隸于該督則大教場之督原奉有 勅書之 勅未免駸失其初若協同料理則一而兩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三

操又有未便 臣部詳閱 勅書池浦則云有

即便馳報以憑調遣應授大教場則云仍兵江衙門會議分布是兩督之職掌明有水陸之異合無以大教場專理水師馳巡江上而以南岸陸營分隸池浦揆之事理庶幾稱便 臣部提如此未敢謂有當事機請 勅下南京倘操諸臣從長酌議上請 聖裁 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本部尚書傅宗龍等具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這水陸營統轄職掌即着南兵部從長酌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為此合咨遵 明旨內事理煩查本部覆所云水陸兩營統轄職掌希即從長酌議具奏奉勿稽延等因到部遵 奉酌議案呈到部該 臣部看得南都之有水陸營也始于萬曆二十一年倭曠朝鮮南國震都設遺募設營駐劄城外以資防禦各之目倭屬大教場統領夫備倭當備之江上而大教場軍于城內藉令江上有事城守并急大教場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三

能令身以應乎此以內兼外于義良未協也乃  
今江北池浦營提督杜弘域又以兩營信地爲  
高該部再四審酌擬以陸營分隸而以水營  
仍歸大教場查炤 勅書權衡事勢可謂極備  
臣竊笑然亦曰遙擬如此未必有當請 勅旨  
臣長酌議蓋有不容草草之意而 聖旨即  
屬之臣部然則臣亦何敢不務爲深長思也夫  
大教場既以城內不便轄城外然則池浦營又  
豈能以江北而兼轄江南爲之熟計池浦兩營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孤懸江北惟有提督而壁壘始壯水陸兩軍各  
當其衝統攝而聲勢安聯然則此兵偏屬  
不得分屬亦不得無若增設一提督督之與  
提督江而軍旌旗相望桴鼓相聞萬一慮屬  
則江北者宜卷甲疾趨以成池河力保  
之固江南者節銜尾飛渡以屯浦口特設  
之防若慮江南聲援不續則城內兩標兵天  
出而列隊以備接應庶幾布置密而呼吸  
設 段京計營無踰是者至于增官必增

時誠不堪舉盈然臣于兩營裁節供億有餘無  
煩別措且如是而大小教場神機巡邏之軍  
亦各得專心城守不分精神此非徒一時之  
慶實南中鞏固 根本經久不易之定章也  
冗則裁急用則增膠柱鼓瑟時宜創製非  
便臣愚管見如斯伏乞 勅部再行確議施行  
奉

聖旨兵部知道部覆奉

聖旨遣水陸營兵設督專隸是否長便浦池提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督不必在彼註劄勅書自明南岸二督並置有  
無贅掣該部再確議議覆具奏

此疏部覆原無異向而票旨者止據浦池  
提督先年所領之勅內有不必要在彼設劄  
之語遂行駁擬不知近因竊犯江北提督  
自請駐劄浦口建立衙門已奉 明旨令  
將江南之陸兵改隸江北之提督萬一倭  
警報至陸兵不任其責不幾成虛乎此  
議終當爭執而予以艱去故記于此  
邦華識

題爲遵 旨查議增兵訓練嚴加備禦以保  
陵京重地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選准兵  
部咨兵科抄出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題前  
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查議具奏欽此欽遵送  
司案呈到部看得去臘至今南武操臣劉孔昭  
數有條奏無非爲練兵防寇而發臣部時因寇  
警未暇覆行然查其所奏人船兵械旣 舊制  
所應有巡扼禁戢又 簡書所當遵操臣不過  
奉行修復非有甚難強人之事也而南都人人  
憂寇日日言寇如此實圖辦寇之着慮無不共  
濟同心有呼必應者奈何一任籲呼而不爲之  
所乎殆必日時值空匱役福額之兵則措餉無  
術耳操臣于是有分移萬人以實江防則兵不  
必募餉不必增之說臣聞南兵八萬較今京兵  
十萬所爭不多昨者奴寇內訌京兵列營城外  
且分撥防通追奔抵薊未有局趨一城之內者  
况南都晏然肯分兵郭外築壘江干使鼓角旗

虎風馳雷震不更有先聲奪人之勢乎然則萬人之移實非過計卽不得已定移五千使合之舊營有萬二千五百爲一軍之制亦猶愈于經年空望無益也至于挑選精銳設立標營總在萬二千餘之內當聽操臣與該部計之其公舉効以專職業諉暗伏以防要津造探船以偵警息練弓矢以翼槍砲固操臣本分內事一申明而無容諉弛者若編船掛號巡歷上江當行者行之固以盡諷防之職可省者省之亦以免滋

李忠肅公集

三六

擾之疑而所舉譚應華方可爵二人查應華功  
加守備臣部有名籍可稽但坐營一缺已推金  
錡應聽角材而用之仍以去留咨臣部查考其  
方可爵查無名籍據臣既稱可用始竣設立標  
營之後以加銜守備試之果有神效再爲題授  
而去其叅謀名色聞南都叅謀贇畫濟濟紛紛  
要皆山人清客乞恩劄付之流狐假鴟張最爲  
戎政之蠹不願操臣效之也既經具題前來臣  
謹將從優請恭候聖裁定奪勅下臣部

轉行遵奉施行等因崇禎十二年四月二十四  
日本部具題五月初十日奉 聖旨是留都重  
地防禦宜周道選銳標營巡扼禁戢及暗伏偵  
練等事卽着該操臣實圖料理防江移兵五千  
不必另募糜餉依議譚應華方可爵俱着酌用  
該部卽嚴申飭行欽此欽遵到部送司案呈到  
部爲此合奉煩炤 明旨內事理一體欽遵查  
炤施行等因咨部送司遵奉查議間又奉迭准  
戶部咨新餉司案呈崇禎十二年六月二十二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三七  
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南京兵部侍郎林宰題  
前事等因崇禎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 聖旨  
戶部看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送司案查崇禎  
十一年八月內該本部會同兵部題爲遵 旨  
會同詳覈確議回 奏事會覆南京兵部尚書  
范景文回奏兵餉緣由內開會看得南部若兵  
若餉較額原不相遠祇由計樞二臣各持已見  
謂有盈縮不同耳今樞臣范景文與計臣李玄  
遵 旨熟商從長確議擬各開列清釐數目一

一詳悉總之兵部募兵不溢八萬之外戶部措  
餉不虧八萬之中立一定不易之成規叅隨時  
除補之因數其前此數目叅差業已合盤打等  
虛心通融矣等因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奉 聖  
旨是欽此欽遵通行在案今該南樞臣具題前  
來相應查覆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南部兵餉  
先該臣同官李玄署理南計時與樞臣范景文  
題 旨熟商議定兵部募兵不溢八萬之外戶  
部措餉不虧八萬之中立爲成規干去秋合詞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三八  
同 奏業經臣戶兵兩部如議會覆有 欽依  
通行在案今查南樞臣林宰此疏所奏新江營  
增兵一事乃提督操臣劉孔昭去春奏議之前  
件也議增在先定額在後似應從八萬中清隱  
占以供守禦汰老弱以補精健移緩就急酌量  
抽防如南計臣議稱務使軍得實用餉不苦增  
如操臣議稱分移堂與以充塞門戶總皆曲體  
不溢不虧之成議隨機合變之微權也今樞臣  
謂舊額裁減已多抽掣愈見空虛夫亦以堂與



緊門戶竝重長慮却顧既不敢輕議抽移又不  
敢復求增補故有仍 勅戶部通長打筭悉心  
計議之 請似指南戶部而言也事關兵食臣  
等難以懸議合無 勅行南戶兵二部會同操  
臣再加商確另跪奏 請以憑酌覆相應具題  
恭候 命下 臣部移咨各該衙門遵奉施行  
因本年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着南戶兵二  
部會同督操臣確議速奏等因咨部送司此  
案呈到部臣因欽 皇上頒年 宵肝于軍旅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三九

之事而未有起色者固皆臣下不能仰承之罪  
然亦有真心任事而計不周竟成無益者蓋  
天下事虛名與實月不同務其實則用効少而  
得方以此不可不熟籌之也南都武備廢弛二  
卒所恃所從來矣操臣劉孔昭以身任江防之  
重痛憤積鬱跪請補軍一萬奉 旨業允五千  
蓋欲竭訓練振舉之力以奠 根本豈非一片  
真心志安 社稷者哉然臣竊爲操臣計之此  
軍將令逍遙河上乎抑欲實備衝擊耶將以蘇

總誇數乎抑求緩急可恃耶查操臣原疏有  
選精銳設立標營之議則固且親丁倚之匪僅  
取充數云者親丁非厚精不養一石之月  
士所不顧也親丁非勤練不精分班之日  
所不出也然則此軍雖多亦奚當于用乎夫  
使其人而可用臣即盡舉大小營軍馬之  
聽其統領江門有藩籬之固臣且藉手  
之安事孰便乎此者爲其人不可用則  
費操補之勞而操臣曾無增兵之利亦何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四十一

拘拘于五千云哉講求及此操臣躍然首可今  
莫如聽操臣另募一軍有射潮破浪之能者得  
六百其人立爲標下親兵則月給米三石或  
銀一兩二錢 臣查各營事故老弱之軍力如  
取共糧行戶部轉給不必增餉而一切器  
擇精以授操臣親爲督練月無虛日將見魏  
雄峙于郊閭聲靈旁邕于江左萬一有不軌之  
徒出沒叵測操臣率其勁旅不難滅此朝食以  
視五千無用之衆人其得夫不勝然矣乎曩

旨着南戶兵二部會同督操臣確議速奏業  
與操臣觀面商酌毫無異同蓋惟操臣有用寡  
如用衆之能故深契臣貴精不貴多之議謹具  
疏上 聞伏乞 勅下臣部遵奉施行臣等勝  
引領俟 命之至

部覆奉

聖旨依議行卽着操臣如數精簡勸閱永禪江  
防實用仍着南京兵部尚書清餉轉給具奏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四一

徐州設鎮疏

奏爲亟審天下之大勢蚤定扼要之前籌設鎮  
徐州以裨安攘事臣惟天下地勢猶人一身  
京師元首也南北諸省腹心手足也而流通周  
身之元氣者關鍵乃在咽喉兵家所謂扼吭者  
此也今天下南北之咽喉非徐州乎項見 皇  
上于增兵之議無不 允行而顧未及徐夫徐  
居四方適均之地爲水陸交會之衝此處不設  
重兵以通呼吸迫有事乃徵兵各路渙而難合  
于制敵之義何居臣以爲宜創重兵于此統以  
總督分以道將盡革近弊而一以節制從新整  
練計兵止須五萬計餉并雜費不過六十萬而  
其有利于 國家者大端有六臣請得而悉陳  
之凡兵家勝負全貴審衆寡之勢夫寇之來無  
以數萬毋論郡縣千百之守不能支卽各鎮所  
領之兵力薄援寡安敢直前一戰毋怪名城六  
都胥相淪陷惟徐有重兵則報至師出動如山  
徽風威所傳先聲足以奪敵魄矣此謂衆寡足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四二

以相制其利一又貴知分合之宜年來寇三入而三詔勤王各省兵不過二三千迤邐而來先後參差號令不能一心志不能齊曾不足以當一面徐兵統于一臂指相通進止有度非臨時烏合者比此謂分合之不相侔其利二且勤王之師跋涉飢疲不堪對壘徐兵南北東西皆不千里心弗傷于離別力弗困于重趺此謂勞逸足以相禦其利三况教練有素兵與將習卒然用之不致手忙脚亂此謂豫之足以勝卒也其利四曩者寇入中都祖陵震驚數天共爲切齒彼風雨驟至而我師遙隔卽聞警星奔賊已飽颺倘徐有重兵此屬安敢妄窺縱思狂逞而數百里之內捲甲疾趨可出不意而攻無備此謂捷之足以勝緩也其利五至于餉不必別議增也頻年入援之師多者費踰拾數萬少亦數萬皆未嘗動支正額今宜令各省撫按查昭郡邑小大酌量設處而用兵少緩之地汰其數以佐徐營之用以後更不必徵兵入援

則旣省地方之抽調且無途次之驛騷此又實之足以勝虛也其利六至于總督一官第移淮安之衙門廩糧人役皆仍其舊而以安慶巡撫理漕于淮揚特一轉移間耳所患者有兵而不能練與無兵同要在一準昔人之節制着實訓飭令其行則成列止則成營晝不倚食于市肆夜不託宿于民舍此亦寧高遠必不可幾及之難事耶繇此北邊寇以鞏神京南衛陵以奠豐芑東西蕩寇以護水路之飛輓是惟總督之官得其人選將鼓銳仰紆皇上之宵旰而已臣山林芹曝不自知其無當伏乞勅下廷臣會議施行奉

聖旨該部看議具奏

此疏下部兵部駁爲非常之原謂五萬之兵六十萬之餉無所出不過增兵二千用一總兵領之此與不設何異蓋予意以臨清德州濟寧鳳陽皆有兵惟分而不合故不得其用若徐州設鎮則各處之兵皆當併歸于徐于五萬之數已有大半所少者當取各省勤王之費當之爲力何難而該部不思及格其議天下事之難爲類如此

郭華識

權宜足餉疏

奏爲謹畫兵餉之權宜仰祈 睿裁以佐 國計以舒民困事 臣惟大學之論平天下也終之以理財而孟子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政事者何難審時勢者也 國家患二十餘年寇患十餘年其間兵馬軍需之費豈止以千百萬計供億所出議加派議均輸增鹽課增關權廣鼓鑄轉驛站勸捐助業已搜括無遺而敵未滅也寇未平也兵無日可罷餉無日可缺也論民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四五

間則西北半壁自兵火之後賦役蕩然軍興賑濟且係給于 內府其竭膏血以供惟正者獨東南一隅耳司計者職穿于外解併力于參罰而民生且有日蹙之歎萬一浩費再出取之何實臣盱衡至此心膽俱寒不得已而思及于變通計及于責成其法云何北地產粟麥而民不知積聚故物價倏低倏昂第令有司乘除歲初獲收本色以抵京邊俟價高平糴以利民而兩年且得三年之入矣可行者一東南絹布

無停運自屬 上供急需然內庫所積寧無朽

蠹宜仿 祖宗朝 勅科道官查盤各庫倘有

再歲之貯不妨併鋪墊等銀炤年折解俟缺時

仍徵本色藉此足濟兵餉而寬民間轉運之苦

可行者二弓箭絃條南造無當于北用每一駁

換民苦無告何如折銀解京召匠監製此中殆

不乏贏餘也可行者三鑄本給商買銅交局侵

騙十恒八九無從追償何如令產銅之地以應

解之銀徵銅徑解鑄司赴堂掛號以便銷算官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四六

商不兩便乎可行者四事例不得已之策也然

昔何爭赴而今不樂趨則以北咨難候重奉上

納之望何如北部季發有號空咨若干到南

上納者卽行填給則事例之額不招揀而廣矣

可行者五推而廣之粵之礦澳之金合浦之珠

巴屬之材皆有懋遷化居之術舜禹不以爲諱

第兵之不核餉之蠹也一營三千占役何啻七

八百于此不清雖有江海難補漏卮倘徹底確

核一兵還一兵之實庶不致以虛名而甚鼠雀

之耗乎此臣所謂通變法也乃責成之法又何  
 在理財一事原有別才竊謂戶部司官不應取  
 數于新進還轉于資序必令堂上官自行博訪  
 苟有心計之能毋拘閒廢毋泥資格槩行收錄  
 移送銓部列名上請仍另設一會計院招天  
 下之善通變籌財者朝夕講究策有可用具疏  
 以聞此責成之一事闕財務弊蠹叢積釐剔  
 勞怨誰不規避果有能者一歲錫之褒綸三年  
 政授木天既出堂官選拔亦與并受上賞否則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四七  
 郎爲更置不得郅保舉于人人而推進退之難  
 自專此責成之二人才不甚相遠然巧不如習  
 今賦役煩重有司能追徵無擾灌輸如流此其  
 人必有深心能調劑于人情事勢不執一局以  
 爲催科者宜令撫按歲舉一二人行取聽用此  
 責成之三夫以如是之責成又聽其如前之變  
 通此昔人所謂銳敏盡當世之選而無牽掣窒  
 碍之患者將見錢流地上于軍興何有哉臣憂  
 時無已報國有心謹冒昧上聞不知有當

于平天下之至計否伏乞 聖鑒勅部酌覆施  
 行 奉  
 聖旨該部酌覆具奏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四八

親歷江北疏

奏爲微臣遵 旨親歷江北備審形勢謹繪圖  
進覽并抒防禦機宜仰祈 聖鑒以鞏 陵  
京事臣向有力綿任重一疏內言守江東不如  
事江北守下流不如事上江初奉 聖旨是這  
扼要事宜着該部詳視奏奪欽此後該兵部題  
覆又奉 聖旨奏內扼守事宜仍俟南樞臣親  
歷詳視奏奪欽此備咨到臣仰窺 皇上殷  
念 豈芑加意綢繆雖已不謬臣言猶慮略而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四九  
未詳故再四令臣親歷臣祇遵 明命卜二月  
之廿五日恭辭 孝陵渡江將事時當久旱麥  
苗欲稿人心皇皇忽是日大雨以風臣見驚濤  
駭浪舟楫無靈天塹長江洵非虛語至夕不得  
濟舟泊石頭城下越宿風恬始達浦口查閱城  
垣操練兵馬散給腰牌清汰老弱竟日而竣將  
問道池河乃與提督臣杜弘域議此行必務熟  
審形勢熟籌要害遂微服過州縣驛遞不用儀  
從不授厨傳各乘一騎從數丁裹糧而行時或

步陟崇岡時或託宿荒郊旬日而迂回千里之  
程凡畫之所得夜令畫工圖之其中防禦機宜  
雖累數千言不能盡謹以浦口滁陽爲一疏池  
河爲一疏全椒和州爲一疏采石爲一疏又以  
所得民間疾苦爲一疏直述情形無敢修飾文  
詞逐款具 奏念臣感 恩矢報心長才短第  
千慮雖無一得而要皆今日莫安東南之至計  
伏祈 皇上俯賜採擇 勅部覆議庶江北之  
守固而江東安于覆孟上江之防密而下沅藉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五十  
以安枕 陵京幸甚 奉  
聖旨這五疏着該部酌議具覆

浦滁扼要疏

奏爲敬陳浦滁扼要增兵之槩仰候 聖裁事  
臣奉 命渡江閱視首及浦口浦依山築城與  
留都夾江並峙 臣憑城遠眺則采石爲前茅  
留都爲中權而此城爲後勁 國制設戍于  
此誠重之也城高且堅昔少高舖今提督杜弘  
域與守禦劉承慶補之創建懸樓聯絡綿密提  
督舊無公署難于駐劄 臣近爲催取工部二百  
金弘域願自捐貲鼎建以垂永圖其領兵官劉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五一  
榮杜弘壇錢裕民等所操練健丁軍士四千餘  
人亦似可用守此當無難者惟是三倉五衛雖  
在城中而居民寥寥其稠密反在城外弘域議  
勸諭百姓臨江築敵臺數座益之以兵廢有警  
不必入城而委室廬資用于虎口也此實確論  
已越日趨滁陽三十里爲東蔣驛曾經寇而殘  
破未甚進之爲烏衣鎮居民頗稠殘破視東蔣  
有加若能設一堡登陴嚴守浦口之兵呼吸可  
達何至橫被焚掠乎又進之則爲滁州滁本直

隸隸江北與 臣部無關第滁介浦池兩地之中  
而浦池爲 臣部所轄亦不得不務究心 臣閱其  
城雖不甚高而濠乃廣踰百尺深踰十尺源泉  
漚汙流于不涸此他州邑所無 高皇帝大業  
始基茲土非偶然也第苦無一兵大僕寺卿臣  
馮元颺頃曾入 告晤 臣時諄諄及之 臣思設  
兵必議餉躊躇四顧莫知所出適有南操軍三  
百公授一詞乃知此軍在滁衛每歲支安家坐  
糧四石八斗銀二兩四錢其赴南都操七月則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五一  
戶部給行糧二石八斗自流寇犯滁之後寺臣  
周鼎李覺斯諱于 臣部免其南操留爲滁守而  
戶部月糧亦歲省之二十石然此軍在滁無  
官訓練戶部訝其間曠遂并查追其在衛坐糧  
而各軍懼追其糧來復南操 臣竊謂南操不因  
此軍爲增損乃收操則糧屬虛糜滁州若得此  
軍爲實用卽增糧亦匪浪擲無若 臣部仍免各  
軍之操戶部勿問安家之糧而滁州另爲設處  
亦如戶部向給七月之數以益之特設一官着

實訓練更挑精銳鄉兵三百每月與之合操倘  
遇寇警則以本兵配鄉兵可得六七之用至設  
處之餉則添與所屬全椒來安三州縣稍分積  
谷之數充然有餘蓋備鎮養兵皆以爲民無容  
視視但設官應屬浦口提督節制庶居常而臂  
指相聯有急而呼吸可達總之所以爲滁計也  
伏乞 聖明裁察 勅部覆議施行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五三

### 池河建城疏

奏爲敬陳池河修築事宜仰祈 聖裁事 臣自  
閱視滁陽後逕趨池河初過關山山形如圖屏  
負北而南蓋 留都一大屏障也兩山高峙中  
爲南北往來通衢險而可守乃向者寇經其地  
不敢渡關而繇關兩傍之徑路倘得二三百人  
各于徑處張疑設伏則寇且窮于無復之而惜  
未早見也出關而前爲廣武衛寇殘其半第本  
衛幅員甚廣散徙非遙若築一堡以自固將鴻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五四

鴈必且復集或以池河更急則先及池河徐及  
廣武亦時勢之自然者又前爲磨盤山山勢曲  
折道路盤旋 臣與杜弘域縱騎登山徘徊四望  
擬就其迫隘夾道而開兩營盤以示駐兵之意  
殆又增一重門限矣自是直抵池河萬戶烟火  
鱗集緣無城爲寇所掠貨庫三十餘家盡徙而  
去蕭條不堪 臣觀此地當東西南北之衝于此  
不守則廬鳳滁和胥受其害城烏可已但城廣  
六七里費計四五萬金譚何容易查得廣武飛



熊英武三衛以此爲中區合三衛之官各捐一  
年之俸合三衛之軍人竭四肢之力打草造磚  
燒灰累土庶幾費半功倍臣請分五股每股約  
五千金如三衛倉糧原屬戶部向星貯以資盜  
今得城而聚廩當認其一昔浦口建城工部認  
三之一今雖時訕而修築爲水衝職掌能不認  
五之一池河地屬江北且爲鳳陽後門 祖陵  
所關撫按難置度外亦當認其一士民世居有  
田有廬卽破產捐助何如死徙焚掠之苦亦當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五五  
認其一此外如恐不足則往歲滁州開河曾合  
四十八衛以宣力今城工視河工有加第免各  
衛之屯操每丁炤舊例納價幫工行之二年所  
得亦可當其一伏乞 勅下各衛門自認成數  
庶便及時興工免作道傍之築也至于見操軍  
一千八百歲僅支米麥三石六斗銀錢共一兩  
七錢卽折兩爲一猶云甚薄臣前疏去八百之  
虛名併其糧以養一千之實兵此議似爲不易  
者池河守禦高秉銓甚能其官但俸且及瓜若

皇上允臣之 請創此一城非此官必不克  
勝蓋見其與杜弘域築大敵臺一座工堅費省  
知其才力甚裕所當特議加銜以便从任者也  
統惟 聖明裁察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五六

全和要害疏

奏爲敬述全和要害并陳厝見仰祈 聖裁事  
臣自池河竣役欲錄定遠走全椒詢之土人去  
此三十里有地曰藕塘係全椒滁和之咽喉若  
守池河遺藕塘寇自南下不難徑奔藕塘而外  
池河也 臣于是介馬而馳至則有諸生六七人  
伏謁詰以往事慶額而言寇禍之烈先後已六  
遭蹂躪矣但雖經焚毀而地處高阜形勢可守  
語諸生合築一堡對以殘破之後不勝重役適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五七

定遠縣令劉天斗來晤毅然身肩更多方鼓舞  
諸生遂踴躍受命此堡設而全椒和滁皆有所  
恃第鄉人守禦厥方實單萬一有急鳳兵須星  
夜馳援此江北撫臣宜時行申飭者也越宿望  
全椒進發竟日山行僕馬爲率經皇甫山一帶  
綿亘數十里寇昔嘗盤踞其間者旬日傍山村  
庄掠洗靡遺幾成一大窟穴山盡爲全椒城僅  
斗大城外生齒廬舍數倍城中寇至入城則無  
容地不入城則無守法亟宜遠以土城翼以敵

臺護以火器庶幾可幸無虞此又該縣官民當  
自爲設造者也自全達和尚遠百里中繇夾山  
關亦甚險而可據若干兩山之腰各置壘而矢  
石下擊寇安得越乃縱令長驅莫爲之備良可  
慨也過香泉地大民稠有山可憑宜設一堡日  
晡入和城則市廛盡廢遍地瓦礫棲鳥夜啼猶  
疑兒哭昔御史馬如蛟靖方守城合門被屠譚  
者涕零令人傷心無寐知州左瑛爲臣言欲守  
茲土不惟無兵而且無民不惟無以餉兵抑亦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五八

無以棲民且州治孤懸不屬府轄曾未如徐州  
之有兵道滁州之有岡寺緩急可恃寇哨一至  
民但知揭家逃生越江以避官惟有束身効死  
無門可告此皆真情實語臣竊謂此州并含山  
宜隸于府在江北當屬廬州在江南當屬太平  
但廬州時時備賊且相距二百里猶虞鞭長若  
太平僅隔一江且采石新議設鎮呼吸策應然  
必有至兵三四百以定風鶴之人心且北有夾  
山南有昭關皆不能無兵而守總俟分隸何部

乃得以一郡之力佐之者也伏乞 勅下廷議  
將和州倉山隸府一節擬議速覆庶此地尚可  
爲而江南之藩籬亦且因之而益固耳臣曷勝  
翹首俟 命之至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五九

采石駐兵當塗壑荒疏

奏爲敬因部覆采石駐兵之議更抒愚悃仰祈  
聖裁事臣前疏有太平爲上流咽喉擬 特  
遣大臣開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之港如兵餉  
難措則請屬操臣率兵往來提督後部覆合蕪  
采二營再增兵五百以參將領之扼守上遊處  
置精詳臣可無說惟是參將雖可治兵而事權  
不若操臣之重武操勲臣信地在江無如文操  
憲臣合江南北郡邑皆其統轄呼應相通是雖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六十一  
設參將而文操臣之開府出鎮似不可已或每  
年以二八三九月巡歷采石坐鎮數月俾江上  
之聲靈赫濯內地之綢繆周密至于下流則操  
臣在都日多矧又有勲臣專理赫齡盤詰巡察  
要當不遺餘慮耳慨自流寇紛擾所在增兵而  
餉無所 煩仰屋臣查得當塗一邑多有巨  
部草場如生員姚元昭等所報湖陽草場潞圩  
地廣二十以可開田數萬頃民間有願僱工本  
築圩隄水以成田輸課者已經查核取有地方

耳結又如耆民陳泰德等所報定寧圩田可開  
萬餘畝戶部業經差官施益政督墾而復中止  
者又如錦衣衛草場坐紫沙二洲歲輸洲課無  
幾其實大地茫茫畝計三萬有餘徒供蠹蝕者  
又如金吾前衛道陽圩草場二千七百餘畝爲  
地方豪惡騰以霞等占墾多載並未報部經土  
人方弼等首告縣官勘明見在提究者凡此皆  
非紙上空談類而推之數豈止此俟臣多方查  
核倘與民業相涉卽置不問若其明白無濶詎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六

容委之甌脫付之豪強至于臣部見徵草場租  
銀係火藥器械操賞所需事關軍國賦有常  
經奈先年起科極輕每畝上者不過納銀八分  
下者僅計二三分此蓋當日初墾之例今天下  
用兵何處田賦不溢額再三獨此項晏然坐享  
不加毫厘而臣部支應種種日苦弗給似亦大  
不得其平者相應查其上中下原則炤例陞科  
庶政體平而國用舒耳臣初欲自和渡江過  
查此事乃風狂浪涌阻渡者兩日野岸荒蘆無

可駐足不得已復反和州直走江浦其間亦有  
兩大鎮宜築堡爲守者曰烏江曰石碛橋皆不  
啻一邑之廣築堡似無難事是亦在地方官之  
自爲計也臣之所言多涉勞怨然臣不敢避總  
與上不負主恩下不愧良心而已伏惟聖  
明裁察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六

江北民隱疏

奏爲微臣遍歷江北備悉民艱謹據實具奏  
仰 聖聽事 臣惟賊寇交訌民生日蹙 皇  
上以 天地之心行走舜之政何嘗一念一事  
不爲軫恤窮黎計然民間疾苦實有不得上徹  
宸聽者 臣親閱江北流寇屢躪之後又旱  
蝗相繼之餘舉目所見真有買誼之涕不勝揮  
鄭俠之圖所難繪者 臣不識忌諱擇所最急者  
冒昧入 告其一 臣流移未復江北地曠人稀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六

往時承平四方之挾重貨以規厚利者貪其土  
之饒風之淳群聚而賈于此生事既裕遂爲樂  
業自寇難以來被害者踴躍歸籍未被害者驚  
怖遷處而土著寥人亦無所依以爲生竟相與  
輕去其鄉間有懷故土而來歸者喘息未寧追  
呼已至田無穫而稅苦徵腹且枵而刑不貸則  
有偷生復窺永作哀鴻者矣民去而盜集盜愈  
集而民愈不歸 大祖百戰首闢之疆土至爲  
群盜盤踞之地 祖陵在上將無惻然 臣所以

前疏特懇 皇上量蠲此地加派或亦漸次招  
徠之法也其一曰驛遞未甦江北自江淮以至  
東葛滁陽大柳池河皆南北往來極衝之驛夙  
稱疲困自奉裁節以來馬戶益不能支錢糧有  
出自本州邑者尚可移緩就急若其出于協濟  
者誰肯依期解至雖外來之乘傳無多而本地  
之差索滋甚 臣經過各驛莫不呼天搶地至池  
河而馬頭墮戶 遠應付已中斷矣今流氛未  
殄萬一軍情阻隔所悞豈細 臣願 皇上勅下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六

兵部將地方有兵事極衝之驛暫議裁三存七  
以救目前庶子遺之皮骨猶存而遠近之聲息  
可達矣其一曰姦蠹未剔從來元兇大憝無不  
記牆壁以自固藉聲勢以張威而江北爲甚自  
府刑而上各衙門之充役者不乏此輩于是窩  
訪窩盜戕民害官卽下屬欲發其姦終阻于提  
鼠之忌雖當道能制其命難免于簞口之推致  
令豺虎橫行于都市良弱莫保其身家而至者  
何繇盡知 臣願 皇上勅下江北撫按嚴行所

屬州縣印官各查所轄有無其人如惡跡昭著  
逐一開報各該衙門以憑審究倘隱徇不開被  
人告發官以罷輟論限三月內將清汰過惡後  
并各州縣印官彙名 奏報如是斯姦無竄矣  
而民有安枕矣更願 皇上通行省直以剔天  
下之姦蠹可也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 五疏部覆奉

聖旨是這采石改設縣將孫巨兩信巡防及滁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六五

州添設守備節制事宜設堡築臺等項俱如  
議積穀派作兵餉殊屬未妥還行南部從長  
議具奏各處草場等項應照例加科普南戶  
部逐一清察速著令和分議着該撫按酌妥  
籌池河修城該撫按會南戶兵工三部確議  
撥速解竣工高秉銓依擬委用其池軍改兵  
虛就實仍聽南樞臣審酌行不必膠柱

### 懇乞休致疏

奏為微臣奉親從官親歸臣心如刺憂思成疾  
日甚一日懇乞 聖明允放以全餘生以畢子  
情事臣去年蒙 恩起補留樞臣以親老

絕裾連具控辭四疏誠齋 奏義男相繼封

進臣父見臣求退之決乃以大義責臣復以就

養寬臣無所辭將父南發逮入 留都臣朝

夕起居臣父殊覺暢適如是者百日不意正月

以後忽萌歸思臣徹舌懇留竟不可得遂以二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六六

月之十九日登舟西行臣送至江上徬徨無措  
向來十年無三日之隔今乃一朝作千里之別  
心非木石寸腸欲斷臣父亦不禁歔歔及臣歸  
署偃卧神魂夢寐浸成荒忽緣奉有渡江閱視  
之 旨黽勉戒行其假護陟之煩勞以却長  
之憂樽而奈無解于衷何也久之胸臆悶鬱欲  
食漸減憂慮相煎籌畫多乖且中宵起坐無  
流涕因致淚過神傷兩目昏花日甚一日已成  
痼疾若不乞 恩免放不但臣無以自存

臣父之念臣必且有加于臣之思父者兩地愁  
痛更不忍言臣既弗克進而致主又弗獲退  
而將親臣實不齒于名教皇上慈霽用之伏  
乞大擴覆載允臣休致庶得歸而隨臣父  
一丘一壑聚首卒歲生無以報惟有歌咏聖  
恩與天無極而已奉  
聖旨卿才識敏練留樞重務著益加整飭得  
以私情請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六七

再懇乞休疏

奏爲臣親一別百日臣心一刻百憂病勢驟深  
僕樞罪重懇乞聖明治臣不職之罪放臣一  
線之生事臣山居十載與臣父朝夕相依絕不  
知世間有離別之苦頃二月十九日臣父堅意  
西歸臣五內如割不知所出具疏乞身早夜焚  
祝冀聖明憐而允放乃于邸報中奉聖旨  
卿才識敏練留樞重寄著益加整飭不得以私  
情請該部知道欽此臣捧讀一過感而且懼念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六八

臣才本鳩拙識類豪昏毫無裨于世需乃蒙  
皇上起之田間臣敢不勉竭頂踵以圖稱塞第  
事勢紛紜之會殊費心力之調停即銳精興釐  
之舉不過尺寸之補揀而自臣父去後神煩意  
亂晝之所懷夜之所夢不離故國之丘園時而  
目矚時而心驚祇虞高堂之風燭昨有鄉人來  
南都者叩以臣父起居云初歸之日偶患脾疾  
調理雖已粗安精神未免大疲臣聞之心如火  
焦恨不飛往一視乃但在樊而足弗展維受羈

而翼莫振統牀數匝號痛一回不覺生趣索然  
遍體麻木幸而得汗始稍甦息竊計詰戎訓武  
之後清糧察弊之事撫災傷之饑民禁游惰之  
澆風皆必安而後慮勤乃補拙臣今情苦身病  
雖夙夜在公亦何能免于迷謬此臣所以惴惴  
不職之咎而愈不勝其乞休之思者也臣生平  
居官不避勞怨屢濱九死今之有身實皇上  
再生之身身當爲皇上致何敢及私但烏哺  
愚情恨不能移且臣父年已九十此正昔人所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六九

謂報劉之日短矣臣言及此不知涕之何從也  
伏願皇上削臣冠帶以正臣悞樞之罪放臣  
回籍以延臣狗馬之生則隆天厚地之恩  
臣生世世罔諼望闕哀憐計程候命臣  
不勝神魂飛越之至 奉  
聖旨前已有旨諭卿得復有此請樞務煩重  
著遵旨卽出任事該部知道

監臣盜伐疏

奏爲監臣盜伐 陵木無端妄爭職掌謹據實  
剖明仰祈 聖鑒事今歲正月間叅將杜學伸  
揭稱 神宮監大監張其蘊掌家翟用盜伐  
陵木掘地傷龍臣駭問情真否對曰伐木有椿  
掘地有坑內守備已委官察實具題矣嗣是寧  
陽侯陳 南和伯方 約臣同至機務廳  
出叅翟用疏稿示臣臣亦附名入 告然猶心  
疑學伸報未盡確及因雷火焚樹之警臣入山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七十  
親閱樹椿疊疊臣不勝驚憤緣先已具 題不  
便再叅而其蘊請臣與科臣屈 閻 臺臣  
楊 勘椿意欲得臣等情面一語爲脫罪地  
臣答云方在候 旨且未敢勘于是怫然怒乃  
借職掌具疏謂杜學伸倚兵部爲泰山也夫學  
伸之報伐樹都城萬耳萬目卽內守備臣孫  
等疏在 御前該監所司何事有罪無罪何  
待臣言若論職掌則會典開載 孝陵衛食糧  
差操之軍委官訓練不許奉祀內臣干預又何



待臣言火藥鉛彈臣雖具疏請酌然未經奉

旨之先臣業移內守備臣營營皆給何獨斬

神威一營特以該監欲收全營于陵牆之內

故臣有誰敢向玄宮施鎗之語乃反謂臣不

問皇陵之安危夫孝陵為高皇帝發祥

之地該監亦既知之矣而木可伐地可掘鎗砲

可震兵戈可過乎該監之伐其本掘其地轟其

砲耀其兵之為有安無危乎皇上日月之明

雷震之威該監所犯應諫何條國有明憲

卒忠肅公集卷之五 七一

臣又何庸贅一詞也第其以候處之身借端相

侮臣實不堪伏乞皇上賜臣罷斥以謝罪監

奉

聖旨張其蘊已有旨了卿不必請斥該部知道

崇禎九年流寇犯江南北都震動時守

陵大監陳貴魏國徐弘基各疏請設營護

部年終覆覈別止令勛監二臣冬季察閱一

次但此營原止護陵不奉調遣無故每

人本糧外又月給防糧三斗一年虛糜大

倉一萬一千石又歲支兵部火藥六千斤

鎗彈四千二百斤操賞銀八百兩溢觴之

極予以陵上非放砲之地守陵非演

砲之理裁其火藥鉛彈之數該監甚悲

原缺第七二葉

### 南國凶荒疏

奏為南國水旱交侵凶荒已極人心洶洶根

本可虞謹據實奏聞仰祈聖明大賜拯援

以肇陵京事臣等備員留都見留都地

廣人衆所朝夕仰給者不過江南之寧池諸郡

江北之廬鳳各州邑自江北當寇躡之後瘡痍

未起生殖僅僅不足以支江南乃連歲以來四

方避寇之人投寓江南蜩集待哺故雖時和年

豐未免米珠薪桂之憂不謂今歲四月以後寧

池諸郡霪雨如注水漲堤潰低田一壑而廬鳳

各屬恒陽為厲赤地千里寸草皆焦臣等竭誠

祈禱再三無應今江北才遣又復南奔米價一

日數踴外販不至束手莫措臣等相顧仰屋恐

此嗷嗷將成揭竿根本重地可為大懼夫救

荒無奇策今萬不得已惟有大廣運貯一議蓋

日捐日賑時勢終不能繼而漸運漸貯轉輸或

可不窮所患者無其資耳臣等既拜官于朝視

皇上之民人孰非同室之子弟世有父兄而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七三

忍視其子弟之飢乎則自大小九鄉科道司屬  
各宜自盡其心自按其力捐金若干轉販平糶  
此以爲士以之倡必不可不勉者次則此中有  
宗親世臣有舊家素封有流寓鄉紳郎未必  
人皆殷腆而富厚者不乏郎未必人皆樂施而  
好義者不少容臣等備冊登門勸積仍造冊  
奏報諸臣民郎不屑目前有施濟之譽亦當防  
意外有不測之憂寧至一錢捫之汗出乎又其  
次則接借錢糧以爲賑本今日三空四盡錢糧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何處可接特緩急之間少堪移那除起解京邊  
外餘有地方支銷者各衙門悉借買米糶後還  
官目前可以救饑他日不虧正項亦事理之最  
便者此外尚有一二可行之策臣等且未敢深  
言俟轉運既通源源而至郎寧留有餘不盡之  
意倘襟肘俱窮另當覓請總爲地方起見不  
得不以節惜之心行其徵求之事惟是時逢歲  
儉其產米之地往往下過糶之令于是土棍藉  
口搶劫行旅裹足不前臣等今皆給與批文然

必煩明旨申飭地方官驗批放行則灌輸不  
壅荒政有備人心安而根本固陵京幸甚  
奉  
聖旨南國水旱頻仍根本可慮漸運漸貯法貴  
變通官員人等好義輸財一體奏報搜借堪動  
錢糧平糶以爲救荒之用一面扣銀還官似屬  
可行產米地方着驗批文往來不許攔阻生事  
該部知道

煮粥給米救荒疏

奏為愚臣腐心荒政謹察遵 祖制推廣 皇  
仁以活億萬生靈以鞏 根本重地事慨自入  
夏經秋旱澇交侵南都一塊土家無蓋藏人鮮  
生計迫而赴水投繯以死者不知凡幾臣日夜  
拮据先舉今春勸得民間積儲米壹萬五千石  
又臣家自運稱千石碾米減價和糶其時江南  
各郡邑搶劫紛紜一日數驚而 留都人情幸  
爾帖然人亦謂得力于此又應天府太常寺光  
祿寺諸臣相繼煮粥以哺無告苟延至今顧歲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七六

月甚長以後拯抹靡策臣心欲嘔除會同九鄉  
科道疏請率官僚以各儲借帑存以外販并勸  
紳士富民遠運供糶而民間尚多有一文不敷  
束手待斃者臣察得 祖制設有飯堂月給米  
百五十石煮粥以活貧民後改給米所及滋寡  
今宜復 舊制第米數尚少則每月取戶部應  
還光祿寺之米三百石以佐之如復不足更加  
設處務令周城內外遍及無遺其柴薪人工所

需亦取于戶部應還光祿寺鑄息自今九月至  
來年三月望麥而止臣見 皇上軫念畿輔饑  
民發帑煮粥今 祖制見在而 留都適當其  
荒政信此推廣俾 豐邑重地并沾 浩蕩之  
鴻施也至于饑民外尚有書生堡士孝子節婦  
壯夫矢志新貧斷烟而又不甘為食粥之人臣  
復加察訪百方捐措仍行給米之法今且未敢  
贅瀆 聖聰也事隸南京光祿寺謹會同光祿  
寺卿葉紹頤具疏上 請伏乞俯念 根本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七七

奉

勅下該寺及時舉行庶人心以安瑕釁以銷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再請疏通禁糶疏

奏爲救荒原無奇謀流通卽爲善政乞 勅湖廣江西撫按勿斷南國之咽喉以活生靈事臣等竊惟南都爲 高皇帝創業垂統之基千萬億世之 根本也地大人衆非僅十三省會可比在十三省會一隅告急尚不靳以 國家全力援之矧南國關係重大如此有呼而不以相應 根本謂何今歲天不降康水旱交侵頃又飛蝗蔽野秋穀絕粒境內已不堪命而江北流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七八

民留集者至 臣等設法拯救接糶問糶全恃江西湖廣二省今三湘七澤號爲大有而江省雖水患亦尚薄收計兩省之餘猶足以哺江南乃聞撫按禁糶土棍搶劫商賈領批挾貨裹足不前似此則南國之咽喉斷矣轉盼冬春數百萬之嗷嗷何以飼之腹心之憂焉可勝道夫禁糶者不過謂不禁則搬運踴價以爲地方累耳孰知民間稅糧之輸納宮室婚嫁之經費非藉化居胡以通其竊禁不必盡益民也自禁嚴而商

販計詘則有假請託于鄉紳行賄賂于閭卒究亦未常不盡脫去但出境以後又有近江虎棍攔搶中流貪婪官吏藉口乾沒種種爲商苦而商之所苦總歸于數倍其直以苦吾民耳夫疏通無損于樂土遺糶徒傷乎災黎 皇上四海一家豈忍軫域橫分憂樂偏歸而況天下寧有兩 留都根本重地設臣不一念及之乎伏乞 勅下江西湖廣撫按大示流通嚴禁搶奪徵行武昌黃州南昌九江各道府廳縣凡遇臣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七九

等批文收買米穀聽其運載通行沿江關市廣布明文嚴捕搶米小船治以重法倘 臣等官米被搶容察實按地指叅勒令賠償庶咽喉可通變亂不生遠以慰 高皇在天之軫念近以釋皇上前顧之 宵旰端在茲矣

奉

聖旨覽卿等奏南都災荒異常通糶救民全恃江廣卽着兩省撫按檄行武昌黃州南昌九江各道府廳縣遇有商賈到彼驗明批文聽其收

賈廷敏不待行攔阻仍諭禁土棍搶劫  
補治如官米被搶即將地方官指叅重處仍  
令將數倍償該部知道

池河築城興工疏

奏爲池河城工當急修築次第已審謹條議奏  
聞以便興工事該臣原題有親歷江北之疏  
內及池河築城奉 旨允行且重以不得延悞  
之 嚴綸臣卽一面咨會戶工二部及江北撫  
按措處錢糧而准撫朱 亦以奉 旨移咨  
來會臣看得地方雖屬江北乃官軍皆屬臣部  
臣若不任其事僅聽江北之咨會恐文移往返  
時日空糜而官軍異屬臂指不靈究竟爲道傍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八  
之築徒厯 皇上南顧之念乃檄提督杜弘域  
轉行守禦高秉銓條上便宜茲據呈報臣復加  
叅酌已覺周悉無遺一在定基向開門放水地  
脉攸闕室廬墳墓避就宜酌已令堪輿會同士  
民審視趨吉遠害毋致臨事躊躇也一在專職  
掌地屬定遠錢糧宜貯縣庫知縣劉天斗才守  
雙優綜核極精向築藕塘一堡優效已見可兼  
督理而工程調度專責守禦高秉銓贊畫黃家  
齊其間辦料分督頭緒甚繁用人亦衆不便臚

列總以周詳爲主也一在嚴限期興工之後日  
考日成月考月成本部稽勸情以申賞罰如工  
不堅固匠作認賠無少貸也一在預物料地不  
產本樁木必先遠購今歲早蝗相繼無草燒磚  
則必用石代著者備就始免懸釜待炊之患也  
乃最鉅者尤在錢糧臣原題五股分認不及臣  
部第屯軍免操折銀一歲難盈五千之數其捐  
助如廣武興武二衛僅能責官不能責軍則所  
恃者獨戶工江北之一萬五千耳今雖不得不  
李忠肅公集卷之五  
認乃各值窘乏應手未易臣已擇日開基卽畚  
挿索蓬釜甌之屬亦皆未可空言取辦臣不得  
已察臣今歲積有帑省操賞銀一千五百兩在  
庫先發興工望皇上嚴勅戶工江北遠以所  
認五千解貯定遠聽支總限一年之內無復稽  
延倘有不足臣部仍將已後所節操賞增助一  
二歲及會內外守備諸臣共爲捐助竣此大役  
諒有同然也至高秉銓加銜久任業奉俞允  
請加以遊擊俾知感恩圖報奮勵從事耳開

基興工將以至百世之全協定南北之鎖鑰必  
用祭告或令臣自往或委提督司官亦所皇  
上兩旨遵奉施行奉  
臣等與工祭告着李邦華去本內條議事宜該  
部核議具奏

清察草場并議開墾疏

奏爲遵 旨具 奏事該臣原題采石駐兵之  
疏內及湖陽各處草場侵隱奉 旨各處草場  
隱佔部場炤例加科著南戶部逐一清察速奏  
欽此 臣察得湖陽道陽圩紫沙洲等皆臣部草  
場非無主荒地可開爲屯者籍在 臣部戶部不  
能知也 國初各衛養馬故有牧馬草場散寄  
于大江南北各州縣厥後附近居民乘便開墾  
則告佃于 臣部認稅歲供然每畝高腴稅不過  
七八分以次而減至二三分 臣部額設草場分  
司一官專督其事歲徵銀一萬四千兩以供火  
藥器械操賞并各營將領家丁紙劄之用迨年  
常日增官日多費日煩稅日通相顧高目然草  
場一事未聞清理 臣任後多方講求因思軍費  
以來何地不以急公溢稅獨草場之稅如此失  
平欲議量加以濟軍需乃適有道陽圩隱占之  
爭有湖陽可墾之報有紫沙洲漲廣之風聞差  
官往勘土人歷歷言之故擬以入 告今奉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八四

旨清察 臣旋委帶管草場郎中傅汝爲親臨勘

量則湖陽可得二萬餘畝道陽已清出二千二  
百餘畝其紫沙洲等處尚以蘆葦縱橫丈量有  
待要之如此類者實多有之但開荒得田雖官  
民兩受其利而築圩料費非有司勢不能行察  
得太平府同知湯之奇氣銳志堅才鉅心細毅  
然以開築爲已任相應委以茲後俟有成績優  
之京秩且不獨此也池州太平二府本部草場  
甚多隱占不少本官既任湖陽道陽紫沙之事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八五  
凡兩府隱占俱可俾其清察所察愈廣所利益  
大今采石增兵需餉無措若以湖陽一租佐之  
亦足稍寬太平之加派何憚而不爲第修築工  
鉅必以歲計則按畝陞科應定以二年之後耳  
至于舊稅加徵宜相其高下分爲三則上則原  
輪八分者量加四分中則原輪五六分者量加  
三分下則原輪三四分者量加二分其不能或  
田者雖有水草之利亦不概加以示寬恤其從  
前隱占罪實無追然相沿已久姑與解網總之

仰體 皇上愛養民生之意使知 浩蕩之鴻

恩耳伏乞 勅下臣部遵奉施行

奉

聖旨兵部看議具奏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入六

聞憂再報賑荒疏

奏爲荒政料理有叙終事必藉同心謹因去國特陳梗概仰乞 聖鑒以明愚忠事 臣十年依親無心用世感 皇上特達之恩將事南樞甫及一年以親老乞歸再疏仰干 天聽不蒙允放適南中水旱交侵民生憔悴 臣目擊心傷未忍復瀆早夜拮据一以延頃刻不續之命一以慰三軍庚癸之呼一以塞侈淫耗蠹之竇一定呼吸搶攘之亂耳目四布申令備嚴訛言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入七

始爲稍息于是借官帑以問糴勸富民以出販倡各衙門以積米走上沅以招商頃因煎粥無資給米計窮乃疏請復 祖宗飯堂之舊而擴充之然都城飢民何啻數萬而江北流移紛沓蟻聚臣殫精而籌百端區畫三月之內得銀一千四百餘兩米五百餘石以資目前急需藉令臣長此在事要當日日經營以圖接濟而今憂去矣號痛荒迷不知所出獨此嗷嗷難容恕不置念 臣見 臣屬車駕司郎中傅汝爲守滌才裕



惻怛一念尤切納溝 臣原以荒政屬其分理 臣  
今雖去凡審核飢民酌量粥廠給散賑米一一  
令與光祿署正陳其易計議而行蓋兩臣原于  
臣有同心故俾任終事諒可不孤 臣委 臣特不  
能不爲之一叮嚀耳嗟嗟南國小民之困苦不  
在今日矣俗本奢靡人習機巧俗奢則用物之  
侈難繼習巧則生殖之術易盡民安得不貧且  
五方雜處秦越無親凌暴時所必至緩急誰復  
相恤于是民貧日甚民怨日深居常猶瞋目語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八入

難遇災肯帖然無動 臣所以汲汲皇皇計圖安  
靖懼釁起不測以厯 皇上之南顧也今幸拯  
溺救焚不乏三五同志而畢力急公更出一二  
儒生伏望 皇上 勅諭諸臣永堅乃心共軫  
一方塗炭庶以定叵測之群情銷無形之干戈  
根本幸甚 臣啣恤長往無以報 國區區愚衷  
仰祈 聖鑒

奉

聖旨這荒政事宜卽着原委官精心料理力爲

終事務期實裨拯救仍着新泰贊區畫共軫以  
張樂尊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八九

請卹疏

奏爲比例乞 恩頒賜卹典以光泉壤事伏念  
臣父廷諫起家經術中萬曆三十一年江西鄉  
試歷官廣德州學正南京國子監博士大理寺  
評事刑部山東司主事浙江司郎中天啟二年  
臣任天津巡撫恭遇 覃恩臣父得封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天啟三年晉封兵部右侍郎 皇  
上龍飛之明年又晉封兵部尚書荷 國厚恩  
度以復加緣臣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臣父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九十

于本年八月二十七日病故痛念臣父少負才  
名夙稱醇謹登仕僅踰一紀勇退曾不終朝掛  
冠以來優游林下致修古道幾三十年族里稱  
孝子孫師賢居官則奉法恪公居鄉則維風善  
俗嘉言善行非人子所敢自陳今雖得年九十  
無疾考終未爲不幸獨念臣父向爲臣戀子舍  
躬自送臣于南而臣乃不能將父還家以致含  
殮未視茲聞計痛絕不知有生惟思酬恩而無  
路獨有乞恤于 皇上倘或微一 典光賁賁

壞庶臣少伸人子之私卽從先臣地下遊永無  
憾矣察得 大明會典一款凡兩京二品以上  
文武并父母妻曾授本等封者俱炤例祭墓又  
一款萬曆六年更定凡文武三品以上不論已  
未考滿其各父母妻曾授本等封者俱炤例祭  
墓臣父侍郎尚書兩獲拜封與例脗合臣又察  
得天啟三年兵部尚書董漢儒爲母張氏奏請  
卹典該禮部覆奉 熹宗皇帝聖旨是董漢  
儒任職勤勞伊母准與祭一壇炤品造墓仍加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九一

祭一壇欽此崇禎二年工部尚書李長庚奏乞  
卹父李承祚母曾氏 卹典奉 旨該部查例  
具覆該禮部覆奉 聖旨李長庚歷官著勞伊  
父准與祭一壇係母並祭開墳欽此臣今所請  
與二臣例政相符伏乞 皇上俯念微臣膠力  
主事不辭犬馬連䟽叩 闕未遂烏哺今抱恨  
終天非微 皇仁沾被無以瞋臣父未瞋之目  
卽無以釋微臣難釋之罪爲此瀝血哀籲仰祈  
勅下該部察例議覆俾臣得微 寵榮以表

事子孫百世敢譏啣結臣看勝激切哀籲之至

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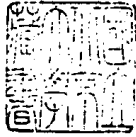
聖旨該部察例具奏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五終

李忠肅公集

卷之五

九二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六目錄

請纓疏草

間警請纓疏

倡義勤王疏

請收人才疏

請收人心疏

總憲奏議

初辭北憲疏

再辭北憲疏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敬陳素志疏

明職掌定國是疏

申飭憲綱疏

巡方大政疏

請發考覈疏

特糾台員疏

考覈賞罰疏

巡城約議疏

考授糾覈疏

五城定差疏

考選實授疏

催請憲臣疏

申禁報功疏

請卹清忠疏

酌定差規疏

請定差規疏

定掌道差疏

請發章奏疏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奏報奉行施棺疏

又疏

請行取考選疏

求賢甚殷疏

嚴禁供應疏

欽賜謝恩疏

初報賊勢披猖疏

請定部屬題差疏

遵行保甲疏

酌議還轉疏

密奏

密請 東宮撫軍南京疏

密請 二王分封江南疏

寇警內防切要疏 不全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六目錄

盤谷李邦華懋明著 男士亨 士齊

大興史可法道鄰選 士京 士臺編

姪孫日宣本晦甫較 孫長世 長祚

請纓疏草

聞警請纓疏

奏為病臣冒被 新綸方瀝控免忽聞寇警義

切同仇謹披愚衷仰祈 聖裁事臣以垂老之

年草土悲哀疾病纏綿報國無能甘心長往乃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于十二月十四日接得邸報吏部一本為缺官

事奉 聖旨李邦華起南京兵部尚書掌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事著作速到任以肅計典不

得稽延欽此除恭設香案扶病叩頭謝 恩外

隨以真病真老具疏懇 辭間適聞臣鄉徵發

援兵傳云敵人入犯內薄郊畿 臣義憤填胸不

禁裂毗因思 臣本章旬書生未歷邊陲未習干

戈此朝臣所共知故年來封疆多壘念徒切于

請纓而庸碌無籌志莫伸于繫組乃今國事

忽 聖主焦勞于上百執竭蹶于下臣雖老病  
亦知 主憂臣辱大義無逃豈敢引例避難謹  
一面拜疏一面力疾起行沿途候 旨臣決家  
辭墓而出生死險難惟 皇上所命必不得已  
請督東南援兵星馳入衛第憲臣無領兵之事  
且未奉 專勅不敢擅行伏乞 勅部酌議另  
頒 新勅俾 臣得竭其一腔忠憤以紓此不共  
之仇仰候 聖裁遵奉施行 奉  
聖旨覽奏聞警趨任兼請入衛具徵忠憤着遵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新命作速前來受事不必督援

倡義勤王疏

奏為寇氛南逼臣憂如焚謹募間道馳奏乞  
勅倡義以圖驅剿大伸捷伐事臣自聞寇警以  
來知都城望援甚切臣身受 皇上深恩毫髮  
未報大義激中故不揣綿薄請 勅督援入衛  
已于正月初七日拜遣義勇李盛賁奏今又半  
月矣邸報不通未知內傳何似風傳寇于十二  
月哨騎已到青州則青齊以北魚爛可知青齊  
以南破竹可慮寇勢若此堵剿之着萬難隙踈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夫都城之內防外禦 皇上廟筭必周諸臣拮  
据必力寇自不敢輕覲第繇北而南日深一日  
自青至淮為途甚近頃聞寇已及盱眙北路聲  
息斷絕且逆賊盤安廬連剋屬邑豫寇入楚荆  
襄承天三郡相繼淪沒事雖未必盡確而道路  
殊為喧沸此而不有勁旅直前摧鋒寇退無期  
寇將益熾仰廑 聖念當復何似第措兵措餉  
設慮無策臣謬思 祖宗培養三百年德澤深  
入人心忠義之氣必有可鼓除臣破家治裝募

士外伏乞 皇上勅下許臣行各省撫按傳檄  
倡義俾能者効力富者捐貲佐臣大舉而赴義  
之士尤必破格旌酬以示招徠庶仰徽 祖宗  
在天之靈奮力驅勦廓清一路至于各省援兵  
分之則寡不堪用合之則渙而難一餉薄則饑  
餒無力道遠則奔疲莫前僅可供隨後之追逐  
實無裨當頭之截殺若自非精銳先驅徒爾糜  
餉無補臣既請督援不為熟計故冒昧復  
出于此然謂之倡義原不强人以心所不欲力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四  
所不能自無騷擾動搖之患而大用之則大效  
小用之則小效為驅為勦無所不可若乃內地  
悉飭容臣檄各地方官銷萌杜釁以固根本  
廟堂諸臣必有精心詳籌以入 告者仰祈  
聖裁以便臣遵奉施行

請收人才疏

奏為時事孔棘幹濟需人懇祈 聖裁大破往  
格 勅臣廣集群忠以圖制勝事臣惟禦寇無  
奇策第在用得其人乃今天下非無可用之人  
然往往為敵用而不樂為我用者何也敵能用  
而我不能用也夫與其為敵用足以仇我何如  
為我用足以制敵顧用之之法不拘一途不執  
一隅蓋有養高深隱藏器待時不欲輕售者亦  
有足智多謀効用無路感憤思起者苟鼓舞之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五  
有方自趨赴之恐後伏乞 皇上勅下臣宏  
開錄用之門檄行各省撫按遍張榜示不問紳  
弁罪廢等官藝流士庶等人凡有一長徑赴臣  
衙門投試許以厚酬其間或遭淹頓或係詿誤  
力堪禦侮才可匡時者臣遵不拘嫌疑資格之  
明旨概行搜援以備因才之用務使野無留  
良不嘆河清之難俟即使東隅偶蹶庶幾桑榆  
之可收將見群力群策既四海之同仇又奚至  
以賊寇貽 君父憂哉臣老且病無能為軍

國効惟有收錄海內忠臣義士亟圖安援共作  
長城不使以有用之人留爲敵資則臣所自效  
于皇上而知其必能有濟者也伏乞 乾斷  
施行

請收人心疏

奏爲人心思亂國勢可危懇祈 聖斷大赦  
叛逆收群心以消內患事臣惟逆寇之禍至今  
燎原而不止嚮者皆我叛官叛將叛卒叛民爲  
之羽翼也在昔謀國者不早計招徠所以致其  
操戈反向陵魚蛟爵我實爲之嗟哉人心孰無  
本念而耳走險若此毋如在我者挽回之未力  
耳臣每見邸報抄傳 聖旨往往有隔邪歸正  
免罪之諭然傳播未溥昏愚未信臣願 皇上

命閭臣稽古肆赦例大開解網之仁速 沛金  
鷄之詔凡係從逆從賊等人無論官民無分年  
月一槩赦除本罪許以更新願歸田里者地方  
官察其田里善爲安插可還官爵者吏兵部酌  
還官爵鼓其功能有斬賊來歸并邀黨反正者  
止論新功不追往惡紹例各給上賞凡罹叛逆  
咸與維新普頒 赦詔遠邇傳聞如是則已去  
者可動歸心而未去者不生携志此默消隱禍  
收拾人心一大機也不然陷赤子于犬羊必



聖人所不忍驅蒼生于鋒鏑于邦本已先傷  
在廷臣必有推廣皇仁以入告者伏乞  
乾斷施行

總憲奏議

初辭北憲疏

題爲驚聞新命揣分難堪懇乞聖明俯容  
辭免事臣通藉四十年沐皇上天高地厚之  
恩薦至今官循省屋漏涓滴未報而馬齒浸衰  
賡技久窮頃者蒙恩起補留臺臣以國事方  
艱不敢寧居一面具疏陳情候旨中途而賊  
騎南下道路梗塞迄今未得邸報乃忽于三月  
十二日有傳皇上改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者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九  
及得縉紳刻本始知非僞除臣恭設香案叩頭  
謝恩外伏念臣邦華半生樸愚一味硯執屢蹶  
屢馳感先朝造就之不棄一命再命荷聖  
明眷注之獨隆頂踵未足以酬髮膚豈復有愛  
惟是都察院爲紀綱重地建議闢軍國之是非  
巡方係吏治之清濁自非端凝貞肅不足以領  
袖諸臺郎而勝其任臣何人斯敢爾濫竽矧今  
廟堂之上名賢濟濟才品倍臣者何限而  
特簡乃及于迂儒何異策蹇馳峻使蚊負山臣

所以捫心自愧不敢冒承以辜 皇上之重寄者也伏乞 皇上鑒臣語無矯飾特允辭免臣得以耕鑿畢餘生歌咏太平其爲 恩造與天無極 臣壽勝惶悚待 命之至 奉聖旨卿清端夙著總憲重任特茲簡畀卽祇遵作速到任不必遜辭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十一

一再辭北憲疏

題爲微臣前疏已奉 溫綸控辭正在候 旨謹再瀝悃愚懇 恩允放并陳途次稽延之弊仰乞 聖鑒事臣于正月內奏請督援三月中始見改北之報部咨未到臣已在途遂于南康府地方瀝疏懇辭至五月初五日于安慶接邸報見臣疏奉 聖旨覽奏聞警趨任差請入衛具徵忠憤着遵新命作速前來受事不必督援該部知道欽此夫安慶去臣鄉未遠臣何以低回兩月猶于此地聞報哉則總兵左良玉以缺餉之故暫屯安慶江上而江中漕商船隻遂疑沮無敢上下臣念 國家軍興旁午所需漕糧商課不啻續命之膏事何如重兼之枵腹之兵群聚而望梅于 陵京近郡事又何如危臣身爲大臣安敢諉之局外掉臂去之因思良玉過九江人心震恐藉南九營副將胡以寧調劑有方城下無擾臣故艤舟湖口復遣往諭得其同揭則稱鎮兵六月無餉楚之叛民到處拒兵各

營被逐勢不能安則同擁東下所過地方竟無  
一官主持接應近以勦王趨池州南樞鳳督  
又有寇退回楚之劄轉泊皖城則斬黃漢陽已  
報失守前進既苦寡援饑軍又震易許不得已  
留此候餉其上下舟楫竝無禁阻臣隨轉諭各  
漕商而疑畏不前猶昨也臣乃貽書皖撫黃配  
玄促爲措餉配玄方悉心設處而餉司馮祖望  
適至臣詢以各兵是否皆有餉額果否實欽多  
時祖望對無異遂准地方院道諸臣公單那發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十二

九江府庫原貯勦餉銀兩給付良玉而兵志始  
大定臣隨檄湖口守備蕭光卿沿江遡湖星貨  
運艘商舡立刻解纜尾臣前發糠糴蔽江源源  
相繼日不啻以千數居然安流矣時有川營都  
司楊通成者泊舟左營二十里外妄稱掛號意  
行嚇詐良玉未之知也臣以單騎入良玉營閱  
其士馬而示勸誠三軍環臣而泣爭訴其飄泊  
飢困之苦臣撫慰之諸將領旋具叩揭以刻期  
殺賊爲任臣因語及通成事良玉愕然立縛其

人梟斬示衆將遠泊兵舡盡撤付近至于民間  
婦女小口有先爲兵所暗掠者人給本主兵之  
正法者四十餘人漕糧有爲兵所已耗者自願  
炤數抵餉鹽船有爲兵所借住者自願起遷家  
眷船貨俱還臣詰以師期良玉卽一面會同鳳  
督進勦蓋臣思報皇上深恩非不誓効古人  
鞠躬盡瘁之義然自揣年已衰智已短卽邂逅  
途次處一不得已之事亦大費輟轉且惴惴憂  
其無當况風紀重地振刷激揚事固有百倍此  
者臣曷以勝任謹再披血誠哀懇皇上俯賜  
罷免則放臣以終垂暮之年真愈于用臣以竭  
久窮之技也感戴天恩生生世世

奉

聖旨覽奏措餉給兵通商僉運鼓勵該鎮殺賊  
圖功具見卿盡忱壯畧知道了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十三

敬陳素志疏

題爲臣誼不明欺玩成習敬陳生平素志以醒  
今時群蒙事臣聞君臣大義無所逃于天  
地之間而孔子之論事君也曰勿欺則立臣  
之道豈非貴其本精白之心以修靖共之實哉  
自此義不明窮則借徑詩書以梯青紫不知科  
名所繇來達則營獵華貴以飽富貴不知軍  
國爲何事一入宦途情面毀譽方隅黨類之見  
交戰于胸中戈矛枘鑿猘狗掩飾之計浸熟于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十四

機巧凡此皆自欺其本心而禍且中于國家  
世道之大憂也臣切讀父書長仕盛朝惟此  
勿欺一念屋漏兢兢茲叨皇上特達之知卑  
臣以風憲之寄領袖臺郎整飭法紀竊觀今日  
之天下四維已弛六逸遍見振刷激揚殊難措  
手而莫如人情之欺玩爲甚請先與臣衙門諸  
臣約以勿欺二字爲鵠則建白不可不慎也拾  
藩襲套以塞責含情隱語以匿姦如斯者謂欺  
論事不可不虛也逞臆矢口公道無聞朋謀強

爭國是罔恤如斯者謂欺任職不可不恪也

鋪張炫聽按實曾不中聲經營身圖擇便何知  
敬事如斯者謂欺糾彈不可不審也挾怨求勝  
鑿空描寫則天理攸闕穿鼻代斲吠影固援則  
倪偶貽誚如斯者謂欺欺則臣誼安在皇上  
亦安取斯臣而用之臣願諸臣各各清夜捫心  
誰授之爵誰食之祿主恩浩蕩忍昧平旦不  
慊赤以勤報稱故意見可融須融之俾元氣不  
戢于攻計議論可省須省之俾精神并歸于實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十五

務第能畢殫其鉢肝刻腎之血誠抒爲朝序夕  
考之惓惓則臣職舉而事君之義亦庶幾其  
無憾乎嗟夫傭豎就傭必竭股肱以酬主者無  
敢遺餘力夫亦曰受若直而怠若事于心有所  
不安乃士大夫既嘗學問禮義養心顧一味徂  
文貌以苟崇飾而遺國恤豈孔子勿欺之教  
童習而長忘之母亦積玩相沿恬不爲怪臣爲  
世道大息故不憚特與提醒若此伏乞皇上  
申飭臣衙門諸臣各宜洗滌腸胃本實心以圖

實功盡祛紛囂飾玩之故習以還清淨安和之  
宇宙則國步雖艱精誠可補中興大業計  
日俟之耳 奉

聖旨邇來議論煩囂職業曠廢總因勿欺之義  
不明覽奏具見卿靖共素志風紀重地特資振  
肅各御史着嚴加課督通炤憲綱行如有仍前  
欺玩的聽指實叅來重處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十六

明職掌定國是疏

題爲建白關乎國是敬明職掌仰祈 特旨申  
飭事臣惟國之有是垂之一時千萬世所不能  
遊也定之一人千萬人所不敢易也然是從何  
出出自議論議爲誰操操自臺諫甚矣夫言之  
不可苟也臣觀今日之言未必皆熟識肯綮胸  
有成畫故一語方脫于矢口而擲掄遂來于旁  
觀疑生弓影志慄鑠鄒或興異已之壘或操同  
室之戈株連蔓引聚訟無休議論襍而國是愈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十七

益無定憂在世道矣臣竊謂臺諫雖並操議論  
而六垣比肩事主意見既乖勢難相下然臣亦  
得以友道相勸誠若御史之于都御史殆一家  
之有長少也長者有闕少者猶當婉諷乃少多  
戾而長不救咎將安歸臣願與諸御史約臣如  
有不軌不物內無以自束其身不公不法外無  
以勉副厥官諸御史得據事直糾以聽 皇上  
處分若諸御史以言爲責立不諱之朝事 聖  
明之主竭生平幼學壯行之蘊慕古人折檻引

裾之風豈欲其含默以善宦依違而苟祿但或  
偏激之氣未融特論偶乖好惡之僻有主迷途  
悞入抑亦占風望氣寄人籬落之下覆雨翻雲  
不恤頭面之換若然者臣竊不敢以痴聾當情  
面而甘自溺其率屬之耑職則不得不提醒而  
規正之庶幾昨非之覺可挽後世之業頓光  
一以昭 朝廷至是無非之定議一以明朋儔  
長善救失之雅道一以化斯世逞臆鬪虎之陋  
習一以抒愚 臣惜才報國之痴忠臣非故爲此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十九

妄立異同實不欲輕自菲薄以孤 皇上責成  
整飭之意且從來交儔乃以相成而相比必至  
悞國臣年力已衰榮枯得失總不到念第以  
君恩未報故不避嫌怨而出此伏乞 皇上俯  
賜申飭以便遵奉施行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  
至 奉  
聖旨朝廷優設言官原欲摠效公忠維持國是  
乃近來人品不一議論龐雜祇知偏袒營私全  
不真實體國如素內占風望氣覆雨翻雲誠爲

亂政不小鄉一一指陳足徵持正着即破情力  
行喚醒沉寐共濟時艱以稱振揚風紀重任該  
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十九

申飭憲綱疏

題爲請 旨申飭以肅憲綱事竊惟軌物飭而後法紀行體統正而後心志定 臣衙門世所號法紀從出之地也方當以法束人而安得不以法自束乃軌物不飭體統不明則而象之其又何觀乎將輕 朝廷而貽羞赫赫之風憲哉憶 臣三十年前爲御史辦事衙門者一歲有半出按浙江者幾于滿三歲衙門成規歷歷指掌此番重來竟往規蕩然雖風憲事宜之所已載者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二十  
浸成故紙莫與率循而日行大體瞻視所闕亦一切凌夷總繇人情多愆而侈奉喜事而惡拘一人偶示通融遂成踵至之因循一時不務釐正便作後來之章程遂訛襲舛不可名狀 臣物望輕微不堪彈壓而既衰且病首丘念切此坐亦無久據之理將遂稊稊遷就姑與匹諧乃中夜循省 皇上諄諄面諭豈得不稍爲振飭又思此官亦本衙門諸臣所通晉之官今日能嚴此簡押以物身守此分義以尊 君異時不費

躊躇以貞度而率屬事雖煩瑣要必先年一一奉有 詔旨非 臣下所得意爲創圖者故當時遵行甚謹而今乃積漸廢墜然則 臣之請 旨申飭倘亦不過修明舊章未爲拂情喜事乎謹將各款開列如左伏候 聖裁一禮儀餽遺官箴所係故歷來奉 旨嚴禁况風憲衙門一通交際卽同駐私坐罪不輕三十年前有科三道囚之說謂送科三金道四金也以爲他衙門所不敢望今則何啻什倍且易自爲黃易金爲珠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二  
雖密事難知實數而傳聞原非荒唐下餽上納恬不爲耻甚至巡方御史所屬司道府州縣皆得幣交似此同流合汙其何以振揚風裁而單派貪墨今後 臣謹請以身先若受人一蔬一水聽諸御史叅劾倘諸御史有犯 臣體訪得實必行持糾以伸大罰應 請申飭一宴會亦時俗之膏而從來未有以冠帶之倫群入酒肆聚飲者若御史有巡城之責方當驅逐娼優禁止奢靡以厚風俗豈可躬自蹈之乃近聞亦有不免

遂致流連十夜曠廢職業方今疆圉不靖物力  
消耗食貨踴貴民生憔悴士大夫宜一食不能  
下咽何忍徵逐酒筵耳自佚樂獨以焦勞貽  
君父臣子之義何居應 請申飭一四六書啟  
雖以申敬而詞不達意故敢外又有副啟已大  
煩矣近更益而三之精神耗于思索時日荒于  
簡點平交往來猶可言也以下奉上而已不暇  
及則重費以募代筆既損民膏乃代筆因而舞  
文更干國法此先臣趙南星所以力禁而不意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  
今日之濫觴無極也以後巡方御史宜會同撫  
臣力行嚴禁下屬有以此媚上官者註劣考平  
交不如禁者施亦不報應 請申飭一天下朝  
覲官員見部後例于 臣衙門謁見今各省布  
政廉使等官多藐抗不理則考察可以無 臣院  
不知吏部堂上之並坐而定去留者爲誰應  
請申飭一在京大小考滿官員例于 臣衙門過  
堂候考今翰林院等官不至郎部屬亦託故不  
至則 臣院之出考語夫何所見應 請申飭一

臣于各衙門文移往來各有定體平行者爲咨  
則僉押字如指頂用墨不用硃行御史與各部  
屬十三布按司道者爲劄付則僉押字大內用  
墨外用硃然他衙門皆止書官而御史尤直書  
姓名于封套之上硃筆直批前人劄此豈無所  
據今封套仍書姓名而改硃爲墨良不可解顧  
有發江南道與管理章奏者吏胥又請用硃點  
似此異同叅差豈非前人之假借失體乎應  
請申飭一 臣衙門于諸御史凡有公移皆用印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  
封諸御史郎有一二通情稟揭亦必外用印封  
以明體乃各差往往不請至于徑用圖書護封  
以相投者跡類平交殊非往規應 請申飭一  
巡按官彈壓一方吏治民生不可一日虛無提  
衡故差必候代先年接差無人往往踰期不代  
然不敢擅離途乃徑情自遂一屆期滿輒行復  
命意圖畫錦逍遙曾不顧後差爲誰辭 朝  
何日萬一出境之後官吏不法變故突出不審  
誰執其咎今後有不遵憲綱交代先期徑行者



郎同道所一一並加議處應請申飭

奉

聖旨這條奏各款俱于風紀有裨着郎申飭力行如違指名叅處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

巡方大政疏

題爲巡方有两大政關係民生吏治謹先請  
申飭以便考覈事竊惟御史一官在內以建自  
爲職在外以察吏安民爲職今天下之吏治不  
堪言矣百姓于守令有公祖父母之稱而守令  
于百姓多仇敵秦越之視破家若決囊錙錄靡  
遺殺人如刈草談笑自若巡方使者何嘗不知  
乃賄賂夤緣夷跼類殊初僅免其論劾浸且易  
爲循卓以如茲之官評而欲守令之家視國子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二五

視民何可得也今郡縣之報訪犯又不堪言矣  
衙門之神奸巨猾倚城社于官長民間之元兇  
大慝又託庇于衙後每遇巡方按臨昏瞶庸鄙  
之吏茫無措手第有旁寄耳目聊取克數則執  
李代桃徒飽虎狼之腹其陰毒者借題搜索問  
家貲不問罪過顯而揭報于巡方者一暗而賄  
釋于自手者十安分良民苟求全活于刑威千  
萬資產立見冰消于頃刻彼巡方之賢者僅知  
此爲不得已之後若其否者且惟恐有不溢額

之患民生其間安乎不安乎臣昔按浙藩今僉都御史臣毛士龍司理杭州臣于內事皆實有真知灼見官評多司道所不敢聞問矧今得以親昵曲護訪犯多道廳所不敢報而誰敢以誅求濫及諸御史未信臣言僉臣現在可質也今欲挽其弊凡御史薦舉所屬官許以清廉慈惠爲主而心行端方學識醇正者爲一類知兵有方畧者爲一類理財有心計者爲一類其餘才守無疵足備驅策者爲一類字字推敲不得以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一六

豺狼嚴正罪而寬議罰夫衙門以內則皂快之惡未必甚于吏書衙門以外則豪民之惡豈能加于豪紳乃衙蠹每寬于胥吏叅題罕見于宦勢破柱無威苟且竣役使問官承望風旨恣行周內不過取虫虫細人而魚肉之徒令無辜飲恨于飛霜乳虎掩口于漏網至于巡方衙門准一詞卽傾人家之一半近聞有一告准至百餘餘詞者是明示意外科贖以潤橐也而可乎臣不敢盡以不肖之心薄待諸臺臣而諸臺臣借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二七

臣言以內省則受益良不渺矣凡此二事爲回道考覈之張本今世風日洗吏道日汚情面日甚卽考覈亦成空舉臣勿欺二字業已入告敢自恃之故特請聖明申飭于先而臣乃得覈實而力行于後耳

奉

聖旨近來吏貪民困總繇巡方之官實緣賄賂顛倒官評覽奏追論舉主具得激揚要務以後通着確覈才品分別薦舉如有敗類卽行連坐其被劾官追贓還着炤律科斷不許縱脫訪犯

已有旨停筆如何復借駐劄肆行接取除大奸  
大盜奏請外再有不遵集坐駐論卿仍詳嚴考  
覈不時揭奏以憑風采該部知道

請發考覈疏

題爲愚臣受事伊始積案未清懇乞 皇上簡  
發從前諸疏以憑料理事伏念臣衙門爲吏治  
民生之大闕而掣要于巡方之一差項者 皇  
上注意澄清 鼎頒 聖語洞晰弊源責令條  
議期以大賞大罰一振積玩之人心以收攬轡  
之實效臣躬承 天語歸簡舊牘見本年二月  
初十日前署邸副都御史臣張瑞已有欽奉  
聖諭事一疏備考舊典合之 新綸特請 聖

裁以便遵行迄今尚在 御前伏望 簡發且  
不寧惟是各差御史之回道考覈必先得其復  
命各疏據以徵實而課績倘一疏未奉 旨  
卽一事有妨應考者不得而考則後差踵至無  
爲接手今各差陞任御史例不候代而地方皆  
兵荒寇盜之區不能一日無彈壓欲姑據現在  
題行又跡涉遷就差序必紊臣擬將衙門差規  
從新議妥條爲畫一以塞趨避之竇以杜那移  
之弊亦必在諸御史考覈回道之後則諸御史

復命各疏之未發者尤望 皇上一槩察發

俾臣得憑以漸次料理不至廢時而失事謹列

款如左統祈 聖鑒一巡漕御史霍達舉劾四

疏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封進候

旨未下一考覈茶馬御史陳羽白考察事一疏

係臣都察院于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封進候 旨未下一巡按廣東御史柳寅東舉

劾十二疏于崇禎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繇通

政司封進候 旨未下一巡視兩浙鹽課御史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十

馮垣登舉劾錢糧等共一十三疏于崇禎十六

年三月二十一日繇通政司封進候 旨未下

一題差福建道御史祁彪佳劾制文卷事一疏

係臣都察院于崇禎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封進

候 旨未下伏乞 簡發

### 特科臺員疏

題為特科溺職巡方臺員以肅憲紀事臣頃

陛見即蒙 皇上召對諭臣以臺綱久頽御史

回道者舉茲往改察人稱職求一平害不可

得臣竊聞 天語凜凜汗下日思巡方考覈在

差滿回道之後藉令其人不得乘權張威恣睢

乖戾則一差之察踰年且半其間敗官方不

民生何可勝數詎令考不稱職然不肖之徒

既盈而地方之荼毒已甚臣以為劣狀有聞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

當不時發覺庶令人心震悚及退而傳訪委不

乏人則兩浙巡鹽御史 郎其一也

平言人之過不欲傷益以失厚不欲影響以失

真則舉其最確而最著者總之風憲一官不類

嘗職一犯為甚安用繁縟如臣所指蓋已嗜

鉅若蠅逐臭見紅顏似蝶戀花西湖歌舞之場

巡釐金錢之局恐不可一朝是者又有巡按廣

西御史 與撫臣林贊互相攻訐

大計款揭林贊已入冒濫京堂疏

攻熊俱候 旨未下據贊列 茲跡數十條似  
皆鑿鑿殊爲不法 臣不必更端深求但以臣衙  
門之官而有此指摘是敗類之尤而風紀之屬  
臣安得坐視不問伏乞 皇上簡發原跡嚴行  
確勘以定成案且粵西地非無事按差不能久  
懸亦必得 旨處分庶便改差總以遵 聖諭  
而肅憲紀昭大法以振群迷耳 奉  
聖旨卿首劾屬員執法可嘉改差卽具本來行  
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二

考覈賞罰疏

題爲欽奉 聖諭事本年七月二十日准刑科  
抄出都察院署院事左副都御史張瑞題前事  
奉 聖旨原旨于考覈成例外行大賞大罰本  
內何無議及所條列各款是否詳括無遺足垂  
畫一還着新憲臣確覈另奏欽此卷察本年正  
月十五日蒙 皇上頒發勅諭一道內開論都  
察院朝廷特差御史巡按各省直專欲察吏安  
民釐奸靖暴憲綱典制開載職掌甚明已經屢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三  
旨嚴飭通不遵依如闕防不嚴舉劾失當供  
應靡侈罰贖濫橫等項弊端枚舉巡按身先不  
正何以整飭官方振揚法紀以致吏治日敝民  
困日滋盜賊繁興封疆多故其害不可勝言都  
察院職司激揚未見特糾何人卽差回考覈亦  
未見議處一二惟俱以回道爲請似此積習蒙  
徇安望巡方警惕弊絕風清朕今專責巡按痛  
革沿習力行察吏安民之事勿憚辛勤勿徇情  
面勿科贖緩勿縱吏胥舉薦必真正廉卓犖夏

奏効必真正大貪巨蠹分別功罪興除利弊發  
奸弭亂拯弱鋤強種種事宜果肯實心奉行自  
能造福地方若但修飭虛文勉完套件託名巡  
歷徒滋騷擾于朝廷設官之義何居朕思風憲  
規則已詳今因時勢殷艱民生凋困巡按所關  
尤重特欲于考覈成例之外加行大賞大罰以  
示勸懲着該院堂上官即詳議條列來看特諭  
欽此時署院臣張瑋即恭繹 聖諭所頒開列  
十款詳考 會典憲綱及歷來遵行總約斟酌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四

時宜具疏上 請茲復奉 明綸令臣覆覈臣  
智愚黯淺蒙 恩召對之日仰承 天語諄切  
悚然知惕茲敢不畢竭愚忠逐款叅訂以求確  
當括其遺漏備入規條仍另造款目一冊以爲  
巡方者持循之具恭候 聖明裁定 命下之  
日刻爲成書頒布各差御史俾朝視夕考觸目  
警心如 帝鑒日臨其上國法日在其傍則奉  
職循理自有不寒而慄不鼓而奮者至于大賞  
大罰原爲 皇上勵世磨鈍之典顧論賞則人

臣服官勤事本屬分內 會典回道考覈稱職  
不過炤舊乃 皇上年來破格憐才有以巡按  
而徑陞巡撫者有俸僅一年而先許以優陞京  
堂者則賞在考覈成例之外夫復何加第恐授  
違其器無以仰酬 高厚耳倘再更端立格將  
來必有一種牽合附會之說啟冒倖奔競之圖  
久之名器輕假而鼓勵爲之不靈臣竊謂惟辟  
作福大賞惟 皇上自操臣終無敢輕議也若  
巡方不職之罰 會典憲綱大明律所載有罷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五

黜有烟瘴安置有加嘗人犯三等有加其餘官  
吏罪二等特未及分析條目臣今奉有何無議  
及之 旨不敢規避嫌怨謹列爲數款以取進  
止其一則巡方御史犯贓至萬金以上者勘實  
永遠充軍殃及子孫仍行追贓其一則犯贓至  
七千金以上者勘實烟瘴地面充軍終身仍行  
追贓其一則犯贓至五千金以上者勘實邊衛  
充軍終身仍行追贓其一則犯贓至三千金以  
上者勘實附近充軍終身仍行追贓其一則

聽枉法殺人媚人刑死平民十人以上者勘實烟瘴充軍終身其一則任情作威酷刑致死平民十人以上者勘實邊衛充軍終身其二則薦舉不當致令貪酷有司冒躐臺諫大玷清班不論有無賄賂情緣但被人摘發卽以所薦貪酷之罪罪之加等問遣其一則所屬有豪紳宦僕虐害良民御史畏勢不拿致被人叅論者炤

憲網發烟瘴地面安置充軍則蓋在考覈成例之外昔之成例稱職者勿論平嘗者量與改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六

用不稱職者始行謫降今議皆加于罷黜亦庶幾可謂大罰矣火烈而民知畏淵深而人不入臣仰窺皇上激勵巡方之意欲先示之以必不可犯使人因有警而不敢犯故不妨嚴爲之令然昔人有言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皇上德並神堯仁溢法外豈必盡其罰之爲愉快哉巡方諸御史凜大罰之森嚴靖共爾位克舉其職則出于罰而入于賞直一轉念間耳謹將原列十款抒愚昧特爲覆加詳括開具請

裁伏候 勅旨遵奉施行 聖諭勿憚辛勤

夫辛勤非屈首簿書之謂也巡方者以一身係一省直之安危足跡東而精神西周勢地高而思慮下徹自晨至夕無念不以察吏安民爲事乃可稱勤今後按臨不得吊考遠屬巡行不得獨遣僻縣騶從僅供傳呼道廳不得相隨飲食定以品味越奉必加懲處諮吏治于田畯好惡自公問風俗于野老澆醇無諱若在官鄉耆之言又扶同不足採也放告月止一行准詞不得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七

過二十昏尤必面審以防壅蔽如係包攬代替加等重治官吏犯贓必提解親行刑鞠勿輕徇道府招詳至滋漏網總是出堂退食叱馭停驂無時無可用之力此而刻刻不放過其于巡方思過半矣 聖諭勿徇情面執法之官面冷如鉄噉笑不以假人乃反爲豪貴把持噫是何言也而年來此風實甚官評因而倒置民隱因而過抑大都情面之徇起于巡方之喜媚悅人惟善逢投之以所甚好自不覺其形就而心和今

後御史先潔其身端其志倣古人焚香告帝有以自矢禁勿收朝貴鄉紳私書禁勿通抽豐過客卑謁先爲不可干以待干者之自爲退沮則其心甚虛情甚平以炤物而妍媸立剖以察事而是非無偏以辨法而輕重不撓倘有脅制囑託者卽徑行糾察更復安所瞻顧何事依違以負此簡書爲哉 聖諭勿科贖錢金作贖刑于古有之而御史巡方本以釐奸剔蠹匪爲贖錢地也頃因助餉之議一加再加賢者共相攢眉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九

本籍犯者有大罰在至于交際不入囊謝薦不啟函賢者往往爲之慕義何人不勉巡方者清夜靜對亦必有憬然者矣 聖諭勿縱吏胥巡方者不得携家所相與朝夕僅此吏承十餘輩耳好尚爲其稔識逢迎必且百出在內則舞弊弄法在外則招搖嚇詐闕防少踈流毒甚烈臣以爲皆人之不自密以成其踈耳今後巡方者批詳毫不假手獄冊勿令代閱則吏書之防密巡歷不用跟隨差回不許稟事則承差之防密但各省藩司糧道名郡岩邑奸猾盤踞至長子孫巡方不宜聽其縱橫若罔聞知須窮搜力索大破情面每訪拿一二人棄市以寒巨蠹之胆始覘風力如頃年江省糧道奸書匿減派之聖恩肥狐鼠之貪腹一經發覺斬決傳首大快人心惜乎行者不數數薪盡火傳蠹害如故此今天下殘賊黎元之大患不可不急切留意者也 聖諭舉薦必真正廉卓循良吏道之在今日難言之矣凡真正廉卓循良不徒利根淡



名根亦淡當賄賂公行之世既不能克庭實以媚上官而高介有爲之志亦不樂易素履以附要津名譽既無因而起物色亦何繇得施惟巡方者嗜善若渴多途廉訪先察其政蹟醇實不務炫暴操守潔白不爲矯激然後面與商確觀其幹濟試之重大覘其力量卽僅僅遵行先年之五事修舉近日之四事猶不過守官之嘗而無當于循卓之選得若人而舉之何必拔十得五故 會典原載方面之薦多則六七少或三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四十

四而有司之薦多止七八少或五六柰何今日之濫觴無制也今後巡方于方面須有平嘗不薦之一款于有司薦必精覈不得踰 會典之額倘湯無灼見濫舉市恩一朝敗露舉主連坐朝廷之法其孰能私之 聖諭叅劾必真正大貪巨蠹夫大貪巨蠹人情所共惡也巡方者澄清自許當令此輩望風解綬而何今天下之貪蠹纍纍若若無有過而問者凡貪蠹之吏虐因其民而工于文奸飾虛闢捷種種善謎人目

廣于延譽而巧于悅上聲色貨賂事事足移人志故小民方深乳虎之怨而當事且騰鸞鳳之譽迨夫毛羽既豐愈乃恣肆無忌倘或傍發公正之憤必且反來衆咻之口閭左無辜肝腦塗地激成禍亂盜賊蜂起皆此貪蠹所致巡方有入境之叅有復 命之刺有不時之糾劾總之上下雷同不過取一二仄陋單寒之士以塞責似彼檇杌窮奇豈嘗輕掛彈文白簡無光溺職殊甚今後按臨所經必遵 會典憲綱六品以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四一

下貪酷顯著拿問具奏之法須從甲科敗類始藉沒貲產加以永戍庶足懲一警百而戒飭尤宜時行以示提醒至于貪蠹雖非無等糾彈亦自難道官或聽議處于考功贓則必核追于去後倘曲徇故縱回道考覈之日亦何辭以解于赫赫之 嚴綸耶 聖諭分別功罪夫有功無罪邊臣之上願也有罪無功邊臣之大不幸也而其間冒無功爲有功飾有罪爲無罪則邊臣牢不可破之積弊也分別難矣矧功有大小斬

級何如生擒得百虜首何如得一名王頭目罪亦有輕重逗留甚于躁進當先倡逃法詎同于力盡潰北則分別又難總緣御史有同功同罪之嫌則中心先多瞻顧安能深勘功罪之平今後行間有功監軍不得同其賞行間有罪監軍亦不得同其罰庶虛心密訪功罪之差等立見而奏報自確若果分別公明即以有功之賞賞之倘或欺飾即以有罪之罰罰之此其賞罰視同功同罪者更爲有加 會典載御史止于紀驗功次不許同巡撫報捷良有深意但分別中須知論功則當嚴殺良冒虜之禁而計罪則當分久困驟陷之殊其于分別之 聖旨庶有合乎 聖諭興除利弊民間之利弊亦大不可勝數矣要之農桑水利鄉約保甲積儲收養等事之爲利僉派驛騷打行刁訟賭博窩訪等事之爲弊有司官人人知之而利不能興弊不能除御史督察之謂何故廷方者欲以一年之時日而興除百十州邑之利弊使百姓出湯火而就

衽席亦誠不易第先下令諸屬列欵以開示日以省成巡行所經下車而親覈其奉行有驗者不妨破格以舉之優游怠緩者姑用戒飭以董之廢閣虛飾者則拿問懲辦以懲之庶幾百十州邑之興除總合爲一方之興除如督率不嚴漫無成績回道考覈之日奚以自文至于地方存大興除如清虛糧餉絕軍甦驛困寬苦後羽翼聖教挽維風化疏通河渠創建城郭等事一舉而利賴百年則諸御史自爲不朽計應必有不藉訓飭者矣 聖諭發姪彌亂奸亂之生有芽有漸其初甚微久之勢成燎原往往不可稽邇故當事貴未然之防昔流孽起闔西不過數十逃兵望屋而食有司不加意撲滅遂至積漸流毒中原鼎沸今天下人心所在杞梓加以災疫相苦賊寇相迫冠紳并從效賊孝秀樂受僞官遵妖邪教十室九奉天罡錘手瞪目語難若不蚤爲緝弭一夫揭竿群兇景從不知作何收拾矣廵方聲靈不乏宜密令地方官加意提

備雖不可無病而呻以搜索成激變亦不得無  
動爲大以養癰致潰川總之未見其形當宜有  
醒愚散黨之法稍覺有異不可無迅雷疾風之  
用庶奸既發則亂亦弭若乃灾傷而廣爲振卹  
催科而行以撫字俾窮簷不聞愁嘆之聲卽奸  
宄難萌禍亂之思則又計安元元之急務在巡  
方者率其屬以曳勉從事而已 聖諭拯弱鋤  
強世間強弱之等太爲不齊庶民擁厚貲而丁  
多則強而卑戶寡人弱矣士紳肆食暴以兼併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四四  
則強而遇讓自牛弱矣宗室倚 天潢之派放  
恣無賴干犯無等則強而逢之莫敢撓者弱矣  
武弁恃其家蓄戰聞之卒力結津貴之權恣行  
不法則強而受其魚肉者弱矣諸如此類難以  
悉數強者橫目弱者吞聲日久引頸一巡方使  
者少有鋤治乃道廳匿不以聞馳馭過而不問  
弱何繇拯而強何繇鋤也今後巡方者必遵  
會典訪拿權豪勢要之條勿畏強禦而虐貧獨  
第察之宜極密發之宜極速庶無牽掣枝梧之

患則強者鋤弱者自安近來巡方報 命惟有  
舉人之叅而孽宗豪紳充斥之屬殊少發覺皇  
皇大罰業有定擬乃其以曲飾徇人而自墮故  
縱之阱夫亦可深長思矣統候 聖裁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四五

巡城約議疏

題爲遵 旨奏報并陳巡城約議以便責成事  
先是臣因聞臣欽傳、聖諭巡城當議久任臣  
隨已具疏奏 聞應改季差爲中差與巡視太  
倉等差一體回道考覈臣復思考覈必有所據  
而巡城職掌僅僅何以仰副 皇上移風易俗  
之 旨方訪求利弊參酌時宜擬成一約以示  
御史之周行而差滿之日卽憑爲回道之考覈  
適接兵科抄出巡捕營大監王之俊題爲續陳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四六  
練捕未盡事宜等事奉 聖旨捕營既經選練  
都城內外最易藏奸并城衛各官通著嚴加防  
毖巡城御史還宜選擇久任責令安民靖盜淳  
美風俗不必頻更都察院卽行議奏欽此臣不  
敢久稽除應差御史卽日註定題差外謹據河  
南道案呈條爲十六事皆關巡城急務開列以  
請恭候 睿裁倘能逐款遵行則安民靖盜  
淳美風俗自不難致如其溺職則考覈具在臣  
豈敢有徇焉竊惟 聖明崇察臺綱幸甚一立

鄉約三代盛王之世化行俗美始基于鄉故孔  
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世降風夷  
鄉無善俗 高皇帝之六諭猶孔子所冊述之  
六經也六經以續千古精一之傳士紳講求以  
明 聖道六諭以立萬世德行之準庶民講讀  
以遵王路故轉移風化非 高皇帝之六諭不  
可而羽翼 聖教非孔子之道術不可昔年京  
師有首善書院士大夫講學其間蒸蒸然盛也  
而未及鄉約後乃廢罷改爲厝局今厝務已畢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四七  
臣請用爲五城大鄉約所易其名曰首善會所  
各城鄉約則每月朔望舉行其大鄉約則一歲  
四舉訂以四仲之朔日集各城約保宣布 聖  
諭啟誘顓蒙則口誦心維漸化悍悖淫邪之習  
其餘月日聽士大夫之有意聞道者于此中窮  
究經義辨析疑難則聞風興起必成家絃戶誦  
之美庶幾孔子之學興 高皇帝之教共爲炳  
耀需之歲月匪徒鄉有善俗且見國有真儒真  
儒出而善俗愈以不朽不其休乎巡城御史于

兩事必務親臨多方鼓舞差滿之日必誣化誨過悍悖淫邪若干人提醒過篤志學道若干人各開實蹟毋飾虛名或間行旌異以神勸勉一行保甲夫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非保甲之成式乎主政首重先賢明訓然非鄉約得人則保甲難行今之保甲不過取市人之黥而有力者充之耳彼原無奉公守法之心則徒恣武斷科索之弊此保甲所以爲民厲也必先擇公直無私者爲約正才能通達者爲約副隆以禮貌重以事權則一約幾保誰堪保長屬約正副舉之一保幾甲誰堪甲長屬保長舉之上下相維如臂使指彼既習聞六諭之洋洋然後良心不昧禮讓自生責以譏察繩以救助無之不可京師五方襍處奸盜叢滋遷徙無定踪跡詭秘保甲尤不得不嚴前憲臣奏行有式居嘗則察而生禁夜聚出問其歸止問其來令奸無所容有警則勤號召備干振救火勿搶追賊勿緩令盜不得逸凡此皆保甲事也倘有矯抗不遵觀望不前

者甲鳴保保鳴約約鳴官特加懲戒期于盜息安民巡城御史差滿之日必將何約何保緝過盜賊奸細起數開具畧節以覘有無奉行之實一勤賑恤鰥寡孤獨王政首恤高皇帝之制今天下郡邑各設養濟院收卹鰥連疾苦之民給以月餼蓋體天地好生不忍一物失所然所養有限而勢難盡收若都城無告視外之郡邑尤多向者連歲災祲皇上不靳御前重貲散給各城施粥哺草全活固已甚衆第晨炊無烟枵腹枕水之徒卽年穀豐和亦所在多有而一待賑于上恩非計也巡城御史必如州縣有司之于地方另爲設處或于鄉約內勸輸或于贖物內留賑生則續其命沒則藏其骨此匪徒自了哀矜之意且足以感人惻隱之懷亦移風易俗之一大機也差滿冊內必開列賑恤數目姓名以便考核毋取虛應一嚴練捕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謂風威之遠及也乃西南兩城之外響馬寧弓白晝公行雖犯者往往伏法而備

禦不先無辜之禍害何可勝言在昔坊司巡畫把總捕夜各有專責然城差非久任遽廬一宿可容推諉近見捕營疏陳練捕頗引巡城共其任奉有安民靖盜之旨無敢卸責第盜賊出沒在城內者坊捕猶可分緝其在平原曠野之地實非保甲法所能施其譏察而制其死命者雖有弓兵爲數幾何且僅供奔走勾攝之用緩急曷賴是必每城另設兵二三百名專領捕盜庶有憚而不逞巡城御史尚務熟審時勢或請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五十一

之捕營或取之召募別簡周密勤敏之弁以爲之統練晝夜督率嚴緝月有月稽季有季課近郊失事罪坐故縱則狐鼠靖而輦轂清探赤弄白之風浸反爲秉耒荷鋤之良矣差滿之日開列捕獲有無以明職守一重表揚天地正氣鍾于人而爲忠孝節義即愚夫愚婦不學不慮當其志氣交迫湯火斧鉞不能禦其烈即市井無賴卒然聞之未有不心欽而神躍喜談而樂道者性相近也若在上者特加表彰或式其閭或

旌其門高明鼎隆之家揚之以詩歌孤寒仄陋之儔時爲之資給則誦蓼莪而詠栢舟者益有所勸勉而德履錫而煎箕莛者必爲之感動化民成俗莫要于此故御史巡方專有表揚節孝一事載在憲綱矧都城爲首善之區尤當樹標布的以式四海巡城者悉心體訪差滿之日開列冊內或徑聞之于朝以仰副皇上嘉獎天下同心嚮道之意一明憲體御史出而巡方霜威烜赫古稱行行且止誰不避驄乃巡城則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五十一

不如一州邑之任事權既輕聲靈不振以試職居之官本傳舍人亦傳舍其官安有成績若必行久任須彷彿之制重其威望峻其廉隅不通交游不受竿牘門雖市而心則水寶既塞而面自鉄然後得展布四體大之豪右可行其搏擊小之罪犯一惟所剖決事關遣辟以上仍舊叅送刑曹如在配杖以下悉從本院發落宛太可以招詳司坊宰非問官但司坊各官必專屬巡城御史統轄一切府部順天及勲貴廠衛等

衙門不得擅委批差卽職掌有闕亦第移知城  
院轉委不得恣情驅役則憲體不移于衆職而  
行法始伸其專制差蒞之日將各項事宜造報  
臣衙門以憑考覈一戢豪橫勲舊世臣之家荷  
國厚恩祿位崇高威曉貂璫之屬掖庭隆遇朕  
臨允盈正宜積德累仁培養元氣以長守富貴  
奈何憑勢作威受授獻占庄田濫縱罪僕吊拷  
平民且有勲衛假巡緝之名擅提城舖喧犯私  
家刑審內員而有宿娼之行無籍無名抗官撓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五二

法于此不得伸其彈治則三尺爲空懸舍豺狼  
而問狐狸御史破柱埋輪之丰采安在乎夫見  
惡不拿會典罪載烟瘴安置巡城者何待耳以  
身殉而爲人曲庇凡遇有犯不論勲爵家奴槩  
行題叅如係內員轉送司理監問理此匪僅傳  
風力之名但使 朝廷之法不少錯債亦正以  
保全諸巨室貴族免擾百姓之怨怒而貽無窮  
之隱禍也差滿冊內仍行脩列繳報一懲訛詐  
天下作奸犯科之徒半聚于京師以京師各衙

門吏兵則有官員之陞除戶工則有錢糧之出  
納禮闈宗藩生封刑係大獄出入園僥倖者輦  
金而走險貪厚利者冒死以捍綱于是 朝廷  
不得不設緝事之官役以懲干犯之衆然官役  
之緝獲有限而奸棍之假冒實多真正犯法者  
容重賂以苟免安分無榮者每橫執以羅羅或  
窺見旅客之腰纏多方設局以誘之或手持無  
印之硃票蜂擁登門以迫之公行拷掠平遭劫  
洗良弱小民心驚胆碎任其魚肉而莫敢喘息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五三

者比比如是殊可恨也今後巡城御史必務嚴  
加體訪凡指稱嚴衛番役及勲弁巡緝生事害  
民者卽行 題叅盡法究治使商民安枕毋令  
堯天舜日之下有此訛詐敝風也差滿脩報一  
治遊棍凡棍徒居鄉其生平人所共習雖有走  
空瞞天之術蜂蠆狠虎之毒亦無從施于是遂  
遊而入京國假稱冠帶之倫往來津要之家加  
以脇肩諂笑搖唇鼓舌津要亦爲所動遂乘  
皇上明目達聰之日作恐嚇要脇之計或睚眦

有忤于鄉隣則造單誣奏或犯法不直于有司則捏款登聞或捍綱見絕于里貴則引類肆螫或庸愚可施其籠絡則僞通關節串結衍後起威詞訟騙錢千萬不厭谿壑之慾毒人百十不費刀鋸之力蓋自此輩橫行而士紳庶民不得安枕而卧者不知幾何人矣廵城御史宜以保甲之法力清之凡非士民之業而來至止者交游非類騷動不經保甲卽密報城坊拘審若其無所事事便當通解回籍倘遇告發有人要須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五四

宴會誠難盡廢亦須約定品味減省虛文當時詔而舉盈須寧儉以從禮示以宴國令民確守敢有故違卽行罰治至于婦優之宮誼婦女燒香之宜禁衣飾踰制之當究總以留此龐模之氣以回上天禍盈之鑒差滿冊內必開懲治服舍違式凡幾寃屈寃寃違約凡幾驅逐違情娼優凡幾實實舉行未有不風移而俗易者一銷亂萌亂之生也必有所自始不于其始圖之則涓涓之爲江河萌芽之爲斧柯不可復收拾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五五



生庚徒黨解散民志不惑此外而書符降神妖  
識邪淫足蠱喜事之聽開場聚賭走馬賣械亦  
啟盜賊之漸並宜嚴禁以塞召亂之端蒲冊不  
得虛報一培風氣 文皇帝定鼎燕京規模宏  
遠將爲 聖子神孫億萬年無疆之基故制度  
畫善通衢委巷莫不正直蕩平良以風氣所萃  
豈同泛常乃城內居民墜造有土肩朝夕有煤  
燈積累年深所在成阜 欽建棹櫟沒地數尺  
每遇大雨時行民屋爲沼水滯則周身之血脉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五六

不通土滿則遍體之壅腫不靈故天灾流行死  
亡號嘯亦風氣闕疢之所致也巡城御史每歲  
十一二月約會街道廳督令司坊雇募貧民各  
運土一尺徑出城外空曠之地亦勿令其堆聚  
成山致有坊碍則土疏而水流氣脉一舒不越  
二三年王道坦坦居者安而履者順巍巍一皇  
居若增而高郎工部疏通溝渠現奉 明旨有  
此一舉事半功倍實爲兩利報蒲冊內要不可  
遺一酌舉劾御史以察吏爲職司坊官寥寥數

人日在耳目之下寧有遁情而難于甄別第此  
缺原爲勞苦卑賤之缺司官從外陞轉已非循  
良無前之品况坊官悉繇貲授不過苟且竊祿  
之輩欲其奉上營職畢力無怠介然自守不妄  
攫取悉什不得一也將嚴爲糾劾則一城不過  
五人恒缺其一藉令四人皆不堪不且舉合署  
而全空之耶勢必不行則不如懇乞 皇上勅  
下吏部司官之陞勿僅中庸坊官之除須用正  
途司官果賢優以部曹要必任踰二年坊官能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五七

職遷以府佐亦須秩滿三歲庶人與官相習官  
與地相親先有安位行志之思乃有化民成俗  
之效至于舉劾似當仍炤舊例年終一行合五  
城以共舉若果真有非膏之劣狀自無嫌于不  
時之特糾耳一奉 欽依察得巡城一差先年  
題准正統間有奸弊依法送理之條成化間  
有禁賭緝盜坐鋪火夫冤問優免之條弘治間  
有察問九門官吏多索客商財物之條嘉靖間  
有叅奏打點餽遺之條近又有禁止科歛詐騙

裁抑豪強奸頑鑒恤孤獨良善懲創奢侈逆戾  
之餘頃奉 恩詔內又有無藉惡少結煽成把  
攘奪恣肆大爲民害亦有娼優肆卒濫用冠裳  
服飾裘馬僭分陵上御史嚴拿處治發遼東爲  
民編伍守哨之條此皆歷來欽定除前款內有  
已及者自應速行有未及者更宜特舉惟打點  
餽遺一節非不嚴禁乃奸計愈出愈奇實難訪  
獲要之士大夫果廉隅自飭阿堵不瞬投者望  
而却步何至使朝廷防衣冠如防盜賊夫惟衣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五八

冠而耳爲盜賊則不得不以盜賊之防防衣冠  
臣前于申明憲綱疏內業已具陳今責在巡城  
御史毋得自恕而併以恕人至長貪風而開鑽  
營差滿冊內將緝獲條奏數目備報一禁取用  
坊官非供應之司皂甲有本分之役况各衙門  
用物自有經管人役自有定制何爲越俎而問  
之司坊乃凡有取辦紙票紛下于是總甲疲于  
奔命稽遲則妄行鎖拿究竟只魚肉小民此果  
出何典例若總甲原以供巡邏皂隸耶以備使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五九

令本無工食勉支城差而各衙門亦數數役用  
不應卽提經承雖坊官卑瑣無敢喘息乃巡城  
御史彈壓謂何以後悉宜嚴禁一恤車戶都城  
點差甚煩無如車戶一役爲苦蓋朱門綠戶人  
不敢報而白丁赤漢食亦不及其稍給朝夕者  
率多闕充各衙門高者爲吏書中者爲興隸以  
免追呼每遇餉報又有託捷徑于城院之胥吏  
納賄賣放并接奴于勛戚之家幹苟緩勾攝甚  
則輕舍帝里避居龜鄉至于屢僉屢更張帽李  
戴破家亡身令人目擊心惻真輦下一大害也  
以後巡城御史務須喚集鄉約講求長便或派  
費召募使豪富無倖免中產無獨累但得不聞  
愁嘆之聲便爲熙皞之世矣統候 聖裁

奉

聖旨覽奏巡城約議各款皆係憲綱及巡方應  
行事宜卿卽嚴加督飭務在必行差滿逐款開  
報考覈有溺職的叅處內厝局改用練捕兵俱  
不必行其司坊官久任着該部酌議速覆

考授糾劾疏

題爲考選實授事、臣奉 旨考選實授業已具疏奏 聞緣人數無多雖搜索再三而尺長寸短瑕不掩瑜未敢輕棄乃有原係應考之人今顧未入考者或一時真病非涉規避或母子情切給假歸省品評早已先定再考自有後期無可擬議惟是宜考而先期告養得 旨回籍去便踰數載再來且主班心生平之行徑人以時久而難知向後之作爲已亦盜鈴而掩耳今第覈其試職之嘗決裂猶爲未甚若遽求之考選以前清華殊是有玷此臣不能已于山西道試御史何綸之摘發也 臣愚蒙 恩召對之日 皇上諭 臣考選若果得人廵方何患無御史 天語煌煌洞徹原本然考選既漏于吞舟而試職又聽其高颺誰司憲紀乃令府蠹叢垢以爲異時豸綉之口實 臣甚懼焉謹條列其司理盛州事蹟上 讀 睿鑒伏乞 勅下吏部以考功法嚴覈處分庶後來考選者皆知清議之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六十

奉

難道而奔競之無靈亦澄清吏道之一大機也  
聖旨擬奏何綸劣款多端着吏部勘明從重議處以後各御史未經考授的靜聽甄別不得借題規避預圖告假等情該衙門仍通行禁飭欽此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六一

五城定差疏

題爲欽奉 聖諭事本月二十七日申時閣臣陳演約臣等至朝房恭傳 皇上面諭五城巡城御史關係地方凡行保甲緝盜賊移風易俗俱其專責宜行久任法且坊司官未必得人須加甄別可傳與都察院知道欽此臣等仰見

皇上致治保邦之令圖化民成俗之懿念未嘗一刻忘遠則遍及于九州萬里近則先加于輦轂郊圻如此其詳盡也竊惟京師五方雜處俗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六二

尚不一人情不齊欲約束而挽回之定未可幾效旦夕往規巡城一差屬之試職御史久暫無嘗或三月或半歲遇有中大差缺出卽挨次輪差原無定限亦不准差故人多傳舍其官雖賢者在事作用自別要以移風易俗則總之服習日淺而威惠之淪浹匪易 皇上議行久任以專責成洋洋 聖謨百世不易除今日以前不准筭差外以後巡城之差亦如在京巡視大倉之例一年一喚准作中差之數其坊司官乃

行史之屬所賴以分理庶務者一切民間有事

自下而上往往先經坊司官是非資其聽斷幽隱藉其接剔近年各官非不備員多係科貢而才詭之短長操手之穢潔夫豈盡無差等必待年終考覈則不肖者窟穴其中養癰遺患何裨地方相應大加甄別縱不必有意于吹毛亦詎容概示以涓海則坊司得人御史益得以舉其職張網埋都亭之輪范滂攬澄清之轡寧足道哉若夫巡城應行事宜臣愚尚思有所獻容另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六三

列條件請 旨勅行令御史如農之有畔遵守無二差滿之日據以爲回道考覈之張本可也

奉

聖旨是以後巡城御史差准昭京差例改作一年滿日一體考覈著爲令其司坊官有不堪的着卽嚴行甄別具奏該部知道

考選實授疏

題爲請 題考授事據河南道案呈議將試御史向北等一十六員張懋爵等三員一併考試緣錄到院據此該臣等擇于本年七月二十日考試本月十二日已經具本題 知外案察崇禎十五年五月內該前院臣王道直題爲欽奉聖諭事等因六月初八日奉 聖旨御史職任巡方察吏安民所關甚重卿等總司憲紀必須加意甄覈以期得人覽奏各款有裨整飭卽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六四

着如議嚴加考試分別去留以副諭旨餘知道了欽此欽遵在案臣等恭繹 明綸敢不公慎自矢嚴加確覈仰副 皇上簡擇至意除應考御史熊世懿偶病不能赴考外謹于本月二十日將試御史向北任天成蔣拱宸劉憲章黃耳鼎傅景星吳文瀛鄭封賀登選裴希度白抱一李挺趙譔鄭楚勳俞志眞共一十八員齊赴本衙門嚴加局鑰當堂出題臣等時刻監臨親昔加步試以章奏判語各一道仍遵往例將三卷

封貯候 旨遵行隨該臣等將試御史張懋爵等考過章奏判語詳加品隲其中條奏通達職守循明資深望著應居一等久堪實授者張懋爵等三員刑名章奏各已諳習應居二等並堪實授者向北等一十二員其涵養稍疎議論欠確事任未及幹濟難覩應居三等另候再考者裴希度等三員至于物論久沸考選倖濫今又臨考託避臺班難容長擡者其事蹟疊疊非僅可如往歲不准實授卽送吏部別用之例所能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六五

拘臣另疏糾紊統候 聖裁然臣因是而深嘆人才之難得也諸臣中除張懋爵王夔陳羽白三臣外餘自向北以至俞志眞皆係同谷稱量才品其高下相去未爲甚遠夫以張懋爵之按淮揚王夔之監豫章陳羽白之巡茶馬亦可謂克舉其職矣而猶不免于實授之一考實授如此其重也臣乃于新咨十五人中舉以授之十人將毋疑濫竊念諸臣試職適當寇警迫臨之日與承平時迥異諸臣在內在外巡城守門

煩簡不同然莫不蚤夜惕厲倘其小有疎虞罪狀立見而皆能黽勉終事此亦可覘其才諳之大槩矣若論歷來章奏亦多條陳明備不涉委靡指應界之實授以便接差蓋試職權輕而事簡能否難辨差上勢重而事煩瑕類易露故試職所不得盡者可于差上定其殿最臣請行以不時糾劾之法以仰副皇上大賞大罰之功令諸臣之職不職更安所逃于赫赫之聖鑒哉臣新從田間來既無方隅情面之徇而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六六

奉

聖旨各御史既經甄覈張懋爵等向北等俱行吏部准與實授裴希度等另候再考定奪授和

各差定殿最還着不時察糾用振臺綱餘并蔣拱宸另有旨了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六七

催請憲臣疏

臣爲憲務甚煩獨力莫辦懇乞 聖明簡發副  
參二臣之疏以便敦促供職事 臣惟國家自古  
建官有一官則有一官之職缺一官卽廢一官  
之事考都察院堂上官 祖制嘗設左右都察  
史二左右副都御史及左右僉都御史各二  
乃酌煩簡而定制存左都御史一副僉都  
二此寧僅取備員哉天下兩都十三省皆  
撫按而皆以都察院爲會歸喉舌之司在內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六八  
則部司府寺之期會徵求案牘公移欲布之天  
下者無一不從都察院轉發在外則司府州縣  
之刑名錢穀兵戎禮樂欲聞之 廟堂者亦無  
一不從都察院聞 而年來 皇上明目達聰  
信賞必罰事無鉅細必務確核往往以勘議下  
之部院然院職其詳部受其成而此中之出入  
輕重清議難清國法攸關大未可懸揣臆決必  
藉同堂商確庶幾無謬乃 臣自受事以來問副  
院則惠世揚之車音杳然問僉院則毛士龍之

註籍已久 臣每一升堂見胥役抱牘而前堆積  
盈几而又時奉勘議 欽件率限速奏判發已  
幾于脫腕思索更倍爲腐心 臣衰遲病憊之餘  
孤掌獨拍其何以免于乖刺叢脞之憂將伯之  
呼蓋不啻穿眼于窻望而乞火于夜行乃察惠  
世揚曾有例辭之疏毛士龍亦以註差一事有  
回事之疏槩未奉 旨故二臣進退維谷夫二  
臣端嚴之品清執之操四海久欽其盛名百辟  
共仰其丰采 臣以穢形徒廁明珠抱媿既深求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六九  
助益切伏乞 皇上將二臣之疏立行簡發則  
在世揚可兼程而速來在士龍可開籍而卽出  
臣得藉二臣夾持之力庶少伸其貞肅振飭之  
能俾紀綱重地氣色一新寧不于 聖治爲有  
光耶

申禁報榜疏

題爲 請申會試報榜之禁以節濫費以勵臣  
廉事本年春仲例當會試天下舉人因寇警妨  
期欽奉 明旨改于八月舉行今四海人士業  
已雲集臣見南方諸生之至止者具言道路險  
阻舟車之資視往歲不啻數倍自去冬一行資  
費用已過半今圖復舉大都非二百餘金不可  
故貧不能成行者甚衆臣爲之撫然三年攻苦  
又付東流然將來不必人人得第庠屬以須雄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七十

飛可待若幸而入彀從此委質登朝拜官受祿  
惟是持廉守職更無公車煩費之慮矣而不知  
有大不然者則報榜之爲害烈也此輩原係無  
賴惡棍借題營生每報入人家需索萬狀恣其  
克暴有類強寇呼朋引類接踵繼至流連酒食  
經旬浹月其在宦門富室猶可支持有如單寒  
白屋受累殊不堪道且會舉而廷試而觀政而  
授職節節索賞三十年前僅費百數十金而今  
幾以五六百金計矣此蓋據臣鄉之最瘠薄者

言若吳越之豐麗川廣之遼遠大都不下千金  
貧士遇此不得不多方稱貸以暫圖發遣起而  
服官貸者能不索償則不得不謬營非分之獲  
以了夙負之數從此人品心術遂以華孽爲利  
漸入惡道不可復振矣人才之壞實始基此不  
知此有何闕涉而爲必不可少之後哉臣昔按  
浙江鹽臨乙郊鄉試一示嚴禁無敢犯者今在  
朝浙省諸臣猶能言之次年禮部亦具 題嚴  
禁會場之報而有法無人竟成闕置積漸至今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七一

江河日下然此惟巡方御史及早揭示着實舉  
行凡有報榜棍徒勒騙無厭者許令被勒之家  
據實具告槩以自盡打搶引例問遣則此風可  
息而始貴之士免此濫費其人果有矜名立節  
之志便可刻厲向進不爲匱乏所苦不爲流俗  
所汚庶幾成其高明遠大之器以無忝此科名  
于 聖明掄才之典不既休乎伏乞 皇上勅  
下臣衙門轉行各省直御史遵奉施行臣苟勝  
引領待 命之至 奉



聖旨據奏會試報榜授職等事勒騙多費着各該巡按御史作速嚴禁犯者引例究治其始進諸士濫費尚不止此一切交際班役各項侈靡尤多該衙門并預行曉戒如有不遵卽指叅以厲廉耻

請卹清忠疏

題爲 請卹清忠憲臣事臣看得人臣奉法修職不幸而死官下亦嘗事耳在 朝廷雖不靳帷蓋之施在臣子何當有希覬之想然而死亦殊途矣或庸庸尸位靡所表著或履豐席盈未膏艱楚或血胤有託冀裘丕振則一旦溘焉永逝亦無以繫人深長之思而草木同腐之輩卽上思有所弗逮傍觀亦以爲固然無足異者惟是生而伶仃備歷寒儉之苦長而奮銳直懷

聖賢之思剛毅則壁立萬仞而退然恬修廉潔則釜懸七日而充然道韻建豎赫奕生前譽望洋溢身後如副都御史張瑋真指不易屈者本官數歲而孤艱難險阻無所不經故其器識堅凝施爲挺達筮仕樞曹端介之聲蔚起及出而衡文嶺南公明無比備兵江藩訓飭有方及晉丞南京北正臣邦華領匱留樞之日其時旱蝗遍于南北而流民盡集邠城衙門各有專職而救荒無人仔肩臣起而倡賑本官卽欣然相助

後臣艱去本官終其事萬種苦心形勞神瘁喪心者笑之有心者憐之百萬朝不及夕之人戴之祝之本官汲汲皇皇祇自了本願雖抱疾漸深無皇恤也已晉僉院又晉副院歷任無幾時而尚攝堂務振揚風紀面承天語條奏巡方事宜不啻嘔心鉢腎願已奄奄一息皆從伏枕卧榻時料理乞病得請不及成行殞于園門之外敝篋故衣不足衾殮本官庶幾一絲不掛超然遠舉上無負于朝家下不負其學術目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七四

且嗟矣皇顧去後而秉彜在人惻隱難昧追念本官以凌霜傲雪之品負擎天夾日之望清節足以廉頑立懦善氣足以渙群和衷而年不配德才未竟用造物又靳其傳形之息臣邦華于本官交二十餘年深悉其生平本末每一念至不禁涕之無從也今世風日澆貪黷險狡不可方物本官如在抒其醇誠修潔之學以相感動挽回必多而不可復見伏乞皇上勅部察例隆以卹典錫之美諡豈惟逝者卹思九原于

以風勵人材使知立身行道之士不固存歟爲顯晦所關世故亦大非淺渺矣

奉

聖旨該部察例議卹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七五

酌定差規疏

題爲敬酌臺員陞轉之規以收巡方久任之効  
事臣惟功名一途人希速化倘不有畫一之法  
以相隄則心意眩騫于崇顯之場而精神競逐  
于職業之外視現在所居之官不過蓬廬之一  
宿安肯竭智畢慮拮据經營以爲地方圖利賴  
而計長久哉如臣衙門有御史巡方一差 皇  
上臨軒而遣之典何其重乘驄而出山嶽搖動  
聲何其赫夫亦日鉄面霜威將使一路澄清千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七六

里膏潤不負 聖天子計安元元之意云爾然  
必悉心精理按轡博諮熟管地方之肯綮而後  
利弊有興除之實施爲非苟且之局乃舊例差  
止一年爲期于是窮簷望恩方如旱苗之俟雨  
而繡衣行部僅同飛騎之看花匆匆一周瓜期  
已屆此不過勤州縣之逢迎損剽傳之供億增  
一番訪犯之騷擾多一場劣吏之粉飾卽賢者  
在事未盡無績可紀然求其風清弊絕吏習民  
安豈不朽而垂永譽則時日有限寥寥不多經

見矣此無他舊例原以三差爲陞轉之據不論  
遲速故在差者亦第求于差中爲轆轤之計安  
肯姑徐今臣于此有策焉御史陞遷不論差而  
論俸昔以一年爲一差今以二年爲一差雖仍  
三差之名必歷六年之實其道路往來除欽限  
外有優游家園者不准作六年之數卽使三差  
已竣而俸未滿六年者亦未可越俸而覲陞如  
是則人知俸期有定疾馳無益雖歲月稽延不  
生厭怠之念且從容展布彌著察安之能庶幾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七七

國收久任之効而官免躍冶之譏乎第差有內  
外久暫原殊勞逸相懸自後已領內差者不得  
復差已奉遠差者必補內差卽序次未必相值  
亦必堅持此議隨時變通上可告之 君父以  
釋那移之疑下可暴之僚友以示均平之義本  
至公以協于至當此 憲網內所宜急講者伏  
惟 皇上勅下臣衙門遵奉施行

請定差規疏

題爲謹定序差成規以免游移以肅臺綱事河南道案呈奉本院面諭註差成例舊新間註舊以回道先後爲序新以實授名次爲序今新咨已蒙 命下實授挨次註差無庸擬議矣但時舊咨集或已經回道或考覈候 旨或見在考覈而差缺甚多新咨復少必昭舊例舊新相間而後足用且不至以新咨掩越舊咨實爲兩便倘考覈有碍不妨以所註名次挨序填補至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七十八

若前任零註數差原因舊咨未齊今既肅盤全註勢難拘泥宜日會各掌道議定呈院等因職通會各掌道公署訂定除河南道掌印聽候本院另題外今將舊咨差滿見 朝先後新咨考授先後與內外各差任滿先後應例間註備關乎冊伏候堂裁施行等因到院該臣看得人臣之義東西南北惟 命之從古之制也臣衙門有御史巡方之差其間地有遠近缺有難易良不甚齊然繡衣使者一出而山搖嶽動文武秉

節軍民托命何地不可告何事不可爲臣三十年前職司臺鄼並不聞有註差之事不知起自何事成此畏難就易含遠圖近之陋習多方營求百計趨避稍不如意則議論蜂起流薄乖謬實爲臺綱中一大玷缺致令定差者橫眉棘手夫咨序原有新舊差滿原有先後挨次間補成例具在除地應迴避者昭例改委外其餘不徇情面虛公編次亦復誰得掣其肘者或者曰舊咨註差必需之回道之後今考覈未得 旨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七十九

欲序差則苦回道有待欲扣留又虞缺懸難久臣謂未得 旨者可以催 請若論差次必先一齊註定方免後來揀擇如考覈 有去留要當挨後補前夫復何說因集諸掌道御史蔡鵬霄等共矢至公除河南道一差另題外餘各按往規而定註之惟是前者署院事刑部左侍郎今陞尚書張忻曾註三差彼時無所考授不得不循例儘舊故註徐殿臣學政潘世奇長蘆王燮太倉殿臣世奇燮皆舊咨也然惟徐殿臣已

題奉 命而世奇奏尚未具題今新考有人則  
世奇與奏前註難拘仍應與今新授間差庶免  
坐差之嫌迨後僉都御史毛士龍接管印務  
亦註數差彼時原未移動前註止從頭以一新  
一舊爲序則向北註應天陳羽自註浙江任天  
成註真定霍達註淮陽劉憲章註陝西黃耳鼎  
註耳肅資次原與差規相合但今考授之後前  
之舊連註者既不可拘則後之新舊相間者  
自海揆前臣謹徹底通算除徐殿臣題過之後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八十

自潘世奇以下一舊一新次第註之井井不亂  
卽以現任掌道同堂議差之御史潘世奇序得  
耳肅昭例更換貴州二地皆長陰遠亦恬然相  
安畧無難色可知世間惟有公正不阿無煩調  
停註定之後臣揭示堂上聽諸御史之十視十  
指自茲已往悉昭前式可以釋衆議之揣摩可  
以息群情之爭競可以復序差之舊規可以免  
當局之牽制其有不得不行選差者則須合新  
舊之容與實授試職之衆共遵其才有則多舉

不嫌于濫無則單題不必強爭惟是衙門缺多  
人少今五城新奉 聖諭因改中差但差上之  
條例方在擬議故猶未序註第察近日考授僅  
餘二員殊未敷用然則行取考選之說臣非拾  
潘而謬爲此呼籲者也仰祈 聖明裁察

奉

聖旨臺差原有定序近日趨避撓越殊非政體  
這序差既經會同註定如議行以後通昭舊制  
挨次間補不許游移五城改差已有旨了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八十一

定掌道差疏

題爲 請復專差以重 憲綱事 臣惟都察院之有河南道猶家之有督也家督以一人理一家之事河南道亦以一人而總領闡衡之事非資深品端識明力定者不克勝其任故三年外察六年京計必選擇而題差 臣猶記爲御史日郎不遇考察年分亦必久任稽之 憲綱凡堂道皆以歲計不獨河南道也後因缺多人少乃改創差并河南道亦改創差或數月一更或一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三

月再更政體之紛錯臺綱之類廢未有如茲事之甚者 臣履任以來見掌道御史吳邦臣辭印問之則云資淺偶署不便長攝蓋時有深資者方回道以待考覈而以淺資覈深資實爲倒置遂仍委舊掌道御史祁彪佳亡何彪佳又以南制卷行則不得不委之蔡鵬霄然鵬霄實已推陞候 旨 旨下且行祁必他委似茲流轉無定不啻傳舍每有重大事務器手不相習先後不及知叢脞日甚舛謬可虞夫河南道之任亦

未易易言矣有差回考覈之役有奉 旨勸議

之役有註差選差之役有領袖各臺郎建白之後有京省官結繇過堂之後種種不盡更僕倘非受事日久則 朝政之肯綮未能曉暢而衙門之故實多弗稽察 臣與諸御史面相商訂謂必不可不註爲一年之差也第所居在綱領之地所司皆嫌怨之事下之則清議可畏一言不當遂爲身名之累上之則 明旨難協一事不慎恐罹玩遣之咎人往往避而遠之而御史某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八三

正值回道資望爲衆所推雖獨勞非其所欲然 臣不敢徇情庇而免之也伏乞 皇上勅下 臣衙門以後河南道定作特差不入序差之中一歲一更必用單題而現在則以某掌之庶幾任有嘗而功能可課臺綱一肅而諸廢具舉矣

請發章奏疏

題爲乞 恩簡發積疏以便遵行事 臣自受事以來見衙門弛玩久積幾于叢垢則利在爬梳而物情恣肆無等勢若倒瀾則急宜維挽乃自顧人微望劣非仰藉 皇上威靈不能有所整飭故殫精以思蓄慮而發託之章奏幾幸 明綸頒煌煌赫赫則氣色綠以一新人心因而一惕議論可免于躍冶而 國是不紛貪墨不至于吞舟而吏治漸肅乃拜疏以來先後二十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八四

餘上而奉 旨不過四五極知 皇上萬幾殷煩一切軍 國要務 朝政大綱靡不仰藉 睿裁 臣誼當靜俟何敢聒 竇惟是愚 臣所請非閭地方利害即係官屬糾劾或欽奉 聖諭特定永守之 功令或獨抒膚見期救當時之敝習似早一日有一日之便利而遲一日多一日之廢墮故不敢不擇其最緊要者詳列具奏伏乞 皇上俯察 臣所上各疏盡 賜簡發俾 臣得轉行各御史次第施行臺綱幸甚

奏報奉行施棺疏

題爲遵 旨奏報事本月初十日閣臣恭述上傳前頒發五城棺埋銀兩見今作何奉行着都察院察奏欽此 臣察本月初一日 臣具有遵 旨奏報一疏正因 都城疫癘死者枕籍 皇上惻然哀矜頒發 御前鎮 肅 祭 五城爲棺木掩埋之資 臣仰體 聖慈亟亟奉行即集巡城諸御史面議擬御史王 瑛等僉議棺木一項必取之行戶而此日用者既衆材木有限昔時一金之價即三倍不可得况假手坊差剋減之弊百端則給棺不若給銀既已大揭告示令其報名復取隣佑于結防其詐冒又親審其長幼量爲差等令得隨便自辦更嚴禁總甲需索門役刁阻則在 皇恩已無勘漏在領者自爲豐約若一家全盡則屬其隣佑市上倒死則責之地方酌給 欽賜悉與掩埋但銀必親驗種兌如數及時歸窆勿令稽延既可免于暴露即無憾于 天地至于病不能興在可生可死之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八五

介貧不能活有無藥無食之憂則又當推廣  
皇恩卹死之施爲少延呼吸不續之命臣與諸  
御史面訂所爲奉行者如此每五日各城御史  
將給過銀兩招款報臣一日則臣括其總數彙  
報 皇上前晚中已具言大槩今奉行十日正  
值彙報之期方擬繕疏而忽奉 聖諭謹據實  
奏 聞至于領銀花名銀數每報皆已開送臣  
處恐傷煩瑣不便 上呈統俟完日造冊繳  
報倘司坊官奉行不力御史程督不嚴臣別有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八六

訪聞定行參治必不敢故縱以虛我 皇上提  
卹輟連之德意也今將各城十日報過總目開  
具陳 奏伏候 勅旨 奉  
聖旨覽卿奏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奏報領銀施棺疏

題爲遵 旨奏報事 臣于七月二十九日接刑  
科抄出駙馬都尉鞏永固一本題爲 都門疫  
癘盛行災黎罹害最慘懇乞 皇上軫念予遣  
亟 賜拯救以重根本以廣 皇仁事奉 聖  
旨覽奏都門時疫傳染殊可惻念卽前特發銀  
一千兩着大醫院卽合藥差官醫分投醫治再  
發銀二萬兩着都察院分發五城察院察有病  
疫的酌給以爲棺木掩埋之資用示軫恤仍着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八七  
府城兩縣停刑清獄竭誠祈禱以圖消弭該衙  
門知道欽此臣惟入秋以來氣候不齊以致疫  
癘大作轉相傳染閭閻下戶畢命此中者一家  
數口甚至無遺育情可惻也荷 皇上慮周民  
瘼因駙馬都尉鞏永固之請慨發 御前多金  
爲醫藥棺殮之資生者去危而卽安死者歛形  
而瞑目天地之大人猶有憾而 皇上茲舉始  
補造化之缺矣臣卽日差本衙門司務臣區志  
遠前赴承運庫領出銀二萬兩分發五城御史



臣向北任天成王夷鄭封傳景星等每城各分銀四千兩察所轄之內有死無棺殯無人者酌量給散以昭聖明掩骼之仁或有存餘推廣以賑病起無依飲食不給之衆俾全一生于萬死之餘定限各城御史每五日一報臣每十日一報皇上總以宣布鴻慈因而感格蒼穹仍劄行順天府屬兩縣竭誠祈禱以圖消弭耳奉

聖旨知道了着作速察飭行無致漏遺如有存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餘不妨便宜賑恤以廣德意

請行取考選疏

題爲臺員缺乏已極懇乞聖明速賜取選以備差遣事臣頃以七月受事見臺班尚三十餘人曾不三月一經考授題差之後今止存未差者四人皆未經實授者也然察應題之差則尚有湖南河南廣東河東茶馬兩浙共六差又新改五城巡城爲中差共五差此十一差者皆期在本月之內應行具題而寥寥四員何以備差日者皇上以闕外寇警先事周防特諭仍取察辦臣呼掌河南道臣計之束手無措不得已借差于已註京差者但京差亦各有專職原難久曠雖日一時之權宜夫豈經久之良策且御史之職襍差甚繁有掌道有十庫有城工有廬溝橋及皇上四門節慎庫等差又有內外朝侍班糾儀監收監祭監斬巡風等差若不得數十員以備用則縱饒巧炊龜于無米國事繁而憲綱紊勢必繇之察得往例臺省員缺即請旨行取考選今在內俸滿中行在外休

滿知推不患乏人倘蒙 勅下吏部速行察取  
兩月內外自可聯翩而至或 諭吏部隨到隨  
考或聽 皇上召對欽選則師濟彌諧計日可  
期而奔走禦侮隨取而足仰可紓 九重之霄  
肝俯可免各差之瘼曠 國事幸甚 皇上如  
以行取各官驟難速達則 請紹十三年例暫  
于新中二三甲觀政進士內特賜面召選取數  
十員以備科道之用彼刃發新矧意氣之鼓舞  
方銳而 恩隆異數衆稱之奮勉有加臣觀今  
至思肅公集卷之六 九十  
歲制科頗異曩時有志有爲之士指不勝屈知  
其足以副 旁求而佐 中興者伏乞 皇上  
勅部覆議及蚤施行 崇禎十六年十月初十  
奉 聖旨欽奏各差需人著將差滿離任御史  
迭差回道考覈另題其未經實授的應否題差  
着的議來說其外俸滿推知盡數行取到京候  
旨行至進士選授科道原係特 恩不得輕  
請該部知道

求賢甚殷疏

題爲 聖主求賢甚殷多士練習宜豫敬陳居  
身居官之大要以收維世經世之真才事臣聞  
士之升于 朝也猶女子之結褵以從夫也女  
子必德義工容素嫻于閨閣而後于歸之婦順  
可期士人必操修幹濟脩豫于窮居而後當官  
之建豎不苟古之人莘野抱堯舜之思草廬定  
鼎足之畫故有以副三聘三顧之特達而終之  
功成佐命芳流史冊未聞先資不具顧可大有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九  
爲于天下者臣觀 皇上御極十有六載制科  
凡六舉其汲汲求賢一念何啻夢寐之盼帝賚  
渭濱之訪釣叟矧今歲登進彌廣擴故額而幾  
半溢之新進諸臣際此殊遇不務感奮圖報夫  
豈人情所患者諸臣當絃歌誦讀之日止希清  
紫明得意未嘗開百代之眼擴萬古之胸深惟  
天地之生成默省身世之究竟于是離蔬釋  
騶以後高者驚功名卑者溺富貴遂耳同草木  
之腐而 國家曾不收尺寸之効徒令人捩腕

于才難也不亦大可惜哉臣竊謂諸士有志宜自今日始蓋繼今而往所歷之境非紛華眩目卽戈矛怵心倘不能站風急天寒之脚則苦海之墮落可虞不能厲一木支厦之氣則名世之顯融安望臣故不揣迂謬敢以居身居官之要條爲數則以爲諸臣勗語多規切意主鑒戒謂老馬能識途臣則何敢而千慮一得或亦諸臣練習之一助乎伏乞 皇上俯賜裁鑒 勅下臣衙門頒示諸臣俾各于觀政之日按款省循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九二

其風嘗用力者益加淬砥養成大受之器卽素未知趨者忽經提醒早奮不朽之思則 皇上闔門額俊之典庶以不孤而方來鳴珂珮玉之儔盡爲 國光臣不勝大願謹具奏 聞

居身大要四則

一日貞世路千谿萬徑而善守身者必擇一貞以自處忠愛務矢之 君父節義期禪于綱常榮枯不易慮患難不辭苦亦云貞而已矣若乃榮貴熱中走終南之徑而不耻鑽穴議論無妄

遲腹劍之險而僅同轉蓬雖未嘗不獵金紫而飽富貴然名教之羞生平之玷寧待蓋棺而後定良可畏也 國朝如羅文毅倫之剛正不附李賢奪情世稱忠孝狀元薛文濟瑄之端方耻爲呈身御史卒至從祀孔廟此非後學之楷模乎二曰誠人情千態萬變而善持身者必擇一誠以立基卧起不愧衾影心口可質神明起而臨事務去機去詐出而馭物必披裘表素凡以固其誠也若乃中藏無窮之鱗甲而貌示坦夷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九三

愚蒙盡被其籠絡陽爲肝膽之傾給而陰肆螫毒變幻莫測其端倪是殆削損一生之真元卽名行皆飾節事業皆僞局若火樹銀花過眼影寂餘骸猶堪掩鼻良可哀也昔趙閱道旦晝所爲夜必告 天司馬君實一生學問得力自不妄語始此非求誠者之一大榜樣乎三曰謙儆爲凶德謙則終吉夫人而知之也顧世間惟甲第一途最爲人所艷羨非沉于識者意氣因以飛揚舉動遂成狂肆文章自雄則獨擅千秋之

馨而奴隸賈董經濟自負則唾手百代之業而奔走伊周夫孰知 天道禍盈人情忌滿輕雋少年每中折于造化倨侮才士多屢蹶于坦途惟溫溫君子器遠受宏時懷貶損之衷處後處下雖託崇巍之勢如履昔王介甫剛復傲物程明道規以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張載閭二程論易撤坐輟講謝良佐始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行部過之請以弟子禮見古人之折節崇謙如此亦可爲後世法矣四曰儉世祿之家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九四

鮮克繇禮爲其習于奢也士起家卑寒者什而八九乃一取科名頓忘素風田宅服食妻妾使令之念迫其中盛麗艷泊淫縱侈大之事炫其外遂致有捐廉耻併捐性命以徇之者不知受享幾何耳此墮棄第令廉介自勵嗇取寡營近則淡薄罕嗜好之累可以保生養德遠則節惜成無慾之剛可以肩鴻任鉅非士大夫所當刻意慎持者乎先正有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如寇萊公者其事業百世傳誦近代則海忠介

瑞以縣令爲母壽市肉二斤餘從署中隙地藝蔬自贍清風芳人齒頰諸臣何可不知

居官大要四則

一曰公器惟虛乃能容水惟平乃能炤合虛與平斯之謂公此涉世之要道也矧居官者毀譽挫于外意見橫于中若不持以虛平之宰而恣情任氣大之必貽禍于國家小之亦自敗其身名故君子冠進賢而膺世道宜時懷公平正大之思不以恩怨爲是非不以喜怒爲戚福不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九五

依違于情勢而偏有輕重不染指于賄利而曲爲向背先儒有言吾心如秤不受物之低昂胡安國嘗勸呂忠穆臨事以無我爲先以報復忍仇爲戒人稱格論學者何可不知二日明玄黃錯陳兩目先花岐路卒臨寸衷莫辨明之貴也其在入官之後爲尤急倘不豫有講求則邪正消長之關不審必至失足于迷津治道理亂之原不清亦且用罔以泛駕明則內以自炤簡黜無缺事交游無比區外以炤物妍媸無遁形是

非無混指要在捐去盈滿之障博求師友之益而後巧媚之奸無所售其欺詐蒙蔽之術先已爲所炯矚若王安石執政士大夫多慶得人呂誨獨察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將爲心腹之疾此明于知人者在九淵聞夜愬殺人故遲之以旦鞫其人果無恙有愬遺奪掠不知其名九淵手示之一捕輒服此明于料事者經世之儒容可忽諸三日恕吾儕一入宦途人之責望我者甚衆而我之責望人者亦復不少人責我不情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九六

我不能受而我顧可復責人乎呼之而不應也當亮其心策之而不前也當原其力法所必加寧留餘地于三尺之外義在難容尚存轉圜于一決之際昔趙鼎之出馮益不欲以激而釀禍韓琦之貸燭吏不因一肯而永棄蓋風林無寧翼急湍無縱鱗刻薄原非培福之道而不盡人之情不盡物之用寬和不失居心之厚此宦途人所宜佩以終身者也四曰斷料事以識而當事貴果世有聰明才辯之士與之借箸籌策

媿不縮乃試之事任每至坐失機會者怯不敢前脆不能肩也斷則泰山傾而不變糜鹿興而不瞬郭子儀之免胄見虜寇準之澶淵渡河韓琦之殿上撤簾固繇識定亦其膽雄也吾儕有志于天下之事則決大疑定大難何可無斷乃不豫練其有爲之膽豈僅思嘗試爲乎

奉

聖旨這八大要俱屬多士良規着卽頒示循省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九七



欽賜謝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 臣于前月二十四日感寒抱病具疏乞假調理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偶恙准暫假調理稍痊卽出供職該部知道欽此臣方延醫調理間忽得河南關外失事之報臣中夜徬徨竟不成寐念 皇上閤警焦勞 召對諸臣臣病未得預心殊不安今病稍痊強起于初四日見朝正爾歸署辦事蒙 皇上欽遣內臣康永壽 賜臣猪一口羊一隻白米二石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一百

酒十瓶餅醬瓜茄一罈臣仰承 天寵感愧交集除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外伏乞 臣犬馬餘生沐 皇上高厚叅養捐糜難報臣病起于多思傷脾脾虛故火炎每一發咳胸背肘骨如刺且血氣浸衰尤爲不堪但國事倥傯微臣寧敢偃卧所以扶病趨 朝或時蒙 召對亦得從諸臣後一進芻蕘不意叨此 曠頒殊踰格外臣感激涕零倘不卽填溝壑何敢不勉竭頂踵以圖報塞于萬一哉謹親賁趨赴 午門前叩

頭謝 恩臣不勝感戴激切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一百

初報賊勢披猖疏

奏為賊勢披猖日甚江省驚潰堪憂謹合詞籲懇聖明憐念亟圖勦援以解一方之倒懸竊東南之全局事竊焰臣鄉介居吳楚控引嶺越自寇專渡江以來旦夕汲汲不啻剝膚臣等于九月間具有公疏乞指餉增兵料理江州袁吉各郡誠見地方積弱防禦全疎苟可撐持目前猶或假息歲月耳不圖武昌既潰衡岳長沙相繼失守突似飄風勢同破竹潰兵先入賊衆乘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一百一

虛克壘直逼袁州臣邦華前蒙召對曾具奏袁州為江右西邊門戶賊入袁則江右全省俱壞江西壞則兩廣之咽喉斷而金陵之藩籬撤臣鄉地雖極瘠漕糧數踰百萬今歲旱荒井當辦納殊艱若無干戈之警小民猶將忍死勉供一有寇禍此項誰出益進知勢有必至匪僅為迂慮也乃自潰兵入永挿嶺失事湖西一帶以及省會聞風震驚紛紛逃避城隅一空不待賊至已成守土各官料理無策一可憂也撫

臣郭都賢初從省而鎮袁既蹂袁而反省今又復馳入袁往來奔波總以兵寡勢危苦無復之觀其來疏與按臣糾疏覺新發之釗已成暮氣則捍禦之寄更何所恃二可憂也袁固急矣而吉之永新與長沙之茶攸孔道相通潰兵一過殺掠大震賊勢必從此冲出則禍又先中吉安無兵無將其何能支三可憂也犄角策應全賴督鎮同心扼南系贊史可法移臣邦華書云江督自去袁繼威全局皆錯蓋知呂左既有兩虎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一百三

私闢之形安望其有援劍投袂之勇今左兵雖有三千抵吉而督率無人大器又已改推誰司彈壓誰司調度四可憂也況臣鄉地既無險民又最貧當此寇擾擾盡去其鄉又值奇荒之後借一逃以避潛糧之追呼練勦之比併用兵方練餉出無從五可憂也是故以民心則不足恃以兵餉則不足恃以險隘則不足恃以地方官府又不足恃當五大可憂而加之四不足恃此日之江以西尚忍言哉然賊之屬厭恐不止



于臣鄉已也必且一軍過績石而躡金衢則兩浙動一軍蹙饒州而聯徽寧則留都震又以舟師繇彭蠡而趨安池則九江雖有重兵反處其後沿江一帶蕪松淮揚俱未得高枕而卧也閩粵梗斷不復論已故論天下大勢北則當急救秦非救秦也救蜀也救晉齊畿輔也南則當急救臣鄉非救臣鄉也救直浙也救兩淮也救閩粵滇黔也臣等今已無家可奔所爲痛哭流涕而不能已者今左鎮奉 聖諭趨武昌矣宜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一百四

勅留兵一萬以四千守袁三千守吉三千協守省城呂大器既已別用望 立允廷臣所推江督袁繼咸聯絡左良玉戮力同心以資撻伐責郡縣以固守城池推保甲以團結鄉勇紳衿能率衆倡義須假以便宜閒廢能捐貲急公隨與之錄用他如應皖浙閩兩廣各撫鎮俱宜整飭提兵會師江境以壯聲援而兩廣尤宜先發非但救災恤隣亦所以自固門戶至一切京邊漕南錢糧未徵者務宜停止以安窮黎之心已徵

者悉聽那用以應軍需之急監司守令尤資保障近聞有記故弛擔者若其庸碌則宜更推諉則宜問煩劇之缺卽宜速補毋拘資格毋緩時日庶幾橫潰危疆猶可保全萬一也伏乞 皇上急加軫念 嚴勅廷臣勿以一方視臣鄉而以東南全局天下大勢視臣鄉則披髮纓冠刻不容需待旦枕戈人有同愾并 勅臣鄉撫按亟圖鎮定使民心有所恃不特奏 報令 朝廷知其情萬無疎虞自貽伊戚則臣鄉幸甚東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一百五

南幸甚

奉

聖旨袁繼咸已有旨了餘着吏兵二部速覆其地方情形該督撫按仍不時奏報該部知道

請定部屬題差疏

御史初入衙門先試而後考實授惟從部屬改者謂其練習已久不試職而即實授此定例也至于題差則試職者僅與小差而實授者方與外差此亦定例也第向來外差久滿無代而時事多艱需人爲急忽遇考選則不能拘實授賞格而胥以試職題差此亦請 旨奉行之例也今御史張鳴駿係以部屬勞績 特恩改補而 旨內有試御史字則與向者部屬實授之例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一百六

異矣臣將欲註以外差則新 旨不符將註以小差恐後之部郎改道者又執舊例以求實授臣處茲嚴地矢諸天日一毫不敢通融聽人趨避但明旨前後互異難爲遵守伏乞 皇上再一裁定凡部郎改除與試職則概屬試職與實授則概屬實授庶諸臣不得借兩例以混爭臣亦得免于題差掣肘之苦耳雖然今各處舊差巡按有候代將及一年者望代眼穿賈銳志灰若必俟試職而後考授考授而後題差又必一

年爲期其貽悞地方不小且于政體人情亦覺非便臣前有論俸不論差之疏未奉 明旨倘蒙 皇上萬幾之暇裁酌簡發 勅下施行或于差事不無小補云臣曷勝引領待 命之至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一百七

遵行保甲疏

題爲欽奉 上傳事本月十四日輔臣陳演等  
約臣等至東閣恭述 上諭都察院五城保甲  
宜嚴緝捕奸細凡僧寺道院等處不許藏匿面  
生亦不得騷擾百姓欽此臣隨傳五城御史遵  
行去後伏思奸細之禁卽在承平無事之日亦  
宜嚴飭矧今寇息甚熾豈少奸徒前來窺我虛  
實第其來必有所止其業必有所託非保甲不  
能清察非御史躬行清察不能無擾若僅委坊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官取市棍以充數利可誘威可劫武斷有餘而  
稽察不足甚者爲奸細嚮導不第藏匿已也然  
欲保甲得人必自鄉約始日者 皇上諭臣等  
舉行鄉約此不徒爲醇美風俗之首務亦卽爲  
討奸消宥之良圖臣已傳五城御史先以全副  
精神訪擇高年有德衆所共推者爲約正然後  
令約正擇保長保長擇甲長彼同井而居以類  
相親言不失實或舉非其人罪必連坐每甲所  
受多不過十餘戶戶內丁口面面相識每五日

一報保長有無新增有則必究所縣來核其詐  
何生業倘倏來倏去縱跡不定卽報保長約正  
審實聞官勿縱其逃逸僧寺道院一體施行如  
保甲互爲容隱偶被捕獲居停之衆及保甲一  
同論罪如此則奸細無所容矣然防奸不在晝  
而在夜此後保甲督率同甲之人分班夜巡柵  
鈴無間至于深巷僻徑尤宜嚴加密察一切柵  
欄蚤閉晏啟不如約者加等治罪巡城御史卽  
以此定差滿殿最廣幾上下交警奸宄不生而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閭閻安枕乎伏乞 聖明再一申飭施行

酌議遷轉疏

奏爲敬憶優陞之 皇綸酌定遷轉之次第以信 明旨以杜紛爭事 臣惟人臣服官東西南北惟命之從何分于內外不知時情胡以偏重內而輕外而科道諸臣之外遷尤視同赴湯蹈火之弗如其限以每年例轉春秋以定員數有常額總皆調停時情之所爲而要非 朝廷爵人之正經也頃者 皇上頒發 聖諭以外轉爲優陞倘亦知人所厭苦而特示鼓勵及吏部推陞科臣三人臺臣六人 臣衙門以未經會同爭執吏部又疏稱已經會同而但多用二人今日之牴牾既開後來之枘鑿益甚 臣新從田間來安得無說處此竊觀吏部之多用二人不過借優陞之美名行劣處之實事使位置不謬或亦異同可畧乃用臺郎而臺長不及知河南道不相聞職掌既已全失聲贖夫誰能耳抗疏執爭寧詎得已要皆于 明旨未爲信也 旨 優陞而今之陞者爭者何意以爲優乎優則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一百十

不必爭矣以爲劣乎劣則不宜陞矣夫有優必有劣非劣不足以見優 臣請今後 臣衙門諸御史每歲推陞勿限人數總以治行最優者超陞京堂次優者陞藩臬平等者陞知府又次者改部屬如是而後人雖不足以藩臬爲優不可得也但優者不宜徇情以溢舉而劣者不得避怨以故漏期于議協輿情數無虛設臺長商之冢臣河南道移會選司隨時舉行庶幾 明旨之所謂優亦當世之所共優而膺是典者眉宇有所施之地氣色無沮喪之嫌乎此一舉也可以弛同堂之紛爭而和衷無失可以永令甲之昭垂而人心知勸倘亦目前一大急務伏乞 聖明裁察 勅下 臣衙門及吏部遵奉施行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一百十一

密奏

奏爲 天命至于民心 君心卽是 天心懇  
乞 皇上正心固民以祈 天永命事 臣觀今  
日之天下寇賊蠭起陸沉且半人皆曰人心瓦  
解不可收拾若 天實爲之此不過以 皇上  
聰明神聖度越千古不宜見此艱難之景揣磨  
無所出乃歸咎于一成之數云爾臣竊謂不然  
人君 天之宗子 天何在以予承父則

皇上卽 天矣人心之不固必本于 天心之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百十二

不順 皇上倘能自正其心則卽爲 天心之  
正而人心安有不固此天人合一必然之理也  
乃臣觀 皇上一舉一動莫不仰法 天行蠲  
逋清獄則恩同雨露矣命官宅揆則明竝日月  
矣特遣專征則威若雷霆矣罰信誅必則嚴如  
雪霜矣凡此皆 聖政所頒揭中天而播海隅  
何一非正然竟不能挽思亂之人心者何故豈  
皇上之精微猶有未孚于兆庶者乎臣自去  
秋入朝距今纔七閱月耳目所擊楚則有湖北

天必默回亂庶幾已而誰能本自心以通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百十三

天心者非我 皇上乎臣半年之間所睹朝政  
有不愜于心者非不欲隨事納忠而一則以  
聖主焦勞無容激聒一則以 天心自轉應可  
徐俟然臣係老臣景逼桑榆日月有限倘有懷  
不吐不獲抒此愚蓋則負 國負身死有餘憾  
且不敢效臺省諸臣昌言取 旨以博名高惟  
分款密奏伏乞 皇上矜臣狂悖俯賜 裁察  
庶幾 主心端而民心固民心固而盜寇息用  
以祈 天永命萬年無疆之厝端不外是耳

一日存會推

臣聞堯舜在上禹皋益稷契夔龍等非不真知灼見尸當其官而用之猶必咨岳咨牧邇者擬卜大興及尚書協院文選職方皆傳自聖諭不繇部推皇上憐才如日月位置如公輪然此一開後之人主習以爲常若非聖神天縱未免恣親愛之僻開竊弄之竇其流弊有不可勝道者臣竊謂皇上有所改用仍宜論吏部昭常會推使天下共仰衡鑒之精于上而職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百十四

掌亦不廢于下萬一不當庶便改正匪惟官方有常不驚流俗之耳目且令蒙恩特簡者因廷推而益重其于用人之典不既光乎若乃京堂陞轉舊例原兼內外顧人情重內輕外相沿已久于是言路多涉清卿監司長處藩臬皇上思釐其弊故于監司內徙朝奏夕報言路優遷其難其慎自是裁成妙用但矯枉不宜過甚甚則於法必碍臣謂臺省固夙經簡拔監司亦兼參數歷內外遷轉總宜覈職業以定低昂倘

在官果有缺遺不得借諫林以幸清要若在外久著赫奕毋令嘆磨礪而悲積薪乃若翰銓利道之謫外者舊皆從外徙內遷陞京堂第謫外之故或以建言或以職業郎建言亦有是非職業亦有差等概晉內秩誠爲濫觴宜皇上屢旨嚴飭然才品不同要難例論臣竊謂宜下吏部將現在諸臣大加分別宜部屬者與部屬宜卿寺者與卿寺始足以服人心而又不失朝廷甄叙之意否則牛驥同皂河清難俟亦不勝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百十五

約結之苦此今日銓政之大者銓臣所宜執奏臣不應越俎第以乞去之身冒行其愚仰祈聖明裁察

密請 東宮撫軍南京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臣李邦華爲謹具密  
奏事賊破大原蒙 皇上集臣等召對定大  
計一時嘉謀嘉猷發言盈廷臣年衰智短一籌  
莫助竊窺今日兵車餉匱武備文迷民散若流  
叛降接踵若不速求救急實着勢必萬無一幸  
曾面奏謬請居守 社稷行捍牧圉上策臣全  
特旨獨斷使中外有臂指特角之形而 朝廷  
著守死圖存之效臣當分樞標本另疏披對蒙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百十六

聖諭卽具疏來今敢瀝血控陳但事關軍國  
機密急務不敢昌言取 旨以亂視聽以博名  
高滴淚和墨篝灯手奏仰惟 聖明憐察臣觀  
逆賊亡命乘亂揭竿元豫秦晉處處流毒在前  
當事文武不力養癰貽禍臣去歲入都卽請勅  
畿輔郡縣預備城守秦督當扼關自固毋矜小  
喜浪戰宜遣重臣視師防河不意諸臣仍復泄  
泄遂令三晉崖疆復墮賊鋒此時大原以西已  
成魚爛大原以北勢如破竹向者吾志在戰今

欲自守而不可得矣向者蹂躪止省地今烽火  
且逼 耳泉矣向者禍及止于封疆今禍且切  
于 社稷矣閭外之政漫無所指所持者惟都  
城崇墉耳然問何以守則亦惟是京營軍是視  
夫京營兵驕將玩包馬占役積習牢不可破臣  
昔待臯此中清核頗有實效今去任十五六年  
成法盡壞獎賞必濫一旦有警何以爲策況師  
行糧從而司農懸磬 天子持盃健兒脫巾黎  
首解體卽中樞偵探亦無的據中外禱張鹿馬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百十七

幾易闕前兩屯摧枯拉朽朱門綠戶藏奸窩細  
似此危迫宜乎煩我 皇上之焦思動色也無  
已各省勤 王兵足恃乎不知東南之渙散亦  
有堪痛哭流涕者夫東南所藉以出兵出餉者  
直浙江楚耳而浙郡邑之陷者則有東陽義烏  
江郡邑之陷者則有吉臨袁陽楚郡邑之陷者  
則遍湖北湖南若 孝陵一區爲 大祖弓劍  
所藏國家億萬世相傳之統 神子 聖孫億  
萬禩鍾毓之靈皆啟承于此今荆襄旣陷上游

失險金陵順流患切剝膚凡此等地卽萃彼方  
內之兵力物力守其方內尚恐不足鞭長不及  
西北可知也雖各督撫敵王所愾自當飛騎入  
衛然從來勤王之師路遙而勢渙不有皇  
上親信之人威福惟已者鼓動彈壓于上則玩  
日愒月緩不及事然則爲今之計奈何在皇  
上惟有堅持効死勿去之義方今國勢机枰  
人心危疑皇上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兆  
民父母則當撫兆民爲陵廟主則當衛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百十八

陵廟而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當急檄關  
寧吳三桂提師迎擊可以一勝勝則都城始固  
天子守在四方宜勅總督襄城伯李國禎悉  
簡京營精銳出爲犄角中樞更飛檄直省督撫  
等星馳入授其守城之事則臣等當分任之不  
論朝紳鄉衮大賈舊家盡率廬僅賓客上城壯  
者荷戈老者轉食各竭力致死以固雉堞臣前  
具有城約一疏伏乞卽賜簡發臣當責成廵  
城御史嚴加防禦皇上尤宜下詔臯已痛切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百十九

淋漓瓊林所積盡發餉士卧薪以勵其勤斬  
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援起逆賊之首未  
必不可藁街致也獨慮東南地曠勢遠收拾無  
人萬一腹心旣起孝陵震驚誰執其咎且恐  
賊鋒漸蔓齊魯南北聲息中斷援師雖多疑畏  
不前未免以神京爲孤注此非神聖威靈  
親自提挈策豈萬全臣考先朝成祖皇帝使  
鉞北征仁宗皇帝以東宮監國南都一切內  
治之事悉稟睿裁卒之文皇偉伐愛絕千  
古而仁皇蚤歷艱難洪熙淳化遠邁漢文荷  
歟盛哉今寇氛孔熾疆場潰決群臣不才無能  
爲皇上分宵旰憂者臣見東宮太子天資  
英武玉體端凝儲教已蚤可以經理萬幾矧此  
日四海鼎沸都城疊卵尤宜躬視戎器丕承武  
烈留都定鼎重地二祖兩京竝設貽謀深遠  
臣愚以一東宮速宜倣仁廟東朝時故事  
撫軍陪京懇乞皇上特秉乾斷卽擇吉日啟  
行欽簡親臣大臣忠智威望者數人專勅責其



輔導凡軍國大政一切機宜啟沃謀斷便宜施行毋從中制毋聽旁竊振東南之精神洗虛僞之陋習以併于選將練兵殄寇滅賊之一事如是則國威以奮聲援以通祖靈以安上游以固更可刻期償水陸之飛輓督方州之義師以遏寇虐護神京皇上專精北守不爲豐芑榮念皇太子督援南來過鞏燕雲丕基萬化鐘簷永奠一時弓矢皆靈此真宗社安危所關必不容刻緩者伏乞立賜施行臣行李忠肅公集卷之六百二十

年七十景迫桑榆頃聞逆警恨不俱生中宵輾轉五內欲裂非不能效少年諸臣指天畫地借箸前籌然實見內備外援一無足恃恐諸大言終非實濟不得已而出此迂謀杞娶弘切未忍畢吐惟望聖明睿斷欽命皇太子蚤離國門一日庶援師蚤至一日陵寢鞏固乘輿莫安臣亦且死見二祖列宗于地下可告無辜焉耳臣不識忌諱干冒天威曷勝悚息待命之至謹具奏以聞

密請 二王分封疏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李邦華謹具密奏事項因寇躡山右皇上諭閣臣共集廷議臣有密奏極言西北危迫之狀東南渙散之形謬請皇太子撫軍南京以定宗社大計候旨累日尚未有聞臣憂心如擣莫知所出因思今日兵饑將驕吏竄民逃東南無殊于西北然西北尚有神聖威靈自可彈壓雖則強寇侵削恢復有日乃東地曠勢遙萬一風驚塵起別有意外能不貽皇上以社稷之憂哉昔祖宗考古定制廣建藩封原取維城之義近三四年間所在烽火震驚爲藩封一時奇數然枝弱則幹孤足寒則心傷皇上何可不務蚤計臣見定永二王膺質王立奇穎駿發剪桐之舉卽在國家承平之日已當次第行之矧時艱若茲寧容姑徐惟東南太平寧國等郡未經兵火皆可以興建藩服拱護北闕皇上斷之于心或二王並冊或一王先發擇忠謹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百二十三

老成大臣爲之輔翼則可以繫渙散之人心可以通西北之聲援可以顧瞻祖陵而思報業之艱難可以坐鎮上游而壯江淮之鎖鑰俾皇上得運其神智以蕩賊而殲寇不復索念于岐豐根本之地此殆目前無二之急務臣前日密奏大畧如此今時事益急謹補牘再請伏乞聖明裁察立賜施行臣等勝惶悚待命之至

密請寇警豫防疏

臣邦華年老智短蒙皇上授總西臺一切職分所當爲旣已勉竭駑鈍難逃聖鑒無如國亂寇熾其于社稷封疆之大計非臣職掌所關者臣亦不憚越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奈諸臣如水投石總置高閣郎間有仰煩皇上威靈申飭者亦格不行今事急矣亡羊尚不補牢臨渴猶不掘井臣不知二百數十年之金甌諸臣將何所措置也以臣觀主德臣職朝政邊計可言者多臣前已具疏改絃不敢重瀆天聽茲謹就京師目前之所當計慮者聊摘緊要數款伏乞皇上勅諭諸臣速行力行以蚤救、宗社臣七尺微軀委質之日已許君父勤王赴闕誓不生還自聞逆警五內焚裂左劍右眈視形計壽而一息未絕安忍聽其胥溺剖心納肝不諱尚口伏惟聖明憐察一逆賊渡河畿輔瓦解乘勝長驅勢必不犯之闕不止而我兵驕餉匱武備文迷何所恃以無恐卽

神聖威靈崇墉屹若或可勉支朝夕臣恐賊不得志于我必轉而通寇併力合攻且我叛官叛將騎虎難下教條升木安保無石敬瑭桑維翰其人者願我皇上頒詔舉已激發忠義赦除降叛解散賊黨仍勅各邊鎮關口嚴加防守以保殘疆以鞏神京一賊躡秦晉郡縣風靡門戶既散堂與可危計賊必惧我援兵之集利在速戰勢必晝夜兼程很矢直射天關我所恃止京營驕軍以守則竟成坐困以戰則誰爲後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百二十五

圍者從來能守而後能戰尚祈諸臣毋昧此語耳一宗子維城昭于古訓承平且然況都城壘郭乎臣前密疏請東宮皇太子撫軍南京此在我朝有仁廟舊章可循在宋亦有康王故事可考非非常之原也二王分封剪桐大典尤人耳目近習何所窒碍願皇上獨秉乾斷擇忠誠機警二三大臣爲輔卽日啟行時處其變事難膠柱小忍大謀在此一舉老臣杞慮不忍深言總于無可奈何中爲皇上宗社萬年計耳皇上勿謂臣南人思以此舉自便也臣年踰七十勤王出山口與心誓卽已歸命朝廷七尺遺廬何所復恋旬月以來寄書永訣兒孫惟有共佐我皇上守此效死勿去之義斷不敢復萌偷生苟免之想矣南天重擔卽以委臣臣不敢任也一皇嗣倘果南行事出倉猝難備儀仗而護衛繁嚴萬倍常時南去一路宜速遣重臣沿途駐節防守默爲接應古所謂張浚來路帝去路也庶不貽我皇上倚闕之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百二十六

憂一逆賊狡智純用奸細京師五方襍處更難稽查聞其奸細布滿中外而勛戚中官之家爲尤甚蓋城狐社鼠又能探得官府之陰事火蘊舟敵可爲寒心 皇上宜密諭勛貴動以與國休戚之意令其各自防範覺察而媼相之秉共柄貂珥之典神箱千古覆車同一敗轍况魏闔遺黨實繁有徒急而求之未必用命議者有云用中官守城此不可不慮也阜成城門僅一重單薄可慮 皇上宜自選親信重臣看守密與符約緩急啟閉符到奉行毋得洩漏齟齬以防不測一賊多山陝河南之人京師龍蛇混雜此中實多叵測近日譌言謠謠四布蜂起實是此輩爲崇搖惑人心 臣屢示曉諭鎮定究竟不息激之定生內變 臣密諭巡城御史嚴行保甲覺察防禦法僅能施于面生身卑之人而數年窟穴之大奸未能輕動也若賊警稍息則另有法處此今且寬之令反側于自安耳一 祖宗設立內帑原積有餘之財以供有事之用今軍

興告急司農掣肘士無重賞何由得其死力 社稷杌隤 皇上猶吝此餘物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竊恐卽盡捐內帑尚無及于事也財者與天地相爲消息盈虛素封之家積而不散必有水火盜賊之憂况 天子以四海爲家乎天下大矣未有土宇乂安而 天子患貧者特恐有力者負之而趨耳 臣願 皇上發詔舉已布告臣民不論朝紳鄉衮大賈蓄家分門派疆悉令登陣協力固守盡出內帑以充軍需卽金珠玉寶悉發變價餉士以回 天眷以鼓士氣以固民心亂庶遘已求金豈 天王之事借助群臣所得幾何堂堂 朝廷計窮至此 臣不知其所終矣一運籌指蹤督撫之責衝鋒破敵諸將之事天地生才不數 臣觀一時在朝在籍諸臣真正邊才實難其選如袁繼咸張國維路振飛馮元慶差有方畧力堪禦侮諸將如白廣恩 臣臣稱其可用吳三桂士馬精強速令提師迎賊一戰戰則都城始固急則治標撤寧遠以守關

門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其他諸將亦速令整  
搦應援多張疑兵以牽賊勢一切守城事宜速  
速商確料理夜以繼日猶爲無及奈何泄泄  
宿燕雀處堂若束手以待斃此何爲者至左良  
玉近受破格封爵自當思圖報與疾討賊臣  
料其人決不忍負 皇上決不忍負臣其子夢  
庚年少狠子野心安必無之然黃口不足慮也  
吏可法饒忠膽南壁當專委之南之急固不緩  
于此也應天以實不以文用人行政卽爲所天  
李忠肅公集 卷之六 百二十九

永命更曆改元姑徐徐議之耳 皇上一身  
宗廟社稷臣民所仰繫雖萬幾焦勞然于恹恹  
中要整暇于恒擾中要鎮定于忙亂中要精詳  
于慎重中要機變神速尤祈于宵衣旰食之中  
中自保 鐘簾河山之體臣犬馬戀主發恤弘  
切不禁倦懇手疏密奏淚隨筆注伏惟 皇上  
裁察施行

### 寇警內防切要疏

一巡緝奸細屢奉 明旨但恐行之不善未免  
滋擾今第勤保甲之清懸舉首之賞嚴容隱之  
罰凡人戶造報冊內者不許聽其遷移如必不  
得已許其所向先取該地方收管然後放行至  
于僧舍道院水戶飯店尤宜倍加密緝但不得  
給票顯差則詐騙無可施而地方不受累矣

一京師重地 祖宗朝特徙四方富民以實之  
況今日何日可令空虛乃頃者旬日內外大車  
小輜絡繹而出國門非遠方宦遊卽近畿貴姓  
殊爲可訝此宜明張曉諭以禁止之非奉差赴  
任官員不許望風遣送家眷有放行者坐門各  
官不得辭責

一周城內外五方襟處有同巷不相識而防奸  
不在晝而在夜必每巷編一有力之人不論鄉  
紳宦遊舉監生員富民責令督率本巷之人分  
班夜巡梆鈴無間至于柵欄啟閉并禁夜行防  
火燭奉 旨責在巡軍正可互相爲用御史司

坊當夜出稽察勘情倘幸終事無失定爲優叙  
一昌平之變起于無影風傳搜逐山陝河南兵  
丁之語近日微聞都下亦有此說夫譏察奸細  
謂其原無根據忽來投止奉 旨遷徙亦謂不  
省之人訪拿正法若久寓生理自與土著無異  
何必深求應行出示曉諭以安人心

一訛言風動三至投杼况無知小民一聞耳目  
不經如星象遷徙之事輒藉藉紛紛轉相傳播  
當此擾攘之際尤爲可慮大都此說之倡或係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百三十一  
賊遣奸細或係喜亂浪子故造言以行煽惑相  
應出示嚴禁造者傳者並加重治庶幾訛置可  
息

一坐門各官舊派文武勲戚科道爲數頗衆今  
臣衙門見在御史以一城兩人巡視尚缺其一  
何暇守門而御史職專彈壓實不可少除掌道  
數員盡數差用外其無人者必藉考選仰祈  
俞旨以便遵行

一徃歲寇警百姓皆揭家入城此番寇警皆思

携家出城臣叩其故則謂城內無糧必致饑死  
故特出城就食然臣窺其意尚不止此聚糧  
爲急臣示各城多方勉諭鄉約急圖賑入城  
以爲鎮定人心之一助也有倡先者題請優旌  
以示鼓舞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條議諸款具得緝奸安良之意着城坊各  
官嚴飭力行鄉還不時稽察造訛卽是奸人搜  
逐山陝河南之說搖惑愚民更宜亟爲曉諭考  
李忠肅公集卷之六  
百三十一  
選知道了

文水李忠肅先生集卷之六終

此葉天圖配補

輓詩

哭御史大夫李忠肅先生 劉宗周 山陰念臺

肅肅丰裁亞相寒匡扶九鼎奏鹽酸欲存趙氏

孤何處枉泣公孫淚滿盤燕市賡歌存正氣鹿

崖風景自新安可憐蜀洛推前輩至死猶譏溝

瀆般

哭御史大夫忠肅李公 傳 冠 進賢寄菴

四朝司馬舊威名許國身如一葉輕烏府從容

裁正練文山今古竝忠貞

李忠肅公集

輓詩

哭總憲李先生

劉斯琦 南州奇及

螺川鷺水始生申久負安危社稷身邦政風聞

會聚米臺綱總攬盡埋輪殺身未慰忠君意赴

死如歸扈 主神地下從 龍傳信史握拳噉

齒看嶙峋

又

問天底事竟如何逆走黃河不返波 閣下紛

紛奔鐵馬 官前莽莽指銅駝救時三策據忠

苦勵世諸賢就義多共結蓑弘青草碧千秋有

盡節難磨

又

河山修阻歎飄零昨夜軍書不忍聽斷夢淒淒

每舊友擣心縷縷泣新亭捐軀一日心俱赤生

氣千年史為青載祝忠魂扶鼎祚中興一舉直

犁庭

哭總憲李忠肅先生 劉同升 文忠

先皇耻問蒙塵事總憲臨危疏保邦 太子撫

軍辭北闕 二王分土靖南江奉天盛國日羣

李忠肅公集

輓詩

盜葉護險城豈受降身殉忠言猶未盡血流淮

泗阻吳艤

哭李總憲懋明先生 趙爾圻 依仁門生

天時人事極艱難負却良謨絕命酸 先生絕命詞有負

良謨 李郭無能生祝贊 先生每謂時至今日聖

之謨 李郭無能生祝贊 先生每謂時至今日聖

拜文山護赤肝 死難日哭拜文山先生祠 到得此時身不免

忠魂應謝主恩寬

又

報國勤王堅一出辭家誓旅甚分明雲旗早靜

將軍氣露布兼傳記室名所奉隨先生入主德

從優空貫索上數徵大臣曰公天心欲妬遺

槍支病擬哭秦廷去更恐沉憂未可生

哭李忠肅老師

劉元泌門人

依仁高臥已悲秋取信下同信國遶後爾赤霄

誰遠慮詢茲黃髮祇羣咻雲沉玉冊南天冷塵

網金山北塞愁箕尾龍髯同欽寂空餘汗簡泣

良謀

李忠肅公集

輓詩

三

哭李忠肅老師

周詒門生

惟公識國似枯魚應詔揚舲祇自嘆黃髮

延中能有幾烏紗隊裏實無如死傍帝座魂

銷壯力挽前星計永迂莫將輕比顏見遠皂

試數幾多書

哭李總憲懋翁寄來別筆

孫日宣孫敬

金陵方擬應池東轉盼何期遂大忠總憲岩瞻

儀眾家大師渭望起非熊天河手挽千鈞重地

道日微一柱窮臨難寧辭三尺帛六龍獨馭上

玄宮

其二

玄潭哀我舊王孫水共淵源木共根先我十年

推獨步輸公一着愧同門山窮水盡微奇骨風

急天寒識定跟恨不相從生死路數行別泪灑

乾坤

其三

猶憶石鐘分袂日悲歌慷慨異平時世間死所

原難得國事生愁莫可施不朽孤忠照史冊

李忠肅公集

輓詩

四

無逃大義震蠻夷傳來監國綸如需第一應

頻郵死咨

其四

手把遺書泪轉揮一生忠義此巍巍從容報

主于今易慷慨毅身自古希未嘗前星何地耀

猶憐勁骨甚時歸祇遺詩禮庭常在囑付兒孫

好振衣

簡李忠肅總憲三月書

劉同升文忠

蚤惜封疆負聖明書來三月話平生國亡猶



有忠言在赴義長留身後名春盡子規燕市血

風高白鶴釣臺鳴公諡聖驚山釣魚臺文山把臂垂今

古痛闔皇儲哭帝京

徐巨源郵李聞孫東求撰忠肅公事

方以智桐山客之

國江三世事來托隨前碑驚見先人札難禁往

日悲時封寄老父職死灰初噴噴生活更支離

未敢輕加點應憐後代知

望李忠肅懋明先生墓道 龔鼎孳合肥芝麓

李忠肅公集 輓詩 五

石馬悲風起人言有道阡屢傾虹化日城燼鶴

歸年黃髮永冠古清流板蕩傳淒淒巾幗淚空

灑曉山前

清明日津門同家兄紫涵中丞拜忠肅叔

祖遺祠感賦 姪元鼎 梅公

凜然生氣自千秋共說甘棠此地留海國旌旄

堪繼武天涯書劍愧貽誅斷魂草色行人度幾

涕烟波鳥語愁爲肯音容疑彷彿一杯寒薦古

河流

其二

相將兄弟拜遺祠祖德于今永土思寒食禁烟

無舊火峴山墮淚有殘碑荒城抱水晴沙合老

樹寒花夕照遲世事蒼茫那可問傷心敢令九

原知

其三

會隨閱射古城西壁壘新營甲仗齊此日黃壚

呼斷雁當時白羽走潛蛻菲微柳色縈新綠歷

落潮聲拍舊堤二十餘年成底事鄉關極目野

李忠肅公集 輓詩 六

雲迷

重過先總憲祠

春光餘幾日遊事已茫然重過先祠下仍行古

度前野棠榮落日疏柳澹村烟祇有東流水依

稀似去年

白鷺書院懷李忠肅劉文忠

譚允謙 京口

此席弘開繇宋室御書南渡賜來新重看今日

江邊閣如見當年洛下人信國忠義兩正氣殉

燕死賴二孤臣李忠文死賴劉文忠死賴始信斯地多維繫  
停楫徘徊已浹旬

盤谷謁李忠文公祠三絕

谷中甲第自連綿獨說公能死節堅忠武忠文

相望起後先遙隔已千年公始祖唐西平王晟諡忠武

繇來一決在興亡幽夢誰云事渺茫社稷若存

何怪死惜公不得似錢塘公按浙時夢謁于忠肅廟握其手曰公我

忠肅人也今未有忠肅之功而止有忠肅之死其為悼惜可勝言哉

每言慷慨向明堂此志何嘗旦夕忘今死果然

李忠肅公集輓詩

崑狙豆魂應馨浥酌椒漿聞公嘗慨家世之盛而忠祠無確祀足見

公此志非一日矣

懷總憲李忠文先生于池東乾坤正氣之

堂吳雲山

家有龍章在人留鳳德存甲申三月望還到東

華門

讀畱丹集懷李忠肅先生

吳陳琰錢塘

勝朝當輓季國是紛變更大事將瓦裂袖手徒

觀成矯矯忠肅公純剛百練精歷官建言責切

直皆光明痛哭語不盡折檻以死爭闖賊破渾

關亟請監南京何殊房琯議分鎮賊必平胡為

褒克耳難支大厦傾歸拜文山祠願從皎日盟

書縑作贊詞正氣塞八紘殉身信公側雙忠實

抗衡茂陵求遺書史館撥其英藥石裨廟謨惜

哉不盡行永為後世規詎止先朝型千秋鼎足

峙出師並陳情瘞骨釣魚臺精靈儼然生本

明特遣祭于公諡齊名文孫負才華捧書涕沾

李忠肅公集輓詩

纓乞言題簡端百讀心怦怦興廢一彈指不朽

惟忠誠勉旃光前烈文水留餘清英西仲憂豫章書舍喜晤

先生曾孫一駟出先生留丹集見惠讀之有感因紀以詩兼以志

甲戌十月曉過釣魚臺望李忠肅公墓道

批鱗人不死高卧釣魚臺絕壁含霜氣長松掃

石苔五更江月淡三度峽猿哀楓葉漫山落丹

心想未灰公有留丹集

乙亥七月重經鰲山釣魚臺遙拜李忠肅

公墓作鰲山行

君不見鰲山千仞俯大江橫空紫翠侵蓬隄下  
有嶽崎釣磯立行人於此停吳艘其上荒烟封  
斷碣孤忠生氣竦毛髮人知碧血貫丹心刺有  
青苔埋白骨憶昔天家危急秋禍延黨錮分清  
流東林甘作操刀僧思東林者目北闕羣爲肉  
公爲操刀僧  
食謀由來建白本素志獨行不顧宵人忌埋輪  
是處制狼貪飛檄何難伏狐媚侃侃高言君所  
知時艱李郭胡能爲公常云時至今日雖秀夫  
李郭後生不能有爲  
抱主惟身許杵臼存孤只淚垂都城既破情愈  
李忠肅公集  
輓詩  
九

李忠肅公集

輓詩

九

迫絕筆淋漓灑尺帛轉瞬君臣同日忘傷心巾  
幘何人惜鰲山之趾巨石嶢先生氣節同巖巖  
釣臺九鼎一絲繁華表悲風拂古杉

今刻原  
恭題  
或錄

神道碑

嗚呼昔神宗顯皇帝丕承謨烈久道化成制科  
取士人物滋茂享國三十有二年至萬曆丁辰  
一舉而得二人曰程輔高陽孫公御史大夫吉  
水李公崇禎己巳孫公再出督師收復遼東六  
城以報天子戊寅冬高陽陷公闔門死之又六  
年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事文臣殉難者十有  
二人而空公爲首公諱邦華字孟闇懋明其別  
號也年三十一舉進士授涇縣知縣庚戌行取  
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浙江丁巳坐年例調  
外熹宗卽位起兵備副使分守易州明年入爲  
光祿寺少卿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  
明年召爲兵部右侍郎移疾去削奪爲民先帝  
御極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協理京營戎政遷  
本部尙書在事一年用中肯罷歸公起家爲令  
精疆堅密通曉吏事憤京營積蠹盤互奮欲興  
搔鉤剔報稱任使中人勢要惡其害已蜚謀  
謫煽動宮府上心知其公忠而怵于衆人之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殺之也謀始去公以塞衆心而需後用公  
任事累幸諭旨乃以顯恤廢弛得罷  
責以明不欲去公之徵旨上英臣言  
互爲羣小所脅持惜未有以孝廟任  
事爲上痛言之者也公既去營務益  
廷顧問李邦華徵許多實事嘆息久之  
簡起南京兵部尚書兼督機務踰年丁  
午服除起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幾  
院左都御史公初奉命以真衰真老臣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二

俄聞北兵躡內地奮袂嘆曰此豈臣子辭官  
也爲文以告大江之諸將臺諫子孫而出抵海  
口得後命便宜發餉通寧侯左良玉潰兵上  
聞之大喜益專意委任公年見論職掌事上  
曰久待卿來酌議潰兵事處置得宜東南之  
賴卿無恙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語如家人  
子中官皆屏息遠伏莫敢陟輪傍晚每召對三  
官如堵而立上視歸乎公遣中使視疾賜  
酒米瓜菜視諸輔臣有差蓋上之倚公決矣

是時外侮內訌人主子立軍國之積弊臣下之  
綱習如盤根之不可拔如焚絲之不可治如壞  
屋漏舟之不可擋柱狡獪之株人狙伺于內庸  
惡之閹員猘噬于外勲臣小臣躁妄無藉者沓  
口岐舌依草附木簌弄于中外之交公于上言  
無不盡然心有餘于言甘苦自茹心盡而言不  
獲盡者有之先帝于公言聽無不從然從有餘  
于聽心耳交蹶聽從而心不克從者有之君臣  
之間唇焦口吐涕淚覆面警急擣胸卒亦無可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三

奈何而以一死爲結局國蹙君傷神隳鬼爛殆  
有劫運促數乘除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甲申三  
月賊破潼關上召見羣臣泣數行下公退熏浴  
具疏請下明詔勵臣民死守用成祖朝仁宗皇  
帝監國故事急遣皇太子監國南京越數日又  
請命定永二王分封江南先帝袖公疏跪殿廡  
行且讀且嘆疏藁啣袖袖已覆出紙牘漫漶猶  
不去手密諭閣臣陳演憲臣言是演頗洩其語  
既而羣臣爭疏南遷臺臣爭言詆譭上恚且恨

公二疏并閣不行上與公自此皆只辦一死但  
不言耳三月十二日大同昌平繼陷公亟議登  
埤死守走告內閣閣臣魏藻德故曳踵徐徐出  
漫應曰且姑待公唾之而出明日率諸御史登  
城城瑞拒守者矢石交下慟哭而返十八日賊  
破外城移宿吉安館文信公祠下烹賜家祀信  
公徧餉所知詰朝內城陷奔赴大內闕門堅閉  
不可撼歸館沐浴整衣冠北面再拜三拜信公  
曰邦華鄉邦後學合死國難請從先生于九京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四

矣取白練書贊繫腰間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  
忠孝大節誓死靡渝臨危受命庶無愧吾君恩  
莫報鑒此痴愚縑尾書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之句囑家人謹護總憲印繳還朝  
廷勿汙賊手勿殮吾屍須待得主上下落後席  
正直持束帛繫信公坐楫投繯而絕三月十九  
日辰時也正尸于中堂省目軒舉如生時賊過  
咸咋指呼忠臣忠臣越三日乃殮從梓宮遵還  
囑也昔者有唐開元房琯畫詔而分藩有宋靖

康李綱抗議于決戰公忠謀偉畧不下二公救  
亡圖存綽有成算先帝識路自迷操刀不割却  
國醫而待盡仰毒藥以趣亡遂使次律拱手伯  
紀結舌死賊舒拊膺之慮快假手之謀廟  
社淪胥主臣同盡納肝無救于衛滅藏血何補  
于周危窮塵終古寧不惻乎有餘痛哉公當危  
急存亡之秋建立大計通經權兼戰守深謀遠  
慮不敢以九廟大義六飛重寄輕試一擲密疏  
具在可覆案也公疏畧言臣去年入都卽請勅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五

畿輔郡縣預備城守秦督宜扼關自守固勿輕  
擲浪戰宜遣重臣督師防河諸臣泄泄不省以  
致百二山河河決魚爛都城堵牆一無可恃恃  
京營則刳徹垂盡臣向者勾稽清覈去任十五  
六年盡付流水矣恃援兵則江浙搖動荆襄糜  
爛鞭長不及馬腹矣恃積財則天子持鉢健兒  
晚巾京師無兩月糧矣爲今之計皇上惟有堅  
持効死勿去之意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北  
民主則當守兆民爲陵廟主則當守陵廟周平

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東南曠遠賊鋒漸蔓  
魯南北聲慮中斷神京孤注變起不測窺見東  
宮皇太子天資英武豫教端凝正宜歷試艱難  
躬親戎器請亟倣仁廟故事撫軍陪京即自臨  
遣欽簡親臣大臣忠誠勇智者專勅輔導便宜  
行事刻期憤水陸飛輓集方州義師以鞏燕雲  
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係不容頃刻緩者賊兵  
驕師老急檄開寧吳三桂提師迎擊可以必勝  
勅襄城伯李國禎悉簡京營精銳出爲犄角守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六

城之事臣等力任之皇上下詔罪已悉發內帑  
蓄積以餉戰士勿局縮爲盜守逆賊之首未必  
不可懸葉街也推公之意以爲主上決計固守  
六軍萬騎儼若盤石賊雖狂狡不敢越京城而  
南皇太子可以按轡徐行無道路之警緩則收  
拾東南全局以強幹枝急則覲召燕齊援師以  
捍頭目此誠所謂經權戰守萬全之策也假令  
輕舉妄動倉皇播遷萬乘六宮一離闕庭賊輕  
騎躡我重兵躡我逆戰則不能引退則無及矣

倡于前援絕于後羣臣從騎鳥獸奔竄人主將  
安之乎又令主上行幸太子居守長君其重輕  
車潛遁而以撫軍監國之虛名委東朝于虎口  
雖至愚者不爲而謂先帝肯出此乎公于此籌  
之熟矣請死守所以力杜播遷之謀請監國所  
以全收固守之局又曰皇上勿謂臣南人借此  
自便臣老身許國卽以南事委臣臣必不敢任  
此則灼知定遷無策人圖自便恐有王欽若請  
幸江南陳堯叟請幸蜀之疑而逆折其機牙也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七

陵谷遷移記注燕沒郢書燕說附耳射聲小生  
諛聞胥昧執簡謂公亦唱議南遷以賊臣劫制  
而罷豈不諱哉以先帝之神明不浚維唐室元  
子此畧諸王分鎮之制詞俾公之老謀石畫與  
蜩螗沸羹之徒同類而共置之國家存亡大故  
實係于此今也不知國故不察事端附和南遷  
者徒知援公爲口實而不悉其所以然痛恨誤  
國者但執阻公爲罪狀而未悉其所以不然螽  
蝗醜奮茅鷃狂呼使元臣鉅公之心事晦昧千

古此可爲痛哭者也公生而孝友順祥篤誠明  
允淵偉山立不苟訾笑謂儒者當如范希文做  
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講實學峙實用辦實  
心幹實事時俗方標榜門戶徵逐聲利以爲上  
龍沐猴非所以自樹立視之蔑如也令涇下車  
未幾閭里銖兩之奸皆通知之不事芒刃漸摩  
教化替筆舞文之俗犁然一變集父老詢問風  
俗家產貧富給筆扎籍記戊申歲大役勸貸賑  
濟按籍差次斗石圭撮若算勾股全活者六萬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八

人立社倉濬水利清劇盜戢亡命至今奉爲絜  
令在西臺風裁凜然所條上皆軍國大事所排  
筆皆城社巨奸危詞苦口庠切政府首輔福清  
葉公下朝房秉燭照公面曰不知李懋明着眼  
何似敢言乃爾福王之國有日請給養贍田土  
務足四萬頃而後行戶部戶科喋不敢言公曰  
若是則之國無日矣乃手草疏數千言爭之甚  
力刑部郎沈應奎老人負直節持公疏詣福清  
西臺有人東閣可默默而已乎福清乃上疏極

言貴妃兄國泰奏繼入事得寢福王遂以甲寅  
三月就國福清所以能轉移聖聽奠安儲位者  
實借助于外庭公當其衝應奎贊其決也兩湖  
地繁政劇採訪利病分六曹爲六審某利當舉  
某害當革條分件繫每按部舉而措之有餘地  
焉謂巡方以察吏爲要察吏以獎廉懲貪爲要  
直指供億有贓罰公費二項贓罰坐派郡邑公  
費取盈協濟公歎曰繡衣使者表率百城可以  
身爲谿壑乎亟下檄蠲除屬吏凜然負霜不待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九

望風解印綬矣歲當慮囚積案填委夜闌炳燭  
亭疑閱實運筆如風干反者百餘條老文法吏  
莫敢出入一字廷謝之曰獄囚盈庭舊使者省  
覽累日爲手版以記事公獨不用攜冊坐輿中  
流觀聞記數百人以次決遣姓名訟牒不遺毫  
髮吏民大驚以爲神其鎮天津也兵出東方節  
下空虛蒞任方一日妖賊陷景州公飛騎檄東  
師返師覺賊于前復選部曲千人潛師躡賊後  
各戒以道里時日分道趨賊而不使相聞比合

戰兩軍各至信地背賊兵而夾攻之賊惶惑不知所爲遂大敗俘斬四千有奇一戰克景武再戰克鄒滕蓮妖殲焉是役也公不用大舉而用鵬勦以爲大舉則徵兵轉餉情形張皇賊鳥舉獸駭以老弱遣我而走險以老我賊未可盡也彼戰我東師已出我仍以東師蹙之所以伐其謀而奪其氣也分遣我師各戰其地而不使相聞使之人自爲戰各出死力于兵法爲與之絕地也旣而真督撫攘其功得金吾世職公進俸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十

一級蓋當時疆事類若此朝鮮援兵潰還索餉呼囂洶洶公方以恩信結邊士心乃呼其將而數之曰鮮軍例支餉廣寧廣寧失支餉山海如縱潰兵棄信地而索餉于我欲何爲乎念此軍嚴冬渡海裂膚墮指暴露良苦給汝餉百不再行糧道措處汝率先庠廩出汛爲汝寬一面之網不然立斬汝矣逃將搏額流血八百人感泣歸伍謹聲如雷遣人皆踴躍思効命矣遼瀋新陷風鶴震驚行間言東征輒譁公下令樹出關

討賊幟願者立幟下否則去令初下蓋僅有存者久之軍中相語有不立幟下者不爲李公幟下兒卽不得爲人乃爭立幟下是相錯矣議建營壘部署胥徒走卒躬先奮錡介冑之士負土僦功營房千二百間馬廐五百翼如告成窳糧山積設軍市以資貿易復貨庫以峙食貨軍民襍處技擊走集束伍練胆之法一用戚將軍新書從事選鋒六千人輕車二千輜部五分明駕乘修備高陽公閱邊至津嘆曰嗟乎令九邊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十一

胥若是何憂戎馬哉京營舊例軍操于營糧支于衛管軍者不覈糧司糧者不點軍盡奔稽竄穴其中因緣爲奸利公定爲經制照現在軍數人給印票該後造冊挂號然後赴倉開倉計部按冊驗票然後給米票不符冊卽僞票卽浮于票卽僞冊濫支者法無赦太倉題稱京營歲給米一百六十六萬磨勘兩月清出虛冒歲計二十四萬有奇以遠度支祖制設三備兵營招集精銳補老羸之關市兒惡子遊閑皆從軍



中人貴戚乾沒盤食有糧無人有籍無伍公既  
汰虛覈實增實軍四千餘人飽馬四百匹軍  
爲一隊歸併各營馬兌給選鋒以供騎操歲省  
縣官廩費糧米數萬已巳冬北兵入畿輔衝寒  
出郊相視營盤分地樹壘金鼓相望都門恃以  
無恐遵化告陷羣臣偷懦憚事爭言列營城外  
非便公曰臣職治兵知有進不知有退樓城避  
敵損威示弱堂堂天朝不應出此宜列營城外  
無動速調勤王兵以張聲勢彼瞰我有備將懼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十三

而引去所謂先聲而後實也上眩于羣言乃撤  
營兵逼國門偵探斷絕始大悔傳旨如公初議  
然竟不能排衆咄以留公可嘆也南參贊楊初  
叢挫公首定營制併多設之營以省糧糈不急  
之官以節費安民詰戎治兵論將王約二臺次  
第修舉以其間巡行江北度浦口絕地和抵和  
州徑梁山陟采石旬日走四千里畫覽形勝夜  
命畫史防禦機宜分五疏進呈繪圖列屏師古  
人聚米畫地之意使人主周知祖宗興王舊地

山川阨塞其用意違矣詳察水陸形勢備述阨  
要謂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請于滁和全椒墾田  
數千畝聚衆數千人且屯且練以固門戶守下  
流不如守上江請于池陽之間開府采石置哨  
太平舟車兼制以固咽喉又謂徐州居四方通  
均水陸交會宜宿重兵設總督一旦有事片檄  
徵調北邊敵西阨寇中莫陵京此天下萬全大  
局也疏下兵部司馬舌吐不敢覆公亦用外艱  
解去公服官中外歷四十年資望深崇委寄殷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十三

重周翔前却在用與不用之間晚而秉大憲徵  
主知不以時危遷移少自假易整葺綱嚴考察  
雙簾拒門凜然如承平時俄而天崩地拆卒不  
獲竟其用而達權應變功見言信指麾談笑弭  
東南焚突之禍則莫如湖口之役左兵之潰而  
東也鰲鱣隱天軍聲殷地留都士民一夕數徙  
文武大吏相顧無人色公浩嘆曰海內借東南  
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裂抽身局外袖手  
而去乎乃停舟草檄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

大臣一生忠孝討逆勤王義旅雲集仰望貴鎮  
與我同讎共掃腥穢以成偉伐頃傳麾下全軍  
南潰所過殺掠江流中斷陵京震驚何輕易舉  
動乎此以列聖英靈皇上神武羣醜游魂稽  
膏斧不遠貴鎮不以此時枕戈礪劍與我討賊  
乃甘自菲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爾  
文武足高喙長倘不諒貴鎮心跡飛章上  
貴鎮其何辭以對十五國豈無豪傑人各有  
鎮及麾下將領安保無從中觀變者舉事一不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十四

當辱身東面汚青史爲千古笑端智者所不出  
也貴鎮宜即日嚴戢兵丁通江路振舵同船  
尅期進發無使事情誤本部院設法措處  
勿過安寧事以實流言本部院總力可竭  
爲朝廷除此一事爲貴鎮濟此飢軍其聽聽  
言急圖桑榆後效否則義旗咫尺將不得與貴  
鎮以玉帛相見矣良玉捧檄心折又用其類  
李猶龍胡以寧輩開陳禍福曉暢心事皇上  
明聖武村靜頗牧當力爲保全功名盡釋中

箱篋之疑得專元侯弓矢之賜良王大喜過望  
飛騎貽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糧軍  
心遂大定運艘商舶銜尾安流謹聲喧闐涕江  
水南都始解嚴越翌日公具威儀入其營良王  
悚首韞袴提刀揖矢俯立迓鵠首公禮辭引見  
原師弟子禮良王請公坐樓船大閱士馬公慰  
勞諸將詢問部曲姓名宣諭軍中矢忠義殺賊  
拾取富貴一軍皆骨騰肉飛願爲公死良王爲  
公令于軍斬淫殺者四人以徇釋被擄男婦四  
千餘人還漕鹽船五百餘號歸分牽衣號慟誓  
以餘生效頂踵公還師入江事奏請爲國  
本營一名將耳公以爲統漕艘之司當過  
連之地官無錫之知事無其公之節而  
出疆之無推其意者公忠誠至公之節  
出條旋在手其意者公忠誠至公之節  
回浪轉之元卷令先帝當危急時擺落羣小  
國成委公則庶幾病危可救弱症可起奉天之  
國可解靈武之功可奏竊嘗謂公之死國有異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十五

于羣公者爲其以乘輿死以震器死以三百年  
祖宗鐘簋死而不但以身一節死也嗚呼痛  
哉公父比部公與母周夫人食貧鳩德公童孩  
喪母執喪有聞萬曆癸卯與比部同舉于鄉布  
衣徒步父子自相鏃礪都人士咸敬之江西有  
二儒者曰鄒忠介公元標曾恭端公同亨鄒公  
識公于諸生最以萬物一體之學既登第謁會  
公南太宰署中會公明燈促席極論古今典章  
吏治人才世運曰吾老矣一腔報國微忱舉付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六

吾子公學術原委得之二公爲多爲言官主于  
分別邪正破除朋黨極論萬曆執政背公營私  
忝鈔授受徐兆魁王紹徽湯賓尹等鑽穴禁近  
蠹賊國論郭正域鄒元標顧憲成等骨鯁孤忠  
削跡朝著清議日輕黨禁日密老成日謝天地  
閉塞非國家之福也言路初闢章滿公車公所  
彈劾勞肌分理洞見癥結黨人尤畏而嫉之丁  
巳之察井及比部公天啓中入爲少司馬逆奄  
肆毒大獄煩興高陽公將行邊入覲面奏才末

奄矯旨拒不令入魏廣微唱言朝堂高陽與晉  
陽之甲李懋明召之來耳公亟移疾請去而削  
奪隨之矣前後罷免家居垂二十年比部公老  
無恙讀書譚道篝燈布席依然兩書生公是以  
益邃于學又以其間網羅典故討論時政以儲  
匡時經世之學腹笥心兵橫縱肆應蓋多自閒  
居得之邇公之大節終始有三著焉一曰端禮  
刊碑蘊義生風白首一節則以黨論終始開拓  
心胸補苴倫紀不聚生徒不矜著作矧以學問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七

終始盤錯橫身艱難致命以熱血灑宗社以丹  
誠答知遇則以忠君報國終始以精衛一心不  
愧屋漏爲立身之根抵以正直忠厚保養元氣  
爲用世之禎符雖其寒冰栗玉纖塵不染而友  
朋之急難善類之陷危無所不極其救援褰裳  
濡足有不恤也雖其精金利劍腐肉必決而殘  
邊之選卒失路之旅人無所不用其矜全噢咻  
濡沫有不啻也晚年家居修講堂定教條立宗  
視恤繇役秀眷子矜莫不觀禮誦法團練鄉兵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十八

保護井邑笳鼓譟亮肅如軍中九連寇餘慶言  
騷然風聲雷動匿跡遁去生平誦法孔子刊落  
雜學嘗語學者三世諸佛云是血性男子果能  
泰透上乘空諸萬有死生不二與周孔何異儒  
者一念不謹持印墮苦海何云天堂地獄哉又  
曰正氣者士之興也來則乘之去不捨焉臨危  
末命凝眸整暇易簪結纓正其勒辯學問時耳  
乘輿來去公既了然自知復何憾哉公先世唐  
西平忠武王晟之後西平第十子憲觀察江西  
李忠肅公集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十九

京師賜額旌忠十一月二十四日葬仁壽鄉鰲  
山釣魚臺之諭坐娶一品夫人周氏副室郭氏  
方氏子六人長士開次士國士開以殉士國死  
于水奉旨建坊旌表副室宋氏生子長世亦以  
苦節表門次士亨士齊士京士壹孫男九人長  
世以嫡長承世廕次長榮長清長祚長發長顯  
長垣長惠俱士亨出長元士齊出長世長子發  
會應世襲錦衣衛千戶公諡長世採集行事  
撰次爲泣而言曰隨遣之碑銘有與吾祖游而  
載史筆者誰乎謀于諸父渡江來請者至再諫  
益辱公末契踰壯迄壯爲文晤對竿牘往來師  
友篤論家兒絮語惟是憐才憂國語不及私癸  
未北上要語廣陵爲之艱危執手潸然流涕獨  
曰左寧南名將也東南有警元富與共事我有  
成言于彼矣篋中自字書願授余曰所以識也  
入都復郵書曰天下事不可爲矣東南根本地  
兄當努力寧南必不負我勿失此人也偷生假  
年移日視息愛我知我辜負良友傷心尅骨有

餘痛焉徬徨執筆老淚漬紙而不忍終辭者以爲比及未死效隻字于青簡庶可以自解于枯竹朽骨也洪惟萬曆以來高陽與公當竝爲宗臣配食清廟有其舉之工歌之頌曷可以已庸假繫牲之石再拜而刻詩曰維嶽降神光氣熊熊篤生偉人殿我家邦暨我高陽如龍如虎使鉞視師而有文武遵承六城復我故初崇關擊析神都屹如公如鳳麟不搏不驚齋其躬心以救殄瘁國有大故我肩我搢國有大疑我則

李忠肅公集

神道碑

二十

解鵬楚師橫潰亂流而東公手撫摩如擾兒童羣矣碩儒褒衣大冠召雲致雨試手沛然堂堂高陽與公相望大厦兩楹去一則崩三方穴位九嬰刺天捐生殉節與國後先天門誅蕩爰策其馬元氣磅礴來歸帝所帝錫汝命彤弓素纓刑天相柳莫我敢承星戈照日雲罕從風同車報命二祖列宗乃考新宮乃配清廟于豆于登工祝致告孝孫在位庸鼓有數神之至止入戶歎息舊史明見作爲頌詩後千百年尙右嚮之

墓表

丹陽黃世壽撰

三水縣河東之鰲山有丘隆然是明故都御史殉國李忠文公埋玉處也公自名御史累官大司馬歷南北臺長甲申三月十九京師陷思宗殉社稷公肅衣冠北面拜且泣取白練書詩贊年月投環以殉猶戒家人曰不得吾君消息勿吾櫛吁公真授命還志完節絕忠並壯河山爭光日月矣卹贈祭葬易名之典並如例尤予金吾世廕朝廷報忠庶幾於公無憾焉

李忠肅公集

墓表

一

壽回憶三十年前志行相勗各業交勉不意天傾日隕系離荆棘乃身罹之公卽以忠見豈公所願哉公諱邦華字孟閣別號懋明舉萬曆癸卯江西第七人甲辰聯第試拜涇令茹茶飲水大事斧決小事理解隨以治行異等徵拜山東道御史甄別賢奸糾彈權貴銖冠霜肅白簡星燦巡大倉嚴剔庾蠹待命三載足不及一宰執之門巡方兩浙澄清吏治懲墨獎廉至以身先諸屬有饒一縑一蔬者以奔競論盡除貶罰公

其興利若饑渴去大奸宿慙若蝮螫腕字單  
赤若哺乳嬰因革損益數世永賴至今人誦之  
織璫殉疏請停遣後機戶黃保呂貴復蒞事公  
拜疏發奸黨巨蠹交通狀援宋王旦拒劉承珪  
事責脩政府竟移疾歸丁巳柄人借考功法中  
諸名賢公與焉而公畧無係侘日惟講究正學  
深窮寔變知希自貴庚申辛酉間 光宗 熹  
宗繼統臺省交章薦起公分守萊州旋改兵脩  
登州又改易州在道遷光祿少卿因時事孔棘

李忠肅公集

墓表

二

舉朝推公方畧擢巡撫天津至津甫一日景州  
賊發公捲甲疾趨出不意攻之克景武復鄒滕  
斬四千有奇是役也有攘其功者僅晉倖一級  
後乃叨精鏐蟒繡文綺之賜乘障一載蒐乘簡  
卒悉成桓桓行則魚鴈止則鶴鶴變化則風雲  
威望霆赫不敢西窺中朝倚爲長城甲子晉樞  
貳值 皇儲誕生 覃恩給三代誥廕長子未  
幾璫禍興公羽翼衆正備極心力不可殫述會  
高陽孫公自闕門來將面陳兵食大計南樂相

忌之造飛語撼高陽因連及公公卽拜疏歸養  
不一月爲張訥疏糾閑任不踰時復爲倪文煥  
疏糾東林巨魁致削奪且毀公講學書院公義  
命自安而已丁卯 先帝御極復公官起工部  
侍郎總督河道隨改戎政協理抵都力以清寧  
蠹爲已任凡補伍軍嚴簡拔清占役練器械事  
事力行綽有成效蒙 先帝注倚有卿任事忠  
篤才品俱優之旨復以清沃占冒又屢奉既覲  
戎伍兼裕國儲任事苦心朕自鑒知等語然自

李忠肅公集

墓表

三

曹子不利于失兵固已家戶卿之矣會已巳  
逼城下公身蒙霜雪冒矢石區畫拮据 鋒再  
摧而襄城伯李素慧公乘隙布流言公請罷  
先帝慰留至再至于覽公疏墮淚然不勝咻者  
之衆忽一日竟奉 旨閑住公歸二年 先帝  
猶拊髀思公時形清問海內亦視公出處爲安  
危已卯陪推南樞得特簡公念太公文源先生  
春秋高不欲行三疏辭不獲太公亦不可顧以  
九十老人率公而南及蒞南樞修明戎務力

陵園事事振舉時方歲饑請復飯堂舊制民存活者衆以丁太公艱歸服闋起南都察院忽傳賊入內地公曰君父宵旰臣子寒食時第臺長無兵權請督東南援兵入衛復請檄直省撫按大舉義旅以清沃孽罄捐千金募勇士北發爲文祀江祀社并告墓以行遂乃提挈大帥無貳爾心抵湖口改左都御史至京先帝有久望卿來酌議之語公申舉風憲舊章謂安民務在懲貪懲貪先自釐弊始規切時政針針

李忠肅公集

墓表

四

見血上多嘉納見幅員日蹙國步愈艱屢爲謀國者借箸而讜議多格不行每奏對歸署輒痛哭哽咽一日先帝集廷臣諮大計公力言西北危急東南渙散狀請先帝居守東宮撫軍南京二王及時剪桐先帝得疏遠殿行手之不釋懷而入又出諸袖把玩至再曰憲臣說的是竟爲訛附者召人言致悞大計而京師失守矣痛哉公自按浙知無不爲爲無不果威明幹濟之譽同異皆孚琴鶴隨聽清風肅肅

撫軍津海五日開府卽殲巨獫軍紀整嚴壁壘一新如韓稚圭之經畧秦鳳范希文之經畧環慶其胆識甲兵真猶抽獨繭之絲而挹潮汐之地數年後余承乏其地按行遺營繡閣故牒猶以生平雖於公親厚未能悉公蘊蓄多奇如是至清汰禁旅府怨不辭防禦南畿積弱立振此皆功名在人耳目者而學問淵粹入室于鄒南阜先生身體師傳精研密証葺白鷺書院捐田租以餽學徒嘗講學其中從者日衆粹修依仁

李忠肅公集

墓表

五

而養益邃用益圓造次顛沛不離于是生死關頭勘破久矣公之言曰所可恃者只有此學一息不續追悔胡及讀之悚然若夫建祠收族善承文源先生之志而居里尤切切以民瘼爲念凡甦運軍郵馬戶嚴保障公皆有議見之施行鄉人德之尸祝麇集南樞則建議守江東不如亭江北守下流不如事上流欲于滁和全椒之間且屯且練以固門戶開府采石置哨太平舟車兼制以固咽喉而徐州居四方之中宜宿重

兵以北過 南護 陵東西盪寇呼吸相屬皆  
闕天下之大計惜乎 先帝雖知公而用公已  
晚公雖觸事盡力胸懷畢吐而亦不能竟其用  
但抱此一段孤憤從 先帝于九天結爲精英  
與日月星雲同千古不散耳余自爲民部感憤  
時事有所論列公拜御史首疏建白卽謬採余  
言自是定交燕邸未幾皆以黨禍不容于時已  
復同罹璫禍戊辰再入都握手道故已如再世  
不謂出處多垂公又家食數年乃出再出僅數  
月而國事遂不可支至以身殉豈公志哉吾  
君吾友茫茫碧落報顏後死有淚空揮公冢孫  
長世才且賢能讀公書所爲述公行核而旨余  
不能悉謹次其大者七尺豐碑樹之墓傍昭示  
來茲使凡過其地者咸矜式下拜焉曰此古勲  
德忠臣李忠文公墓也於以激發後世忠君報  
國之志仗節死義之氣有不油然而生者耶表  
者爲誰丹陽友弟古大司徒賀世壽也

李忠肅公集

墓誌

六

墓誌銘

修撰劉同升撰

崇禎甲申 先帝御極十有七年李忠文公殉  
國家之難與 上崩之日同嗚呼慟哉舊史  
同升哭我 先帝復哭忠文起義不就吐血而  
返恨不卽從公地下何忍執筆爲公記行事家  
孫長世奉諸父之命以狀來請曰先公之死忠  
也長世不得視含殮旅櫬旣葬何心人世繁  
國家實錄將取諸子孫而徵實焉公史職也其  
爲銘墓中之石且予父之死孝也公實傳之長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世不忍忘予聞而哽咽又何忍以不文辭於是  
次第家傳記其大者用備 國史采故實附公  
不朽予讀公撫軍桐封之疏流涕而太息也令  
公之議行 先帝龍髯雖不可攀而一綫之脈  
猶得與河山並存嗟乎公旣爲程嬰矣公孫杵  
臼之託又何人焉公之身有死 社稷之名公  
之言有存 社稷之功予是以思 皇嗣而哭  
公尤哀也乃序而銘之公諱邦華字孟闇吉水  
人其先世居隴右忠武王晟之裔也一傳江西



觀察使憲封隴西郡公再傳袁州刺史游封宜  
春郡侯七傳唐公爲谷村之始祖逮宋有允方  
者爲德化簿尉允方生玉華玉華生近仁近仁  
生桂桂生京京生吉吉生威九試棘閣弗偶威  
生贈太保貴爵蚤世遺子秀贈尚書太保娶周  
氏贈夫人事節母以孝聞子比部公廷諫有廉  
惠聲是爲公考封尚書贈太保母周氏累贈夫  
人公生而蚤慧倣儻有大志長身山立目光注  
射慷慨談天下事英風磊落望而知爲偉人每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二

讀史至諸葛孔明顏常山韓穉圭李伯紀文信  
國掩卷流涕危坐獨思若有志于其間者天性  
至孝少居母喪如成人禮封公家貧公身督農  
事手一編咿唔烈日中及周夫人來歸修內政  
公卽從封公什九在外襁被共之鷄鳴蹴起談  
說古今以及成名唯受家先生之學甲午試冠  
其偶鄒忠介先生器之執贄稱高弟子庚子副  
榜癸卯同封公舉鄉試第七甲辰成進士知涇  
縣事考滿予父母勅改山東道御史巡按浙江

京察起萊州分守改登州兵備復改易州擢光  
祿寺少卿晉天津巡撫召爲兵部右侍郎覃  
恩予三代誥官其一子削奪起工部左侍郎  
總督河道改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晉本部尚  
書皇子誕生予三代誥官其一子閑住起  
南京兵部尚書守制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改左都御史公敏練習吏事明于決獄爲令循  
良壹以教化先之涇士相率禮讓訟爲衰止居  
身儉約不取市廛邑距宣旌太青石南之間大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三

盜竊發往往豪族爲逋逃藪公蹤跡得其渠魁  
崔苻遂靖時中使四出亡賴少年私鑄射利急  
則亡命爲閹用公嚴禁之邑田下凶荒無策立  
視槁死公倣常平社倉勸民輸粟戊申歲儉出  
社穀賑貧民所全活無算易其餘粟買社田垂  
永利暇日進諸生談藝登賢書者倍于往歲捐  
俸買田以食貧士邑人生祠祀公考選候命  
政府無私謁寄書封公曰有生佩勿欺之訓拜  
命作掛冠之想當是時元良未建福藩假

贈祿緩錫珪計搖 國本中外危疑公疏引

祖宗分封大典力爭之并參戚畹鄭國泰盜弄  
威福煬蔽聰明雖幾得禍然 福藩卒就國端  
文顧公講學東林名高士附以申救李三才爲  
考功郎疏訐公謂淮撫瑕瑜不掩人所共知坐  
以大逆不道豈爲公論東林風節道德聞于朝  
野所言非大謬何至輕詆若此且改道學興黨  
錮排清議非盛世事人稱公風裁不待見其鳴  
躍矣壬子冬 命下初入班行卽上邪正久淆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四

之疏指斥執政長洲太倉四明而下及依附諸  
流如徐兆魁王紹徽湯賓尹輩侃侃論列直聲  
大震葉文忠公嘗于朝房舉炬見公曰素不識  
李御史何如人今諦視之敢忘絃韋耶公所稱  
譽則鄒忠介顧端文郭文毅及諸正人未列啓  
事者爲政府規故福清云然臺中奏議多關繫  
大政盛傳海內癸丑廵方省觀乃行其未入境  
採訪風俗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冊察其利弊以  
次行罷首課吏治上廉能詢官評于監司長吏

卽以爲監司長吏之官評而殿最之故事濟邊

公費取之贖鍰不足則預徵郡縣以應而兩造  
未質于公庭也公曰非所以訓廉悉除之交知  
往來不以幣帛爲禮敕所屬吏無謝薦餽遺以  
奔競論案牘盈几簡閱如流多所平反恒以節  
義風勸檄郡縣祭方正學王文成于忠肅諸先  
生聘禮其後賢歲大旱三疏請賑不報與中丞  
劉公悉索公費買穀備賑然後疏聞乙卯賓興  
疏請加額五人中涓織造最爲病民疏請停遣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五

而以賢能有司領其事不報事竣以病請丁巳  
忌者中以考功法父子俱調外庚申 神宗  
光宗鼎湖再泣 熹宗卽位臺省惠公輩交章  
薦公鄒忠介亦以赤心壯猷疏請大用壬戌春  
廣寧陷 命廷臣舉經畧首及公名比至上谷  
方應 內召已推公出鎮矣妖寇充斥繇中州  
達津門景州告急時方東征天津調發精銳公  
乃馳檄令其返旆部署益千人賊倉皇不知我  
軍多寡遂以奇勝復景武鄒滕晉倖一級東江

兵潰安置逃卒八百給餉無譁疏聞 上獎諭  
復請募兵以固重鎮爲輕車二千輛以禦 騎  
建營房一千二百間馬廐五百間又設軍市貿  
易不令輒離營伍遠商復業民乃安堵旬三閱  
視陸兵裁滿六千人然皆習戰陳閑紀律節省  
公費以佐軍興邊地冬寒親歷海上覽要害修  
墩戍從者輟庖公不爲疲明年春 熹宗念邊  
鎮發內帑勞軍賜公蟒衣白金又叙平妖功晉  
俸二級再賜金幣聞 命佐樞疾馳歸省至彭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六

何獨非人哉次日御史李蕃疏果如南樂指公  
疏乞養逆璫矯 旨允其去逾月復因言者罷  
公官明年閹黨倪文煥疏論妄詆禍幾不測兩  
歲之間提騎數遣士大夫之死慘不忍聞公子  
士開憂形于色公慰之曰人生草頭露所不死  
者惟忠惟孝勿憂也公子攜弟試弟溺殉之公  
忍淚慰老親曰此豈章惇爲之哉天也 熹廟  
晏駕 先帝聰明神武崔魏之黨盡殲戊辰改  
元虛懷聽納章疏朝上夕下欲成中興之業識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七

者有有君無臣之歎 上好學大臣備顧問僅  
同卧閣漸用模稜甚負 上所望是歲夏公以  
言路薦起疏辭不允亡何 警起公入都益思  
有所建明而長山以增減勅書得罪繇是 上  
不信大臣枚卜廷計玄黃復戰 上亦激而有  
用中官之意矣公慨然曰元祐紹聖之事其兆  
已見吾待掛冠神武耳是冬南郊公代總督行  
事旗幟一新京營自于忠肅而後其法盡壞老  
弱與空籍半之誅鞫不知步伐而正戎政者數

臣子弟也不嫻韜畧但循故事兩操更嘗相蒙  
又倚中官相援佐理同功可幸無罪京師失居  
重馭輕之勢一旦有警勤王兵遠卒不可恃無  
救喪亡公知其敝極先疏陳艱難狀徐及任將  
馭軍清蠹諸事有幹濟素優許觀新猷之 旨  
遂移東偏治旅省成襄城見爲不便數構諸兵  
將公亦爲之掣肘已已叙郊雍庖從勞晉正卿  
疏陳三大蠹曰戕營曰耗餉曰空伍又疏歸養  
上以公任事忠篤振飭方新不允所請適大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八

倉題稱京營歲費米一百六十六萬公早夜思  
惟歲計虛冒二十四萬三備兵營歲久空籍公  
疏清汰于是勲戚中貴恐失所冒糧募人補伍  
增勝軍四千人分屬簡閱又清所冒馬四百給  
選鋒以資騎操已復陳情奉 旨卿董飭營務  
宣力公家卿父正宜教忠豈得以省覲爲幸  
入內地遵化報陷 召對大臣爭言城外列營  
非便 上問公者三公對臣職在治兵知有進  
不知有退櫻城固守此萬不得已之策堂堂天

朝未可示弱臣以爲城外列營便然 上惑于

朝議竟撤營訛言成青公復具疏 上諭以便

宜行事奸細就東市不必請旨公自度立法嚴

襄城故用始息市恩恐怵以殺戮而給軍士曰

協理之志也乃因獨奏請 上重其權于總臣

臣無敢專殺 上曰卿公忠體國人情悅服如

旨行可也公又對曰臣事 皇上敢有不忠然

口衆我寡雖 皇上能諒臣臣不得不自疑

上曰京師人情不齊怨自不能免然勲貴重臣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九

廟堂倚爲休戚與其未嘗一語責切久之其

間得行忽以 中旨罷公及 遍都門偵探幾

絕 上始大悔如前議列營近郊公辭朝言更

張之難恐後來者隳心任事疏畧云臣考 國

朝二百餘年清核之事不自臣始先臣兵部尚

書劉大夏受知 孝廟曾一行之飛語傳于宮

門身幾不免 肅皇登極大學士楊廷和擬詔

汰革京軍晨起趨朝有露刃而邀于路者二臣

時際承平調劑窮于無述况臣今逢搶攘計將

安施然二臣體國之忠固能見諒于 先廟而  
徵臣苦心之概亦嘗夙洞于 聖明 上優容  
之比出都門璫以舊憾嗾軍民奪公行李罵曰  
若復能清核否臺省疏自公寬今總憲念臺劉  
公時爲諫官言之益力然悉置弗問也辛未夏  
上召見閣臣念公舊勞閣臣言公力任事能  
爲 朝廷節省 上曰然于是公里居十年矣  
封公健飯承顏膝下仲弟司理而下四人終身  
無間言約束僕隸家範最嚴運軍邑馬議甦其  
困咸尸祝之壬申九連山寇蹂躪虔吉訓練鄉  
兵立營防禦丙子湖南盜起攻犯吉屬請兵醴  
餉豫爲城守之策郡有白鷺書院捐田若干爲  
九邑大比試牘之需郡城闢館顏曰依仁四方  
來學敷析名理令人暢懷而去已卯留京叅贊  
公以陪推 特簡疏陳親年近九十疏辭不允  
封公故南曹郎樂其風土奉以就養南都法令  
久弛大司馬擁虛名傳舍視之耳公至卽議守  
江具疏以請守江東不如守江北臣請于滁和

全椒之間墾田數成聚衆一旅日屯且練以固  
門戶守下流不如守上江臣請于池陽之間開  
府采石置哨太平舟車兼制以固咽喉又請徐  
州設總督宿重兵遏 蕩寇選將練訓以爲  
神京應援疏上未覆亡何封公西還連疏乞養  
褒諭益切有神宮監張其蘊所行多不法公  
裁之又欲收營兵于 陵園公疏糾得 請正  
其蘊典刑比歲凶米貴公出家橐運稻以倡積  
貯上流招商遏糴有禁請復 祖制飯堂之舊  
設粥給米以活道殣又清草場若干墾田佐軍  
需尋以封公訃奔喪疏請 賜祭塋喪事如禮  
建宗祠修譜竭力成之服闋詔詔起公聞 薄  
都城南及淮泗乃督援兵入衛請專 敕直省  
巡撫起義又自損貲募勇士繕兵器爲文祀江  
告先塋慷慨叱馭癸未春予亦應 召舟次南  
浦京師戒嚴趣公車士會試宜避分較公過予  
舟中爲言行人入蜀嗟嗟久之曰未敢爲公勸  
駕也已聞改北疏辭奉 旨卿清端夙著總憲

重任特茲簡畀不必遜辭又覽奏聞警趨任兼  
請入衛具徵忠憤着遵新命受事不必督援入  
都 召對職掌事踞奏久 上數詔起公因感  
欺玩成習屢疏言事 上稱公靖共素志風紀  
重地特茲振肅故事復命未嘗署下考公獨執  
法疏請不時糾劾罷二人官又疏巡方大政凡  
舉薦屬官必以廉惠為主端方有學術知兵有  
方畧理財有心計各爲一類試而不効罪及舉  
主又瘴惡之權不宜倒置法能加于豪強其風  
平忠肅公集 卷之十二  
采可重也何用訪及細民乃與御史約如有簞  
盞不修聽御史糾之御史引裾圻檻豈不甚善  
或偏激無當持議未平請規正之亦如約考選  
公慎積習加愍人以爲海鄒兩忠介後惟公嗣  
響耳都城癘 上發帑掩骼公酌議給之廣  
上德意是冬公貽書予懷惻時艱方圖弘濟甲  
申春使至安知有三月十九之事悲夫先是襄  
城少年人食客盡策爲車攻飛礮之式欲以喜  
新之說動 上聽聞召見萬壽山尊寵用事于

國外之任漫無所屬東南雄鎮從壁上觀  
摩重餉而入衛罕聞聽賊所之無復禦之者大  
司馬驟膺重任寵兼學士然一籌莫展廷議盡  
格 上益增拊髀之歎不愛五等之爵羈縻鎮  
將而已公時請假報 陷關外三城扶疾兄朝  
特遣內使尙方所賜視輔臣有差遄開覆軍  
山右不守 上召對數爲泣下甲申二月集廷  
臣定大計公極言西北危迫東南渙散之狀密  
奏請 上居守 太子修 仁廟東朝時故事  
平忠肅公集 卷之十三  
撫軍南京其畧曰方今逆賊猖獗國勢杌隉  
皇上身爲社稷臣民主當明詔天下効死勿去  
而周平宋高之陋計非所宜聞但慮東南渙散  
收拾無人萬一腹心禍起 孝陵震驚噬臍何  
及臣見 皇太子仁明英武宜急倣 仁廟故  
事撫軍南京欽簡親臣大臣忠智威望者專啟  
責爲輔弼凡軍國大政啓沃謀斷便宜施行毋  
從中制毋聽旁撓干以振 國威遏孽援安  
祖陵固上遊此萬不容刻緩者疏上三日不報

又密請 二王分封統畧曰臣見 定 三二

王唐質駿發剪桐大典即在 國家承平之日

已當次第舉行矧時艱若茲寧容姑徐東南太

平寧國等郡未經兵火皆可鼎建 藩服拱護

北門 皇上斷之于心 二王竝冊或 一

王先發擇忠謹老成大臣爲輔翼此殆目前急

務也 上覽二奏頷之示首輔陳演憲臣言是

亡何二三望輕之人影響附會遂至言官疏爭

訛傳南遷 上以首輔泄其議罷之而公言亦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十四

寢時勤王之詔未下京師兵馬大半調遣以備

馭賊 上御城樓命百寮郊餞督師輔臣督師

故逗遛日行三十里闔賊蹂躪三輔淪沒而都

城猶若處堂也先是賊化受 命都師大司農

倪公阿泰需兵十萬人馬萬匹乃可成功 上

微笑曰卿詞臣不知兵馬數方今國馬不過三

千遠近調發兵皆未還京城空虛如此三月九

日寧武告急大同昌平三日繼陷直率守埤中

官爲政于是鑾輿出狩收復神京不復望于今

日矣通州驟晉首輔無以稱塞知遇一意掩阿

耶解 上宵旰之憂望日公至內閣請發帑城

守通州笑語姑待公唾其面頓足而出都城崇

塘以爲可恃然而京營緩急無策諸璫蒙蔽但

恐士大夫見之不令上城公率諸侍御上城矢

石交下猶然軍容使故態也乃遣家人歸承詠

殉難作詩恨相寄家書語具集中十六日賊破

外城移寓吉安舘文山祠烹 上所賜豕滴酒

告文山題詩矢志十八夜書別倪鴻寶馬素修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十五

施四明相期靖節趨 大內面奏機宜 闕門

閉不得入歸途遇吳磊齋握手揮涕誓以身殉

自持帛繫文山寢座楣梁簡冊籍盡焚之惟展

指南錄一燈青熒與死爲期十九賊上城以內

應陷肅朝服北面再拜三揖文山云邦華先生

里人今當 國難無可報 君惟有一死與先

先相從地下耳取白練書贊結衣帶間曰堂堂

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遭 國不

造空負良謀臨危授命朕無愧焉又書人曰生

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騎箕天上去  
忠魂千載佑皇明之句投筆起舉總憲印授家  
人囑曰謹保此歸報少主疏繳 朝廷毋爲賊  
汚家人哭請遺命曰吾以身殉 國復何言但  
未知 上所在勿殮吾屍言訖投繯而終是日  
也 先帝殉社稷 后宮貞烈殉難二十餘人  
公實先之坐屍中堂顏色如生賊相戒曰忠臣  
也無敢犯 先帝梓宮出東華門公始棺殮開  
門兵起逆賊西遁夏四月扶櫬南還百姓迎泣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曰李忠臣李忠臣今 上卽位首褒公風紀重  
臣從容殉節生光宗社贈少保復晉大保吏部  
尙書諡忠文予祭遣官諭塋官一子中書舍人  
一嫡曾孫世襲金吾公生甲戌九月九日年七  
十有一學者稱懋明先生所著有留丹集子六  
長士開邑廩生殉弟溺奉 旨特旌專祀學宮  
士國早世卽所殉溺者士亨士齊恩廕士京士  
臺孫男八人長世邑廩生以嫡長承父廕博學  
能文樹節概忠孝繩武不愧家風長榮長清長

祚長發長灝長垣長元曾孫發會應襲錦衣衛  
千戶娶適具行狀中是冬葬于本縣六都之鰲  
山銘曰北華之山岑崢嶸同江之水兮澄清世  
有偉人篤忠貞羨公之死不慕生身爲日月照  
大明氣壯山河復 神京公言如用慰 宗  
祔慟我 先帝哭失聲望我 皇嗣涕縱橫公  
爲嬰曰難分身父子忠孝想生平光照史冊垂  
令名公從 廟食哀且榮空山歸櫬旅魂驚把  
臂信國燕市盟前有忠襄殉金陵春風春雨月  
李忠肅公集 墓誌銘

三更令人難讀杜鵑行忠文歸來今佳城子孫  
世美詠振振後人墮淚讀誌銘傷哉舊史記崇  
禎





吳忠節公遺集四卷附年譜一卷

〔明〕吳麟徵撰

明弘光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吳忠節公遺集序

吳公麟徵海鹽人舉於戊午之鄉再以壬戌成進士  
麟同籍兄弟也進同籍居同郡仕同朝出處  
同志宜麟知公之深矣公之歿於國麟不得與  
焉公之表於朝麟無所與力焉公之章奏文程  
有益於邦家者散亡殆盡麟不能有所補綴考贊  
焉麟老矣奉中興詔而出持養老禮以歸當  
國多故無尺寸建立於公之所須以瞑目者不  
能申其一焉知公深報公之知特使公其以

吳忠節公遺集序

何如人哉麟痛公之行事不盡聞於時然而大  
見矣尤痛公之文章不得傳於後則尋恒著撰猶  
有所憾如啓君裨國慎重艱大之舉益不可  
問矣嗚呼惜哉麟聞倪公元璐之歿從容收錄其  
遺文一日馬公世奇之歿攜束以授南歸者十二  
卷吳公獨不然乃盡發其諫草草議僚友應荅之  
詞焚於敗祠左右熟視驚惋而不敢請燼既滅然  
後引恨褫服北面叩顙稱罪臣以殛明其言之無  
益於國爲憾也夫倪馬二公詞臣也詞臣之文

贊順爲多公諫臣也諫臣之詞擊救必過不傳則  
憾在臣子傳則憾在國家定哀之間仲尼絕筆  
揆公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今就公仲子繁昌  
之所哀集而次第之第一卷奏疏初官吏兵二垣  
所上公已卯之秋寄賢兄中丞書有云第立朝  
不滿二年前後封事三十六通惟衆劉監視二疏  
留中請改誥命爲巴縣所格餘亦俱奉俞  
肯然亦何益于事云云今所存竟止此再奏機宜  
以下皆掌諫時事公時上書尤禁不發邸抄此

吳忠節公遺集序

二

傳寫者錄得之最要癸未之冬請撤寧遠一疏一  
議會亂旋作公私皆無存案僅於王公永吉上  
南都疏中一述其畧耳抄叅於公最多不下數百  
件今乃存其一三揭一移會則初入垣時作也第  
二卷賡啓書牘生平酬荅悉自手書書已卽發未  
嘗留草求之益難第三卷殉難書其五則具存家  
信亦差備公憂國如其家則於此見之第四卷  
詩公最工詩而極少作此已十之八九矣試策乃  
公會試對策觀其初進之言痛陳時病詆迂訶貪

急武功斥門堂已淋漓迫切矣既而卒無負其言  
有如此者雜著皆率爾之文存其畧而已公仲子  
欲終其生更搜拾公遺文以次補之并銘誌傳狀  
其或全書而未逮也公有兄麟瑞大中丞也甲申  
之冬夢公告以偕隱問其時則申左手一指右手  
三指示之中丞公遂以元年之三月卒公有弟麟  
武仕爲西江別駕麟祥麟士皆有聲于庠公長子  
壯與至孝能文早世仲繁昌又次益耜坤釜兄子  
謙牧婿鍾我文同列爲諸生與其廕孫孝貽皆有  
吳忠節公遺集序

三

事于公之遺集者而仲之力爲多弘光元年乙酉  
四月望日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正治上卿太子太  
保吏部尙書同里年弟徐石麒感泣再拜爲之序

吳忠節公遺集目錄

上帙

第一卷

奏疏

首陳四款疏

用人之要疏

淮民釀亂疏

巡視禁衛疏

巡視回奏疏

叅駁郡守疏

叅駁監屬疏

補牘並糾疏

糾叅偽吏疏

請假歸葬疏

吳忠節公遺集目

中救諫官疏

請卹故輔疏

封冊誤鐫疏

篤疾難瘳疏

再奏機宜疏

會議督撫疏

遵旨回話疏

詳酌文憑疏

計典舉行疏

糾拾察遺疏

乞就外補疏

再申乞外疏

抄叅

密撫抄叅

移會

揭

巡視移兵部

乞外移吏部

密清冒濫揭

錢糧叅罰揭

請諡先伯揭

甲戌

第二卷

牋

上益王

丙寅

上德化王

乙丑

上魯世子

丁丑

啓

吳忠節公遺集目

請陳道尊王祭

以誠

會某公餽贐

壬午

荅邑令爲壽

壬午

暮春會啓

重九荅啓

書牘

荅倪鴻寶

元璿

荅張紹和

乙丑

上黃撫軍

鳴俊

與楚按某公

癸未

寄祁世培

彪佳

上熊撫軍

奮渭

荅宋道尊

繼登

上某道尊

戊寅

寄楚方伯某

辛巳

與郡守某

丁丑

與郡守某 丁丑

與鄭郡守 丁丑

辭邑令 壬午

與沈菁莪 胤芳 共四通

與彭德符 長宜 共二通

與彭觀民 期生 共五通

與吳萬爲 文憲

與張睿東 源思

荅祝開美 淵

寄鍾王寰 壽隆

荅姚信之 戶侯

還友人瓶盎

還里人田券

下帙

第三卷

吳忠節公遺集 目

三

殉難書

絕筆

寄伯兄秋圃

寄從弟雉先

示兒輩

與祝子開美

家書

寄稟伯父生白

寄從叔名區 其二 一通

寄伯兄秋圃 共二通

寄從弟孟佳

寄六弟玉書 共九通

寄八弟弘度 共六通

示兒輩 共十通

第四卷

詩

高唐道中

代謠

北園用壁間韻

北園臥病呈程魯瞻

晨起

不寐

走筆贈呂蕭名

趙景毅時有酒醪之餽且云邇日載酒課

耕羨而賦之

初秋

壽王介清垣長

吳忠節公遺集 目

目

秋夜簡諸公

蟬

北園

呈魯瞻

請告後示僮僕

別程魯瞻

德州夜發

月駕樓歌

歸田 以上北園草已 卯寓德水時作 言二首

料髮自遣

奉送朱渭叟入覲

蒙諸季廉垂顧皆海岸門下士詩以謝之

寒夜僧舍述懷

鵜鷖行 有序

贈大姪晉堯 二首

秋風

紀事詩

泊舟吳門寄懷丁

陸

燈夕喜弘度弟不赴飲口占勞之

戲和樂天四十五詩

三首

贈葛侍御巡粵東 得長安音問述懷

大兄五十初度奉祝二律又一首

十月雪

秋夜上友人宿醉後漫贈

野泊上大兄

冊封禮成恭上魯王二律

吳忠節公遺集

五

走筆招友人飲

送朱潤叟歸江右

送朱斗樞入粵

聞九妹訃詩以哭之

以上蛇園孤吟多丙子丁丑家居時作

江上賦別

戊午

留別六弟

丁丑

任丘道中

壬午

送人之浦城

耳鳴二首

丁卯

郊原觸目呈邑城諸公

辛巳

五十初度自嘲

壬午

甲申初度自題小像

有序

魯儲君殿下前以純孝奉敕建坊旌勸

薄東充拍租拒守城遂得完移孝爲

忠事有足紀小詩致頌兼申謝款

丁丑

贈恒心蔣丈

乙卯

寓東安苦雨地主屢命觴率成

庚辰

宿羅秀才館

庚辰

惱友二絕走筆

集字二首

贈郭南巖

以上補逸隨得  
隨錄無次第

策

壬戌會試策

五道

吳忠節公遺集

六

襍著

乙卯自戒

閩署拈示

蛻園偶書

誠門人

誠昌姪

初筴告引

北園草自序

羽士壽序

祭友人文

祭張節母文

禱雨文

禱神文

祭河文

臨行粘壁

奏疏

入垣首陳四款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謹題爲臣民有一體之情  
中外有居要之職敬陳愚悃仰贊 盛治事臣一  
介腐儒十年外吏伏蒙 皇上拔置首垣深維

知遇之隆矢竭涓埃之報願臣實願蒙未達治  
體而芻蕘臆見如候蟲自鳴不能已已謹列四款  
爲 皇上陳之一日羣臣之情宜通夫書稱喜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首陳

卷一

起易頌風雲有一代應運之君則必有一代翼運  
之臣斷無有鳴而不和作而不覩者我 國家自

二祖

列宗以來勛戮力總此臣工未

嘗借材於 內庭假手於旁逕也二百六十年聲  
靈赫濯如一日較之往代夔別固是 君道之

極隆亦繇臣矩之斯盛豈至今日盡化而爲鬼魅  
以煩 聖天子之犀炤也凡物有情人豈無情

得其情則短長可以互見功過可以並觀今

上之情懸而逆揣於下下之情鬱而無以自達於

上如此卽皇變稷契豈能一日立於無過之  
地 太祖高皇帝睿智神武百王莫逮匪草茅

臣子可以攀附萬一然其 垂訓後世則曰君

臣同遊非以崇泮渙之娛實以聯腹心之義蓋君

臣之情通而後遐邇之情悉通自古極治之朝多

見於泰交之世故臣謂 君猶父也臣猶子也

生殺之唯命予奪之唯命而 堂陛之間一段家

人父子之誼則斷不可無 朝廷之上一種疑畏

跼踖之形尤斷不可有而其責專在輔臣昔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首陳 二

卷一

章皇帝用顧佐爲都御史嚴明振肅下吏摭撫其  
過賴輔臣委曲剖析 聖明之主慨然歎朝臣

之艱與小人誣陷正人之情狀否則受賂縱皂豈

居官正大之體佐其能免於累乎臣所鯁鯁過慮

者此也一日小民之隱當悉夫農夫終歲勤動所

得不過數金朝益一簞則暮必受飢加以旱潦不

時俯仰多累卽責以維正之供尙有鬻妻賣子之

苦乃正賦加派之外既有帶征復有預征數年之

逋併於一旦 朝廷以四海之富尙窮於捉衿小



民以溝瘠之餘寧甘於剗肉何怪怨謠交作苗害  
金至宇內騷然追咎夫作俑也臣理閩三年目擊  
解額之增如優免如捐助如屯田之加科驛遞之  
裁減賦役全書之節省與夫備賑之積穀防海之  
貼駕種種地方之急需無不輸而上之司農揆之  
各省應亦同符而司農之仰屋如故太倉之匱拙  
如故且自有東事以來時時憂餉人人籌餉而東  
事之壞卒不因於無餉四方之騷動或反因於急  
餉此等機宜了然在目但食肉充位之臣痛癢不  
與忠節公遺集 奏疏 首陳 卷一

切 皇上之赤子 皇上自爲撫摩可也臣

請徵之往事當 仁宗時有自南京至者

上詢之淮徐山東民多乏食立召楊士奇草 詔

免稅 詔行而始 諭戶工兩部知之此非

聖子神孫萬代之卓矩乎 曰精擇郡守以興吏

治臣惟吏治之壞皆繇於激揚之無術提挈之無

方外而撫按監司孰非要職第去民稍遠有所施

爲非郡守不達而郡守廉則縣令不敢貪郡守嚴

則縣令不敢玩郡守精明則縣令不敢叢脞天下

之爲縣令者衆又皆操刀學割之徒故遴擇爲數  
天下之爲郡守者寡俱循咨拾級而陞故材品易  
覈史稱漢宣帝當海內虛耗之後以綜覈致中興  
而治術無他惟先郡守故吏得其職民安其業西  
京循良爲千古最宣德時大臣奏蘇州等九郡號  
繁劇難治擢況鍾何文淵等九人以往 上召  
見宴勞 賜之乘傳重以 璽書假以便宜僚吏  
有作奸犯科者聽自提問其任久者至二十餘年  
少者亦十餘年卒有所樹立爲世名臣九郡之民  
與忠節公遺集 奏疏 首陳 卷一

至今賴之此法行之一隅則一隅安行之天下則

天下治而邊方畿輔之地兵戈騷屑之鄉水旱頻

仍賦役艱難之處尤宜急爲遴擇 廷推禮遣凡

間閭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於 天子而監

司撫按坐而考其成毋掣其肘績成而後酬之以

上爵此其方甚約而收效最博且古今所已驗也

一日慎用司官以肅銓政 國家治亂繇於人材

而人材得失繇於銓司此天下第一關頭正宜以

天下第一流處之而居是官者亦不可不以天下

第一流自待乃司官咨訪出自同鄉卽萬分無私已非公天下之理及其歷官踰年而遍陟四司夫各司之事卽清通簡要恐非數旬之心目所能遍及司官旣以職掌爲託宿而苟且之心生胥吏以新舊爲護身而倚藉之奸出卽選司所職極爲勞苦然所難者杜請託絕賄賂釐奸剔弊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耳如大吏之陞遷了無實見別有因緣而丞簿以下應陞應選僅憑該吏呈案則人盡饒爲何言勞苦臣閱人之情功名得之遲鈍者其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首陳

王

卷一

門穢濁之稱盈於衆喙當屬卹濟之日而猶有飽颺之司官此臣所爲銓政發憤也臣言迂淺不足當昌言之獻而實不敢犯和同剿說之戒惟聖明察其盈缶之孚一賜非封之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首陳

本

卷一

陳用人之要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謹題爲徵臣忝列銓垣進言伊始敬循職掌陳用人之要以興吏治以肅官方事臣惟天下大器也人主不能獨爲操必與衆共操之得其人則治失其人則亂我國家自

二祖

列宗以來勵勦戮力總此臣工未嘗

借材於內庭假手於芻局也而二百六十餘年聲靈赫濯如一日較之往代致治爲獨隆享治爲最久何至於今總總憂乏材也語云孟圓水圓孟

吳忠節公遺集

卷一

用人

卷一

方本方易稱雲從龍風從虎今元首明作於上而股肱心膂痿痺於下意者堂陛之呼吸未通有位之精神未動而一切吏治官方提挈之未有術而鼓舞之未盡神與此其道非新進草茅立談可盡而廣言之不如約言之縱橫言之不如直捷言之今天下民生憔悴極矣謂當急擇親民之官外則如撫按如監司孰非要職第去民稍遠有所施爲非郡守不達而郡守廉則縣令不敢貪郡守嚴則縣令不敢玩且天下之爲縣令者衆又皆操

刀學割之徒故遴別爲難天下之爲郡守者寡俱循資積俸而陞故材品易覈史稱漢宣帝當海內虛耗之後以綜覈致中興而綜覈之術無他惟此良二千石而已當時治理有效者爵及關內侯故西京循良爲千古最章皇帝時大臣奏蘇州等九郡號繁劇難治擢況鍾等九人以往往

上召見宴勞

賜之乘傳假以便宜其璽

書所載有公差官員違法害民其實奏聞所屬僚吏作奸犯科徑自提問之語其久任者至二十餘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用人

卷一

年少亦不下十年九臣俱有所樹立爲世名臣諸郡之民至今賴之此法行之一隅則一隅安行之天下則天下治而邊方畿輔之地兵戈騷屑之鄉水旱頻仍賦役艱難之處尤宜選擇廷推禮遣凡生民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于天子而撫按監司坐而考其成毋掣其肘追績成而後顯庸之臣佐郡十年每見上官行事有不合時宜者往往爲郡守所竊笑及其謁見拜跪疲曳等於奴隸所謂胸臆約結有奇將安施況加以屬邑之逋賦

交責一船降罰有至十餘級者似 國家所責於郡守止此催科一節故賢者多薄而不爲郎官俸深應擢郡守者亦多以鐫級淹滯而俸淺者反越次以授則郡守之任益輕非所以端表帥而安民生也至於吏部爲人材消長之源無論冢宰禮絕百僚卽司官亦權雄列辟此天下第一關頭宜以天下第一流處之而居是官者亦不可不以天下第一流自待司官之拔於一鄉正以其盡知一鄉之人材四方不至於畸重若始進諮訪亦僅屬之

果忠節公遺集

奏疏

用人

九

卷一

同鄉卽萬分無私恐非公天下之理一官而過歷四司正以熟練四司之事而銓法始全乃未踰年而四司已遍登簡要清通之地不妨作遽廬之託宿邪惟選司所職極爲勞苦不堪久居酬以清卿亦所應有然所難者杜請託絕賄賂釐奸剔弊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耳如憑竿牘爲升沉則役於人視暮夜爲優劣則役于貨應陞應選止據當該之呈案而了無分辨了無稽察則役于吏胥有此役司官大受困矣天下人材亦大受困矣臣閱

人之情功名得之遲鈍艱苦者其持守必堅得之巧捷奔競者其恣睢必甚今殊方瘠地何以片席營虛廕化腴鄉何以肘踵相接不謂之爲人擇官不可矧丞簿而下谿徑百出僧道一科陰陽飛跳僞谷僞單不可究詰火房之弊尤堪駭異且人臣致身通顯立身行已自有法度何至與廝役作緣而司官道里之費與食服供具玩好之類俱取辦於火房於是美官美缺半爲酬勞乞恩之具燈燈相傳盤踞窟穴賣官鬻爵恒必繇之故司官之於

果忠節公遺集

奏疏

用人

十

卷一

火房猶魚之有水也每一銓選枝官散吏冷局閒曹盡費營幹京通旣多冠猴翼虎磨牙四出而小民亦大受困矣堂堂銓司固九流澄叙之階亦萬方釀亂之府善乎家臣趙南星之言曰天下之行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過于吏部今負斧之使巡行一方期而復 命 皇上猶嚴加考察至再至三何至於司官而忽之臣謂宜於陞轉之時還加考覈問其進賢者幾何人退不肖者幾何人卽賄發奸拒權要之請託者幾何事使樹品干

秋者卓然有以自見而食人謂夫不至倖免蒙面  
以去則吏部好做之謠庶其衰止乎頃蒙 皇

上明燭無疆拔本塞源停止事例中外歡呼旦夕

銓政可望澄清又當家宰初蒞選司得人堂屬師

濟之日臣似可以無言而懲前毖後一念之愚不

能自己者如此抑臣尤有請焉臣垣與吏部相表

裏今銓選一節僅爲之揭榜書憑而已則臣科又

似役於吏部而了無控揣者即內外資俸按季應

報或至稽遲而他無聞焉則何所據以爲參駁之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用人

卷一

地向經科臣張第元條議至欲以貢監吏承考咨

先後彙冊上煩 御覽若臣垣職掌所關豈能

漠然無所與聞此如農夫之守畔而非欲芸人之

田也伏乞

敕下該部詳酌施行

### 淮民釀亂可虞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爲淮民釀亂可虞漕撫弱

機當謹探輿情入 告仰祈 聖斷事臣惟河

決之患今三年矣總河朱光祚以墮體黜聰之人

當關手厭足之任呼籲雖勤五官無主惟有望洋

而歎幾倖於神河之自徙耳如是而欲河之必治

漕之不梗識者已知其不能矣雖然以運道言則

亦漕臣事也以地方言則又撫臣事也今督漕而

兼撫者李待問也待問安得晏然而已乎臣謹按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淮民

主

卷一

黃河之勢如婦人堤決則以泗州爲壑而 祖

陵有汜濫之憂睢寧河決則以淮揚爲壑而州縣

被吞噬之患然使河遵故道東趨入海決裂猶未

甚也自蘇家嘴新溝口各決數百丈河水不東入

海而從決處南下灌山陽鹽城寶應興化高郵泰

州數州縣而生民之禍遂不可支矣故兩決不塞

則淮揚坐廢鹽課不興漕河之水趨下則運道盡

埋 京師坐困此孰非漕臣今日之憂而度外置

之別此二決去河臣千里去漕臣僅百里許

年 功令所謂天妃開以南宜專命之漕臣者乃  
坐視飢溺之民了無纓冠之救至百姓自爲會議  
自願畝派猶踰年而始爲之奏 請迨 聖明軫  
念災民慨給河工銀四萬五千兩此外派之民間  
亦不減數萬兩使待問毅然任事督率羣工乘時  
修築亦不日可竣奈復悠悠忽忽坐待秋霖築者  
未堅潰者復潰逡巡至今蕩爲巨浸聞之道路以  
爲建義新決之口卽蘇嘴未竟之工自正月十八  
日興工迄今未做一實事且向止議塞而今並議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淮民

卷一

開以不開河無以洩水歸源而堤不可築也工費  
日益煩玩愒日益甚淮安故羽山地也黃熊之靈  
在焉待問獨不喪方命之誅邪昔漢興瓠子之役  
至躬勞萬乘待問臨災不思叫號不知何怪委官  
卻步不前墨吏張膽無忌使百萬生靈無半菽之  
望腹無寸椽之寄身田廬塚墓陸沉海底登城而  
號仰天而泣使二三年來飢餓成流徙成覆溺成  
劫奪成澤量無算誰司一方民命而曰治河非我  
事也噫之赤子顛連叫號於慈母之側而曰非我

乳哺也可乎臣於是不能不爲待問慮轉爲封疆  
慮矣人臣建功立業戡亂定變總恃此人心人心  
一失萬事瓦裂待問之叅知縣馬文耀也正以新  
蘇二決不宜擔當議塞爲失鹽民之心待問自顧  
今日擔當何如而人心尙有愛戴焉否也兩淮爲  
南北咽喉水陸扼要之地 國家以重臣鎮之轉  
運之外畀以軍務責之撫綏非尋常節鉞比待問  
履任六年不爲不久而功烈如彼其卑生民日見  
灰亾盜賊日見生發彼紅袍黃蓋出沒於江淮湖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淮民

卷一

海間者儼然與撫臣爭衡逼處而莫敢問至若通  
泰之鹽徒蕭徐之妖孽古今僭竊之雄往往出此  
而聯翩四起大可寒心倘河工無告成之期災黎  
絕更生之望人情洶洶滔天之勢不在淮黃待問  
卽欲諉卸亦何從諉卸也大抵此一臣者素著清  
謹之稱亦饒中外之譽而宦成志怠優游之意居  
多銳氣全銷經理之才不足非 皇上急爲更  
置早擇賢能臣不知淮事所終矣伏乞 聖明俯  
察職愚採納施行

巡視回奏疏

皇城巡視吏科等衙門給事中臣吳麟徵等謹  
題爲遵 旨查明回奏事臣等恭承巡視之役

適當振飭之初煌煌

明諭無刻不懸之心目

惟是積弛積玩釐剔惟艱計非一點開一查叅可  
以勝任必官與軍從新整頓徹底澄清與以畫一  
之章程而後可駢以必行之三尺故自正月中旬  
以來仰遵 明旨集旗手等二十衛指揮千百

戶等官共四千八十餘員精加遴選且覈遺漏於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回奏 三

卷一

造報嚴規避于請託勞與怨實兼之日今尙在部  
堂覆覈而選軍一節伏選官事竣方敢上 聞

非謂今日守衛之軍可置不問也乃于本月十三

日准兵部車駕司手本該西寧侯宋裕本等奏爲

守衛屢經申飭軍伍亟宜清查一疏奉 聖旨

該部知道衛軍新經嚴飭如何尙稱虛額着巡視

官查明 回奏欽此臣等詳查 會典開載守衛

官軍原額共八千三百三十員名今除守衛官員

外見在軍伍共七千六百八十餘名間有事故逃

亡旋缺旋補亦何常缺一人之額一日之額無論

各衛尺籍開載犁然具在而每軍一名月支米一

石該直三日加支直米五升於戶部實支月糧文

冊亦何嘗有剩粒也所可恨者包攬雇覓相習成

風拘提警責殆無虛日而臣等所巡視者又不過

稽察於白日若虎旅之宵柝初鳴 九重之嚴

城未啓臣等身在外庭無繇供事則自有值宿動

臣爲政周官以官伯掌王宿衛之士蓋以禁密之

地委之肺腑之臣其責任尤重如 內皇城四門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回奏 三

卷一

周圍紅鋪原額軍一千三百餘名按籍授糈未嘗

乏人也但臣等日間巡視已多失伍夜之偷安勢

所必至往時動臣入直多委帶刀官查開甚至一

人提鈴自呼自應何知虛實今宋裕本等諸臣親

自巡行始知直宿者寥寥而遂以爲虛數也總之

因循日久弊孔益滋開報之年貌失真懸帶之腰

牌多舛而臣等點開查叅縱往來如織亦僅成故

事不特一千三百紅鋪之軍夜之獸散者動臣以

爲虛而此七千六百八十餘名晝之鵠立者臣等

亦安敢遂信以爲實故軍伍之選微勳臣言臣等  
固將詰之及查舊例五年一大選今自崇禎元年  
十月巡視科臣瞿式耜等會選至今業已屆期而  
祖宗良法美意載在會典者尤多廢墜容  
臣等於選軍後逐一拈出條奏施行庶糾禁之  
功令嘗明而王居鞏固於億萬斯禩矣臣等曷  
勝惶悚待命之至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七

卷一

叅駁外轉郡守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爲銓臣外轉原出至公郡  
守需人還宜慎擇謹虛心叅駁以信明旨事  
臣于去年十二月拜疏以精擇郡守考覈司官爲  
入告之先資隨奉明旨下部具覆是皇上不以  
臣言爲無當而欲見之施行矣而臣猶惴惴  
惴思者蓋所謂役於人役於貨役於吏胥者固銓  
司之積習要未必人人皆然至所謂貪鄙之夫蒙  
面倖免以去者則實有其人蓋指前稽勳司郎中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漆轉 卷一  
牟道行是也臣以初入班行未能效鷹鷂之擊特  
靜以聽考功之法臣竊媿之今道行已陞授廣西  
太平府知府矣夫銓司之員至尊寵也出爲外吏  
又降而爲知府至屈抑也舉朝於是頌當局之虛  
公與考功法之能盡如此臣復何言雖然明  
旨不云乎知府與吏民最親委宜擇賢久任今道  
行之陞擇乎否乎道行署選未幾都門萬口交唾  
卽其同官亦謂之牟賊夫賊而可使臨民乎漢宣  
帝有言使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苦之聲者



訟平政理也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今之用  
人縱不能已其愁苦歎息之聲若使貪鄙之人臨  
之是使狼牧羊也不止歎息愁苦而已或曰百粵  
爲瘴癘之鄉投裔卽放流之典太平雖轄十五州  
四縣半係土司徭民無可多慮臣竊以爲不然昔  
唐室以罪吏牧遐方虛懷愼以爲惠奸而遺遠且  
云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險恃遠易擾而難安不  
可用凡材何況猾吏斯言當矣臣聞之盜不一穴  
淫不一姦向寵以銓曹之尊不自厭隔今授之僻  
壤專城可以自恣之地欲其畏衾影而加滿滌臣  
未卜其能否也道行於三役之中役貨較多選除  
推陞人言嘖嘖但臣行取入都之時道行適以請  
假去位行事多非目擊惟聞其門吏陳堯道兩月  
效勞蠲選典史而又更善地又有繆一輪以罷黜  
衛幕鑽充火房難於再選而選一輪之弟一麟爲  
主簿兩人俱以過付功多也酬功如此則納賄可  
知又聞急選之日當堂掣籤輒自私改甚之添註  
堂官覺之至而加罰讓遂定選後張榜之式其胞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卷一

十一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卷一

十一

第牟道顯當兄職選理應迴避而自考自授取美  
令如掇合署至今以爲笑柄其一時手滑膽張之  
狀亦可想見今冢臣選司秉正嫉邪其心事咸可  
白於天下而履任又俱在臣後臣固不敢傷其知  
人之明惟當 聖明銳意剔釐 天威疊震  
之日明知敗類之人不卽爲叅駁使終倖免而在  
位諸臣反以一時詿誤凜凜有玉石俱焚之恐是  
卽銓政之失其平也臣在銓言銓安能無說處此  
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再加諮訪詳酌施行

叅駁監屬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爲監屬進言甚詭藏機叵測特加叅駁以杜邪萌事臣嘗謂國家之中邪猶人身之中寒皆在於忽然不覺之中而因循至於不可救藥宋太宗語侍臣曰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潛爲內患深可思也帝王用心須當慎此臣竊觀邇日召對之舉庶幾千古關門盛事乃無端爲逆案然灰舉朝因之聚訟此亦邪氣之飄忽而薄寒之中人也臣於數日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叅駁

年

卷一

簡閱章奏更有異焉者如欽天監漏刻科博士周長庚不過調壺箭司鐘鼓之小吏耳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預典訓森然況妄談命數旁及軍國意欲何爲卽其稱引先甲後甲附會牽合已堪捧腹至剝之爲剝政以羣陰用事之故今日之炯鑒也聖人示以貫魚之義務以无尤之福此扶抑之至理非諛頌之借柄錢穀兵機祖制各有所司亦明有所禁皇上權宜付之內臣諸臣卽不能強諫退而覽漢唐之已事未嘗不爲之毛

髮淵豎奈何獨假此以脂韋其舌也臣憶正德時逆瑾用事占測之流至有爲之相塋宅教之習天文者今幸聖明在御內臣之必不爲瑾如其爲瑾也庚之諂附引導必有甚此者矣差問里而辱當世更何面目仰對日月俯察機祥邪且當此焚林竭澤之時尙以取財涓滴欲引先朝近例爲救時急著臣初不解所謂及讀其四年八月一疏建言開礦業奉嚴旨切責而全無畏忌再疏三疏似勸似諷津津不已豈真欲乘搶攘之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叅駁

主

卷一

際藉內臣爲根底以爲其所欲爲邪原其心不過冷局難堪興懷非分不日開採卽日召募去年七月公然乞改外任而鹽課市舶河渠提舉惟其所擇固流品躍冶之新譚要亦么靡嗜利之恒態惟是援及內臣首開諛頌之端侈言撙括實來窺伺之漸而明旨姑置未加處分恐非所以肅人心憲萬世也臣不勝杞人之憂特加叅駁伏乞皇上速賜譴斥以爲窺伺朝廷諛頌內臣者戒庶百爾有位咸知警惕生心吉政之萌永杜矣

補贖並糾疏

吏科管註銷事給事中臣吳麟徵爲考成無畫一之規內外有偏舉之弊敬因摘叅補贖並糾事竊炤六曹之事惟吏部最爲繁重蓋內而大小諸司百執事外而撫按監司守令下逮散員末秩皆吏部所用之人則皆吏部所司之事也使釐剔之不嚴激揚之無術市恩逋怨因循玩愒以致一部之綱維弛則中外之綱維與之俱弛故臣愚以爲

朝廷之法能行之於吏部則天下之治思過半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補贖並糾

卷一

矣如臣垣註銷一節每月開報該部新舊未完事件彙呈 御覽謂之月報一季之終又查該部行各撫按過限未完者列款糾叅謂之摘叅法非不善也然臣愚之有四謬焉叅外而不叅內一謬也外吏違限初次住俸二次降級三次調用法何凜凜而該部四司之事經年度閣置之不問二謬也同一銓曹四司一體乃考功行之撫按者有限而文選等司無限故摘叅止及一司之事三謬也該部責之撫按責之經管各官挨時度日空文抵

塞究竟臣名之報部者有幾層累責成卽層累脫

卸四謬也而總之皆繇該部奉行之不力請卽就

月報明之如一聽勘也近者一二載遠者三四載

明旨非不赫然當局杳無定論如喻安性宋

統殷等諸臣疊疊皆功罪未明之身奚以重封疆

而彰 國法其他議處議罰多置延閣又弗論矣

一吏弊也發之原極其艱而懲之又極其緩如曹

履吉之躡陞翁孫宜之朦選文鳴陞之管改何以

至今不覆也卽牢道行之第牢道顯業經臣科指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補贖並糾

卷一

摘三閱月而未議處分使塗豕貪狠晏然民上肥其橐而飽颺不幾於縱奸乎言官之條議撫按之披陳卽未必言言中宜而事關吏治可可否否自應立刻響答乃年來嘉言偉論概不見之施行是該部之以規爲瑱也褒生卹死 國有典章固當裁之以法不當撓之以意而封司沉案數十了不關情甚至衝邊處事之縣令與畫疆濺血之孤臣欲微一贈恤而不可得奚爲者邪究而言之四司諸臣轉遷太驟職業無恒縱有心靈手敏之人亦

皆往過來續之客矧 功令森嚴 明威不測

容頭過膝者多優游而遷化手口卒瘠者反註誤以蒙愆故後人復待後人新案頓成往案臣以爲自今以往凡一官任內奉 旨之事責令一官了之在冢臣率屬急公之誼不得輕議陞遷而臣等職當封駁之司亦豈容其規引自便目今未結之案固不得不藉手於在事諸臣而從前怠緩之愆亦終當問之曩時主者至於摘叅之法必四司同限內外共舉上下共罰庶足以挽頽波而成畫

果忠節公遺集

奏疏

補贖

奏

卷一

一之法否則好官自我負之而趨日居月諸靡有紀極 皇上卽欲內外羣工黽勉職事身致太平何可得也臣不勝感憤謹補贖同月報摘叅疏並上伏乞 敕下該部詳酌施行

糾叅僞吏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爲僞吏賄薦有因乞

賜法究以儆官邪事臣辦事本科接福建按臣路振飛一疏以民變之故糾叅僞吏徐汝驊載讀載快心甚避之而獨於汝驊曾經首薦一節若未有洞悉者臣請誦言之可乎臣爲閩中司理者三年每歎羣吏中有一極真之人品上杭知縣陳正中是也有一極僞之人品建安知縣徐汝驊是也僞者徹隨俱僞真者掇皮皆真兩人如蒼素薰蕕之

果忠節公遺集

奏疏

僞吏

三

卷一

不待辨故汝驊雖獵虛名正中終題上駟追前按臣劉調羹復 命始抑正中置第三而汝驊巍然首刻矣此時通國鼎沸口說漸騰 都下以爲監司桂紹龍素睚汝驊要索重賄挾制按臣顛倒薦舉蓋紹龍實調羹會試房師調羹於汝驊治行未嘗不知其列之首刻者有不得已焉爾紹龍之仕閩最久其穢汚傾險黷貨無厭貽譏僚屬傳笑四方者不可殫述雖百足未僵而人理已絕汝驊五載經營百計賸削半爲逢迎饋獻之計遂使

鵠易位雅鄭同音啓事一時削色矣今正中齋志  
以致生平嘔血酸辛之事雖未食報於浮名已自  
流芳於 恩卹汝驛初仕亦附清流乍入牢籠

終歸胥溺冰山有難倚之時撲滿無不散之日貪  
吏可爲而不可爲其信然邪要非按臣路振飛識  
力堅凝能察蒼生之眉窮魍魎之炤則貪王狼狽  
抱是質隅若將終身捆載揚揚又將妄作清華之  
夢而營狡兔之窟矣臣於是而知察吏之難巡方  
之重也方今吏治之僞十嘗四五僞吏之糾十無  
果忠節公遺集 奏疏 僞吏 卷一

二三良繇監司情面之易朦亦系按臣圭表之未  
正臣於長安中得栢蔭錄棠蔭錄二種大抵皆臺  
臣白士麟按楚德政刻之成書而歸以贈人者也  
遍三楚之生祠不知凡幾而頌德之碑至三十餘  
道其書首繪祠宇塑像次及詩文謠諺靡所不備  
立石之人上自 宗儀衿紳黨保下逮藝師賤賈  
瑣尾之流亦靡所不載甚而文武將吏居然列名  
末秩散員咸登姓氏美則美矣得無爲僞吏之嚆  
矢乎彼按臣疏不云乎裴村公館遍貼四壁皆是

物也烏可長也臣於紹龍爲舊屬臣兄見仕於其  
鄉例稱通好汝驛亦有同舟之雅方深入井之嗟  
當墨綬縱橫世風瀾倒之會臣職司吏議眞見眞  
聞豈忍緘默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嚴行該撫  
按詳查賄薦根因并紹龍居官婪賄以備考察毋  
令漏網仍通飭監司凡屬吏以墨敗而不先發覺  
者並究其劣生姦胥罷民佞宦慣爲謠頌呈保者  
撫按拏參庶僞吏之羽翼剪而憲臣之風采振矣

果忠節公遺集 奏疏

僞吏 卷一

請假歸葬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爲臣職當供子職未盡謹  
控地額 天仰祈恩假事臣聞之無公義非忠

臣也無私恩非孝子也故忠臣事君惟曰急公

明主體臣必先私恤良以作忠之道無逾教孝

也臣竊睹李華先一下邑編氓耳猶能高廬墓之  
風致醴泉之異動 九重明揚側陋之思況身

叨 侍從跡忝衣冠而父母之所以幸願有子與

子之所以報父母萬不盡一向可覩顏竊祿於章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請假

卷一

榮服聽之世哉臣自分一生謹凜亦欲置身寡過

之地而於臣父母負罪獨深蓋臣生不辰四齡喪

母柩椁徒存儀容罔識臣罪一也臣家至貧臣父

教臣讀書備極艱苦家難頻仍負逋山積飢寒迸

迫而臣方事佔畢不能效古人百里之負以暫寬

垂白之憂延西山之炤臣罪二也壬戌之歲臣霑

一 命服官建武禮當迎養而臣父心力竭耗

子女憂繁龍鍾多病堅不肖赴臣竟晏然之官臣

罪三也臣父既未及嘗臣之羹卽其不祿臣方在

官視舍不親附身不誠罔極之痛終天莫逮臣罪

四也臣賦性經拙冰炭自甘聞訃奔歸瓶鼎交罄

欲覓尺寸葬地而貧不可得僅於濱湖朽壤暫厝

先骸以致水蟻交侵重貽今日之悔臣罪五也臣

於己巳補闕壬申七月行取到京遵部制嚴限竭

蹶奔命過里門不入松楸在望展省無繇今六載

矣捐丘隴而不顧耽寵祿以忘歸臣罪六也臣負

此六罪日夜痛心而經營窀穸之數載止今冬

協吉失此不圖歿世不復臣於是撫膺揮涕廻環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請假

卷一

跼踖而萬不能已於 請矣臣查京官給假遷塋

載在 典制遠者勿論崇禎元年工科右給事中

王夢尹崇禎五年戶科給事中葉而安俱專疏得

請臣之事例正與相符臣之苦情尤爲迫切春

初繕疏隱忍及今時變計竊冒于 天聽臣屏

軀病費兩官征途事非獲已伏惟 聖明矜察

其下 臣事例容臣給假歸葬得竭

負土之誠釋雨旸之痛以盡子職之萬一則嗣後

有主之年皆臣畢命之日也碎首捐軀所弗恤矣

申救諫官疏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爲懇

聖明俯宥狂愚

以作敢言之氣事臣伏讀記註

聖諭有云直

言黨論朕其樂聞如何動稱言路閉塞蓋明以懸

輶設鐸之心事昭示羣工不欲下有不盡之懷而

上虛挹受之美也頃科臣章正宸初入班行

慷慨言事首疏敷陳治理特荷

優容再疏彈

及新叅旋加

嚴譴甚且褫衣冠而卽司寇臣

驚怖駭汗欬獻累日而不得其故於是不能已於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申救

卷一

言矣古者宰相入閣必使諫官隨之所以防壅蔽

擴聰明也 國朝之制內閣與六科分峙

殿

陛之側

祖宗防微杜漸具有深意自論思之

職更爲票擬密勿之寄託益隆所恃爭可否界異

同惟二三臺諫耳今輔臣入閣諫臣入獄愛股肱

而疎耳目恐非計之得也言官以言爲職常使之

無所不言譬之家有守狗固當使之無所不吠矧

國家之事孰有大於爰立得其人則舉朝酌酒

相賀而不失之私非其人則合署痛哭裂眦而不

失之激正宸積學好修特立獨行之士發一言而

遽指之爲比萬一懲創之過習爲唯阿

朝宁

之聞寂無聲采異日卽有藉叢豐蔀之事誰爲

皇上觸邪而止候者詩不云乎匪舌是出維躬

是瘁臣思士氣之日靡而國是之漸淆也輔臣應

熊雖蒙

特簡而其生平廷臣或有未諒第聞

其便於腹笥淹於掌故一旦入贊鹽梅殆將型古

范今以冶鑄天下何難冶鑄其身心以共平康正

直之理故或謂正宸杞人之憂慮之過切他山之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申救

卷一

攻出之太驟則可若疑其別有肺腸臣知其萬萬

無矣臣又聞之

主聖臣直

孝宗皇帝時

給事中潘鐸有封事數日不下一日急宣之鐸未

至同官代進因諭之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卽

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挫其銳耳今正宸

直摠胸臆不謀父兄同官莊鰲獻聯翩繼起一朝

而決十二策其志甚盛其氣甚銳使久於侍從補

拾匡救必有可觀

成祖有言敢爲之上易得

敢言之士難求此二臣者讀中秘之書矢國士之

報要皆所謂敢言之臣而

皇上矜愚求直之

請卹故輔疏

念同符 二祖臣知二臣之必不終棄也故敢

吏科給事中臣吳麟徵爲故輔生荷

主知歿

冒昧効其惓惓之愚惟

聖明垂聽焉

難永綢繆

聖明曲全恩禮以勵臣工事臣伏

見 皇上優禮輔臣卽張至發以人言去位

溫音謫然 賜金乘傳種種殊特臣因是有感於

昔年同時入直之文震孟也震孟矢志不可謂不

忠貞立身不可謂不高卓而心與命違節因時蹇

先朝臚傳首唱物望巍峩未幾抗疏謫官橫

罹鉤黨幸 聖明御極剪兇登正遂從田間起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申敬

卷一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請卹

卷一

升講幄此遭逢之始事因人臣之極榮既承

皇上聖學銳意春秋震孟以專經日講尤 累

朝 列聖所希有之盛舉遂從 講筵蒙 恩

特簡內閣不兩月而以口語失飭爲同列所叅又

蒙 皇上加薄譴奉 旨閑住臣聞其 陛

辭之日冰雪載途僦驛以行省躬自咎深以上負

聖恩下負所學闔門思過者六閱月抑鬱齋

志終至殞身今計撫臣張國維報 聞之時閱

二年於茲矣以奉閑住之 旨身後 卹典凜



于令甲撫按不敢代題子孫不敢陳乞黃壤無期  
青蠅憑弔臣實惜之臣所惜者非有私于震孟也

以震孟繇田間而侍從繇侍從而輔臣皆出於

皇上非常之知遇而 皇上所以於諸臣之

中 殊恩獨斷簡置論思者得非以震孟在

先朝則推折非罪事 皇上則勤勞最深而至

春秋進講時又聞其慷慨敷陳啓沃良至 皇

上虛懷注聽採納獨深此當在 睿記之中無

俟臣言之贅 皇上恩威所被並是生成其于

吳忠節公遺集 卷一 請卹 奏疏

震孟之去又得非欲稍示琢磨以定環珞之 賜

而惜其悔罪自傷假年無術溘焉長逝寂矣夜臺

景運難逢 恩光有待 皇上亦惻然而動

遣簪敝屨之思乎臣又思震孟爲講臣實受恩而

遷爲閣臣負罪而去然其所以負罪者原非攬權

黷利謀及身家比匪蔽賢誤于軍 國不過意見

偶有品默乖宜原情觀過生前尚齒衣冠論定蓋

棺歿後豈忘帷蓋典言及此或 沛然還以故官

或惻然量加 恩卹或 明旨下部議卹

皇上一注念間明君臣始終之誼激生灰圖  
報之忱所裨世風非淺渺矣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請卹 卷一

封冊誤鐫疏

兵科右給事中臣吳麟徵謹題為 封冊誤鐫

王名謹據實 上聞仰祈 聖鑒事茲者

桐封大典臣謬膺 寵命得副勳臣薛濂

冊封魯府往例正使持 節副使捧 冊

臣當赴部齋領伏覲 金冊四道琬琰輝煌蒙

以異錦藏之寶函臣不勝飲水之心益增執玉之

思計惟右遵 王言不宿之義遙趨 藩邸速

告成事而已惟是臣領四冊內有 陽信王及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封冊 卷一

王妃二道中鐫 王名弘福臣稍疑福旁從亦非

典制五行命名之意及於途次詳閱禮部冊

封錄則 王名弘福非弘福也然以為此 冊

頒自 內府輾轉數手繕寫追琢極其精鑿亦未

敢決然以為誤迨至 魯府展禮讀 冊之後

方敢確詢 王名而福之誤福灼然不可掩矣

魯藩素號恭順而此番 冊命上自 親王下

及 兩郡王 王妃尤為盛典一時庀事甚肅內

外懽呼咸有愉色而無間言臣之不才亦得秉禮

傍躬無限越僭忒為 明命羞臣之事已畢矣

顧 國家親親之典至重也命名必請之

天朝告之 宗廟登之 玉牒至嚴也況金

石之文盟同帶礪傳謬一時便將襲舛萬禩雖福

福同音亦木小異所司似出無心而偶誤終乖典

禮臣既忝將 命職在糾違何能默默處此除

事竣另行復 命外先此馳 奏伏乞 敕

下該部察議施行臣無任惶悚待 命之至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封冊 卷一

篤疾難瘳疏

兵科右給事中臣吳麟徵爲微臣篤疾難瘳中途

困頓目昧乞 恩仰祈 天鑒事竊念臣子

當 國家多故之日不能畢力効命雪恥除兇而

引請就閒逍遙自恣此不忠者之所爲臣誼不敢

出也乃若實有不堪之疾輒自隱飾不言糜祿養

資以漸至津要不顧職掌之謂何則廉恥道喪良

心灰矣 皇上亦安用此臣子爲臣稟素弱幼

患耳鳴長漸加劇初亦未至失聽也自丙寅丁父

喪忠節公遺集 奏疏 篤疾 事 卷一

艱乙亥丁母艱十年之間兩遭大故憂患之餘衰

疾摠至耳始失聽矣去春臣謁補到 京再就班

行諸臣每與臣語十不得其四五一時枝梧之狀

臣心慙之而未敢言迨奉 命冊封魯府 魯

王親賜宴勞三問臣而臣罔聞知賴正使薛濂大

怪諸臣臣始獲登對幾至殞越爲 明命羞臣

於是大恩過歸覓醫杜門掃軌服藥療治者半載

奈天經心腎法難驟攻雜以他症不加損而轉篤

臣從諸臣心膽俱碎茲幸親清夷豈能宴

息在牀遂於四月中旬力疾就道仍挈一醫自隨

以觀倖萬一之有瘳也不意長途酷暑舟車勞頓

且三齊喪亂之後疫氣盛行地遂墟莽之間觸穢

增痛嘔瀉眩暈日夜不止肌骨焦灼神魂昏亂迨

至德州一日而三絕輿中自此兩耳如雷如霆儻

僕對語亦不能辨隻字矣夫身爲耳目之臣乃有

聾聵之疾卽精力強固已自難堪況一番困頓一

番銷鑠元氣全虧此身亦非臣有望耳之復聰何

可得也臣又念臣待罪掖垣七年容容苟苟曾無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篤疾 卑 卷一

裨補勉循末路以圖尺寸固臣本懷且家無舊業

四壁蕭然少沾薄俸以潤妻孥亦臣至願而一旦

至此者命也臣且奈之何哉臣察同官馮元颺鍾

斗俱曾以奉 差在籍在途患病陳乞臣例與

相符而心尤最苦伏乞 敕下該部察覆施行

臣曷勝激切待 命之至

再奏機宜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吳麟徵題爲再奏機宜事臣前疏請以南司馬節制江南諸帥非迂緩也

祖

宗設立兩京原令聲勢相倚正虞天下有事道路梗阻人心起觀望之漸神京有孤注之憂耳況

陪都興王根本之地

高皇帝鐘鼓之靈實式

憑之且倉庾甲仗文武諸司具在焉周之幽岐漢之豐沛皆是也大江以南財賦輿區儘可呼吸灌輸控引全楚三吳兩越智畧謀勇之士亦可開府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卷一

號召表裏六師向使南畿頓宿重兵江北流氛

豈復俱至此臣謂從此急宜整頓爲京師聲援

要非假重臣以便宜伸國威以軍法不可乃當

局視爲緩圖諸司員缺不補寥落單虛幾成空署

臣請吏兵兩部急爲遴選才望之臣鼓舞責成恢

復形勝至于操臣尤爲喫緊如其臣者亦負時名

果否嫻于軍旅臣未敢必而因是有感于人才之

耗竭也自有遼事以來撫道諸臣殫于法殫于敵

殫于憂勞者累累其間豈無英傑自命之人而力

拙情孤齋志以致如盧象昇洪承疇舉朝盡爲

之揮涕臣以爲其人不才不宜置之重地其人才

何忍委之歟所要當保惜愛護使底於成績今趙

光抃又枉矣其惓惓求寬假斤斤較輕重於過功

之間豈得已也臣又有感焉三辰不軌拔士爲相

四夷不賓拔卒爲將堂堂天朝無干城數十

輩掾甲待命豈復成司馬門哉蒐羅廢將資送

京師尤第一義也狂瞽之言不識忌諱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卷一

遵旨回話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吳麟徵等奏爲遵 諭回話事

本月十五日接吏部手本內有欽奉 聖旨面

諭姜採劉宗周等處分屢旨甚明如何科道等竝

擾不休是何主見成何政體都着回將話來內閣

輔臣傳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先該姜採熊開元

逮治臣等身在班行措躬無地不揣合詞申救亦

謂 聖主求言方切二臣以言獲罪其狂與愚

不待舌辨者庶人謫于路矇瞽誦于朝帝尤矜而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聖 卷一

聽之 皇上其終忍此二臣乎既召對中左門

臣等復爲申請 皇上霽顏聽之而憲臣劉宗

周金光宸竟以此被譴臣等慚慙交集退而思之

今方四郊多壘羣策未舉將悉弓旌而搜之岩穴

矯矯紀綱之臣一旦去國百爾具位無益幾康舉

朝徬徨有終朝維谷之思卽官非言責而猶思效

忠況臣等乎故或避人繕草或聯科署名人各有

心不期自集亦冀上感 天心下酬羣望而已非

別有主見也第犬馬之懷既不足以動 主失時

之鳴反有似於滯聽此則臣等之罪難逃斧鑕者

至臣麟徵因循病質忝冒六垣之長未能作率以

圖功縱効空言而奚補臣之罪更浮于諸臣一等

矣臣等公疏單疏俱在 御前謹席藁屏息靜俟

處分未敢一一具奏以滋瀆擾以煩 天聽統祈

聖鑒施行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疏

卷一

詳酌文憑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吳麟徵題爲詳酌推陞文憑之法并參違玩有司以信 功令以肅吏治事竊惟吏部用人猶工師用木榱桷杞梓不一材枿櫟栝構不一用而能別其名奏其功者繩尺之力也吏部獨無繩尺乎年資品俸似尋常格例而進退于此權輿高下以之區別卽賢不肖亦由此彰瘡而激勵如資序不盡澄清倖竇紛出人矜躍冶之奇士貶賈魚之序卽或賢能表異亦降與營躁同功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聖

卷一

故鈐法之壞莫甚于資俸之不合也臣嘗反覆思惟以爲官無崇卑祿無厚薄總以受俸之日爲服官之始亦以到任之日爲開俸之期與其控核于不可知之中何如明載之謄書之上臣請自今推陞題本明填到任年月仍註積俸若干其巡方煩劇奇功偉績及人地相宜之處宜破格者另疏題明則一寓目而淹達之故瞭然不可欺也臣又察大明會典一欸兩京部院大臣遇有陞調起用吏部卽于咨文內開載促令上緊赴任仍將交代起

程月日奏報察飭如有遷延不卽赴任聽吏部該科參奏又一欸内外官文憑凡南京者類發兵部車駕清吏司順齋南京吏部各省直類發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仍取到任日期并原憑類限註銷又一欸今後赴任官員止炤憑內殊限違者炤例察究夫文憑給自該部殊限出自臣科大臣遷延尙許參奏諸司違限何無糾劾此等職掌不知廢自何時臣請自今文憑除殊限外臣科仍立限繳憑在內責成該衙門在外責成撫按必按期繳部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聖

卷一

移科註銷仍詳報到任日期違者參處庶簡書可畏靡盬不遑不致無稽歲月作實歷官資上誼朝廷下隳職掌矣臣方奏疏間遍摘山東按臣揭報已補未任官員因察殊限如濟南知府某兗州知府某俱違限三個月東昌府同知某違限八個月蒲臺縣縣丞某違限四個月東昌府知府某違限一年五月俱未到官如此違玩官員若不參提輒思請補是 君命委于草莽而該部亦安用多官以實此漏卮也伏乞 敕下一并察核施行

計典舉行在即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吳麟徵謹題爲 計典舉行在即庶官匱乏可虞謹陳末議仰禪澄叙事臣閱計典正值荒殘之後顧按成例以取盈豈有未足之額臣則愴然不能自信也夫有虞稱知人安民投竄止四兇烹阿賞卽墨齊遂以霸斥陟幽明懲一創百法貴嚴而不貴多也臣謹按 國初朝覲之典亦止以旌別廉能卓異貪酷異嘗去不過數十人餘俱宥之還任蓋以激揚之意神鼓舞之權不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聖

卷一

煩苛而人自樂于爲善迨後官方淆雜仕途壅窒計典乃疏通之法褻其事者咸以多斥爲功迄於今而人與法俱窮矣臣按崇禎十三年考察處分官員方面有司共六百七十餘員佐貳雜職共三千五百八十餘員若而員者卽旣經處分卽須離任必行填補往時三途並進事例煩興加以保舉換授該頂名色僅或充之然吏道已不勝其駁乃今計典未舉斥陟未明懸缺動以百十計要地疾呼無日無之遠邇空羣公車裹足需次 闕下者

尙猶寥寥若使一筆抹之何以善後

祖宗朝

愛惜人才一考再考不稱職者必至五年通考而後降陞之年來使節頻仍十羊九牧糾彈不無太密迹其所爲不過乘瑕隙以撓抑之逞風力以搏擊之耳原無鼓舞激勸之意遂有服官三月五月而叅提革職者有一歲而再更縣令者有一縣而連叅數令者有今日逐之明日惜之者有甲以爲可乙以爲否者夫察吏所以安民而數易適以擾民人無同心治益苟且故臣以爲此番計吏其黷貨淫刑法無輕貸外他如仕席未煖原無重懲不得概填不謹身處危疆迹嫌規避不得輕議更調有行乎於衆口名掛於彈章亦不得因循生弊累加處分而時地有可原功過堪相准姑與存疑毋令缺望散員末秩豈無歲月之勤株累之積法當寬借道可曲成臣職司糾拾興言及此亦目擊時事之艱以爲今日收拾人心此其大端耳如臣言可採伏乞 敕下部院施行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聖

卷一

糾拾察遺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吳麟徵等謹題爲糾拾察遺方面官員以肅計典事切惟國家三載計吏原合中外以提衡故劣謫如臣等亦得佐議其間雖舉之稍已後時而公嚴較往昔實倍之部院業已告成事矣臣等尤凜凜拾遺一法良以方面者有司之標表使奉職無狀卽超等而上臣等尤得追而問之況見在監司郡守乎擊奸固言官之職任怨亦臣子之心謹再察訪得一十三人爲 皇上陳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卷一

卷一

之原任湖廣按察司按察使某氣魄兼人鋒稜厲物能爲亦敢爲剔勵有逆草之譽能熱不能冷甄別有一定之評放米船于不貴之時水客批封不免生嫌瓜李增鹽價于價騰之日宗民喧譟幾至辱及衣冠卽某部郎不過家產典詞寡妻何罪而斷令改節李監生雖曰當堂不遜白骨何怨而永沉江海噴有煩言難爲曲說原任陝西布政今升寧夏巡撫某性多剛愎年已龍鍾當其改軍屯爲民屯召募悉歸烏有竟使屯田廢而屯軍亦廢徵

折盡入私囊壞 祖制而隳邊防已非長算嚴追

比而斃武弁尤屬駭聞況五官潰廢難支三子更審判事廉隅久裂節鉞奚堪以上二臣羅列多欸應付吏部酌量議處外訪得原任廣東布政使司分守嶺東道進士右叅議某才情軒逸習氣豪腴治惠州而嘗住惠州未免集羶之誚薄潮道而爭署海道亦來大雅之譏詞狀未發而先批好語紙價何止四金劫盜已獲而給票護身陰陽全因巨萬客艇索稅三百金罔念海商之困鹽引扣例四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卷一

卷一

千兩已沉歸去之舟販馬行黃金白金同價鋪行之骨髓幾乾各屬邑賀禮壽禮全收金貝之輝煌奪目此一官者穢德彰聞物情咸棄雖已在投閑之例尤難逃墨吏之評所當炤貪例革職爲民者也原任江西布政使今改陝西固原道某土偶不靈谿慾難饜上水下水商便應行都令迎送到省只因關節未來新鹽舊鹽均當平賣何故引價日增應知暮夜早入按察司有酒席之設究竟實吸商脂畢中軍進茶果之銀自此遂稱密腹此一官



者毒痛兩道守製四維多派漕糧而蠹役主決前  
事已足貽羞營調固原而赴任遲迴暮氣實難再  
鼓者也原任山東鹽運舉人同知某口有雌黃身  
負鱗甲包造各屬軍器盡剋多金而駁迴反責其  
陪造私雖盈而公務豈堪遲悞發賣各屬土宜盡  
籠百貨而原價復令其繳還已則飽而民怨業已  
喧騰引發引留稽察有不應之罪出數入數增減  
無一定之程事件之提催每縣一二輩幾于豺狼  
遍地屬官之餽送每受必六七件當知黃白充囊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三

卷一

結李司理譚笑脅肩藉喝羣屬之賄奉李中軍精  
饑珍幣冀免撫按之察此一官者以小加大恣行  
無忌郡丞久喧物議署印尤著墨聲既裂防維難  
逃幽斥者以上二臣所當炤不謹例冠帶閑住者  
也見任河南布政司管糧道進士參議某巨畧無  
聞脂膏有據強指糧地作河灘胥里乘而網詐濫  
放工食虧正額富民以此罹殃窩罪人而包陪軍  
舍田糧共八十三里百姓何罪借漕軍而生受折  
程耗米一百八萬州縣奚堪更可異者愚聞婦之

賊鋒退居河北畏大名之騎竄入河南使妻妾  
分住民房衙役供名守令責以大義惟有覩顏此  
一官者頭顱可愛忠義罔知望烽火而心驚股脂  
膏而怨作官方不飭物議沸騰見任山西布政司  
分守冀北道進士參議某任性不羈恣情多染憲  
體如何清肅而娶妾向各屬招搖軍紀亦甚森嚴  
乃金珠派行間發買豌豆飢民代哺而私糶充餉  
各半恐非振濟之初心月餉三軍脂膏而胥任鼓  
譟至再是豈投醪之實惠縱張中軍凌辱青衿并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三

卷一

父兄無端波及皮鞭非教士之刑聽王舍人分投  
訪事至道爺一概稱呼叛馬正打詐之物此一官  
者數載居疆未睹明律之績久當盤錯殊無砥礪  
之心合少創懲以全器使原任陝西按察司添設  
臨鞏清軍道舉人僉事某行無簡押心有回哀宜  
監入蜀之師而施卸于邠乾竟作桃僵李代營署  
三秦之篆而回翔于司道真同舍已耘人守城而  
派餉一人多至三百兩即使富戶奚勝修城而  
麥一百頃有十二家況是凶年堪憫孫總兵受

牋生何以釋軍中之憾符同知科頭對博將無貽  
道路之譏此一官者監軍全未監軍惟知漁獵署  
印忘其署印聞計留連欲開改過之門須行鐫級  
之罰見任雲南永昌軍民府舉人知府某年入峽  
磁心縈阿堵詞訟一憑撥置田書辦操曲直是非  
之權贖錢但問富殷何門子有採訪虛實之報署  
印關民生休戚視賂遺爲詳委正與劫賊分贓夾  
棍是法律重刑思嚇詐作生涯豈是循良本色此  
一官者惟爪牙是藉更頑鈍不靈天末固曰法度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卷一

奏疏

之疎邊郡豈堪猥瑣之任合從創艾以儆頽靡以  
上四臣所當炤浮躁例量加降調者也原任浙江  
溫州府進士知府陞陝西按察使副使分守關西  
道某作事多乖居心不淨委腹心于下役如徐應  
嘉沈調卿諸吏通郡無不寒心藉聽斷作生涯如  
葉監生邵生員諸訟審詔殊非鉄案緝獲米船不  
賑飢而變價又責陪委驗之孫承取利不已甚乎  
侵用料價不設補而離任竟遺殃接管之庫吏強  
顏得無厚乎建見任之生祠既已明于功令署舊

衙之御史更爲見笑旁觀此一官者處荒殘之郡  
乏綏撫之長遺黎鮮有去思事後仍當追理原任  
江西布政使司屯田道叅議今調雲南分守臨沅  
道某渾朴不凋散履自適挾門役而縱飲怨詈殊  
不關心值餽送而起迎欣喜依然在日署糧道不  
催漕糧乃催遠年之料價臨兌而征比難完健舍  
徒恣搔擾管屯田不急盤驗反急鹽商之陋例不  
遂而涵申助賑撫按笑其無情且勘地方之民變  
而邑令情私輒指良民爲流賊無乃悞乎督歲造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奏疏

奏疏

之淺船而各役朦報幾誤運事於公家何其玩也  
此一官者威儀不足鎮物瑣屑殊足縈懷游朴畧  
之天未堪肩鉅多磨礪之法或可圖功原任廣東  
按察司分巡道僉事今陞四川建昌兵備某志事  
因循幹局凡猥聲色不事左右有城社之奸記憶  
全疎把哨乏貫魚之序署門之禁宜肅縱子僕而  
踰牆時出包攬所以成風行戶之價宜平取細段  
而負值太多舖商因之叢怨親提固求明允而鄧  
堪一之人命出桺別有隱衷案牘切戒游移而何

子昌之爭產屢鞠竟無恒讞此一官者神隨年短  
力與心違求其遠馭之功畫應不足置之器使之  
內才則有餘以上諸臣所當紹不及例量調簡僻  
者也伏乞 皇上敕下部院酌量處分庶計典  
肅而吏治亦有裨矣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聖

卷一

乞就外職疏

吏科都給事中臣吳麟徵爲垣務日深乞早就外  
職以信 明旨以全臣誼事臣辦事該科接得  
吏部一本爲遵 旨覈議事奉 聖旨內外  
兼轉前諭已明吳麟徵未歷監司應否遽陞京堂  
這員缺着再推通列來看欽此臣不勝悚思臣因  
病曠職屢疏自陳六垣之長弗堪況京卿乎此銓  
臣之一誤也惟是時方多故報稱未能沾戀

主恩不忍自棄勉其所可自效誠莫如監司蓋臣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美

卷一

天性迂愚氣質柔緩以當搏擊之任論列之司殊  
非所長若安民善俗起瘠扶衰受一方之寄守

國家章程以與僚友相砥礪臣固可企而能也臣  
區區此心非始自今日每見人情貴內而賤外致  
監司郡守積輕吏治苟且閭閻困瘁盜賊承做釀  
成魚爛瓦解之形臣憤之痛之昔先臣劉大夏留  
心民務辭庶吉士而就兵部主事辭卿貳而就按  
察司使功業炳然史冊爲一代名臣臣敬之慕之  
去冬欽奉 上傳司府員缺於科道官選擇陞

補臣卽移會銓臣願爲諸臣倡乃銓臣不知何故  
竟不及臣今旣奉有 明旨銓臣又何疑焉抑  
臣尤有請者臣苦貧泄日甚一日脾氣虛寒不宜  
於北若得水土便習之鄉猶可一意調服少効馳  
驅此臣犬馬之私不可旦夕待者目今司府懸缺  
甚多無人堪補伏乞 敕下該部將臣卽日推  
用庶新圖可勵往愆可贖 明旨信而臣職共  
內外戮力以襄 中興盛治無難矣臣無任激切  
待 命之至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手

卷一

再申就外之請疏 甲申一月上

吏科都給事中臣吳麟徵謹奏爲再申就外之請  
以贖積愆事臣聞之人臣于身之所長上雖不知  
不敢隱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敢自飾臣之屢辭  
垣務揣臣所短也臣之冒請外職量臣所長也夫  
人才長短如人面方圓一見自明家臣操人倫之  
衡何以至今不決乎且今天下亂極矣救亂須人  
扶危當杖當此世界搶攘壞潰使藩籬兵牧位列  
龔黃猶思不能塗塞禍孽乃缺官不補補不擇人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該撫按大聲疾呼若不恤也用人吏部職掌今盡  
委于各部之咨送人各私其所屬誰肯以才且賢  
者出而任艱難瑣碎之事乎平時遷轉如流何嘗  
盡拘俸序今當危急搶攘動以俸淺降級爲辭是  
猶以我冠履溺佩裳救焚也無以濟矣卽以臣鄉  
兩浙言之郡守十一而員缺過半甚者虛席兩年  
黃堂上生荆棘矣無布政而錢穀何稽無臬司而  
訟獄誰寄無學道而模範安施何怪乎錢糧輸輓  
不前任徒揭竿四起舉東南財賦之區一旦如決

難潰疽也故臣謂一切封疆失事銓曹宜分任其咎否則悠悠忽忽膜外視之於以挨排情面保持祿位足矣如天下事決裂何哉至若臣垣職掌相關亦宜擇精明強幹之人日夜激聒 皇上以如雷如霆之法震之方足起其沉痾之習臣疲病坐廢無如之何求罷不得轉而求外冀贖往愆千萬分之一亦豈臣之得已也臣因夙疾陡發伏枕狂言不知所裁伏乞 聖鑒速斷施行

吳忠節公遺集 奏疏

五

卷一

抄參

密撫疏抄參

吏科抄參密雲巡撫王繼謨題為察叙屬邑城守功勞事等因本年六月二十日 聖旨該部知道內高某計處緣故仍着察明吏科參看得計吏之典三年一舉外憑撫按疏冊內憑通國見聞參互折衷一成而不變矣邇者貪墨私庇特奉有不許輕徇各地方開報塞責之 旨如云大計處分有司以撫按之考冊為據則堂堂部院不過奉行撫按之意見而止所謂剝下媚上彌縫要譽者不得過而問之不顯與 明旨兩相背邪司計者將何適從高令以不及調簡在部院自確有所據即其城守議叙與考察之法亦不相掩第庇一屬吏而欲撓公行之大典肆詆為旁局則又三百年來所僅見矣該撫按一憤憤至此邪

吳忠節公遺集 抄參

辛

卷一

移會

移覆兵部

皇城巡視吏科給事中吳麟徵爲遵 旨察明回奏事准貴司手本開稱前事等因到此隨該本科看得守衛單虛之故不特屢見條議而去冬

聖諭已和盤托出似非止尺籍腰牌之外僞已也但欲點驗察祭以漸釐積弊非此兩者無繇挈其要領故 明旨先詢規式意或在此尺籍具存

貴司腰牌亦貴司職掌本科何能贊一詞惟是小吳忠節公遺集 移會 卷一

疏所云年貌失真腰牌多舛則實非無謂蓋軍士多至七千餘人遴選又在五年以上且逃亡者補老弱者替更換既已不啻年貌豈能盡覈以致牌與冊異冊與人異而牌又有大小新舊之異查點之法年貌疤痕籍貫缺一不可而牌中多不詳載如此則安辨其爲正身爲僱倩爲隱占乎尺籍全憑胥役之手日久必至承訛今當於遴選之時貴司及本科親爲填註然後憑冊造牌亦親爲唱給補替亦然往時腰牌委之該衛而該衛卽書爲謬

索之具散之伍長而伍長又藉爲包攬之資甚至繫累以一囊盛之臨期扯拽俄頃而集呼張李應呼甲乙應縱鞭箠屢下而痛癢不關則因牌冊不對而易於遁形耳則遴選之法莫先於 會典

所載務要牌冊相同之一語貴司推而行之或詳察古式或另創新模自有畫一可行之法在其他官軍善後事宜應條議者本科現在具稿無煩更贅矣今准前因相應移覆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兵部車駕清吏司郎中蘇處煩爲察照施行須至吳忠節公遺集 移會 卷一 手本者

乞外移吏部 甲申正月

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謹揭爲監司內外兼轉此良法也

聖諭屢飭貴部自宜遵守本職因病曠誤屢經自劾求斥豈堪冒濫京堂之選致煩

旨再推駁此貴部已事之誤也卽邇者司府缺多欽奉

上傳以科道官推補本職資俸在前首自移送貴部又復遲疑或因前覆未下今旣奉有

未歷監司應否遽陞京堂之旨是職之宜外不

宜內明矣若復瞻顧因循不力推用仍濫列京卿

移會

奎

卷一

啓事是于 明旨爲不信于貴部爲故違而

聖諭所狀薄不屑爲者本職又何以自解此俱于政體所關不細不敢不出揭明之

揭

密清冒濫揭

建昌府推官吳麟徵謹揭爲密清冒濫以紓民困事卑職深惟江藩大患莫甚於民力耗竭帑廩空虛而宗祿日加無已其救時急著惟在均祿自嘉靖末年已奉有

明旨矣但此時秋糧額派三

藩王祿銀九萬六千一百四十餘兩見支祿九萬二千餘兩較徵入之數尙浮而支至四十七年加至一十九萬零六百七十二兩勢已極矣於是再

吳忠節公遺集

揭

奎

卷一

奉 旨均定哀益攤派造冊通行永爲遵守而

不意上下朦朧依然如故愈派愈加愈增愈僞帑廩安得不匱民力安得不竭也且其間不均情弊

又不在貧宗之繁衍而在郡王之冒濫貧宗衣不

蔽體稅糧不全口冬杪而給春祿食糈幾何而半

爲青蚨以償人子母猶苦未足郡王居豐食腴祿

兼數人物力旣盛打點四出猾胥通同濫觴無已

如報生請祿混亂假借已不待言至其大者郡王

歲給祿米一千石內本色三百石每石派銀八錢

折色七百石每石派銀二錢另民較二十四名每名年派銀一十二兩此舊例也自萬曆四十年後嗣封者名為新封其祿米俱一千石折色者一如舊額只本色每石派銀五錢民較每名派銀七兩二錢奉有 明旨不容混冒今 舒城阜平等王開支祿米營謀飛詭欲以新封冒舊例近蒙布政司申詳 撫按嚴批招依新例五折給發則新封民較合當招依新例七兩二錢支領今察舒城王萬曆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嗣封冒支

吳忠節公遺集

揭

奎

卷一

民較銀一千八十五兩零 嘉祥王萬曆四十五年九月初四日新封冒支民較銀八百四十二兩零 阜平王萬曆四十七年十月初一日嗣封冒支民較銀六百四兩零 金谿王天啓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嗣封冒支民較銀三百五十二兩零 浦陽王天啓元年十二月初七日嗣封冒支民較銀三百五十二兩零 仁化王天啓三年二月初十日嗣封冒支民較銀二百一十七兩零 布政司

史格於 王命竟不敢報又如宗正副

每年各派廩糧三百三十兩例以薨日截支今天啓二年二月宗正 華山王薨 筠谿王奏改宗正所領廩額猶是宗副原派 德化王奏請宗副天啓四年九月 新命甫下 部文未到徑以宗副冒支自天啓二年二月扣至天啓四年止共九百三十五兩民力幾何堪此冒濫今宗正副廩銀不可問矣若民較須及今清理懇 諭 布政司徑行各縣依新例扣除不必行查查則終無了局矣益藩聲靈較他藩赫奕近以鼓噪處分快心

吳忠節公遺集

揭

奎

卷一

郡王行事益恣卑職目擊時艱不敢隱默伏望台臺原鑒密賜採擇施行須至揭者



錢糧參罰揭

吏科給事中吳麟徵揭爲錢糧參罰甚嚴部冊欺弊可駭謹就冊剖析以摠公憤事職十年外吏濫竿兩省經署五府兩縣從未嘗以逋賦受參卽去歲奉文行取亦聽兩院司府查勘明白取結赴部而部院堂懲于往轍亦必詳查錢糧足額而後具題考選自謂人已兩無作矣乃于正月十五日見巡視太倉銀庫李掌科遵例查參逋賦一疏內開四年太倉銀兩各府欠九分以上官三員而職與吳忠節公遺集揭

卷一

七

焉以職署泉州時所欠也職之署泉在四年秋季時因司催嚴迫力疾督徵完解頗溢營額且七月以前自有本府知府十一月以後別有署印推官今旣以完作欠又以一年之欠專責一人此何爲也詢之巡視掌科云此係戶部冊庫所報因取原冊披之種種舛錯紕漏不特輕視外吏之功名亦且藐玩朝廷之功令試舉一二明白易曉者言之錢糧自有年分卽一年之中計月計日各有經管之人經管明而後參罰當今有以前任之欠

加之後任之人者如福州兵備沈萃禎四年十一月到任而開四年十分之欠分守福寧道吳道昌五年十月到任而開五年十分之欠興泉道曾櫻五年五月到任而開四年九分之欠分守建南道黃承吳四年十一月到任而開四年五分之欠建南道何萬化五年六月到任而開四年五分之欠鄒忠胤五年六月到任而開四年八分五年十分之欠斯已異矣乃又有以任後之欠加之去後之人者聞清縣知縣王堯仁于四年六月去任連江吳忠節公遺集揭

卷一

七

縣知縣沈士奇于四年十月丁艱俱開作五年十分之欠而不但已也分守漳南道陸卿仕于三年冬季齋表進京四年春在籍報陞未任病故而混加四年十分之欠分巡漳南道顧宗孟于五年十月報陞方登啓事而預坐五年十分之欠又一奇也道府所欠宜准之州縣而後合算共計分數始清今福州府漏造閩縣一縣漳州府漏造海澄龍溪長泰漳平詔安五縣建寧府漏造歐寧崇安建陽松溪壽寧五縣邵武府漏造泰寧建寧二縣汀

州府漏造長汀清流寧化連城武平永定歸化七縣完欠不登職名亦不載則一郡錢糧何繇稽其始末而郡守聶文麟李衷純徐景麟等俱坐以十分五分之欠卽就福州一府計之冊開太倉原額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七兩零及查冊載侯官等八縣細數止共六千三百九十兩零而閩縣竟爾漏造豈一縣之額獨有八千五百三十兩零邪尤可異者冊開通省四年分太倉原額銀二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兩五錢八分七厘六毫已完銀一萬七千七百八十四兩三錢未完銀四千七百一兩二錢八分七厘六毫布政使止欠二分而道府州縣多欠至十分九分則總數不相合矣乃于下作註脚曰各屬止完銀九百八十七兩四分五厘外布政使那解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七兩二錢五分四厘九毫該布政司算完道府州縣算欠夫同一錢糧也不知布政司所那解者係何銀兩如係布政司自有之銀則西庫三十六萬跡已如掃更有無礙存貯以爲不時之需且朦不上報如卽係州

吳忠節公遺集

摺

李

卷一

縣解到別項之銀則那此掩彼州縣已掛別項之欠于司又懸太倉之欠于部是內外兩逋也上下一體安見暫那之藩司宜居功而催解之道府徵解之州縣獨任罪乎況太倉京邊急需閩之州縣從來毫忽不欠卽使藩司那解州縣自當速補亦何難一檄督催而借部欠以爲僚屬陷阱之地必非仁人所忍也五年開徵伊始或俟再查若四年已隔一載各屬斷無宿逋之理今不復清查而總括之曰欠則道府州縣叅罰寧有窮期或曰部冊報之齋捧右轄叩之右轄云係本司固封送部而已不與聞及查左方伯朱身修于五年六月到任其自四年起至五年六月亦別有署印今四年欠二分五年欠十分俱朱方伯當之則李代桃僵孰甚方伯總之高下在心顛倒任意開載職名亦多用印後片紙貼換朱墨宛然猾胥之舞文乎抑當局者之譸張爲幻乎職每見外吏無端鐫俸降級輒吞聲忍受無所控訴今一省如此他省可知正當從直糾叅以剖皦向來蒙蔽之習但

吳忠節公遺集

摺

李

卷一

明旨

下部尚有一番擬議姑先一揭明之須至揭者

吳忠節公遺集

揭

丰

卷一

爲先伯考請諡揭

竊嘗思之諡以易名節以一惠覈其言行事業之  
貞邪而以兩字陽秋之使陳力者聞而企競進者  
聞而悚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焉袞鉞之權嚴  
矣哉豈特歿者之子姓以爲榮哀寵贈之具乎況  
銓論典於功令最嚴之日則公是愈昭舉諡典於  
輿情久鬱之餘則貞魂始慰則未有如先伯考刑  
部尚書吳公諱中偉者其結念在 君父而惟  
恐不畢致其忠貞其實學在經濟而曾不少移情

吳忠節公遺集

揭

丰

卷一

於夷險其實惜在節義而兼能燭幾先於明哲蓋  
敷歷 三朝炳烺在人耳目者愈久而愈可思  
也公戊戌成進士筮仕大行三捧 使節卻 益  
藩之贈金正 代藩之僭禮識者謂其於名節大  
關鍵早已窺之矣歷官黔楚江右以迄粵東茹荼  
執法不陵不援威惠並著四省一轍中間如督黔  
學而兼攝備兵使者以片檄定威靖毛口諸夷之  
爭弭其不受勘之侮杜其不易剿之患而兵立罷  
也如壬戌廣寧失利部數赴援而公遽舊所守榆

開平妖賊之精兵三千五百人起廢弁陳九德統之以爭先而往兼籌戰艦之南北異宜雖格於制府不行而人人稔其石畫悔不用公言而委餉逝波也如粵東掌臬檄喻海夷擅築青城恐窺內地盡從折毀以潛消地方隱禍而兼不啓兵端也如延訪澳夷擊遠大礮多方購進實自公始而公不居其功也如丙寅寧遠再告急屢奉 旨另推

畿撫業以公實心任事削平粵盜有成效首膺

簡用而竟以政府密揭改用私人雖未竟其壯

吳忠節公遺集

卷一

揭

猷而識者原共趨之也此其戡定之才何如者藉令今日得公北禦南禦寇封疆之事豈顧問哉當其官大理時凡屬刑曹皆奉厥衡指而公駁讞十居三四雅爲徐公海石所懽服及轉少司寇與薛公正亭同鞠張賊曉劉太守諸案正言力諍其冤幾與薛不相能而公卒堅持不少阿也假令公今日爲 祖宗寺此金科玉律當必能力爭平反期無冤民然後已而公引身恬退之志業於是堅不可拔初非待逆喘虐焰方張迫脅大臣引年

自裁之 旨而後一再疏求退也卒之吹索無

得公論難泯仍蒙 恩加銜大司寇以歸豈非

炳幾先而收拙效惟公兩得之哉識者更謂當舉朝奔走崔魏之門而公獨謝絕徑實無片楮半縑相加遺卽如在光祿時有璫姪良卿爲本寺屬吏借宅請寓嚴詞卻之及諸大璫以寧懷太子四喪越例索膳米至三千七百石有奇而公按誌力卻一粒不發今其覆尙膳監一揭具在侃侃可誦求之于今誰復能有此擔當者至于 陛辭一疏

吳忠節公遺集

卷一

揭

語語 廟謨若豫知時事日棘一日呼夢境而使之覺者其畧曰除邪所以安正也而影響多及於無辜或反快邪人之腹搜括所以濟用也而輻輳已盈于數倍尙未歇竭澤之謀公私物力有限豈可以取于取萬爲海內無盡之藏 祖宗法度有常安得以通變權宜爲經行不做之道 憤斃固可構譽爲恢復之端然人情窮極思亂恐憂不在邊陲也奢賦按兵正苦剿撫無一定之畫然遠近觀望生心恐禍不在荒服也網密凝脂而

使人人重足將嘯聚劫殺千百成羣者得無更難撲滅乎侈言獻納而使在在空虛將變起不虞地方多故者空拳何以應猝乎況墨輔之去席未寒而狐假之私門復熱升沉懸于主爵而至徬撓閤部之權威福操於大君而至妄啓苞苴之路太阿竊弄羽翼漸成我皇上明目達聰豈其尙未聞一二邪總之天下大勢震疊之後必養之以和平門戶之餘不宜再開一門戶云此公瀕行發恤當尸諫之意讀者危之涕泣尼止公爲易草

吳忠節公遺集

揭

七五

卷一

以上又有藏富於九州四海爲戒於日晏履霜等語一時以爲朝陽之鳴按先朝逆瑾披猖林貞肅草疏攻之以身在蜀帥弗果上後瑾敗隨有慶幸討戮宦賊疏并錄前疏稿上進人以爲忠公此疏實相類不可磨滅迨公脫屣歸而會有

今上卽新之典時同漸在臺省者無不論薦公及諸知交皆促公具疏自明爲需用地公不可且自述當日求歸情形惟因朝日兩奸有懷未吐而兩奸于不佞寔未嘗有絲毫加視橫被誣妄無辜貶

黜諸公萬萬不同若遂以此再希進取不惟爲有道所嗤抑亦反我不附權倖見幾明決之本念矣遂力求寢併前所疏爲先人乞恩者亦不果上此又見公始終守正度越時賢萬萬者也若乃公友性成眞實無城府每而折人過而樂道人之善急人之難而不可干以私慈和正直無少長僉愛之卒之日巷哭市罷者數千人蓋公之各位功業先進猶有埒者而盛德至行則迴乎莫可及已微猶子也謹不敢自詡前徽外飾月旦然遺芳久著

吳忠節公遺集

揭

七六

卷一

而未彰鉅典久稽而未舉夫亦其爲之後人者實湮沒以以至于是況躬逢學士先生秉史筆以佐議禮之時何忍自外謹據拾輿評以供採擇倘蒙覈名寔以激頑濁之靡畧爵位以分天人之權而賜之謚典豈惟先公歟不朽卽世道賴之矣謹揭

吳忠節公遺集

卷第一終

賡啓

上益王箋

恭惟 老殿下寬仁嗜善睿哲周知普令聞于九  
垓秉溫恭于一掬不忤職待罪輦轂三載恩私等  
於高厚方圖報稱忽值艱歸亦緣衰絰在躬無繇  
擊額階墀謝瞻日表乃臨發之際更荷勤施不忤  
職益仰如天之度矣今將家累奔次錢塘役旋肅  
啓上候伏願 老殿下軫念民艱益修厥德知小

吳忠節公遺集 賡啓

卷二

人之難養毋令彼食其利而我被其名念衆怒之  
難干務使親者輸心而疎者息喙庶鴻基鞏固於  
億萬斯年而去國之臣亦歌咏令德於生生世世  
矣不忤職臨啓無任迫切瞻戀之至

上德化王箋

恭惟 殿下履仁蹈義秉禮好善一切猷爲俱以  
恤民愛國爲念以至么磨下吏待罪三載卽清問  
亦不數數以足益知賢王之爲賢也京債一節起  
于譚大紀之失於請命激于毛長祚之突出惡聲  
其罪狀昭彰自不可掩但猷窮則攬事久變生而  
此輩俱狡黠多端之人向聚都門今擾盱城爲日  
已多果能掉臂而去乎卽去亦竟甘心垂橐燔券  
乎蟻穴不塞卽成潰隄不特目前國體當恤而日

吳忠節公遺集 賡啓

三

卷二

後睿慮亦當周昨審貴役隊長三尺下吏無能折  
而衷之且此事此詞前在撫按兩次稟銷亦足以  
報國遇矣若必欲了此局自當聽賢王睿斷下吏  
無能爲也不日公出特役啓問惟賢王炤察

上魯世子箋

伏惟 儲殿下孺篤天經忠懷帝室大雅之聲翔  
於海宇草茅之質何幸躬逢自非特達之知豈有  
折節之遇臣心如水百折必東固世世盟之矣茲  
有密啓緣封冊內誤鐫 陽信殿下名法應糾治  
主自內閣下至部堂司中翰內及中貴人俱應擬  
議所涉頗衆要不足惜也職所以遲遲舉發者惟  
慮中外多故 聖情憐鬱況親親大典有所違錯  
必庸 洪怒而金冊難于改正又必更鑄再頒未  
吳忠節公遺集 卷二 三 幾啓

免有稽典禮以故欲須事竣決之乃適聞諸司惶  
思求自全之策云已啓 親王殿下暨 陽信殿  
下允爲包容未知果否疏草已就伏候殿下特爲  
啓聞以取進止睿意慨然自當仰體誓置否則不  
敢避衆怨也

請陳道尊啓

鄧國殊勳爰命扶風之使君山雅望聿來沛邑之  
求稽祀典之獨嚴豈單門之可冀先伯父司寇公  
中偉猷承覆澤忝冒 穹恩惟煩三事之臨臨斯  
重 九重之責錫栢門寂寂迂天章而雀跂烏翔  
松蓋童童望綵驂而川迴瀆舞濬黃泉于百尺曜  
白日于千秋榮踰瓜奠寵渥膝居謹拜手以宣詞  
祈信人之速駕

吳忠節公遺集 卷二 四 幾啓

舍某公啓

不肖左掖散材秦谿病草經秋窮巷未瞻君子之  
光隔歲寒灰忽玷除書之日致來寵藉詞曰臚行  
耽溪流于一臥悼歲籥於屢更求三年之艾藥裹  
尙自關心轉千里之蓬官牒忽焉驅我深慚小草  
猥辱華絨叱王尊之馭豈敢後夫馳驅鬻禹之  
田或亦憂其車馬何年逋客返初服于霞城此日  
孤踪悵浮雲于天際媿瓊函之罔報倚病榻以藉

完

荅邑令啓

恭惟老父母台臺天挺人豪民依衆母噓枯振稿  
殷乎聲動雷封卻殿召和藹爾氣蒸花縣正壽考  
作人之日幸小子有造之年惠我好音居然善頌  
治其未能讀易空歎無聞虛五十之光陰積百千  
之慚負淒其霜露結長恨于松楸偃蹇風塵委餘  
生于草莽況是白頭哭子日斷非熊那堪黃紙驅  
人魂迷夢鹿關心藥裹驚持炤眼新詞混跡漁樵  
儼對介眉春酒老矣無能爲也何煩國士之品題  
吳忠節公遺集 卷一 五

愛之能勿勞乎尙冀仁人之鞭策短章附報九頓  
以宣

暮春荅啓

桃花落盡笑舊客之重來洞口依然喜仙源之不  
遠天柱峯停雲正渴日華嶺明月忽投所須藥物  
惟息黥補劓之良方何用浮名盡東塗西抹之堪  
醜願少蠲夫縛節庶相對以天機拱壁拜完蕪詞  
曷罄

重九畱啓

勞人暫憩病骨未蘇九九空逢七七難發搔獨坐  
之首尙怯虛寒採盈把之菊宛同消瘦惟誦三秋  
有年之詠遐思四民藉野之歡俗雅重乎嘉名政  
無慚于幽土願還萸佩聊壽使君豈有妍詞堪娛  
佐史



荅倪鴻寶

第灑啗舌如其脫自交牘至今無一佳字生筆下也丈夫屬有念以爲齷齪入股最無益於身世之數輒攬眉棄去僅兩試學使者僉上列又自笑其不意也丁巳讀書江右官衙得百菴戊午渡江而歸爲文祭之投于怒濤秋間受知名師索窻業茫無以應已而家兄上公車第謂可辟館穀窮探討遂辭不赴坐里中山莊辛酉借榻重隱登眺之暇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書牘

二

卷二

時拈一題頗覺意象落落然得稿使用炙酒與友人夜飲爲歡笑篋中無留紙矣壬戌春復幸雋深媿鹵莽不欲以秕詞災本本房師見督纔出友人所攜數首歸遍覓之亦不滿三十友人潛付之梓非其願也日月逾邁碌碌猶人既非讀書能觀大意者而雕虫一技又無以自顯丈夫事業竟爾爾乎敢請之年翁弁以明訓庶以自勵耳草草萬罪

荅張紹和

此中畸人投揭至再謂我兩人於風雅外別有講張其家適有流言尊教兩及遂不敢奉酬隻字徐龍溪亦云久不見紹和先生俗吏肺肝如此父事謂何待罪兩閱月自分五日京兆不欲深犯手做今幸息肩矣病骨蘇蘇滿牀藥裹溫之役不覺進退維谷其十年焚棄筆硯愴父面目何堪搪揆西子先生必欲窺見底裏近於不恕聊錄一首發地下案且嗔若翁無端鑿此苦海也餘俟續呈賦集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書牘

八

卷二

完壁佳德不次

寄黃撫軍

自老公祖離浙而浙人日就湯火是以旦夕引領冀望庶幾撫我而今幸得之此豈人力哉天之所以存敝浙以存江南也昔劉忠宣之在粵繇藩臬而鎮撫粵人鼓舞稱慶迨入秉樞要爲兩粵計者無所不至然則浙之仰藉台庇又豈今日而已哉江右瓦裂勢已剝膚尤祈老公祖星言風駕整飾戎務噢咻遺黎爲先事之防亦知積弛積弊難爲功顧山川指顧草木威名式遏救寧非老公祖

卷二

書牘

卷二

將誰望焉語云拒賊堂與不若拒賊藩籬則衢嚴之間尤爲喫緊增兵設防老公祖自便宜行之若一一請之朝動經歲月事機一失不可挽矣繇來武備不振皆繇蠹弁包冒衛所空虛似宜轉委廉能陸續清汰收其蠹蝕之餉以佐軍需是亦足食之一法也寒家僻在澈水一城斗大類若短垣當事無過而問之者此亦浙西門戶安得度外置之敝邑幸得張亦五父母素絲之質亦惟老公祖南車是望仲夏曾拜台教未遑揣報并此宣謝潦

率王臣

又

兩浙邇年顛連狀聞之上者絕少朝廷視箕斂于兩浙猶汲水於江海也不知其源已竭矣卽如三餉不能遽蠲若少畱之以爲守土計亦不蠲之蠲也老公祖官昌言之乎徵等從而和之浙西察戎丘上儀以無罪去廉而勇可寄一方之命如得特題補原缺則浙西可恃以無恐惟老公祖臺裁之本省之兵不足以救本省而議者輒謂義烏卒欲調之他援此當力爭之練鄉勇勢所不免然飢民易動若得仗義紳衿爲倡庶易爲功並望熟籌酌行之臨發草草希亮豁

與楚按某

老年臺此行天下第一擔子 宗社安危以之何止三楚江南乎我所藉以剿賊者兵也今兵與民爲難而民以賊爲歸一難也左帥擁兵數萬明有跋扈不臣之形何以戢而柔之使爲我用二難也賊既假仁義以招徠而我輩需責正供不能用姑息之說虛竄之相 朝廷尙爲難之何以收人心使之自固若江南不變不動賊以百萬之衆坐食江北數郡亦自有窮時而今策反出賊下三難也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七

卷二

江北折入賊手武昌一帶勢亦難支楚即沅撫之外又添承撫項背相望不能不盡入江南又益以督師部閣及內守備諸員與三藩之播遷江南物力幾何哉且無兵無將無餉俱屬創手生做力敵勢均卽一二屬職疲于奔命況殘黎乎四難也禁旅之爲楚害楚人言之切齒一禁卒歿縣官至願捐軀以償之索餉索犒動至脫巾今又以萬人往卽未必盡屬桀卒而風聲所至不寒而慄山窮水盡之地亦非此輩所習藉以勦賊安民甚難

民以就賊則甚易五難也監司郡守縣令此時相倚爲命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賈父來晚使我先反惟能使民不反而後能相率而誅反者今顛危之地率多庸劣姑容之則害事盡更之則擾民六難也卽如家昆多病早衰請告十上撫按方爲之代題部之議畱非家昆意并非不肖意節鉞一席尤非所敢覬望承當乃偏沅何地授之請老乞休之人乎亦望老年臺爲天下大計如目擊其不可卽當明告之 君父還其初服且計四撫自當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七

卷二

議裁較其年力家昆固其人也先姪以孝友蚤世使知衰老之親顛越危地其能瞑此日乎是在老年臺推愛以廣錫類之仁而已此區區不盡之私敢附以請數叩不相值今又病不能望行旌以申祖餞惟老年臺原之

寄祁世培

弟不肖誤投時網且擔重負老年翁忽從天降爲  
引掖匡救計事始竣便當抽身接翅而歸乃無端  
畱滯至今啓事兩上音耗茫然生平視各位如糞  
土豈願出此亦欲借以爲乞差地耳竟不可得始  
信老年翁有仙骨也目今秦督潰師寇思北渡關  
外四城失守寧遠聲援斷絕天下事岌岌不知所  
終老年翁尙欲俟我於湖山間乎吏弊之疏不過  
曲終奏雅 明旨必欲窮其所指聞後三疏復駁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卷二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主

卷二

今日立言之難如此 念臺先生起居如何開美  
事得無驚詫且所謂主使者何指也弟爲此事心  
欲碎矣施四老南還倉卒附布不盡萬一

上熊撫軍

敬啓政浦所斗大一城屹衝海上實東南之門戶  
先年屢經寇患危而復安以城壘高厚守備完好  
也自改里遞爲官修而城垣日壞無過而問者幸  
雲怡蔡公祖毅然振舉一時改觀今數載復遭風  
潮之患樓櫓墻垣雉堞窩舖在在傾圯奸民蟻附  
而上不須拾級千百生齒日夜孤露寄命於盜賊  
之手此地去縣既遠情同孽子不復關切而天聽  
彌高衆并力微徒作大聲之呼未聞流水之今日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卷二

古

卷二

復一日究且無城目今萑苻充斥風鶴時驚居此  
土者惟有轉徙一法而人盡轉徙寇至曷守恐非  
祖宗朝設立城池之意所恃祖臺在上法令彰  
明顯懇特委廉明剋期修築若止層累檄下本縣  
工房則掛壁置之耳軍三民七各有本項錢糧歲  
歲開銷何曾以鎔銖加惠茲土則諸胥之肉真不  
足食矣事關民社佐所弁一言惟矜其狂瞽采而  
行之幸甚幸甚

荅米道尊

不肖疎慵無似加以善病頽然不能自振老公祖蒞臨候賀遲緩方深慚仄乃荷手教誨諄以敝邑利病下詢此言之不聞於當道久矣感激涕泣弟某僻居在澉終歲不入城市諸弊僅悉其涯畧其草蠹主名未能一一舉以對也至澉之要務曾疏之文司李未審曾達清聽否搶攘亂民自聽失主告理若盜賊所掌印二事乞老公祖留意澉在海曲地僻民淳向來無盜卽有亦外境流入今春無夕不劫俱鄉民自爲之此俱在澉近郊鉅砲之聲一城盡震地方官不問也察律例城內外失事並論況城內岌岌不可保乎懇老公祖特檄地方官整飭巡警以保無虞失事如律庶少懲萬一耳澉離縣遠所恃止一印操操印合一操去印爲虛攝聞有衛弁營管印此萬萬不可如守禦指揮何嘗一至地方乎此外最喫緊莫如城垣澉自洪武迄萬曆屢經倭寇幸城垣堅厚可守自里遞改爲官修蓋飽蠹腹虛作開銷以致積漸圯壞殆盡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五

卷二

顧公祖出巡議欲縮城縮城大似移山何如現發數百金支撐眼下乎向年曾請之熊公祖誤以爲私書并所申文不理且究千戶罪自後各握手相戒不敢發聲若非老公祖虛懷某亦何敢再妄發也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五

卷二

上某道尊

春日載陽病軀頽墮弗獲船賀戟門爲歎民運一節敝邑較六邑尤爲萬難地僻海隅旣無商筏可通亦無民舫可借不得已議及兵船蓋亦倣先年舊例非始自今且量畱十之三四自足防守無虞而船因海上而設日在敝邑水次亦非他邑可援以請者事起倉卒法當權宜若膠柱以鼓必欲雇之境外則此時到處騷騷行旅幾絕江湖若封能必其銜尾以濟乎況敝邑漕糧數萬石卽假此尙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七

卷二

豁萬荷萬荷

寄楚方伯某

濶別幾十年所老公祖已巍然陟方岳之尊而弟秉耜沉緜幾欲置理亂於度外棟隆溝斷還其所如此造物者之巧而熙朝之律令應爾也羣盜如毛說者以爲將牢太過今聞且爲壘於黃河之湄以伺漕運百萬糧艘尙未有渡淮而北者且旱蝗相繼飢疫載途天時人事岌岌如此譬之於奕祖當局手也帷幄樞機不待拾級何以熟籌而急於之已故隨州徐守弟鄉籍后交也其勸勸城守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大

卷二

盡職歿事闔門慘烈固足風示有位而其所最難者明知孤壘難完人情叵測毅然身殉必不效時俗爲賄賊倖免之舉蓋當其救斷家事慷慨之官軟血圍城誓必歿戰此志真可與日月爭光矣厚卹固朝廷所不吝而悉其情形以入告要在當道諸公與祖臺綱常名教所係詎假鄙人之言以爲左券亦自媿其瑣瑣矣因風附候潦率主臣

與郡尊共

敬啓敝郡科歲二試取士正額外例有軍生一案  
緣戎隸之士多係孤貧非得公祖父母加意振育  
雖有才欲上進無繇也今海寧一衛外有澈乍嘉  
三所屏蔽相若生齒相若而人文聲教澈似勝之  
自國初迄今科甲蟬聯侔于諸邑以故樗散如某  
輩亦得濫賢書而冠進賢他可知已顧樸械雖宏  
薪蕪未廣每遇府道試嘉乍兩所另案限取而澈  
以一隅獨甄甄額外佔畢之流不無遺逸之嘆今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九

卷二

幸老公祖弘開陶鑄加意儒林凡茲末學咸切翹  
首徵維桑之誼自難緘默今合詞叩縣轉額臺端  
夫例循嘉乍原非創始人才可按亦非濫恩申請  
而外尙懇尊揭至學道孫公祖處或一體限取或  
破格寬收著爲定則永永無敦庶蕞爾海陬弦歌  
不絕而尺伍子姓沐高厚覆載無窮紀矣某等不  
勝感激待命之至

與郡守共

敬啓不肖家世單寒爲之崛起者寔先伯父蕭縣  
尹之英其妾性穎異學業該洽兼有諸長而矩則  
先民粹然一出於正癸卯叨鄉薦屢躋公車遂振  
鐸蛟川陶冶士類以文章名世者迄今不絕迨令  
疲瘠之邑潔已殫精至不忍以責逋煩民浩然掛  
冠而歸歸而足跡不入城府徜徉山水與先司寇  
恣友于之樂又十餘年去世其至性淳德鄉邦思  
之如其子弟頃擬俎豆黌宮業具申學臺矣試事  
不敢忘德徵臨啓曷勝惶悚之至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三

卷二

與鄭郡守

敝邑借運兵船之議倉卒浼文公祖轉達幸荷慨  
俞且手詔遠示具叨老公祖委曲爲地方之意至  
抽撥多寡原憑上裁大抵得一舟卽免雇一舟之  
苦且以本邑防守之船爲本邑接濟之用其勢旣  
便往來不踰匝月程役不越千里緩急亦未至弛  
備今縱不敢望全濟得十之六七庶足以資一臂  
數萬國輸將猶不至全無所恃也七邑之事俱煩  
清慮而敝邑僻處海角尤爲萬難計不得不出於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三

卷二

辭邑令

伏惟老父母德輝攬下敝邑如海旭初升光燦霞  
際童叟喁喁皆願望見矧治某忝列子衿兼通世  
好敢自偃蹇背外以膺後至之討乎願自乞身以  
來衰疾杜門已經一載未能攝衣冠見客卽當道  
經臨萬分忝負亦僅拜手一通姓字而已昨承使  
命云欲枉存不勝惶恐無地旌節巡行一邑觀瞻  
所係鄙人僵臥有失倒屣上損威重下叢風議非  
細故也謹頌介懇辭容甦殘喘稍自寧貼春和或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圭

卷二

此若雇之境外邑父母業已端官邁往但未可必  
得耳此事原非創始崇禎二年允行在卷伏望老  
公祖毅然主持詳悉以請造福敝邑真無涯也道  
臺公祖如命再瀆矣臨啓曷勝翹切



與沈蒿我

不肖弟愁病交侵百事迷謬先人葬事舉期不定至驚左右爲罪百千時值倥傯弗獲登謝尤深耿耿耳茲更有惡先司寇窻窻相成擬于是月二十五日安厝叨有 諭祭禮先期舉行嗣孫孱弱既弗克荷負第正爾憤懣思愆於儀屆期欲枉年翁駕臨詔示并爲主爵不特存歿微榮 大典亦甚有光矣謹遣小力端叩恕不躬請主臣

又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卷二

三

昨朱葵后過此頗聞年翁近況弟之乞身亦悉之即報矣此舉實出絲衷乃疏稿爲輦上相知所易僅得沿途調理之 旨而賤體憊甚畏仕路如探湯不得已再浼東省撫按代 題不識如何臥榻兩月氣息奄奄惟以生殺予奪聽之 君父而已年翁既竣淮洪之役便于肩背稍輕且聞數日水長前路應無他虞弟南歸北上總在中秋後決意于一晤布此心曲恩典在外者或應地方類 題再詳審之即君吉期自當如命但諸事未備即

之一犬亦須自鬻萬一南歸不果當如之何此亦弟乞身之一節也諸容面罄未既東信甚迫奈何

又

身之不德致茲天折又復何言但念生平踴躍于人世受享不敢多取有何盈滿而煩造物之概邪弟婦日夜悲泣幾作斷腸猿矣辱念益切厚愛骨肉恩債三生中不知何日酬還也刻下與病兒相守未能尋晤頃得邸報見紛紛啓事老年翁果得遂此初服否如此剝喪之秋舖糜鼓缶饒是穩着萬勿興情負此猿鶴也寵貺本不欲返第往者拒之來者拜之或者以爲不可耳

又

弟多病之身加以憂戚一切人事屏絕當道巡行不獲望見顏色萬一至澈亦惟杜門謝之而已老年翁相見千萬道意使不以爲駭耳土木之事最爲紛冗今想落成滯事難爲日甚一日超然事外既爲年翁喜而阮都垣至此計可掌乎不可掌乎然後知青山獨往之未必非也

與彭德符

弟早衰多病每思乞身未遂不虞觸炎增厲至安  
德而劇也待罪亾狀發言非時已甘放斥乃藉台  
茆得與疾而歸歸即閉影山中專事藥餌回首長  
安九重宵旰羣工夙夜晏息豈能自安顧今已  
矣時事瀾翻智勇俱困岌岌孤踪加以曠督力不  
勝馳驅謀不中官榮而覲顏鵷鷺之班徘徊仗馬  
之側圖名與規利兩非其好也食貧甘淡束修可  
以報國何事簪纓兄翁或笑其強作解嘲乎歸路  
吳忠節公遺集書牘

圭

卷二

又

公車如織兄翁何時脂轄舍任行促之矣

歲又新矣犬馬齒便得半百聞諸長者有意脫存  
之不勝惶恐無地慶生非古禮先儒極詆之然德  
之休明足爲桑梓蔭藉相與謳歌而祝頌之情自  
不能已已若弟之不材不足比數氣類亦復焉能  
有無況年來福過災生凶禍接踵前年天一千一  
女媳去歲復亾一姪一甥痛切肺肝雖未即墮

滅而賁之銷亾已過半矣或云先人宅兆未安急

議改遷顧安所得尺寸之地輾轉悲思日夜靡寧  
康節先生詩云自知命薄臨頭上不顧事多來眼  
前當此閨門愁慘待罪思過之日而晏然受賀有  
是情理也哉亾兒臨殯語弟曰我必再來今又兩  
寒暑矣連翁泪盡不見非熊白首嚶吟班衣安在  
去年初度亾姪長篇爲壽手字宛然觸之心碎舍  
甥以寤愁憤久不能振救其媳與子婦養一室  
便有兩婦歲除元旦四壁悲鳴塞耳掩目避之無  
從如此情形可弔不可賀也客秋奉 旨敦促赴  
吳忠節公遺集書牘

圭

卷二

補而衰病因循幼小樓懷兼歲惡康虛居者無以  
爲食行者無以爲糧躑躅徘徊有同維谷如此不  
忠不孝之軀視息天壤真屬有覲譽嫗母以西施  
愛我不覺爲其牢結以丐恩蠲并惡爲道諸相知  
暨五哥前刻下同形家覓地四走不遑面候惟亮  
原幸甚

又

向何任存情懷篤至感佩無量顧愁事連綿衰顏

姜謝每攝衣冠見客便作竟

詭年未半

百婆娑如此縱日餌蒼术求延年豈可得邪以此一切放棄竊用自恕度知已亦能恕我也舖糜籍草寘理亂于不聞惟梓里榮瘁不能不經懷然有兩兄翁在必使後來者毋踵覆轍坐遺黎于膝上我輩亦得享此山中閒歲月也如何如何謹遣兒姪代謝如焚如灼迫迫未盡欲言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手

卷二

與彭觀民

弟偃臥東土幾三閱月生意盡矣兩耳聊聊遂至失聽心血枯耗每有思憶尋常几榻之事十不得四五當國事旁午智勇交困之時乃以衰殘之夫漫焉廁足既無迴天挽日之能安用與尸褻革之事至若優游禁近苟祿養資攘美差而據要津作幕燕之相哺爲狡兔之營窟今尙有其人不煩弟也但念七年侍從兩載班行無絲毫裨補報稱負國之軀有同負垢婦來塞竇丙舍藥餌之外懺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天

卷二

又

歲朝霏雪繼以晴旭眼前光景便覺一新因憶兄翁暨張府老俱五十尚年而犬馬之齒又先之循省轉自慚忤慶生非古若兩兄翁令德繁禧正自克堪惟弟丁蹇運兩歲五喪一子一猶子一甥俱

痛有安注堪奇其衰宅相者一旦至此亦非細故

古人有云憂喜不同域又云慶者在門弔者在室  
言相因也哀樂樂哀人道所忌天方降罰於我不  
闔門思過而開懷受賀情乎理乎不寧惟是先人  
墓已七載值家門多故咸咎丘壠非宜以此益增  
跼踖嗟乎行年半百萬事蹉跎生鮮寧居歿無安  
宅枝梧狼狽自悲自笑愛我者惟應祝我歟耳何  
賀之有第昔年北上過驛舍戲題壁上云如何是  
煩惱相曰朝露馳名利夕陽憂子孫如何是究竟  
安樂法曰閉門能慶弔高臥謝公卿蓋深知無益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壬

卷二

于世而欲自遂其區區之私如此嘗記兄翁過我  
云我當披髮入山恨嫁娶未畢耳轉念淵曠之識  
有同鄙懷坐是恣意一切俱廢或長者矜容以驕  
子畜之不相督過則可若加以禮貌而獎飾之則  
金錢之媿早已心冰不待拜賜也漕事幸集野無  
葢藏橫陳白屋棄子草間者比比諺云人愁不要  
喜悅此時求一開口伸眉更不可得矣出門覓地  
舟中草此奉候兄翁幸爲第一宣意于諸親友銘

感昌盡

又

第年來齒搖髮禿引鏡輒自笑雖幸分同甲之榮  
而蒲柳望秋已無復生意每念古人學易學詩不  
以五十爲願息地思構一室題曰未晚以自濯磨  
其間而頽墮已極振策無繇兄翁不鞭其後爲之  
祈年此愛我之過也理當入邑申謝畏寒未果惟  
兄翁亮之助運一節有其舉之自不可已昨見應  
天條議吾鄉似可叅倣若漕米促兌大段未妥此  
事急之未必爲功緩之未必爲罪總在米之有無  
而不在兌之遲早耳兄次率復諸須嗣言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壬

卷二

又

偶從錢塘市藥得閱邸報兄翁已有新命此李緝  
老急於得人意也嘗憶都門相見推重不啻口但  
何以不破拘攣之格擇可以展布之地僅僅出此  
乎豈不久當有後命邪兄翁徐徐問途可也若堅  
臥以謝之非四海屬望之意當道推轂之心矣如  
何如何河道阻梗所司急于催兌弟以爲與其倉  
卒付官旗之手異日爲水濱之問何如靜以需之

爲諸邑殿卽雇船頓米久候之苦較此猶爲得策也且他邑有旣兌委之去并盜失者今何急急乎白糧得策惟均派漕糧船搭運便而可行恨無倡言及此者若官收官解其得失亦相半但此議旣起不得不藉以少紓湯火而解倒懸糧道公祖催檄意良厚吾輩可無助其邪許乎望兄翁與諸長者商之弟風痺大作日倚欹案作呻吟聊復布此都無好懷抱似知己也草草不悉

又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五

卷二

弟頽墮自棄里居三載本色笑無幾自聞榮命知復將離思一傾倒誤叩脂車向在月朔弟遂入省歸則駕行矣旋遣小力追送悵然莫及此衷慚惕真無以自解免也畱都遂爲諸賢星聚之地兄翁人倫冠冕提挈其間必有所以壯豐鎬之色式鐘鼓之靈者至若江南民力已竭揭竿可虞而打造漕船設處捐助之檄復下白糧一役三年當之無不糜爛長此不變不數年溫飽之家盡矣振救之策兄翁當有見聞幸詳示之弟之小草原非

本懷輦上諸公亦非真有彈結相背桴鼓相應者不過妬人清泉白石耳小臣無控辭例姑往觀之明年此際當逐屠羊之肆弟不識兄翁得長有此秣陵風月否耳僧寮率佈南魚北鴈寄聲爲慰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五

卷二

寄吳楚衡

都門辱教愛骨肉道義無兩但恨生分薄劣不能  
仰副厚誼中心藏之不暫忘耳長安事變日新終  
歸于玉石俱燼惡盈萬口者猶能蟬葉自蔽而佳

什中寒宵鴻雁終無解網之日大誼貞風霜者今  
且三木囊頭矣日者

■外爭立解圍而東西銳卒大砲近在錦城闔賊

入秦孫督數萬之師一潰無餘三晉單寒河水可  
渡不過幾倖旦夕無事而持籌者請行鈔法及間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書

卷二

架稅契度牒數事閣部大臣有身請行察者以財  
誣之故禁用珠翠一時市肆駭藏長安衫袖盡變  
而窄有作昔時容者訛棍拉而褫之去亦異事也  
夏秋疫癘盛行比屋而誅第所居一帶登鬼錄者  
五十餘人兩僕與焉聞太倉之鼠日歿以數百計  
上林之鳥晨昏盤旋鳴噪最盛亦不復爾地氣之  
衰乎亦天數之窮乎第一身狼狽日夜思歸勉就  
文武兩闡非其所樂第所得亦多艱苦立節之士  
木天之選有索價至萬金者唾而去之天下第一

流作事如此世界安得不陸沉也大疏部復後俞  
旨杳然章疏塵封以萬計屯膏之嘆亦無如何耳  
蔡五聚一見後索之不可得令壻竟客歿弟在武  
闡不及一周旋其喪痛惜痛惜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書

卷二

與張府東

第從前月初九日登舟啓行是月朔方抵淮不日  
渡河矣而賤體已疲頓索索不復可振且聞新  
命竟以六計之重畀之是真使蚊負山也辛巳歸  
來而避此役今豈敢冒昧不自陳力擬至都門控  
疏正未卜如何耳願望老親翁早入春明使不肖  
形影藉以不孤也淮陽一帶苦水米價不減自此  
而北俱有秋然舟行絕少寒家子弟俱未諳世法  
如聞有執理事千萬推愛訓飭之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卷二

美

答祝開美

日辱枉存頽墮之餘不能舍卒爲供具以款從者  
而道氣立譚挹而心醉所獲不既多乎第迂拙性  
成自分長此丘壑輦上人姬之輒復相勸世與我  
而相違非真有彈結相胥者也第小臣無控辭例  
意載此辱軀朽質一呈主爵之目從此返吾屠羊  
之肆無復疑矣尊駕避器最屬長策尙期抵淮相  
尋以罄求曲茲不盡

寄鍾主篆

自己巳舟中相晤每嘆吾兄用度過倏似第輩真  
酸丁也繼聞郎君有跨竈之譽爲之色喜但我輩  
中年人須事事可爲子孫法古人云我嘗自教兒  
使有典型在前詩禮之訓數語已足否則目撻而  
求其齊不可得已況不撻乎第頑兒粗能讀書然  
第自恨少年多習染兒輩便蹈前人履跡今亦無  
如之何惟自懺自悔而已郎君上緊須令熟本領  
本領既熟進步不難第日夜念之不敢忘也第忝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美

卷二

竊非分且值時艱主聖不知何以自効思之憬

然仁兄何以教之聞永生兄大受困世路之不易

如此凡事幸十思入直挑燈不備

寄姚信之

承教斐然之詞具覩宿抱然此非毛錐世界也中原強半陸沉長江已與賊共南北震動吾里豈能晏然有志者尙望銳志武功專心軍旅以需大用目今禍變不測丘甸之民咸能結寨自固敵城實臨邊海城垣不修樓櫓不備甲仗朽蝕倉廩空虛不合力控愬早爲之所一旦隙生嗟復何及至地方盜賊生發亦公等之責可泄泄置之度外邪不肖老矣早晚乞歸請得以竭蹶從事諸惟亮在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卷二

三

還友人瓶盎書

瓶盎中物卽先生所懷來也置之牀頭每每心怖頗赤急欲完璧又恐屑屑往返存形迹今先生行矣於握別時驀然投之便可斷其來意不肖于此一案真霍然如病之去體也今日譚四知不惑于長安中猶如向平康市上說魯男子人誰信之惟十年苦節自信之心決難自昧昔柳子傳河間正在諸淫鼻息沸然時少強忍力耳今長安中之鼻息可謂沸矣徵之爲河間不爲河間亦正在此際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卷二

三

先生有保母之責篤結褵之訓其忍終強之乎奉聞一榮想弗爲罪



還里人田券書

不孝邇來善病毛髮頓衰枯坐一室于世情不復  
相關向承台命未及裁報繼聞貴恙殊甚懸念亦  
未遑面候草土衰殘之人竊自恕耳不孝生平踣  
踣七年司理兩載侍從門無暮夜之賓身謝脂膏  
之潤至今八口不給不以介懷嘗聞五月披裘不  
取遺金鷄雛雛飢不受腐鼠落落吳生豈肯向里  
巷小兒丐餘藩哉故功成還券鄙人風心所須墳  
舍前後用傾橐成交此意可識然亦曾密示諸友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卷七

无

卷七

謂當歸之郎君之手此念耿耿未嘗暫忘忽聞兄  
疾亟治後事中夜惕然念二百之產不薄不以此  
時相分付必遺身後爭是不孝以小惠壞君家政  
也遂急於一擲區區之心不過如此無陽施陰設  
之謀無沽名市德之意如世之號爲假道學者所  
爲也且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方寸地也  
若知利不知義知有己不知有人所謂一念之間  
角尾具矣兄處心制行之失大率坐此內而家庭  
外而鄉黨一以刻薄狙詐之術馭之德望各位本

無足恃而盛氣凌人機深如羿吻毒如蠶積怨既  
極禍生不測故趙氏之訟趙氏豈力能爲之正如  
癰疽之毒厚釀平日而發於一旦天道人事適相  
遭耳向微不孝北埽力息羣慕曲回當道之聽則  
郡丞迫索已自不可枝梧矧治兵使者之辣手暨  
如雷如霆之直指乎萬一對簿公庭羣口攢織烏  
臺森凜伍伯猙獰此時此際恐不止破壞腴田美  
業已也諺云大德不酬不酬之德第固所甘以德  
爲怨兄乃太甚謗言紛作操戈相向何以勸天下  
吳忠節公遺集 書牘 卷七

早

卷七

之爲德於人者嗟乎事屬既往不欲深言但人之  
進德多在晚年木落水枯天心自見況經多難重  
以危疴當必翻然覺悟故縷縷及此以備他山之  
攻韓退之詩云誰人肯向來前休東坡居士云要  
勾當來時將得去者嗚呼盡之矣語雖唐突誼出  
肝膈其他不能悉者有最樂編足供披玩謹附上

殉難書

絕筆

祖宗二百七十餘年

宗社移旦而失維

上

有龍亢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徘徊不  
去無所匡救法應禭服殮時用角巾青衫覆以單  
衾墊以布席足矣棺宜速歸恐繫先人之望所知  
交爲邪許焉落落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目者  
又不在此也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日酉刻絕筆

吳忠簡公遺集 殉難書

卷三

罪臣吳麟徵書

寄稟伯兄秋圖

弟負大兄之訓於時無所建明而橫罹百六之禍  
十八日晚叩 聞告急時宰麾之次早風塵塞巷  
矣 主上蒙塵衣冠塗炭弟卽自裁爲奴輩所持  
至刻下始決自此永辭尊所卽欲追隨詩酒以盡  
交于之歡豈可得哉子姪輩教以敦厚毋事浮文  
江南不日有事墳壠鄉閭若何爲計餘盡之兒輩  
囑中三月二十日卯刻不肖弟麟徵百頓首

吳忠簡公遺集 殉難書

工

卷三

寄從弟雉先

幼時與弟輩嬉戲每作文山對字羅而壬戌之夢  
山河破碎驗之二十年之後嗚呼奇哉要窮就窮  
要歿就歿不肖誦斯語弟輒呵之今窮矣歿矣天  
缺地裂時事之慘殊數千年所未有區區七尺何  
有哉三兄辱第眷念官守前盟乎否此臨殞時一  
念千萬千萬三月二十日卯刻愚兄徵頓首

示兒輩

我守西直門十九日別門失事因而解散即思就義爲奴輩所持今方得引決嗚呼已矣 主上蒙塵未卜何向傷心慘目豈能非面事人五十頭顱隙光無幾但恨生平癩癖所謂三不朽者無其一耳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生不如死今方悟之後生讀書只明義理曉世務且莫就科舉食服器用俱要有農家風味綺紈金銀等物速速變易銷毀我歷世難知此等物爲崇喪身人家只爲奢華二字吳忠節公遺集 殉難書 卷三

切戒切戒遺田鍾女分四十畝桑園住居各一所餘分坤兒及可孫又查孫五畝周子行送十畝子行在此極苦一無所有還宜加意炤顧益兒應婦雉先弟知不以存亡易慮王宰跟隨最久文儉忠順卜正勤勞解事三立亦可用俱善視之至囑至囑唐諫一切家務着用心管理我極如還附祖父墓日姪兩家重擔在身加意保養身體大兄仕宦想不復介意六弟病在善費好枚排八弟病在不通人情未免近刻此俱非末俗所宜亦須三省凡

事多商量與大兄優游終日以終天年何樂如之思至此心已寸斷矣其餘親族尊長俱爲我道意陳幼芳張睿衷兩親翁親誼甚篤兩子藉其訓飭宜竟以父禮事之祝開美我已一一面悉矣此真古人也我拜奉常命止數日而難作衣服箱隻搶掠一空區區銅束亦不煖腰此舉思前算後費幾許唇舌只爲僕從苦耳若我心泰然無復遺憾汝輩不必過慟餘有未及者以類推之三月二十日遣付蕃昌益和坤奎讀之王宰卜正文儉將倉前屋及倉後地分與種作永遠管業以酬同難之苦餘人不得援例

吳忠節公遺集 殉難書

四

卷三

城亡之後忍死以待親翁終不得見書籍衣服沒  
於兵手絕無存者止敝友周子行及奴子文儉王  
宰卜正三立吳鵬五人千萬炤顧羣之還鄉身後  
處分已備小札第三子益耜原雉先舍弟所贊嗣  
知不以存亡易慮望尊親愆德之孤孫女頗慧其  
兄亦敏教督訓飭是在昌姪然亦老親翁事也張  
嗣畱有心入更祈致意并敝門生錢周吳顧楊嚴  
諸兄敢以訓撫三四小頑暨孤孫爲託泉路茫茫  
是古節人遺集 列難書 五 卷三

斯言盡矣痛切痛切年家眷弟吳麟微頓首

寄稟伯父生白

數日前接伯父當湖郵信知署中安康凡百清吉  
甚慰甚慰祖父之病自辛酉元旦始病而不救自  
去年冬杪始兩年顛倒不辨飢飽今春病起忽諸  
事了丁喜酒索食姪以爲天長日永我輩福慶無  
沮矣不料四月姪自杭歸支離在牀聲音俱變至  
十七八不復進茶湯亦不呼痛患惟日夜喘急十  
九半夜壁間燈作怪狀窓外風雨肅肅如有影響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六 卷三

枕左臂向外濃睡俄而息斷嗚呼痛哉日詢伯父  
以不及一見爲恨想伯父聞之亦惘然也人云祖  
父有子有孫不知何嘗享子孫一日之福家門涼  
薄姪兩人止藉祖父一口元氣叨竊科名今登枝  
而忘本大兄隔絕在遠姪居膝下逼迫無賴養老  
之政百不盡一骨肉生灰草草畱恨三年之內兩  
遭大喪酷罰如此福分可知日今斗大一室四殯  
暴露意欲擇片地爲權厝計不惟無下足處而力  
亦不堪今十月將就選矣竟委而去乎大兄行取

倘須年餘事何能相待以了此局日夜思之髮枯  
心爛惟伯父相念不覺言之縷縷節鉞之推自伯  
父分內事然處必爭之地受人嫌忌不若優游卿  
貳儘足明高又聞伯父片紙不入都門此晚節所  
難當今要津飽厭梁肉區區黃葉未足止兒啼何  
如并省之以安清白伯父意或謂此邪姪未壯上  
尚及候見伯父搶攘之餘舉筆荒亂惟伯父宥之

又

姪去冬就職歸家僅半月許束裝上道雨雪長途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七

卷二

淋漓躑躅生人之苦至矣歲除前一日到任隨值  
上臺駐節諸務紛紛役甫竣卽有筠陽查較之委  
在彼四十餘日正擬遣力一問起居暨陳李兩座  
帥未幾聞有伯父光祿之命陳臬庵師亦便道寄  
語云伯父三月中離羊城矣姪性粗疎情拙諸生  
時未嘗下帷攻苦惟以謝絕一切爲勝算以致世  
務茫然況司李嫌怨百端又值功令操切之時百  
倍尋常建武舊稱淳土邇來民囂士悍頻興大獄  
最費調停姪身多病拮据之餘往往委頓而精神

未理不到處開罪劇多雖空懷面腹人亦見諒然  
每中夜起思非仕路人也欲走貴谿候見伯父爲  
一剖膏肓奈查盤初歸諸冊未了上檄如雨新任  
楊道尊數日內抵建昌恐往返失誤躊躇輒止惟  
伯父恕之教之大兄已轉儀曹居不爭之地卽伯  
父歷官三十載爲中外正人推重乃僅博一冷卿  
爲知者太息姪以爲兩者俱家門厚幸天道人事  
當固有餘寧人浮官無官浮人伯父以爲然乎嘗  
笑蘇子瞻兄弟聰明絕世陸沉宦海風雨聯牀付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八

卷二

之想望兩伯父白首友于優游綠野修湖山之勝  
業視邁過之飛騰伯父豈有意乎父親老矣兩兒  
窮官殊以七筯爲念不弄罪狀彰彰間里實亦無  
可奈何四殯在堂東西竊祿大兄卽歸知不能舉  
但不可不爲權厝之計韓撫臺推愛獎借以爲江  
右第一幸伯父爲姪謝之犢駒求寬轅軛無他望  
也

寄從叔名區

住在家時赤貧如洗勉構數椽積逋益多痛定思  
痛抵前後心事如焚日漸消瘦此苦卽妻子未嘗  
語及況他人邪骨肉至愛莫如吾叔當亦聞而憐  
之此中凡百艱苦暑中多指冗食俸薪所入十未  
給五長男無姻長女未聘年俱十六七五喪未入  
土耕無田居無屋仕路茫茫前途亦未卜究竟中  
夜念此髮安得不變白也此情不宜向吾叔道然  
家報中不述此段衷懷終是陌路寒溫語耳里中  
吳忌節公遺集 家書 九 卷三

言

又

去歲聞吾叔善病心甚憂之昨奴子來俱云健飯  
尚有少年氣甚喜但中年以後之人亦要時時搏

節保重爲佳耳家門自孤寒崛起書香接代二伯  
位登八座增祖宗許多光采不意父子相繼去世  
家門慘禍一時畢集言之痛心前議兩姪孫承繼  
姪尚在狐疑因壽兄婦試之便張鸞遠來迎接姑  
遺像兄同歸今在祖母處住止俟吾叔同合族尊  
長暨大兄雉先議定且將內外事逐一整頓方可  
擇日告靈承祀否則姪不願有此一舉也姪向年  
借住西耕堂因旁人有言姪遂借債造屋速遷避  
去生平歷歷不敢昧心如此今日正爲歎者計耳  
吳忌節公遺集 家書 十 卷三

餘詢之來僕

人之貧富自有命在只如姪做官十一年一貧如  
洗此是天命着一毫怨尤不得況妄想乎渠家中  
一事不分曉一件不明白決不可令此雛入繼也

寄崇伯兄秋圖

弟初入都時或云閩有異言究竟都無影響而江右諸公推轂最勤別省輿論翕合遂爾忝竊至此命下之後且媿且思尤恨生平未嘗學問昧於時務矢口爲難耳大兄何以教之使稍有成立也始意渴欲南歸今日望心碎祖父母墳塋男女婚嫁俱付之無可奈何昨見大兄附鹽院承差及陳幼芳家報思得原憑另爲改限而江右一紳云地方多事王龍友停試候兄交代至急撫院已移文催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十

卷三

又

十三日作書寄邑人次日敕書卽至奔走之勞皆鄭吏也前山寇犯撫州蹂躪崇仁樂安宜黃等處彼中武備全無而盜賊不少今宜急爲整頓曾記代庖彼郡值劫盜縱橫無官不遭荼毒大抵皆捕兵三藏今不識如何恐此景象亦不遠也廣信事

體多與本道不相涉惟建昌是駐節處此郡民鮮蓋藏而習爲浮靡頗健訟士子文弱好矜飾其疊與藩室爲難者皆躁競之徒德安王之變旣奉

旨處分復刊布謗書是弟爲調停勞燬蓋國主未嘗不感而黜生萬六問亦藉此以復丙寅弟擒二訪犯送曹直指一爲何繼竹以亡命入王府作威福魚肉平民名在盜案一爲藩戚黃孟嘉慣放祿債剝削宗室甚爲慘毒第一時發憤絕不爲諸生而諸生多藉爲口實此事多賴長史馮昌運幹旋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主

卷三

馮係開山之弟甚有肝膽文采亦爲國主所重自後或有訐訟只宜付長史與府縣調停若一有偏向便易騰謗諸生之言尤多難信此弟經驗之一得也向有惡宗今已故若筠谿誠可與爲善者國主甚賢明惟各郡府民較多生事張劬思長者民之愛戴過於司李公論亦然南豐甚是棘手處祝玄崔未卜迎亦否陳鹿萍李生后王龍友俱弟舊上司相知潘昭度尤蒙其國士之遇相見千萬爲弟志感黃元功讀禮在籍其人品真壁立千仞地

力事者之有益第未及遣叩考選後當命役并候各紳聞江右鄉紳之在都者以大兄風力相戒故第不勝惓惓耳餘未悉

又

第入垣後卽有巡視一役錄錄未暇守垣則幾於夙夜矣向來六科職在叅駁今束手結舌充位而已而吏垣尤甚僅爲役於吏部自第拜疏後一時震悚惟是斂怨甚多究竟所謂豺狼當道者舉筆動有掣礙始知情面二字直世界敗壞之因不知

吳忌節公遺集

家書

十三

卷三

若何策勵可免浮沉之譏也前月二十日阮廣文家信始到知大兄此時已抵江右不識邇日人情何如地方平日多盜武備全虛聞有粵寇震隣之患撫臺可與有爲當自有一番振作壯兒可在署中否不敢望其進步若得養祖宗元氣於鄉黨中立一分人品卽終身村學究第亦無憾浮華鮮實不特傷敗風俗亦殺身以家之本望大兄諄切教之文字其第二義也 聖明日思上理舉朝終事蒙蔽大臣無骨力小臣無肝膽以致太阿之柄倒

授此何能以口舌爭不若藩臬一席可圖寸豎但急未能得耳宜興復有陳氏焚莊之變頗有追論前番之寬政者人情甚可畏也并悉

又

第在言路經年封事寥寥無所建明而屢危蹈躄已非一事開隙厥衛得罪新輔未卜究竟何如初意得一二正人當軸庶幾言所欲言了一二大事而去今似不可得借差乞假又無其例日縈於懷鬱火爲患時有眩暈之症郁仁山徐未孩胡芝山

吳忌節公遺集

家書

甫

卷三

吳五山俱以康強蚤世日擊心驚百念灰盡惟圖歸計耳

又

第在都門觸忤旣多權黨恨之刺骨聞於京察下后若得一處拋此雞肋更覺撇脫第出都時更字曰確歸來茸治小園顏之曰蛻仕宦之興畧盡矣如何如何父母兩樞於本月清明卯時葬訖地甚高敞築亦堅厚氣色殊佳以祖父在側喪事從簡惟墳工所費甚多今尚未竣祖父初議祔葬於曾



福分事已萬分難遇目下擇期興築了此一事我輩肩背稍輕或大兄所許也人生過四十決不當更作他想大兄既保畱便可速完橋工以圖歸計第擬效司空圖築生墳自娛兒女債田宅緣俱當度外置之矣

又

七日之內連舉十殯十五二十俱遇雨幸起棺時少霽靈車安穩二房於廿二日起殯二十五日下葬天色晴朗諭祭使者成禮而退三塋之中羅漢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五

卷三

灣取爲高燥二房次之大房葬曾祖右臂其左尙虛前議遷葬祖父母形勢既佳屬續時亦曾有道命此外又有蓮花峯下一穴兩卜之蓮花峯居最但有嫌其石相巉嶸者又本山有震龍一穴宛然迴龍此兩地俱大柏向來所卜喜於曾祖不遠并附葬一節俱望大兄一卜決之家事須長弟豈不知然與其耽延兩待不若從權舉事俾先人早得入土爲安人命難測若弟先二三年如孟佳豈不成終天之恨乎至於禍福惟人自造盈虛消息亦

端天道於地理全無交涉大兄以爲何如

又

制府差役於七月終旬索報去粵中題畱疏部覆杳然豈此役訛言邪弟德州拜疏乞身爲相知改作請假不得已轉求東省撫按代題得旨下部便於八月十七日登舟九月十六日遇應章於淮上弟之行藏有可言者六垣之設職在叅駁論列次之祖宗朝權雄力大僚友同心耳目廣寄舊章分明故有所建白爭執必深切宜察見之施行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六

卷三

寔有匡濟卽得罪以去心意快足而無所恨此言路所以多名臣也天啓以來盡收六垣之權叅駁不行六曹變亂成法拱手聽之已自溺職今則法網嚴密局促拘窘僚友不相往來耳目封塞卽一垣之事不能盡知況九重之深四海之遠故有所建白論列不中事機加以詰責再三多致失詞不惟無所救正驅除反爲內庭哄笑之資而已弟立朝不滿二年前後封事三十六通惟叅劉監視一疏畱中請改誥命爲巴縣所格餘亦俱奉

俞旨然亦何益于事至軍 國大故每思打疊

精神老坐京轂得二二年講求方可據其胸臆而  
今已矣無論時事倒亂動觸危機非淺衷弱植者  
所能匡救且衰病已極兩耳重聽既乖登對而昨  
日之事今日忘之尚可苟且就列以重負 國乎  
又聞諸公擬以弟繼郭玉燮此美官也玉燮以不  
得於 君相之故抑鬱成疾弟方勸之歸可蹈其  
覆轍乎今玉燮已成古人矣傷哉典試一差亦是  
非之門不復粘手爲脫身之計決耳人生名位決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七 卷三

又

數日前遣信弟正苦瘡書中不能多及想來人能  
述之大姪胃氣失調今漸愈矣里中米價至一兩  
六外郡邑有二兩外者到處蠢動弟正如旋渦底  
船安能救落水羅漢惟有慚悶太息而已入夏淫

雨言蘇湖州爲甚三吳間亦有蝗災訛言繁興高  
枕林泉正未易事奈何奈何

又

恭值大嫂壽彌五旬而弟家拾掇不能如禮稱祝  
尙冀兄嫂原之里中米價日昂鄉民聚衆焚掠四  
起因商大姪出所儲粟平糶弟丐貸轉糶以佐之  
一城藉以不譁初意欲舖行接濟合力支撐嗜利  
之徒竟不如約今遠近紛紛劫殺郡邑當道不能  
制區區一隅素號頑梗安能保無意外事且人情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太 卷三

又

歲前有書附粵使去出萬不得已大兄當知之此  
後杳無音耗未審於何日抵官一路可得平穩否  
騎馳突流寇縱橫大江以北更無一片乾淨地  
旬日來邸報斷絕種種訛傳使人惶惑要是 王  
上威靈尚臣外臣互相蒙蔽九邊眞實單閼情形

明知之忽不爲意以至於此誤 國之臣敢於

御前決敵今年不來真可恨也如此光景非真有命世之才者不可以苟祿第自分退步已遲抽身決策大兄位置差覺可安然非圖大父 封誥第亦以爲逍遙林泉之更適耳里中痘疹盛行十去其九而弘慶三郎一女俱無恙朝姪亦愈兩姪孫以出外免俱家門善事也

又

郭完如人去後李世兄諸人遠來讀其手札使人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九

卷三

惶汗以向來疎于問候不知其家難如此也卽此一書家風敦朴可見且容氏之訟粵人類能言之實是真杜真橫況一貲郎撒潑使明德之後無以自存尙可謂有法紀乎大兄在彼百凡一引手之幸甚刻下謝父母到縣按君離郡撫軍駐節府城往返以三數次大抵不願入援耳山東信云已入登萊海道既通何時能靖又聞盡有江東高麗船隻今復于東省教練水卒浙直盡可虞不止燕齊也

又

順溪舅婦知兄嫂以下俱安署中清寂澹約此俱好消息也祖父殯地低濕終以爲疑陸省峯戶之甚力遂于清明日同兩弟啓數磚探視之得水蟻剝蝕狀心膽俱碎日夜不寧又遲一月方得堪輿吏定宇來決策遷祔曾祖穴旁既是祖父治命且較前治壙稍移而上向亦改正甚覺安妥三月廿八日啓攢四月初四日午時下葬所恨棺中貯蟻數斛日炙風吹毒藥薰治弟親督僕輩爲之五晝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十

卷三

夜不能盡草根纏結內外朽木觸手羅拉亦不敢窮究止買瀝青二百餘斤製棺套鏤貫庶免後患若歿者遺骸不可問矣痛哉痛哉據堪輿云父母葬地似有水今擬臘底啓繼母空壙視之另作商議大抵此事禍福之說決然無稽惟地之美惡葬之堅瑕所繫甚大草草遺恨罪不可贖奈何哉里中米價日增因碌碌多冗弟減價糶一百五十孫忠耀一百止矣日前豆麥雖佳雨澤未卜揅鹽可虞而邑中劉伶公劉播人口吻有致書令公老輒

云押物已在第處矣何等語也漕兌一節有米無船轉張舛錯一邑喧囂亂可指日矣

又

本月初五日朱升婦始悉大姪病狀困憊至此較之去年更甚此非細故也因命遵義速行臆揣所患肌肉腫削大須溫補以俟元氣之復朱如日云向亦苦此痿於牀者經年亦以溫補得愈雉先弟自大姪行後屢念之以爲脾病必復作作則大費料理則此症根源確有在恐不可妄投湯劑如楚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圭

卷二

僧所爲亦未必奏功也如何如何人生自壯有室各有攸懷雖父母不能知而子亦有不可告之父母者況此姪已薦鄉書天性高明無他嗜好又能通達世故委蛇人情非弟輩所可望似不當過慮其放蕩拘之膝下使傷天趣抑鬱致疾此語大兄未必信而異日必知之第則傷弓之鳥竊有所見不敢不一抒寫耳冊事紛紜當局不能主持旁門洞開胥吏爲政第稍稍匡之而意不相入大抵我輩不得已則此優免此外削去官里便是潔身之

策餘亦莫可如何矣父母墓地自應與六弟圖之但大事再舉無一言以誌其墓仍草草不成禮異日何以見先人地下乎錢麟武老師去世一二相知更復彫謝則藉手何人此一事亦當商畧也

又

朱國升回述大姪病狀已知勢在不起俄而邑間遍傳凶問心膽俱碎郭彥伯周德等同日回方知的耗次日率弟姪成服嗚呼痛哉去歲叔姪相聚爲懼未幾忽議渡江雖心戀膝下而意中十分勉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圭

卷三

強弟輩留之不得姑與勸行但屢信促之歸非無謂也而今竟至此大兄閱其詩文深加痛悼弟以爲詩文小技不必此姪能爲之第自今以後何處討此孝順恭謹見孫來壯兒精信內典臨歿時目已瞑矣鼻息尙動因語之曰汝生平工力今當生歿之際亦能了了否兒喉間作響云同條共貫大姪雖涉風雅亦頗有玄心恨未有所究竟而遺言在笥道德在人必有以蔭其遺子須深護恤之耳弟自去歲以來日日追省無一事是處卽養生送

或無不草草薄福薄德豈便是地理之失父母葬地雖當遷葬而地未吉臘月出柩暫厝則可又輟轉念安葬七載一朝改厝生者亦有重遷之情亡者豈無泄氣之虞縱不得已爲之入土更是何日肝腸真欲寸斷矣里中大歉歲租之入十不四五去年熟下米一兩五錢今幾倍之中人之家度無以卒歲貧民可知況兼錢糧緊急到處仍前閉糶當道憤憤愛民間貨貝如嬰兒戀乳不大亂不止也九月忽有報人至云朴中以乏人都垣具題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圭

卷三

在籍赴補弟名預焉業奉明旨雖未卜真偽此心未免惴惴無論兩子一孫方在習誦家無壯丁自難卻去而途路京師有性命不測之憂弟已衰極兩耳雷鳴不能聽晨雞兩足蹒跚不能跨鞍馬方寸如驚倖如駭鹿不能慮得失資籌算擬遣人持疏入京劾邨世培轉限亦在冬末春初間耳

又

弟自候大兄不歸不得已北上近晤江右人云大兄確已離地方但不知何時抵家途路安穩否兄

慶以下俱如何大姪極安厝何處父母還家法言何如今雖題留尚可需遲了此一事則此生可以無憾【入】口被薊州已半月當事累無長算今日日考選明日日考選止添得二三十臺省而兵無將無餉較之戊寅更是十二分窘急若關開門作家當天下事便不可知若止南掠或有出口時此時情形亦尚未定最可恨者各邊節鉞俱以賄得吏部亦有所授意不得自主弟第一疏已忤柄臣意兩番會推弟堅爲爭執其私人不得用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圭

卷三

因而大恨弟處地甚危雖有正人可依藉而正人亦自不可久今正圖引退計決不至濡首胥溺爲天下笑也弟兩子長大失教明年原擬爲三雛婚留滯在此內顧不得且室中藏幾何更爲盜矚二十年營一屋僥如馬肆廉吏真可爲而不可爲也昌姪粗知學問求大兄誨之并戒傍家人毋作過犯及早完糧稅幸甚幸甚我家根基不厚只是睦族無法今更多不逞之徒爲禍鄉里若不立宗祠設義田義學以訓教之禍將延及我輩文臺叔之

歿已見端矣大母舅衰甚亦坐憂貧查姐一家作何安頓每念之焦心鍾氏女頗賢孝奈不治生郎君何大兄爲我好慰之餘門戶事不能瑣述煩大兄一一作主可也

又

自祁世培來知大兄無出山之意此時業已題留日向銓部乞一南卿以了監司之局卽江右節鉞弟亦未敢贊決也揀江亦擬議再及弟力爭之不已意偏沉竟從註籍時突然推出前期送單無是也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

卷二

此時翁然以爲得人次日弟出籍宛轉圖脫不可得矣江北督師弟至以家報示之洩其一言江北云此地亦不甚冲要只要整頓土司兵若干犄角江口只一將官統之足矣事亦無難但家信催速行可耳弟又商之世培欲出一疏預爲後日辭免之地世培又以爲不可及詳問彼中人云向來此地極爲安靜自移鎮荊州便覺多事今已添設一撫便當坐鎮長沙有防禦而非用兵也大兄不妨辭出可爲則爲之不可爲引退未晚也 敕書有

差役不日可盡加上第兩弟在外大兄復行家中不識作何狀計事日下料理極爲公嚴此事畢弟亦乞身歸而敘怨已多又未卜究竟何如也揔之今日補救甚難空言無濟而欺 君誤國之事決不甘心同濁此審真屬小草但不至盡喪生平以歸見先人於地下足矣六弟此月得選當令速回騎北折向未有出口的耗爲可憂也徐處老行寄此紙前曾有信附祝開美到卽遣人索之諸不備

又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

卷二

自大兄得新命後兩寄家報未審達尊所否總是弟以直行行於枉道之世百種罣礙及其乞歸又以計事不許今計事做畢思再疏力請又未卜何如也偏沅之推明是掩其不備此冢宰新選司惡道越日弟出籍爭之莫可挽矣吳鹿老云此時決不可辭不如早去料理畢竟江南較江北省力萬一真有貴恙歸未晚此肝膈之語也日聞賊欲入秦則楚中尙可自盾且一時設四撫而又重以

來巡撫一歲數更如楚撫郭景昌未到任而忽易之舉朝不知也是非臧否無恒而所號為正人專以門戶聲氣為事疆場事日益決裂安之若固然惟一人焦勞於上而已大計事此番過嚴新任甲科處者甚衆亦從來未有事胡赤老緣陳司馬事撫按屯院俱劾以貪第力爭之始免提問海內賢豪惟李懋明毀家勤王辭幕拍金募兵北上稍覺可尚餘碌碌而已 敕書且夕可有人來更悉不具稟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手

卷三

又

初六日偏沅承差齋 敕去後二十日王隆到得諸家信甚慰此中 自四月初出口元輔視師各文武將吏委命圖功斬 首生擒一王子救出難民甚衆叛將劉超亦就縛舉朝畧有氣色第聞張 賊盤踞荆襄聲言南下左帥擁兵觀望截奪鹽漕而都大震督師擬於十八日啓行宴賜有成命忽前 夕罷行緣秦督請於中州進師謂可尅期成賊督師欲從江南北聯絡而後入楚議既不

叶奉 命日久跡涉遷延故也今聞已改用史道老矣 上意每欲急做最惡推諉諸撫俱一面就道一面疏辭大兄不得獨遲來稿即當如此改上再辭不必也至若彼中情形自須到彼後裁酌大兄負海內重望竹帛青史豈可讓人大抵真心實做無不可圖之功天下人才亦只如此況偏沅所隸強半土司兵實可用安輯而駕馭之以當羣賊自無難耳七月初似當速發不宜遲遲也第大計事敏惡甚多舊例得循資轉官弟不敢望已決計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手

卷三

又

大兄疏稿到斟酌數日至五月廿八日送通政司次日封進以疏辭太激恐有忤觸又不敢刪故稍躊躇耳此時已傳常德被陷此正係湖南信地而楚人持議必欲沅撫進師且督師罷遣事勢紛紜無兵無將實無處下手左帥擁兵觀望亦無人可

策中使齋錫類仍益其驕恣此其憂在蕭牆初

弟意大兄到彼大勢若何再商出處今傳聞洶洶  
恢復之責難辭此中無人照管大兄決難展布聞  
辭疏入 上意頗動雖閣票不敢允請而楊無山  
議裁二撫正下部議馮鄴仙欲擬沉撫易人大兄  
另缺推用目今功罪不明行間掣肘萬萬難爲楚  
民從賊者衆江南勢已蠢動恐且夕必當有事弟  
因草小用事畧無依違頗爲所憎嫉舊太宰偏懷  
自用亦多未愜方凜凜待罪而時局忽破散太宰  
去位此輩亦多彈射計事之後病狀日增心坎中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无 卷三

又

前月二十九日大兄辭疏上而是日適下楊無山  
本緣此時播傳常德已破用兵最急四撫事權不  
一正議裁更大兄疏中又以病爲詞起行未有日  
吏部一覆誤以辭疏爲告病克奉另議履之 旨

近日用人倏更倏換習爲固然常事全無真見一  
惟 上意所在議論紛紜封疆事所以日壞良可  
歎也康節詩云與似衆前呈醜拙何如靜裏悉詼  
諧干戈雲擾時萬一粘手急難脫身蹈不測之險  
不如今日早卸爲安此亦天地祖宗之厚庇也弟  
於名位二字久已覷破誓不因人熱草小頗見嚴  
憚今幸脫羅網豈得不急引退奈日求當道不官  
遂放同官又以管計之例必欲其循資一轉數月  
內或可啓事便圖討差歸里今冬定應聚首耳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无 卷三

又

本月初六日六駕弟南還初九日馬培元人歸又  
寄一信囑其速送至澈大兄想已入覽次日又接  
楊無山疏知常德之信近真雖云土寇卻與賊通  
江右諸公家信來亦十分震動卽吾鄉恐不能無  
事撫軍公祖書中惓惓杭城之難守則事可知已  
澈民頑梗不可與共患難且一牆之外盜賊縱橫  
無過而問者我輩可久居此乎大兄在家且料理  
積弊及此事弟亦急圖歸棹當堅以病請



數月不可得耳家中有報轉太常者且莫輕信京中風波不測囑弟姪輩切莫出外惹事至緊至緊

又

應章來詢知兄嫂以下俱安甚慰甚慰 敕書於初十日進繳因 廷試事擾擾稍稍遣發耳宜興敗後大獄頻興士大夫幾無生氣而言路更甚弟幸免風波然欲積誠以冀匡救於萬一則未可得也目下進退維谷要於今冬決有分曉亦決可圖歸兒童讀書并錢糧門戶俱望訓飭之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

卷三

又

前南中人歸此時信正急未幾回巢以爭立內亂故也而三城既失關門與寧遠懸隔俱有岌岌莫支之勢闖賊破潼關直抵西安秦督三萬師一潰無餘 聖明日聚諸大僚籌之了無與計畫或請行鈔法或請查間架稅契度牒數事耳屋大柱小真可寒心兼之護痛忌醫片言難入至於陞轉原無過望今聞 上意欲令科道官盡出為監司如此第便可偷生望見里門耳又聞獻賊破長沙

直逼袁州六弟之行亦可慮吾鄉撫軍就遠地方不能無騷動祝開美臨行里中又看識作何狀也

弟再入武關勞頓殊極賴僕數莖黑而眉間已白矣生趣與宦趣俱盡即新貴彈冠非愁囊空即慮退地惡與我輩當年亦大有逕庭今日兒曹只宜令熟經史知理路為善於鄉黨足矣望大兄時時提攜之郎應襲於十一日到今在弟寓朱子藻寄信亦至并復又聞大兄患膝風今想平復暮齒每事宜慎重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

卷三

又

前聞大兄風氣時發今平復未不特諸事當慎即作詩文亦宜少節如馮鄴仙用心過度竟得痠疾火動虧腎不可不戒也西安破後陸筠修不知下落河水三晉甚危蔡雲怡束手無措金豈凡幸離昌平恐終投邊徼余二機無兵無馬驅之西陲至於涕泣周際五無田可屯日坐朔風中報命無時獻賊破衡州一帶湖南俱盡今甯洋鄉袁州告急鄧九門亦正在用兵矣但江浙震隣吾鄉恐未能

安枕撫軍黃跨千按君任玉仲俱可有為修築城垣振飭武備為桑梓計不可一日緩弟俱詳囑之矣惟邑令終未卜屬阿誰耳三兒姻事今年得苟日完事否弟明年正二月決歸以此時尚可抽身過此則不可知矣

又

弟乞外之疏謂可得俞旨乃公論譁然不平括蒼先生力爭於上前遂有再推裁奪之旨不進不退忽抑忽揚幾令人媿歎悶歎總是迂拙自守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

卷二

不得於君相之故日今有二月上馬突關

之信沿邊缺餉數月人無固志邊將無一可用惟

寧鎮吳三桂忠勇絕倫又棄之寧遠弟因集議抒

其憤懣當局幾以此中第以上覽之而動而樞

輔不宜擔當也流賊過河直入三晉偽官所至士

民郊迎新舊設酒交代鄉紳贖金愧之即給示不

許于犯地方肅然市肆不易往來亦不甚禁民為

之謠曰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穀有闕王不當差

小兒人家快活過一場此何等語也廟堂之上

猶諱言蠲免惟瑣屑搜括至舉貪官舉富宦為望

梅止渴之計言路一言觸忌即加詰責所謂惡聞

酒肉之氣非乎三秦尚有殉節之士三晉絕無以

人各保有家室不殺戮故也如此情形自成破竹

且聞一枝直逼淮揚果爾則天下事更有不忍言

吾鄉浙東之事初傳消息甚惡今更寂然大抵此

輩實繁有徒撫按急宜乘機收為我用可得精兵

數千為桑梓保障正因敗為功之計如縱而不治

激而不散為憂方大耳丘叅戎復原官正好商量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

卷二

城守之計弟之懸念惟繼母及小兒在淺土當此

多故之日恐亦難遑江右畧靜六弟可往終局否

弟心事如麻捉筆撩擾不能盡述親友俱求大兄

叱致萬萬三房一叔尤懇專達此稟

寄從弟孟佳

去歲分袂千里投荒淋漓躑躅幾不能以身免薄  
命人遭際自應爾爾不足爲吾弟道也抵任後奔  
走驄馬之塵頭目無清楚時所尤苦者肩輿爲室  
兩宿風餐隸人如豺狼伴身驛傳以腥羶塞口大  
兄所言數奇始遇者今驗之矣去冬在都門已覩  
伯父轉遷當有梗者品重中外如伯父僅僅一光  
祿聞有 聖前承旨之勞當無慮乎大兄亦歸此  
時弟輩交觴歌舞爲歡吾能無神飛也六弟相見  
果忠節公遺集 宋書 卷三

圭

卷三

弟勉其努力達生兄當奈何兄弟相知有力無逾  
第者爲一打算否屈指武陵秋矣伯父有言天下  
豪傑有數向戊午舉似大兄以爲然今望吾弟時  
時着此語胸臆間張鬱入署迫迫作語苦不能多

寄六弟玉書

江干話別一路水陸行程勞苦異常直至閩關方  
聞莆中失事消息同行人不無戒心前月廿二日  
始入城地方尙皇皇也幸到官後無他虞劇賊議  
撫暫且息肩大抵此中文物都雅冠蓋如林負販  
之夫亦通文墨而武備全無公私罄竭一二守土  
慄慄如處漏舟之上日今當事失策放虎自衛將  
來事勢尙不可知揔之身在事內利害不容預計  
盡吾職分餘委之大而已官舍蕭條俸入益薄日  
吳忠節公遺集 宋書 卷三

圭

卷三

用所需纖毫俱出私貸真有涸轍之憂日下夫馬  
裁革亦出自雇其他可知薪米魚菜色色高價僅  
供兩先生七筯而已陳白沙先生詩云吾儕生分  
薄於福敢求全三復斯言自可不肉而肥第恨起  
家以來以債負累親友年年歲歲無有窮期雖衣  
食棲止未嘗敢萌分外一念顧如此仕宦如此遭  
際何時俯仰無媿快然於人已之間邪瓜斯已迫  
一切無辦尙未報滿自分終作信天翁斷不枉勞  
心計較也母親不來子心甚歉但免途路之苦未

爲失算父親居恒每云也須留一人守家都發去  
誰養父母嗚呼此卽不孝之供案也大兄聲價與  
精神意氣非能爲人下者銓部復爲捷足所得今  
不識何塗之從入第讀書事最急我在家不能炤  
顧在遠更不必言惟恃弟加意引導須令看好樣  
以朴實攻苦努力虛心爲張本勿便作烏衣舉止  
使人村殺也家門自祖父去世伯叔衰老風氣浸  
薄不可不深長思之耳

又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

卷二

是月初三日遣唐諫歸我亦於是日出門查盤至  
初五日衛信到不覺痛泪橫集自伯父變嘗爲孟  
佳設身以處爲決無長年之理以故勸之速了伯  
父身後諸大事然胸中蘖積筆下格格不能吐者  
千萬而今竟已矣嗚呼痛哉宗祧之說伯父向有  
是言我不忍聞今幸天相我家新姪出世懷抱承  
繼母子更自帖肉雙嗣之說似爲蛇足但大兄既  
已更名見之行事似不可中止豫兒便當歸以慰  
哀嫂奈我難返臂且一孺子間開水陸尙費曲折

計查葬事竣在三月杪則此時大兄或到家新姪  
便宜抱過嫂室庶爲一了百當而一時雙繼入門  
不得不稍爲需欠以俟大兄後命蓋我蒙伯父孟  
佳骨肉之愛踰于常格今計所以安其室家以妥  
地下之靈卽拆骨剜肉不難而作事議始不得不  
獨總之以四月初爲期再遣一老成人來方可如  
大兄未歸寡嫂意決則又不得過費酌量以傷其  
心卽一時遣婦遶膝下以慰岑寂可也臨書惘結  
不盡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

卷二

又

張鸞來接豫兒終日議論不定至初八日始決計  
遣婦誠恐新姪不歸豫兒兩接不至外人便說我  
輩有異心且孟佳去世已半載不爲不久家門喫  
緊大事都未起手做內外奴僕既無主人不無恣  
肆壞先人名目所以遣婦商議吾弟可先決之雉  
先三房二叔并大兄告之親族將應議事一一議  
妥一事不妥斷不可入繼蓋祖宗積德多年方崛  
起兩伯至官登入座名揚青史繼之原非易事且

尙書身後有許多大事非從前酌定稚子豈能料理若主持不定入繼之後萬一有他我輩豈得辭其責家業事小門戶事大老僕是二伯親用之人尙有一二小心者如孟佳所用後輩卽孟佳在日不能自治況在身後存亡易念體統凌夷此又不肖所深愛者今俱要商議一新姓應繼名正言順小時抱養尤覺帖肉若大兄官割愛豫兒不必入繼一清理田產山地庄房幾何積年租稅幾何要一一清出一結算當帳本利應若干今仍否開張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五

卷三

收息以度孤寡一登記所遺書籍并家伙什物一議管帳之人凡孤寡在室三尺之男不入中門此是正經體統不若仍付老成之人一孟佳所用俱是快樂享用之人今日孤寡亦宜謹守何用此輩似宜分守別居各營生理是爲長便一嗣子入門只管讀書上進以繼書香凡頑惡婢僕雖至小者亦應驅逐一孟佳婢妾之類宜少資送別嫁母令失所一二伯姨娘或分爨或合炊亦要酌定仍要家人代時昭管一家中寬大人少難於昭顧何處

當改何門當索須雉先與吾弟親自詳看一目下造墳造坊請卹造祠諸大事費用若干有無存蓄今議出何典一吾邑止兩尙書今卽不敢望鄭宅而大臣身後凡事亦難苟簡須議定歲時祭掃享祀之禮立爲成式子孫世世守之一二伯孟佳在時族中貧者俱有周濟今不可廢前人善事然取之孤寡之手尤爲艱難不若於田產中撥一二十畝另設租薄歲收以濟貧乏我輩若小成家業亦不敢吝其成不朽之事以上數事其大畧也妥則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四

卷三

嗣子不論大小俱可承祧不妥則雖我輩入爲主持日後必不免人非議我輩身在衣冠旣難坐視亦難草草做事一段苦心泉壤有知當亦見諒也此字不妨送雉先及三房二叔通族人看至囑至囑查親翁亦切已利害何以都無一言相見并道拳拳不得已之意

又

十一日到平望吾弟不至勢不及停連夜前進家眷回家母親時刻在彼昭顧爲妙壽兒讀書今年

且令在家與八弟同事豫官亦須行文三四見及  
次女俱要讀書非縱心叔不可家中用度托王履  
新一味節省薪米之類要用先時措處全仗吾弟  
經營我入京全副精神已有所用家事斷斷不暇  
顧矣

又

家中事知弟大費區處大兄說近日家中光景使  
人痛哭人心日薄習俗日非身入其中未易覺悟  
但前人所行要事以爲殷鑒惡不在大心術一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卷二

又

我入考時望一南堂省今不可得家中千頭萬緒  
所仗惟吾弟而已第一教訓詩兒只要不廢讀書  
人本色與讀書人相處便好第二稽察奴輩勿使  
借勢生事吾弟持正當家自然收斂我又叨竊天  
垣凡事宜百倍謹慎以養後福至囑詩兒親事得  
一古傳門坊守禮敦實之家可無後患此番考選

我爲鄉評推許四人部屬大半出之鄉評凡居家  
纖悉之事都中無不知者可畏可畏

又

詩兒親事大抵只要女子賢能家門清白即無益  
資便可於今年畢姻慎勿嫌貧貧孰有貧于我者  
若富室宦家多許多靡文未必即完配即完配  
日後亦難過活故我意去彼取此耳母親康健然  
不敢邀之來京惟兩弟善作承歡計只是兄弟既  
翁妯娌和睦七飭衣服之間先親後已便足頤顏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卷二

又

場屋文字浪稱得意只此便知弟姪之不中矣凡  
人應發者必謙光可掬中後尙恍惚自疑此段光  
景我輩依然在日文章一道甚難可沾沾謂道在  
是乎試語弟姪輩思之

又

計已已辭家不獲躬事吾母者六年於茲今當六  
旬大慶又復羈身燕邸淨名何益而阻人骨肉

歡如此日月逾邁形影懷慚兩弟日遶膝下凡所以承顏順志者幸勿當面錯過也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順親心者以兄弟和睦爲上吾母天性多含忍卽起居食息之間尤須加意體貼老年疾苦自不能無要當使時時歡樂諸疾自去不在藥后也聞弟已取妾三十餘歲之人不爲不急但本根厚而後枝葉疎每事寬一分卽積一分之福非謂寬厚者盡得子而揆之天道証之人事往往而合遇事多算計較利悉錙銖其過甚小而積之甚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四

卷三

大慎之慎之洪度胸中多不合時宜遇事觸忿此亦一病多讀書自能消之至生計窘乏日前誠足憂然茹荼歷辛自是儒生本色須打清心地以圖大業萬勿爲瑣瑣縈懷前見洪度手書文理日益佳爲之快躍若幫補則以已力致之爲榮否則反爲不知者譚柄耳我命中主星落奴僕事我者俱狼虎而居官不故縱衙役在家不護短奴僕此亦我生平諸奴無狀六駕不欲言洪度獨不能鞭笞之乃訴我乎門風如此我不得不思避迹也

寄八弟弘度

前接弟手書俱未及答今日青青子衿矣秀才門戶不易支當讀書要緊穉年作家多費誠是苦事然人器量須大心境須放寬不可瑣瑣取人笑話房屋前欲與弟同居弟意不爾今若另構自當少助我生平不善自爲以至到處空囊闔中原無實資在京又添新債未敢畜私財以飢寒我手足也明年與壽姪同事切須鼓舞做第一等勾當諸不悉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四

卷三

又

接弟手書知立身作家之難人當從難處做去忍去入場得失不足爲憂但此後不宜錯過讀書功夫宜步步緊少壯努力一日可當兩日也言路風波之場曹方城章格非俱受无妄之禍而章又我所厚觀此使人百念俱灰杜口結舌苟免容身非我本色只以早去爲上雖數十指糊口無策恐不暇顧也家中凡百事只作此想前在莆中見大家子姓俱處館受徒今卽覓師友亦要收斂節儉爲

上人見宦況清苦第既移居我當少助新居後路  
曠野切須謹慎兩母在堂宜時時溫清暮年人感  
慨嘗多承歡之道不可不講耳

又

出門後唯念孀母多病連壁來知安好爲慰但老  
年風燭不可不加意體貼奉侍也讀書上進只在  
立志如何如接族姪可謂有志之士都門多有稱  
其詩文者所謂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若虛橋自是  
自誤一生何益之有弟既與壯兄同事須互相勉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吳 卷三

勵相與有成我一入都門便衝突當道風波不可  
測耳

又

聞事畢想第已歸候榜未卜得如願否都垣最爲  
險地我避歸三載竟不得免命也如何生平名位  
一味聽天而此處非據之地畢竟少人爲所致耳  
出門匆匆未曾料理文臺叔孤寡今囑弟爲覓一  
居址福官甚爽朗不似其父更覓師教之學金我  
爲代出千萬主囑

又

此行水陸辛苦異嘗病軀幸無恙 陛見後知此  
舉出自閣部交薦 上前而舉朝相見咸覺欣欣  
有喜色不知何以得此也日今朝堂清明 聖明  
篤學寬大之政漸見更弦實所快睹但 驚伏  
叵測相傳與日本爲難尙未可信流賊動稱數十  
萬官軍敗衄相繼且有不奉 朝命者中州河決  
一瀉千里汴梁陷沒河形頓徙回空淺閣明年運  
事更屬可憂使人當食而歎束手無策耳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吳

卷三

又

在都門擾擾無甚好心緒寄書亦草草多不到家  
甚悔出山之非今幸過險又了計務急思控歸總  
圖今冬相見耳孀母高年豈堪重病卽稍起尙須  
謹護大兄既有 新命行止揔難自繇但辭疏甚  
懇楚設多撫又議裁得弛此重負亦未可知也世  
變無恒我在風波中過日兒曹得謫自此收斂閉  
門讀書是其福也否則目前可免他日立身亦便  
入惡道中去吾弟時時以此教之



示兒輩 壬午八月後書

我十六日纔於姑蘇啓行不見汝信至但聞題係  
熟題意與甚佳登此事便有可望邪少年人只宜  
修身篤行信命讀書毋深以得失爲念我聞兄頗  
衆區區之意不在此所謂得固欣然敗亦可喜耳  
若不乘此養毓天機杜門攻苦而日逐輕薄之徒  
盜名射利根器既壞長復安望至于對尊長全無  
敬信處朋儕一味虛僞習慣既久更一二十年當  
是何物戒之戒之痛切痛切交遊鮮有誠實可托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吳

卷三

者一讀書則此輩遠矣省事省費省罪過其益無  
窮邑尊待汝雖厚不可輒干謁人品須從小做起  
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考試事  
一概謝絕尤佳文臺曾叔祖可稍分米贍之有書  
寄京中切不可說閒事只以家事相聞可也八月  
十六日付繁昌

又

場事報罷汝必有一番惆悵但我已道破汝年向  
少汝安甚賴何必芥蒂目前自損天趣社中發多

人要亦從攻苦中得不必全是博聲名得來不可  
不知也文字要入格方利場屋信手信心終是野  
戰既立身作家讀書俱有繩墨規矩循之則終身  
可無悔尤我以善病少壯懶惰一旦當事寄維方  
寸湛如而展拓無具只坐空疎鹵莽秀才時不得  
力耳邇來 聖明嚮學至日夜不輟講官蒙問  
難多不能支 東宮亦然一日 宮中有慶 東  
宮暫假 皇上語閣臣曰 東宮又荒疎四五  
日矣汝輩一月潛心攻苦能有幾日欲望學問之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吳

卷三

成難矣士人貴經世經史最宜熟工夫須逐段做  
去庶幾有成慎勿似汝父今日痛悔也相見釜兒  
尤宜勤謹習慣鍾姐近何似文臺叔祖孤寡極可  
念要不時周恤使無失所查姑婆媳同居我處爲  
妥搬移有許多不便今且若何近來運當百六到  
處多事我行過東齊往往數百里絕人煙縉紳衣  
冠之第僅存空舍河南尤慘一省十人八九江南  
號爲佛國近亦稍稍見端後患更不可測凡事循  
省收斂節儉惜福惜財多行善事勿苟圖利益勿

出入縣門勿爲門客家奴所使勿飽食安居晏寢  
自鳴得意慎之戒之邑中同袍赴公車或入 觀  
人來汝兄弟三人及鍾姐俱手書慰我十月十七  
日燈下書付蕃昌并三四兒

又 以下癸未京邸寄信

自 人口南北行旅斷絕今稍通矣 尙盤踞青  
萊一帶劉超反河南闖賊據荆襄土寇到處蠶起  
正未卜何時寧帖耳初欲大計事畢告歸適有所  
觸已自具乞骸若得 允俞歸亦不遠世變日多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年

卷二

汝輩只杜門讀書學做好人勤儉作家保身爲上  
要上緊教誨可官查甥具要紹顧分付家人早完  
錢糧謹持門戶餘亦無他囑也尊長俱各道意此  
中人口平安并及正月十八日字付昌姪并示益  
坤兩兒

又

王隆來得諸家信聞新娘賢能第一歡喜事家用  
不給只是從儉不可攪亂心緒方今多事尙望汝  
輩 舉業外更進所學若碌碌度日併舉業亦疎

之少年易過豈不可惜大計事雖不繇我一人做  
但方板之稱素爲衆所側目風波無日不有一切  
付之不較只早求歸里而已秀才本等只宜閑修  
積學學業成後四海比肩如馳逐名場延攬聲氣  
愛憎不同必生異議汝之得謗良亦繇是止謗之  
法踪跡不入郡邑城可也我嘗云秀才不入社做  
官不入黨便有一半身分不可不思二祖母朱家  
外祖母查姑娘及鍾姐可爲我一候問家中事亦  
未及也示昌姪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

卷三

又

楚衡使者來 伯父及二叔八叔汝輩書俱到此  
時正做大計事至十八日拾遺疏出方得息肩我  
已病甚挨過大班糾劾便圖乞身此番因太宰嫉  
惡過嚴動加重處往例甲科註不謹及貪者甚少  
今番極多日今人材凋落推用不敷可嘆可嘆汝  
吉期三月不知如何支吾今日舍節儉一法別無  
可經營水到渠成寤通自有定數惟多讀書達觀  
今古可以免憂鍾姐善愁多病時時念之渠夫妻

寄徐家信已到可好慰之秋初我准到家也 伯  
父楚中之行亦不可遲其地尙與賊遠到彼料理  
我將 伯父節次手書送督師吳鹿老看以明病  
之非假渠亦肯肯但勸早行再作區處耳趙天老  
端附此信冗冗不及更作它書可一一道意

又

我宛轉圖歸不得朱姑丈南還十分不快邑中會  
試者無一至不得家報并不知里中景象若果大  
旱米貴加以楚寇震隣家鄉豈更得安枕哉四方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五三

卷三

衣冠之禍慘不忍聞雖是一時氣數亦是世家習  
於奢淫不道受此果報若積善之家亦自有獲全  
者不可不早夜思其故也每見汝書來輒言貧此  
便是不安分爲習俗所移此後宜咬牙忍去以身  
先之家法自漸漸改正三官親事要與陳親翁說  
兩家俱各省儉勿爲耳目之觀勿煩婢僕煩擾及  
筐篚無益之費蕭薄是儒門風味相知聯合好處  
正在此畢姻後回門稍緩俟我端不妨三官要教  
之以禮要老成人跟隨諸動作可緩則緩毋念敵

城非久住之地目下且修築周圍牆垣爲上我推  
陞 命不下不免要進會場進場後再作端計七  
月十四日申刻

又

應章已到我已進場本房取中十九人京師疫病  
盛行錢義王隆相繼物故三立僅免我亦多病思  
歸甚急進退兩難奈何奈何祝開美議處場前部  
題詞一科竟觸 聖怒改票罰三科又改革黜今  
聞有提究主使之說閣中力救不能止聞之爲之  
果忠節公遺集

家書

五三

卷三

寢不帖席大抵黨禍復起此不專爲開美一人  
天祐善人或更有出路一時未免驚恐耳汝可密  
達之萬勿彰露及存形迹切囑切囑伯父繳 棘  
疏上卽遣人歸未悉八月廿八日付繁昌姪

又

昨已寄信虞使恐未能卽到會場之役因資次相  
逼不得已應之疲病勞苦異常殊不可支而錢義  
王隆相繼疫故傷心之極且寓中無人幸應章來  
留之暫住祝開美事部于場前擬罰一科忽觸

上怒改票再三竟致提問追究主使今聞有緹騎  
來未知果否舉朝嘆息嗟悼此事我曾見其疏亦  
不甚激或以爲無他不料其至此此不過 上疑  
朝臣立黨借此懲儆大金吾頗畏名義必無他虞  
如黃石齋一案牽累多人後俱亡恙祝親翁既懷  
慨作此事正不當過爲驚詫也但念家資不多不  
無浩費弱體長途宜萬分保重耳汝可面道此意  
八月廿九日字付昌姪

又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卷二

生平視名位如糞土今貿貿然來陷入坑穽欲自  
拔無繇豈非天哉此中自新榜得人 天心悅豫  
漸有嚮治之意乃未數日孫督之師潰入河北東  
■雖成立其次子而 ■輒之擁衆入前屯  
四城寧遠隔絕關門亦兩日無報矣所在空虛無  
兵無餉其勢決不能支而 ■志亦不在小初一日  
續曆後舉朝震驚至今無能出一奇謀做一實  
事者天下事可知已楚中報捷亦是賊向豫中畢  
力迎孫督耳今督師既敗江南亦必騷動吾鄉不

得安枕幸伯父在家不可不早爲之所也祝開美  
畢竟不免但逮治已傳許久部疏纔下世變彌殷  
止有讀書明理耕織治家修身獨善之策卽仕進  
二字并不敢爲汝曹願之況好名結交嗜利召禍  
乎南中白糧事我稍爲之周旋今其人歸附此紙  
伯父及諸叔尊長各道意周子行家要不時紹  
願我如不能脫身渠必先歸屬其家勿懸望也十  
月初四日辰刻寄示昌姪

又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

卷二

我于本月十三日入武闈二十二日竣事得武舉  
五十人其策論佳者不過數人大抵以技勇重耳  
卽會場二三場佳者絕少始知史學之廢至今日  
已極文場惟吳日生武場首卷許廷玉知時務爲  
可重至于制義一節逞浮藻而背理害道者比比  
大抵皆是少年場中頗深抑之所取皆歷練艱苦  
之士京中百物涌貴借貸無所一切縛節陋套俱  
痛拍之故房稿不能卽成且碌碌未暇評選艾千  
子來爲了一半各房亦未有無可寄也九 ■破開

外三城 京師震恐今以爭立回巢兵馬大炮俱  
留錦州不能保其不來只靠 宗社軍長之福耳  
闖賊入潼關破長安三秦之勢已失天下事真不  
忍言且聞賊逼袁州吾鄉不無震隣處亂世與太  
平時異只一味節儉收斂謙以下人和以處衆聞  
汝兄弟俱有微恙精神不甚健旺心甚憂之生處  
路甚仄只在寡慾與否耳前車不遠千萬自愛惜  
十月三十日寄

又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六

卷三

極思回家過歲今竟不果事出無奈非樂宦遊也  
聞汝善病想爲家事所累亦緣用心于外碌碌太  
過耳不可不戒并戒兩弟四方兵戈雲擾亂離正  
甚修身節用無得罪鄉人勿迂視此言也十一月  
廿六日付昌姪

又 以下甲申信

是月初八日王宰到京知汝輩考事及三兒親事  
可望完成亦足解憂第費用匱乏至口食不足奈  
何此時臺省望一京卿如小兒糖糕決不肖捨當

道以此爲駕馭言官之具我意不爾久欲乞外爲  
同官所阻今已拜疏度可得 俞旨也正月十八  
日付昌姪

又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三七

卷三

三官畢姻果如期否一家分作兩處俱須經理妥  
當又須兄弟互相勉勵學做好人熟講經書明晰  
義理兼通諸史練習世務世亂方殷入股生活全  
然冷淡農桑根本之計安穩着數無如此者詩酒  
聲遊非今日之事切戒切戒如易傷倡亂之人亦  
是聲氣渠魁甚是賊人雖不可信亦足見社之無  
益足以養亂招禍爲可恨耳張嗣留較爲老成可  
時請教若得汝輩足迹不入郡縣吾無憂矣祝聞  
美到京公論大明擁護之者甚衆衛訊已過早晚  
可過刑部須寄聲慰其家 祖母及汝兄俱未入  
土我時思之碎心記得往年以今 祖父母塋地  
卜之張星源得首卦渠云子孫多才名位亦顯但  
不能久以火在山上也又卜遷下今墳屋處爲園  
周匝之得咸卦云山澤通氣竟是吉兆今此說可

商之 伯父否三官行禮煩 二叔多費 陳親  
翁移家就婚真古人高詎俱可揣道我意致謝不  
遑作書也餘悉 伯父書中二月十二日付昌姪  
并兩兒讀之

又

前者馬培老行附家信未卜何時可到新城人來  
得汝稟字甚慰但一家分作兩家川度不足爲之  
奈何我 命雖下差難入手汝可權宜處置暫過  
畢竟此子已屬 雉先叔處如二叔慨許又得四  
吳忠節公遺集 家書 卷三

官贅入 張親翁處汝奉寡嫂教孤姪則我心差  
慰耳賊破秦晉不費分毫力今且繇雲中上谷直  
抵 神京無兵無餉無將人心皇皇僞示僞官幾  
遍畿輔天下事不知所終我輩軀命等之鴻毛矣  
山河破碎身世浮沉此夢已兆之二十年前今復  
何言三月十一日付蕃昌姪并兩兒讀之

吳忠節公遺集 卷第四

詩

北園草

高唐道中

玉節三齊道輕車不任馳遺黎半椎髻宿草盡腥  
脂破屋人依犬荒陴鳥啄旗軒裳是何物宇宙此  
瘡痍

代謠

年來客路總傷神赤日黃埃擁使輪乍共飛蝗爭  
轍道翻因逋卒躡驚塵車中七尺愁無賴野外千

家哭正新潦倒自慚餘諫紙白頭沾灑望秋旻

北園用壁間韻

河上名園一徑通亭亭綺閣夕陽中欲舒病眼憐  
新月更就疎簾怯好風忍賦皇華遺國恤但辭尸  
素卽天工黃流昨夜高千尺已有歸心逐短蓬

北園臥病呈程魯瞻世丈

先朝鮮定命玉璽詎嘉祥訛言淆鹿馬佞舌紛蜩  
蟬魏魏秉鉞臣嗚嗚仁者則薦賢吐危詞正氣彌

入荒余忝左掖塵步趨奉圭璋寸心未獲摅倪負  
齒髮強一朝頓車徒委絕君子鄉即君開東閣撫  
我七尺僵煙埃辟几榻竹柏羅清涼靜然白日臥  
轉囑凝幽光感時動殘魄緬古激衰腸憤此近灰  
軀難置鞋續旁飛章上北闕引領歸南航寸心梟  
帆席日夜同飛揚友朋良可畏臣疾乃膏肓育學  
王徵士取笑在榮陽

晨起

盡日喧舟榜中宵厭鼓鞀離魂搖落月險夢失隣  
雞霧樹驚蟬駛風簾落毳低勞生槐僮僕分理及

刀圭

不寐

坐臥少怡悅況禁長日餘病能堅夜壘愁亦聚深  
居促漏轉綿邈危生逼太初京華消息斷應怪絕  
交書

走筆贈呂蓋名北上

君於五指下詫我六脈微六腑尙如縷寸心已灰  
飛悠悠滄江夢晶晶白日輝良言沁脾曲損心媿

先幾君才欲超乘我病思軒帷安得因風力脫此  
愁韁轡

趙景毅時有酒醪之餽且云邇日載酒課耕  
羨而賦之兼以爲謝

凜凜霜臺肅物容  
歸來初服愛明農  
似憐江海窮  
輸輓駟爲君王致  
敢鍾載酒從沾桑  
下客問津誰識道  
旁蹤秋風一棹相  
將去也向人間學  
臥龍

初秋

朝來日影薄參差  
及南檻白頭如亂  
草  
騷屑秋風

吳中集卷四

王

卷四

驚高柯疎病葉  
蟲聲續蟬鳴太息  
對清漢浮雲停  
不征

壽王介清垣長時以使事旋里

簪筆清輝映玉宸  
分符赤縣已殊倫  
卽看風義驅  
千古合是遵陽共  
一身四海羽儀瞻  
岱月九霄旌  
節動河津知君有  
術能安鼎取大康  
歌頌及申公

女興  
編

秋夜簡諸公

幸自逢齊傳胡爲  
尙越吟山川羈倦  
客隣舍起秋

枯病鵲徒窺漢陰  
風擬作霖無能脩  
翫事華月宵  
相臨

蟬

委蛻何曾顧飛鳴  
得意姿無多胸臆  
語不盡物形  
危珍重玄冠影欹  
傾白露枝繇來如  
槁木搖落信  
秋期

北園

園是辟疆容寄傲  
客同司馬病多危  
經時緩卻尊  
鱸思霜月松風靜  
作圍

吳中集卷四

王

卷四

呈魯瞻

叩門乞食陶元亮  
飲馬投錢郝子廉  
高士行藏同一  
一笑清風朗月伴  
疎簾

請告後示僮僕

五鼎難歆食指腴  
入驕誰復倩前驅  
尙餘些子寬  
心力假免青銅鑷  
白鬚

別程魯瞻

片片雲帆落檻中  
層樓高瞰九河通  
雅知門第同  
魁象饒有編摹繼  
國風暑氣乍銷桐  
引露歸思欲



動鴈橫空因君傾蓋能投分別夢還應懸桂叢

德州夜發

今夕是何夕他鄉歸故鄉  
驢鳴亂秋角柳影疎寒塘  
出山驚月瘦問水覺雲涼  
翻念同袍客勞歌正未央

月駕樓歌醉後作

火流西盡滄海東羣鳥夾日歸冥濛  
當樓呼月月將駕鞭策六馭驅陰風  
陰風淒其車突兀五緯微茫九道汨  
軒轅尾張狼角奮楯陞猶容老兔窟長  
吳忠節公遺集詩

卷四

生藥皆天上人坐視蒼赤悲窮鱗  
嗟哉蟾蜍無聲桂斧缺老去吳剛悲白髮

歸田

但說歸田未有田且憑孤棹入深煙  
風生雙闕鷹初擊夢到五湖鷗正眠  
簪筆靜慚青作汗拂纓空笑白盈頭  
人生只合漁樵老殺馬毀車心爽然

蛻園孤吟

警一百

典則垂時衣冠冠數驚去年寇犯中都  
五陵豪聞寂漢徒諸豪實五陵今  
何計之疎也千騎突縱橫風聞犯陵止千騎  
銀海波應沸橋山劍自鳴側聞明主慟奉告特刑牲

其二

自失和戎利翻工猾復謀併虎孽益恣以罷撫賞故也  
騰山新部落涉水舊同讐亦利涉登來城將爲之影響  
中朝畫影子出聖張皇萬國憂徵兵入衛徒聞驄馬使熱血灑氈裘  
吳忠節公遺集詩

六

卷四

延開王傳御成之

料髮自遣

通髮不可料秋風吹滿牀  
長懷在崧少醉眼得羲皇  
好酒煩雙槩新書換一囊  
門前車騎集冉冉竹林香

奉送朱渭叟父母入觀百字

朱侯豫章彥宛爾柴桑致爲理妙觀濤師水得上  
智神鷗不驚湍几案積山翠動察蒼生肩靜獲古  
人意政成謝筐篋此道今不易下有環堵民鋪糜

願至治循尊詎異酌辛桂偶同味寥寥雲間鴻香  
香征途轡行念京國勞處念江湖瘁霜條與露竹  
徒倚寄幽思

家諸孝廉垂顧俱海岬門下士詩以謝之

簫曲傳燈後樟園振響初縱橫開秘笈詞續盡明  
珠河嶽英靈在文章大道餘時危藉多士引領集  
仙裾

寒夜僧舍述懷

驚霜初犯夜落木已空林梵歇燈虛炤鐘疎月共  
長息節公遺集詩

七 卷四

沈還憐襖被日不盡飲水心此意同三宿江湖與  
歲深

鵲鵲行

竊鉤者誅竊國者戾大吏責小吏之不治  
飽兒笑飢兒之啖飲噫今人於仁義道何  
其薄哉爰賦鵲鵲

山林與對虎川澤畏鵲鵲鵲鵲大身噴項有百石  
壺挈壺赴春波杼水如轉轆鼓翅風雨驟所集無  
滓汗巨魚擲千尺力絕僵泥塗小魚濡沫乾駢首

安就堵羶腴飽饒吻狼籍沾諸雛果腹坐磐石睥  
目思江湖方笑揭竿勞終覺網罟愚瞥然雙屬玉  
懷佯意何殊喙微毛頰單頗似有道癯飢虛緩行  
躑躅船俯寒蕪翻遭鵲鵲鵲鵲嗔呷盜聲氣麤鵲鵲亦  
有云其云多矯誣一云丹穴王竹實供天廚再云  
隨陽使稻梁事踦踞茲爾瑣尾臣致身在茹蒲鱸  
鮪方發發鯢鮪正于于颺爾頭上絲保爾一捻軀  
在梁幸可託殄物于天誅佞哉老鴛舌凜若操戈  
交神驚不吞鯉況乃受押掄高踔謝饗餐香向青  
長息節公遺集詩

八 卷四

冥呼始信百族中具有穿窬徒除惡務其本敢用  
諷司虞

贈大姪晉晝

碧落雲千里清秋桂一叢瓊枝人共羨健翮爾稱  
雄貢玉需庭實含毫待國工慈恩名滿處獨步有  
江東 姪工二

其二

及爾搏鵬日翺思采蠟年探箒詞袞袞連膝致翮  
翮素族真無忝青箱自得傳不須疎嬾叔更著枕

中篇

秋風

秋風一夜敗蘭若華髮應同萬木凋  
書卷欲拋兒事酒杯聊倩俗人澆  
新添鏡鑷羞長策自罄餅  
暑失久要十術已疎僅僕嬾五湖仍未易遊遨

公有十術  
末僅萬人

事詩

八月日臨戌昏晴星當酉

東西

十主人坐中堂懸金肅揮肘矧炬然兩廂親

為詩里巷何誼闢謠頌靡不有

伯傳

齊鳴吼 翁方燭爛

妍醜傳呼應門童驚

起爨下婦咄辦林馬芻旋煖澆塵酒徐聽

須 足扣于時雨沉沉簷逗風聲久門前犬吠

螢屋後鳴鳴柳徙倚思無慘低回

啼附

否耕獲理具存滅裂還自咎平時

此 稱 誘詰且

高車駕肥壯一

如排雲龍

賀客轉相

軟詞劇欲嘔

婉變骨肉心傷刺如剗割憶昔王父存兩雛嬉左

右恒摩長者頂謂此生不偶

十九

黃綬蹉跎二十強遂令此言負翩翩青雲彥致身

亦非苟因心奉庭訓藻德資良友特達高明超沉

默艱貞守閑閤但忘年簪燈每達丑鑽厲窮繚紉

沉涵謝尊缶有時學臨池揮灑工藎曰昔年文場

詞嘖嘖已萬口 出 策煨燼同敝帚一朝如

字騫萬軸無經走男兒不自強榮辱真反手榮不

後妻孥辱必先父母嗟嗟 人 年到五九自

從 婦 朽為田未及畦況乃成秕莠

吳忌節公遺集

十

卷四

幸始東壁光

厚 月

期長 一回

首極目 飛鴻歸來

泊舟吳門寄懷

為數飛鴻憶舊遊落楓橋畔思悠悠春燈炤別憐

雙影畫扇傳情怨白頭聞向蒲團空幻相及牽芳

信倍牢愁多情惟羨三江水容易丹陽郭外流

燈夕喜弘度弟不赴飲口占勞之

不逐繁華鬪早春短檠長案獨相親應思竹馬行

哥隊已有金門射策人

戲和樂天四十五詩三首

行年四十五髯鬢忽為蒼不覺班超老空餘阮籍  
狂貧憐孫在抱愁豈醉為鄉一種忘憂草淒其近  
北堂

其二

行年四十五萬事信蒼蒼薄宦仍尊拙微名不願  
狂憶登黃紙榜泪盡白雲鄉始覺浮榮苦吞聲哭  
寢堂自戊午迄乙亥歷遭先  
父母王父諸父之變

其三

吳忠節公遺集

士

卷四

行年四十五野興適蒼蒼入眼山常健投懷月並  
狂潛夫初有論君子舊名卿共話雲濤曳騎驢啼  
草堂九龍山人亦以四十五  
驛車所居名雲濤莊

贈葛侍御介龍巡粵東

玉階分揖三經秋此日臥君百尺樓芒鞋徒步且  
恣意馳馬赤汗難淹留西湖六月風景異南海萬  
里煙塵浮馳驅濟世在公等慎勿徒爾丹砂求  
得長安音問述懷

負手行吟散寂愁霜毫雪刺已盈頭不堪烽火長

安信又到漁樵一逕秋海外聲銷箕子國江南目  
斷富民侯卷書欲報鵲鸞侶自笑真同斥鴳謀

大兄五十初度奉 祝二律

祥琴欲鼓乍安絃況是清秋杞菊天雲氣已噓吳  
楚遍鶴情嘗在華嵩巔尊經獨下尼山拜篠簜堪  
呼柱下玄不假笙竽闌鮮彩試聽鳴鹿舞初筵藏  
緒以庚子日陳宣尼五經拜之兄初度日亦  
設宜尼像肅拜兄有尊經草廬其齋曰篠簜

其二

曾磨我日愛春暉又詠棠華啓畫闥但使清歡追  
吳忠節公遺集

士

卷四

綠坐不妨銀髮映朱衣吟窮月脇神偏王話到天  
一願欲飛更有一觴催後苑桐枝新長碧陰肥我  
是初年  
曾誦處

又

酌醴初逢上壽杯笙歌一曲是南陔為兄願慙雙  
鸞詒有客欣同結駟來雲聚姑峯占氣紫星添頰  
水乍顏開彈經每到真詮處五十年華念未休禮  
飲  
原先詩韻 壬子既  
時十月五日成笙歌

十月雪

江南寒信較應遲，入夜經旬未散絲。共蹈霜林愛晴旭，忽驚雪片綴疎籬。交加亂葦排新雁，催促梅枝上早枝。好是三農望三白，全賒春色小春時。

秋夜止友人宿醉後漫贈

十年初共此壺觴，風景無殊是醉鄉。生計只應同軟飽，耳根何用設雌黃。頰垂雀髮新花甲，謠似鸞鳴舊拍張。君但能來且休矣，竹廳梧月一匡牀。

野泊上大兄

落日下橋門，枯籬水檻根。呖帆片隱風，動月圍吳郡。節公遺集詩

昏濁浪浮身世清，詞淨客魂西。露梅正好幽夢遶

村村

冊封禮成恭上 魯王二律

山河猶是伯禽封，輅旆初分玉座容。系重文昭同卜世，風仍大國亢諸宗。波廻泗水登歌泮，禮集羣儒凝對雍。好慰懷柔明主意，執圭今見魯能恭。

其六

時將法服等靈光，奕葉孫枝夏后璜。國藉長君輝韓鄂，邦維新命祝陵岡。葵心是處堪迎旭，岱色猶

來可進觴。怪是飲水能執熱，薰風一曲勝招涼。

走筆招友人飲

玄亭今在否，竹馬舊過尋。尙憶人如玉，那禁雪點簪。鴛湖秋水澗，禪屋夜燈深。莫更疎還往，相看歲暮心。

送朱渭叟歸江右時遷兵曹

幾年細雨鶯聲裏，此日離鴻怨夕曛。鼓篋尙餘山水調，飛鳬已映斗星文。當關虎豹真酬主，載道鷹鷂孰嗣君。莫厭馬曹羞問馬，雲臺高議正紛紛。

吳忠節公遺集詩

古

卷四

送朱斗樞入粵

別若不作惡君自美，遨遊明月江濤夜。青山李郭舟后門，泉共酌南越志應脩。想見高吟處，紅蕉映翠桐。

聞九妹訃詩以哭之

同枝弱一个，衰白轉淒其。幸自安荆布，何曾做帝箕。三年空漬泪，一瞑竟無遺。地下應憐汝，親聞倘在茲。

蛻園逸詩

江上賦別

一劍衝風去三杯慰旅遊孤鴻兩岫濶落葉萬山愁  
擊楫憐雞舞儲書笑虎頭相思各努力迅速武林舟

留別六弟

十年荊葉悴庭闈共此形骸瘦肥惟爾長途曾共被  
卽今天際又孤飛寸心合向春暉歟遠夢多從舊苑  
滿眼浮雲雙鬢白可能無泪濕征衣

吳忠節公遺集

詩

五

卷四

任丘道中

高岡愁歇馬掉首見平沙水滙澗湍合雲連海岱  
賒荒村餘棗柿小市惜魚蝦日落弓刀影蕭蕭擁去車

送人之浦城

滿江煙雨催蘋葉一棹夷猶發桂叢好譜琴聲對秋月  
應傳綵筆繼文風人迎鶴嶺仙仍浙客到黎關水正東  
漫道雲龍相趁逐南枝何處望冥鴻

耳鳴

朝銓蟋蟀暮鳴蟬何事年光向此偏似有聲聞通小  
乘卻愁消息誤真傳鼓鐘忽動兜玄國風雨俄驚非  
想天暫掩雙輪謝譚客攜來焦尾不須絃

其二

虛堂風木響刁騷況是貧居慣作勞擬賦秋聲虛落  
葉偶聞天籟雜雲礫惠施真欲窮臧耳逸少何煩辨  
鼠膏已付生涯從酒德雷霆如欬總醺醺

郊原觸目呈邑城諸公

入山山谿深出山山徑仄崖谷裂層水道路轉崩  
吳忠節公遺集

詩

去

卷四

迫春花不上眼是處有捐瘠土銼風颼颼葦箔雪  
狼籍孰云藿食憂毋乃肉食責袁安擁高臥龐公卻  
城邑欲效古人心深疑古人迹庶聞金石頌得愈丘  
壑疾

五十初度自嘲

山泉露茗足逋臣腦後功名雨後塵白眼望天低  
自笑平頭五十自成人

甲申初度自題小像

有引

余性愛幽閒不樂塵冗出應童子試他人

惟恐不售余惟恐其售鄉會場亦然十載  
班行強半丘壑已卯乞骸寓德水有句云  
不學王徵士取笑在滎陽而今往來屑屑  
殆過之嗟乎拯溺者濡逐獸者趨士固有  
耽其所弗愛而樂其所不居者乎壬午余  
年五十武林葉孔嘉工繪遺此今又再期  
心迹大異書此志媿

俗筆猶能寫俗容居然磐石坐松風生平名利如  
杯水不信長安有若翁

吳忠節公遺集

詩

七

卷四

魯儲君殿下前以純孝奉 敕建坊旌勸今  
年■薄東充捐租拒守城遂得完移孝爲  
忠事有足紀小詩致頌兼申謝款

剪桐千葉岱山東 魯頌應高十五風鶴蓋三朝  
旌至孝雲梯九卻見純忠白華養潔春難老青社  
名尊德愈冲命酒再叨居客右荷亭雨映燭光紅  
喜孟佳弟楚歸

長風獵獵太無賴千里一夕吹貂裘黃金散盡菊  
花把白頭吟起蘆葦秋君歸有鶴嘗辛苦我食無

此葉首圖配補

魚只浪游情懂時光凝歲月百年相勞且風流

贈恒心蔣丈

西郭畱高隱清風老杖藜官非勾漏尹名與伯休  
齊流水遶簷靜閒雲入戶低長生應有訣多病荷  
提携

寓東安苦雨地主屢命觴率成

春水春風動浹辰山花山鳥事遼巡偶來野客成  
羈客欲署逋民作酒民學道愛觀君子政爲農值  
與太初隣罷江青白饒真氣好爲羣峯散曉顰

吳忠節公遺集

詩

十六

卷四

宿羅秀才館酒醒聞雨聲

一曲宮商溜雨聲花深深處水泠泠故人尙識羅  
昭諫畱與春風伴客醒

惱友二絕走筆

臨池無緒筆難耕禹步都來陌上行可是商山頭  
木白卻將雙膝惱千兵

其二

空山寂寂斷炊煙一覺真同太華眠怪底踉蹌歸  
舊院曉鐘分過散香錢

集字

新蟾出靈岫宿靄排江光漁隱協通心荆齊獨迷  
方望林意先往巖居卻金章醉醒欲烹瀑殘夢下  
僧牀

又

幽興寫冰弦乘風待水仙一灣清染嶼滿院艷添  
蓮螢過星影亂藻泛日痕穿更坐逢歸雁同悲欲  
暮天

贈郭南巖

吳忠節公遺集

五

卷四

雙峯趙郭聲名久得似函關法外傳道德五千看  
則後楊蒲百萬總腰纏橫來瘦影霜邊鶴不斷清  
吟雨後蟬老我東門吳有泪對君白日夢遊仙

楊蒲

老子作我兩人  
皆喪長子故云

策士成圖廣真本

第一問

且器不習則不利學不習則不至學也者所以習  
也帝王之學正以天下習也言之洪荒而降聖  
人之生俱能載熬煉后空地撐天然未嘗有文字  
也義皇俯仰厥陳二儀代至堯舜未嘗設象而觀  
也其君臣都俞一堂拜手鸞言俱即事即心切若  
菽粟瞭若指掌而當時封山濬川立教明刑遠而  
日月星辰近而析因離輿何事非習何事非學故  
吳忠節公遺集

策

五

卷四

說稱古訓禮記四時四方皆是也末世食其粗忘  
其精下而與縫掖并柔翰角雕虫漢唐來即不乏  
好事主究與衡石程書投籤傲臥者等耳豈足爲  
聖王道哉我祖宗一中立極聖聖相傳無暇悉  
舉然必其優游熙朝之久徘徊師保之間然後出  
而執鬯主鬯即不然亦承平晏爾不震百里得以  
採朝華而頌夕秀若皇上則又異矣二聖之  
弓裘繼遺四方之驚塵正起內無高曾之訓外  
無周召之匡年甫徇齊時當方蹶凡天人所以啓



聖與 皇上所以答天人者非僅僅講讀之靡

文已也則請一法 高皇草創八荒寰宇鼎沸而有正心法天之學一法 文皇帝芟夷內難逆節萌生而有執中建極之學念念楷模心心昭質聰明可以日開志氣因之自動蟲聲不忌雞鳴有傲無色升無樂淫以深宮習即以深宮學 批荅必親 召對必勤責調燮于元老問蒐乘於司徒覆經理於司空開聰納于侍從耳目之臣以堂陞習即以堂陞學明賞罰敕紀綱修兩階之于羽珍三

吳忠節公遺集

卷四

主

年之鬼方以四境習即以四境學芳模在前垂鑑在後振中興之業垂可繼之統以千百世習即以千百世學而二三輔導啓乃心沃乃心毋譟說以起忽無雷同以生厭務入而悅之悅而散之于以暢四肢而發事業庶幾哉唐虞之風乎不然肅班而進橫經而出口不及艱難心不揆經濟下既默默不得語 上亦意薄而諦觀亦何用此經生業爲也戎服而講老子矢后交下而進大學章句勤矣而于古迂之矣

第三問

夫負薪擔菜農夫能也如舉籠文函牛之鼎非貴獲勿任也天下無事庸人布列談笑高坐而有餘一旦有事則非豪杰勿辦雖然豪杰固難而知豪杰亦不易得而言之豪杰能據天下之上能包天下之外則不及知豪杰能轉杆天下之樞機而致之莫致爲之莫爲則不可知豪杰能振聳天下之耳目肝膽令之若狂若奔爲駭爲誕而我舒徐而旋轉之則不能知是豪杰之所能辦非智也陰

吳忠節公遺集

卷四

主

雖有美舍之易稱貞幹不正不固如秋蓬之遇風而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幾其神乎豫則吁而悔矣軒帝得之厥有陰符太公得之以成六韜也陰也當世所不欲道而不知出於幾入於幾綿綿密密羣食其福皆是物也圯上之書疑鬼疑神且一人耳以爲魁梧以爲婦人而僅拾一二躡足銷印以爲誇詡末矣隆中之智智于成敗莫睹而非智于佐蜀分鼎東山之智智于沉默鎮安而非智于圍棋破賊汾陽以身爲天下安危確乎不拔平

仲成算于千百年無事較若畫一而單騎赴■飲  
博折衝不足爲兩人矜也是以莫近于一已之利  
害莫淺于一身之榮辱毀譽而豪傑不知莫深于  
幾務之倥傯莫冥于氣數之否泰屯亨而豪傑赴  
之千古而下豈遂乏子房諸人哉何利害榮辱毀  
譽之紛紛也韓魏公曰以之遇則成功以之不遇  
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夫免禍之晦今人知之  
矣是以模稜示滑首鼠示遜至于茅經表井于思  
棄甲以示知幾而舉泰而不否亨而不屯之天下  
吳忠節公遺集 策 三 卷四

蹟而不亂倥傯而可理之幾務悉壞于求免禍不  
求成功之一念噫歟豪杰然歟桓溫對面不識王  
猛以資敵爲西睡患張元有不羈之才宋不能用  
走入西夏而宋罷于奔命兀朮還轅書生叩馬非  
天生是以妖孽之彼有沉痾觀變之智無所發憤  
故倒行而逆施之耳然則豪杰不易知勿求之楊  
楊安坐美食之人而失之草莽長林也

第三問

天下之治不一未有不本於清明強幹之氣也天

下之亂不一未有不本于穢濁糜爛之氣也清明  
強幹之氣如日月之昭赫風霆之轟烈鼓之盪之  
而積治穢濁糜爛之氣如濃陰之昏騰重露之醴  
曖浸之淫之而積亂故治莫法子廉廉者法之所  
由立也舍法而責廉是遺堞而避塵抱薪而抹火  
也舍廉而求法是脫輟而欲車行棄楫而欲舟移  
也此何論在上在下然而在上急矣有莘氏嚴一  
介不取與之操而危疑之際舉天下而頓之晏如  
也姬公赤舄几几精白一心然後能啓孺子王而  
吳忠節公遺集 策 三 卷四

周官垂炳於萬世嗣後而降稱廉者不一若武侯  
尚矣彼門足分王無異于躬耕時不欲使已有餘  
財以負國家故能精嚴矯積弛至死者不怨刑稱  
平至今天下而弊極矣貪冒縱橫怨咨四起紀綱  
盡壞莫可誰何則以爲法之不法而不知法所由  
法也譬之人振衣彈冠齋潔而立則壯夫拱手蓬  
首垢面倒植衣冠孺子得而侮之矣守令視監司  
監司視撫按撫按視卿輔體非不尊且嚴也嘗之  
以苞苴而苞苴入矣投之以暮夜而暮夜納矣嘗

之以不暮夜不苞苴而夷可使賤西子可宿瘤矣  
夫人自束髮從王誰不思致身通顯而此爲竊途  
彼爲捷徑了了分明安得而不恣漁獵以自潤也  
如易鬼然取魚滿吭有撻而出之者矣出之後縱  
之三年計史計其苞苴之所入也計其暮夜之所  
投也上既利其所賄不得不委法而聽之下亦恃  
其所私且窟於法而居之況吏之下有民且見謂  
我惡賊非我父母而揭竿斬木之變起矣故欲法  
法必自廉始欲廉必自大臣始欲大臣廉必自一  
吳忠節公遺集 策 卷四

第四問

嘗上下千載而知國家之所繇亡矣亡于君之手  
十一亡于臣之手十九亡于小人之手十一亡于  
君子之手十九亡于君子之孤立而無援者十一  
亡於君子之如林而分器者十九則爭與黨之禍  
烈而國運隨之也君子亦爭乎亦黨乎爭黨則小

人也謂亡於君子者卽亡於小人亦可也試按之  
往事炎漢之季標榜起於太學大抵位不稱名約  
結不舒遂汲汲如狂欲以清議蓋之而不知實橫  
議也唐之黨召於忤牛李說者曰維州之事不得  
不爭爭不得不黨而不知維州特備戍耳至宋之  
三黨意氣學術不相下紹聖之事僞學之名卒與  
國祚相終始其受禍最隱亦最酷我 國家二百  
五十餘年天清日朗之天下至今日忽變爲陰霾  
鬼魅之天下其爭黨似宋而禍所中之國者亦類  
吳忠節公遺集 策 卷四

宋築宮庭於事任豎壁壘於議論分門戶於興援  
因而以國事爲償而 嚴旨不能止其喧嘩因而  
以疆場爲戲而國法不能制其要領然則如何而  
挽之息之莫若寤其紛爭之源而受之清若者誤  
國若者裨國功罪明猜忌可忘也莫若循其藩籬  
之樹而受之辨若者爲公若者爲私職守定而傾  
危可杜也驅其有暇之鋒芒以端之不暇斂其各  
分之意氣而端之不分如一身也手與足何黨頭  
與目何黨齒與髮何黨烏有九頭爭食而滴血知

其頭之九也忌其腹之一也治亂絲者斬之而亂治矣止爭黨者斥之逐之旌之別之而爭黨止矣絲是渙其羣以渙有羣靜朝氛以靖國氛頃篲可奏太和可調也形可滅史不可滅異日者紀之以其主聖明而其臣實甚吁可畏哉

第五問

方今東西告儆羽檄四馳當事索索矍矍幾於聞雷而失箸矣生猶欲借而籌之所可恃者皇上神明宵旰罔間憂危之思已極底定之績當收而

吳忠節公遺集

主

卷四

祖宗德澤深長卽有淪于叛者如赤子之離父母而不忍遽也雖然亦危矣語云主憂臣辱今主憂矣而辱者誰咎惟不辱又益之憂赤子之戀父母至矣父母能提攜之乎豈惟不提攜又下之乎蓋自遼左發難以來廟堂有一人能主持者乎惟能主持自應簡宿將登壇捐關以外界之我特按其功罪而不得開其調度自古淝水之捷采石之凱文士收功能幾人也文墨爲政干戈不靈使刀矢所爭之原野盡壞於筆尖而河西拱手授

之賊矣至所謂深謀秘計一則曰召募一則曰加派蘇軾有言兵不素定于一時則危疑搶攘之秋我不能自主我不能自主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欲戰不能欲和不可夫素定之兵非召募也要在卽土著而精練之一隅有警徵調百出明示

朝廷以虛況募而至悉委之黑山白水之間募而不至前徒而反戈矣若加派則蘇軾所謂盡用衰世苟且之政也民力幾何桔槔而取之泥沙而委之不制其出而圖其入入供出矣爲今之計一在

吳忠節公遺集

主

卷四

急收武將之心文之敵武極矣極則反今之反顏事者何亦輦金而謀遷序矣惟肘掣於當路是以望風而輪囷聞田野尙多宿將曷重其事權使當一面臂膀之手未老麟閣之勳可闕且其下多疾上也廣一以招百可以無多召募又安知無岳少保其人者相繼而起於是地可復也數十萬之金穀尙在也因糧於敵兵法所嘉況民脂膏忍棄之乎如是又當急下恤民之詔無使囂然生觀聽之心自昔夷狄爲難中國如晉如宋奄奄未絕

多至百五十年少亦不下百年暴秦與勝國得罪  
於百姓緩粗竿木一起不終朝而顛覆矣吁乎一  
誤再誤今三誤矣有如不信草莽之言倚一二措  
大若長城恃召募加派爲得策議論多而實効鮮  
藩籬壞矣而心腹潰吾不知天下事所終矣

吳忠節公遺集

卷五

雜著

雜著

乙卯自戒

杪冬之夜微霜落日淡月流寒風更慘慘排窓入  
戶擁衾而臥舉體如水兩腳凍立不聽伸縮以手  
揉帖移時乃溫作而歎曰此袁安之所謂僵也瘦  
骨桑柴幾能堪此壯年爾爾況倍焉者乎古人五  
十謂之始衰自是而往衣帛食肉扶几授杖也吾  
祖今古希而父正半百矣鬚髮惟雪視眼朦朧兩  
聽重步作事顛錯乃復委頓車舟之上而跋踈于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五 卷五

千百里之遙乞憐他人見愚造物臨觴而歎握算  
而悲不亦悲夫五谷不熟不如稊稗村莊兒女朝  
持一稊夕采一薪猶足娛親而幽然喜色每自外  
入目擊艱難則萬箭攢心高堂乏飽煖之供稚子  
多淒涼之色偶獲尋常之味絢綵之服則長少相  
讓子婦相驚以爲耳目不經見之物而人間難當  
之遇家有丈夫子何顏而相向乎終軍弱冠名聞  
天子賈生二十聲動衣冠豈惟古人今亦不如以  
此恨恨家舉頓削沒沒長夜何時旦乎詩云明發

不寐有懷二人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願崇二訓  
修身見世自揣罪過得五戒焉一日進學莫如謙  
立事莫如豫持已莫若恒大用莫若畜二日無爲  
財貨迷無爲妻子憂無令長者疑無使父母怒三  
日爭目前之事則忌遠大之圖深兒女之懷便短  
英雄之氣四日飲酒克溫君子之徵多言繁興數  
窮之林五日多讀書則氣清氣清則神正神正則  
吉祥出焉自天祐之讀書少則身暇身暇則邪間  
邪間則諸惡作焉愛患及之夫德業之本名行之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三 卷四

閩署拈示

刑官以刑爲名所典者爰書讞決而已此事上關  
國法下關民命非若他衙門案牘諸務可通情一  
線者如刑官而委三尺以聽於不可知之人情則  
職守將安寄焉不明之罪罪止及身不公之罪及  
其子孫神其鑒之

二

嘗聞之使我得罪于鄉黨者奴僕也使我得罪于  
士民者衙蠹也衙蠹敗壞之禍官爵身名隨之然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三 卷四

使人盡立身於一介不取千仞壁立之地此輩亦  
何緣爲借爲竊爲城爲社乎上下苦不相信以我  
子弟訴我奴僕何勿信焉願士民毋以投鼠忌器  
爲嫌

三

刑官爲上臺耳目必先清已耳目而後可効聰明  
一切官評固秉成于道府覈實于職守無俟  
諮詢卽訪察一節印官爲政本廳止虛衷  
可否如必任衙役以行訪察是養虎以

斷不爲小民毋爲所惑

四

巡方重典以查盤爲首務而查盤滋弊尤甚大抵  
彼蠹此蠹神交賄交百孔千瘡滅瘢徙影使行查  
者坐受其愚弄法紀安存受查者明與之彌縫終  
非美政願相與矢心釐革以重此憲典云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三

卷四

蛻園偶書

少壯有失父兄呵之師友規之老則無是故少壯  
之失老能改之老而錯履瞑目長已易稱其旋元  
吉衛懿武公曰無以我耄而舍我亮夫

二

海內鬲族子姓繁昌爲之督者其氣象寬衍疏達  
有禮法而無形畛有化導而無猜刻故一人篤生  
百世弗鬱以醞釀深而承藉厚也水清無魚牆薄  
瓶裂車鑿不遠尙其慎旃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書

卷四

三

莫道作事公莫道開口足恨不割君雙耳朶插在  
人家聽非議莫恃築基牢莫恃打算備恨不鑿君  
雙眼睛留在家堂看興廢中夜枕上忽忽得此神  
其詔我乎

四

知有已不知有人聞人過不聞已過此禍本也故  
自私之念萌則剗之譏諛之徒至則卻之

誠諸門人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同觀政刑部共賃一寓共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早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邪亦大異矣予觀政時一僮馬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卽至於此爲之三慨焉公與今蕭右司寇原云蕭公亦吉州人也吁使司寇公觀今士習慨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卷四 筆

又何如此事具載先進遺風因憶壬戌同榜中惟后齋黃公觀政時徒步不乘馬當時或以爲怪不知前輩之以乘馬爲怪也卽此一節類推之上下二百數十年來習俗之膏汰何啻星淵而士節堅瑕吏治澄濁恒必繇之今 上以古道望士而矣而士之自命何居拈出與同志者商之甲戌首夏武原吳麟徵識

誠昌姪 庚辰

兩日客次輒聞汝憂貧此非好消息人生止此方寸地要當光明洞達直走向上一路若以齷齪卑鄙經懷則一生根器壞矣古人五十不達行歌負薪不以此少挫其志汝僅弱冠身爲家督已是不幸可更自纏縛邪兩祖俱起家寒畯少年以豪舉特聞未嘗憂貧也我輩至今不解作活雖不足法然其得力卻在此汝今要不至飢寒豈憂之可免乎奴輩作好不率教命自昔已然司寇以創業之七十老翁操縱不在其手握汝孑然一身欲一朝反之豈是易事蘇秦入燕其僕屢欲逃于易水之上迨六國相印入手叩頭乞金汝若立身無愧何愁鼠輩乎善知識以瓶鉢付侍者不問有無方能成道汝今者祇宜打掃光明一片地囊貯古今研究經史覓良師益友勞苦下帷功名自有徑路以穎銳之質取之三年可成鄭澹泉先生有云秀才三年不苦苦一世邪此外佐以山水詠歌美酒良藥頤養天和其餘家人生產悉付主者俱可不



問昔人云豈可使動我一念此七字真經也可時  
時誦之俗客往來勸汝居積諛汝老成一字入耳  
虧損道心增益障蔽捨卻自家無盡藏延門持鉢  
效貧兒今日無盡藏當在何處猛省猛省況功名  
之上更有地步義利關頭出奴入主間不容髮迷  
途未遠慎之慎之我年已半百言當不謬

又

汝年二十天資甚敏他年功名或易易事然當切  
戒如他人草草寄人籬下易必擇木而棲交匪人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卷四

雜著

者有危身之患我一生區區名節得失之間絕不  
費一毫心事見其遠者大者不食邪人之餌便是  
二十分識見以此望汝而已

又

方景先道汝夜多痰嗽使人心憂男兒七尺自有  
用處生歟壽夭亦自爲之語云身貴於物汲汲于  
名非尊生之術汝不幸坐此家門履運正當蹇剋  
跬步須當十思居今之世爲今之人當賴自己珍  
重千百之中無一益友

初筮告引

序并山陰劉夫子序俱選

臣徵莊誦

高皇帝詔諭王布衣及布衣家書

未嘗不爲之毛髮灑豎也其事可興起百代而於  
今日臣子尤頂門一針借國朝紀載諸書俱載  
其事惟水東日記詳志之徵初筮仕江右簿書之  
暇發篋得此錄之掌股歲月日在午杭司李臣黃  
以欽取北行酌水送之出之共讀司李瞿然曰  
此高曾規矩也人誰知之請公同志因付之梓名  
曰初筮告嘉禾草土臣吳麟徵拜手謹識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卷四

雜著

北園草自序

韓子云物不得其平則鳴不平孰有大於疾病故  
吸歎之頃如猿啼鵲鳴薪吟鑄沸而不自覺過之  
者不必其親與黨也而淒然以悲已若夫聲之清  
濁調之高下善審音者弗忍辨也余素不解詩日  
長臥病伏枕輒吟初不欲以示人既而曰人各自  
護其醜惟面目之醜日呈於人而不自惜於聲音  
又何擇焉且以病之呻吟於愛我者之側容何傷  
請錄以質之友人左掖病臣吳麟徵識

壽羽士某序

古今欲得長生久視之術者有二焉一曰崇高軒  
冕取用弘多放意無窮二曰慧業文人研磨既精  
立思大道然而漢武殫郡國之物力視棄妻子如  
脫繯禱賽禪祀傳車四出而西王母擯之以爲形  
穢神慢稽叔夜天質自然土木悠忽養生高論廣  
陵幽響幾絕千古而石室素書往取輒不復見然  
則長生久視之術固不可倖乎何以月明搗藥靈  
飛食雲間拔宅聲傳雞犬人之所難物之所易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卷四

以斯知出世入世之分有累無累之別嗟乎邈矣  
末俗橫流神仙道息求其可有事者當在青溪白  
石雲山水竹間而吾里周圍滄海呼吸島瀛東南  
兀峙葫蘆覽者以爲宜生仙釋得道之士峯下里  
許石壇存焉羽士一人疎髯短髮崔相芝容氣衰  
壯而骨蒼雅庶幾所稱可有事者乎問其年六旬  
矣問其能無嘆蜂化鵠呼鼠誘蟻之技無風印雨  
符晉心黃后之學無刀圭鉛汞黃婆赤子之養但  
持禮恭而作率勤香燈汗漫規行矩步雲衲憶憶

延迎不勸松風一榻花陰沸鐺爾然若自得而澹  
然無有營昔老氏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  
先呂洞賓云無妄不苟至誠守一陸法師曰清寧  
爲師太和爲友援斯以談往往而合因幸而處于  
青溪白石雲山水竹間無崇高滅沒之患卽不幸  
生平無慧業以傳而愷愷恂恂反似乎虛緣葆真  
知雌守愚之理叔夜諸人俛而失羽士不可俛而  
得乎是未可知也予登臨之日多與往還茲其懸  
弧之晨有丐言以祝者書而授之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甲

卷四

祭友人文

傷歲序之行盡感春日之載陽往者不返居者若何謹以一觴奠於葵菴兄之靈而哭之曰哀衆庶之憑生雖百年其其盡惟豪傑之有爲俱蓋棺而後定或名炳於日月或功澤乎山川或流聲足以華國或抱璞期以全年豈意風流頓盡齋志長沒歲不我與百不償一如兄者乎嗚呼哀哉皚皚高堂誰潔其旨敢曰多男維兄一子呱呱始孩誰實爲哺世無濤也孰令不孤何天之衢誰策高足繫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三

卷四

豈無徒知我鮑叔聞兄之訃悅焉惚焉慨人事之何常疑天命之或然一維兄之好修聿如圭而如璋固履實而心虛亦智圓而行方謂仁者壽奚以不長一維兄之守身式如金而如玉非桂香之自伐非膏油之自促謂兄而天百身莫贖一維兄之篤學每然膏而達且不知者以爲崑愚而知者以爲不倦憶疇昔之周旋恒陶陶於永夕俄飛觴而醉月俄聯牀而對雨發微言而可詮肆高文之流綺方將慷慨縱橫氣維千古迺蘭芳之忽摧而朝

露之先溘乎嗚呼哀哉奪我良友喪我左肘思我良朋質標我心今我欲歌莫爲我和愁雲停飛泉鴻不度今我欲舞莫爲我鼓長風捎林寒泉以楚我入其廬欲披其帷匣劍不鳴孤琴無徽我行其野欲見其人山高而荒水冷而清嗚呼哀哉歿生隔而不隔我雲龍相逐之情形聲杳而不斷我泉石共締之盟則今之號且慟於兄前者安知非兄之勞弟而來聽以一慰其平生者乎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三

卷四

祭張節母孺人文

嗟世運之既下而材產之塗局雖稟冠幘爲男子  
戴簪角稱丈夫苟挫節而委命曾不足比乎草莽  
何太母之嚮躬皎志百折不訕有若是之獨邪蓋  
太母之德充而行踐既有清平良族不幸當贈公  
之蚤世值江侮之蜩觸淬支楹而塗爨甘蹈刃而  
赴鏃上白首下諸藐方中具宜義桀是沃相摩誦  
以泉紉鍵門閥以加束莫不奉以母宗稟爲嬪服  
故自嗣公以至子諸孫皆學該藝遂賜靈鶚矚固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星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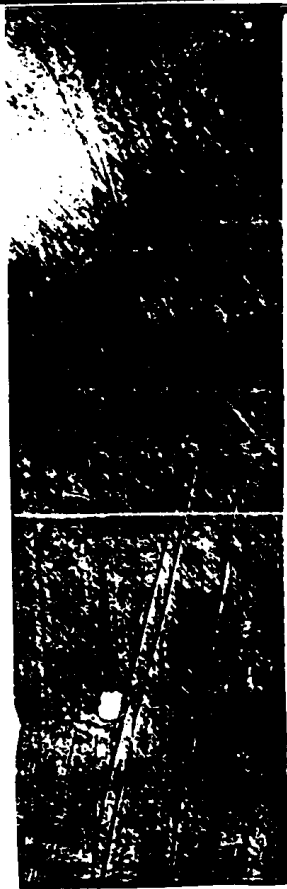
萃植之能閑亦尙廸之有穀也迨我次公釋褐南  
宮於容初沐卽灑血以叩閣表奇貞于聖淑命服  
巍我天章炳煜將昇千秋于彤史以酬四十載之  
酷毒贈公或含笑于九京而太母曾不以是爲欣  
感謫謫吉人剖符南竹約已惠氓風政颺郁又次  
公之能敬其身以成慈也慈敬之志天人所渥太  
母副禕以臨之從婦子以嬉莢桑澁中黃而漿鼓  
玉眉壽連娟爲國母師者固太母所自有亦能言  
者之所共屬也而胡奪我如是之速乎余托好于

次公譬臭味于草木奉良姻於幼豎曾不媿其驚  
驚悼千里而奔問蓋百涕而一沐豈神理之遽湮  
終勤斯于鞠育恍升堂而聞欬覩在宮之肅肅靈  
今來歆錫我後福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星

卷四



禱雨文

澈地斥而不生他材惟禾黍是殖澈民懇懇不諳  
伎巧惟南畝是力阻山瀕海東墮西堰盎然杯水  
不通京漕亦惟天雨是澤故田號荒區賦稱下則  
公稟棄如甌脫義庾化為叢棘商鮮蓋藏士無饒  
后匪有朱衣當塗素封比屋緩急足恃如通都大  
邑也者故澈民宅生於天地至微至藐資生於天  
地獨哀獨迫比者歲非大祲民乃艱食糠粃不飽  
斗米七百矧此三時曠早九野龜坼涸轍無魚飛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卷四

寧忍予甘此黍稷神其鑒之

禱神文

皇明浙江嘉興府海鹽縣十三都澈浦所吳麟徵  
謹疏于上天下地以及四方諸神祇之前伏以微  
鈍根未化勝事難圖若爲有漏之因卽是無邊之  
罪茲者歲逢荒歉日擊顛連壯猶忍死以覓生老  
可委心于知命惟斯棄子慘甚殺胎不禁一念之  
衷回未諳多方之利濟造孽者七十餘日赴食者  
幾數百人善信合力以同功鄙吝革心而悅助豈  
料時當霖雨勢局湫卑糲食或梗於枯腸寢濕更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卷四

驅于灰地加以稠人穢氣漸染薰蒸閣黎有倦怠  
之心走使乏矜容之量頓使呱呱夜泣乳乳晝啼  
呼天控地而罔聞九歎一生而莫挽更弦未久逝  
魄孔多顧我復我空存大父母之心愛之害之適  
足長冥司之籍以是投誠五體追悔百愆願叢罰  
于子軀早超昇于寬舉不勝懇款伏冀慈原

祭河文

維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己酉越朔二日庚子刑科左給事中吳麟徵謹備牲牢酒醴敢昭告於河泊之神曰徵自己卯予告里居三禩憂患疊更氣力衰耗乃蒙新恩起補原職值國步之多艱欲全身而不可爰命舟楫勉卽行惟神相之尙饗

吳忠節公遺集

雜著

星

卷四

臨行粘壁

壬午八月初二日北上午時示

我做官二十一年出產止四百畝比他家以千計者甚是不同況兩子未婚孫男孫女尙幼我身許國前程未卜姑媳子女各宜思想刻意節儉勤苦異日方免飢寒之憂切囑切囑

從弟

廖倫全較

卷四終

先忠節公年譜畧

明中憲大夫蘇嵩兵備副使武水姻弟蔣英書謹

不孝次男蕃昌謹述

乙酉改元春三月既望。不孝孤子吳蕃昌謹稽顙泣血。祇告於當世立德立言大人先生下執事。嗚呼悲哉。邦家鞠凶。率土痛崩。先忠節不敢墜先王父母教命。身蹈先皇帝之難。蕃昌聞訃。不能北向引到以從。君有臣。臣不有子。惟蕃昌不孝。無論先六世

忠節公年譜

一

列亞卿。及身早從博士遊。持弟子箝。以講論大義爲務。而念羈貫以來。衣析先臣之公袍。食拜先臣之奉秩。無寒無饑。底于成人。國恩且深矣。不能極節勉死。異於民伍。惟蕃昌不孝。大禍驟臻。何臆摧敗。乃蓬首素面。累跣而走。百里一舍。慟或未竭。竭未卽寘。天乎。其克手屬續于寢堂。而中雷舍乎。與于哭泣之位。而承余說髦乎。寤天地之呼。無以畢其哀。嗟乎。已矣。惟蕃昌不孝。且不能負土。亟襄大

事。日月以幾。乃葬乃祠。弗克早磨。恩命。惴

惴。寔封。無以爲禮。又不獲穿處家廬。滅謝八事。而猶言猶食。偷視累息。疾且藥。瘍則沐。頰叩如故。爲人臣子。固如是乎。惟蕃昌不孝。伏念先忠節行已立政。自建及甫。內側于垣。底乎奉嘗。克有成績。昭垂廟廷。而典策燬滅。同朝賓友。相屬淪亡。無以考引先業。縣蕞故事于草莽。天下後世。將安所取稽。惟蕃昌不孝。嗟予伯兄。洽聞多才。能通知父志。不幸

忠節公年譜

二

蚤下世。蕃昌固寡識愚暗。無以傳。沒世汶汶。將有失墜。甚懼。入晚請母夫人。出稟諸父。退接友黨。受書筆牘。而重阨多難。神志荒耗。收召垂殯之魄。不終幅紙。則盡然鋒矢摧心。何沮血下濡苦石矣。惟蕃昌不孝。顧所據拾。骨骨無復。皆省千萬。而一存。其與存者有幾。嗟乎。終已矣乎。竊冀采選倫誼。續百世史。與經營文詞。垂一家言者。憐其志。畧其辭。覽而動心。予以不朽。誠甚盛誼。惟蕃昌不孝。非所

敢望謹具年譜一卷稽顙陳上如左

神宗皇帝萬曆二十一年癸巳

春二月乙卯十有八日癸卯大人生乙卯之初刻也先曾王父達泉公感夢五神吏皆戴冠珮帶登堂皇列坐公親拜其下手焚一香香燐燐為數丈光上屬于室因驚寤而王父踴戶入告大人乳曾王父告以佳夢相向喜悅按伯父中人詩首章云神祖廿一載于生始六歲仲月癸卯吉吾弟是覽祭王父告佳夢煌煌兆熊羆家人喜相慶吳氏世緒以家牒涸墜不能遠溯仲氏好男兒

忠節公年譜

三

近可言者天台郡人也宗人或渡江跡之得逸譜多紀甲第賢族居天台深山中村曰水竹村同居數十世祠壘坊楔自唐宋來尚有存者明興洪武初誠意劉公基信國湯公和經浙西澈水奏當海衛宜城詔為城且移近地右姓定之始遷祖申已公諱忠家之季子也乃應募徙居澈屬海鹽遂為海鹽吳氏初世猶歸葬天台山嗣有節婦者負夫骸而歸宗人難之曰外死者不得與于家墓俗也節婦請曰如我何

宗人曰視女丘首則耐女節婦乃絕食三日盡吞所負之骨經于壟木宗人痛之遂厚瘞焉有司上奇烈于朝表識其處或云卒遷於澈之南原後遂無歸葬者數傳至晴溪達泉二公兄弟皆嗜學為儒不就隱鬻販中皆有殊行晴溪公嘗折券棄責數十家達泉公為市每納人屨鉞歸楊淑人乘夜簡之投簪井中相謂曰寧人給無留給人蓋尚寬大植德誼類如此其訓教子孫誦書必曰非徒名高當以報國先蕭縣

忠節公年譜

四

公司寇公始兄弟顯貴蕭縣公為政有聲及解組賦歸力學承先儒緒隱南湖學者尊為南湖夫子司寇公忠蓋表著神廟以來四朝行政半天下歸朝劾婪司農首格大瑞指去位論定詔起田間謝不赴卒于家先帝輟朝震悼予葬祭有加當世稱榮焉先伯父中丞公學本蕭縣先大人學本司寇兄弟後同舉賢書聲藉江南吳氏遂稱著姓大人諱麟徵字聖生號磊齋後甲戌去官改唯菴癸未改果齋家語舊署曰獅壘曰竹園曰蛟園主人



大人溯先世子介公諱容爲五世祖容生翠峯

公諱崑爲大人高祖崑生仰峯公諱芸以孫司

寇公貴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爲大人曾祖

娶李贈淑人公四子伯諱齊晴溪公也以

子司寇貴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仲諱霖叔

諱等不再傳季諱寔達泉公也爲大人祖以大

人殉難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晴溪公子

二長蕭縣公諱之英字心沂萬曆癸卯舉孝廉

授文林郎蕭縣尹次司寇公諱中偉字生白萬

忠節公年譜

五

曆丁酉舉孝廉戊戌成進士達泉公娶于楊

贈淑人子二長諱中任大父巨源公也次中行

守道傳補邑博士員大父巨源公初以伯父昆

陵報政拜恩封文林郎再以南功曹晉封

承德郎以大人殉難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

郎大母王淑人繼大母黃淑人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大人二歲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大人三歲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大人四歲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大母王淑人卒大人五歲

按伯父哭大人詩第

仲卿體亦癯十齡予痛母時爾未知悲大人繞

戶哭聲響裂襟曉手撫二黃口一語一泪垂并

自註云歲丁酉二月十七日大夫人王棄世余

病足不能興僅爲烏鳥泣第才五齡忽一日閉目

忠節公年譜

六

大人六歲大父繼娶大母黃氏伯父中丞公麟

瑞暨大人查氏姑皆王淑人出兩叔父江西別

駕麟武邑文學麟士及呂氏沈氏趙氏姑又沈

氏姑絲黃淑人出淑人視前子過已子撫愛特

至是歲大人始就塾從鳳池錢先生同伯父稟

學焉大人資性凝重篤於所習危坐木榻未嘗

移膝獨過市中行吟經書日不左右顧往往迷

巷事先生禮尤謹先生之門未啓恒抱書立良

久日暮諸生散獨留灑掃正明日席乃揖退

父大人詩第三章云六齡隨就傳。與我同一席。爾誦我提撕。爾啼我啜。追思兩年內。憂喜靡甦隔。過此異師承。相歡僅晨夕。又自註云。余年十一。偕弟就塾。閱再期。易舉業師去。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大人七歲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

大人八歲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

大人九歲

萬曆三十年壬寅

萬曆三十年

七

人人十歲與從叔父麟祥。蕭縣公長子同事心垣羅師。未滿歲。會輟講。役歸錢師。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大人年十一。更事養素鄭師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

大人年十二。再與從叔父事養素鄭師。祖鵬月日。會輟書卷。同學相聚嬉弄。或身狀古人故事。以爲笑樂。強大人一爲之。乃擬宋文丞相對晉字羅狀詞氣慷慨。傾動左右。擬字羅者。致惛怖。

不能持。局促而罷。時從父才十齡。笑曰。我兄激烈男子。異時恐爲真文山耳。大人顧而笑曰。諾。後四十年甲申。大人卒殉。國難。手書與從父訣。書舉幼時文山之戲。蕃昌涕泣。不知所云。從父語之故。且泣下曰。不幸斯言中也。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大人年十三。受業雲門陳先生。一奏藝。先生輒嘆曰。氣端文微。必爲國器。喜大人文。輒呵他弟子。久而先生於大人遂號知己。前錢羅鄭三師。

忠節公年譜

八

亦先見嘉異。以善鑒名。大人卒事之。並謹諸師之子若孫。疏至羣從。皆分贍其貧。兄兄弟歡終生平。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大人年十四。按伯父哭大人詩第四章云。日余言笑恒宴宴。歡聚不可嘗。五年同一日。業就飢窘迫。糊口各分散。又自註云。丙午。余遊邑庠。戊申。後五年。弟從余遊。壬子。弟入黽庠。嗣是各就館教。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大人年十五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

大人年十六執經海槎鍾先生。先生不喜大人文。日示繩削。三月以大父難作罷去。大父雖布衣謹愿。或趨人緩急。聲起里中。一二生平所不可者中之。縣有司某公苛譎自喜。疑輕俠。聲號不測。大父且以道胥史臺隸。謹集戶下。貧無以支。家人間窺不相顧。宗人友黨無躡門者。而司寇始筮宦在遠。初未嘗以家姓屬守令。會事急不及援。叔祖道傳公暨伯父並列橫官。號泣公

忠節公年譜

九

府聲竭氣盡。無緣以解。大人獨走匿一里長者家。長者姑內之。伏處單陋。有時絕粒。晝偃臥。出懷中一卷書識之。汨落漬書。書漉。一聞戶外屢聲。輒駭求匿。長者或故相給。但以爲俳笑。其後大人卒厚報長者。里人至今羞稱之。然是時遭困殆不堪者踰年。會苛譎令以事去官。後令冤之。得白。亡者漸歸。聚持泣如更生。而家益貧。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

大人年十七。家既寒薄。更遭事屢至饑困。大父

乃從買客。風波江上。遠跡吳會。入門頓足感嘆。曰。吾一子一第。已充儒生。搥三寸管。庸濟饑寒事乎。有兒不使習。乃翁辛苦。坐淪章句。何爲者。乃具米稬。掃半廬。置斗概等冊。指大人視曰。是而生業也。某日當受事。大人感激泣下。不能致辭謝。而隣家翁或聞之。皆來賀。當是時。業幾廢。然大父非真欲棄教。讀者特以困阨蹇苦。寄其不平爾。及伯父惜大人姿格不世出。從容解說。轉相慰悅。它日偶咏古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忠節公年譜

十

大父問何人語。對曰。孟德詩。大父怒曰。謂汝學聖賢者。曹操語乃可誦邪。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

大人年十八。伯父館族伯達生家。大人從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

大人年十九。伯父館蕭寰鍾先生家。大人從

萬曆四十年壬子

春王正月。大人年二十冠。三月。母夫人來歸。外

父鳳岡朱公諱儒林。補郡庠。其歲赴學使者王

公幾童子科。以第二人補博士員。收錄祀官。再從伯父館鍾氏。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大人年二十一。大父五十。身逐廢舉轉化之業。累頓道路。歲時不歸。曾大父親執家苦。年亦七十餘。老矣。伯父乃謝生徒歸來。請事將奉。以隙共大人就屋後地。灑埽布書。宿夕爲學。每逢案食。輟箸流涕。高堂落髮如絲。委積牀几。對之泫然。不敢仰視。嘗同賦長至詩。大人有願回寒谷。

忠節公年譜

士

暖。先至白頭人之句。

伯父詩第五章云。仲才寔瑰異。頭角日崢嶸。不才屢遭頓。踏踏難爲兄。有時廢書泣。豈爲叱牛聲。白頭在寒谷。勗哉思邁征。自註云。第試輒前茅。登食餼。余苦平平。三戰不售。家君爲貧。久客不歸。歲時必相對泣。偶長至作詩。第云願回寒谷。暖先至白頭人。爲淫淫滿。予題讀書處。

日。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因顏齋曰。我日。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大人年二十二。與伯父皆奉大父命。應州郡試。因去家館邑里中。大人每第。輒居諸士上。各舉口聞。伯父業成行高。共爲州里所慕尚。而策學專篤。間接儕友。多逞復論辨。以當世之急自負。

經年永夜不廢吟誦。同舍生或耽飲。譏穴。痛滅其燈。伯父嘗就榻間坐。中誦已習書聲達于

曙。大人早歲羸疾。不勝勤苦。而湛愛古學。獨取

閒靜有悟。羣居論列。遠屏一席。默然無詞。攬制

科書。亦取二三牘。見風尚而已。且雅意鄙疾。榮

炫。嫌抱不足。內自勉竢。以謂知愛。曰。吾聞小義

破道。空譽遠寔。凡文不見氣力。剽納聲名。宅時

乘坐朝車。當更輾轉國事。各高早遇。非所願也。

按遺書自序小影云。予出應童子試。他人惟恐不售。予惟恐其售。鄉會場亦然。又按答倪鴻寶

忠節公年譜

士

書。丈夫屬有念。離離入股。最無益于身世之是。數輒擲屑棄去。試僦上列。又自笑其不意也。

歲。大人館里中朱存初氏。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

大人年二十三。春二月。學使者周公延光行鄉

舉試。特鑒愛次。大人名第二。受僉博士官。應省

試。不遇。歸益深匿。發求未讀書。嘗冬月單襦雪

覆牀案。以手溫膝。繞室周走。而披誦不休。按集

戒云。抄冬之夜。微霜落白。淡月流寒。風更慘慘。排窓入戶。擁衾而臥。舉體如水。兩脚凍直。不

仲縮。以手揉帖。移時乃溫。作隣家子竊慙嘆。或而笑曰。此其安之所謂無也。

相慰語曰君爲學太勞苦謂它日朱輪黃綬賜錢食邑足相報邪大人笑謝之曰讀書求志豈同收責其如不免異時勞苦恐當逾甚不然將無負今日之勞苦乎聞者太息是歲伯父同大人同赴邑中彭氏與申伯觀民兩先生共席而兩先生兄弟並發賢書後三年舉亦如之同志號爲盛事秋八月舉伯兄壯輿兄補崇禎五年邑弟子員第一人娶禾城項襄毅公孫文學魁先長女舉一子系貽聘禾城朱少司寇長孫文學舉叔大女一女字海昌觀弟廉淵次子

忠節公年譜

三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

大人年二十四赴邑城朱天愚氏館移席端簡鄭公百可園善莪沈先生同學焉大人曰一歲三夢端簡公又園有鄭少卿碑石大人嘗臥起其下客戲曰君官當過此否設應之曰止矣竟驗雖然大人拜少卿七日而死于國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

大人年二十五學使者蔡公獻臣試禾郡舉大人第三再館里中朱氏時司寇公官大參備兵

南昌爲書賜大人曰來吾署可讀書冬十月大人乃從從叔祖明臺赴之將渡江與伯父賦詩別大人詩云一劍衝風去三杯慰旅遊孤鴻兩岸潤落葉萬山愁擊楫憐雞舞蕭書笑虎頭相思各努力迅速武林舟達署有間叔祖爲司寇誦大人句司寇默然久之嘆息曰招而讀書而言傭書何也然是男子也必自立者能恥依人于老夫猶爾況異日從大夫後乎繇是益兄知愛是冬十月舉長姊姊適同邑鍾太學壽隆長子我文補邑弟子員太學

忠節公年譜

四

仰大人從伯父所館者袁先生也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

大人年二十六司寇公嘗罷遣公事爲大人論列文誼出大人文質僚黨間屬以品藻爭欲引出忘年納交夏四月大人辭歸赴鄉試公與顧淑人垂酒治車送于署門大人還渡浙水葉舟振衣仰對明月爲發長嘆既而簡笈中文爲辭以祭之投江流中按遺集答書云丁巳讀書官衙得百幾戊午渡江而歸爲文祭之投于怒濤次夕夢屢屢迎客客王侯冠者碧髭

髮如綴條葉手握持一編爲謝所投覺而異之語同舟同舟皆驚曰此江中神所見狀也其秋典浙闡試者編修林公欲揖吏垣張公延登被命獨後九月抵浙理試策其年元旦大人菊於家園數之大人所植少三莖名未發伯父已而九月並舉大人遲三年再捷名未發伯父與大人已歸侍大父夜坐大父仰視屋而嘆曰悲乎頂公頂公鄒語謂屋忽且易人遲明我當去耳豈待人驅爲也蓋大父坐益寡困至廢居著而與人期在榜後須此一振相顧愴然夜久欲罷

小節公年譜

主

俄而門外噉噉至五六健士直排戶入嫺友從之喧塞庭中前引其囊出朱帖于綿褰得大人名皆驚喜甚未定俄而又聞噉噉聲先至者欲起拒之外大噉曰兩得雋矣乃內之衆益驚喜甚曾大父扶杖出自屏後嫺友爭前告之公職曰咄孺子事何譁也竟還臥所伯父名次三十四大人受知當湖令陳公昌熙名次六十二同籍慈谿馮氏兩先生亦兄弟也人倫以爲並榮冬十月將詣公車大人忿然退避口吾二人故

單門士猥被上世樹德策名一時聯鑣並轡夸先閭戶將無泰乎遂謝不起送別伯父于平江而還按伯父詩第六章云簡練偶然遂一時相類頗科名不足榮相與戒循牆是歲驕動機槍竟天長輟晏各歎息丈夫志四方并自註云戊午秋子兄弟獲雋所聞輒相戒無忌貧苦時時發難妖星示異第年二十六矣又二十六而身膺禍變哀哉又按第七章註云戊午冬余上公車第意讓余先報罷人異之踰三年遂輒得魁成進士

萬曆四十七年已未

人年二十七偕族伯達生氏讀書用里周氏山居春三月伯父進士捷

忠節公年譜

主

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皇帝泰昌元年庚申

大人年二十八讀書用里山居當暑夜客至具羹食有魚怪之童子對曰頃捕自溪上大人弗然起曰投錢飲流者獨何人邪亟覆羹于溪與客市菜而飽客第五姑夫沈君也嘗以教書昌曰君公志節自昔如此

熹宗皇帝天啓元年辛酉

大人年二十九春正月舉次姊姊字海昌沈氏

其年大人與禹仍湯先生寓武林靈隱寺共  
研席學冬十一月北上與真如陸先生並駕輶  
車

天啓二年壬戌

大人年三十奏試禮闈大學士何公宗彥朱公  
國祚主試事會司寇公以粵東右藩司齋上

壽章至都禮竣大人從而南歸編修東粵李

公孫宸薦大人文第一次十八名春三月之四  
日捷抵沙河大人逸道且欲謝殿對屬書移

忠節公年譜

七

疾而故當湖令杲庵陳公時官京師趣介造

反可寇公又強之乃迴車對策三甲觀大司徒

政三越月賦歸夏六月舉不孝子孚舟孚舟更名蕃且

補崇禎十年邑第千員娶本邑鄭端簡公孫太

學恕材女再娶武水蘇尚憲副蔣公英女舉子

恬貽其年春大人初止長安邸時夢身經荒墅

一褐衣丈夫冠危冠負手仰天長吟曰山河破

碎風飄絮身世浮沉浪打萍遂復欷歔不已大

人爲之泣下或指曰此隱士劉宗周也既寤且

不識劉爲何人爲何如人及登第觀政升宗伯

堂上上有懸版題主事劉某名愕然心異之已  
而詳劉公當世大賢者也居又比省壤久之未  
嘗納交崇禎壬癸之歲始會同朝初夢卒踐

嗚呼天也按茲夢既兆凡二十年大人始遇劉

父哭大人詩註有云劉于壬戌董南宮役非也

此因大人嘗言從禮部領先識劉名遂誤記耳

劉夫子哭大人文特悉夢義今全載之其文曰

嗚呼死生亦大矣而自知道者觀之不過一晝

夜之序通乎晝夜而知死生之說矣又曰晝觀

妻子夜卜夢寐今也何幸幾得之先生先生之

于宗周固非有生之契也登第之時忽形諸

夢寐焉且誦文信國零丁洋詩句以贈而竟不

知爲何詩人日隱者劉生也夢覺而懷然先生

心識之二十年来不輟以示人及夫晚年宗周

幸辱先生同朝相見如平生先生曰憐子爲

宗周也未幾而子罷官去先生慨然不樂曰劉

子隱矣子獨留子其不免乎因稍稍以舊夢示

人人或異之者吳天不弔今年春先生竟遘

國難以死零丁之兆信不誣也然則先生其信

國之後身乎當筮仕之初而神已告之獨其假

及宗周姓氏始終不解其故意者天以宗周賜

忠節公年譜

忠節公年譜

忠節公年譜

忠節公年譜

忠節公年譜

忠節公年譜

忠節公年譜

忠節公年譜

忠節公年譜

辭家留此公案  
分萬古如昨

天啓三年癸亥

大人年三十一。夏四月。遭曾大父達泉公喪。公年八十。夜臥惡寒。大人自七歲抵壯。時同臥席。以身溫之。侍疾非寒暑變節。未嘗解襟帶。持喪毀瘠過禮。宗人以爲稱。按伯父昆陵寄書云。問以稍安。竊謂吾第孝思所感。豈知我輩福薄。不能長邀天幸。然吾第盡勞盡養。已爲完人。爲子不嫌丈夫須眉矣。爾兄奔走一官。全虧倫理。七尺尙存。何以自贖。聞弟過哀。還祈強飯。更爲大孝。又云。得祖父訃音。後哀勸之餘。茫然不知身世事。爲一進賢冠。令人盡喪其赤子之心。如

忠節公年譜

五

此吾第盡勞盡禮。心力已竭。家中養生送死。賴第一一人。又以甘旨未遂。悽惻在心。視不肖爲慈。爲逆。賢愚共識。不獨不肖自愧不如也。秋七月。願第亦食此報。以爲人間子孫勸爾。

謁選

都門官司司李。授地得建武。

江西建昌府

抵家

迎大父。大父爲具豚酒。告先人墓。以酒酹地。而送大人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吾衰矣。願留與里巷長者遊樂也。大人流涕受令。屢風雪去里門。徒御蕭條。遂達境治。候吏不能迹也。冬十二月。抵官視事。

天啓四年甲子

大人年三十二。理建武一年。是歲分典鄉試。得

士七人。

李陳玉。黃端伯。程响。陳家顧。周書。劉光震。葉蔚然。又得自別房者二人。郭之祥。

艾南英。

天啓五年乙丑

大人年三十三。理建武二年。

天啓六年丙寅

大人年三十四。理建武三年。嗚呼。建武之日。蕃昌方處。禧僚間耳。大人去官。燕語卽不及居官事。槩未有聞。茲受之母夫人所記憶。時久多漏。

忠節公年譜

丰

逸。更不能次歲月。故臚載之。建武屬縣。有大公橋。當湖海津要。歲輸榷錢。行賈經涉。日可千餘。棧皆有算。其占首不悉者。沒入緡錢。如關市制。會主事者罷。有司多上書。請典其役。三臺大夫以大人持節清約。特俾司一月。大人乃設匿橋上。身視出納。數日計。國榷裁足。卽盡蠲商車算。槩不令自占。啓關縱行。無銖分之入。四方估客飛發。手香搏頰。誼呼似雷。歎自昔未有焉。屬部民挾行大錢。園郭標異。以一當十。轉相流遞。



已久兵使者其欲禁行之。一如公貨泉。犯者愈衆。部吏奉令嚴覺不相平。郡中大譁亂。撤市五日。大人輕車赴之。悉召三老渠長。暢曉以義。日晏。多斂市刀。謾然去者。既復業。徐爲之疏患設利。誘至于禁。如兵使者指。而民大說。又郡中凶賴子。多行錢竄託。德安王衛伍。乘氣凌衆。或暴辱學宮士。五郡士方赴試雲集。伺王出。爭遮迺于車上。欲訴之。強者于後。輒擊輿隸人。與隸人又注槩犯諸士。諸士不平。直侵王。摧毀

忠節公年譜

圭

黼服。一城大譟。臺御史聞于朝。詔使戍配斥降有差。人情益偏。又未有定。人人至。乃屬解之。大人以書檄示講。又進而廷論之。諸士訴評者漸平。辨出曹偶之無與者。因較試。請得嘉與上第。大人曰。罪有攸屬。未可長錮鉤黨。使士氣頹落而貽王以隱憂也。王亦爽然許之。於是藩庠皆賴大人區別得體。相與帖寂。又嘗密衡郡故額之不上司農者。若干緡。悉以屬祭酒博士。更葺黌宇。還起講舍。招耆儒及高才生。

擁經而至。周旋其中。牢直以時。生徒闐然歸化。復審通省大患。以民力耗竭。帑廩空虛。而藩屏楮祿。有加無已。開支飛詭。動見奢濫。無以善後。乃上言請均宗祿。與當事裁給。特蘇民困。蓋深抑損之。而王室長幼貴賤。咸懾服無怨。肅者。劇盜何繼竹。建武之桀也。能裏中籠椎百步之內。中人其跡詭不可辨。剝殺滋久。黨號繁盛。前後監司。畏其執援。莫敢捕問。大人將緝之。會大巡田公某視建事。亦以何盜爲患。大人未

忠節公年譜

圭

得何盜所在。乃先縛何所善豪猾大吏某至。繫之。號以它罪犯。必死。有間曰。能自贖乎。將令追爾法。吏叩頭請所使。因以何盜詰之。吏知不免。具白無所諱。盡得其狀。它日。大人出。顧車左有羽衣文劔一道士。卽叱吏檄之。乃何盜也。又縛前釋吏同歸之。往時大驚一國人。其徒駭走。爲結權貴者。請援立進。大人持之。終無所聽。以何又敕健卒縛大豪黃孟嘉。黃孟嘉。藩戚。果獲自藩禁中。方櫛髮請終櫛。不許。反接而至。國

人益驚黃孟嘉滋害埒繼竹皆有恃勢盛一時  
時門投書者匝地或遺酒以八罌者大人疑之  
當堂皇啓視半寔黃金乃澆酒飲之還其金已  
而諸黨輒爲飛章釣譏揚言路衢思一中之不  
爲動卒具拳梏上大巡遂邇獲悍虜氣然大人  
禍患未可計會聞喪去位乃免當是時江省之  
人高枕夜臥按大人壬申寄伯父家書有云第  
丙寅擒二犯送直指一爲何繼竹  
以凶命特援魚肉良民名在大盜案一爲潘  
成黃孟嘉憤放宗債剝削巨室甚爲慘毒一時  
發憤爲百姓而諸生秋七月初五日大父贈  
至今以爲口寔云云

忠節公年譜

重

司馬公卒于家凶問至大人懸裂衣裳袒跣奔  
赴八月抵喪次哭泣歐血扶掖乃起迫服練垣  
東有文杏樹高數丈大父手植也一旦摧折死  
大人爲止樹號泣餐不入咽者累日樹爲之復  
萌古傳孝感不誣也其冬十一月舉第益耜補  
崇禎十六年邑第子員要同邑兵  
部司務陳公許廷女舉子敦貽大人悉推先  
世舊廬與伯父叔父居之歲盡移家就舍遂有  
卜築城陰之役建武之政痛不能多識其事聞  
發書篋得諸先人手札讀之而  
大人政治之繁與先世教勉之旨釐然備矣臣  
而載之俾考家風治行者從而準焉按大父同

馬公寄大人書有云清可律已不可律人法可  
求明不可求盡伯祖蕭縣公寄大人書云爲官  
原要清況司李處不得不清之地又況性本  
恪靜如老姪者乎又云凡一事初到手不覺手  
棘久之漸習漸熟自然有安靜佳境以姪沈潛  
之識警穎之才乃語刺刺如此正可見昏重之  
意然有果斷明暢四字乃不佞所願爲芻蕘者  
也司寇公寄大人書云家世寒微忽出我輩聯  
翩仕路斯亦造物之所忌大兄信心強項執法  
爲民卽一時暫抑南曹終身官品人品到頭自  
有究竟此殊不足淹也假令我輩革命當通顯或  
能炫耀一時而秉權藉勢威福造孽亦非一手  
一足所能阻格安知不敗名喪節爲世僂辱如  
遠近已事之明鑒乎吾姪當雷有餘一言深獲  
我心做官士民一體絕不可偏執已見殺入媚  
人與較轍士夫以于百姓之譽皆非也清節所  
以守已不可以驕人執法所以愛民不可以傷  
士大夫公共之氣我生平未嘗媚一人乃求一

忠節公年譜

重

人之切齒而恨我了不可得固不敢爲應世良  
方然亦可以免于世患吾姪將無笑其碌碌乎  
俗吏查盤專以贖銀之多求媚兩臺此最可恨  
事如欠戶失點之類甚不可一舉稍力爲佳也  
達見甲科屬官多有父兄先達而絕不以片語  
相及仕非科貢自足見長不屑借家世爲藉壁  
耳又云每見江右士大夫無不噴噴吾姪司李治  
狀總之平恕之政不淫之操足以孚人固不必  
人人觀而乃成相知無俟多方延譽爲矣做官  
能窮是知消息而翁固貧頗能小營活亦不至  
仰屋而歎萬勿以衣食動念平生志不在溫飽  
者伊何人邪事無難易只以虛公對酌人情爲  
主人情處卽是天理順情安毀譽愛憎聽之  
耳若查盤不多罰錢官許善善寧長則又我輩  
種德第一事上司不可曲媚然不可率意異同  
自取猜忌只求政體大段不錯無求事事勝人  
也時局翻變脉理不正驅逐者與暴起者未必  
皆邪或爲別若溜繩而一意矯枉絕無湯平正

直嘉興天下為善之意恐後之觀今當更甚于  
今之觀昔可恨者於家無秋毫補而載胥  
及溺異日士君子當追悔無及也工曹其稱吾  
姓治行無兩益占姪才品治狀無間於賢不賢  
之見楊方伯至稱述數服輾轉不置因得其調  
停宗室與諸生之方畧謂遠邇上下愛敬真  
如神明父母無間然者我輩非大貪鄙人無以  
踪跡疎密為好惡毀譽但恬澹正人與周偏樊  
閤之人其交情冷暖稍覺不同乃是其大較不  
否公託斷乎其不可易夫何論誠之足畏哉不  
肖一官落魄冷氣逼人求旦夕循資一轉以圖  
歸休之計而竟不可得斷金同心契在平日豈  
歲月間形迹馳逐帖耳促膝所能附會者哉世  
路甚傾又亦甚寬廣人情甚險巇到光明正大  
處無躲閃亦甚平易天下好人尚多功名事業  
亦尚可為但非六十歲外老人所能竭蹶以趨  
耳願吾姪放卻心胃高著眼界虛其心寔其腹  
弱其志強其骨以圖遠且大者勿區區效無用

忠節公年譜

主

之老人也秀才不做官俯仰無措朝不謀夕者  
甚多奈何以兩進士言貧自贈介介邪又伯父  
中丞公寄大人書云聞弟在百冗中且有署縣  
之事勞苦固不足言但處應酬最易錯誤大  
都極小事亦須再思求安而後應庶免後悔不  
然左右前後皆盡我之人視聽舉笑皆其利藪  
案牘字句之間錢穀絲毫之際關係不小稍不  
慎而誤我于迫迫者多矣傳聞弟窮愁甚于我  
弟不云乎丈夫之骨不鍊不剛今  
始終持之不以介意真過于我矣

大啓七年丁卯

大人年三十五遷家北城草堂先哲羅石董先  
生溪陽明先生弟子也嘗構蘿補堂隱于其地  
大人號于閭曰從吾里儀高行也顏堂版曰明

志愛靜泊也齋曰知報曰葵日不敢忘大義也  
軒曰澹足曰未晚志早隱也書于屏曰通三才  
之謂儒嘗愧頂天立地備百行而為士何容恕  
已責人自勵也又曰三益以直諒為先願勤攻  
吾失五交惟勢利最俗幸勿墮彼趨所以告過  
從客也十二月舉弟坤釜弟補崇禎十六年邑  
縣大尹張公源思次  
女舉子厚貽廉貽

先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大人年三十六春二月舉曾王父母王父母諸

忠節公年譜

主

喪于澈湖之麓築殯宮秋七月海水盆溢嚙城  
漂沒千餘家大人從司寇公親瘞浮齒於海上

崇禎二年己巳

大人年三十七春三月服除再之選曹補司李  
莆陽福建興  
化府莆陽去建武千里其君子小人熟  
聞大人之政相與喜賀秋八月大人抵莆即頒  
示條教閱寔刑法蘇庸平課損益有程不為文  
襲一如所以治建武者大人當視事恒以款曲  
訓告如為家人道纖隱使民自階蹠躅不覺前

就几膝露其誠曲。閩人語不易解。初案驗中理。皆顛首喁喁。爲悅服狀。公何乃盡辨之。對不敢妄。嘗危坐論書。連繼日夜。中宵吏告燭跋且止。大人歎曰。上關國法。下繫民命。民命可出。吾豈待旦哉。撫中丞諸御史。郡司諸大夫屬事決斷。郵封檄下。日且百數。皆立結竟文牒。不假譎數。摘發糾剔。殆似神算。無停擬庚翻之患。以事召見鄉三老田更市魁。卽片言達達出其意表。民爲謠曰。人能欺雷公。不忍欺吳公。故事。司理

忠節公年譜

壬

屬大掾吏。發求豪猾大姓犯法者。歲按論數人。以爲明。大人則手書以告國人。若令此曹子求索自快。是養虎以捕鼠也。故有所摘發。必廉民患。不藉左右之口。自公退食。嘗禱于神曰。不明之罪。罪及其身。不公之罪。罪及子孫。又語僚屬曰。使我得罪于鄉黨者。奴僕也。使我得罪于百姓者。胥徒也。以我子弟。恕我奴僕。何弗信焉。因著列廳事之右。以示共勗。公庭大事期會。大人升階。上承連率郡相。辭氣不少靡。上言有所督

過縣長情可貴。大人必下階爲請之。曰。小事不足遂。而未嘗有德色。歲例有大巡。而手自治之內。不令子弟賓友知官吏姓名。外不令胥徒史屬知州縣殿最。大率嘉命賢潔。居十六七。有所去置。意在感起振厲。以同風一德爲事。未嘗過求於人。別駕王公某。同郡事。不以循謹稱。虞注冊不免來謁。坐久。出懷中金曰。公一援我。大人慄然色變而起。某退慚歎。卒解組投劾去。兵使者某巡詣他州。多內饋問。將來莆陽。執事皆患

忠節公年譜

壬

之。視大人首謁。大人不設厚禮餉。分席而談。不外郡國利弊。告勞以退。官僚相觀。無復以賂賂進者。使者亦心異之。卒不爲罪。大人疾鄉先生遺以桑寄生一束。受而不食。疾間。還之年。家子某遺新茶一罍。傾之得金。大人曰。此誤爾。乃重械而答之。爲書曰。更得好茶。聊以相報。其人愧悔。不敢晉謝。建寧令某呈茶甌十八。雕鏤甚工。大人以爲浮巧敗民業。非民父母意。正色譙讓而拒之。時鄭南安侯芝龍新立功海上。開府漳

南得交公卿間睥睨無所顧忌而謁大人輒減車衛修致敬禮左右具禮狀衛衷數欲出南安數目止之其特見敬憚如此大人受直指檄行縣舉煩案劇諸縣之人以先及爲慶所至必夷其豪縣無逋事凡積獄所不斷者皆深思窮訊立爲判折之有疑婢殺主人事經四十年平反論出有大盜亡匿而無辜抵徃囚者皆縱之卒獲大盜它罪輕繫者多所罷遣豪大家求直所曲則不可得達者獄丞上囚名狀于直指直指

忠節公年譜

五

欲被以危法則筆識之適直指某公被醉綴筆累累而出大人適隨巡丞以白大驚乃止名狀懷之留門下埃間夜分直指酒解輒悔趣飛騎取丞狀爲之頓足大人入乃出自懷中直指喜且驚甚握手笑曰它日救時宰相也大人視本郡太守事六越月修起橫舍引諸博士執經諷講其有異弄奇節表厥宅里或驅車就慰藉之以示風尚仕黨大姓不與焉九邊軍需調度不足分部篤趣州郡大人患傷農隙先期露書辭

止委吏爲宣恩信教民奉公上而小家輪助襁屬不絕所屬屯田或蕪穢不治間歸豪長者家大人履按頃畝盡招還其故農以畀羽林侯勸畊更出公家錢爲置佃器稟假之民感動力作倍工蒲鹵之地更爲膏壤江海有劇盜出沒阻險支黨竄繁或竄山阻水磐牙屯結大人先示以威信告譬之多弭從其有復桀則度形勢約與諸郡敕厲甲士討捕每有獲終大人官橐弓臥鼓無所犯閭俗編戶男子皆衣冠羣居以遊

忠節公年譜

手

博持掩而婦女擔荷在道道多棄兒大人愍焉捐奉秩收養之公所日枉車視之觀者感歎其父母則掩泣抱持去委棄之風遂絕矣大人聞屬令某治某邑慘苛失中乃躬抵其治止縣外驛見無罪而鋼鐵銀鐙于塗者親解之令聞一夕盡贖所拱押大人卽回車一縣不知所爲隣郡泉州漳州其去蒲三四百里二州之人爭請于監使者借大人攝太守符喧集使者門使者不能從違則俱委之大人視漳轉而視泉二州

之人更相爲賀。手香露旆，迎於境外。洛陽橋市，謹織累日。漳經數月不雨，四野如赭。得請，竊相告語曰：吳公來視事，天不日雨矣。大人入國，乘輦車，爲撤蓋，勞民四郊。下車，甘澍千里。果如民所期。海上寇鍾斌李之奇，薄海壖，方叩城，事急。兵使者召大人議。大人受命，親鼓士陵城，夜出偏師襲之，賊氣崩解，撤旆去。乃馳書州郡，并諸里聚，皆令糾人完守，繕兵稽保。民情始安。而海上居人有爲寇舟所掠，旣亡抵官，吏目與寇通。

忠節公年譜

三

皆禁徃，或就戮。大人知其冤，躬清園禁，多貰歸者。漳兵使者某公，廉而卒于官，不能殮。大人聞之，亟赴閱視。其記衾稅之事，爲送遣車就道。其孤涕泣拜曰：先公以貧故，致無以爲喪，乃辱大夫，然而屬吏多矣。于大夫非有恩舊，且無遺言相及，何惠存之深也。泉俗好巫，習禳禱，以妨農事。大人案得妖具，懸而示之，趣毀淫祠六七所。民大驚，且懼神譴，將及司李。久竝無患，民益以爲神。又妖妄男子數人，習狀勝之術，中者多死。

捕掠久無跡。自大人專訊詳擿，盡獲其方書妖器，焚之于庭。其魁抵罪。民始不惑。泉多仕族，有司試童子，多張列權富郎姓名。單寒士就之，輸金買名。乃得詣學使者。大人雖借篆乎，特扶拔寒賤，一泮舊俗。臨試則身率以貫入。無謹譚者，庠序益增氣矣。鄉大夫曾公某有子，縱不簡節，人聲其罪。大人風諭之，不悛，收繫之。令一時強武累息。威澤竝行于郡。以是二州之人，聞已除太守，皆悵悵不能舍大人。隨送歸莆。莫不捧頰。

忠節公年譜

三

咽泣而去。蓋大人先治建武，當報政，補莆之期，朞月而已。竟以廉靜無合。隨牒遠方。歷四三歲始嬰遷召。使政明惠施，恩浹餘郡。雖久于莆，而莆之人，以爲速也。

於戲，蕃昌從大人于建，初學語時，及再從莆，僅勝衣拜師傳。越歲，司寇之喪，蕃昌先歸里門。出後司寇，行嗣父服。旣無所聞于建，又不能多識莆事。嗟乎！憶自就小學時，竊聽大人一二政行，喜動心志。今涉筆釋思，涕泗流連。

已如夢寐。幸伯姊賢孝。手纂逸事數十行。巨  
蕃昌所不及。惜乎諸兄之早謝也。蕃昌又憶  
夜讀書。窺大人堂中。簡冊盈丈。燭盡然膏。繙  
展不已。俄而鄰雞三號。整帶出署。以爲嘗。大  
人視它郡事。伯兄嘗從行。署中裁留一月糧。  
稟絕。母夫人授蕃昌辭。以啓聞。曰。某日當絕  
炊矣。大人歸。令請于太守。預貢之俸。蓋計口  
取足。蒸藜以外。訖無所市。歲需衣葆練縵之  
屬。母夫人丙夜不息。加之縫紵。縫紵牽補而

忠節公年譜

三

已。伯姊又言。大人離建。受藩府素琴一張。  
掛廳事西壁而去。去前。家人私持一漆盞。覺  
之。乃叱置五顯嶺南之郵舍中。繇此家無尺  
寸官物。於戲。事雖纖近。槩同古人。況乎遠大  
者哉。

崇禎三年庚午

大人年三十八。理藩之二年。共秋闈較士。得七  
人。謝龍宇。莊鼎台。李開芳。周  
陽。王泉。梁玉。蔡經。其歲。三臺御史大  
夫計大人三年績最。報聞于朝。大人乃具狀。

明大父母隱德暨後大母撫教恩至。願同被  
獎封拜。聖命三軸。如請。

崇禎四年辛未

大人年三十九。理藩之三年。

崇禎五年壬申

大人年四十。秋七月。拜天子召命。當辭。蕭  
鄉大夫士。爭聚爲賀。大人卻之固。先至。轎軸。舉  
焚于庭。幾文廟石者。皆親到。仆之。乃詣諸臺使  
者。謝別。學政廡下。伏一老生。疲曳踣跼狀。大人

忠節公年譜

四

詢之。告曰。僕持博士經者。白首不聊。董以歲序。  
當赴對。明廷。今爲豪家子所奪。數陳書于衡。  
漫滅不得達。是以增困。大人曰。持書來。爲君陳  
上。老生出所上書。辭不足申意。大人爲手庚正  
之。學使者門啓。不及謁期。以明日。大人至。日禺  
中。老生不來。又明日。老生來。大人則先至。已呈  
其書。復率見學使者。謝然後去。老生周氏名夢  
元。後卒。以廷對。授教東安。遇蕃昌於旅中。爲  
道此。涕泗交橫下。曰。孰能念一垂死。不諧之士。

而降車騎，羈公事。比三旦無効色乎？初，莆民有訟其子者。大人曰：「予之責與當爲爾教子，收笏之已復來訟，繁之越數日，已復來訟。」大人笑曰：「趣女來者，其女後婦乎？民驚服，不能對。」大人出，其子匍伏庭下，爲陳說人倫，告警禍福，甚備。遣之同歸，曰：「若善事若後母，若善誨若子，無驕若婦言。」父子感動至性，相向涕泣，願自今改。久而竟出其妻，遠比因之觀化。至時八月，郡人聞大人約，襍被將發，驚惶愁歎，日聚譏于亭舍。其父

忠節公年譜

三

老或謂子弟曰：「公榮命也，我不可留，則持對涕泗，如無所歸，停市息業，擾惑不散，羣監司大夫異之，相率戒兵衛飭車馬，而身送大人之行。酒脯鱗列數十席，百姓多爲盤盂，具道左右，遮拜千家，連亘百里，它郡傳觀者幾萬人。」大人舍車徐行，一一慰之，次操豚炙，前後跪者二人，曰：「若願嘗三訟其子者也，能父子俱來乎？」二人應聲泣下，曰：「嗟乎！微公，我父子安得全？」大人曰：「今若歸者，可返若後婦，毋傷孝子之心。」二人益感勵。

不能起，回首語送者故。大人爲之增飲一觴，驅車而去。送者相顧皆失聲，又歸道，嘗泊舟江上，旅櫓四方集，與估舟同檣，估竊問大夫者，官何鄉？告以莆司李。曰：「非曾司李建昌者乎？」曰：「然。」估乃推蓬召諸賈，焚香設足而前，曰：「公江閩之神君也，我曹風波老客，渡大公橋屢矣，惟公不受一錢，爲不世遇，請以良夜，各進土音，爲公上壽。」競出舟載所具，鼓拍簫管，據船頭按之，聲徹野。秋江月明，聽者環岸。大人驚起，出酒勞問，皆搏

忠節公年譜

美

手喜悅，曲終久之，歛歔徘徊，有爲泣數行下者。當是時，大人廉正之名，傳動天下。以上建莆政行，畧存其集，獻案移文，部里姓氏，多無所考，蕃昌方擬身到訪求，而大亂阻之。尚冀二郡之名公故老，賢史良士，倘能搜輯所聞，補我遺漏，感德不朽，惟日望之。舟次錢唐，大人遣家屬歸里中，以輕舟從平江而北，冬十月，達都門時，朝廷宏制大政，舉發無虛月，考績登選，以時告竣，而皇帝思納諫官彌切，嘗如不足，少宰曾公楚卿，乃拜疏薦大人，同中書郎吳公甘來，堪赴選擇，上可其奏，大人入應政事。



對。就舍長安。以下皆都門事而人人自此三啓書札移文之屬悉已遺逸始末不詳姑自即客知事者所告覈實而錄之不敢妄增一字嘗恐有誤惟願當世大君子深曉先朝典故傳其實非止一家存以永戴十一月奉詔特授吏垣給事黃門十二月初二日大人伏闕下謝恩齋潔上疏其畧謂臣十年外吏一介腐儒蒙皇上拔置首垣深維知遇之隆矢竭涓埃之報如候蟲自鳴不能已已一日羣臣之情宜通凡物有情人豈無情得其情則短長可

以竝觀今上之情懇而逆揣于下下之情鬱而無以自達于上卽臯夔稷契豈能一日立于無過之地臣聞君猶父也臣猶子也生殺惟命予奪惟命而堂陛之間家人父子之誼斷不可無疑畏跼踖之形斷不可有而其責專在輔臣二曰小民之隱當悉農夫終歲勤動所得不過數金朝益一簞則暮必受饑加以旱澇不時俯仰多累卽責以惟正之供尚有鬻妻賣子之苦乃正賦加派之外既有帶征復有預征數年

之逋并于一旦朝廷四海之富尙窮于捉衿小民溝壑之餘寧甘于剗肉且有東事以來時時憂餉人人策餉東事之壞卒不因于無餉四方之騷動或反因于急餉食肉充位之臣民隱不切皇上之赤子皇上自爲撫摩可也三曰精擇郡守以興吏治吏治之壞皆繇激揚提挈之無術撫按監司就非要職第去民稍遠有所設施非郡守不達郡守廉則縣令不敢貪郡守嚴則縣令不敢玩郡守精明則縣令不敢叢

勝兵戈騷屑之鄉水旱頻仍之處尤宜急于選擇廷推禮遣凡閭閻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于天子績成而後酬之上爵此其方甚約而收效最博且古今所已驗也四曰慎用司官以肅銓政國家治亂繇于人材人材得失繇于銓司宜以天下第一流處之乃司官諮訪出自同鄉已非公天下之理及歷官踰年遍陟四司以職掌爲託宿而苟且之心生天下人材亦大受困矣臣聞人之情功名得之遲鈍者持守必

堅得之巧捷者。恣睢必甚。今殊方瘠地。何以片席嘗虛。撫仕腴鄉。何以肘踵相接。矧枝官散吏。京通既多。冠猴翼虎。縱之四出。堂堂選司。安知不為釀亂府宰之地乎。踰旬再疏。陳用人之要。復申慎擇郡守司官之意。詔竝報可。奉旨。知府于吏民最親。委重擇賢久任。至選司亟須虛公嚴執。豈容輕徇吏胥。併本內陞轉考覈。及該科預開休序等項。通着酌議具覆。吏部知道。章疏詳具遺集中。

崇禎六年癸酉

大人年四十一。春正月。受巡視。皇城之命。

忠節公年譜

壬

遂葺食城關。陳據兵簿。發簡尺籍。晝極其聰明。又益以夜軍。戍震悚。無所欺遁。大人既與聞國事。則思有所考覈繩正。一返列祖之舊樂稽。先朝令甲典章。與前執政興除故事。下逮門閹傳遠之吏。咸寄諮訪焉。嘗以一事發諸曹之批僻。移布箋檄。必尋其端。諸曹即竝見嗤笑。及覩大人視城之勞。竊傳語等比。曰。天下幸無事。吾曹赴尚書期。巧銜爵。被策文。為子孫光寵已矣。如吳公馳効城上。指畫天地。饑不及飯。

徒自溺苦。何為也。大人聞之。語所知曰。嗟乎。美慶詎可屢臻。絀芥未能卒度。設一旦變召不虞。如前史所書。則微道無巡。武庫虛設。將扞振羽。衛以奉。天子號令天下。亦安可得乎。役竣二月。拜疏。悉陳衛卒虛額之患。請懲衛官。又謂宵柝初鳴。嚴城未啓。臣等身在外庭。無繇供事。則直宿勳臣。為政周官。以官伯掌王宿衛之士。蓋以禁密之地。委之肺腑之臣。其責任尤重。違者勳官入直。聊遣帶刀官吏。一人提鈴。自呼

忠節公年譜

甲

自應往來如織。僅成故事而已。則何益哉。奉旨。云軍士各有尺籍。腰帶。細閱年貌。極易查覈。何故縱令外倚。一任包攬。屈竟。可惡。着作速遴選。詳確造報。以便查驗。糾察。還先將規式奏來。該部知道。三月。上駕畊籍南郊。大人從。禮成。賜宰相公侯九卿以下。臺省百官。燕飲。寢殿。召問羣臣。以次奏民間疾苦。大人陳江閩所治。暨齊魯河洛經涉之地。人離荒厄。奏對詳明。上諦視良久。特賜顏色。明日。敕發內帑帛布。詣所在賑稟。如大人請故事。六垣諸臣。以序入直省掖中。同官多休。

沐不赴或至虛夕。大人嘗獨止宿中禁。嘆曰：國家多事，愧不能竦劍執戈，翼衛皇輿，枕杜之勞，乃可謝乎？一聞無人，請籥自造，章奏多于禁中草之。公朝大會，大人輒迎期先到，恭謹待事，退嘗歎息，以謂客曰：屬者郊祀大典也，祠部上日，帝卽齋祓以須，吏部上官，帝卽宿外殿，至日登壇奉奠贊禮，帝恭且嚴，步趨拜起，惟謹。侍臣扶袖者不敢進，雖赫曦凝寒，持敬無劬容，而陪位諸臣多晏息，稽故不至，或跛

忠節公年譜

四二

倚以臨，扶醉蒲伏。夫使天子至勤敬矣，而人臣之賤，苦不畏慎，非盛世之象也。夏四月，典銷註事。上言考成無畫一之規，内外有偏舉之弊，朝廷之法能行之于吏部，則天下之治思過半矣。臣垣註銷一節，計月開陳，法非不善，而該部奉行不力，度閣經年，封疆大任，皆功罪未明之身。墨吏經綏，猶晏然居于民上，言官之條議撫按之披陳，未必言中，而事關吏治，自應響答。年來嘉言善論，策不見之施行，功令森

嚴，明威不測，容頭過膝者多優游而遷化，手口卒瘁者反誅誤以蒙愆，使後人復待後人，新案頓成逆案。皇上卽欲内外羣工，黽勉職事，身致太平，何可得也？會選郎牟某臧汙既著，先經大人奏劾當斥，議者欲出爲郡守，同然一辭。大人復宣言：郎官持頌列職，不自砥勵，所坐狼籍，幸寬辜戮，猥典大郡，僻壤專城，可以自恣之地，百姓何罪乎？乃拜疏力爭之。五月，拜淮民釀亂疏。具言淮道決沒，隄口陸沉，百萬生命流徙

忠節公年譜

四三

飢餓，覆溺劫奪，死者澤量無算，而盜賊日見生發，彼紅袍黃蓋，出沒江海者，儼然與撫臣爭衡逼處，莫或敢問。古今僭竊之雄，達達山此，大可寒心，非急擇賢能以治之，臣不知淮事所終。

上覽章，惘然傷之，始下治河之議。奉旨云：李

議處這本內事情着吏部會同一併看議速奏秋七月，拜疏糾僞吏，乞

賜法究，以儆官邪，意在焚綬縱橫，世風瀾倒之會，宜別吏治之真僞，其以墨敗而監司不先發者，並治罪，俟宦罷民，分生姦胥，頌官長政行

者皆禁止之。冬十一月拜封疆多故。廟算宜

周疏。又拜邊臣功罪。部覆當嚴疏。二稿。凡

為某事而無全文可考者。今存其目。有

崇禎七年甲戌

大人年四十二。諫官章正宸抗言觸新輔巴縣

被。詔卽獄舉。朝恒懼。大人伏省戶下。持書

為之訟冤。臣聞古者宰相入閣。必使諫官隨之。

本朝內閣六科分峙。殿庭防微杜漸。具有

深意。今閣臣入閣。諫臣入獄。愛股肱而疎耳目。

忠節公年譜

三

恐非計之得也。且國家之事。孰有大于爰立

者。得其人。則舉朝酌酒相賀。而不失之私。非

其人。則合署痛哭裂麻。而不失之激。萬一懲勑

之過。習為唯阿。異日卽有藉叢豐蔀之事。誰為

皇上觸邪而止佞者乎。書上。以言指激揚有

感。帝意又。帝嘗降殿臨軒。數見公卿。尚書

奉引百官以下。延問得失。一日。諭羣臣曰。今天

下不幸有事。方夏廉沸。豈圖雷動而未獲甄別

善能。臣亂彌應。用人方急。在庭之臣。宜無忌諱。

其各言爾知。時首輔溫島程體仁揣。詔旨不

測。乃啓臣等各辱政府。權越百僚。不宜有所寵

引。皇上縱延結于省掖。亦何患乎無賢。上

顧六垣。左右行寂無聲以應。大人踰序出。申笏

再拜。對曰。臣愚所見不爾。薦賢正宰相事也。非

諫官責。宰相可以開閣揖士。持吐握之誠。薦達

疎遠。唯恐不及。所以憲章大典。簡覈賢才。以備

皇上之用。諫官起而徧名責寔。補闕拾遺。可

否。不敢不自効。雖宰相無能枉其正。故人才清

忠節公年譜

四

于上。政事勤于下。今若委彈擊糾刺之臣。雜王

任使。如吏部郎官者。則國家論列短長。屬之

何人乎。臣不敢奉。詔。上良久稱善。尚書令

引六卿以下。悉陳上所薦姓名。多有授意。無所

顧擇。殿上沸騰。大人退。因漏刻博士周長庚

之奏。請示儆罰。愾言。國家之中邪。猶人身之

中寒。在忽然不覺之中。而因循至于不可採藥。

益以喻諫焉。居有間。拜人材彫敝已極。國家

器使宜周之疏。深有責於太宰選司。卒不見省。

柄用人者如慈母之賦飭希者與之爾又加博者之陳財強者授之爾此以之挨排情面蘇酬羣心則有餘以之確核才命酌量人地則不足且身為六卿之長非聽命司屬即請教當途甘為唯諾之徒無復統均之望臣竊為家臣不取也皇上懷則詰之思致其難之處未嘗不一推再推以求至當顧所藉以為權與者不過數行之履歷與尺幅之掄揚爾此真所謂按圖而索也知之不能詳則姑聽之姑用之一試不效隨呵譴加逮黜并至或以尺朽而棄連抱之木或以一蹙而捐千里之程此巧拙同功賢愚共盡之術也所任銓曹又如行商販賈貿易甚速而載甚重而絕不留意主人之室擇席則又如庸醫治病惟知逢迎主人之意不顧病之虛實標本湯劑藥投症變百出迨束手無何則負囊以去一醫既去一醫復來更數手踰月上請罷而岌岌不可為也安得不寒心哉

忠節公年譜

聖

中官疏 畧云臣聞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天地不交謂之否今堂陛之間何其落落也以允恭克讓之 王而有厭薄羣工之稱非所以為名也以聖作物觀之 朝而有有 君無臣之嘆非所以為治也同一內官也千古用之以致亂 皇上用之以求治 太祖高皇帝惟恐其下預唯恐其有功者 皇上惟恐其不干預惟恐其任使之不稱譬之于奕此險著也可長恃乎 皇上之下此險著羣臣之不肖迫之也然而臣心痛之矣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諸臣即非早獲稷契之倫亦係含牙戴髮之屬豈人盡不肖人盡背主不足當 皇上轅轅使乎 祖宗養上二百六十餘年原以儲 聖子神孫之用人無盡賢亦無盡不肖惟在 皇上之甄別而最難之爾父之子至親也父雖不慈未有不愛子而信其僕從者然使起居不相接七著不親親久之父有疑子之心子亦必有不可告

則臣忠願 皇上稍加之意也 再請罷緝事 廠臣 畧云人臣之罪莫過于貪 國家之法莫知于知我知而回知之外誰知之者唐用金吾調何羣僚徒益倚嫌 先朝以西廠刺事一國盡驚無補治亂而吞舟之漏鴻罹之嘆載之史 仁之內以此暮夜之賈也放之懸之而使知懼 顧之而使知顛倒之而使知懼之所端此暮夜之招也便招之不來實將自塞則莫若後 祖宗之官制使階級分明汰冗剛繁布為不刊之書一切陞遷降調俱有成格內外人地咸有等差仍于推陞之啓事明開前江之年月使達 從者無遲延形而才品超卓功勞顯著法應優擢者必加特選取自上裁一有不當臣等自簡隨 具奏而仍其清剛孤特之士布之大僚以風有 從貧風庶其泰止乎又 祖宗任官之法從無

忠節公年譜

哭

自外之民京官出補者固多而郡守入為侍郎藩臬入為尚書者亦比此令一出泰明如隔天 昨故人情重詞林以不可復出也次重知推以給給臺省者也甚薄曹郎以一出不復入也吏治不修民生不遂貪墨踴躍之根全在于此夫 拮据為牧勞悴封疆之吏有顯慶而無升蹕而悠悠呼唱于朝者安坐而主三台拱手而取封 蔭此用人之過而亂天下之道也今得 皇上以剛明之鏡而傍典則之遺通理內外以盡天 下之老宿致 禮制以杜天下之僥臣將見羣 公之用命而庶績之咸熙矣又 書既連上大人 何事內官之小忠小信為哉 虞當罪謫徹席草以俟久不報已皆 留中當 是時 國家政事苛碎陰類轉張而天下災祲 日告 禍亂震加大人危言鯁論不閱時月多被

詔溫慰。上幾有意重委試而相體仁虞大人論建漸廣必閤相業間啓上曰此臣公忠而廉白特操術遲頓不及事上輒以爲然不獲親用久之上意漸夷薄僚士疾焚忌黨而謂中人無外交又不爲子孫謀故欲委之政其巧借重棟遂鮮疑吝或提戎賦饒剖鎮四夏或賦詩講射侍從禁園黃門嘗侍之屬日益親比朝士皆私相悼歎無敢抗一詞者獨死慙急僅見大人前二疏而帝概不致詰忠諫見違

忠節公年譜

四七

無所匡肅悠悠糜祿大人恥之於是秋九月上疏請賜歸里改葬父母情古悽惻遂被

詔許大人乃慨然南歸即日辭陛都人皆謂

天子疎遣直臣首輔屬有深意及考覈京僚

幾里之罪猶豫不果事見遺集書中雖終敬憚各行無

所復中而大人既去士氣垂喪國是下消長

安重足一跡之勢成矣按海昌李廉朱一是諫

履實體公絕私道廣學醇氣冲神定先生刻名

小人不能中以禍斯數語者應得大人

吏垣者三年未嘗受人意旨言事入朝端拱趨息不聞屬耳譚訣者何語退則顧左右取馬竟去舍止窮巷特寡輪轍出與公卿譙席皆市盛具大人獨報以蔬儉嘗賣藥馬鎔帶金以贈孤士日約俸錢賙人旅殯者是年禮闈初罷諸進士競鮮車袷服騎奴相高不知其儻大人以先進遺風有進士乘馬故事并記同籍石齋黃公嘗徒步赴郎官可爲師式乃鉢木以傳贈之進士過大人邸者爲解緹繹外尙韋帶而後見

忠節公年譜

四八

故人鍾君某者久對策長安當授縣尉大人以同研交爲明告之太宰早授地去委金數餅牀頭爲隣大人追而還之并遺以書謂昔者柳子傳河間正在諸淫鼻息沸然時少強忍力耳今長安鼻息可謂沸矣某之爲河間不爲河間於斯已決先生其能終強之乎又禾中郡太守李公某治行不良來覲載六甕金乘夜叩門拒之去越日僚間卽有奪席稱李守所治循燬者大人退而笑曰此墮太守薨中人也冬十月大

人抵家。十二月八日。舉大父母喪。改葬泊橋山。蕃昌按前癸甲之歲。大人抗言於朝。後癸甲之歲。大人罹難于國。嗟乎。其始拾遺省掖補闕。禁門公卿僚士。謳歌竟國。方延中天之炤。而厝磐石于庭。大人獨見其舉鼎爲函牛。而絳纖枯之末也。于是頭無批沐。衣不襟裘。日以不時之義。長呼國中。標時賢以猴虎鬼魅之名。指銓曹爲輦壁與金之路。夫將顛之柱。一繩不可以獨維。而膏唇拂舌。

忠節公年譜

晃

之臣。不駭以危。則驚爲誕。豈能援引以濟事哉。且時帝德方剛。勤督下政。輔臣峻忌。讚翼聰明。下絕延求。上愆匡正。罔密事叢。使公卿奔趨顏色。救過彷徨。慮霜電之被躬。畏置矛以亘路。得免于東廠掠治。金吾笏訊。卽相誇詫。以爲厚幸。又安望夫叩首信眉。一鳴其句腹者乎。聞者侈道空虛。窮開漁採。爭先貨殖之門。易鈔求飽而已。所以希旨偶俗。進日不然。迨夫耘夫釋耒。絲婦下機。潢池赤。

闕闕。聞臨城一呼。禁衛雨散。天下後世皆外咎守令。內怨郎曹。至于台衡上衣。目不眴三辰之忒耳。不聞九縣之愁。熏灼穢風。傾軋比踵。長此流毒。決于一旦。然後思十年以前。天路未履。綱維可頓之日。有臣懷忠鯁涕。簪筆憂陰。觸忌諱于鬻錢。列憂危于畫圖。言不可謂不迫。計不可謂不早。而孤音少和。單壘無援。顧使含悲去位。縋血告絕。嗟乎。天邪人邪。凡有心者。能無怨忿乎。

忠節公年譜

李

崇禎八年乙亥

大人年四十三。春二月。營先司寇公丘窆。有事于澈湖之雞山。令甲。德望大臣。殍于隱所者。屬臺使上聞。議恩卹有差。辛未秋。司寇之喪。嗣父具事狀陳乞。未卒哭。以毀歿。至是始奉詔。賜同顧淑人祭葬。部檄下浙。浙藩使陳公一誠捧聖書臨喪。大人以從子攝哭泣。既訖。率孤孫蕃昌奉錦被璽文及御醢。器告于廟。禮也。語具司寇行實中。夏六月。大人

侍大母黃淑人疾秋七月朔惟淑人喪淑人撫伯父于總髮大人則出諸懷衽間教經飭行齊名一時拜璽封蒙祿養者十餘年方無恙兩大人赴官馳驅東西俄懷悽皆心動其年大人倦戀不出久違尚書期而伯父祭兵議西江不因告寧假道歸舍則大母歲月就急矣適會牀下祝舍礎弔哭者傾數千里人

崇禎九年丙子

大人年四十四夏四月伯兄舉一子彥貽剪髮

忠節公年譜

三

大人名之曰可孫取陶潛實欲其可之義彥貽者亦於後五年庚辰命之傷彥子早逝庶幾有貽也

崇禎十年丁丑

大人年四十五冬十月服除

崇禎十一年戊寅

大人年四十六奉尚書符檄敦召其春之官三月補吏垣給事右掖上疏糾冢宰冢宰田公某已置時議特疏守舊位不去漸啓營救大人入

朝昌言之訓臣自田間來以見聞真且迫者先入告無如大宰劣狀者何爲至今久不決也遂因廷諭敷列其狀明日某公遂行夏四月遷兵垣給事左掖疏請卹故輔文公震孟公故大人同籍友也先是公膺東閣之命人望翕然其時上篤好學勵治求古嘗因講席諮問春秋傳義左右陳說無稱旨者或言震孟于上特詔賜燕對甚嘉悅之公乃援引陰陽邪正之機啓誘忠懇嘿裨聖德一日上就經

忠節公年譜

三

廷敕罷中官重鎮者又論出諫臣枉獄數事羣臣皆呼萬歲先在輔席者心嫉之布爲蜚語謂公對客自伐不知歸善無人臣禮因何策免官歸舉朝惜之宰相免官益重譴也大人初拜拾遺公交遊方盛爭效力大人固與公同出不因年籍爲親密公數過大人嘗懷劾潤州張某奏藁風大人上之大人謝曰非時政所亟也公爲色鞮鞮去然心懾服其事引納不衰至是公碎數年門人故吏無能一問其後事者大人特



上書追訟公事請復故爵命。予大臣葬蔭之

禮。事竟得。可。中外聞之。莫不傳寫書文。誦而

感涕。五月。拜。命充使者副。冊封。魯藩。

魯王謙厚醇儉。有殊德。世子亦詔令好士有

聲。手觴使者。身御缶器。不及中大夫制。飲闌。移

席臨芙蓉亭。以芙蓉蓋亭。廡掃石而坐。大人嘗

欲作冊封記。以傳美之。是役也。正使職持。節。

大人職奉。冊。同抵國。齋祓以日卜。正使者陽

物無行禮意。期數掄更。大人趣請之。然後成禮。

忠節公年譜

聖

逮啓。金冊。冊字誤鐫。陽信郡王名。誼當

奏劾禮官。更鑄之。大人慮且觸。天子怒展轉

詰責。留閣重典。須畢事。然後發所劾奏書。王

與國人知之。皆益見德。競具報禮謝之。已復飾

代馬六尺以上一騎贈行。大人辭不善駕。借車

去魯。一無所受。緣道登泰嶽巔乃歸。

崇禎十二年己卯

大人年四十七。春寒。起居不和。夏四月。載病上

道。報。封藩。命也。江淮以北。輟經。馬三牧

列血屠戮幾千餘里。道殣相望。大人傷之。解醫

勝束。載貲糧于路。以旬施夷傷者。重歎累歎。疾

以寢劇。中夏抵德州。不能進。止程氏北園。集中

草詩。是。因慨然嘆曰。昔者王仲子屑屑不憚往

來。良友絕之于榮陽。國家事。吾無所為濟。而

迂廻去就之介。將無類是乎。乃引疏陳疾篤。請

致焉。是月有寄伯父書云。弟之行藏。有可言者。

六垣之設。職在察駁。論列次之。祖宗朝。

權維力大。僚友同心。耳目廣寄。舊章分明。故有。

所建白。爭執必深。切宜察見之。施行。定有匡濟。

而得罪。以去。心意快足。而無所恨。此言路所以。

各名臣也。天啓以來。盡收六垣之權。察駁不行。

忠節公年譜

聖

書變亂成法。拱手聽之。已自溺職。今則法網

密局。促拘察餘友。不相往來。耳目封塞。即一

所建白。論列。不中事機。加以詰責。再三。多致失

詞。不惟無所救正。驅除反為內庭哄笑之資。而

已第立。朝。不滿二年。前後封事三十六通。唯

泰劉監視一疏。留中。詰駁。命為巴縣。所格

餘亦俱奉。俞旨。然亦何益于事。至軍。國大

故。每思打疊精神。老生京報。得一二。年講求。方

可。聽其胸臆。而今已矣。無論時事。倒亂動輒危

機。非淺衷。弱植者。所能任。救且衰病已極。兩耳

重聽。既年登。對。而昨日之事。今日忘之。尚可苟

且就列。以重負。因手。蓋。目。按。是。書。大人。自言

已卯以前。封事三十六通。而今得輯入遺集。不

能五六章。所謂泰劉監視。詰命。為時所格

必危言也。已不獲見。時常天下無事。猶且沉逸

不傳。況今甲申之禍。而龍遺。必于已。疏齋如

忠節公年譜

五

京納言徐公石麒不可曰 王室多難而斯人有隱心謂公義何哉乃手更大人疏辭以休假時日為請上之拜 命其緣道厚自持早就視事本 旨吳某沿途調理既久之大人疾逾委頓濟上撫軍大夫劉公景耀躬就榻訊問為代上乞骸 詔許還甲中以須 後命本 旨吳某准回籍調理病痊推九月德水回舟冬十月到里作歸田之詩大人留德水也甚病不自意適忽診手左臂節有異召問之醫醫謝不知大人為噓唏

叱從者起曰唉速約乃公裝者倚門蔡母孝子動心入直臧君千里傳命坐是祥也吾二人無存者歸休乎其必長子殆哉悲夫卒驗

昔者里中先哲黃門許公相卿與蘿后董先生雲同學以直諫聞 世廟間年四十五休致入林沒壽高蹈大人意慕之四十五自壽云其話雲壽叟騎驢歸草堂迨是懸車將以追前躅也泊乎壬午掌諫之 命半載三下大人不獲辭癸未奉嘗之推兩載不報大人

忠節公年譜

五

不忍去嗟乎蓋進絲 恩迫則命緣義輕退不以私而身與禍會夫豈命哉志有素矣山陰夫子弔大人曰等死耳先生死忠等死忠耳先生獨奉其初念以死悲乎大人誠奉初念正性命以規乎臣子之極始堅恬讓之志既發絲纏之忠其要一揆援時而應從容履誼未可語乎激觸捐生者流也

崇禎十三年庚辰

大人年四十八春正月次姊卒

姊行三無名字生稟嚴正嗜靜

深在醜即惡與兄弟共器飲食獨屏一案去人吏託自御機席必拂滌再三而後坐善事父母九勤苦鍼紉繼晷以夜不息初字海昌沈氏已受釵而婿屬大人無姊背為悼不幸焉姊乃飲泣私棄鮮食已而父母強之食終不可恒閉閤以居故展女史圖傳則留連吞嗟淚泗橫衷人殊不解所謂久之改字武原沈氏姊聞大驚恒中夜語外額曰人當謂我邪額曰此恒禮耳姊曰此其貽也遂不道弗經年疾作溢隔中姊半餘進藥汁盡領美不食而新婿家以姊日貴大人治裝送為歸則姊已歿一事成授姊神手姊時之而望泣泣已投寄則姊已歿不須發或疑為乃附棺以初意告母夫人夫人之卒然遂不自持悲乎痛哉姊死之夕去姊之甫二日年十有九生年雖幼寡應對未嘗不哭見創而於日眠也乃歡喜慰藉一一研為如遠所期願以綈巾編衣飯焉此其孫志立節之

行也。別有小傳。其志也。對。其。夏五月。伯兄

卒。大人哭之。勸。兄。諱。壯。與。字。伯。載。其。執。居。士。禮。

流。無。斷。年。二十。有。六。而。卒。幼。有。神。童。之。目。嗜。古。力。學。於。為。文。章。雄。深。奇。博。而。篤。于。倫。義。志。尚。理。宗。六。經。箋。疏。與。程。朱。之。言。無。不。手。自。詮。定。嘗。嘆。息。曰。今。僅。有。陽。明。先。生。其。人。者。吾。何。事。于。佛。哉。既。學。佛。有。信。奉。其。戒。法。殊。謹。而。僅。飲。酒。畧。存。與。南。一。應。制。舉。不。遇。深。白。恥。痛。至。于。散。髮。流。涕。累。日。不。食。處。無。所。建。白。于。世。一。夕。飲。大。醉。噴。酒。酒。噴。血。不。止。益。悲。麻。瘋。鬱。鬱。不。自。意。得。五。月。而。卒。以。季。弟。讀。書。誠。孤。子。語。無。它。及。又。請。禮。以。幅。巾。示。布。衣。氣。欲。飲。然。大。人。坐。林。枝。垂。泣。問。曰。子。休。矣。于。生。氣。道。果。能。了。了。乎。對。曰。同。條。共。貫。聲。與。息。絕。嗚。呼。悲。哉。生。所。與。游。士。江。南。可。十。百。人。海。昌。張。華。為。之。傳。其。畧。曰。伯。載。生。而。神。異。七。歲。能。讀。左。氏。內。外。傳。一。月。而。竟。終。身。履。之。不。夫。一。

忠節公年譜

至

字。所。游。閩。筠。名。嶽。大。川。空。食。委。結。之。處。必。發。為。詩。詞。然。不。自。愛。以。故。散。人。壯。歲。侯。佛。世。間。俗。人。不。少。識。詞。終。願。放。弗。顧。也。又。性。僻。潔。不。愛。錢。思。貧。然。時。相。友。人。數。輩。典。衣。買。桑。落。橫。筆。賦。詩。或。縱。身。獨。登。高。峯。間。長。嘯。與。猶。狂。不。得。休。再。踰。大。海。數。百。步。平。生。不。喜。見。要。人。卒。與。相。對。終。日。無。一。語。有。時。輒。迷。去。架。上。書。幾。萬。卷。于。從。亂。帙。橫。犁。以。試。隨。應。如。響。共。讀。書。也。牀。頭。儲。酒。數。甕。童。子。操。壺。科。頭。戰。手。左。右。熱。視。亟。命。點。觴。兩。侍。史。磨。墨。不。給。大。計。飲。酒。一。升。讀。書。一。寸。飲。酒。一。斗。讀。書。一。尺。一。有。常。意。乞。詩。得。詩。乞。文。得。文。走。筆。前。言。不。暇。止。時。或。瓶。水。盡。即。以。酒。和。墨。足。之。英。雄。佛。子。未。有。敢。當。伯。載。之。橫。者。也。海。昌。朱。一。是。又。傳。畧。曰。伯。載。性。嗜。古。漢。批。時。藝。歲。不。一。二。作。篇。成。即。之。諸。古。文。爾。世。爭。寶。之。故。終。伯。載。制。美。不。三。十。許。大。江。南。北。百。州。邑。人。士。無。不。誦。法。伯。載。明。為。奇。絕。老。復。長。受。知。黃。跨。千。黎。左。嚴。先。生。與。伯。載。人。也。制。科。以。奇。抑。然。伯。載。雅。不。欲。以。

文章士自卑。意致激昂。有志于植人倫。當世。又云。取距朱子居百里。月必二三過。敝冠舊鞋。一笠子。操輕舸。或夜半叩門。朱子出。茶尊斗酒。必豪飲。極歡。姚姚忠。牽語。數日不倦。已而感復。時事。中夜旁皇。不成寐。或唏噓泣下。旁人不解。何為。其情。摯。類。如此。武原彭孫貽傳畧云。伯載。性。薄。輕。肥。樂。韋。布。角。巾。甚。厲。從。走。城。市。工。詩。字。復。過。遙。隨。手。為。客。捉。去。亦。不。復。憶。年。未。二。十。意。氣。激。揚。慨。然。思。見。功。名。于。天。下。高。自。許。可。不。矣。交。所。交。不。數。人。相。契。如。此。第。每。日。我。以。朋。友。為。世。命。寧。然。諾。是。貴。哉。讀。書。以。一。卷。為。率。乃。引。滿。數。觴。然。獨。而。坐。倦。則。枕。書。臥。醒。而。起。則。又。讀。書。飲。酒。觸。其。孤。憤。或。中。夜。痛。哭。沈。醉。而。已。是。歲。秋。時。以。至。于。達。旦。廢。掃。沐。其。湛。于。書。如。此。是。歲。秋。八月。得。邸。書。大。人。移。官。刑。垣。左。給。事。中。

忠節公年譜

庚

大人年四十九里中大遭饑厄。隔并屢臻。自四月。至七月。雨不濡禾。大人乃力疾禱于海上。還遶城闌。踰步再拜。雨汗浹衿。父老子弟。然芳草秉之。從而擊額者千人。踰月。小澍禾甫就殖。蝗飛蔽天。曠日下灼。婦子驚泣。不知所終。蝗所食集。喇。啖。皆。相。告。以。為。神。不。可。觸。擊。大。人。以。姚。文。憲。公。捕。蝗。論。榜。于。衢。令。轉。相。勸。諭。設。置。羅。火。具。分。畀。田。家。為。約。捕。蝗。一。升。者。與。粟。半。之。積。蝗。數。十。億。載。而。浮。諸。海。其。像。漸。遠。市。粟。值。湧。起。盈。斗。

千錢儲者閉之糶大人詣門敦勸以義多感諾乃設儲時列市一廛令長者督其事大人盡發家糧授之日所食皆取給諸肆中又盡以家之什器飾物付長者買穀四方歸更減直出之周流往返全活者以萬計時閭戶方轉溝壑而簿吏胥人買檄自將督米民間憑乘威力強有牟索民望見青衣而冠皆驚懷伏地莫敢禁禦者大人憤之乃伺繫其尤黠吏扶責于市請以身歸罪縣令門縣令大慚相戒不敢隄法以是饑

忠節公年譜

壬子

積年所遠近相枕藉死而激上數十里獨流逋四歸巷無泣聲秋九月大人移居城陰東舍冬十一月改葬曾王父母于北湖坐左阡迎查氏長姑居蛻園左舍姑老而患貧喪長子孫幼大人治室分僮媼以養之朝夕謁奉顏色甚謹焉是歲大人講道脈院之間親發水東日記所載高皇帝獎賜王布衣升詔及布衣家書謝表為一卷曰初筮告謂世典所逸特綴序而傳之以教廉也

按王布衣升者國初浙右人其子彭舉孝廉為平涼令其武四年布衣

嘗作家書寄得史管勾宇文桂未達平涼而桂以事獲罪太祖高皇帝下之廷尉因傾其囊多往還私書獨布衣書最勗其子畧云凡事清心潔已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當治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勉力又云有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稅而來餘物非所親也太祖嘉悅之詔示天下特賜金帛及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以獎異之此國初盛事紀載諸書所逸大人始任江右錄之掌間茲復序而梓之矣未干 門重梓增序有山陰劉夫子弁言過授校官諸進士進士歸者蕃昌就索讀之鮮能出此裝中者矣今又輯古今家人書問為二卷

忠節公年譜

本

曰忠定集搜拾漢唐以來黨人黨禍怕與國事相終始者凡封事書議為四卷曰黨鑒謂當吾世必有以二書為明戒者各編彙授之家嗟乎大人于家國之感蓋已弘深矣

崇禎十五年壬午

大人與同邑觀民彭先生睿中張先生皆年五十坐憂并歲瞶眊其謝賓客賀大人作郊原觸目之詩時民艱生糠豆不贍委棄童亂塞路大人有所適夜蟻舟聞機號聲閤然對客曰我今

年半百來日索矣不能長博奉秩賑施州里擊  
目災難何以爲懷天怒雖烈于幼弱何誅吾昔  
嘗收贍閩海棄兒誠憐其無罪覆折況今當閭  
里重困乎趣歸粥郭外田銷毀鉅器加假質焉  
稻米菽若干鍾收羣兒于道路爲糜僧寺寺爲  
神悅寺有神鐘聲聞五十里處著神異載邑采  
中與大人居最近甲申之變里人間訃聚哭大  
人于寺鳴鐘鐘無聲者  
十有四日附議共異身督奴御遍授之懷以  
葆蔭宿之日暉熱作厲兼注善藥立祭禱于神  
爲之請命遠邇徂負相屬至者日千餘人羣兒

忠節公年譜

奎

飽起爲連臂行俯仰頓足時或伏地誦佛其父  
母來者多望寺門搏額叩地然後就舐其兒則  
抱持泣曰汝豈有父母邪已而歡呼感嘆聲動  
閭巷迨麥登民具麤粢食相繼攜去無歸者更  
留養之漸歸其鄉所全活不可勝計會邑令君  
編治田里十年間故事胥倖爭扼掣阡畝丁戶  
之數多上下紊亂以中人衣冠世卿家援制除  
免有差而民困敝不得申世廟朝沂陽王先  
生議均役人被其德湮久弊復滋大人欲深竟

其根株具爲區處自奉詔歸里不通州郡禮  
命者三年令尉造廬七八至往往臥病不相接  
時懷慷慨單車出次就諸先生父老議因請于  
令寔室之不勝繁陀者陰爲解蔬之其人多未  
嘗知也嘗投令君書自舉家食俸田僅盈一甲  
願當繇役等編戶無寧以從大夫後自逸于法  
俾民觀其幾則同志亦或難之不果行夏六月  
聞命召大人方對酒輟飲有憂色擬拜疏辭  
秋七月再奉詔八月旨下敦促屬有司躬

忠節公年譜

奎

詣隱所問期報聞縣長吏數踣門促上道大  
人去憤示以白髮謝萬分無益于國既而嘆  
曰子臣同誼唯其所使吾寧棲山飲谷以忘吾  
君父哉四方艱禍烈矣全吾誼安得全吾身  
遂祭於河決北向按祭河文有云遣國步  
之多艱嶽全身而不可召  
三黨老幼之相倚爲生者益贈恤之慮自此無  
以長顧緩急或識大人意者退而灑泣當是時  
天下方多事朝廷無人皇帝操切勞苦欲  
專委使以求治平特召舊輔臣周宜興廷儒

相之尊幸殊絕相君顏詞聲度足以傾動 明  
主賜馳騁入 朝列炬出閣時得奉對 便殿

上嘗親錄之掌上予燕手觴降坐拱揖尊曰  
先生前此宰輔恩異莫與爲比相君甄采時譽  
推進耆碩劉公宗周黃公道周李公邦華鄭公  
三俊祁公彪佳倪公元璐以次登用前掌諫章  
公正宸者以他事罷次推孫公承澤不許乃議  
于 朝求通才審正難進易退者當之 上博  
髀嘆曰今豈有此人哉相君舉大人名三 請

忠節公年譜

奎

上曰是兢兢忍苦辯銓法嘗爭諫官與閣臣並  
重者邪僉拜手稽首曰然於是報可遂同被  
旌命天下想見風采望太平矣大人舟行抵淮  
受 命專掌六計臨流引觴與相送嫺友訣曰  
恩命敦迫如此奈何哉行當抗憤建白相見  
未可期也渡黃河中流驟風檣筏中折送者相  
望悲嘆疑爲不祥冬十月五日達 都門次日  
謁 闕謝 帝望見大人班行中占拜遙詳  
贊迴曰爲 目禮移時大人起侍立樞臣前奏

事 帝迴視不已出 朝諸公卿引手皆賀明

日奏疏固辭新除求補舊職不許卽垣乃趨閣  
省謁相君怪其後戒門以絕復遣客鈎致設謂  
相君懷公甚切乃者實以他事不獲迎再謁大  
人於閣下均致手版相君又怪弗專復辭明日  
又遣客來如前語時相君之第多賓客三謁始  
延入特置上座稱先後辱張公延登所知爲同  
門交攬結款至微察大人落落無感恩語將退  
乃字謂曰磊老今天下第一荷負吾授公公知

忠節公年譜

書

之乎大人辟席謝曰公不審某不肖誤見擢序  
願申公誼如報私恩相君佯笑曰甚善長安知  
者或言相君既意得欲致罪廢某公復則揆輔  
以自副然畏羣議向背未決擇人情所嚴憚者  
得今掌垣期相推挽以濟事耳乃掌垣正人遇  
不可必達其志相君得無悔乎以何果風有司  
於他事薦城守功及之 旨從中溫答達科大  
人難之謂苟非大賢殊傑不當輕畔成憲啓衆  
覲伺密拜疏封還 詔直事不獲下其語秘惟

忠節公年譜

奎

相君知外廷多未聞居頃之相君又設會議舉一曹郎手姓氏問百官百官皆許其當大人復從坐上折之詞涉剴急相君自攬進退久當公所違悟前此拂其意更間語直慄然色變遂罷會按家書寄伯父有云入口破齋州已半月當事略無長算今日曰考選明日曰考選止更是不分分急若無兵無將無餉之成實便不可知若止南原或有出口此時清形亦未定最可恨者冬邊節鉞俱以賄得吏部亦不問其意不得自至第一疏已忤相臣意兩會選也其意雖有正人可依舊而正人亦自不致入至國引退計決不至滿首胥溺為天下笑

又按同邑衡州別駕吳公文憲時同大人入都門詳大人人事補作太常逸事狀一編其略有云公入都既陛見僅于閣中面諸政府而于陽羨無私調不一及門同垣馬公嘉植朱公徽兵垣沈公胤培公日與相對論次天下事輒足抱腕嘆息朝政之濁亂而責諸公不相匡救諸公唯唯或以告陽羨公又欲疏論陽羨而難于回話長安以言為貴物色久之終不得領意其時省掖故人浮游殆盡僚友上下多時役公朝論決皆疑然稱長者退則狎昵馳騁不如所期大人遂成獨立乃引疏感嘆固遜掌事求側散員且請復召故垣長章正宸自代不報勉留久之因拜疏首請嚴稽文憑畫一銓法

忠節公年譜

奎

以救黷亂愚之法事奉旨銓法核資俸序陞自屬正理除事開破格特用另疏題明外一應陞轉着開填到任年月積俸若干不得但以校官之日為始致滋營謀文憑依限拆繳并如義飭行其東省專任各官內察有違限太久的著該部知道上屢召元輔及太宰司馬六垣之長奏對中左門諮求俞迫患臣下以狀不足以紓國難率拔奇才用多莫驗然愈益求之尚冀一遇稍歇嚴苛欲試寬大以責近效相君承望風旨一以不次用人為請自喜引舉神捷足示權力奏罷東西廠緝事收羅一切名彥天下士爭歸之大人獨奏對不次用人甚盛典也然祖宗良法舊典紛紊無存得詎償失今當取材行尤異不事經職者別署狀上其餘科別行能姑就資格短長觀所經涉才品易覈不得恣心從好概致流冗又當廷議屯田齊魯西至豫晉頓設部院大員下逮丞尉一郡之中盈十餘人猶懼不給大人以為十羊九牧不惟無濟而生擾害請從罷遣責效守土之吏時邊要撫臣動出特拜帶鏡之夫皆得上書自請奏對一言寤

忠節公年譜

李

意致位高顯出掌大軍不復遷試比歲邊關驍賞賦發動以鉅萬驛馬上之則旋車完封歸之私門遠邇塗毒行道興歎大人力陳時政淆盪輕用寡效邊撫一不得人禍且旦夕逮國後悔靡及臣斷斷知其不可既陳對帝前未決復拜疏申言其敝累數十紙舉朝一時利言寬政悉去成法聞大人諸議咸不便焉按即書一衙思就列事奉聖旨吏部用人吏科原屬相閣格核銓規申明舊制自是該科本職這本內遷轉如流鎖鑰輕授及部僚陳乞起廢營竟等語吳某確有所見著嚴核力持一清混濫毋

但空託舉陳至屯田設官原欲專責深效據稱舉業係有司職業雖屬管理是否能得專力奏功事在必有新拜文部郎某者同郡人也

有過人之才以擊結聲執交傾四方于大人有通門之誼特以迂直見疎大人亦心異其所為時擢儀曹未幾拜掌銓事相君尤愛昵之初相君與興化相吳公姓同列爭衡不相能文部郎居間為解說灑掃供具結懽而罷二相以為賢冢宰鄭公三俊端人也持政峻嶒行有不合乃假文部郎以交相君始獲展其意因善文部郎

忠節公年譜

文

文部郎益權要百官謝遷召聲擊其門夜達於曙無何受相君亡來白大人曰俊士充朝咸出相君扶引疾子其必和同共濟乎大人謝曰語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願協心力效國家可否是和衷也斯何時而忍以乖異聚朝廷公義乎幸致相君毋以為念他日有問大人人才可否者應之曰學問淵深者吾弗敢知若行已清濁蕭然在前吾弗敢謝不知蓋大人悼世濁亂積不能堪對客辭多莊激冀相維挽相君

聞之私語文部郎頓足曰舉之適以自効矣當是時天下南北郡縣不推於則陷於寇百姓罹戰鬪流亡與漂決枯旱蝗疫相因愁苦迫為亂矣其患大抵繇上即位以來數委宰相司馬大臣以政而無一人報主知者雖比坐事死譴相繼其流愈下邊關微害文武大吏類多苟且不知治軍縱敵關突莫為禁禦兵輪日煩遍地皆擾牧民之官又爭以為利所至箕斂殘酷賊貝上行租絲下竭奸民去而剽鹵者更不



忠節公年譜

先

能縛從而覆蔽之會 帝又詔罷一切驛置冗  
糈以佐軍食傳遽之卒皆盜官馬劫客道路齊  
豫秦楚之間結為堡壘張旌幟者不可勝計數  
相并兼或驅掠壯男子以自益連營數百里米  
脂盜李自成為天下劇擁關自立為王設官署  
將所至糜潰長吏失據逃遁誅殺不止東  
秋後踰界嶺黃崖諸口陷山左畿南諸郡 神  
州震驚大人有禦 卻賊諸疏具陳策應關門  
申傍津渡寬恤商民呼吸輪輓青登土寇及時

除勦州邑城守宜暇宜簡所列條策甚備奉  
詔嘉許按即書云一本為緊急情事奉 聖旨是又一本為時事多虞事奉 聖旨  
警患方殷吳其等著遵諭盡言共舉諫職不必  
合詞請罪該部知道又一本為固圉卻賊事奉  
聖旨奏內策應關門申傍通津商民宜卹城  
守宜簡宜暇俱切實可行土賊阻亂青登天津  
該撫如議設法調護勦除 又請整飭 留都頓  
宿重兵假大臣以便宜申 國威以軍法為  
京師聲援 授詔南司馬史可法節制江南帥  
吏灌輸財賦號召吳楚智勇謀略之士表裏六  
師或變形跡又請示天下蒐羅廢將咨送 京

忠節公年譜

先

師以備采用 旨皆優答屬王者奉行相君與  
中樞大臣皆以為迂相格之議俱寢按即書一  
本再奏機  
臣等奉 聖旨整頓南畿為 京師應援亦見  
長慮深謀雲構著確議奏奉 聖旨將已有 旨了該  
部知 鮑州撫軍王君繼謨治鮑未有聞而錢天  
錫者因垣臣廖國遴楊枝起輦黃金以上相君  
文部郎陰主其事屬兵垣方士亮疏糾繼謨明  
日推天錫代之俄而邊吏告事急士亮再疏請  
留繼謨而移署天錫一廷譁之大人乃具疏告  
廖楊罪語連文部郎按即書一本為臺臣奏計  
非密事疏詞有云楊某廖

人舍人指揮軍司而為出缺留缺之宗主入賄  
當更替伯于此矣乞下法司嚴加訊鞫窮極根  
源以清亂本奉 聖旨廖國遴等已有旨了該  
部院著速督議奏奪吳某職本首垣勸廉懲貪  
自其專責以後有營私不職的著據實指究不  
得委 文部郎懼復中救之事以解 事狀云時開  
外盡失入城邊報日棘天下餉悉輸遼左督撫  
諸大吏以餉為空囊既盈則且又運去若傳舍  
馬每一缺出搶攘如市亦有豪者為人出缺留  
缺者還部先請賜與問合用何人議既定方  
入部部於相會推首在後共更垣封駁無敢異  
同大吏雖以只此而必數萬金始得成文部主  
之而客分其利歷以為常又只自金體賢重  
大不便將帶易以黃金金價遂為賄貴御史大  
人劉公宗周疏云長安中 未幾忽奉 明詔求

忠節公年譜

主

公卿以下直言慮有壅格特啓弘政門以招天下奏議令無所忌諱在朝愛國之士耿耿欲發無不側目相君大人草書欲上未竟蹤緒少需大行熊公開元先拜書刺首輔垣臣姜公採繼之及奉旨皆被責詆欺促下詔獄舉朝益振懼不知帝意所嚮大人首拜疏申救之疏略自邸客周君記憶有皇上御極十有六年從無以言官付詔獄者當此必明日上臨朝盛怒謂羣臣朕不知二臣者欲何所爲

先時朝外約空一署評此事及聞旨皆望相君顏色噤不敢發聲大人從容出拜曰以臣觀之不過小臣愛君熱腸忘所禁忌耳陛下欲窮其意正當使之盡言不當使之無言上爲躊躇稱熱腸者三復諭誠如卿言何以輕訕大臣大人左顧相君睨目聲加厲曰臣聞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日者封疆之事委任失人天下何得誰當受難首輔顧安所辭責乎一上回視相君相君忍汗乃伏地謝死罪一時一感

忠節公年譜

主

嚴頓首特赦大人起別詢卿宰以政事憲臣劉宗周前奏得失甚力以次復及熊姜之事曰陛下外求直言而內疾言官何以示天下後世上數變色數解憲臣因感激奏不肖止竟觸震怒促衛騎馳曳劉下殿御史金光宸爭之並繫殿上大驚失措大人出再拜聲琅琅以奏曰宗周之忠羣臣百姓皆知之今與臣等同救言宜而獨蒙其咎臣等何顏以事陛下乃免冠叩頭謝罪上熟視良久敕冠起罷

朝司記注汪公偉出語人曰頃者掌科廷叱首輔再救憲臣某亦汗下浹背然竊喜受書觚牘與有生色時上已心善大人言始稍稍致疑首輔而熊姜終不論死皆以是越日大人拜再救直臣疏按即書一本爲目懇天恩專奉聖旨姜採熊開元事情屬旨及面諭已明與某不必合詞申救該部知道又一本奏爲違旨同話事相君忠救草爭上上意不測遣客四出慰謝而評者亦異詞對不敢堅大人憤之因拜三救直臣疏按即書一本爲時艱需人正急老成去國非宜事有云使臣臣之聞書之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劉先生既放讀諸

救者書嘆曰諸公言辱相援耳若吳公者誠念

在國家真仁人言哉蓋先生與大人非有雅

故始為通版交先生受命微車單儀蕭然就

道大人因其門人祝秀廉按祝秀廉淵海昌人

門拜建言乞留憲臣劉公奉嚴旨乃從劉

歸里來未幾逮至京即金吾改司寇獄甲申

三月十八日奉詔釋分賜金以為贖呈其

故封致詞曰某幸無不義之取為公累君賜

也可毋卻先生謝曰賜公恩也不可以致私

忠節公年譜

三

義非君之友所敢望都人聞之曰兩賢大人已

而感念舊夢恍然太息曰劉子隱矣吾殆不免

乎山陰王生鏡芝誦大人時與先生書有云倘

崇禎十六年癸未

大人年五十一同出舊臣先後辭國四方益

多故災妖時上禍亂蜂發驅中原久之司馬

檄召內地勤王師無一應者觀吏公車隔塞

不能達大計禮闈撤不時舉天子苦國用耗

竭日事撙斂臣僚贖貨不少掩諱銓政大小皆

出文部郎指而冢宰以剛愎濟之盤錯逾甚大

人乃拜疏抗言詞斥太宰又傷熊姜以直言獲

譴而楊廖薄罰不足以蔽罪羞與錄錄伍引病

求去詔不許按邸書一本為計務殷煩等事

做其間竟無異同得失而臣不能為駁正又云

六垣之中或以賄聞或以惡斥臣既無燭奸之

明又無援直之勇奉聖旨吳某著即出供職

不得稱病部科職掌相關何云不能駁正該部

知道又一本為臣職蓋職事奉再疏特糾文部

郎因年例言之疏詞有云小人之誤國必侵

壞封疆之事又云此在臣年例者垣省臣外遷

謂之辭職在某謂之侵權

之稱每年舉行而有例故曰年例其棟雖自選

司出而考核生平裁酌人地必與垣省長共計

采令盈廷公卿可否求無註謬文部郎乃專斷

概無啓聞發素所疾忌多人踰例遣斥國中譁

爭不平日者罷朝大人與掌道事祁公彪佳

先後造司馬馮公元熾堂公卿皆至文部郎來

公卿皆避席起大人不為禮坐次論年例不合

忠節公年譜

七

忠節公年譜

主

晉之間告寇變羽檄押至而駟燔掠青冀幽并之地既赤則移鋒向闕下大人經畫視門諸務分命左右掖諸公從司馬卿後環甲介馬棲止城塹間者累月按卿書一本為坐門事奉聖旨察務暫停已有旨

丁派委科員係該科職掌何待請旨方行該部知道又一本為欽奉聖旨諭事奉聖旨孫承澤為副漢計籍在先知道了以後印官該部知道又一本為科員暫代奏明該部知道又一本為印務諸事最集事奉聖旨依議著金汝礪接管又一本為該部工其坐門著龔鵬舉去該部知道又一本為該部除已有旨了該部知道又一本為該部題請事奉聖旨是該部知道又一本為印信事奉聖旨印著馬嘉植署掌吏部知

道又一本為遵例移借事奉旨郭允淮暫移兵科料理垣務該部知道又一本為感時思奮事奉旨吳其著紹舊盡心供職不得陳請該部知道又一本為遵旨封進紅本事奉旨知

皇帝焦憂益甚乃環殿徹夜走太息聲聞乎外召見臣下計策即涕泗隨之既騎少卻詔親勒六軍將西征米脂盜廷臣泣諫相視恒憂不知所為帝親於殿上議之專屬相姓以平寇事相姓頓首流涕而出心嚙相君相君不得已乃請巡邊一時同拜寵命並餞國門居公何寇向楚中相姓坐論進兵不合旨

忠節公年譜

主

師追逝竟以吉語聞道梗稍平天下大夫士銜次會朝修歲覲事上命吏垣長掌道御史吏部尚書郎共計羣吏如舊制四月之望大人始受詔掌垣之門故事畜緝事丞吏數十人朝出暮歸羅織片紙課使剝索糾罰以為能人不敢睚視使銖兩之姦澆敗名節而焚暴或以免焉大人獨身肅其事手書門版擯絕人跡自涿州良鄉河間諸鉅道皆馳文露告令路人皆得發視南來客裝一言及計事者就所在官吏抵殊死罪移書借金吾厲卒巡環于邸門晝靜如夜捧冊吏洗手斯須立內外郵奏移牒一言異同繙較周密甲乙次第悉會尚書司功郎御史河南君公籍慎重有加下至倉牧郎吏有秩以上制置再三不輕委決凡綜覈殊劣一一如身歷所治四方進退於是乎稱平同朝公僚憚伏咸賀謂前此忠職雖慎同官均有所庇救以為當今公肅事吾曹無敢以私請者遂稱二

百年來未有之舉。大人既案舉臧吏附離權者。不致貫縱。按逸事狀載疏畧云。南北交訌。天  
下岌岌皆起于民生之寤。而民生  
胡以窮。墨吏腹之也。墨吏魚肉小民。半自肥半  
貽權貴。號曰走名。躡踐清華。既入清華。示鈔相  
承傳法。護法又作權貴之後勁。而後來墨吏之  
先鞭長此。安窮不盡。天下而胥溺焉。不已。臣  
謂今日撥亂反治。其要在安民。而安民又以懲  
貪爲要。外不得徇撫按之問報。內不得憑科道  
之訪單。盡法百足之其以活生民之命。尙有權  
貴從中把持者。臣等據實指各奏。奏以憑深究  
又云。貪吏如狐。逢人便媚。而其所欲倚必有大  
門。諸貪吏如鼠。遇穴即鑽。而其所欲結必有大  
津要。甚至內與外一線牽引。衆寡聯合。即有公  
道。若明若昧。其間而卒之寡不勝衆。亦捫舌退  
矣。此又豈當事諸臣之心哉。人情莫不嗜利。而  
有不避而馳之物。以沮其神。人情莫不畏禍。而

有通神不測之技。以撓其瞻。考察之不公。不明。  
自昔有孫也。又按邸書一本。爲計期已迫。事奉  
聖旨。計吏首嚴懲貪。說得是。朝期迫。著該  
部院率屬廣諮。極力汰斥。以肅大典。倘撫  
按開報不公。及延臣。倘庇有據的。即而小愆中  
同貪吏一體。奈重治。著通飭行。  
失往往疏請寬之。  
按疏又一本。爲計典舉行事  
以多黜爲功。若明指缺多人。少爲詞。燕居廢書  
易滋狗彘。這奏著部院看議酌覆。  
恒有人材凋落之嘆。  
詳見拾遺再竣。乃舉大班  
糾劾故事。  
皇帝臨朝。會內外羣工。下至掾屬  
令史。受升黜者。都會殿下。使諫臣之長進讀疏  
章。大言州郡治狀云何。宜較。  
詔旨令甲。咸使

聞知比年多自拜跪之頤。以詔免之。是期一  
 上意欲復舉行。臨寧正色。不令唱罷。一庭愕然。  
 大人遂逞佩進履。北面立。率爾占誦。音吐朗徹。  
 累千餘言。誦已。再拜復位。進止嚴敬。上大嘉  
 悅。公候以下。無不灑然易容。迷爲盛事。大人退。  
 乃奏告成事。請允歸田。詔不許。以何相君  
 還自塞上。進閱計冊。其私人多所屏退。怒至廢  
 食。先時屬文部郎潛布小吏。出入大人前後。刺  
 探起居。卒無所訾。垢必欲更署計冊。軒輊顛倒。

以快意。乘間爲上言之。上微哂曰。大計何  
 不便。于先生而須改作哉。及上冢宰條奏。凡欲  
 更計事經。帝覽者。皆用爪畫之。屢旨相詰。  
 相若恐不敢再議。按逸事狀云。文部既不能得  
計典之說。遂與冢宰謀。倡爲人  
言。謂計典之說。以諸官離職。皆有才力卓絕  
者。不計其庸庸。一體考選。以收使過之效。疏  
入。先皇帝大恚。以指爪指其疏語。殊久之。尙  
未及之。云是行鈔法下。旨詰責。  
書令循掌計。勞升故制。推大人太嘗寺少卿。不  
報會。  
廷議擢用西江撫軍。西江卿大夫咸持  
舊方伯。宜謂家伯父也。洎會單上部候。旨授

敕而相君復格之陰發沅楚告難疏改屬沅事  
意以相厄舉朝駭之然一時以爲得人已而司  
馬適上條奏請裁楚撫軍之二以沅兵歸于郎  
陽伯父乃獲終隱焉大人于時累疏投劾無已  
則外任自效奉 旨下尙書逡巡不決益抗論  
俗無所撓隱孤立絕與日在嶮岨之中矣司  
寇徐公石麒嘗語人曰賢哉掌垣得邀放黜去  
幸矣副院事御史張公璋曰微吳公吾生幾不  
得見真君子矣所謂正直忠厚者公實兼之然

忠節公年譜

二五

迺厄甚二公尋以事免官去知者爲大人竊竊  
憂之按逆事狀云時湯漢文部恨公入骨思中  
以厄法公亦自知不免時稱病註籍束  
一僕被候有謫尋有中臣奉 詔行邊者其歸  
刺相君出塞陰事以告言相君非能毆敵以賂  
縱敵耳 上遽悟特下 手詔敕廷臣發首輔  
蒙蔽狀然貌禮未削盈庭咋舌未有以對大人  
大語公卿間曰今日之事吾黨正恥墨墨使  
帝自發奈何無所短長益重其愧乎首議不可  
赦者數事請論如法九卿以次從之 詔皆溫

納之姑以大臣禮禮相君賜乘傳歸里已而  
臨軒流涕語羣臣曰天乎朕雖無知人之明  
首輔亦何相負朕至此令天下汲汲多故何顏  
可對卿等羣臣俯首至地謝皆爲之泣下罷  
朝諫官蔣公拱辰黃公耳聞於是上書奏發文  
部郎事 上方恨之盛怒設 朝召 皇太子  
出閣侍傳警文武羣吏陳列階陛 詔縛文部  
郎兼收衛隸考掠具至將親鞠之文武相顧失  
色大人蹴刑垣長奏解之股戰不前乃身自出

忠節公年譜

全

請曰臣聞 祖宗朝刑人不于廷昌時一部郎  
卽獲罪無所逭宜暴治司寇以明 國體 上  
不可曰吾亦患刑部不能奉法委之聽受萬罪  
解耳遂親鞠之劾掠楚毒哀動 庭陛具得其  
狀事多連去輔明日追逮延儒就請室卒賜自  
屏先令司寇具文部郎奏當上司寇果爲之原  
貫罪不死矣轉激 上怒 詔自內出同日誅  
封疆罪臣范志完等文部遂不免焉大人退  
朝嘆息當食投箸抵地曰嗟乎 國家元氣盡

矣未幾大輔并研相陳演奉 詔繼首揆席寧

遠鎮臣吳公三桂撫臣黎公玉田王公永吉自

軍中數上書冒死陳關外便宜稱入城盡失而

寧遠孤軍獨存援應久隔旦晚授敵將士俱死

何益於 國而關門亦無與守者禍不旋踵不

如內徙以壯開門 帝問相演演不能對廷臣

附和臆決皆持不可或首施兩端大人乃作議

獨謂從宜議全稿人友人記憶其畧云自三屯

餉無可繼在三桂祗有背城借一耳何復求下

九卿科道等議也非 朝廷之所樂聞然寧遠

忠節公年譜

全

之當從不當從該撫鎮當與 皇上審議之而

輔臣樞臣當與 皇上審議之委之廷議誰

執其咎然臣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難

而死于法死于 者不啻比比而 朝廷曾不

知惜則夫秦革沙場橫尸西市者未必皆非

志而竟瞑目者也寧遠一鎮一撫亦當今人傑

也臣再三思之不 議上 帝反復心動 詔答

覺聲泪俱下矣 曰當與宰相司馬議之宰相司馬議之坐籌熏

夕終不決大人再草奏數百言極言關外九城

隔絕寧遠懸關二百里勢必棄棄則關門益薄

無與守者棄地不可棄地兼棄人不可棄人失

天下將士心是棄天下益不可吳三桂忠勇材

也早當拔用毋委之敵人今寇旆旦夕發秦晉

若使剋扞 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當揆緩

急無沾沾論是非也趣六科署名竟相顧諉讓

乃獨疏其事未見省納疏 留中按友人所憶

言其辭不全畧云昔光武之詔馮異曰朕于

將軍義為君臣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蓋邊臣不可令有懼心又云邊臣不可令有死

心臣讀三桂疏其言切其情危其中若有格格

不忍言之隱臣知其有懼意始以襲革自任終

為父弟乞 恩臣知其有死心又云在三桂當

與撫臣黎玉田悉心籌畫纖毫無隱而 皇上

之待三桂亦當如光武之待馮異又云邊臣而

欲與廷臣爭事邊臣恒不勝不勝則疆場受其

禍矣又云西北之寇勢甚張不使三桂徒近界

節公年譜

京師則將何恃乎而在廷諸臣絕不一念

又按家書云日今醜 有二月上馬突關

之信沿邊缺餉數月人無同志邊將無一可用

惟寧遠吳三桂忠勇絕倫又棄之寧遠第因集

議擇其憤懣當局幾以此中第 上其歲八月

大人分典禮閣得士十九人錢爾登周齊魯吳

俊甘芳王文棟龔之遂萬發祥鍾倫芳汪鉉嚴

爾琮王曰倫楊一葵陳曉荷廷詔史起明賈席

崇禎十七年甲申

九月掌殿試卷十月再典武閣得士五十人

武閣諸生未見僅於南都遇許若式玉乃榜次

第二人長洲陳思錫今賣藥吳市皆自言由

大人門下其他類取燕秦

材勇之士為多名氏未詳

春王正月。元旦。天人。朝罷。隨拜二書。再請外  
遷。願試危。疆効力以自効。具言人情貴內賤外  
吏治苟且盜賊承敝。釀成魚爛瓦解之形。臣憤  
之痛之。救亂須人扶危須杖。當此搶攘壞潰。藩  
叅岳牧。位列龔黃。猶懼不能塗塞禍。乃吏部  
職掌。盡委于各部。咨送人各私其屬。誰肯以才  
與賢者出而任艱難瑣碎之事乎。峩冠援溺。裂  
裳救焚。無以濟矣。如天下事決裂何哉。書上。

忠節公年譜

金

涉事遂巡。說不見補。按是年邸書有一本為垣  
務職誤奉。聖旨已有  
旨了。侯部再推。自有裁奪。該部知道。又一本為  
再中。就外奉。聖旨吳某已有旨了。不必類  
疏。兩浙都守員缺。過半。何故久不推補。著作連  
補完不得。借口。俸。誤事。該部知道。又一本為  
遵例。移借。料員事奉。聖旨彭昭煥例。暫移料  
理。又一本為請銷。還司積案事奉。聖旨該部  
未完。甚多。定限月內。逐一題復。其  
完銷的。即使請銷案牘。該部知道。并研相演之  
繼相也。外托廉謹。而內不測。示反故相之政。先  
是故相宜興暨興化。竝位參差不諧。公卿大夫。  
各為肺附。長安號稱江南君子。江北君子以別  
之。聲勢日相傾。帝聞而惡之。相演窺上意。

忠節公年譜

金

為上密計畫。徐令二相皆以封疆得罪去。而  
陰襲其位。乃復請深究黨與。窮其枝附。求孤立  
行意者于朝。莫大人若將屬以發端。潛相要  
致。大人謝之曰。惡朋黨者。特以為私相聯結。故  
使某奔走奉教于相君。是又相君之所惡也。他  
日入朝。相演為大人降車。引年誼款。接待手  
屬曰。今日朝。公能為上發朋黨弊害。則  
上謂公中立者。其福不細。幸識之。頃之。上果  
問朋黨事。大人對曰。臣聞本正源清。何同何異。  
古今邪正畢陳在。君相甄別而用之耳。若因  
之概抑株案多人。所以快私闢。非國家之福  
也。上良久爽然。遂阻懲銅之議。蓋天子之  
意多嚮苛厲。顧因故輔試用寬大。事益乖裂。心  
竊悔之。臨朝。愍億復有痛繩羣下之志。特溺  
相演甚。令得以私劄言事。有所陳決。人秘不聞。  
大人乘間奏。國事貴公言。宰相不容有私語。  
固請除之。上又患軍興賦竭。大事日潰。而廷  
臣章疏。無補于亂。深厭接之。廷諭納言。非軍



國要圖。樂不得入。大人奏不可。曰。是使天下以言爲諱矣。今當禍亂。騰起。祇變疊見。言之不忠者罪。非言之罪。皇上卽廣招鯁諫。厚丁寧之。猶恐更相飾匿。莫肯糾發。而顧禁之可乎。臣自委頓荒曠。無能申補萬一。乞歸不可。請上印綬束身司隸。以塞重責。遂據地擊額謝罪。至誠發中深感。上意。朝臣以爲難。明日。多詣太宰門爭言。寧垣久次。無以勸直。速當再推太常。以踐遺制。自相演相演復過之。疏兩推。俱不報。方

忠節公全書

全

公岳貢者。以廉直名。繇掌院拜叅東閣政事。乃務劾。攬以自見才。下索故籍于吏垣。大人持不發。曰。閣臣垣臣竝重。小臣嘗冒言之矣。君王票斷。小臣主糾發。無可下借籍之短長。未可問也。故司馬張公國維。坐中樞失事。檻車召。大人率諸僚上書理之。罪解。請赴江南。幸權財制。以應軍食之急。同官祖訣上道。大人舉觴屬之。曰。四方空虛。流亡日聚。方以墨吏爲尤。公豈堪首侵斂乎。吾聞撫字之良吏矣。不聞催科之司馬也。

張受觴汗下。謝曰。拜公言之賜矣。當是時。秦盜盡掠關中。河外之地。攻沒郡縣無算。前鋒渡河。疾下三晉。晉中丞蔡公懋德。拒擊不克。死之。計至國門。羣公卿聞之。亟緣間請升黜。以爲遷避。幾空署去。卒廉祝淵者。同里志尙士也。建言被詔獄。獄中寄書謂羣公之出。丐假差職。多自公手。何難一自爲計。踐終隱之志。大人答之曰。嗚呼。今非歸臥時矣。諸公全身遠害者。比比求去。顧媿不能遏止之。況可褰裳共逐乎。迂拙

忠節公全書

全

繇來唯有致命遂志。四言自矢而已。足下倘蒙思諭出。姑徐徐行。視我骸骨所在。即客周生知外事。日蹙輒抵手前。說曰。爲官多求顯榮。公勞瘁半生。徒服七品服。顯榮者固如是。故里無恙。盡歸乎來。況今禍亂可躡足而俟乎。吾聞以公而謁相君。旦夕得晉秩南去。公何拒之果也。大人喟然曰。求榮人情也。求去吾志也。雖然。吾髭髮盡白。能復喪老嫗之節乎。夫匹士定交杵臼。猶不負叩門之急。而某待言。惟慎有年。可

一旦臨事委而遁邪嗟乎身可死宰相不可私  
謁子忠我矣雖然勿復言客嗚咽曰已矣事先  
生且晚耳吾將安歸從者聞之皆掩面流涕又  
逆事狀云憲王與客公邸中見時事日非每  
抱漆室杞人之嘆一夕夜分不寐語公曰明德  
雖棄天命未改今雖無疆勿替萬一有他變公  
將何以自處公嘿然久之徐曰公何以自處對  
曰鳳皇降臣無足數有一篇舊文字恰如抄得  
陶靖節吾師也公曰我則異于是勝不可屈世  
不可遁唯有相演忽罷以魏公藻德代之復  
召范公景文還朝擢李公建泰同理閣事二  
公陛見爲上言天下事分署廷臣可否皆  
亟引大人有宰相器謀國勞瘁諸臣所不逮  
急宜大用以慰天下想望帝深然之三月七  
日始拜太常寺少卿盜自成已陷關中三輔傾  
潰上聞督師孫公傳庭久不戰馳詔慰之  
戰遂敗岵盜北畧邊界衝榆林造陽逼切京  
師衆號百餘萬上數問廷臣兵餉禦捍之計  
督百官蠲助軍資大人剔帶佩銘賜器若干盡  
輸司農一時大臣多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預  
征下貸殷戶或開賣冗官假民間帶綬百官欲

請聖詔傳世者入錢若干搜創廢法地墾勸  
價一切策慮紛出大人皆以爲不可第勸帝  
下令江南郡縣委輸明年漕粟者其盡折解乘  
遠速齎入以班軍士上皆許諾又內發大人  
前徙寧遠疏立詔吳鎮黎撫赴援京師舉  
朝皆知其已後矣大人因爲書附介露馳勉  
其急辭兵策馬而西如宗澤渡河事按祝子殉  
公於寧遠獨主徙議時羣論譁之而并研通州  
尤與公左穀水移書南司馬深咎公此議已而  
寇患急朝廷悔不用公言始下旨撤督臣  
從之甚急寧遠五十萬衆自行數十里三月十  
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陷矣事介呼  
嘆一失莫追悔恨何及乎事更悉王公永吉上  
南都移日役召議殿上諸僚面相怛愕未有  
所計畫或曰更請吳公計之大人復奏今事急  
圖之晚矣唯有固結民志與國爭存必須與  
耳首請上布罪已之詔宣示近甸約與更  
新行免畿輔賦稅更繇以漸及天下又觀羽林  
禁戍日盡蹙弱不足枝梧禦敵當召同百姓  
父老面見廷下深布誠款鼓以忠義使皆奮  
激徒祖欲戰然後可以寡拒衆又次請選鍊武

忠節公年譜

本

衛甲士賜之裝錢轉輸給食治郭郭營宇宿之  
城外別收廩粟贍其妻孥于城中使無私顧可  
致死力又次請上自輔宰下及曹吏各宜分勞  
宜力親拒兵勒陳鱗次百里之間其半率家人  
自食臨陣并守撫定人心無以士卒增苦百姓  
以重其怨再遣書少司馬金公之俊勸令暢發  
諸議於是上下危蹙憤耗言無一用大人知不  
可濟遂寓信南還與家人訣時三月十一日也  
書自新城邑吏郵至示蕃昌云賊破秦晉不費  
分毫力今且縣雲中上谷直逼神京無兵無

將無備人心皇皇僞示偽官幾遍畿輔天下事  
不知所終我輩輕命等之鴻毛矣山河破碎身  
世浮沉此夢已兆之二十年前夫役何言

逼近在畿甸始議界百官坐門分視守卒如禦

故事德勝阜城西直三門尤當兵衝十五日  
大人奉命坐西直門往時警三犯三御營

部率在百里外守陴中官將士橋逸不經意坐  
門公侯但晏息城舍執榼飲酒陳立仗器爲虛  
備而已時謂當復然者大人馳馬抵西直奪路  
陵城親桴鼓冲鎬石與僕夫共葺宿城上十七

忠節公年譜

本

日已刻賊驅步騎凡數十萬衆卒至飛塵障天  
衆始大驚郭外戍卒先棄火礮四野走賊乃突  
進轉載然擊聲震撼地圍城數重又爲衝輶撞  
城內外廨舍自壞賊望見守者爭引矢叩射弓  
弩盡發中者皆死大人方登陴左右急扶卻避  
大人麾之引門爲楯門被三矢矢貫木促使難  
萬人敵應之不習反擊十餘人去大人尺許  
大人屹然不少卻衆稍定抵中夜賊發大礮忽  
墜九火破城樓下碎几案壁瓦皆飛大人端坐

神色自若時長安營伍餉直逋懸或匱至半載  
禁衛戈冑朽蝕未試一聞賊鼓譟聲相視戰慄  
奸人伏匿轉競驚譟兒童數月好爲秦聲訛謠  
滿城意在迎賊莫可禁遏於是人情擾惑共有  
離心大人親撫士卒挽汨告誓聞者感激又手  
裹夷傷藥令創臥立起十八日賊僞樹勤王  
旗幟叩門請入中官欲內之大人不可急指奴  
御推石布土穿內壅塞之俄而大司馬騎士又  
樹招勤王幟飛至請出大人親詰之語塞拒

之因轉赴德勝門有守吏某者乘馬躍城上忽易緋衣大人望見賊皆緋衣目叱之吏卸衣遁去日昃賊漸扶附壕墜間束苴將乘大人先求民間壯士二百餘人懸之賞亟縋以下賊出不意驚亂乃截傷其鋒數十人禽三十人立斬以殉賊少卻分營而下士卒騰躍皆呼萬歲大人臨堞指賊曰未可賀也將合至矣已而果合翼軍東西至仰擊增力會天日方昏翳雨霧蒙城鼓聲不起同守武安鄭侯惠安張伯擁而暗曰

忠節公年譜

十一

爲之奈何危在漏刻公更計之大人曰無已願白天子請益兵餉乃乘夜戎服趨朝流矢雨集民皆負戶而汲馬驚不前卽棄箠下走間巷轉側熒光數十里從行之卒有迷失者叩西長安門鼓三嚴守者少宰惟炳問故乃啓納及午門遇相藻德方乘帷車呼唱而出大人前告曰事去矣奈何願見天子言狀藻德曰天子退矣誰爲趣起今火后轟然城雉巖峻何遽言事去大人曰此聲自敵陳非內禦也正惟

不可捍蔽賊在呼吸耳藻德曰姑還所守明日赴司馬門議之窺藻德意陽陽尙倖無事而慮大人得專面對別有摘發遂力挽而出大人度不能達望闕叩顙號涕而去轉奔總憲李公邦華李公具問狀持大人泣相向失聲大人還西直足指皆裂血流屢外晨雞三唱爲十九日之寅刻矣卽聞悲呼聲聲四起又告阜城門被瞰半傾士卒皆驚泣欲潰移時德勝門守者叛亂大呼譟自啓內賊賊數十萬人橫矛駢馬爭

忠節公年譜

十二

門竝入城中大擾亂哭聲震天地西直戍卒一時墜城竄散不可止其環泣不去者與奉嘗舊省徒御不能三四十人大人憑城樓望闕一慟曰事不可爲矣唯以死報陛下出束帛自袖中距樓戶投繯左右爭蹋開戶抱持力解皆伏地拜曰公遽死乎豈無所憾大人曰何憾惟憾不得與天子俱存耳左右又泣曰道路傳告帝尙仗劍御門親數賊罪宮人自西華出又言帝匹騎巡幸赴勤王軍皆未定請

尋求之即扶夾大人以行賊騎馳遠大道展轉衝刺勢不得前過道左三元祠大人曰止乃入坐兩楹間盡謝去徒御指祠屋梁曰吾得死所矣諸邸客周生曰我年半百鬚髮盡白衰病凶狀而爵列卿武隆天重地之恩無以塞責嘗恐負國且以自負頻年涕泣諫諍為輔樞所尼輒思乘會攀掣帝衣一觸而死陳尸殿廷冀獲感悟嗟乎悔不早決乃有今日天裂地傾城人賊入為人臣者顧安所辭命乎奴從五人

速死學文山之避死奴子又泣曰黃冠歸故鄉亦文公言也公盡從之大人曰非文山之志也吾意已決無多言乃作遺祝孝廉淵書屬周生與五奴子歸註特道路又傳告帝問道南幸詔求諸臣為扈從奴子復跪啓曰即不可諱請忍須臾避孝廉一見得天子真信未晚也且乞遺令歸報大人許之據拾祠壁間敗楮不能成幅夜篝火倚案凡作五書紙盡而止作絕筆云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稷旦而失雖上有龍亢之悔下有魚爛之殃而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殛時明角巾青衫覆以單衾奠以布席足矣指宜速歸恐繁先人之望猶知交為邪許焉茲落泉路惻惻乎心所以願于目者又不在此也三月二十日酉刻絕筆罪臣吳麟徵書又寄伯父書云弟負大兄之訓于時無所建明而橫罹百六之禍十八日晚叩聞告急時宰憲之次早風塵寒巷矣至上海家塵衣冠塗炭第即自裁為奴輩所持至刻下始知自此永辭尊所即欲追隨詩酒以盡友于之歡豈可得哉子姪輩教以敦厚毋事浮文江南不日有事墳隴鄉間若何為計餘盡之兒輩囑也又寄從叔書云幼時與弟輩嬉戲每作文山對字羅而上成之夢山河破產險之二十年之後嗚呼奇哉要窮就窮要死就死不肖誦斯誦手輒呵之今竊矣死矣天缺地裂時事之慘殊數千年所未有區區七尺何有哉又示兒輩書云我守西直門十九日別門失事因而解散即思就義為奴輩所持今始得引決嗚呼已矣



呼痛哉。大人年五十二

嗚呼痛哉。天乎。大人蹈國大難。從龍天  
上。曾不得一子奉左右遊也。又不得一子持  
手足。將爵醴哭也。天乎。蕃昌等三人者。其間  
喪三千里。去變四十日。兄弟相捧據觸地。北  
向投首。欲殉無從。顛血皆流。交羅于面。不知  
所終極。天乎。於情當立實。而法可陀也。悲乎。  
已矣。死之事不可以勉矣。蕃昌又痛自降地。  
有知甫十齡所執爵尚書之帷。署名從子之

忠節公全書

七

職居不嘗舉席。出無將車。其當告寧之頃。承  
類接笑。曾幾何。至於今。遂欲揣記遺緒。布  
之無窮。亦安能聞述盛美。而傳其大旨乎。雖  
然。無慮大人單詞片蹟。足槩生平。如在書傳。  
悉爲微異。而死之日。烈節昭然。朝議多故。  
皆論傳之所必須。非紀年之可分綴。又烏可  
已也。諸事既卒。敢輟泗涕。而重縷次焉。大人  
生而有奇質。疏眉廣額。豐頤承顙。脣髭數寸。  
勁且揚起。矜嚴有威容。自髫角習爲廉讓。沉

沉審靜。有思。終身無怠裕之色。凡迹涉榮利。  
事比聲譽者。心勿欲近。簡御門族。無以盈盛。  
干法。州郡禮命。概以辭擯。官吏造門。臥而勿  
接。非故人不書。非百里不輿。近寒不設圍爐。  
歛暑不命鼓篋。治圃不致異卉。飲會不設絃  
竹。齋閣興寢。以二十年。非有省定。慶問不入  
中庭。子姓侍對。樂見真性。不責拜跪之文。十  
餘年。御一褐。經數緝補。不棄。子姓不敢製統。  
穀具上壽。恒餽不兼飪。或進粉餠者。顧蕃昌

忠節公全書

七

曰。吾少時食此而甘。辭不復進。家人至今未  
知吾嗜所在。慎無以饑渴之細。容長憎愛。內  
及嫗族。外至賓友。肝不炊必餉。壯不室必贈。  
喪不克禭。穉者必賙。治丘壟者必助。遭事迫  
蹙。待大人爲辦。必應。或以荒頓田廬。相質。揣  
必相宥。人多敢于見給者。每臨祭忌。則齊進。  
先人所嗜。則泗流橫席。燕御非薄。典祀則豐。  
營祠藻潤。遇宗長者。于道拱手避讓。上長者  
書。必作楷字。伯父嘗遺書勸從。草書相貽。時

年已五十矣。愛接故舊貧窶爲之留連止宿。移月不倦。邨臯羗牧皆遊而樂之。不好浮屠言而軫念生物。客譽盤饈者。大人愀然曰。食之傷仁。言之得非忍乎。形家勸伐墻東樹者。謝曰。斬其萌陽以資吾福。不可。有時遘疾。不耐進藥物。而耽玩醫籍。營抹貧下。無有疲息。且語子弟。不可不少通脉書。知所戒慎。臧獲之屬。赦使不遂。坐客多爲之不堪。卒被寬贖。有大過。姑遣之。平居氣仁而辭溫溫然。臨大

事侃侃然。文簡而旨盡。于立國門。則間閭然。嘗云。言官以言爲績。不徒章疏而已。凡接對僚友。論辨皆是。有所斷析。謬謬然。間作諷人語。深而中。家庭言綏。多微笑。纒纒然。使人自告其誠。有憂患。暨子弟得罪。則竟日不言。不笑。令閤室慚懼。若受嚴刑。深嗜讀書。出自天性。更衣授餐。不離捲握。學既精篤。益負不足。不自著述。或作已輒廢。不少惜。間舉經傳一義。多自古所未發。嘗謂詩書不自就人。人

自融結漸漬久之。乃有得耳。愛誦陶杜兩氏詩。法書取孫虔禮顏清臣皆在几案。然非甚好也。嗚呼悲哉。此大人間居之槩也。藉令天祚國家。閤里休息。大人進可匡弼。皇輿而退入疇野。歌咏葵藿。大人之志也。於懸車之詩見之矣。悲哉。天地不仁。命不可祈。壬午之詔。強奪林壑之身。屬以國計。摧權犯執。宜死于諫。不中。欲死于諫。不得。請死於疆土。不可。而大人卒死于宗社俱淪。帝臣

相殉之日。天乎。尙忍言哉。尙忍言哉。甲申之夏五月朔。邑有輓漕之人。以歸者。指告大人已殉。國聽者不信。或擲擊之。其人自請頌繫。少須其實。閤門號泣。觸奮求死。國郵未舉。不敢發喪。十三日。寶摩徐先生示書。又詳在西直門事。乃奉書爲位哭。六月朔。南都詔下。縣令與家伯父中丞公。率父老子弟。臨哭於庭。父老子弟。題大人主。陳於大行之次。爲臨六日。始罷。無何。視子開美周生子



行間行先歸詳大人死之刻又讀遺書番昌於是徒跣以北藉史督師祁撫軍符節渡江八月與奴子遇挽紼而返嗚呼痛哉然後更詳大人之死畧也其春三月大人既殉國同時仗節引義卓然章著者范文貞公大學士景文倪文正公大司農元璠李忠文公大司馬掌御史院邦華王忠端公少司馬家彥孟忠貞公少司寇兆祥施忠介公御史大夫副院邦曜凌忠清公大廷尉義渠劉文正公

學士中允理順汪文忠公簡討倭馬文忠公學士諭德世奇周文節公學士庶子鳳翔吳忠節公戶長垣甘來王忠烈公御史章陳恭節公御史純德陳恭愍公御史良謨許忠節公吏部功郎直成忠毅公兵部車駕郎德金忠節公兵部主事鉉申節愍公冏卿丞佳胤孟節愍公進士章明二十一人而已其餘丞相公卿百官多不自決年少名俊轉于賊僚通書引黨相率降伏賊渠據坐殿上受之責

以負國乃盡被繫索駢首笏剝臙脂備盡各輸選餒至數萬金哀呼震地死者不可勝計輸金未足者則人以二健士擻之今皆靡身而出董衣中裙行乞市肆人不忍觀奴子守大人櫬依荒祠大恐而賊下令不犯死義之門卒以無患隣有髮人包君者感涕而請爲大人塗櫬自負器轉側兵刃中求黍數受創幾殆櫬賴以堅時就祠邸慰苦如故舊四月廿九日夜起望見賊大焚掠縱太廟火

獨感痛至深投簪井以死奴子二三人與其隣吏收而瘞之城下嗟乎義士也賊乃傾甲騎東出關逆吳師三桂戰大敗西遁五月初二日入都城初八日舊御史某者受新署巡城西指發西直門門土石築堅竟日不可啓召問城卒昔守官爲誰皆對曰太嘗吳公也御史慚嘆久之而去初寇馬西突皆自平子德勝先陷而諸門並啓西直之封至是始發也初十日奴子扶大人櫬遷宋某宅宅

稍暇與施忠介公凌忠清公二櫬同設堂上  
十三日扶遷順城門外福寧寺六月初二日  
扶櫬走及通州登舟解維焚紙而祝公欲南  
否時天風西至紙灰南飄緣東垂墜觀者盡  
驚又次德水水膠不前俄而雨集新漲三尺  
舟自徙而南者一夕數十里行道嗟異當是  
時中原郡數百所皆歷寇騎燔沒怨警剽  
悍滌地無餘箭戟如林骸骨穿拒行人間走  
竄伏日達數里時就夜路率皆驚惶啼血脫

死毛麓間耳經過故壘文武舊吏擁轡俟命  
及夫塢壁之民類相聚保自名一軍望見舟  
懸素旆書死節位氏者傾數里託爲算食供  
具緣岸再拜潑泣而送之亦有豪強丈夫出  
臨河干因問爲據呼集數百男子建鼓標幟  
以要歸人奴子皆匍匐出其戲下號泣告以  
故多發符羽旗志之風馳送數十里或自督  
啓閘交關而止以次復然避難男女隨之者  
皆得出大抵碁置營陳多以忠義爲號南向

赤欄橫錦坐者召見奴子于帳中使陳大人  
節烈狀則提酒揮液謾罵將相仰天指心梨  
面出血以自明恨蓋其中多有豪士諸公旅  
骨之得歸葬實賴之矣奴子所能記憶者天  
津故人路君某孫若  
某故帥方君救兵送三十里臨清兵部郎凌  
公聖門下士服半義旅候中原親送五十  
里東昌舊武臣許君某遣送三十里戴家岡  
宋君某李君某開河開中軍吉君某吉君有  
婦亦擁兵屯河濱各送所轄五十里濟寧故  
總戎李君某蔡五十騎開河道導行五十里  
南陽書生吳君某聚義師送五十里餘多失記者秋七月舟行抵宿  
遷遺民父老始聞南都之事詔諭所及

哭泣傳告日夜望見報仇之師焉張總戎某  
尤衆戎某東平伯劉公部曲也移兵其間間  
伍殘潰流民闕壑侵奪道路轉棘於北久之  
始達清江大巡王公燮總戎丘公磊臨輜弓  
入淮東平伯劉公弔入關閣部史公可法迎  
醖諸公櫬於河次哭之哀遂渡京口撫軍祁  
公彪佳初甲擗檄而灌以酒長號呼曰悲乎  
公千古完人乎我結髮從公遊辛苦喜樂我  
無不知公公其完人乎公虛我坐于夜臺之

側我不宜負公也。乃指劒而誓。以令一軍。軍中壯士從者千餘人。莫不流涕。八月二十日。抵禾門。諸父戚友皆遇。嗚呼。天平痛哉。大人觀還至。澈永安湖家祠之正室。發喪。山陰劉夫子。以文屬門人祝淵來會。時八月廿三日也。冬十月。蕃昌再詣南關。上書陳大人守城死節狀。廷臣亦多有以卹忠請者。奉詔下冢宰議。贈贈大人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下宗伯議祭。祭大人四壇。議諡。諡忠節。議

葬。葬所須屬有良營理全具。議祠祠祭。京師敕浙三臺使者。下麗邑專祠。春秋俎豆無闕。議祠名。名之曰旌忠議恩。恩子先曾王父母王父。及母淑人誥命。如大人官。議廕。廕一子入監讀書。

嗟乎。不孝孤蕃昌。奉述年譜。草畧具。久之。將出以示人。又不勝掩面鯁涕。泣而言曰。天平痛哉。蕃昌深自揆量。不能服從大人地下。銜哀隱痛。羞視日月。爲人臣子。何忍後言。君

父死節事狀。且志惜無文。世所姍棄。謂如傳大人無文。不如其無傳也。旣而伏藁長思之。大人不幸爲明忠臣。丁國祚遷沒。策書埃滅。耳目荒蕪。將使振古之烈。消于邇聞。蕃昌幼不學。道猥多悲憂。以嬰心何之災。驟承大故。肝腑摧毀。坐令寢加。中夜頻發。則一氣上逆。倚牀喘噎。指畫代語。山川藥物。無所申效。彌增雜患。神不自謚。一旦謝苦席。百事便已。悲乎。生爲兒男。加二十已四年。不克自樹立。

明先人教令。茲罹禍難。僅就大人成烈著行。鋪致大概。聊備遺忘。非蕃昌然。誰當然者。謂如傳大人無文。猶愈乎無傳之無文也。然則又安能須筆墨染綴。求娛人而誤時月哉。憶昨赴難之日。北向求大人喪。關阻豺虎之間。號咷齒駭之域。日迎鎬鏑。夜托魑魅。嘔血臨河。蹙踵穿裂。望見奴子。如我弟昆。憑欄傳車。况見吾父。悲乎痛哉。當此之時。死賢于生。及拜遺令而讀之。屬以自持。委託良重。大人桐

棺不固墓石未封血帛空存遺文未輯哭哭  
母弟引首蒿萊當此之時生賢于死夫何兩  
隳不下仰天躊躇成乎視息固將有以焉爾  
洎乎殯歸北壘書拜南都褒忠之詔初  
頒采風之章屢上舊京睽絕姓氏滄訛生  
死臣僚謫譽交出大人各聞中外逾久益章  
卹明五典之全贈被三世而極人臣之  
榮於斯號盛雖然未足以爲慰也其時蕃昌  
披袞臬曳帶索棲止市門不能援引時貴剖

忠節公年譜

七

心上書既已無復覽者出而蹀蹀江壘北首  
長號有時跪泣橫塗問訊行旅嗚呼唯先  
皇帝之陵寢何以安乎青宮凶問果乎  
否乎宗廟圖書亦有存焉者乎文祖鍾  
簾淪爲草莽淮渚之師不出被澠之寇愈張  
當日之君臣橫骸故國灑血空城足以昏  
天地感異屬而不足以勸後死諸公恢中原  
申大義大人持炯炯寸心待帝天上需以  
瞑目者果何時而可哉故曰未足以爲慰也

且蕃昌雖不孝區區之私亦欲身遇中興  
之朝一旦鏤心曲訴吉凶以干賢將帥帶甲  
荷父鼓軍關西一飲賊血而飽遂使膏塗中  
野骨播沙壑無所吝惜而窺候經時終已莫  
就過此以往天下事不可言矣嗚呼天乎時  
與願違痛繇心積夫人生不幸至求死所尙  
猶如此其難乎不如其速返而負土石開玄  
堂立廟門肖德像與隣翁父老伏臘奔走子  
孫酸泣以春以秋庶幾大人形魄無恙蕃昌

忠節公年譜

八

立焚制舉書終謝人世事探鉏耒以歸墓田  
入承老母歡出事黨里無過在惑惺寒以須  
死已重違其初心猶足以明吾梗畧慚  
不自解云爾悲夫偷生以來何無不爲而于  
年譜之迷多需滯乎乃追時悼事据實闕疑  
若涉淵水罔知攸濟唯恐有所損益以貽先  
人羞蓋嘗挑火長宵灑血成療而不自知其  
能終之者也終之將有以廣之則乘故國尙  
有遺老世家多采舊文烈禍之去聞都未遑

太義之在襟懷易發。學者聞家所在成列。於  
大人生平皆樂得論列而補究焉。雖小子困  
頓不聊。言脫無次。固辱君子長者矜憐之末  
矣。於是將事鉅木。以布其書。玟日之旦。然香  
薦水。先焚藻本。以告大人。痛哭拊地而申其  
說。

知畏堂文存十二卷詩存四卷

〔明〕張采撰

清康熙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序

余年十五爲張南郭張西銘兩先生所知余屏跡未之見越三年西銘死余始哭其墓因以識南郭亡何世大亂先生遯而死後五年先生之子汝上死比者次子爾庚以先生所爲知畏堂集屬余序余諾之爾庚不棄昔死先生之舅于應九乃復持以請余聽之流涕而讀先生之所存者此集也余其數讀之當先生少時與西銘先生讀書相繼繼以通經學古振興於世南北之士靡不從之皆交綏伏軾願棄於先生雖夷

絕學無不始我與爾庚先生者蓋先生益自以名節踰踰爲高且持其說教之里黨所爲說也夫抵以黨爲黨之要務在辨術獨辨邪正寧而不辨邪正則邪正不分意也然則君子之意也哉不意爾庚先生之言言不少避於是鄉之人遂相率以爲怨其亂也及禍而幾死其初世以先生爲黨魁蜚語交加詔旨詰責者再四先生足以殺其身而不死卒至於亂以蹇蹇死嗟嗟標季之末而欲以此區區者倒驅逆挽之亦見其危矣雖然古人之所

以爲遵者論其事之所當爲而不以禍  
福爲慮也東漢之衰時所目爲黨人者  
始皆激揚忼慨以澄清爲已任其驅率  
於殺身而不止當其時如陳寔韓滉  
泰之流皆能委蛇異顧以自全於難  
而後之論者不以此三者爲身之明

序三

哲遂以李范陳寶爲非揆之於道而以  
爲無過也夫人之生平至於死而論始  
定二張先生與吳門徐楊兩先生亦時  
之所謂黨人也其後西銘早世之三人  
者及於亂皆不苟以死而人可易言乎  
哉先生之學率本西漢而要於簡質其

爲言也不支不濫斷斷然於是非可否  
之介別白顯切使讀之者驟然以起若  
猶見其鬚眉怒張批摘辨論時時寓於  
言猶若此使先生而在也世不重有  
乎先生之志欲行其道於天下而不得  
而少効於鄉國尚能以其道使羣衆得

序四

以振揚其氣小人皆屏管縮息不敢出  
自先生死而世方岌岌多故人盡容頭  
歛足互爲選喪十餘年來人知士大夫  
一無礪世磨俗之用相與熟視而嘻矢  
口而唾而世或不察恣而張之小人之  
焰益以煙爛雋灼不知所底使夫世之



潔身修行者亦將爲小人所跽藉而舉  
無以自立世道之憂至此而極矣當斯  
世也脫有如先生者起而振其衰庸或  
少愈乎余故序其集爲之三太息而猶  
想見其人也

康熙癸丑三月既望後學黃與堅書於

序五

海寧之積慶堂



知長堂文存總目

錫金起麟  
方瑛 全校

卷之一

疏四首

書首

卷之二

序二十一首

卷之三

序十九首

知長堂集

文目

卷之四

壽序十七首

卷之五

題辭十首

卷之六

傳八首

卷之七

墓誌銘七首

墓表一首

礦銘二首

卷之八

行狀五首

卷之九

祭文七首

卷之十

啓一首

引二首

論二首

記二首

碑一首

銘一首

松三首

知長堂集

文目

卷之十一

說八首

卷之十二

雜文十五首

知畏堂詩存總目

男 于臨 全校  
于婁

卷之一

四言古詩十五首

五言古詩六十首

七言古詩五首

卷之二

五言律詩九十八首

卷之三

知畏堂集

詩目

七言律詩八十四首

卷之四

七言律詩三十五首

五言排律五首

七言排律一首

五言絕句三首

七言絕句九首

歌十二首

具陳復社本末疏

原任江西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告病回籍臣張采謹奏爲遵旨回話事。臣繫崇禎元年進士。選授前職。在官兩載。以勞成疾。告病歸家。十餘年。殘廢在床。不能窺戶外。今十月中。忽聞邸報。有原任刑部侍郎某一本。再陳神通廣大合謀構陷事。奉聖旨云。欽此。伏念某與臣姓名未通。何故向息

知畏堂集

文卷一

影之人。彎弓虛發。及見某原疏。並無一字及臣。則其固不知世間有臣矣。合謀構陷。臣可無辯。惟復社一案。責張溥及臣。回奏。惜溥已死。臣謹齋沐陳之。我朝制科取士。因重時文。凡選鄉會中式文曰程墨。選進士文曰房書。選舉人文曰行卷。其諸生徵文彙選曰社藁。從來已久。若復社之起。臣已爲縣令。不預書生事。張溥時猶未第。故選社文。以臣向同硯席。代臣作序。及溥成進士。而臣已病廢矣。豈意臣里中奸人私隙中傷。有復社一款。下蘇松

提學前學臣倪元珙曾經具覆奉旨再察既學

知畏堂集

文卷一

臣元璋以丁憂去。張鳳翮以外轉去。懸案未結。事會致然。罪不在溥與臣也。乃夏五月初八日。溥病身死。惟臣僅生。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事。則溥實臣至交。生同砥礪。死避難。羅弋負義圖全。臣不出此。竊惟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義所不廢。推廣溥志。不過欲楷模文體。羽翼經傳耳。未嘗有一毫出位躍冶之思也。至守或問及罪檄。此忌溥者羅織虛無。假名巧詆。不難臣生者不聞亦溥死者不知。若使徐懷丹果有其人。臣願剖心與質。倘其人烏有。則事必誣構。獨念溥日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即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臣雖與世隔越。孤立杜門。而兢兢勉學。頗知省察。不欲一字自欺。豈敢一字欺皇上。謹據實回奏。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崇禎某年月日。

辭禮部主事疏

原任江西撫州府臨川縣知縣。今隆禮部儀制司主事臣張承謹奏。為越次陳情。懇祈天鑒事。臣聞君召疾趨。又聞君言不宿。况天末下吏。例不容辭。臣何敢取。憤宸嚴。但臣命不猶。力難就列。又無為代題。不得不冒罪僭瀆者。臣中崇禎元年進士。隨授江西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因病乞歸。於時瘍疾脾疾。宛轉几榻者數年。禍有奸人羅織。善類造復社一案。牽連及臣。先帝責臣。因語臣具疏。本末

知長堂集

效錄一

三

蒙先帝。先帝。聖旨。據奏張承病廢。姑不究方。荷殊恩。自甘沒世。而科臣臺臣相繼引薦。吏部起廢臣三居首。迄未俞可者。蓋先帝聖聰。猶記病廢。綸音。故保。小臣末路。豈意伏處海濱。天崩地拆。率土號呼。痛念主辱臣死。主死臣豈獨生。每聞從賊諸奸。則憤不俱生。又聞臣郡生員許琰。絕食殉義。則耻不俱死。臨息草土間。恭遇一皇上。維新舊邦。振茲國耻。方幸復開日月。幸觀中興。乃封非不遺。吏部推補。臣禮部儀制司主事奉。聖旨

是張承依擬用欽此。臣情性不滅。豈不欲依附末光。報酬萬一。但起廢之科。罪廢者。罪釋自可。服官病廢者。病經實難蒞事。臣今瘍疾倖愈。脾疾猶侵。則勢有所不能。且往者以病廢。邀一先帝之矜宥。今忽以起廢拜。皇上之寵靈。天下其謂臣出處何居。則義有所不容。况臣年雖未滿五十。而鬚髮皓白。龍鍾斑斑。因自愧其形。又臣抱病以來。杜門息影。不干入城。東不接交游。舉止疏儻。痛亦自愧其職。當令百廢。查庸臣之斯。與禮是司。其間

知長堂集

效錄一

四

予奪激揚。皆足。皆大。廉耻。苟無。贖厥官。則四維。克張。雖不手執干戈。實於討賊。復仇。有賴。豈容。衰敗。餘生。覲顏尸素。伏懇。皇上。鑒臣。真病。許臣。乞休。則臣。犬馬。戀主。當續。布涓埃。冀禪。高厚。為此。具本。伏候。勅旨。

請旌許琰疏

禮部儀制司主事臣張采謹奏為草莽殉義懇錫殊典以振人心以維世風事。痛念國家三月之變。開闢未有。先帝前此可以遷都而不遷。當時可以出狩而不出。不惜聖體升遐。以激敷天殺賊之憤。而人心頑鈍。平時既君憂臣玩。臨難復君死。臣生於稽殉節。僅范景文倪元璐等二十餘人。他俱稽顙賊庭。趨承偽職。郡古稱國風著忠良。乃自侍從以至候選。凡屬在廷。無非逆逆斯真十

知長堂集

文卷一

五

惡之不赦六等所不赦矣。然而高皇三輔之地。故澤所鍾。義烈不泯。有蘇州府吳縣學生員許琰者。方五月初間。先帝崩。勸幾絕。題詩志死。夜解帶自縊。家人救得。翌次日清晨。復縊。觀時。暗室自縊。陸道士救復。即趨投晉江凌水處。時落藩泊舟。晉江見狀。驚呼。李內官率兵至。援復不死。扶歸。則偏身書崇禎。聖上四字。定轉哀號。慘動閭里。及聞京詔至。遂斷粒食。口占詩。有一箇書生難殺賊。願為厲鬼効微忠。何。歷日空。嘔。繼以血。

血盡喉腫。舌吐餘寸。積七日。氣絕。遠近感恫。竊惟君臣名義。原不分在朝在野。琰以諸生家。身無事。寄跡遠危亡。特以天王聖明。仇不共戴。遂矢忠入地。無為而為。若得皇上易名。特祀。既使天下知。聖天子表忠揚節。不沒寒衿。且使天下知十七年三月十九以後。凡屬舍生。皆應從死。苟欲解免餘生。庶幾枕戈泣血。則旌一許琰。而止。下生死之分明。將邪正治亂之幾。定于中。典實有裨。補且聞琰少時。割股療母。孝稱無間。蓋素親者。忠于

知長堂集

文卷一

本

君故孝子。事親無親疎。而忠臣事君。無貴賤。琰死。則縉紳從賊者。罪莫赦。受先帝特知。高官顯爵。而從賊者。益罪莫赦。即不從賊。倖托舊籍。泄泄秦越人視者。亦罪莫赦。臣與言及此。并內媿于心。惟求明旨。特旌。則感奮之下。省率土之大倫。與報主之天性。各捐乃身。以盡乃職。誠不戰而氣自倍。何有于滅賊雪耻哉。崇禎十七年某月日。

在禮言禮疏

禮部儀制司主事臣張采謹奏爲在禮言禮敬陳  
官守以贊中興事臣聞國家之敗縣官邪也官之  
失德寵賂章也自古貪夫貽害必至責國責主然  
未有如今日之慘烈者草莽號呼僉謂賊仇罔極  
在廷致賊之仇更罔極良非激論茲遇皇上聖  
明作述四海方願望天日乃愚臣痛念時艱竊見  
人心蔽錮廉耻盡亡法猶昔日之法漸至人仍昔  
日之人如是而欲免昔日之禍以致治平雖堯舜  
不能臣不敢出位況言事就官守所及條其大者  
謹齋沐具奏一曰清制舉竊惟考試者官選之始  
文辭者贊進之階高皇帝聖謨洋洋設制舉以  
三途並用設程文以八股明經三百年來名臣輩  
出迨世風日下流競莫止臣幼時見囑託止郡邑  
間及學臣則驚爲變事今且學臣強半竿牘孤寒  
無幾至鄉試大典昨歲以輔臣私其子弟口語籍  
籍國事敗壞智愚同慨若程文本稱制義律度森  
密故可知言知人今後生詭怪意不難譏彈周孔

知量堂集

文卷一

七

知量堂集

文卷一

八

粉飾莽溫詞惟事襮績齊梁倒鑄世代亡國之音  
見諸筆墨而衡文無識既目迷莫辨又崇尚長篇  
遂致字踰二千複陳誕衍夫以如此考試真才既  
不得十之一復以如彼文詞即得真才於才一不  
過聞人華士何怪乎通籍之後相隨偽底易曰天  
地閉賢人隱今日之謂也屯之象曰君子以經綸  
則惟皇上爲能以之伏求今後選舉臣毋拘  
資格仍集九卿科道會推必其人正身率物拒絕  
情面者重以事權苟郡邑猶昧心賄徇斷其不時  
糾核程文則嚴禁冗濫諸不在聖經儒傳者多置  
黜等如仍踵前弊立行懲警尤祈勅下臣部先定  
教條使恪遵無斁庶表正影正無負於制舉程文  
是望皇上經綸之爾一曰嚴學較從來民風本  
於士習故建學教士所以養材善俗不謂廉耻道  
喪器薄日滋今竊附高流者專經未通輒板行所  
肄課號曰名士平日挾持長吏橫議是恣復干要  
人牘往來他郡邑號曰遊客他郡邑有司自以簠  
簋不飭畏其口語遂屬事竊獄肆爲民害餘則拘

荷蠅營下同負販。甚至保舉大僚。呵斥佐貳。巡友稱弟呼兄。賢者息交絕跡。又何怪北邊賊至。皆生員先率趨迎。及先帝既崩。臣鄉處鼎沸。皆生員先率唱亂。非安撫祁彪佳。百方弭戢。禍當其底。則圖中興克復。可不亟加之意。然起算有原。致化有漸。素不董以師儒。而驟責之士行。蓋誠難之。國家設學。臣持憲。教官分職。師儒非不森列。而醞釀若此者。有故。學臣地勢嚴隔。但能職要。若朝夕啓迪。惟教官爲親。乃銓制聚取。歲貢間及就教舉人。夫舉人懷安借徑等諸郵舍。歲貢多年踰六十血氣既衰。尚安能章明三物。成人有造。臣愚以爲薦舉一途近奉嚴旨禁絕。四海方頌當陽離焰。杜塞倖門。但儒學與州縣有辨。州縣黷劇以才美進者。難問其源流。儒學閒冷。以素履往者。易別其真偽。乞令每學不拘布衣生員。歲擇孝弟謹讓者一人。升諸學臣。學臣廉訪得實。貢諸禮部。然後徵集京師。皇上臨軒親策。下吏部量居籍銓補。相去無過五百里。使之倡道明倫。表經著史。三年稱職。

隨材陞轉。拔其尤者。置之國學。又稱職。或列翰林。以經筵侍從。或班臺省。以諫諍欽承。而方其爲教官時。又必重歐體貌。無得叩拜公庭。送迎憲節。卽學臣分有統屬。亦當如部司長揖。晉接優崇。蓋待以師道。彼將以師道律身。責以儒職。彼將以儒職盡分。其有不稱。并罪舉主。如此三年。旣典學有官。自譽髦丕應。若仍慮營求。則臣前言會推之學臣。果正身率。其廉訪必無淆亂。嗣以薦舉稱職之教官。其擇人必無苟且。經日窮則變。變則通。伏惟皇上勅下在廷詳度。臣愚屏息以俟。一日正人心。竊惟廉耻道喪。致人心陷溺。士大夫止知營身謀家。罔恤國是。遂白晝攫金。豁輕廉極。先帝朝吏兵二部懸價賣官。彼求官如買勢。必權量子母。文臣則取償民間。武臣則取償卒伍。安得不驅人作賊。先帝睿聰難掩。百方釐飭。無已則兼用保舉。換授未幾。保舉復有嘗價。適爲貪人開一孔。無已則復祖宗時積分法。未幾積分復有嘗價。又爲貪人開一孔。無已則委任中官。而害尤甚。蓋向



者賤儒雖食尚有內外節制中官恃其與天子極意莫可誰何既士氣不伸又格克亡算故先帝躊躇屢撤無已則設殿衛而害遂不可言蓋小人惟財是視初猶採訪一二既則姦究乘間通賄造端遂使太獄奇冤上下側目然此猶其小者不一二年貪入柱心各交通殿衛聽其說事過錢至于與國俱盡夫先帝日孜孜德食而貪愈熾者孔子謂政刑則民免而無耻德禮則有耻且格人心不正而徒過流防刑易其能挽不皇正位中興固當事事掃更今幸保奉永綏積分未行中官偶遺旋從諫止獨仍設殿衛則廷臣交章不允臣愚遠託草野傳聞文武官價倍於往日人有倖心此而不徹何堪再壞固宜深厘一聖懷警茲百爾但在廷豈無賢者既無事若輩簡束若小人襲昔年故智陰與交通則徒爲增一行金使且皇上疑其在廷而屬之殿衛在廷讀書起家猶不克勉勵以致皇上之疑殿衛皆市井無賴而欲其仰體宸衷矯在廷數十年之結習豈有幾幸臣今已

班行詎敢乞寬禁網但臣素庸官謹以端本澄源之論爲皇上恭陳者每見權之所在則利隨之而重權莫如用人天下人之倖心實視用人者爲進退如漢任左雄而察舉清平魏任崔瑗毛玠而吏道廉潔誠獎恬抑競端乃鑑衡則疏下從風況乎輦轂然統厥用人者實維宰執故記曰大臣法小臣廉苟輔臣休休有容知大善係則六卿率屬庶官脩職內外奮庸而太平立泰數者賢相師師究圖王業必能革去舊滯何患其心不正皇上固無容疑其在廷臣等亦無容過生猜慮惟精白自矢與承休命而已一日昭聖德臣讀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蓋言帝王之學以天下之否泰剝復爲消長貴乎自強而不息也其間陰陽之分不消卽長不長卽消幾甚微渺陽之類爲中夏爲正人君子爲丈夫陰之類爲盜賊爲爲朋黨小人爲婦寺而總係乎人主之一心孔子說易於乾之九五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言陽當正中而群陰退處坤初六之爻曰履霜

堅冰至言微陰漸進慮之於早也。皇上踐九五之位從龍從虎陽類方亨然履霜之辨亦在斯時。蓋天以禍患開聖人原責以憂勞非享以逸豫竊意皇上當臣工對揚時當念仇不戴天即偏安曷伸國耻待聖母玉食時當念未盡萬方即水陸不稱美味燕居痛陵寢之悲涼中夜傷民生之塗炭凡此在皇上一心者又清明為陽燭蔽為陰強固為陽怠忽為陰古聖王制事制心之功誠無之可間頃皇上屢勅正臣無憂樂費四海方

樂曼堂集

文卷一

三

頌堯安土階禹卑宮室乃因宗社攸關犬婚伊邇亦宜禮從其典文省其繁使天下知朝廷肅正不妨遏密則聖德直隆三代又先儒之言曰天下安危係宰相君德成否責經筵宰相職在用人臣前奏已具若經筵方定期舉無俟枝詞但敷奏明試原體用貫通肅并取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令講官詳解其中析理精微用意醇至天德王道實可齊治均平。皇上典學有素當已繇繹是編若再加溫故便悉舉而措之又詞臣供職固皆啓

知曼堂集

文卷一

四

心沃心臣愚謂賓師道重尤所旁求篤裴勅卿貳以上會舉真儒實學宅心知訓者不問縉紳素士禮聘來廷如宋程頤之在元祐尹焞之在紹興朱熹之在淳熙不第引之說書抑且資其輔導或不可得則用臣前說選保舉學官爰列侍從要期老成端厚之人朝夕置諸左右必能時贊遠猷日陳正論則小往大來於斯為盛更乞勅下詞臣取夏少康殷高宗周宣王漢光武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歷代中興事實彙為一書當備乙覽審其何以得何以失何以克復舊邦何以岌岌江左監觀不遠庶幾起助萬一臣恭遇皇上天縱聰明而所進皆歸懋勉極知失次但小臣媚茲不越隅見惟願時乘御天所其無逸則天下幸甚崇禎十七年月日

與鄭撫臺書

采海陬下士病廢餘生自分與世隔絕故即大人長者之前不敢一通姓名茲就醫郡城竊比汀陽林鹿寂伏荒隅而老祖臺屈尊下交枉嚴騶歷委巷恕其野服接以隆文斯誼千古但當者失倫適增罪愆爾江南故國家豐鎬又賦入屈天下大半所繫誠重老祖臺文武張弛幸莫之祗席復集思爲保障計功在社稷豈有岐議乃書生欲贊一辭既不聞技擊又莫從叩囊底智惟平日無聊聞楚

知是堂集

文卷一

五

豫失守由人心不固始於士大夫偏逸忽忽感憤有時事說念不足塵清覽而末幅選將一則乃老祖臺已振表聿領誓言旦旦似鄙言亦可參懷一二謹錄以獻又敝郡四達之衢遊客絡繹興滿案去客索滿則民室掃實係利害因有遊客說即日各邑新父母蒞任初若破限後將難挽所謁見時語以此風一開不第累下亦復累上與其人已交累不如概置澹漠故并錄獻又他處止憂寇三吳兼憂水五六十十年前士大夫爭言濬吳淞江二三

十年來復爭言濬白茅塘皆苦物力束手莫誰何僅憑婁江一線爲周千里入海水道不意陰沙橫起去年夏百日中遂告塞旱既海潮不應東屬邑將立槁倘黃梅雨盛桃花水漲則震澤汎濫三吳七郡皆魚鼈禍在旦晚而人各處堂無大聲爲老祖臺告者永有婁江說入郡見陳孝廉宗之亦著婁江議今合爲一冊以獻又有猥陳者凡三天下幾崩解獨東南稍靖已號號震隣乃愚民無識廣集僧衆說法采不知佛然聞其教清靜無爲今群

知是堂集

文卷一

六

聚沸混得名清靜否士大夫苟通禪理卽無事語言村落鄙夫卽語言何所知識得名無爲否况老嫗少婦肩背相摩更不問知識且傷風化况奸民巨測前車宜鑒更防在亂萌近聞老祖臺示禁郡中稍停半日不知何以仍熾采離家匝月昨友人來聞敝州通邑如狂建壇多處致奇形怪服者滿達路此州岸海益可寒心又奸民二三月間釀小民金或立高臺演戲或扮故事迎神凡演戲則千百圍集淫盜恣生迎神則塗面粧鬼卸刀擊鼓

種種不祥。矧值二麥未登。略民穀種。書曰。莫作無益。害有益。此三者。言之甚微。爲害甚大。若得總頒嚴示。責成捕卒。若曰。今以後。有復聚眾說法。釀金演戲。及迎神者。毋縱。縱卽捕。不職。蓋此故捕事。而敢瀆清嚴者。吳人習慣。倖卑不足警。重以台旨。始聳觀聽。則安民卽以弭亂。力疾饒舌。不覺累紙。皆庸腐可嗤。又素不善楷。草率失次。不勝悚惕之至。

答蔡係庵書

敬啟者。神交昨始得瞻道範。既聆雅誨。則學平日無鄰之歎。一朝頓慰。嗟未寸木未麻。感慕兼置。學不問此。正因輕視此身。不一省察耳。此身父母之遺。以不聞道而老且死。是輕其父母也。重其母之身。則必求聞道。求聞道。則必講學。或曰。學矣。揭綱講曰。講學之要。開自孔子。且所謂明辨也。蓋學而無問。則不明。台翁所教。首舉修德在義。斯固爲論。然經可讀。刻緩乎。哉。曰。時事亟矣。此辨從容握麈時。知是堂集 文卷一 七

日事錯由于理昧。平日見理清。則御事自整整者。條理也。講明條理以應事。夫豈有錯。則尊諭蘇城放生諸會。正不屑與比。與廢所權輕重。斷斷以言行合一。實可見之行爾。不肖孟冬扶病走報。與請教劉念老先生。便坐春風中半月。劉先生名其社曰。證人。噫。蓋云非是。卽非人也。子曰。先行其言。由是言。則翹首士林。而不知學者。非人。翹首士林。曉曉講學。而不慎厥行。反貽小人指畫者。益非人。台翁從事有年。交遊先輩名公。多從發此曠論。

吾道其昌。吾鄉其振乎。幸屬老近地之尊宿。第心  
師有日。當共推主盟。若不肖鄙陋。執鞭以從。敢如  
台旨耶。

答章拙生書

接翰悽然以悲。既則色然以喜。悲老兄所遇奇窘。  
喜老兄信道堅。不受遇抑。爾理學一宗。雖如日月  
經天。然今日不絕如綫。其蠅營狗苟者。無論至于  
跳越者。有三家。似是者有二家。一曰文華。彼自負  
爲才子。顧法言法服若仇。次則謂不暇傳習。一曰  
功名。彼汲汲進取。視儒教迂遠。若謂布權術。可以  
濟時應變。此跳越者也。然我得以證諸聖人。考諸  
先王。一言蔽之曰。修辭立誠。則文華之止當漸服。  
我明其理數。察其事爲。一言蔽之曰。貞圖幹事。則  
功名之士亦當漸服。若夫似是者。奉天竺爲大師。  
援禪宗以資辨。其說汪洋。其旨虛渺。凡高明之家。  
胥溺而不出。世無昌黎。誰爲闢者。害一也。講學舊  
有標榜。始交不慎。便爲不肖淵藪。高立名聲。卑污  
昏夜。所行非所言。所言非所得。或借爲仕宦終南。  
或用爲干謁香餌。既使他輩口實。適爲正人心傷  
斥之。則彼固講學。恕之。則彼惡彌滋。害二也。二  
者竊講學之罪。甚于逃佛。今吾鄉幸置學不

無此憂。但仁兄孜孜倡道。當預爲後計。語云。源清流清。源濁流濁。故弟言行合一之說。庶堪持久。未識台旨以爲何如。正希兄弟骨肉年友也。彼非學乃佛耳。弟不能正之使學。而彼乃屢引弟從佛。每發一慨。台意如欲興起吾道。願于源流嚴密。不肖病軀。敢不執鞭以從乎。

答龔子書

晤對踰時。高明之氣。觸類引伸。所恨者。不獲留此。信宿盡所欲吐。不肖寂伏海陬。因病得靜。適因靜得覺。雖于聖賢大道。茫未有省。若世間碌碌得喪。及禍福安危。差已嘗歷。故見之似迂。習之且澹。爲世老生。今年丈負駿聲。立遐志。乃俯尋所謂老生者。謬加推置。施者重。當者媿矣。天地生才。不易。既生才。卽日夜望其成。不啻父母之望子。世教壞。急趨功名。上者就文章。不知功名是才。尋餘事。趨亦得不趨。亦得與其趨也。三公易貴。文章亦才。子餘事。天地生之所期不止此。若就而盡。縱司馬相如。不過臨筵遊客。西蜀文人。何足繫輕重。所以不肖絕去兩端。專事理學。非絕功名與文章也。絕功名。將絕經濟。絕文章。將絕經史。經濟絕。世何由治平。經史絕。世何由聞見。但理學中兩者具足。離之則爲枝葉。不肖正絕去枝葉。專務根本耳。年丈文名在天下。其反而求之身心。一轉盼弘儒矣。兩程子及陽明。未嘗不教子弟應試。未嘗不教子弟讀書。

作文至于字句商確。反復不苟。蓋必如此。斯謂之成。斯不負生才者所望。不然。總謂之無成。亦總未盡所生之才。負生才者所望。則吾黨可不審所自擇哉。接札見年丈屬意珍重。不禁媿媿。要是常談。唯常談所以爲老生。幾時握手。拳切拳切。

與王原達書

今從足下所爲者。呼爲佛恨足下所爲者。黜爲邪。余皆不謂然。黜爲邪。則今談詩書肅衣冠者。其行事未必盡勝緇流。何以獨于足下嚴詆。則不足以服足下之心。呼爲佛。則今抗高座。以至托鉢沿門。稱彼家弟子者。皆髡髮禪具。謝一切人事。何以獨容足下作俗狀。則不足以厭高明者之心。今平等爲足下籌之。凡人學問。各隨其性所近。足下信語。我上乘人。其根器自別。則足下與彼曠止。衆源器。

無疑矣。反足下之風。因而強之以三乘五常修齊治平。是猶責醉者以卒度。繩狂者以用行。受者既必不省。而語者徒勞無益。今以兩端爲足下請。一曰。母欺爾心。足下竊我儒緒。列賢序。合稟儀。有名聲于時。乃竄而之釋。明語人曰。孔孟之旨。止見得佛氏一邊。及問膝行奉教之和尙。則水行榜艦。陸行張蓋。我于孔孟。未能萬分一。已克蒞枝葉。居恒出入徒步。所乘舟僅席大。彼之灼了諸空者。先不免于僭妄。得毋又下轉語曰。榜艦是不榜艦。張蓋

是不張蓋乎。且津津要人漠漠齊庶。嗟夫原達爾。如不竊儒緒有名聲。則爾固和尚漠漠之一耳。故願足下削去凡髮。專此精心。既不誣儒。復不誑佛。卽于彼家爲根苗。而于吾教爲去莠。則所祝者一。一曰毋亂我俗。卽儒嘗習禮。禮男女異長。不雜坐。不親授。不同櫬。柳中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所以別嫌明微。今足下招致野狐。沸沸稠稠。聞女多于男女。少者多于老夫。男女無辨。則亂升吾邑。素號禮義。卽儒復積有苦心。一朝敗壞。不可忍言。

知長堂集

文卷一

三

足下又明語人曰。非此則布施不廣。斯又下同負販。故願足下主持禁示。概絕女踪。若能淡飯黃齋。卽是成佛作祖。則所祝者二。由前之說。精言之亦曰。毋近名。由後之說。粗言之亦曰。毋近利。我無外求。故不佞佛。我無苛求。故不闢佛。語頗平等。惟足下裁度。

答劉念臺先生書

采負笈上謁。本擬日夕函丈。少聞荒舉。而資鈍質劣。難受提命。不敢數數溷賁。雖老先生教施不吝。頻加接引。乃頑心如故。重自愧益重。自惕矣。扇頭訓辭。用銘心府。刺刺奉承。永矢勿替。當令錄諸別紙。莊供陋室。則懷袖以之。宴言以之。及堂懸嘉額。又瞻視以之。婁水之涓。惕若山陰。庶幾不負門牆。乎。慨絕學莫振。名言漸杳。有其言。又不足徵。行惟行不足徵。則言愈玄遠。先生身任道統。言行合一。可知可從。采千里遠來。謹遵朱子主敬之說。期以躬行爲歸。以致知爲學。則不惟朱陸無大差殊。卽陽明亦無特解。蒙先生謂不甚悖。輒加啓迪。焚瘞省佩。難以言論。正懼復悞。冀明春趨侍爾。旨酒飽德。香柑馥身。卽物思教。曷勝拳切。意長紙盡。惶悚惶悚。

知長堂集

文卷一

三



知畏堂文存卷二

太倉南郭張采著

周禮合解序

周禮廢興。賈氏序之詳矣。其後陳俞諸氏。取大司徒裁半。復盡小司徒。移補冬官。夫冬官卽匪考工記可塞。然難裂五官。以疑文虛說定。故勿謂冬官不亡。散見五官。第使冬官既亡。或守茲闕文。可無負鄭杜。今制不列學官。科舉之士。無屬悠悠。漫漫。未得專家。余擬合鄭註賈疏。嚴定取舍。其後儒如長堂集。文卷二。

詮述。芟柞就藉。用翼古本。而因仍不果。所以然者。相傳王安石用周禮亂天下。乃考安石嘗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三卷。熙寧中設經義局。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後楊中立先生攻其詩謬。作周禮辨疑一卷。此二書者。邪正治否。判若蒼素。得此泰稽。則紫陽先生所謂周禮廣大精密。庶以探追意旨。乃家乏藏書。無從索借。又恥爲經生章句。聊爾姑置。適賈人持友人所募周禮註疏。既卒業。嘆曰。嗟夫。周禮久受汨亂。總成錯簡。今是書也行。康成之學。

將還舊觀。且于諸儒移置者。仍標著失次。益令正經顯白。但漢唐註疏外。既間及諸家。卽不得專名註疏。因題曰周禮合解。亟令廣布。使通經之子。知古本所繇。更約略易習。曰。然則冬官遂亡乎。曰。賈氏云。秦禁挾書。而其政酷烈。與周官反。疾惡特甚。欲滅絕之。故周禮最後出。余以爲冬官之亡。又不盡繫秦禁。孟子曰。諸侯去其籍。今按冬官所屬。皆應經理。亂滄度地量居。則當井田不行。冬官已先淪沒。蓋戰國時固不可詰。況于漢武之世。更況于今日。然別書載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八篇。一云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而今問之中秘。復云無有。然則古今興廢。豈人所能主。而欲強生填續。陋矣。故予謂闕冬官以安古本。猶之春秋紀夏五。無怪也。

春秋三書序

三書者。我友張子讀春秋所作也。曷云三書。一曰列國論。天子畿內稱京師。序周卽不得言列國。統名之者。畿內亦可稱王國。故得當篇省文。其書取春秋紀載。分國緩事。終一君則爲考經傳。嚴褒譏。如列國各有史。列國君各有傳者。義指希邇。是則張子分之以明經。一曰諸傳斷。左氏親承經旨。公羊穀梁。受自子夏。宜左有專據。而漢時公羊穀梁。先立學官。左最後顯。迨何杜范三氏註出。庭戶稍知。是堂集。文卷二。三。一後儒又以註學簡脫。就各註立疏旁暢。則是各爲三傳。已列九家。宋康侯胡氏。排黜衆見。特尊聖經我。國家經術設科。獨取立學官。置博士弟子。惜乎制舉家。襲績章句。等於射覆。經學頗殘矣。張子指摘諸傳。明其異同。總一年中。是否務取經通。不隨傳惑。是則張子合之以明經。一曰書法解。春秋書法不一。尊周則卑列國。內魯則外列國。有一事同詞。一事殊詞。因有正例。有變例。義既參伍。則皆得徇傳証。經復泥經。叛註。張子比事分類。倫春

條目。仍會新舊羣說。次第簡端。乃平理裁中。攸歸至當。是則張子分合一致。以明經。此三書者。左右往賢。綱領來訓。使天假之年。刻期可竟。不幸短折。僅畢強半。張子于經。沒身已矣。今就所屬稿。凡列國論已完書。其傳斷中缺文。公後缺襄公以下。僖公亦間缺數年。書法解僅見一首。悉出公世。表厥苦心。脫嘲凌落。則應之曰。昔橫渠先生。爲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今說春秋者。未嘗不引橫渠。張子書成累冊。信其必傳。夫復奚辨。惟素國家崇重。知是堂集。文卷二。四。六經諸功在訓詁。咸得俎豆。官廢。獨張子音沉響。遐績茂弗章。意謂源流不差。將傳人繼起。經明之士。當有感於斯篇。

綱鑑序

仲超吳子之博通。前敘兩漢文已舉其繁。若長卿久負尊宿。兩兄弟盡淹雅之量。領取天樂。致足欣慕。茲集古今事紀。自伏羲汭勝國。恣聘家學。輯錄成編。用音人卓犖。觀書語名曰。聲觀書成。屬余敘。余于吳兄弟稱小友。雖病廢筆墨。輒復獵喜。因敘曰。科舉業行人。諱史學。徒事造次之華。以當彊記。及帝王興廢。兵農禮樂。與夫九州列夷。班班可考者。譬如夜行。夫由科舉。服官政。無以有為。前之不。知後且何據。溫公作通鑑。合劉攽劉恕祖兩諸人。復歷十九年而成。公嘗言。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史學之難若是。考亭因通鑑作綱目。大書特書。同于爰律。然則通鑑不敢續春秋。迺接左傳。綱目則純乎春秋矣。作自兩大儒。後人復何加。但兩書始于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前此惟史記云備。而紀表書傳世家。各具年月。雖當篇甚悉。卒難一貫。嗣有劉道原外紀。多取緯識。未盡雅馴。復得金仁山前編。卽蒐採稍狹。頗云

綱鑑序

文卷二

五

七

嚴整。至後周以後。國朝李文正。丘文莊。薛方山。三先生。相次纂集。識者猶嫌絳漏。要之著書既難。創者尤倍。詳其義例。夫豈小補哉。兩吳兄弟成是書。厥有所由。蓋仲超平時註汲冢紀年。考經證史。斷絕紕繆。長卿則緝歷代宰相事實。曰相譜。兩宋先有專本。夫紀年起三代。止魏哀王二十年。適足備馬朱所讓。而國家成敗繫宰相。宰相之事實章。則兩宋當同星日。足續馬朱所窮。故縹緗無幾。而倫脊有要學者。先讀是編。庶悉通鑑綱目。庶不。如長史集。文卷二。上。本。

陽明要書序

秉性有所懲。每友人期講學。輒不應。則曰。且事軀行。曷用講。然于宋先生諸書。及國朝諸先生語。錄私竊。櫛比。頗受規訓。至陽明先生集。以爲功夫簡易真切。尤所參辨。則嘗慨先生之教。明發各半者。不因枝人詆訐。殆錄雷同者衆。和聲附影。懷謏見爲良知。自背師旨。先生固云。無現成良知。又云。良知須實踐。又云。宋儒制行。足以取信。非空言動人。則知先生精微謹愼。初不欲以高明相詡。其說非頓悟。初泰二氏繼見節義。瀕危幾歿。而後得之。子弟卽不必如先生沉玄證寂。如先生建言受杖。謫荷無乾。惕憂患之心。而云良知如是。安可誣也。至於兵事。今人動引先生。似可依倣。不知先生學有體用。不以功業表見。卽其旣立功業以後。門人有問。皆默而不荅。則先生所云。論治類求根源。不當從半中入手者。此意可謂明白指示。故采習讀先生全書。時有論說。復一言蔽之云。先生教人致良知。而述先生之教者。止言良知。不言致。譬如

知不足齋

文集

七

卷二

知不足齋

文集

八

卷二

衣在笥。食在案。終日說衣食。如不衣之食之。畢竟箇案間物。何與人事。采因隨處指點。圖有起發。若夫一傳幾流。爲利達。則先生自滌至南。數時已深。自悔故教人。惟以存天理。去人欲。爲省察克治。實功。而貽累師門者。實有其徒。擬取羅念菴與王龍谿一書。參列簡末。令學者知守身修德。不可虛飾。蓋以田間閭力。得輯錄成緒。遂欲登板問世。賈老勝已而發交陳子。投我印本書六冊。曰。陽明要書。且爲爲序。開窗時。洎悉識力。不致誤。從事歲月不及陳子。我所輯錄。得母作士衡三都賦否。亟加審諦。見其當篇所次總序一首。凡例四首。小序八首。歌然曰。陳子進我人。苦不自知。我掩卷退矣。卒業益嘆。陳子有功先生。并有功曰。仁緒山葦。蓋其枝複。條其日類。使凡觀遺言者。注視卽得綱領。復截去雷同。小疵大醇。一一標見。苟中無權度。何能如此稱量。廼余所志幸者。余于先生序刻朱子晚年論定心不安其說。而陳子反復論其失當。予于先生答門人問吾與點也。謂似過駁伊川。而陳

三亦不以爲然。余嘗論先生五十八歲不沒學。當不止此。推之孔子七十以後盡然。而陳子亦以先生惜朱子者。惜先生其餘符契。觸類殊多。又余較先生年譜于他書。分載錯綜互見者。約略爲陽明言行考。而陳子卷後有遺言逸事一編。才同七八。余非敢攀陳子以自高。亦謂心同理同。思之卽得。是集旣行。絕學昭布。人知適歸。卽可不有陽明。其殆陳子請學之書矣。

陳大士集序

文章代有風規。生其間者。日隨流乎下。則勢必極而之窮。窮廼思變。于是有主變事者。起而更張。雖大端文質兩家。然審氣度時。扶持衰敝。固非常材可任。大士當萬曆間。其時溺于科舉之學。戒經史無問。稱古文辭者。或在山間林下。謂非儒生所應爲。旣丹黃家。取唐宋諸名集。量以已意。分章辨格。甚于秦律。遂使求心沮喪。靡雅漸然。太士以博綜之材。權衡今古。凡所爲文。不恨篇目。神精引氣。注達而止。其時菰初成。習科舉者。怪不激親。久且姑置。我社諸子。章而明之。方我社推大士時。凡高明之子。多不安其故。心機旣動。故一呼不應。今乃得輯其所爲古文辭以行。余旣卒業。而致嘆曰。此豈一流之識。中人之勲勉者。可庶幾乎。嘗記大士點次二十一史。不踰三月。人疑其略。則應曰。第簡漏否。諸君自鈍。我橫看爾。蓋大士天分殊絕。往曾序諸行卷。錄今而思。君子生斯世。以一人服天下。以一人自足之學。舉數十年不謀之。使所請

卽厚其積。而天之所與。不百倍于人。亦不能四周。大就故。大士之文。本從容有常。而教人輒云。古削削之云者。謂膚澤不著。思理內足。爾難者。以爲泰山之巔。非可官室。其若高危何。大士云。奚必官室。獨不聞龍文五采。仰在天上。其立論如此。有與大士爭名者。大士語余。頃見其構文。爲稽古事。案累舊本盈尺。如此人。可以厭天下否。卽其立論。與其論人。則知大士有功於文章。凡讀大士集者。可曉然于變事所主。無致疑文質之數矣。

黃敬淪測時十論序

或曰。治亂有數。君子不敢委諸數。曰。由人。又不敢委諸他人。曰。由已。惟已性通人物。惟盡已性贊天地。故道合內外。今談家謂平時學道。多事時學經濟。無論經濟不可學。苟弗依于道。禍將靡極。殷浩房琯。其猶小害。余病廢數年。稍悟此指。黃子敬淪來出示測時十論。大要主于無欲。夫聖訓有欲不剛。儒云無欲可。行王道。黃子修詞立說。尊王黜霸。秩秩乎尚矣。讀過肅穆以敬。責厲以起。則感慨以悲嗟乎。黃子全乎經濟。全乎道。實見已通人物。已性可盡。故動厥圖恤。如謀身家。黃子道行山中。庶幾衽席乎。因坐置案左。復出入懷袖。丹黃所及。且亡隙楮。雖添蛇足。亦徵吳楚遐隔。心同理同。則此道不非。當有聲應。黃子且行。拜受教。再拜治平矣。

附評語

立本篇略曰。治天下必儒者。又曰。儒者之道。將相之道。一言蔽之曰。無私。盜賊挾私。惟無私可。以制。以私攻私。謂之益亂。

許曰。我心此天理。出天理則人欲矣。盜賊者人欲之極者也。惟天理無私。故能制人欲。則惟儒者存天理。故能制私逞之盜賊。孔子言也。曰克己。他日曰我戰則克。明乎已克。則克戰矣。胡盜賊皆我民。牧民者以私致盜賊。胡與以無私。盜賊固我民也。今因以私攻私。是以盜賊攻盜賊。豈非益亂。斯言出。亂其遯已乎。三食新其言。五言。藏用篇略曰。無欲之速易。釋有欲者。速難。謂天曰。以無欲之中。救天。蓋不可以有欲之事。能天

地。又曰。君子隨分自盡。又曰。虞宜與九台告人云。我十分精神。七分調停。等輔臺省一分消耗。簿書盡力盜賊。僅二分餘耳。若得五分辦賊。亦不致猖獗。評曰。何謂隨分自盡。所謂先自治也。有救世心。無功名心。有救世道。并無救世心。有心即功名矣。如虞九台固我鄉救世者。且實能辦賊。所云七分調停。或憤辭。當不爾。然卒致血戰。歟。血戰烈矣。歟。則何裨。故曰。枉尺直尋而利不為。儒言斷斷鄙謂不

對賊則已。辦賊則十分精神。豈有他及。設率輔臺省向行間薄責。則葛巾徑還。若欲以七分調停作生路。不知三分不到。適得成法。不如一意為安。一意則行藏在我。而後可以言藏用。知時篇略曰。國家有大事。有幾事。又曰。國家失三大時。故禍烈于今日。又曰。惟知時者知人。惟知人者救時。

評曰。不知時不能藏用。故有大幹力而不効。出非其時也。自負謀策而適值覆。不中時所急也。今世請無以管葛程才。安得清心有識者。圖治則三四分才可當十分用。蓋惟識能先。即三四分識可當十分才。惟心清之識能應也。篇中三大時。往日何嘗以為失。亦何嘗以為為時。如知為時。自不失矣。然時雖難得。易失。亦非一失不復得。竊謂日日有時。事事有時。人人有時。孟子曰。待時復曰。及是時正。恨人不知。恨用人之人不知。爾用大之人知時。則知人此固幾衡哉。習務篇略曰。氣節盡于門戶。則氣不足。思計耗。

於田宅則思不遠。嗜好拘于聲色則嗜不堅。

評曰。田宅聲色一輩不足較。若氣節盡于門戶。殆由原本不清。名心重則無益害有益。真氣弱則因人而事不成。醫家治疾。輒云痛癢易。頑癢難。今之

不習務。漸成頑癢矣。敬渝豈屑爲庸流。發願實用心者。各泰懷一二。

盡人篇略曰。堂上換一新總督。材官車騎。與賊舊相知識。技固止此。又曰。今大患在要害。郡守州邑長不得其人。須大威福。竟與歲月舉廉勇。

知長堂集

文卷二

七

方略者。布滿險阨。又曰。一人盡職則一人之事。成十人盡職則十人之事成。

評曰。一人盡職則一人事成。十人盡職則十人事成。合之則事無不成。天下治矣。其原必由自盡已職始。毋以他人不盡職。懈則交委。職將誰盡。如最要莫若守令。然豈一二守令能即辦。廉勇方略者。布滿險阨。則勢有呼應。寬以歲月。則地漸習。人漸歸。功有究竟。今徒急帥。不急守令。不知帥殺賊。守令牧民。帥所殺舊故我民。守令所牧。今并及賊。

答布置。效當不遠。但撫字與催科二道。收者方

撫字而上。切催科。是以殺行收。殺民且殺守令。又與任貪愚玩儒者何別。此尤不盡人之大者。若所云堂上換新總督。余謂堂上何嘗換。賴總督乎。

克貪篇略曰。斷斷之人。清人也。清則智。媚疾之人。貪人也。貪則昏。又曰。有司之貪不熄。流賊之禍不止。

評曰。有司之貪不熄。流賊之禍不止。讀之不覺淚下。嗟夫。國家何嘗有流賊。皆有司貪致之。然有

知長堂集

文卷二

六

司何以敢于貪至此。彼殘破處。貪有司吮血吸髓。所聚盡爲賊有者。無論其他。陸轉及罷歸。抵家不待十一。此十九將安往。曰。貪有司恃此十九。故得十一。所得不過十一。而民間血髓且盡。國家三百年來疆土皆蹂躪。貪有司罪可勝誅。爲貪有司所恃者。罪可勝誅乎。敬渝論人。則曰清則智。貪則昏。余論事。則曰智則清。昏則貪。卽如貪有司所聚爲賊。有必以身殉等而上。可推矣。噫。盡省諸練民篇略曰。民不敢爲非。則民皆可以爲兵。



曰難言矣。致民不敢爲非。必賴賢守令。而使賢守令致民至此。必賴賢撫按監司。何能人盡賢。又何能十五國之郡邑以上人盡賢乎。振裘挈領。厥有其道。則用人之人。可泄泄否。噫難言矣。

省事篇略曰。欲精兵。先富兵。欲富兵。先省兵。又曰。加派省則正餉無通欠。加派省則官吏無掇括。

評曰。凡事有機。得機則事自省。卽如加派一節。本以催科急。貪有司奉行不法。致我民作賊。其機正

知長堂集

文卷二

事

九

在擇有司。量緩催科。不此之務。乃加派以恣貪。一邑破。旣失此邑稅。又調數十邑稅以圖靖。勢必我民盡賊。後已如精兵。先富兵。富兵先省兵。似矣。然不精帥。則有富帥。決無富兵。且帥但不省餉。何嘗不省兵。而欲精帥。又當問用帥者。此之謂機。此方得省事。每思國制。兵敗稱失機。則凡事不失機。卽戰勝亦不戰屈人矣。

求成篇略曰。權不可見。亦不可學。以誠爲始基。又曰。隱其權而不泄。存其誠而不貳。遇天下無

難事。任天下無險物。

評曰。斯言最要。世每誤苟且爲從權。曰權不可見。亦不可學。以誠爲基。此非不尚權。乃真能權爾。至誠居易。故無難事。不行險。故無險物。若從事物用力。求成未有能成者矣。

忘功篇略曰。宰相不忘功。故天下朋黨歸之。朋黨之禍。抵于宰相。蟠結于臺省。

評曰。功且忘。況乎利。然勿驟言太上。則謂忘功當先忘利。忘利則心清。心清則虛。自古虛心之人。常

知長堂集

文卷二

六

自以爲無功。何暇植黨。唐李德裕極言朋黨。西山真氏抑之曰。我以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黨議我。必如裴晉公云。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斯爲得之。則欲化朋黨。第明君子小人。而君子小人當明其實。毋徇其名。嗚呼。乃介治亂哉。

慎爾齋詩稿序

三百篇而下。詩難說矣。歸諸聲音。與文章判隔。又強立庭戶。使世序截如。則義理不洽。將風雅流競。昔人謂詩文有騷賦。猶草木有竹。禽獸有魚。抑詩之于文。先已類是。審其大致。可以罕譬矣。夫詩者思也。本諸性情。思固不可窮。性情復不可矯。故學詩未有能詩者。推而學古。誦讀敏。則心路開。而思來進。而學道。知識明。則心氣和平。而性情正。思來故不窮而之殆。性情正。故不矯而思亦無邪。所以知長堂集。六卷二。本。一。勞人戍婦。性情至而思通。榛莽草蟲。性情貫而思引。聖人列之六經。謂興觀羣怨。可以事父事君者。豈欺我哉。與游王子。故通經。不以詩名。于詩有源流。不名一家。偶所托寄。則發為咏歌。有顯而直者。有微而曲者。有廉而不剝。豐而不靡者。有稱文小而指極大者。有似怨如載馳。似疑如二子乘舟。似嘲如簡兮者。以意逆。皆三百篇遺則也。王子深乎詩教矣。王子潔已杜門。遠勢利如刺。箋經論史。常辟有定課。文在韓蘇間。暇則植樹栽花。陰陰間適。

白駒之詩曰。于焉逍遙。又曰。慎爾優游。豈其似乎。嗟夫人孰無思。孰無性情。心有他用。則性情與思。因之而移。故疏家以二南為正風。邶以下為變風。而孔子蔽曰無邪。則知風有正變。而性情恒一。蓋心統性情。思固其官。心存則三百篇皆受量。邪且自閑。知此。斯可以讀王子之詩。可與言王子作詩之本矣。

附王子小傳

載太倉州志文學傳

王志慶字與游。臨亨子。居崑山。少從兄志堅志

知長堂集

六卷二

本

慎二

長學有家法。時兩兄負高名。志慶參起。人稱一鳳三雛。弱冠好詩歌。作詩歌。即風雅好讀史。即作史論。上下古人。左氏班馬書。及通鑑諸集。皆上口。不得志。游大學十餘年。中丁卯鄉試。志慶書癖。窓几明瑟。用翰墨必尤良。晨夕手一編。有當課。兼樂花鳥。罷書輒自灌水調食。緝東郊先業。曰丙園。閒適其中。每連月不歸。三兄弟孝友。志堅後居郡。與志長比屋。終身相師。友無間。年五十二歿。張采曰。王子長者。性誠篤。與人交有

終始固不專文學。但名其習爾。每見他人求開。不得。美王子一日當一年。余謂能遠勢利。則自。不厭學王子一日得乎。

西銘近集序

此我亡友張子遺集也。不名遺集者。先是張子哀其古文辭比次連類。名曰近集。授諸書史矣。歿前二日。猶手執管輅。則後歿者不忍有芟益。故仍其自名。工竣。開覽橫涕。已三嘆曰。天於張子。謂之何哉。富以才。賒以志。獨膏其年。使才不竟用。志不麗業。倏忽莫測。以歿。則所以生張子者。奚居。張子結髮讀書。抗言忠孝。嘗思簪筆柱下。策天人治安。庶幾傾否。保泰。適官吉士。交遊賢豪。遂欲有所發舒。卽口語不能無上下。而赤狐黑烏。且逐逐其側。張子曰。君子幾不如舍。於是將母歸。歸。廢所度。書可萬卷。哦咏其中。數年來。自纂輯經史諸集外。凡所著篇什。已一再成集矣。今學士家刻意論議。輒閉門構思。方其經營慘澹。人影擯絕。而名山矜勝。嘗味一籌。張子曰。高起夜分。後息起。卽坐書舍。擁卷丹黃。呼侍史繕錄。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輩。不服給。又急友聲。書生故人子。挾冊問詢。無用剝啄。輒通坐。恒滿。四方尺牘。且咄咄酬應。而張子俯仰浩

落未嘗踰時廢翰墨。今閱茲集者。第見儀觀都美。慎靜爾雅。復按節度字。周情孔思。欣此良工敦琢。抑知皆得諸廣坐對客。談諧繁渥之下者乎。倘假之年。申厥才志。將備顧問。佐論思。次則屈軼指佞。蹇蹇螭陛。爲一代名臣。豈僅文章顯。卽文章龍門而下。張子曾不謂極。方擬修宋元二史。編集本朝故實。成一家言。傳之後世。而竟止此。天其謂之。阿哉。狀文章不同祿位。非狐烏所能厄。天下萬世自有知張子者。如知張子實不專以文章。雖則亦

知長堂集

文卷二

集

可無復問天矣

朱子强蒼崖子序

蒼崖子者。我友子强氏所著書也。子强兄弟讀書。自古端身脩行。內事其親。外交天下之賢人正士。于一門和敬相足。可謂順矣。此豈有所爲窮愁。不得志於時者。而勤勤爲此也。噫。此可以知君子之所以自處矣。君子思天之生我也。將以用我。則無一刻可以逸其身。與荒其心者。是故遇不遇。皆有所分焉。循分而求之。蓋未可苟暇也。子强兄弟連不得志于公車。將如世之好諱田畝。經紀家室。則

知長堂集

文卷二

集

性不存焉。抑專事藝文。同諸經生固餘及之。且無庸也。閉門靜息。務悟成章。措辭爲典。一篇之中。一字之內。包舉大全。不遺小目。蓋前此。后此。莫或與京矣。然則其于君子之道何居。夫君子過則以行。不遇則以言。以行以言。皆所以有立也。有立所以有終也。今之人。徂目前之便。鮮終身之計。是以名湮實賤。不足存錄于天下也。子强所得于經史百氏者。既浸浸矣。觀天知天。察地知地。其于古今治亂興亡。與人生窮通榮悴。無不通微達幽。全明足

智卽今取內外諸篇一再詳繹。蓋理主自然而法。嚴勸戒。振振乎儒者之訓。非如諸子之立說也。余食祿其土。初焉聞之。曰名士之言。不張有司之罪。也是書也。成子爲子行之。旣通問天。如及天如序。至而俗吏荒悖。遲之又久。旣蒼崖子已自登板。或曰張子輕諾。或曰張子貪俟其祿所餘。未皇爾要。我兩人各有以自處。不必明告諸人也。

堵子仲緘哀吟序

堵子仲緘旣成進士。痛其少居祖若父喪。未知備也。曰猶闕焉爾。請假歸。不旅賓客。不御庖宴。焚其制廬。激楚成音。識曰哀吟。嗟夫。人子于親生則慕沒則思。思而不得則哀。堵子去其喪幾三十年。而依依野次。含辛吐懷。其于親蓋終身焉矣。或曰三十年之喪。三十七月而畢。先王制禮。弗之有過。堵子於禮何居。曰此禮意也。堵子爲孝子。石齋先生論之詳。夫小祥大祥。禫而卽吉。不如是。聖人弗安。行道之人亦弗安。故制禮以安人心。堵子曰。我往雖衰麻在身。莫之致我情。三年不足一日。茲未麗王事。密爾松楸。若或見聞。庶幾以求安。於是枯桐遂復華。噫。此與王偉元墓前栢古今一義。則哀吟奚啻蓼莪。幾何不涕洟廢讀也。竊慨喪中食肉。遺議座上遣婢合藥。誤覆錦被。困頓士林。梅梅爾爾。昔人所重如斯。近世絲竹不廢。經粗存。安望榮華之日。發兒孺之戚。且東晉禮家亦設追服之議。則堵子於禮。又非直行意。聞冲宇先生易簣執堵子

手誦樂正子下堂傷足語。夫令名惡名。本諸父母。故孝經曰。全歸。曾子曰。知免。則先生豈以牖下訓。苟義利弗明。卽期願稱天。堵子爲郎南部。近理權事。皆若素行。小大必求諸道。其自處審矣。卽無是舉。將不得爲孝子哉。

大士之燕草序

方余行大士古集。凡綴文之士。人置一冊。擬爲方。或几案間不備。卽謂不可以道古。交相譏訶。大士專于時如此。夫世豈盡知大士者。文與實與。如一固然。則積致爾矣。旣大士名在高第。賈人益爲奇。以續事請。余語賈人。大士每云。賣菜求益。此是。且文亦何容易。如集推韓柳。今冷兩家全。落去詩章。于大士二不當一。太士前集。旣增高。人行幾時。復克成部。又進士羈邸。何從事文事。隨流逐旅。一日四時馬上。忽忽廢失。况在高第。且有名。抑如大士者。曹公匪有。四目兩口。但意智勝。而人爭欲一見。則食有不暇。我國知大士。無以應。賈人乃大士南還。以古文一冊授伯宗。劉子且曰。仍令張子行之。余得伯宗郵至。冊較前三之一。因嘆智迺出賈人下。非予智不及賈人。予固恒品。以已量。大士遂失大士。夫大士豈直不可恒品。量前余所序五官兼舉。史家不僅見。則無論近代。草名之燕明。半歲所得。半歲中寧損冠人事。經營慘淡。

殆就語言酬應。具有文理。似文章在天地。聽大士  
撈取爾。前此大士不作詩章。集中不載。茲及一二。  
已凌魏驅漢。善哉。天如論詩。予嘗語天如。我終日  
咏詩。不能一字。云何。天如云。多讀書。則自能。今于  
大士一徵。嗟夫。世不盡知大士。寧第古文。今時菟  
選本。且十餘家。抑知大士時菟。其全部歸余。未見  
余家全部。而輒云選。奚啻耳治。余于是有會稿之  
役。會稿竣。合前後古文二集。縹緗成冊。以擬韓柳  
諸家孰優也。

陳大士稿序

大士尊于天下。蓋二十餘年。然其為天下師。知與  
不知。皆稱先生。列弟子。則吾社諸子之表章。不可  
謂無功。即大士語余。未嘗泯沒諸子。以相高。嘗指  
其胸云。此處有心。殆不耐欺。夫大士云爾。而名乃  
日尊。則大力有言。名者自外為奉。辭之愈來。爭之  
愈去。若夫貶人以自勝。敗人以自成。文名不必得。  
蚤有失厚傷義之毀。斯言甚旨。有詆呵大士者。大  
士有言。吾輩如山中之鶴。無意爭人間腐鼠。獨表  
其聲為清高。猶欲殺而烹之乎。驟接此語。可為惻  
惻。夫大士固非一代之才。其為文。辨明起。日沒雷  
火止。中間可得三十五六義。余訪其寓室。見橫據  
一几。卷篇分積。丹黃之次。復不廢酬應。殆似五官  
並舉。乃聞于人。不盡為信者。斯誠罕事。人見多不  
見罕。則為姑妄固宜。大士生平無師。五六歲時。尊  
人流寓閩地。敎授童子。一日呼大士授書。已歷成  
誦。驚問。則云聞童子聲。耳治爾。七八歲至外家。見  
亂帙中毛詩一本。亟攜歸。時尊人督令守田山下。

防飛鳥食穀種。大士卽據毛詩至山下。三日通全  
義。隨能駁難註家。其天質如此。年近三十。始爲諸  
生。未爲諸生前。實甚。其嫂氏刺苧以佐。每立文限。  
刺苧一縷。成文幾首。飯熟。文幾首。湯熟。文幾首。相  
關爲戲。輒不失度。一日。予宿士業齋。逮同禹符  
佐之伴。連床對語。數其平生爲笑樂。又大士精史  
學。爲日不多。已盡二十一史。入詰之。則云。爾簡有  
漏義否。予所謂橫側看者也。復氣力過人。方釋卷。  
卽舉重作。一切不避。名在天下。從未嘗有矜色。予  
如長堂集 文卷二 三二

予小草歸。大士以文贈予。索索幾千萬言。予歸  
數日。而大士登賢書。夫大士之才。毋論今日無  
信。前此後此。當絕倫輩。則需時而發。理有固然。歸  
後。大士亟憂予貧。貽書云。古稱兩袖清風。今袖安  
在。廉吏又安可爲。予復云。貪之得貪。廉之得廉。各  
有沾沾自喜之意。今之所得。已爲奢足。大士當不  
河漢茲選。其未刻稿行世。書諸簡端。聞所聞。見所  
見。質言之。同人而已。



楊子嘗四書稿序

二十年前。余方冠。即知虞山有楊子嘗。讀其文章。輒嘆士不虛有名。時余困頓一室。百步之內。爲里兒所誚。不敢結遠交。迨癸亥。始通姓氏。甲子冬。始與張千天。如同過唐市。問子嘗處。請見唐市者。虞山北野鎮。去婁可七十里。子嘗所居地也。子嘗方與麟士同業。賓主敘述如平生。因遂定應社約。約之詞曰。母或不孝。弟犯乃黜。窮且守。守道古處在官。有名節。母或陞。陞共諫。不聽。乃黜。潔清以將。目

和吳聖集

文卷二

三

懷一日。敘年。子嘗長。登壇申約。諸兄弟曰。諾。時子嘗兒靜。僅四歲。嬉嬉几席間。余有初生女。諸兄弟遂贊成婚姻。丙寅春。以選政偕子嘗泊吳門。偶遊天平山。遇時相子赫奕。叱行人辟路。余呼子嘗。瑞炳極士大夫。廉耻道喪。設一第。奈何。子嘗曰。隱子有老母。一第將亟歸。自指頸曰。我棄此。血濺諸好矣。余曰。山神實聞諸。子嘗歸舟。猶憤憤。嗣後社兄弟相繼登科第。余亦以批牒在前。而子嘗至今口。僅明經應舉。挾策走長安。得瞻宮闕。辟雍明堂。諸

服物典禮。豈非通塞有命。然使子嘗初有名。時解一第去。不過居官稱貴人。烏能四海之內。懷感觀止。且文章小技。不足艷。自約社。從未聞子嘗有一辭之失。持身若處子。人固無橫加子嘗者。間有弟。嫌嫌謝六七年來。竊社事。以賣名聲者。變百出。子嘗介狀立。既絕搖溺。復不急自剝白。卽此可占體用。故余每語同人。子嘗天平山所云。絕非有激其情性固爾也。

和吳聖集

文卷二

三

歸爾復稿序

序爾復文者。卽非一家之說。一人一事之辭。凡海內高流。規矩太僕先生者。皆爾復懿親矣。自太僕云邈。疑說競進。小言碎簡。襲以成篇。其他斷截故章。猥發聖典。復矜相標炫。有識者憂之。相與推尊太僕。揚其弘流。于是風尚蒸動。羣趨大通。先生功在天下。而不及子孫。理固亡有。爾復爲太僕曾孫。年少工學。沉湛理義。既豐才茂。質復克藏。歛是以其文博而賤約。而不殫旁工韻律。精小楷及山水。

知長全集

文卷二

書

十一

竹石。蓋其尊君文休。方聞不顯。託隱書翰。爾復集成祖父。遂兼風雅。文休以雁行接。每相見。喜問太僕平生。文休言太僕坐臥一榻。四積經史。終思遐寂。家人織作滿前。如不聞見。讀書歲有程節。每經史間課。不踰日月。一傳季思先生。清修介性。爲世師表。文休言叔氏溫溫朝夕。燕言不苟。鄉居郡邑。賢守令訪道至。問治具供。合兄弟家畜貲。一長鬚奔走村落。僅鮭菜四簋。斗晝乃興。以得教志。幸下此望陶菴在天上。文休事父。晚年猶作兒色。老

親喜音律。貧無可娛。嘗時隱身林翳。檀板度曲。老親聞聲應節。以當宴笑。夫歷世貽經史。篤彛倫。升其堂如辟雍。問其早作夜居。惟文事儒行。此家卽不求聞達。已推素族。况澤未五世。躋寧攸祝者。歟。然嗣名賢不易令。則曰繩厥武。否卽高顯。且曰公慙卿。卿慙長。彼云爾復蚤售。報太僕晚遇者。歸氏繼緒。豈繫世榮遲速。爾復與光前休。實維艱哉。艱乃裕矣。

知長全集

文卷二

書

三十五

全婁大業序

文章此諸言語。則有形而無聲。然亦其類爾。昔人  
謂關平風運。余不盡云然。歲辛巳旱災。吾婁大無  
禾。秋復蝗。所過赤地。婁土高仰。宜木棉。嘗時畏澇。  
旱或得僅。今秋既白露。木棉生。黃花有出。余心且  
盡。乃枝葉獨亭起。農人抱蔓泣。若使按枝葉微通。  
婁將三分稔。嗟如無寔。何友人曰。此文章致然。余  
駭問所以。則云婁中名士多。而文章少。即肯屈曲  
字句。苟不敦踐履。已似舍禾而木棉。况今徒欲有

知長堂集

文卷二

三

名。天意若曰。枝葉者。其各黃花萎者。少年不寔。基  
即壞。則其應也。或曰。吳災曷以一邑應。曰。旱同蝗  
同。田或間有青。厥心由食。則惟婁獨曷云。非婁應。  
余諾其說。適錢侯希聲先生來商荒政。因舉以告。  
先生瞿瞿曰。其然乎。其然則救荒莫先文章。迺集  
子弟課。手自哀緝。曰。全婁大業。兼及崑山者。我邑  
未名州。地半屬崑。崑自三國稱婁縣。又侯所嘗習。  
故同受茲稱。余讀之曰。是也。先生救荒先備米萬  
石。煮糜十三所。減價糴者百日。若是其序。如文章

知長堂集

文卷二

三

云。救則救之。當不以文章。先生既嚴保甲。朔望集  
衆高座抗聲疏解。高皇六諭。子弟應且知寔。友  
人乃以當天變。今復爲延譽。則奈何。先生曰。我以  
順率如豫萬石米。使其知備。徐將申舊約。月必親  
試。并倣湖州學。分類徵功。爲辨經術。明義利。則如  
煮糜減價糴者。然庶幾其衆兆。余然後知先生之  
名大業。易曰。吉凶生大業。文章雖類言語。形上道  
形下器。道與器。吉凶攸分。後此有事。即器其載道。  
豈直木棉苗而秀。秀而實。穎且栗矣。余匪敢輕待  
文章。惟予望文章如歲。則先生其治田也。先生喜  
曰。子其破筆墨。戒敷是說爲我序。遂序之。

張露生稿序

文章非苟爲辭以達其意。意之荒忽而欲修飾聖賢崇獎仁義。是爲旁罔識者諱之。故依古來章之家。無不根抵淳厚。因體立說。所以通內志。序性情。未可或誣。露生張子。閉門古處。終日無慢容。故其文泓靜淵著。端雅自立。與人交。粥粥若無能。故其文羽翔鱗泳。安和有則。試再歷不表。卽勝亡少變。故其文水流山峙。動止以時。因表見裏。大致不爽。如此。張子授經。天如天如語。余授經時。猶在髫年。師弟深夜講說。流連忘倦。天如篇成。張子甲乙過。當佳處。輒形詼詠。游處積年。造次未嘗疾遽。此無他。由其心虛。故樂見人善。情恕。故不見人惡。爾每感慨俗士。自擬人上。適得下求人。必勝先處。召斯固難與張子比。絮但越稽昔賢。如上蔡去矜。東萊平怒。尚皆漸次祛練。而張子天性退抑。幾乎暴慢不設。因知考道向方。性近者爲優。張子既易昔賢之所難。荷琢磨無已。則凡經傳所稱循理而求。室室具在。卽何不可學而至。此一卷文。豈足盡張子。

余固不爲此卷立義。且津津乎測張子之升造也。

劉侯制義序

學問之道多端。文章其一事爾。是故昔之君子。有以爲小技。勿爲有以爲載道之器者。明乎文章無定衡。視學問所立爲輕重。非引經附傳。遂可繁稱其辭說也。予性乏大雅。而密於量文。謬謂言者心聲。文又經思。且見跡。故耳治言目治文。徵應各當。會選房書得贍父劉公稿。其文和而栗。裕而辨。卽文相人君子哉。亡何報公牧吾邑。父老向予廉其概。余曰。父老其樂胥。今言邑事之太者。曰士習曰

知長集

文卷二

聖

劉

民風。吾妻往者。敦學不。明子矜習。導遊其秀。則溺科舉。業于正學。絕罕聞。今則人守師說。則古昔稱先王。非其倫。卽共棄。走明庭。于有司事者。不過數人以通邑之大。千百子弟之中。不過數人不肖。邇造作一試。將敗是不肖者。不勝不肖者。不勝則賢者益有以自見。蓋庠序其庶幾往者。國無民主。畏強侮弱。平人積金爲積禍。飛而食人。其義戕者。歟。今則礪齒洗耳。崇尚廉節。一犯衆咻。所爲害者。奸人黠訟居一猾。胥徒次之。盜賊次之。然此皆法

所能及。夫法有及有不及。則民不懼法。而懼梗法者。害皆在法以內。則於勢爲順下。勢順下而除害奚間。父老曰。凡所言固然。以視新牧。則何居。曰。其文和且裕。其人當有養。其文栗且辨。其人當有執。有執則不肖與奸人。譚訟猾胥。徒盜賊輩。將畏而華。有養則礪齒洗耳之流。將樂而安。爲惡者畏而華。爲善者樂而安。則張弛皆宜。張弛宜而干從政乎。何有記曰。給奪慈仁。又曰。言有物。行有倫。古人豈欺我父老其樂胥。

知長集

文卷二

聖

劉

孫受之稿序

吏事通于爲學。予固嘗言之。然苟未省內外實彈厥心。鮮謂爲然。此間細若氣微。若息既。不克希太。上以獄市爲寄。又不得視郵罰簿書。一才智可了。拜命受百里。王事攸歸。王事者。天事也。以天事視王事。以王事視吏事。作民父母。老成孤幼胥保。則明且茲鑒。其爲學故甚貴。受之有名東魯。今吏吳吳號巖邑。選人戒弗前。時受之應補京朝官。主者以材強之。出受之。歡然就道曰。我見所學。卽垂版。

知長堂集

文卷二

聖

三

勝靡長安米。到官。謹慎詳達。飲水自矢。上下翕然信。乃餘功課子。徐理菰交。持其多篇相示。往予在臨上。嘗告弟子。今讀書非務不急。正恐與籍日遠。將與人情漸不近。故以居官讀書爲宜。民大要受之。功利不足動。湛然高深。注于今古者有素。是以政有本末。溫溫養人。則受之作吏。皆其爲學。二十餘篇中有治道在焉。惟天陰騭。惟王三載考績。苟全乎爲學。則小人是依。彼大僚啓事。部下貴人游揚弗與。故曰尊王事。敬大事。春秋義也。春秋責往。

大夫予越百里。卽田間不走執事。行旅農伴皆聞聲。且得執簡。倣二南詩人歌化行。若菽文。卽遠近效法。且敝帚何足爲受之輕重。

長堂集

文卷二

聖

甲戌文規序

吾師興公先生爲此選。其有憂患乎。曰。陷常焉爾。夫變不失常。聖人以爲難。先生偃仰園土中。用是陶適性情。度日消月。雖其天定。因知先生不懟。君父不作。怨尤已。黃霸語夏侯勝云。願朝聞夕死。故繫再經冬。講論不輟。以視先生。何踰天討。嗟夫。功名之際。小歛鋒鏑。隨流平進。亦可坐致豐顯。狀于已。則得使人盡如此。國家何賴。則先生一再撓觸。其氣決心往。區區義發。豈暇身計。本係計身。適得顛蹶。故曰天定。且先生凡所升黜。其時俱排恒境。方起家山陽時。縣固孔劇。他人櫛沐不暇。先生于縣。既有名實。復昌古學。率子弟選錄。不下數事。准以南文。格爲一變。既還司空郎。所司既雜。溷且已發。難人皆側目。先生晨入署。理正務。退則闔門著書。有辛未文規。四書質疑諸選。今茲在難。乃復猶夷。宵旦讀書之暇。取新貴房書。評量高下。斯其託寄。可謂淵至。采丁卯出先生門時。上書先生。俯仰古今。約其終始。長篇言。先生喜置懷袖。逢

知長室集

文卷二

序

人誇示。稱張子爲性。戊辰先生被言。別采於邸。先生語采歸。當讀易。用知進退。得喪。采謂易學玄遠。不如纂輯全史。可見行事。先生唯唯。而今知先生所謂。其於易學。不止象數。已平夷險。等哀樂。一之於忠孝矣。

知長室集

文卷二

序

陳似木稿序

往予臨上歸。年。夜。充。太。貽。書。稱。似。木。陳。子。人。文。英。邁。卓。爾。器。實。余。亟。與。定。交。既。歷。歲。月。益。見。表。裏。附。嘆。允。大。知。言。陳。子。居。武。塘。距。婁。三。百。里。歲。不。下。二。四。往。返。山。中。岑。寂。每。陳。子。至。則。披。襟。接。語。凡。所。引。詰。皆。本。倫。叙。闡。微。隱。間。復。度。量。古。昔。規。條。世。宜。至。於。騷。賦。苑。文。鴻。篇。散。帙。咸。有。靜。因。兼。效。極。理。希。鄙。僣。爲。之。心。下。猶。說。似。木。初。見。時。高。子。遺。書。於。其。以。作。贊。因。流。連。惠。手。出。學。故。誦。法。忠。憲。報。求。得。

陳似木稿序

文卷二

四

過從似木歷序夷險老成典刑如在上下是知間風親炙敦學相長子舉似木兩義克舉矣然似木致此有自尊人貴聞叔氏發交當世所稱兩陳先生似木少學於父受成于叔雖欲不進無有退理嘗慨才學一途患不足亦患有餘患不足者爲不學不學則不能安其才患有餘者爲不知學有日進不知學有日進則不能安其學單家儉族粗任辭章卽矜恃不攝蓋寡所聞見遂溢而爲夸則非才學之患所以居才學者之患也東南推陳氏學

讀古經通務立體用所繇來遠似木少長傳習視才學是人生常事故朝斯夕斯而志氣優裕粥粥不勝我故曰陳氏子弟得天者半而成爲似木又無負乎得天之半者也并近稿紀所見聞如此陳子勉乎哉

知長堂集

文卷二

序



樂必泰稿序

凡天地萬物之無者。非文章所能飾。然文章能達其所有。而觀天地萬物者。不當以文章。則立于有者。不足制有。而制有者。其無之至也。今之離于是說者。即文章以求全。不得其制有之具。而以有絮比。彌多則彌外。彌外則彌淺。淺外之敝生。而大緒隱矣。于與天如力。致其說。方天如博通書記。宜明古今。議者以爲不急時務。而兩人即守益堅。亦遂用以見知。夫議者非作。謂彼見有而不能見無。

知長堂集

文卷二

樂

則申其所習。然使天下皆識者。而兩人見知何日。故自根先生之得天如也。譬之良馬。功在伯樂矣。自根與予爲年兄弟。既復爲天如師。予迺得覽必泰之文。于是三致嘆曰。自根拔天如于稠中。安得無佳兒。必泰以自根爲父。又安得不佳者。司馬子長班孟堅。學問美備。歷有傳讀。則繇來漸爾。今即必泰稿。篇章爾雅。不爲近言。以自恕。復不爲幽昧。以疑惑人。如水然。無用鑿引。如山然。無用壘崇。則非有他智巧。童而習之。以至于長。目不見非僻之

書耳。不聞淫靡之句。雖欲流而卑下。其道無由。故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言得乎此。則通乎彼。故教子弟以文章者。當使之明于讀書。蓋天地萬物之道。脩而義理出。此有無之說也。得葉子而予乃可通言無礙矣。

知長堂集

文卷二

辛

廣社序

社義何昉。禮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陳氏以漢制明古。謂百家以上。共立一社。杜氏則注二十五家為一社。而陳氏禮書。又統論為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二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謂辨社。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蓋舊本有明文。云始于秦者。陋矣。然余攷諸家之說。未

知畏堂集  
文卷三

盡獲。夫物以類應。族錄氣接。譬之大。未發。不殊。芸叟而曰。成聚成邑。孔子汲汲。豈有獲。而曰七十二。三千。是知精神呼召。不繫墟里。彼著幾十。此解幾千。自謂有典。恐未通方也。或曰。周禮歲時祀社。屬民讀法。法者。令也。教民孝弟。食節。事時。以奉其上。今且時。莠相高下。虛尊小技。狎長予雄。則奈何。曰。制也。今之時。莠。卽周賢能。漢孝弟。力田。用以率子弟。收人才。故邑有社學。猶未離乎制也。且士不安鄉國。進求天下。又進而求古。情性使然。如鳳

凰。千仞。斥鷃笑之。以斥鷃止知十步。日月經天。螢火比之。以螢火止知尺光。無他所志。不廣。則識在區域。畎畝之子。推古抑今。適榮人賤已。爾沈于兄弟。讀書修行。方軌哲趨。企天下殊流。思與攬結。邇乃開門延受。吐幽納微。既因莠得人。復因人定莠。月累日積。藏踰千萬。遂選刻行世。題曰廣社。廣者衆大之辭。明非二十五家。二千五百家之說。社者言乎其成羣。自大夫以下。民族之秀者。咸造以當古賢能。當古孝弟。力田。抑無負率子弟。收人才之制矣。

知畏堂集

文卷三

二

天如稿序

天如器識百倍予。相與晨夕。知不及。則益知不足。驚馬逐驥。日瞠乎後。朕正不僅以文。文者小道。天如視同敝帚。攻其所輕而勉。或庶幾凡所謂者。天如性近于君子。而又克砥爲君子。克砥無多讓。性近則天人懸。鈍者屈矣。天如小予六年。所讀書較予不下多幾萬卷。卒未嘗有驕色。天如靜無侈言。難於發人過。予遇事風起。多失當。天如退而規諸。是兩人行止弗離。偶一事不經折衷。則數日不決。

知是堂集

文卷三

三

天一

爲文一首。不質對終。不輕出予。因受節度。乃天如固有。大者正身修學。於凡經史之言。日不去目。漏過子刻。猶極莊敬。蓋其所躬行。雅與古人親。故若對師友。悅而忘厭。爾天如少孤。事母盡色養。與諸兄弟處。小大有倫。美惡有方。卽令一日中。不在膝下。則坐斗室。其於適聲色。殖貨利。不啻不好。且又惡焉。七錄齋中。几案塵積。絕無耳目玩。或童子跛倚酣睡。未嘗顧問。及驟聞孝弟忠信之言。五倫攸繫之事。輒正襟諦聽。流連不能已。聞之其數歲時。

知是堂集

文卷三

四

天一

優已如此。此無他。專內者遺外。志大者略小。其天質然也。天如素愛君烈。文才及君烈夫婦相繼歿。遺腹孤。不及匝歲。寒月單覆。往之交君烈者。散莫恤。天如携歸。撫育過所生。復擇子幼女字。嗟夫。貴賤之際。人輒忘交。況乎其生死。且死者未嘗有知已之言者乎。以人之子爲我子。而家之中。無不以爲我子焉。難矣。且文雖小道。天如之文。其於十三經之表明。與二十一史之詮次。皆有撰述。每云。此書必十年可以見端。欲觀厥成。甚三十年。乎。夫已十年。則天如道明。德立功。用豈止經史。然以天如之才。而自期之遠。且久者。是亦可以戒人之妄爲。而欲速者矣。予倖先售。聞報日。天如忘戚而喜。過予。經紀諸事。若身親。及言至予北上。則念我老母倚闥。且謂六年同守。瞻明寒暑共之。輒數行泣。予臨發時。適天如選明經。捷騎張皇。天如揮不顧。同予舟至吳門。盤桓累日。別語予。來年三月。偕維斗來燕。當與子及九一聚。首春明。來年三月。未識同在春明否。預作此期待。不啻我儼子佩矣。會集稿。

告成。因屬子序。今天下文家。不得天如序。則同族  
宗子序。天如文。殆植表泰岱。因高見末矣。

天如合稿序

天如非名士。蓋賢士也。余習久。故知之深。然兩人  
相愛敬。不啻家兄弟者。非久之難。所以習之者難  
也。憶投分時。余二十許。天如尚未弱冠。時所稱說  
猶僅文章。既延余讀書。七錄齊。所謂七錄齋者。舊  
楹壁。非有完美。終歲。勉其中。正言端行。則古  
昔稱先王。切切忠孝廉節。辨論既多。長短乃著。則  
惟覺天如心平。且性厚。夫人日事誦讀。身叛其義  
者。絲天分薄劣。故矜已凌物。令人望而却。况與久

處。且弗求友聲。况于載籍。維心平而性厚。則五經  
六藝。如受師說。領家訓。通諸講習。因以畜德。故天  
如孳孳道古。使人忘其淹雅。樂其淵懿矣。且人倫  
之際。天如所處極難。乃事事反躬。上篤祖宗。近念  
父母。每語余云。一手不仁。將累全體。斯言至痛。其  
不聞者。則以為雍雍默默已爾。若夫修明教術。推  
前引後。凡在門下。咸同憂喜。卽小善微長。欣賞累  
日。以故從遊遍天下。又心性然也。天如材質通敏。  
凡古今載紀。無不汎濫辭章。考厥故實。所為文。既



部上下可以治古矣。豈必滿湘東。瑟襲聲靈均斯。  
盡楚材也。

文卷三

九

治婁文事序

蓋知文之難。則知言之難。知人之難也。夫固相因  
之事。亦相及之勢。然吾婁自兩王先生後。文事不  
起。僻在下土。冠裳之會。莫與西成。以來。予友天如  
倡呼絕學。辨經術。立史緒。繇是氣類小接。應社之  
目。漸達海內。而鄉黨猶指爲不務本業。縉紳家至  
以戒其子弟。適楚郢仲美先生至。首矜式。予兩人  
且從容顧問曰。子之友有若某某者。願因予以定  
交。則誼甚至。禮數加焉。夫邇大夫所尚。國之士羣  
知畏堂集

文卷三

十

十一

年風俗大變。高明之家。十而九相與推尊先生曰。其知人。其知言。既先生轉京朝官去。集婁文行世名曰文事。蓋別於吏事。又若曰。此僅一事。丈夫所成不止此。婁子弟毋遂以此矜天下。則故先生教力哉。

鄒陸奕稿序

今之學者。發策決科。爾端本謀道。則父兄以爲戒。其有司。惟務錢穀。柔良而牧百姓。卽以不額罷進子弟。談執術。弗暇也。絕文棄士。所自來耳。往在臨上時。考功法。寬其地。以稽古窮理爲學。私心好之。于是首得陸奕。陸奕僻處鄉之南。然走盱江。則必經其里。盱江有大吏。歲不廢往來。每經其里。則陸奕候道左。邀予旅次。當陸行苦疲。亟思矜契。得陸奕。則縱談今古。詰難踰時。以爲諧適。在臨上二年。每上下人文。輒于陸奕卷注。陸奕之文。去塵存質。去繁存簡。耻爲舛麗。以歸玄旨。可謂卓爾。然大士大力文止三先生者。天下之表也。並起于臨。迺余所識士。皆臨英少。三先生多有未得姓名者。以余介始。稱予知人得士。則如陸奕。固與大士里相望者矣。予棄官歸。陸奕從游于婁。夫天下言文章者。視臨如海。婁其百川耳。陸奕舍海而百川乎。雖然。端本以謀道。則道惡往而不存。今陸奕氣日靜。慎功日深。永是陸奕之進也。歸而正之三先生者。必曰。

奕進于道。歟。百川學海則至海矣。

何官玄稿序

論官玄文者。得無曰。扳高而登。擇深而就。其樂所甚難者乎。否也。難則不樂。不樂則和悅之氣不生。而高深且隱。官玄之文。蓋性所自近。若有道路可取。卽彼謂卑近宜人者。人亦以爲高深。苟反而爲人所爲之卑近。必有辭意重塞。勢爲不流者矣。此非俯仰斯文。未能或知。故予與官玄。未嘗聞聲寄思。積弊而投。當萬人集試。爲地龐雜。于時目不克辨。倉素耳不克辨。雅俗而讀官玄之文。如所素習。

流連三致意者。豈肖像似貌。望其形影。則盡所通者。審爾。大士問余。官玄自應遇子。但何以軒目遙注。卽得余云。官玄之文。手模鼻嗅。皆可尋索。若他人者。所謂雖強笑語。無復氣味也。大士以爲然。余旣罷歸。官玄卽負笈從。臨負笈者。比比而官玄與六奕。獨安我地而留。夫官于其土。與其士人稱師弟。世事盡然。但予與臨子弟。歷久不渝。至有若官玄者。予固媿于古人。然不能不瞻睠茲土矣。且官玄不僅以文從予游。凡予微疵細愆。必直語指之。



正弗阿。則官玄自立有大殊于人者。卽其所主。爲予門浦子所主。所爲主。卽一見兩文。行豈須覆說。因并寄語。願臨子弟。廣所見。守所事。亡忘夙素。卽几席神理。毋徒致恨于遐絕也。

羅縉仲儉齋新義序

儉齋四周無牆垣。僻在城南野田中。溪水流遶。惟南得平曠。種竹木。東架橋通路。主人臨土歸。卽讀書養病其中。橋東閤終月閉。非同志講學。不一啓。甲戌冬。仲羅子縉仲從宜黃來。開橋東門與語。問羅子別後進益。則出時文十卷。閱半曰。駭服。其可禦矣。既卒業。揖羅子問曰。以子器實。水清淵靜。去家二十里。來爲此。一卷文。抑學而聞道。羅子曰。所語遠矣。未敢謬應。越日。肅衣冠請曰。仲亦欲學道耳。然仲也。貧而親淡土。此未達。求且難致。通顯難置。不問余所然。曰。羅子疑我所謂道。蕭如禪。空玄寂。引子于墜滅。將如古先生深衣高帽。威儀辨詰。則荒廢經業。是思今子所習時文。其章句爲四子之書。專經爲周易。凡其義意。汰者不外三才。簡切易曉者。不外倫紀。子平時卽事循理。卽理見。性。子讀書時。卽聖賢尋理。卽理反求。久之有獲。乃措之文辭。是爲載道之言。夫載道之言。與勦勞雷同者。相去蒼素。奈何介介此一卷爲羅子則悅甚。

肩儉齋西室。卻執絕影。晝夜有嘗。課僮則閉目。晷刻卽儼醒。極寒暑無間。如此者百日。乃對余而隱。余心察之。問子得無謂僂僂無所之否。曰。諾。復問。子得無覺從前所見與所爲。文俱不盡。是否。又曰。諾。曰。子進益矣。知從前不盡。是內明也。謂僂僂無所之。是功至前後際。譬冬盡行春。機氣芽茁也。羅子乃復喜。羅子于易學。舊遇名人授以音解。至是開囊布策。冥心探索。余家藏書不多。悉取繙較。半年沛然有獲。迨入夏。余放閑。關習靜。羅子獨居齋中。門下行安。錢子太情。稍置。羅子時來。妻輒數目。畱三人絕欸。浹亦時叩關問。余爲略述所得。性學三人更大解釋。去及余八月。開關至齋。則羅子四子書文已滿百首。周易玄倍是。一見心怡目適。皆非嘗有。曰。斯豈非載道者歟。當知余從前所語。斯乃其應于其歸。作敘送之。羅子名仲宜。黃人。距臨百里。而遙往。余拔冠外邑多士。敘已呼錢子。窮子曰。今乃知往。拔羅子猶皮相爾。

錢侯榮陞序

錢侯治婁五載。適天子矜慎庶獄。擇天下廉明吏。填司寇曹。冢宰首以侯應。序資曰。可員外郎。于是侯且去婁。侯律已嚴。孤行一意。應事通敏。有源固宜。給事中御史。嘗調誠失當。然外吏轉京朝官。勞逸什伯。禮數亦什伯。且婁難調。風愆時告。以此謝牙。啄奚弗適。迺父老奔走。因舍輟耕。歛邑曰。侯去。羣宵復結。稱正會。禍蔓誰則鋤。博徒復熾。取我子弟。破家業。誰遏勢家。即若僕復橫。權在尺一。

謬裂賊抗。青衣策驢。騰勾。微復旁午。誰禁絕。猾吏舞徭賦。錢神上下。誰與平。其中產以上。則曰。歲荒雖苦。稅畢事且寧。今保無他侵害。孤嫠向隅。曰。族。亟懾侯得不動。今保無魚肉。捆屬與菜。備號曰。白賴。方息。今行持入市。保無徒手奪。諸眷侯多端。難悉指。似得侯終淹婁者。譬諸慈母乳兒。上堂問舅姑。且置乳。則兒啞啞啼。兒知失乳。曷知母所事。以此相形。厥情篤矣。然不但婁。往歲庚辰。侯兼署崑崙。西距婁餘一舍。間五日往。凡六閱月。積廢率。

率渠路易聽。時米價驟貴。兩地奸乘。刳大室。侯停  
崑。擒劇立置法。亟返婁。亦得劇懲。不三日。兩地亂  
逆已既解。署崑士民百千頂香盆。擁車立祠。生祝  
六閱月中。以間日計。所視事不及三月。得如此者。  
體用清裕之應也。辛巳崇邑令缺。盜四起。邑號號  
海中。臺司復委侯。侯驅浪前。至卽率兵帥勦陣。  
獲三盜魁。肆諸衢。哭我兵死敵者。聚圍帶分。卹丁  
壯益厲。盜黨各驚。還復計擒盤踞害馬者。五人。值  
朔日。集生耆講。高皇帝六諭。曰。爾俗海外。習行

麗。辟幾見。養賊私販鹽。得傳富子孫。幾見。聖會予  
雄。及陰孽人。纏怨得。牖下。盡審。聖諭。否則大者  
柱後。惠文。小卽從三尺。爾擇利。其亦擇禍。衆聳。怵  
柔善。有出涕者。侯往返九日。約途大治。崇僅可五  
日。又半行間。凡詰姦保良。諸水陸興華。咸勅。瀕行  
士民。復千百擁車呼曰。侯奈何舍我。侯曰。我駐婁  
控崇。興華且亟舉。邑固我屬。曷舍爾。于是百千跪  
河干曰。幸必無舍我。望帆檣不見。揮淚散。侯極慈  
獨執法亡借。初以名進士來。四方友聲同籍故人。

不能無所干謁。侯心厭。輒難訑訑距。越歲旦。操誓  
醉盟。神曰。我決毋以民予客。又刊醉布。梓里客  
指婁怪鳥。迄無趾錯。遂嚴保甲。飭鄉約。朔望會紳  
衿。庶老講。六諭。婁城郭舊分二十四舖。合境舊  
分二十九都。侯舖設約正副。都如之。各授善惡冊。  
曰。得寔持以報講。六諭畢。則出朱榜。書善人姓  
名行事。奏樂導送。惡人則標白榜。銀鑰扭塔下。受  
大杖。乃立十禁。定鄉約事宜。復請諸紳分講城郭。  
鄉約正分講村鎮。侯則以時會講行賞罰。且親開

解。反復孝弟。與廉獎讓。興華心一時婁遂丕變。侯  
鑑庚辰亂。日夜思嘗平法。是冬幸有年。合羣議。畝  
出米升總萬石。次年果大旱。民饑。乃蓋廠四隅。迄  
鄉都。凡十三所。自三月至五月。煮糜賑。繼別貧戶。  
自六月至九月上。貧賑米。次減價糶。婁視他邑差  
濟。當旱甚。侯百方禱。既徒步拜赤日下。又食同監  
門。荒政介心。路海寇引饑民出沒。撲復起。侯素弱  
時益黧瘠。州士民環泣曰。侯姑返。解匍匐。拜。仰  
體極何。侯語士民。無歲將無民。又安用我。情動。

積瘁至今年春日。咯血數升。幾危乃甦。侯視妻一身矣。得此部報。多士向余述眷侯者狀。因嘆。嗛官不酬績。余應曰。侯五載飲水。絕春明問。斷游閭聲。譽失貴人歡。狡童且踰訛。几席尚安望。清要今得內。轉助邦禁。匪時明政一。可倖冀。則宜慶。倘仇百姓行金輦上。卽得給事中。御史曷貴。况非必得。或官下要顯達。頌郊遂內外。怨汝詈汝。可沒身辱侯。清白吏子孫。所獲最勝。則宜慶。固毋輕司寇。曹周禮秋官帥屬。登下生。歟。書曰。刑期無刑。又曰。惟良折獄。皇上尚惠緩刑。篤念殊死以下。付元宰受中侯行効職。所平反當。上心如漢張釋之。于定國以廷尉遇主將大用。則宜慶。多士聞之意。解曰。其然終不得戀慈。菱淹侯矣。侯且行。子當有言。余惟侯每談義利甚辨。方出所學見天下。何我阿好。然余州人也。識不越百里。辭乃稔。卽占諸不律。旣喻多士。并慰攀臥以開侯轅轍。

通言序

許子以通言名篇。篇所次者。文也。文與言相近而不同。言徵聲。聲絕則逝。文徵跡。跡留則傳。故人生三歲無不能言。而學士白首不能文者。文固言之最貴者也。名其最貴而曰通。許子曰。淺近之辭。志嗛嗛也。淺近之辭。許子嗛乎。許子狂矣。夫淺之貴于言者。皆由心生。故自無而起。而天地萬物之所無。文不能飾以爲有。則文益致無。而撰有淺斯著。近斯達。尚古之書曰。經曰。典。降而子長。夸麗。子雲。知不足齋。文卷三。主。艱深質荒。故文煩內不足。故外難知焉。通之時義大矣哉。大舜加察。武王不泄。皆是物也。是故微乎乾坤。顯乎禮樂。而必曰易。簡易。簡者。通之時義也。大矣哉。懷其說爲許子發之。許子嗛乎。許子精養生養生之言曰。致虛曰守。一虛乃靜。一乃專。靜專之人。其于通言也。固宜。

余誕北報政錄序

誕北子治金邑之三年。政明人和。將計其成于考功。彙前後教戒之言。與移牒之文。凡三卷。頒布四境。命其同寅張子爲之序。以相習誨。且其辭質也。夫古今之君子。凡具不世出之才。大有爲之志者。每起于外吏。蓋以近民接事。凡小目大綱。必身親之。始而習習。而久而外平內粹。則復安焉矣。余爲諸生時。恨牧我者之非牧也。願出而爲人牧。小草一第。謁選臨川。則復恐恐同夜行。胥吏攢列。聞

知是堂集

文卷三

三

聲卽疑。疑不卽決。執筆移時。無有明理。如是半月。而誕北來。來則歡如舊交。余虛心請益。曰。子過來。有竊問路焉。誕北披襟執掌。于凡民生休逸之致。徵輸簡近之畧。津津相授。乃竟其所說。無復卑已承人。邈求祿利之病。于是心儀曰。誕北子庶幾有道乎。我其知所歸矣。夫臨金連壤。其土風體氣。不甚相殊。然治之者。稍有靜動安勞之別。自誕北子報政。而四境休息。獄訟毋作。徵輸及令民間。冠子取婦。以時。犬不驚吠。虎狼不橫發。入其疆。賤賤有

體。貧富有分。賦賦濟濟。咸安其居。所以致之者。夫

豈易易哉。蓋性學半焉矣。余嘗云。爲今者之精神。猶夏雨然。一處不到。卽一處告荒。今觀誕北子之精神。殆滿于所蒞之邑。而餘焉。若是乎能言者。不

知是堂集

文卷三

三

余誕三

臣靡不然。舍是吾誰與歸。

存古齋印章序

圖書二義玄遠。今人適合以稱印章。意謂傳石爲圖。作字爲書。爾然傳石先作字。作字先識字。識字不審而以求工。未矣。余少失字學。卽今文未能通習。况乎六書里中先輩。趙凡夫研解說文。著長箋行世。草隸居當世第一。爲其移家入山。不獲從遊。郡中推文氏八分書。謂有源流。昔年問汙起美氏。指授格勢。辨說連日。歸復忽忽荒廢。若印章則吾妻有隸公子好。是當時名手畢集。惟吾老友歸文。

知是堂集

文卷三

三

休爲最。云能對客。酬應袖中草。動既新安狂語叔。來文休。壓稱曰好。有購索者。輒謝不如語叔。此是文休。避能自隱。一時遂翕然趨語叔。然語叔必饑窘。乃事事稍有餘糧酒資。卽白取單人。因羣呼汪癡。其子後亦克繼。呼小癡。今歿十餘年。而汪氏圖書遂貴。虞山則王開度。戈莊樂。皆以文人旁及用尊于時。迺楊子子嘗宅相顧慥爾。孳孳專嗜殫厥心力。其言曰。古法蕩然。形體意義。莫或峻求。將欲挽此舛謬。還諸至是。顏其室曰存古。慥爾勉乎哉。

吾無以進子。爾舅氏園亭有古鳳基榜。非凡夫手筆乎。婆娑其下。不啻虎跳天門。龍臥鳳闕矣。二十年前。有贈余漢章者。小小銅質。規圓不下三分中。一采字。每度紙諦視。蒼然有光。吾師張二水先生。妙解精蘊。戊辰就余取覽。流連永歎。如遇索碑語。余古人開一圖書。必齋戒致卜。用已生年月日。配合而成。其言定有所據。果爾嚴慎。技惡得不絕。且惡得不傳。又聞此道兼筆法刀法。一法不良。其文不蔚。慥爾師吾家漢章。當知中有筆法。師舅氏家。

知是堂集

文卷三

三

古鳳基榜。當知中有刀法。苟遜乃心。進乎技矣。夫技非至性不精。汪癡尚以偏至見長。况慥爾循循孝養君子者。流于擅斯長也。何有。

觀德社序

射者男子之事也。周禮射人掌射王以下容獲有等。詩樂有節。自學及鄉均務。曰以立德行。蓋人獨則忘。兩則形。然同是六藝。他猶短長可隱。惟射比耦處相形之地。成難隱之文。乃受之以禮。勝者辭爵。不勝立飲。故無爭且怨。大易取以威天下者。若曰。中有文德。所以服遠也。國家儒學建射圃。倣古義教。子弟甚備。我州未名州前。但兩衛衛子弟。張課射。固肄業及之。師徒既立。文士視孤矢。

分長堂集

文卷三

三

爲武人。射義乃大廢。諸子合射于鄉。連同志立社。定期布條。一以古是倣。名曰觀德。記曰。習射尚功。曷遺功。曰言功不見惠。言惠可兼功。諸子進此。前者習後者師。各釋已志。各射已鵠。則君臣父子。不越狸步。昔陸子靜先生。每暇試子弟射。旣江西寇。發獨不過金谿。先生固理學家。乃爾則功且苞桑。今口寇訐。凡列男子。卽無問天地四方。亦念臣辱臣歿。誰巾幗。其宴諸。我爲揚射侯之辭。辭曰。母若不寧。侯傲。故萃而射汝。諸子多世爵富貴起先。

仇茲不寧。以衛社稷。豈必行鄉飲酒禮。誦采齊棣。夏爲發德哉。

分長堂集

文卷三

三八

張撫臺奏績序

大中丞自內臺出分鎮方國曰巡撫諸藩控省會  
他視要領地建牙制一切機密皆最重南都我郊  
廓立部寺以下如王畿故中丞不並治畿內舊  
時建牙句容既謂句容三輔在京兆乃移建蘇州  
府所帥故吳地方數百里江上下海南北且千餘  
里厥土沮洳歲供累百萬自寇紛悉索繁窘  
天子念根本難可寄者歲甲戌廷臣推董荀張  
公天子曰俞往欽哉公臣集三千石郵符張吏  
詳吏弊辨興革緩急曰不贊予民事者趙白鶴吳  
水國故道積淤高下田旱潦公按復忠靖舊跡成  
水利全書州縣膏潤會計公取令專時法較則壤  
比田賦登冊宿奸束手俗澆墾同墨子公擇地樹  
阡曰廣孝于是選鄉徒置長設伍嚴之戈甲吳漸  
底寧迨流氛震耽耽皖邑皖越江以北公帥所練  
材官駕海上餘皇西自江州迄楚黃北自淮西迄  
河內聲援呼應寇悞不敢南適濠上警趣備陵  
園內犯又趣入衛嗟夫任同分陝他人重關累

知景堂集

文卷三

三

十

知景堂集

文卷三

三

幕公介馬山坂檣櫂試怒濟三四年無刻暇又一  
切軍興不得問惟正其難百倍公既兵間伏莽生  
心洞庭兩山僻太湖中醜且弄兵兩山惴惴恐公  
佯不問密遣將斷水陸道卒擒渠魁夫公來時方  
謂邂逅清宴將坐理則歌康哉豈期武功顯不期  
而顯或倖致迨察公平時出納數百萬金錢身本  
大布食鮭菜位歷高顯櫛沐風雨同士卒最下餐  
御官衙啓閉厨供不及長吏斯固束修廉隅要知  
應變將略由此出孔明澹泊寧靜則所立豫爾滿  
三年考上最行內召維全兵小大倚公辦往者  
天子北顧野食黃扉秉鉞故近事吳人曰晉秩  
還我公鎮祝來歸自鎬矣



送張木公歸序

涇去婁千里。往反餘半月。木公張子。不遠來游。其有聞見時余以選事寄虎丘山房。與語殊了人意。恨見晚。夫時文小技。本不足多。今清貴之氣。推江以北。張子又其尤者。予何辭贊。雖然有說。今之時文。卽周賢能。漢孝弟力田。用是進身。未可或苟。設繁音厚格。隨流取悅。卽詭而遇公。孫弘作宰相。與董子江都得失孰重。故余于時文。未敢如稽康授爵。斷有衡量。每選一菴。篇中有純駁。不云商下錯。

知畏堂集

文卷二

三

陳者必代爲芟治。乃方注筆。張子已先脫申說。因知風教齊致。厥號大同。推廣可興業。張子平易相與如不介心。文章條緒復爾簡懷。則其人端正。可無論辨。但輕千里間塗。第以時文。則非余所專。將落乃事。惟念病子何以猶屈經生業。游處果日。何以一不涉世間務。大道虛渺。微行斯實。所繫是非。弗與則燕言。頗界蒼素。豈必立義送難。方爲詣極。張子歸乎。余寡獲。未能有明。大約是空往反。爾因序山中聞見。并志余媿曰。負若千里也。

曹忍生稿序

友朋之樂。無如寅卯兩年間者。時與天如讀書。七錄齋。稽古有獲。卽相對欣辨。忘其寢處。間五六日。步至弁山。訪忍生曹子。曹子埽文漪堂以待。至則鳩題課藝。不問日早暮。題凡五。卒業乃興。或嚴寒積雪中。夜雨聲。三人以爲歡適。迨予兩人相繼。一第曹子偃仰室中。遂起幽思。發慨嘆。予謂予素亡苦厲氣。整鼓節。戰當有克。直需時耳。曹子今乃應余言。猶憶初交曹子。各負意不下。每陳說事務。及

知畏堂集

文卷三

三

刺美。今昔多所往反。大約原本忠孝。崇尚廉節。而見所不合。卽加抵牾。久之。予謂讓子舌本。予閉口且問躬行。卽曹子淡謂然。故年來同事砥礪。竊恐媿茲息壤。予臨上歸。見曹子精一室。顏曰蓼菴。詰其義涕泣語余。念我母氏。以識中心。予爲惻惻。今旣雋賢書。曹子故世家。乃衣布素食。蔬菜謂小之節福大之教儉。且欲立說訓世。則其人固何如者。曹子文章世久誦習。茲詳其志行。以示吾黨。期待如此。且爲余與曹子終身之佩。曹子精毛詩學。

木歌友朋者。其初章微之鳥鳴。極于神聽。言未聲無微不監也。每懷弁山較藝。厥聲和平。則願嚶嚶有終實。惟風夜。豈必在陰。子和九臯。乃聞乎斯言。又息壤矣。

廣雅序

廣雅者。葛子辰嬰。朱子近修。范子文白。選其社莧之篇名也。三子鳩通邑高流。相與考古敬業。既積爲文辭。乃登板行世。以一家之學。及其國。復及天下。厥志弘矣。或曰。此風也。而非雅。詩以當國爲別。故列國稱風。雅者正也。天子之政有大小。故有大雅。有小雅。海昌彈丸。不及曹檜半。躋而云雅者。何。日詩之爲義。雖主勸戒。然鳥獸草木。爲類繁多。附益之書。亦名爾雅。卽不必定爲周公所制。要非解

家詁師比嗣後張揖之有廣雅。著聲韻義。他如孔鮒之小爾雅。劉熙之逸雅。各襲舊名。以表通贍。而春秋之世。凡推博物。必以雅稱。則知雅者正也。所反爲俗。俗士淺頑。吐音俚屑。授以洪麗。拓其見聞。斯固文辭之上功。不必區分王國也。或曰。張揖祖述爾雅。稱爲七經簡度。學問階路。因續著廣雅。其所品覈。皆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今一邑之大。不足當八方。舉子之業。不足備庶物。冒斯名者。何曰。春秋廣曾于天下。士生父母之邦。不勤勤翼厲。雖欲

風被遐遠。其道無繇。故三子告我曰。茲選自近始。漸者進也。漸進則得所安。蓋甚志乎天下也。

文集

文卷三

三

甲戌論文序

伯宗崛起秋浦。芟蕪治瘠。漸有華實。一時共推眉山復出。蓋以子瞻况及兩郎。日穎發著。文章行世。世又目爲大小蘇。則伯宗且當明允。嗟夫。文章之道。性情所繫。不足而求友。豈曰胡獲。然事隱功半。中士氣力不續。則再舉而廢。寧若父子唱和。今居古稽。其爲歡適。奚可形比。故嘗閒論子長襲史。代以供職。班氏源流。乃合兄妹。斯固齊軌合致。若劉向。穀梁。劉歆。左氏。父子交難。見於語言。則知心同志。合不盡以才。寒暑昏旦。絲來漸爾。伯宗有名園。閉門却軌。同二子下帷。其中經史。外不見長物。間取時文品第。以當求友。賈人亦時干請。故伯宗選事遍天下。甲戌之役。鳩新貴。文成集。題曰論文。言不論人地。與名族云爾。伯宗風尚烈矣。顧余亦有執志選。每見論文。輒復三嘆。余自夏五至初冬。卒業其間。與天如寄。跡王與游園亭者一月。僻居虎丘。僧寮者幾二月。病餘神理未足。日得數義。則投筆臥。然此數義者。亦有幸有不幸。幸則未午盈數。

如是堂集

文卷三

三

不則日入不休。或俟明發。此直爲闔戶食指所驅。而心界有限。則未免苦難。若伯宗內無所強。而外有其助。助且在父子。視予當三之一。旣不勝。且以苦難當歡適三之一。益不勝。則伯宗之成茲名選。亦有天焉。序已呼臨兒詳解一過。兒六歲能讀論語。聽余解。瞠目直視。余笑云。作如此相向。愈令在公兄弟動人。則伯宗于人倫。可謂至樂矣。

劉子之合刻序

往諸生時。遠進賢冠。筆如飛。卽自文爲高。實彼橫來。距人旣作吏。懼叢前。觀時問天。如得友人一姓。名則置懷袖。遐思不忘。嗟夫。人才有數百里千里。勢窮連接。則恃操持之士。合近就遠。以成津濟。使復夜郎自大。封隔氣類。罪且逾等。中州素與天下希濶。千之起而修明大業。刪蕪蕩穢。漸致耕穫。讓伯延仲。以中表兄弟贊之。遂爲一家之辭。天下推中州三子。吾友宗玉支玉。亟稱之。天如予因得寄矜弊。去年秋。三子千里馳書。流連道義。余反復諸篇。千之才御于識。故其文條理而濔濔。讓伯延仲文生于情。故其文古而遠。其詩淡而多風。三子天下才。卽古人何多讓。癸酉秋榜發。凡名士舉。鍛其羽。三子意無所寄。廼合諸社稿行世。刻成問序。因爲三嘆。夫棄方聞博通不錄。乃隨流進者。皆塾師蒙士。牽文引義之辭。主司以爲易可上口。取其類已。遂入心悅目。豈知不學胡殖。素無其具。則緩急何賴。故諸子讀書修行。歲月自足。不遇不足爲惜。

但三歲大比。而簡兮侯侯伐檀坎坎。君子以是爲  
知人得士者憫也。



知畏堂文存卷四

太倉南郭張 采著

張母俞太君壽序

往歲辛未。與吾張師開七袞觴。時孚先計偕。而燕采以門人執猶子禮。師怡然樂之。越今丁丑。師母俞太君亦進年七袞。孚先適在子舍。執友羣致頌。或謂采事吾師久。今前置辭。辭曰。聞之孝原百行。又聞女子嫁從夫。明乎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以教順也。易曰。在中饋吉。以教慎也。太君名門。少歸

知畏堂集

文卷四

吾師。雖曰水部公介弟。時封公厭世。堂上惟姑。方零落昆季間。所遇特窘。太君侍堂上。凡衣襦單複。舉七豐約。悉經意。往者封公不爲家。遺四壁。將母晨炊。乃在太君機杼間。既吾師名列高流。每賦閨情。臨楔帖。輒經月扃戶。卽從游履相接。十脰費不足。當焚香煮茗。泌水樂饑。太君寒暑輒輒也。孚先就外傳。吾師授經淮上。太君兼訓養。使千里作客。無內顧不其難哉。迨孚先聲實日茂。稍克振。朕又十餘年。始登賢書。前此云云。矣。吳習登賢書。凡閱

歲良疇廣宅。擬素封。此豈天降地出。其故難悉數。

吾師謂行儉久。母事爾。積五六年。抱薪數米。猶寒士自吾師見背。復距五載。孚先一再上公車。不得志。歸伏庭下。太君呼曰。青衫在。老人無餘願。則孚先趨而進。或問事操作。孚先微諫。則曰。我不疲。此孚先課其子。體太君意。并課甥。兩孫業日進。亦日繞太君前。太君願以爲喜。時且介壽。適兩孫連列子衿。太君則益喜。世豈無身致融顯。而志渺然。使母氏抱心獨踰。慨發晨昏者。視孚先悅母而有

知畏堂集

文卷四

其妹。且悅母而因妹。以撫其甥。求其若輩。若盼陶陶淵適。則安在高貴云。榮多藏云。富也。凡皆太君克順克慎。故以子報。天人顯白。祝太君者。深念哉。

宋道臺壽序

吳地縱江橫海。為畱畿襟帶。然扼江不在南。所重淮以上。下海則南北洋森渺。設險莫先太倉之劉河。故太倉既立。州即建。道備兵。嘉靖初。至移巡撫。開闢出工部尚書李公填之。即未幾。仍改道。猶以四郡地劇。添憲臣任水利。迨萬曆中。始議分轄。而蘇州松江為一道。專海任矣。歲丁丑。萊陽宋公奉璽書蒞職。公名公子。年少成。華士。數歷中外。凡三十餘年。功名在天下。性質直。肅如不可意。輒自

知畏堂集

文卷四

三

九

罷則率生徒擁臯比。傳經教授。故鄉人士聞命。相慶。而是時吳中勢掣。机持憲者動有差牙。他人鑒前事。視此如九曲坂。公欣就道。接節至。止修軍實。討繆情。禁民間毋講張。毋樂嬉戲。競修禮進訓。多士優厥良。遠厥熾。下午衙啓事。所司報厨供。無長物。因以是率屬。夫監司難上。難下。百倍嚮昔。而江南尤百倍。藩省蓋彈丸地。南北臺十餘使。歲絡驛省。歷凡臧否。惟監司問郡邑守令。有不得于臺使。亦惟監司請。又罷民稔刀尺。戕桑善島盜駕餘。

知畏堂集

文卷四

四

行劫河渠。日告濬。錢賦因緣為奸。一切是領。即道才嘗不問。公五官並舉。應事如流水。屬大小吏賢者。交厲。次端。端懼白簡。清儲。精薄。懲御。偷裁。橫弁。平漕。海上無傳警。胥史束手。奉書。弄河工。以時報。不旬月。吳趨改轍。採風考厥。上上季夏。適公誕辰。采溥與公弟若子。夙連兄弟。父事公久。不敢列賓次。為引家人。禮上觴。然以託在編戶。故雖熟公庭語。未皇備敘。嘉休敢述。吳人所身被者。為頌。采又以長當筆。是言也不文。而非阿私。高山我峩。

大海湯湯。維民有口。金石在是。是矣。

吳母王太君壽序

善人者天之所甚敬者也。吉祥嘉祉。天之所甚重者也。以其所重。施之所敬。事相因矣。朕猶迂回其意。使之拂逆不堪。而漸于大順者。明乎善不積不可以爲難。吉祥嘉祉。不以積難而致。不可以爲福也。予與人撫稱兄弟。母事太母者十餘年。苟悉太母而不克砥以成。皆太母所不子。故余謂淑太母。教得子道。淑太母教而克砥以成。并得臣道。此何以說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者。以其身備五倫耳。夫

知吳堂集

文卷四

五

倫有五。而理維一。一者。艱貞無咎之謂也。太母年未三十。稱未亡。時人撫僅十許歲。其弟猶在抱。又家勢中落。瞻前顧後。如敗簞墮沸海中。太母拮据茶苦。以至成立。繇太母稱未亡之日。以至人撫能自成立之日。歲月幾何。則茶苦幾何。庚午。人撫舉于鄉。太母露齒曰。今乃藉手報夫子。於是益整節家政。嚴隸役。凡凌雜小務。勅母縱。則太母於人撫。不惟母。益父且師矣。人之稱婦節者。以殉。後此矜食報。則以富貴。余俱不謂然。使太母方稱未亡。堅

持細節。將絕粒。僅旬日間事。則人撫何以至今日。

卽不然。人撫既長養。第事姑息。不知訓之讀書。則人撫何以得名海內。又不然。人撫文章名海內。不能持正道。規行矩隨。則遠近良士。勿與友。何以得從游賢豪。又不然。人撫崛起母氏日圖美田宅。華衣鮮食。卽爭子藉藉口語。何以交呼君子之子。則今日之成爲人撫者。始終皆母教。何一匪人事。而必問貊貊之音。與遲遲之鑒乎。故太母歷歲寒不改柯易葉。若此。爲子念厥艱貞。以事親則孝。卽爲臣念厥艱貞。以事君則忠矣。維忠孝經緯天地。固皆太母之大年。因著其說以爲頌。

知吳堂集

文卷四

六



王維題壽序

歲乙亥春。老友至。敬之年六十。同僚上壽。介余言。舉觴余。惟近世五十已上。凡滿十之年。多令文士。借顯貴名。作諛語。有及余者。故靳不與。曰。我賤。無能。重然。獨喜為敬之文。敬之極。我辭。泉。億。十二年。前。始交麟士。即為余稱敬之。云。其本有本末。純然一心。又十年。始見之子。當齊敬之與麟士。為吳大。小。壻。初。意。麟士。私。敬之。及見。乃信。麟士。不輕許人。敬之。少。讀書。作。案。有。楷。法。既。王。使。書。家。言。以。難。得。

知要堂集

文卷四

七

九

子。即為小兒。醫。與人。交。方。雅。不。流。無。老。幼。多。愛。敬。征。春。暮。入。山。採。藥。妻。人。嗜。茗。輒。亦。摘。茗。實。奚。囊。歸。人有買者。賣以共食。指故敬之。終歲。閑。靜。賣。藥。之。餘。惟。緒。二。氏。書。意。動。則。扁。舟。適。唐。市。訪。子。嘗。或。入。城。訪。天。如。及。余。余。問。近。何。志。趣。答。云。寫。華。嚴。經。已。至。某。品。殊。不。可。了。余。為。失。笑。狀。與。交。數。年。意。是。五。十。許。人。不。謂。已。周。甲。此。固。精。氣。強。實。亦。餘。心。地。寬。賒。爾。每。見。富。人。錄。兩。阡。陌。經。營。慘。淡。意。緒。殊。惡。敬。之。所。居。數。椽。無。十。畝。之。業。有。無。在。人。而。未。嘗。告。乏。

生人清福。可謂饒足。則其似五十許人。豈曰無恙。他時滿十之年。余文尚當三四首。然固矜此寬賒。不易其辭也。

知要堂集

文卷四

八

吳岬雲六十壽序

癸酉季冬。岬雲吳公年六十。朋友集慶。以贈言屬余。先是壬申春。其夫人六十。客至。辭曰。以相君子。不敢當。請同來歲。于今洗觴合舉。禮也。張子曰。天生人。無不善。善人固無不久。蓋日休一也。致祥二也。獲報三也。善人守此三者。以無恐。天意則曰。善無負云爾。余知岬雲。悉少孤貧。攻苦恥爲賤儒。習騎射。工數算。彈琴賦詩。兼通天官家醫。家言既連。不得志。北走燕趙。適應武舉試。凡兩舉。予鄉。以此

知異堂集

文卷四

器實冠武人。冠當取大劔如寄。又非所好。輒棄去。朕一時名重公卿間。爭引入幕。公雖稱賢者。其白其倫。卽縛幣不一。盼浩川錢公。世所稱賢者。其白御史至中丞。無一日不與偕。方中丞秉鉞南。賴柯陳之裔。日繁盜賊聚山。箐時發。凡調兵食。責守禦。三省屬吏奔命。下一令。輒驚明決。則中丞實耄年。公所助爲多。最後同余臨上。臨課第上等。胥吏得高下。公約都鄙。使畝稅相比。胥吏束手。余聽訟。獄退食。則告公。或不當。輒正顏色。厲辭詰。余唯唯。

而不唯唯。辭益厲。屈服乃已。衡齋無事。多迹感應。

某報善。某報惡。指切天道。反復孝友。斯言達內。予兩女方幼。祖母起行。輒左右扶。偶一不扶。卽引吳先生語相訴。一年後。三尺女童。見困蟻。知救。家風爲一變。昔人云。與善人處。欲爲不善。不可得。洵夫嘗語余。幼學琴馬氏。往反須三十餘里。每肄業歸。卽途次。注思。手作揮送。歸被絳。習矣。如此者。無間雨雪。固知通人得成一藝。非可捷致。酉戌間。遼變起。今相國徐公。以官詹大僚。主兵事。延公贊。

知異堂集

文卷四

十

廿六

畫凡所委任。凌雜羣務。無不潔清。有法。相國云。幕中多材。稱廉幹。岬雲一爾。公精內養。于悟真諸書。皆有要領。然善人可久。無藉導引。固信諸其理。余辭無諛。卽質言。不知者已曰。諛矣。要之文章何足重公哉。

惺字願表叔七十壽序

甲戌八月惺字願翁七十誕辰。宗黨稱壽以采於翁中表屬簡受辭。乃序所聞見于翁者曰。我祖母願太孺人兄弟子數輩。翁最長。先贈君于外兄弟中。復長翁八歲。翁雖年次相亞。以諸弟皆執鞭贈君。循弟道惟謹。故采少時。曉脫贈君。輒引翁為訓。既今年二十。稱諸生。肅衣冠拜翁堂。得悉見里風土俗。子姓長幼。心歆然下之。及知翁事其尊人太翁。則又流連三歎。歎古人絕行未易二三。翁母見背。

知景堂集

文卷四

七

太翁有所愛。稱房中人。太翁語翁。我當處之婢庶間。翁唯唯。則孟子職受者不兼。當微致謝。翁益唯。唯弗替。余登翁堂時。翁年已六十。鬚髮半白。黑見其對太翁作兒子容。入內知事其母。記云。父母所愛亦愛之。孝子意惟在父。則視父所安。常恐後斯。難與常人繫。量然人就無父。悉翁寧不內省。董子解壽為售。曰。自行可久之塗。願氏國初來幾三百年。所居楊林塘北族。自為村。指掌計分宅墓。置皆崇仁義。樂恭退。是之謂可久行之家。既相傳無

窮則行之身。代有老人。翁其續爾。翁諸子士讀書。晨力田。諸孫穎粟。士大夫高厥行。推諸當事。孟冬。月禮翁為鄉飲酒。重鄉飲酒禮。讓之三。所以象月七十四豆。所以養老。翁生平抑抑。有讓德焉。以居四豆之位。斯可無忝。而孝達乎州里矣。

知景堂集

文卷四

七

玉樓華翁壽序

歲丁丑冬。玉樓華翁年周甲時。長公文霖官蕪湖。翁方就養。文霖請假東還。同次公天御。卽家上壽。友若戚俟其事。相贊獻觴。以余年家子。屬布簡。余與辭曰。夫詞有二。一云祝。一云頌。頌者美也。美厥德。祝者其詞未可必。若夫蘭堂彫宇。品珍錯差。左列宮商。右次角徵。貝貝否則垂魚。冠豸豸滿簪。盈槐陰乍濃。栢霜隨振。否則氣勢崢嶸。投足輕重。諧媚觀風。競瞻歛息。茲固世欣。而翁且樂。辭以翁所鄙。又未可必。余何敢進詞。則請約略淡素。比義華封曰。翁繼體武功。倡習儒雅。每飾恥危。冠服羞短。後自來方幅。爲式纖趨。及長公登賢書。翁誠毋增指使。家自始封。託妻必母。暴桑梓。于是蕭靜同寒戶。長公連罷公車。袁子雪階。范公塵塗。復洋洋無悶。乃賦北門曰。我獨不爲老親計。因就蕪湖教。妻去蕪。帶水翁往來其間。扁舟獲被。欣朕浩落。家居罕事。咏閒情。吟小園。量魚數竹。藝花課果。以爲足已。自豐天樂。具有嗟大世所艷。無過富貴。富人持壽心。

具堂集

文卷四

五

具堂集

文卷四

古

詩。較筭子母。視翁孰逸。貴人帶星宿。驅馳恩。視翁孰安。翁于氣類。稱上家。使造謁公府。排解世。則必種植多荒。合飴不暇。以視翁今日。孰裕。或曰。翁精星學。故能在貧如客。履遇不遷。曰。否。京房。非不解數。景純非不工術。而暗于隱退。貽譏後人。故止足有分。存乎達觀。維翁克性。其情乃能領此。遐曠。卽兩公行有大業。富貴非所能卻。然亦十年。乃字矣。老子爲腹。金人箴口。歷歲已如斯。固可信。諸其後。翁曰。君意溫至。敢不勉。其敬舉君之觴。

劉易翁六十壽序

爲民父母而民以爲父母則仁矣。民以爲父母而令名歸諸其父母則孝矣。仁孝一理。昔之人學務及物。統云錫類。繇此塗出也。劉侯以名進士治。兼加民于膝。民曰慈也。其母歟。既潔清明威。去莠刪稗。民曰嚴也。其父歟。夫君子于民猶父母。于凡人之子賢者樂于母之慈而不肖者每成于父之嚴。則侯其備道哉。治未期。政明人和。四境翔洽。適太翁來就養。百姓歡欣相告。不曰侯父而曰我父。

知畏堂集

文卷四

十五

從事保侯。侯則喜曰。此言奉公。太翁聞。當爲父老舉觴。凡此者。侯治其民。皆父母之道。侯合四境之歡心。以悅其親。皆事父母之道。則仁孝克通哉。余辭無私。猥序民言。以祝。嘗告侯曰。庶民惟草。天監在茲。則介翁景福。亦維小人之攸箴。不啻和平神聽矣。

知畏堂集

文卷四

未

吳長孺壽序

長孺五十生日。二子上觴。壽長孺曰。禮家云。何我母在其勿舉。二子曰。以是不舉觴。則請諸大母而可。長孺唯唯。通家程子因乞言。天如天如。推諸父母。原于孝。經辭既振。振程子復介麟士徵予言。余豈有殊說。繼要如長孺者。行事非常人可槩。豈惟常人。予束修立教。矜矜厲古。道而先伯氏遺我三孤。視之不盡如已。子長孺子弟之子。四人爲立室。家成學業。使之舒襟曳袖于老母之側。不宜且樂。

知果堂集

文卷四

七

哉。方長孺週歲。弟喬年始生。卽稱孤子。母夫人撫此兩兄弟。日夜著苦節。長孺甫壯。東經史授喬年。曰。弟饒爲之。我不以門戶累阿母。遂棄諸生業。任內外事。使弟一意讀書。及喬年學就。遽歿。長孺子其子如前所云者。今四子先後補鄉國學弟子。而長孺二子復負笈從天如遊。敦志飭操。克廣名實。又稱揚父德。使者海內。則長孺於人倫順逆之際。亦可懷也。嘗論節烈固家庭之端。但鞠凶嫠媛。切謂昊天不弔。豈知黜心茶卒。則遲遲昭假。特吉自

滋如長孺一家。兩孤在茲時。始願曷有今日。及苦節盡。甘節見。長孺復敦行以培遐休。于是世繫新安。新安之人稱之。卜居武林。武林之人稱之。故曰功名時至。卽得名節。久而後成。君子不以彼易此。長孺以不稱老之義。謝舉觴。程子歸。歷階致辭曰。張子固禮家。茲以章母德。則豈必問年。其將母燕喜矣。

知果堂集

文卷四

七



陳鳴宇壽序

新安鳴宇陳君。以士君子善心計。擇地豫章。居積致高。貴君既以士君子致高。貴則益謙。下風雅自立。見詩文卷。輒移情性。今年午月七十誕次。君秉文不遠道里。徵辭一時正人。如南昌相公及吾友天如。皆贈言。余聞之曰。人子事親。融于微渺。親志所託。當不遺力。君好詩文。秉文乃以爲悅。夫詩者興也。古人歌之以樂壽。豈文之爲言章也。所以章亮其碩。邵秉文於親。可謂能孝矣。君嘗官鴻臚。任

知畏堂集

文卷四

九

留都職。東宮冊立。覃恩得贈父母曰止矣。國恩且教子報。遂致其仕歸。君固長者。孝友天至。器達多大度。于鄉振貧窮。救乏絕。盡力津濟。使用三物。賓與鄰國。以君應。豈非司空司農良選。竟再試京兆。以老此于君。進止甚適。然天地生才不易。如徒閭閻十畝。稽謀一家。則何貴豪雋。故識者惜君有所未足。然君四子器實。秉文尤著。出吾友子管門。又我友維節。觀風六郡。首舉。今天下得兩楊先生所識。吟咏成氣。秉文皆從游。稱高弟。以此對

其親亦復奚憾。夫福澤之事。人倫爲極。但錫之元。猶且湛矣。其尚克終哉。

知畏堂集

文卷四

辛

劉元聲七十壽序

福善天道也。積善人道也。天道福以勸。故有餘慶。人道積以成。故無近名。君子監其然。逆焉而亡怨。惟敬天之渝順焉。而亡喜。惟承天之休。小人反是。怨斯濫。濫喪乃志。喜斯縱。縱敗乃度。惡知天道微渺。順逆倚伏。苟守常不回。遲且昭假。余持其說。今徵元翁劉先生益信。翁七十誕會。子公旦成進士。一時賀盈門。頌盈耳。曰祺壽。曰祥發。辭甚粲。亦問翁流衍有源。由來百折乎。翁世家廐祖名公卿。廐

劉元聲七十壽序

福善。天道也。積善。人道也。天道福以勸。故有餘慶。人道積以成。故無近名。君子監其然。逆焉而亡怨。惟敬天之渝順焉而亡喜。惟承天之休。小人反是。怨斯濫。濫喪乃志。喜斯縱。縱敗乃度。惡知天道微渺。順逆倚伏。苟守常不回。遲且昭假。余持其說。今徵元翁劉先生益信。翁七十誕會。子公旦成進士。一時賀盈門。頌盈耳。曰祺壽。曰祥發。辭甚粲。亦問翁流行有源。由來百折乎。翁世家厥祖名公卿。厥

知長堂集

文卷四

孝名孝廉。以此門族邂逅推佳公子。視田舍賈人。兄向士流。問字難易。淵漢天故。早奪厥考。呱呱兩孤。寄母夫人襁褓。教食教言。教之從師。讀書教之禮義。廉耻以脩身。和物曰惟母氏。今人日習嚴父。猶云母親而不尊。况獨有母翁稍長。則呼昊天痛母卒。瘞就外傳。勤經史。卽同若弟。依母側無間。旣九試京兆。歷太學。再中乙榜。可出而仕。翁曰。刻離母三公不易。况覬頭者。辱天下士。則抗言御史臺。陳母節最備。御史感動。拜章述胡節婦行殊等。

天子嘉其事。下所司。植表門里。翁曰。足矣。他無所  
者。適公旦起。高譽。列賢。廉。開。達。業。故。籍。顧若弟元  
博曰。與子偕。曝。乃。磻。戶。相。唱。和。或。獨。自。晤。歌。兩。兄  
弟。于。于。喁。喁。時。推。孝。友。家。第。一。當。襁。褓。時。母。夫。人  
萬。一。成。立。嫗。嫗。墜。前。人。緒。是。懼。敢。望。名。達。天。子  
敢。冀。子。孫。成。名。進。士。易。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言。君  
子。所。遭。拂。逆。則。困。心。而。得。亨。計。翁。出。孤。韓。迄。今。日  
不。旣。勉。勉。哉。公。旦。跪。而。前。翁。觴。揖。介。弟。盼。棘。子。及  
孫。滿。堂。滿。室。文。章。聚。斯。淑。問。聚。斯。攸。騰。攸。寧。則。百

祿亦聚斯。昔人謂源長流長。前此茲其流後此茲  
又其源。翁念茲我歌。蓼蕭曰其德不棄。壽考不忘  
公旦念茲我歌。既醉曰君子萬年永錫。醉亂繹蓼  
蕭身則無疆。繹既醉家則可久。然則天人固一幾  
故反復以其說頌



黎母蘇太君壽序

癸酉冬東粵黎子美周以計偕枉道婁上訪其友張子采卽問蘇太君無恙因計明年春仲太君七十辰時美周應公車試不及子舍令采豫爲頌以祝采因廐言曰太君寔生美周誰謂無淵源哉太君出華族族習綺靡太君處子時獨秉淡素敦禮節蘇子姓不敢以炫飾見類管仲語戒無聞太君闔行乃式厥家歸黎先姓隨姑事九祥歲太姑服勤盡色養太姑歿事姑姑亦九亦所事難于太

知是堂集

文卷四

三

姑以姑病足問枕問席問膳飲太君不躬親姑勿安卽先生勿安故太君餘三十年事兩九十姑皆以孝著先生蚤謝諸生喜聲詩與同志觴咏輒連宵旦家無長物太君則刺麻織緯與春木供曰與子偕隱方美周末生太君爲先生立膝膝立太君生美周既得仲若季撫如一卽今弄孫無差等江沱之謂歟丁卯美周鄉舉粵俗類我吳舉于鄉必廣儉從于公府招徠緣染多滋累太君訓美周曾祖京兆公操行在人故人言爾今日所以報京兆

爾不祖是法我且不食美周既少習家教聞是言則益砥厲戊辰南還作惕志賦以自奮頃來婁食蔬衣布周旋一襪被與州大夫瞻父劉公石友人以大夫重客爭趨謁美周拒勿見日留子儉齋未幾亟舍去語予欲久此恐人目爲大夫客奚辭應我母予聞之肅然夫太君一生令淑受祉固宜而黎氏母兩世上壽視九十爲恒數于太君又奚疑采序天如歌詩誕日仲若季進觴曰伯氏不及子舍義在孝經太君樂只不啻將母來論矣

知是堂集

文卷四

三

錢振河六十壽序

錢子振河爲今時秦越人者三十餘年。卽越江海而遙不及。眇視書病所緣起。振河爲制方亦良愈。故播遠近。名在公卿間。朕振河長者。不屑屑豐盛。單家小戶。畢應寒士。且助資餌。吳人尤恃爲生存。余與交十五年。狎見其少容。戊寅春往訪。自述歲周六十。乃聞諸同人介壽。夫振河名家子。少讀書。負志雅。不欲方技著。朕余讀楊泉論曰。醫非仁愛。不可托。非聰明理達。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

知長堂集

文卷四

重

七

此三言者。以治天下有餘。故不爲良相。願爲良醫。則以草木有溫冷。人情有強弱。中節治。違節傷。所察臟腑。而所繫呼吸。苟三言不備。十全何幾。備三言以往。將功在生命。富鄭公青州救荒。自云。勝中書二十一考。活人豈有。高下哉。振河生虞山。道行于婁。旣以婁僻。東不便周應。改卜吳門。吳門天下孔道。冠蓋相望。振河角巾布衣。開門延接。各厭所欲去。少閑。則焚香煮茗。蕭散遐外。獨歸課諸子。聘致名師。傳長君遊余門。與次君拉器室。其幼者分

館素訓。讀書聲徹左右。又性豪逸。客至呼童奏伎。中夜酒半。猶引箸按節。樂聲歡笑。要惟心事寬亮。故不近庸狃。今年雖六十。但鬚髮小作白。猶似四十許人。古來稱長生。取類神仙。余嘗習方書。如稚川抱朴。思躋千金。貞白本草。無不流連。濟世假此。津梁。他如陳珪。處刺。韓休賣藥。高流輒爾。托寄方諸。振河則知人我相因。樂壽一致矣。同人聞斯言。曰。是善頌于時。相率而祝錢子。

知長堂集

文卷四

重

六

錢母徐孺人壽序

嘗論之婦人內順助則丈夫有刑于父母不急勢利則人子可以養志二者蓋其難哉。或小星不聞且嫡庶多忤此在人者難化。日望厥子見庸高顯乃罔恕心。此在天者不可必。殆今古同塗。予交錢子爾孜得聞其母氏徐太君內行則閨德備矣。太君屬司空曾孫女從小受教訓既歸盡侯公姻孝道無間。今夫新婦事舅姑。盡皆循禮節斯已克盡志乃太君事姑止復有太姑一節婦受成兩姑間。

知異堂集

文卷四

七

太姑性且嚴會食必集家人後舉太君奉養鄉進太姑不命不敢食嘗日無幾數忤姑曰婦孝太姑謂姑曰而婦孝遂宗族一稱一日太姑述兩世獨子且無年以似續慮太母謂盡侯公今日堂上云何亟為公置兩副室姑與太姑交贊婦無妬宗族復一稱既有子五太君出者三倘猶世俗殊觀即太君僅三子既不盡母道又所得者寡太君均曰吾子時量寒煥無別今爾孜兄弟且耽且孺不知誰為太君出者情性所感統以和應則太君以慈

教孝哉然太君為此匪易當盡侯公即世年未及

五十五男兩女焚焚朝夕既內自傷又慮觸老親悲復欲泣不得距二年姑沒為盡侯公畢子職則太君以婦兼子子女漸長各婚嫁以時為盡侯公畢父道則太君又以母兼父長君感時事棄操觚服弁式即爾孜少年以經明貢禮部幼承能束脩

知異堂集

文卷四

七

用蚤貴且如他人汲汲營競究復何益故我重太君義方並達義命又太君與盡侯公相莊三十餘年無一言謫與兩副室相友迄白首無爾我嫌自太姑以下錢氏四世視太君為豐儉而瞿瞿無德色方之鍾郝為優矣審爾故盡侯公生平得宜其家爾孜兄弟得寬今學古不以母氏亂方寸然太君病床褥者十年海嬰死喪及姑沒病忽起天實相之王春屆六十誕同人來乞言余謂太君無忝樛木即為誦樛木其初曰福履綏之次曰福履將

之三曰福履成之言。建下之德。子孫眾多。受爾大慶也。余固禮家。更引禮經曰。貽父母令名。人稱願。然曰。君子之子。言守身事親。可獲榮譽也。爾爰持是壽母太君。知言錢族。姓知太君。當云張子不輕振辭。茲可謂善頌善禱。

丁母顧太君壽序

人未就外傳。無時可離母。則母先父教。先入移性。故蒙養嘗視母。狀母不言教者。曰親而不尊。亦曰地道無成。若推本令名。且母以子見。是曷可誣。余涉道淺。而喜說孝弟。見人善。必問厥父母。使歸所自。丁子飛濤。弱冠登賢書。盛負聲譽。與游處。秩乎有倫。迺望之。粥粥心儀。當不盡錄。學則同人僉稱其母氏實賢。稱之辭曰。丁母顧太君。出儒家。幼通誦毛詩。孝經。曉大義。父家貧。好遊。太君少失怙。則

辟籍自膳。給年十七。歸步玉公。公故端雅。夫婦賓肅。庶幾梁鴻孟光。既公遊太學。多聚經史。與太君時時採輯。太君事其姑。晨夕起居。量溫清。侍膳飲。亡間。飛濤及季弟稍長。擇嚴師。深夜問經義。執女工。佐讀諸子成名。交遠近賢豪。則供酒肴。信宿。余聞之曰。賢哉女德。貞也。相夫子。順也。事姑孝也。嘗自教兒。慈也。於婦道。何尤。稱之辭。又曰。太君身不飾綺縠。御僕婢。無遽色。余曰。則其儉也。恕也。賢哉太君。同人因述午月其初度。請藉以言。余嘗謂萃

百順以事父母。誠人子深願。第有在天者。有在人者。富貴在天者也。行修言道。人稱君子之子。在人者也。天難可必。而人隨分致。惟人盡天應。斯為天樂。今太君甫四十。飛鴻兄弟。彬彬濟美。宋史論韓忠獻三子。行各有適。丁氏殆相先後。太君履茲豐美。凡同人所稱。蓋茂勉母怠。則戩穀伊始。我為歌詩曰。求福不回。飛鴻盛年。翔躍兄弟。行以儒術。顯安親揚名。處難必之。遇致隨分之心。樂天而供子職。則天且弗違。我為歌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

御書堂集

文卷四

主

生將告天下母如太君。具有教責。寧第鍾郝禮法。式爾家節乎。

夏母六十壽序

弟子前而。曰。夏子母周誕。惟先生一言。夏子從游久。淑行縉文。知有致力。由太君內範。則信朕哉。太君事姑孝。姑病。祝天請代。姑病已。太君病。姑信諸天。云無恐。婦必壽。病亦良已。婦姑相感如此。隣婦悍。日見太君溫恭。心動。與語多勸。鄰婦媿悔。以孝聞。孝乃能止悍。少時。隣婦作賊。適遇太君。遂逃去。太君終口不發。盜竊億逆。太君橫奪。一走。此皆丈夫所難。而太君安行者。其德剛。階德。感勢。利內志不立。外斯毒之。太君居閨閭中。行古人事。天性朕哉。夏子語余。母事太夫人三十年。如事父母。夫婦人以夫為天。敬其夫。所以敬身。後昔人重婦德。夏子又語余。星家推母不宜壽。令精神弗少衰。予謂天以年俾人。必有所因。循太君之行。胡考百祿。可理據。天保之詩曰。惟日不足。言天人相與也。太君保爾孝德。長爾命。夏子率母訓。其承天休。無若人言。汲汲于進。乃曰。揚名以顯父母。名苟不令。是為辱親。位爾高。彌辱。孝經不云立身行道哉。弟

御書堂集

文卷四

主

子曰。啗豈惟夏子二三子敢數諸。

李母沈太君壽序

往歲丙寅。我母蘇太孺人七十。天如徵詩文于同人。敘辭上壽。戊辰。天如太孺人金母五十。時余成進士。亦徵詩文。據質言上壽。天如繼成進士。讀書石渠。所徵詩文。且各通布。錄是天下賢兩母。惟兩母實有令名。故義應孝經。此豈以聲相高。第文與之者乎。吳興李子寅生。秋日拜母沈太君壽。乞言。天如與余寅生事母。可謂同余兩人者矣。李惟婦有三道。曰事舅姑。曰供宗廟。曰廣繼嗣。自太君歸。

吾友霞舉人之稱霞舉者。謂能養親志。喪祭有禮。數子以方。霞舉于是乎君子。然徵太君霞舉所為。得半者也。方霞舉家中落。祖母瀕危。凶事不豫。大傷親心。太君出資數百斤。以具。夫之姊者。為姑之女姊。則兄弟姑之女。則所見無非姑。太君迎項氏姊。順適其姑。此一難也。祭法。宗子主祀。奉嘗蒸霞舉曰。我士也。無田不祭。其先族而謀諸太君。則割簪珥。相之。成此一難也。霞舉年三十。未得男子。太君曰。江。之義。余有責焉。為立副室。及寅生舉。移。

濕就燥。愛甚已出。卽今成名士。工古學。母訓是尊。此一難也。三難者。所謂三婦道也。太君審是。豈特內德茂明。智無多讓矣。寅生前請曰。我母勤勤劇易。無間風夜。乃斡木樛食。供家君與寅。以有事四方。先生其亦稔乎。曰。凡此所謂婦職。婦職恒有。婦道不恒有。余頌其不恒有者。且太君年五十。當全母戊辰之歲。稱壽伊始。寅生持天如與予。文歸而拜母。則知兩人循名稽行。皆實與之者。太君見大弟母怠前修。不旣永多福哉。

知畏堂文存卷五

太倉南郭張 采著

兩漢文題辭

凡選西漢文二十卷。東漢文二十卷。共四十卷。分類紀事各受條緒。茲述選者之意。使風規顯明。有所因據。蓋漢文無庸選。惟是記載之書。與專家之集。卷帙浩繁。難以割採。其他短章錯簡。雖具音節。首尾未足者。亦從姑舍。至于詩賦頌銘。諸有韻之詞。則別爲一部。以成續事。所以約觀覽也。爲目凡

知畏堂集

文卷五

六一曰詔令。漢制有策書。有制書。有詔。詔有璽書。有赫蹏書。令有下令。及著令。太后臨朝則稱制。總爲王言。一曰章疏。漢人稱奏稱疏。稱上書。稱上言。稱拜章。稱封事。皆臣下告其君者。一曰策對。郡國所上賢良文學。天子親下制策之前。漢白虎殿。後漢顯親殿。許各自占科。直言母隱。如文帝於鼂錯。武帝於公孫弘。盡上所識取。效若右券。一曰移教。守相二千石下郡國。掾史從事。凡長吏以下之下。其縣鄉皆有諭檄。統具篇式。一曰書記。後世云尺

牘。本於漢之尺一牘。時於諸王。名上書。或爵位不侔。名箋名奏記。餘止云某遺某書。彬彬辭令矣。一曰著撰。漢尊師學。覃精著書。如董子歷載不窺園。陸賈書成。每奏一篇。天子稱善。羣臣呼萬歲。其尤也。余既不錄專集。乃取論序詰對碑文。獨自爲篇。若西漢輯五行說。則其時重災異。每日月食。及水火木石變。必下詔切責。故班固志五行。反復諸說。從其所重。又次司馬遷班固荀悅論贊。此蓋記載外折衷是非。以見書旨。如此庶幾大備。通四十

知畏堂集

文卷五

卷出史記前後漢書及漢紀者十六。散見諸書者十四。不敢標立名目。曰兩漢文。若光武未卽位以前。漢絕幾二十年。其間不乏文辭。則置莽新時與。英狄所上合一卷。名漢文附。仍依世序。第西漢之後。春秋誅亂賊。擯夷狄。書法同例。則其微也。篇未必具本事。使習者知所繇來。凡皆初學。見以惜日成此。其敢比美先烈。就正方聞歟。



三國文題辭

所輯三國文二十卷。其中次第條格。皆彷彿兩漢。無庸駢舉。但詔令後。隨列移教者。曰。蜀漢政由葛氏。曹公既稱魏祖。凡所施發。厥繫興廢。欲使覽者。知其原委。故標置首簡。餘卽類附。以爲羣集之事。方圓隨時。不盡拘拘一槩也。至曹公諸教令章奏。東漢集收其半矣。茲復取東漢所收。并其半以屬魏國者。曰。我欲誅操之不臣。故取其教。天祿以令者。綴之漢曰。彼固漢臣。而何以魏祖。既而曰。其挾

知聖堂集

文卷五

三

天子以令者。處心積慮。純乎魏者也。則成其魏。已不與爲漢焉。爾若夫三國首蜀次魏次吳者。曰。陳壽作志。身旣晉臣。又以孔明兒其父。心仇乎蜀。晉臣則勢必統魏以尊晉。仇蜀則并欲尊魏以沒蜀。是故紀魏帝不罔惜遺議。狀襄陽習氏。當晉世已作廢魏論。嗣後劉知幾范祖禹謝翱諸子。加駁無恕辭。雖涑水司馬氏。因其年月編通鑑。而考亭朱氏成綱目。於建安二十五年以後。仍特書繫漢統。至如蕭常作續後漢書。近世謝陞作季漢書。直以

光武推昭烈。安在一家私載。遂可誣飾今古乎。但予雖心不服。夫陳志。狀欲如蕭常謝陞。以蜀專附二國。自謂選集。不過藉文。無足于中聚訟。且同事若臥子。已不狀其說。因依舊集分類。第使行目詳辨。不復裂爲三國。用呂祖述考亭。或庶幾無大謬戾云。

知聖堂集

文卷五

四

西晉文題辭

西晉文二十卷。斷自秦始以後。建興以前。共四帝。約四十餘年。然具平於太康之元。迨惠帝永熙已後。國非其國。則所稱四海統一者。數年而已。其間經文之士。如李密父子。固蜀材。陸機兄弟。固吳產。應如陳壽志。志三國周處之紀。士風卒未聞拔跡。而朝野其意。遂使千載而下。讀江統之徒。戎滿尼之安身。以爲三嘆。則張華王衍之徒。可能辭覆亡之責歟。論者謂八王之亂。雖古未有。氏羌乘間。遂致燎原。似矣。太子蒨。事不對。字下傳。武帝身經父子。而托付神器。即使孔明。雖章爲之師。傳恐不能長保。廟祀況于衛霍。裴頠諸人。明識通變。恐婦化之矯誣者乎。噫。天也可。馬父子。讓之數十。年。與傳子孫。可無替。而子孫相襲。食幾靡遺。故余讀史至此。輒謂天道顯白。至選輯之事。雖曰文辭。可以觀世矣。

知不足齋

文卷五

五

東晉文題辭

東晉文四十卷。其後四卷。爲十六國人文。既十六國矣。曰東晉尊統也。且慕容廆表請北伐。張駿臣節不渝。猶未離乎晉也。其他各號。靡雜皆因地著篇者。如西漢之新莽。固曰附焉。爾然。致瑯琊南渡。牛繼馬後。流布人口。而卒能以區區土地。外拒。氏內。撲亂賊。迨百年始移滅。雖曰天意。有人事。焉方艸創之始。非王導則國不立。及太元以後。非謝安則國不存。人言王謝。要非徒語矣。然導惟引。謝安則國不存。人言王謝。要非徒語矣。然導惟引。賀循顧榮之徒。撫綏新舊。素其斯功。不廢聲伎。優悠野墅。間舉不義。經略中原。越注東。未步者。兩人知己。知彼。度德量力之甚也。不然。如褚裒之出彭城。殷浩之出許。雖皆以無功敗還。卽才地如桓溫。而枋頭一挫。途窮逆施。亦可得靜不宜動之驗矣。至于積弱不振。大權下移。則庾翼有云。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嗟夫。此習浸潤。致神州陸沉。則祖祖風流。必傷名教。名教傷而禍貽之國。誰作之。備歟。與天人之際。厥有大勢。惟英雄能。

知不足齋

文卷五

六

起而乘之。若石勒之得張賓。符堅之得王猛。二  
人善任。遂幾致混一。而我乃棄劉琨于匹碑。屬  
祖逖于戴淵。溫嶠幾陷于王敦。陶侃快快于顧命。  
此諸賢實有志幹。而皆不得盡收其用。則夫新亭  
涕泣。何怪楚囚之相對乎。故余所輯卷目。其中二  
氏之文。連章接冊。亦前此未有。所以然者。士大夫  
智力必有所寄。彼不實用之驅策。則從事空虛。既  
推雅宗。復捷仕逕。于是僧曇說法。勸仙著詞。耗一  
世之高明。歸于無何。有迷不復聞北轅之痛。省  
如異堂集

文卷五

五

五

君父之仇者。良足慨矣。昔人有云。清談廢事。又云。  
清談盛而清議不明。凡此皆機事。應著者。知其義  
而始可論東晉之世。讀東晉之文矣。

南朝宋文題辭

南朝宋文二十八卷。凡此人文。雖云繼代。為時  
僅六十年。而此六十年中。元嘉居其半。于時人民  
樂業四海。又安。文帝復雅志經籍。何尚之立玄學。  
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雷次宗立儒學。人士  
觀美。抑何惠稽古之無塗歟。然原本末。立。即不能  
靜一流競。文章之士。每見傾危。范曄以謀逆陷辟。  
謝靈運王僧達輩。咸以才地矜負。非其所。因知  
修辭立誠。苟辭不載道。則智能適為凶具。故謝瞻  
離隔門庭。而弟晦以徐傳。駢首顏延之。布衣策車。  
而子竣以竟陵折足。蓋輕躁天授。縱父兄有教。猶  
未得其回悟也。至若義季酣飲以求全。王敬弘自  
稱不解訊牒以遲進。似矣。乃顧覲之舉。與宗風節  
日著而卒。令終江夏王。卑詞曲意。而仍橫。則將  
曰生歿固自有命。然沈懷文江智淵。復以飢餓不  
媚得禍。沈慶之屢休婁湖。而時勢不遂。且白首就  
戮。又何說之辭乎。要之危亂之邦。君子翺翔不下。  
若猶垂紳佩組。而欲以計數獲免。此實難矣。且宋

如異堂集

文卷五

六

事尤有慨者。山陽陳留魏晉以備三恪。高祖突載  
東陵種惡子孫。招易世族滅一也。文帝謀廢太子  
委心江徐。其徒挾私紛紜。致禍成曠古二也。元兇  
既除。敷天共戴。義宜爲臧質所引。與諸藩何尤。而  
世祖削弱王侯。等子仇敵。卒之竟陵再祚。而廢帝  
亦以熱惡懷禍三也。太祖身出野組。繼登大寶。子  
勛之變爲已甚。乃今日殺休祐。明日殺休休。殺休  
若安忍滅親。至并疑后兄。而王景文之賜。滅乎是  
國。祥忽焉四也。蒼梧頑暴。豺豕事如。袁粲以清舍  
如長室集 文卷五 九

如長室集

文卷五

九

南齊文題辭  
韓南齊文一十三卷。凡七主。二十四年。然西昌纂  
統殺高武子孫殆盡。則雖云親屬。慘踰易代。余故  
取建元至延興爲前齊。建武至中興爲後齊。審爾  
是高帝之齊。僅踰數年。明帝之齊。且不及數年。而  
兩主經營險酷。一則弑汝陰王。殺陰沙公等。宋祀  
靡遺。一則孥戮鄱陽建安諸王。幾不血食。嗟夫。高  
帝惟防廢孽。而不料同室作惡。明帝惟防本支。而  
不知適啓別族。天應渺渺。豈可意計。故韓林惟肖  
如長室集 文卷五 十

如長室集

文卷五

十

章爲高武佐命。遙光江祐章爲明帝腹心。而或見殺華林。或懸頭朱雀。噫。爲人作何等事。復恩恩詆突。欲圖令終。得乎。生斯世。其奈何。將社稷是慮。則王徐縛袴。廢天子。終亦不免。將如謝朓力飲酒。勿豫人事。則焉用彼相。無已。庶幾南山北山。或者苟全性命。不然。垂纓食祿。而隨流獻。又何足稱。士大夫如江數作態。輒移床遠客。邪。是故爲解。忽諸干時虞玩。之料黃精。孔萌議錢。鑄孔。定法律。王儉自提謝安。而制度粗立。日不暇給。至於文章節。

知果堂集

文卷五

七

族則父家襲句池堂。質家就宗。靜未離宋。習已引梁。趨卽觀高帝。塞客諸篇。雖規模繁促。而恬源記。務已濫觴。裁鑲風運所會。莫或自知。卽史論文灼灼可觀矣。

宋名臣言行錄題辭

言行錄者。所以教人學爲人也。夫爲人莫大乎畜德。故受之以前言。往行使夫知所鄉方。則可以與於道矣。然昔人之言行。有不盡由學。亦有學所不能致者。則皆論之才分者。於天擇術者。於人於天有限。而於人無限。是故。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在所自待。何如。爾。冷夫道古而懷其入。紀吏而揚其事。下迄村氓負販。若知惡邪。往。勸善。善惡。惡。固莫之或昧。而當身。視。是者。棄他志。不立而氣困之也。

知果堂集

文卷五

七

但立志有漸。平時無所操。一旦。幾以士君子之資。世不概見。而欲式儀。測於百世之下。離前絕後。舍先籍。又何賴焉。故朱子卽宋名臣爲則。而李氏又補其世。凡舉一人。必節其特身處室。立朝服官。以及履常蹈變。櫛比成冊。采得而讀之。曰。爲人其難如望海。若旣曰。爲人其易。如獲舟楫矣。書曰。學無常師。主善爲師。學者能從是得師。誠正以治其身。忠孝以事其君。毋以貧濫。曰。宋先生敝衣蔬食。如此。毋以賤枉。曰。宋先生樂天知命如此。居安毋

怠思伊川云。閑過日月。卽是天地。蠢臨難毋錯。思蔡季通編管道州。無幾微不適意。傲而習習而安焉。則非古人之書。蓋直求其在我者耳。從而求之。卅角之童。韋布樸樸之子。可以爲聖人徒。不則百歲不爲壽。三公不爲貴。聰明記問。不爲賢。故曰。古今非甚相遠。使引之。如同時同事。以不及爲耻。則古人奚啻接席連步。彼悠悠之旅。甘心退落者。曰。我固不爲賢人爾。豈知不學爲人。卽以非人。其去能言之鸚鵡。何幾哉。則朱子深切之思。又能已已也。

邵氏令稿題辭

古學久遠。莫或茂明。則各以意爲意。上者務極遠。絕其下。聽聲望影。所以不得齊同之致。蓋文章者。聞見之事。而等諸空虛。使聞見無據。卽空虛亦未能有明。故予推本求實。欲令體用相譬。斯今古得接。邵氏從游。始延皓。繼曾。撰廷皓得說。而絜清之。曾撰得說。而嚴簡之。皆幾于正雅。迺其兄弟輩。復純一志氣。期注高廣。凡百里千里。未可得比者。一時起于一家。夫匡助之益。必曰師友。親抑深惟親嚴之義。莫甚兄弟。苟以倫備。情性足。卽旦夕宴言。而敦學相長。已引翼上達。况其慇勉。但此全乎在天。非若師友有聲可求。倘伯仲無徒。或有而壘荒不應。又或夙喪孔懷。意境拂逆。十國八九如家。伯氏早背。致廢讀書。則奈之何哉。邵氏受于天者厚。又人事克配。能不負天。故和樂之氣。生于文章。夫子說詩曰。父母其順。則邵氏一卷之中。乃備孝弟可以興矣。

論略題辭

天如成進士既讀書石渠歸語予云經學微渺未有究暢欲用昔人限年法幾年月畢一經統幾年月畢諸經令各就本緒則如三傳三禮者雖分專家義原一貫當條序成列融於大通又謂窮經則王道明通史則王事著明王道者與立體著王事者與適用則取二十一史明白譌次凡一世代凡一君與其臣之繫興亡者皆列論斷纂鑒前愆後至宋史裁自脫脫義例庸略擬筆削以章定獻又

知果堂集

文卷五

五

以爲古今執殊不達於今爲泥古自高皇帝以來斷自神廟止大之人物典禮官制漕渠貨貨外而夷狄細至服物宮室放班孟堅體勒爲一書又以爲治天下者當有經營天下之志五方風氣不齊其間戶口錢穀形勢沿革定有綱領則聚二京各省通志及府州縣志與近日所飭賦役全書彙次節目京省立總論合計幾府幾州縣立散論務於荒遐備舉莫或隱匿庶幾指掌可視同時聞者疑其工力有數似難連及獨予欣然會意銳

其成蓋相與讀書所期無不底成况肯以讀書爲職則志專藏書多不虞心集卷則易有功閉門下帷晝夜寒暑無間則靜一忠孝率性則好惡正兼此數長即孟堅而上何不可就乃解裝出所著詩文閱其當篇小目宜有千餘紙寫于華春亡去蒙一匣兩人惋惜彌久即所存諸論議策說并館閣試文小加點次名曰論略行世餘皆引端未究要此萬世之業非計日可購詳其舉志天如歸來著述如此

知果堂集

文卷五

五

三蔡稿題辭

大蔡刪音就理。道規虛肅。二蔡峰壑亭立。外作內止。三蔡惠吉自好。秀風玄播。三子者。卽散在千里。遙連萬家。且以並時稱罕。况八龍五長。託體同軌。夫藝資性分。誼重天倫。二者具足。予以求功玉琢。取助良朋。其爲勞易。奚啻天漢。而猶負笈慎從。不遠吳楚。陟長江。歷洪波。渺蛟龍之噓吸。攬風雨之忽。既心目開明。神思遐暢。及登春臺。覽周旋余席。則復納聲歛色。飭躬振辭。乃舍館蕭寺。耽樂窮寂。幽懷下上。銳志縱橫。古往今來。智動仁靜。罔不交融。一息周流。萬端可謂有齊。無累質文淵會者矣。每慨末學膚受。足已矜人。次則鼎鼎騷騷。狗華亡實。三子世家子。非卑寒儉塞者。茹淡素。習勤苦。修明古學。陶淑厥躬。則脫落世趣。賞弊至德者也。于其歸。作序送之。他日瀟湘洞庭間。有談周禮說尚書。攷定三禮。教授諸生徒。以昭宣大業者。必三子已夫。



知畏堂文存卷六

太倉南郭張 采著

何茂清傳略

何生名岫字茂清。崑山人。少奇碩。八九歲如成人。年十七補邑弟子員。二十病嘔血。又五年卒。生天性削立于古今邪正及道理是非俱有分限。外沉默絕無炫鬻。當四座論風起。顧生獨噤不發。退徵狀即能一二言微中。論人重誠僞。嘗述士君子作事須無所爲而爲。否則名下人口譏斷斷以故。

知畏堂集

文卷六

意色囁多不可。同學推畏友。家貧律已極嚴。朕援汲人亡吝。擅心計。手指口畫絕精敏。又未嘗見其鼓數治生。一日里中勢家兒。鍵平民恣虐。生入破其戶。目攝叱勢家兒。掖平民去。其急義類此。居常寡交與。所師友不過五六輩。皆邑上士。終亦落落然爲文清古絕俗。高亢難附。嘗一試有司。不得志。鬱鬱旋病。則葺廬馬鞍山下。廣池種魚。牛榆蓮。遠岸修竹。開窓望峯巖。在几席。良友至。治蔬具資談。適客或讀書作詩文。則默扁一室自遠。若跡名度。

外謂其達生。當可却病。而竟死死之日。同學哭之。皆失聲。

南郭子曰。茂清余小友。常目之曰毅而不弘。今文人喜通方。剗削廉隅。遂不克載道。使茂清假年所成就。寧止辭章。惜乎其遽死。然以天性峭直者。致同人含辛若此。則豈非以其誠哉。

知畏堂集

文卷六

楊端孝先生傳

楊端孝先生大濬字子澄。蘇州吳縣學生。父宮保南京兵部尚書莊簡公。先生其叔子。自幼溫重。無子弟過。長好讀書。漸分別義理。究性學。時少湖王先生昌教立說主敬。以躬行饒實。先生從游多辨。跼退而湛思。謂始終惟慎。獨敬德隱操倍篤。倫紀嘗時鑄戶間。往來師席。或朋友講習。踴躍隨一平頭人。不知爲貴公子。居父及兩母喪。朝暮溢極哀毀。葬祭皆禮法。垂老思慕。猶孺子泣。少湖先生故以純孝傳。宜先生稱其主弟子。莊簡公清白所遺不及。素封四兄弟析產。先生一取。薄事伯兄友而恭仲兄季弟。早夭。遺言三孤女。長擇名配。丁巳戊午間。歲饑。民間死亡相繼。先生奔走掩骼。凡兩年。所可萬計。丙寅。端緒。遺周忠介公橫索賄不得。則執銀鑄。窮忠介。先生攜一橫公所置籍。曰義助。初吳人難急。忠介難懼。及縮不前。見先生羣語。乃公素謹厚。且劇吾屬。敢後一日得千金。既鉤黨急。有請削助籍。或請毀先生。笑不應。年愈

支日手一編。至夜分。亡冬夏間。坐無雜客。室無旁御。家庭若朝典。卒年五十有九。以手指其心而逝。學者私謚爲端孝。故歿後稱端孝先生。

論曰。先生固不名一德。孝其大原。端則統指乎先生視采猶子。卽所述第及著事。若幽微者其誰傳。朕先生與兒童語。溫溫可近。義形則威武不屈。吳趨纖夸。舉先生皆知嚴重。繇平時見道明。養氣寬靜。故爾。或惜先生未仕。無可施設。書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廷樞語采。先子庸行皆絕行。難可悉紀。傳不云乎。君子之所不可及。其惟人之所不可見。知書與傳。則知服膺先生矣。

錢方明傳略

錢生安修。字方明。嘗熟入。初字行安。以叔名行。改今字。人猶稱錢行安。父元玉。教子授經史。生年十三。通誦六經。凡史漢諸書。略上口。作舉子業。辭猶不流。元玉恚曰。我能教子讀書。不能教子作文。命也。置不問。年餘。于亂帙得地震記。知出生手。亟嘆其奇。令從西銘及余游。生益厲學。窮日夜亡間。家貧極勤苦。年二十。出館穀餉口。文日駸進。當得意。馳驅周秦兩漢間。下不知晉魏。試有司。輒第一。士聲籍甚。好作詩。所著詩三四卷。弗名一體。率蕭朕陶寄古文詞不多作。作則堅古峭直。喜讀李獻吉文。幾欲度其前。一時名下士咸樂與友。與交一望可知。第喜詠辨。時面觸人過。又頗別白。所善則煦煦就見。非類。即跳影匿去。既才名受時忌。復性度如此。以故誹語時及然。故坦適寔無他。嘗慕隱居。自言得地十畝。屋數椽。疎梅修竹。繞以大池。日吟咏其中。差足樂無求矣。壬午一夕病遽卒。年三十。同人悲思。謀行其詩文。論久當定。詩文固異其必。

傳

南郭子曰。余于文章首推錢子者。他人華言失寔。曼聲沒理。錢子則高可共見。深足自怡。長卿賦心。斯為庶幾。憶甲戌。從余讀書虎丘山房。寒夜漏盡。為適。今思之最痛。豈棄予侍西銘其朕。

楊生傳畧

楊生名靜字定夫。蘇州之嘗熟人也。父彙當世所推子嘗先生也。母吳。娶太倉南郭張某。女年二十有二卒。靜小時奇慧。天啟子丑間。方四五歲。西銘張子同予訪子嘗。子嘗携兒見客。兒睂眼。操如畫。端好。可念。父指其伯某叔引之揖。見拱手序揖。客左西銘撫其首曰。孺子後必成器。爲我兄弟。動顧余云。兄有女年比可與。許我主若盟。不復塞修矣。由是爲張氏壻。既就外傳。以父母憐愛。一日中

知是堂集

文卷六

七

調達不能純讀書。但耳習。怡悅。上日。嚴誦所讀書。踰他童子數倍。麟士顧子固與子嘗同學。夏月坐星下。兩人談文。婉轉閒靜。時七歲。審聽不移。麟士以兒子視之。問爾知語云何。得無有所解否。靜唯唯。麟士奇之。爲說程文破題法。隨舉一題目。大義靜竟如所說。成句有機理。遂反類旁喻。問舉事物。命題亦輒應。乃起黃童譽。年十五試童子科。郡縣及臺使連第上等。幾冠一軍。充嘗熟縣學生員。是時子嘗麟士教大著學者。稱爲楊氏顧氏學。或呼

知是堂集

文卷六

八

楊二

虞山派其教本原經傳。鉢繩刻墨。黜詖。躋辨。庶幾聖賢指歸。蓋持論斷斷遠近。翕然傳習。其靜周旋父師間。領會微奧。復希慕西銘。閎肆縱。典籍故他人學。虞山動見。攀束靜步武家矩。而中外秀惠。如有天得。崇禎丙子。子嘗以明經第一入北雍。應順天鄉試。靜方束髮。隨麟士應應天試。都人士爭其聲名。爭望見靜。從師匿跡。絕不徵逐。一步其冬。子嘗選得松江府學訓導。移家之官。明年娶張氏女。子嘗平時盛師道。復官其職。執經者益

行靜爲之諱耳。其篤厚多如此疾亟。命裴小說書數冊獻母夫人曰。此中說感應殊幻。脫復悲憤。須一看。人生大致良然。歿前三日。作律詩一首。垂絕呼家人設祭。祀其先祀已。執母夫人手曰。無嗣廢祀。奈何。母慟搖首曰。哭無益。勸阿爺取妾兒。不可不死。言已氣絕。三黨哭失聲。有詩文遺稿四卷。麟士行爲之次序成集。

南郭子曰。壻也。津津稱述。又多乎哉。曰。子弟欲其佳。昔人比之植蘭。蘭摧心折。何能不懷。凡稱述固

知畏堂集

文卷六

九

楊三

在人耳目。亦就子所知見。絕非矜護。此子但氣弱。謂性行醇厚。可宜年。乃西銘愛之如子。而西銘五月靜七月死。距七十餘日。豈人死亦有應求耶。問其在雲間時。唱詩社招合遠近。長年老詩伯畢應。此則通人一累。詩文誠雅事。會應有時。夏月行冬。令凌臘可乎。詩葛公有云。早慧不成。洵然悲夫。

貴一王公暨于宜人合傳

公諱默。字浴淨。號貴一。先世小興州人。高祖鑑遷清苑之石橋村。因籍清苑。鑑生璵。璵生土。土生鍾。華配汪氏。生子三公。其仲也。公生具英分。見時卽遠略。癸卯方冠。舉于鄉。時已志經世。既四阮公車。遂棄去。爲吏部選人。丙辰。得山東東昌之高唐州。州方遭旱。且蝗。民散他走。戶口無幾。公至。爲具牛種。修趾置舍。經營義田數百畝。歸復業者可萬人。州舊有積穀以災散給。臺司隨下檄徵。流民重困。

知畏堂集

文卷六

十

公力請得蠲四千餘石。御衙役嚴察。嘗謂快如虎。壯如狼。皂如犬。剛不馴者三十餘。坐堂上。靜若無人。有白事。輒得面達舊例。凡在官者。其代耕餼出市。廩名曰門灘房。號至破。壁析椽不免。公曰。此何殊王安石閭閻。亟盡革。取別派填抵。潔郡賦四倍。他邑爲漢范百年來積弊。公條具不均狀。陳乞當事。當事鑒公焉切。得調改。潔民以蘇。時遼警。羽書徵兵。劉大將軍銓提所部。應州縣聞兵。閉門拒兵。無從得食。難之。官官復匿走。至高唐。勞且犒。民爲

卒主吏爲帥主。劉因噴噴歎語人曰。王高唐將才。凡三年以丁繼母。趙繼去服除。補陝西隴州。隴固涼。齊公曰。斯如鼓瑟小弦急。則音亂。我守官兩期。年陞鞏昌府。靖口衛同知。公既去。隴民乃思曰。王父寧我靖口。遠在西域。與口隔一河。餉不繼。公規畫軍得宿飽。戒毋犯邊。入耕牧如內地。乙丑行取授戶部員外郎。郎官優閑。可不加外吏。適口通。都城公董行糧東便門。不解衣。勤最者數月。始竣。乃紀錄。晉郎中。亡何。出守鳳翔。未幾。王爵者知長安。集。文卷六。十一。以劇地。擢廉辦。抑隨流外。救會。是時流寇猖甚。公晝夜馬上。賊一犯隴山。再犯寶雞。皆手嚴鼓節。截斬追竄。直指吳友鹿。先生不輕許人。稱爲郡伯第一。賊退。公乃免商稅。蠲城壁。問民疾苦。手書府門。云不爲民造福。祇爲民除害。不爲民除害。祇不爲民害。有識之者曰。是固治高唐有慶者。公瘞瘵不皇。每嘆我精已不迫。絕不但高唐時也。未幾病。公喟曰。我歟。歷十四五年。所懷不止此。此其休乎。遂乞骸。歸。遂不起。於所浴處。聞之。爲罷市。配于

宜人。宜人姓于氏。性靜慎。行止以節。公爲諸生時。家絕貧。宜人操井臼。執饋事舅姑。惟謹。與妯娌居。謙謙無幾微間。既子女長。集小兒語作訓誡。語皆情切。公宦遊幾十五年。未嘗一抵官所。曰。公廉吏。携家徙增累。我可母往。家居。率羣婢織紉。如貧時。疾篤。醫請診視。曰。婦人手那得近人。拒不聽。遺令身後。事繁簡素。其循禮知命如此。公與宜人生卒年月具誌。狀子三長爾祿。次爾祺。次爾禧。俱庠生。爾。知長安。集。文卷六。三。讀書修行。爲北方良士。不遠三千餘里。乞余言作傳。雖採及葑菲。可謂慎終矣。張采曰。洵朕鬼神之際乎。公先號浴淨。夢一金紫像。題曰。貴一神位。旁立者稱是公。因號貴一。及屢續見持先所夢神位來迎。且請期。宜人一生勤苦。死之日。惟遺繡佛一幅。此夫婦豈常人哉。

卹贈鴻臚寺署丞瑞憲張公暨黃孺人合傳  
張鴻臚者故南京光祿寺署丞殉冠難。朝廷嘉  
乃烈贈鴻臚寺署丞故稱公諱元禎號瑞寰自唐  
司業文昌公籍歷宋學士于湖公孝祥世居和州  
之烏江元季有幅巾者讀書隱若湖行最高若湖  
去烏江數里亦名白洋因又呼白洋張家再傳至  
遇林始諱州籍五傳至與子四長廷幹是爲公父  
娶錢繼吳子二長元會次卽公當公官光祿會  
覃恩贈父如公官兩母贈孺人贈公親衛鶴施于  
將誦選入可州樓然曰吾故文章節義家僕僕  
馬蹄間獨不愧唐宋兩祖棄不問教其二子甚力  
既長子冠童子試補弟子員方藉起家逾年竟夭  
死贈公以故忽忽隨卒時公方十餘歲哭對弔賓  
人侍寡母焚哭支朝夕念伯兄垂世憤發下帷吳  
孺人則持而啼曰自而兄以政苦死每聞清夜讀  
書聲卽刺心見無復爾公泣應聞竊讀書見古節  
義事多感起覆家乘得文昌與昌黎交游于湖處  
父難及與考亭往復論學書疏連沉思或翔躍而

舞王辰娶黃孺人甲午入太學公既獨子吳孺人  
亟抱孫爲置妾數輩及黃孺人舉子公曰有子足  
慰母安用諸婦爲一日盡遣去乙卯遭吳孺人喪  
公極哀毀得禮中戊辰新天子卽位誅鋤逆  
天下頌聖明公心動曰與其守制科且俟河清  
吾獨不得效犬馬遂受秩除南京光祿寺署丞辦  
鴻臚寺庠序事既典禮勤厥職罔懈尋以覃恩  
得贈父母卒未捧長至表箋道中寒疾遂請旨  
于告公私幸曰邀恩報兩親死入三泉無恨棄  
雞肋脫雞耳乃屏居別墅習養生家言課諸子爲  
適乙亥春寇警卒至時承平久一無備禦招市人  
乘城問誰稱公先貲應精城百雉需器問誰具公  
先貲置具議分守和州惟北門當孔道劇且瑕公  
則任北門守州宰文吏權他屬乃稟進止公日夜  
治軍見幾事參差誠子弟賓客曰昔白贊善酬先  
司業詩平時猶不用官位炎冷奈何危城中趨附  
勢要吾用吾家法耳屬天幸賊破巢縣竟西畧去  
亡何州罷守識者相率遮長子弘開以告公厲色

曰。生長斯墳墓藏斯和城。吾死所。去曷往。至十二  
月二十六日。賊馮城公誓衆戒嚴。堵卒人人願一  
當賊。二十八日。賊擁雲梯攻北門急。堵卒挾砲石  
奮擊。賊却。盜掘水洞。公指畫擊殺數十人。中有賊  
首紅袍金帶。號鄧六王。中砲死。群賊哭呼千歲。擁  
去。遂切齒北門守者。申刻傳云。主者議縋城。公謂  
見危授命。若去。誰與守。諭堵卒敢傳縋城語。從軍  
法。少頃。弘開奔告曰。主者已跳守。公返扉行自決。  
兒代守。大人速計。公厲聲曰。則死耳。妮子欲我草

間活。俄西門火起。賊登城。公猶仗劍指麾。刀已及右耳後。公仆地。群賊罵公殺我鄧平歲。矛刃連下。遂死。黃孺人聞城破。亟自裁。紅巾方在手。三小賊劈門入。逼索財幣。孺人曰。我命婦死。不受賊辱。賊怒。亂斫死。次子弘闡奔北城尋父。遇屍伏而號。賊擒去。闡且哭且行。至南門橋上。躍入水死。三子弘聞受賊縛。有奸人語賊。彼宦族。卽若父守北門者。賊復憤憤傷我千歲。脇聞至家取金寶。聞曰。金寶所不惜。第還我父。當盡室獻。賊怪其誑。殺之。擲鄰。

家奉中事聞贈鴻臚寺署丞王莊臺使按和廉得  
實立祠祀州守譽公弘業卽祀公其次公恂恂樂  
易終其身布衣徒步嘗訓其子若潮數畝祖父傳  
及于政廉嘗言爲前人羞然里中飢寒往往待  
舉火歲數出所藏穀貸貧親施勿吝焉假多金商  
外客死公不復問令且責親墓赴還公傾囊贈其  
人護官歸崇其厚克負公公亦不較佃輸租例折  
白銀公少時所定位米價方賤此冷米倍倍或諷  
公公曰彼工費亦倍我無藉此黃霸然黃公龍山



怡川戴公暨元配蔡孺人合傳

公諱士鰲。怡川其別號。世居長洲貞豐里。始祖仲明。公洪武中以推舉爲鄉賦長。歲晚潛著能聲。繇是累世任清事。五傳至南園公。家賦益浩衍。子四人。三曰玉川公。娶于郭。是爲公父母。南園之季倭變。業遂替。玉川乃徙吳江之新城。時公年二十餘矣。公少有士名。讀書好太義。意遠曠。適玉川公晚困忽忽多不豫。公爲經營供億。使有歡喜。已復付度。老人得無念舊里。因奉玉川公歸貞豐。亡

知果堂集

文卷六

七

何玉川公卒。公哀毀盡禮。則病將郭孺人寄一屋。又歲饑。絕窘。郭且病。公則時天南代。及病革。公號擗殆不起。當是時。公瀟然如旅食。惟用糲作糜。或挑野菜和羹。日視兩僕納少儲。值復饑。乃慨然自嘆曰。一寒至此。遂銳意作業。錄兩載積。一二年產遂中人。公固有一妹一弟。妹嫁時家四壁。郭孺人切切墜淚。公罄所有贈。妹婿陳遇公多不善。妹死于女孤幼。公撫育。長爲婚嫁。如所生。弟曰思川。幼出贅。既惑于譏。爲公難。公曰。我弟也。彼知業應平。

受不究所來。爾今何問。應否。弟割半授弟。爲悔感。

公外家蔡氏。蔡孺人弟冲菴者。富而驕。公貧時。往往侵公。公不與貨。升斗其妻。卽公從女弟。後蔡中落。公恤冲菴倍至。冲菴死。又養從女弟終其世。有從兄子生百日。母死。公惻然。卽抱爲己子。所買田宅。皆倍酬。亡賴子意不滿。輒獄辭連公。公呼與語。邂逅不自厭。當相白。奈何。開訟。亡賴子遂折服。公喜緩急人。雅好客。雖經奇窮。酒半長嘯。無屋促態。至老遠近稱長者。故沒後多懷思云。孺人姓蔡氏。

知果堂集

文卷六

七

孺人蔡氏。父爲山公。少循謹。事繼母能不失意。年十五歸公。上有舅姑。孺人敏慎。與小姑處無間。玉川公既沒。家大困。郭孺人復病。支離床褥。孺人固富家女。忍饑織素。日得四五丈。易米共姑。米又斗值數百錢。姑在床褥。非新婦不得。七箸兒呱呱復需哺。視孺人皴肌裂膚。早夜服作如此者五年。無幾微怨。蔡太公遺之肉。則以進姑。身自食野菜糜。酷寒臨褥。僅披單衣。以敗絮貼背。縫敝裳作兒衫。姑未嘗不爰。公少有酒癖。孺人多規諫。及客至。呼



瓶罄釜塵。所居一間屋。母子支離。樞旁又守。禮法  
移一步不得。視從死難。易百倍。孺人備針紉。間  
芋并力。交作。屋壁故葺。歲久。破盡。夏雨漏。地卑  
積水。則坐積水中。冬霜漸。漸入十指。龜裂。然。歌手  
便斷炊。可奈何。兩兒稍長。同就外傳。孺人煮飯熟。  
倚簾望兩兒。或雨雪歸遲。終不先飯。率為嘗。積十  
餘年。次第須婚。賴學博宦揚州。九舅公歷游。各稍  
授田。贍費。狀二畝四畝。且瘠。則又何幾。貧寡婦連  
娶婦。卒瘡。豈有人理。既兩兒別。諸生。或高等。始任

成立。京錫語予。太父極慈。季父教。舉。友得如此。  
奇。窘者。直坐家。世酷貧。不皇恤。爾。至午。錫登賢書。  
吳俗捷騎。至里。不逞。持金。投呈身。膝。三日後。鮮衣。  
林立。京錫謀曰。若爾。曷可使。阿母。是。不納。鋪戶。  
讀書。如嘗日。出。隨舊時。平頭。徒步。委。孝。哉。兩周。  
子。假如。俗所為。不僅。傷母心。將母二十年。負苦。一。  
朝遽改。且沒母節。則如是。乃以成母。此之謂有子。  
孺人二十七歲寡。今四十有七。性嚴冷。對妯娌。不。  
一輕出言。隣居罕見面。訓兩婦。率事老翁若姑。烹。

熟奉承無間。邑中羣稱節孝。我寵冒母姓。姓丁。名。  
此召太倉州學生。

南郭子曰。錫幼患痘。瀕死。母感夢復活。丁丑。孺人。  
侍姑所。恍惚見神。告免火厄。孺人殆格天矣。我無。  
以名孺人。則曰君子固窮。孺人君子哉。

學博芝田劉公墓誌銘

公諱文字在中。號芝田。世郡人。考後池公。以仲子。心夢先生。成進士。擢守太倉。績最。贈階奉直大夫。方辛未夏間。心夢先生秩滿。當遷官。州父老僉曰。守去嗣將誰撫。既報新博士至。曰。守兄也。休哉。行。訓我子弟。未幾。先生晉戶部。尚書郎。公司故太倉者六年。以丙子七月八日死。官下。先是公病。呼

其子儀。謙于郢。儀謙得信。即促裝。友人止之曰。公固病脾。茲未劇。其畢秋試。儀謙泣謝曰。心碎。他無能計者。于是別。其母趨行。至則公死。匝月矣。儀謙一號而慙。徐醒。號復。屢奄且死。余弔之。苦次。囑儀謙。爾忘老僕語乎。老僕述公垂死呼兒不置口。爾奈何。以一死報儀謙。稽首唯唯。四越月。始能起。持狀請銘。儀謙從余久。且與公交五年。知公長者有。與槩死之日。稱許出一口。嗚呼。公死。比不死去者。人謂為榮。妻庠官制正。一分齋。二公齋。署曰孝敬。

朕事主于正。而事日寡。薄事其師。不能膜主其事者。多朕望。又邑中形勢。周水。人性柔怯。獨儒學所役。虎而翼。遇博士弟子。拱手序。左右弟子。不肖者。反行媚過。平交。遠鄉人。城市。則惴惴奉惟謹。以桑怯屬。朕望。又助之翼。虎。于是勢張甚。招訟牒武斷。墨無算。公能自別白。或事相及。輒奮手曰。我不同。污母。潤復。總廝役。以法與如仇。故墨敗。公名益著。祁御史巡方。嚴保薦。考公上第。願諸朝。行擬。夫用而公。竟死。公在。嘗大發如此。前此具儀謙狀。朕

記公少時讀書。不間寒暑。凡古今文。三過。即不去口。自恨有隱疾。不能夜讀。曰。嗟夫。我坐是不得科第。儀謙謂科第豈盡由讀書。悲矣。朕用能獨以儒振。即心夢先生。不他師也。性儉。每云。紫布是常衣。豆腐是常飯。余常語儀謙。公言。尚少。恕布衣腐飯。貧士經營不易。豈得作常。固爾。公為持約矣。往與心夢先生析居。遵奉直公約。兄弟歡飲。其前已乃相對泣。至今里中。或兄弟爭多。云。豈不媿劉氏。方逆。瑞時。以事連其姻家呂翁。公匿呂于室。曰。事敗

願同禍。復連門人李願卿者。公曰。里中利子財。而  
增媚耳。毋恐。公密圖。遂俱脫。有富人將毀婿。盟  
公盟。卒不毀。甥女張新寡。其弟納豪賄。謀奪張。公  
瞋目叱斥。謀不果。他若劉必顯。以外侮。魏養廉。以  
軍籍。王郢峰。以馬役。皆幾窘。公悉為調護。得安。蓋  
公辨黑白。重朕喏。好惡行意。不以地位易。故為德  
終始。其大致又如此。公生萬曆甲戌歲。距今歿得  
年六十有三子。一即儀謙。承天府學廩生。與公生  
月日同人。以為奇。餘詳家狀。儀謙擇日葬。請銘。余

正長生集

文卷七

三

三

已謝去筆視。久杜門。茲迫于誼。為公銘。銘曰。

生于郢。歿于壤。反而葬于郢。何不瀛博之野。而

為是道路之紛紛。曰。葬于可。權葬父。以經先人

生。其規吁嗟乎。無負公之平生。

卹贈國子監學錄玉岑姚公墓誌銘

萬曆間諸先生。昌明性學。于時江以北。則肝貽馮  
慕崗先生。山以西。則安邑曹真予先生。皆屬身學  
物。研切仁義。而慕崗先生同里。有玉岑姚公者。起  
任斯道。乃規合兩家。詣極堂奧。久之以儒官死。霍  
山寇難。造次於是。顛沛於是者矣。按狀。公諱允恭。  
字寅甫。因窆父玉環山麓。號玉岑。姚氏裔出有虞。  
先為浙武康人。國初徙淮陰。高祖通。始卜居肝  
貽昭信鎮。通生相。相生鉞。鉞生厥。考天年。為邑庠  
生。有文行。學者宗之。常云。富貴不可求。惟聖賢可  
求。神仙不可學。惟聖賢可學。沒後。弟子私謚曰文  
貞先生。配楊孺人。生五子。長即公。公幼淳篤。不習  
嬉戲。六歲入小學。能強記。稍長。受庭訓。即耻科舉  
業。謂六經聖學原本。獨攻苦罔間。弱冠補肝貽博  
士弟子員。旋升增廣生。應南畿試。忽罹文貞變。聯  
踵幾絕。行喪禮。不飲酒食肉。時兀然寡母。四弱弟。  
一幼妹。相向視。公公哭泣無時。則深有諸慮。對遺  
文手澤。輒復惘絕。因放屈原離騷作九孝九忠已

正長生集

文卷七

四

宅兆寫遺像述狀請墓誌于慕崗先生。嗣後三十年事母盡色養。而文貞沒時。家壁立。公歲授經。得脯修。爲弟妹婚嫁。母沒。徒步二千里。走安邑。請于真子先生。爲誌墓。內行敦密。秩如也。既先後學。使者置高等。方釋文貞服。卽填廩膳。生年五十餘。積歲以明經選。得霍山訓導。素故嚴師範。爲儒官。益修淑。適吾郡心霞龔公者。亦以孝廉授霍山學。正一見深相得。日討論名理。每感慨任事不力。縣三綱不明。則義形色居一年。值流賊入寇狀。兩公謂令籌兵食。不得。則約士民戍守。衆弗固。越日。潰。兩公雅步泮宮。心霞語公。學問今日始見。公云。死耳。義不辱。左右請避。請微服。兩公攝首。左右散去。兩公整冠帶。對坐明倫堂。賊縛一生入。問何坐者。兩公自以官應。賊挾龔去。向公索金錢。公罵賊。請死。賊遂加刃。并及許孺人。季子範。公死復甦。聞龔肆市哭。尸下。曰。不痛死。行自隨也。爲經紀喪殮。闔一室。引帛雉經。值徐令至。爲解免。公乃強起草移文。述學正龔元祥死狀。并修禦寇方略。幾數千言。

陳臺憲而賊復至。家人勸入山。公曰。我官非守土。可無死。以愧荷免者。且不能負龔心霞地下。則趨縣謁徐令。謀效死。令已先去。回語家人。徐公釜中糜沸。未已。而人已無踪。復坐明倫堂。獨候賊。賊至。劫公出。公行且罵。賊怒。絕其項。燔諸火。垂絕。罵益厲。是爲乙亥正月。至。有八日。距龔先生死。越十日。云。張直指夙重公。核事上諸朝。得贈國子監學錄。遠近傳其事甚烈。嗟烈生死一節。公非其假。公力學。稔誠如龔公言。臨難其應。爾初慕崗先生倡教公年三十餘。以忠孝賦贊。慕崗先生稱見晚。迨慕崗先生泉楚中。稅瑤禍。逮繫詔獄。公赴難中都。越三年。慕崗先生釋歸。則時從遊。析疑起難。開明爲多。慕崗先生卒。服心喪如禮。爲著玉成日紀。人物冠冕錄。其師真子先生。則先拜淮上。旣登堂。及真子先生卒。亦服心喪如禮。晉陵孫元闢者。曾論肝邑。于公有師恩。又常友事。京口華省衷及孫華前後卒。公兩渡江。哭其墓。與海陽李開我伯仲交。聞李母喪。輕千里往弔。里人崔潛愚。學行

而貧。公率鎮人。士建嘉祐寺禪堂居之。曰。以養老。一以尊賢。劉默軒有喪。資庫金。公方待廩。餼舉火。卽捐以償。高誼率類此。公喜靜坐。常入山居。真相寺。每結趺。竟夜。歲除。家人往迎。貽書于弟曰。學問須自靜入。我適有得。不能卽離。遂不歸。其論格物。謂如格天之格。至誠感而遂通。則聰明。應論求放心。謂不用心。固放。用非所用。亦放。惟返之天理爲求。又云。失意中多進德。得意時多滋過。又云。聖賢德性。不涉意氣。如磨不磷。涅不淄。方爲德性。

宗法。合其族置祭田。祭用昭穆。駁文公家禮。建議立崇賢祠。祠先世有功德于地者。舉查孝子三節婦。家塾鳩文課子弟。庶幾經師人師矣。先生資用世才。肝胎巖邑。代無爲州輪同金。代靈壁縣輪遼餉。歲不下半萬。民坐是大困。先生廷對時。伏闕上書。齒于銀臺。後巡倉御史王公廉知其弊。爲請得報罷。所著文章。自孝忠賦。玉成日紀。人物冠冕錄。而外。同幕崗先生輯經世日用編。爲之安邑作徵文紀。爲孫元關先生作言行紀。其他散篇備全集。辭皆雅馴。關切風教。晚年立詩經傳說。叅書成疏。上復不果。嗟夫。先生行年六十。汲汲理學。卒以義死。每謂朋友五倫。傾誠始終。而同死有心。霞先生時時教孝教忠。語不去口。子範以身殉。求仁得仁。天之予先生。豈有憾歟。以萬曆甲戌閏十二月十八日生。以崇禎乙亥正月二十八日卒。得年六十有一。子女詳家狀。以某年月日。窆於浮山之原。既葬。次子書不遠千里。請誌。余病廢。閉門絕筆墨。媿謝書曰。千里銘墓。姚氏家法。獨奈何。以予當

安邑辭不獲。又心儀公。因力疾銘銘曰。

爲子孝。爲臣忠。自幼及老。惟心同子。死孝臣死。忠舍生取義。何從容。卞壺父子。幾其踪。身燔劫。火氣作虹。奚必正寢。乃令終。吁嗟百世。猶開風。

孝廉與游王公墓誌銘

公諱志慶。字與游。王氏。鄉郡以來。世譜具詳。自古川公。以越之分水人。任崑山學正。因留家。後子姓日蕃。或居崑山縣。或居太倉州。遂統占州籍。公居崑山。距古川公十有五世矣。高祖時。賜贈禮部主事。曾祖三錫。嘉靖己丑。科進士。光州知州。祖貴。憲贈刑部員外郎。父臨亨。萬曆己丑。科進士。歷杭州府知府。所至有政實。民立祠祀。以長子贈中憲大夫。母張氏。封太恭人。中憲三子。長志堅。庚戌。科進

士。歷湖廣提學僉事。卒。官次志長。崇禎庚午。科舉人。公居三天啓。丁卯。科舉人。時號一鳳三雛。公兒時。質重。有敏惠姿。就外傳讀書。一過上口。數過可通誦。中憲公家教。凡五經三傳。未徧。母及他書。公數歲。便汎濫經傳。畧及子史。大家集。嘗日侍。循循端序。不以中憲和吉。挂子弟過。年十三。遭中憲喪。哀至。瞬踊。弔賓。嘆惜。時長兄孝廉仲兄。已有華問。公依太恭人起居。日奉兩兄。誨飭。好學。好問。惟謹。十六歲。娶於周。中憲廉吏。產遺未及中人。太恭人



不免辭職。周爲御史公女。少賢明。入門家人翁宜。公啓太恭人。內似有助。豈當復以凌雜累老母。卽委內政。一意從兩兄。讀書。色養太恭人。已長兄成進士。要儒雅李流芳。長蘅。蕭仲兄。相師友。乃應童試。適其時賤古學。公故棘棘不近下里。又耻借故舊貴人干請。以故連不得志。公激且憤。遂例入太學。南京祭酒顧公起元。一見所試文。第上等。審姓名。亟贊云。固知綜核有法。定名家子。果然與禮部郎黃公汝亨稱不去口。則益精心典籍。兼攻詩

賦。獵翰墨。文人事。一不通。爲負復遺太恭人喪。朝暮臨米。杖乃起。太恭人晚飯西。每晨誦釋典。公晨起臨哭。已。馬位如太恭人所誦。終三年不食肉。飲酒不與宴。燕不見齒。喪畢。跡絕出戶。里巷莫視。面丁。那鄉舉邑中人喜曰。此家長者。繼舉固當。公車罷。扇戶如前時。庚午冬。同仲兄及許元溥。孟宏。北上。元溥者中憲公少女婿。公女弟夫與公兄弟合志。亦庚午科舉人。故公饒天樂。旣甲戌歸。言色慘慘。語其友張采。國步蹙矣。小旻所歌。職今是謂。

可奈何。出感事詩百首。曰。吾以告哀。後其言歷驗。方。先皇帝旁求四海。詔內外臣工各舉賢良。適用。以名聞。當事薦公孝謹。貫達古今。可牧守。選下右司。徵辟公。稱病不就。遂緝東郊墓。傍墅名丙園。攜襖被。從一蒼頭。浩然作終老計。公癖書。平居窗几。明。紫筆墨具尤良。早起一編。抵夜有嘗課。讀經傳。當讀訖。處標片紙上方。記一日再溫。復然。嘗展其故帙。有溫五六番者。年少童試不得志時。卽發二十一史。次第繙閱。長兄壯其志。曰。勉旃。必成致。

嗣後丹黃考。駁竟一卷。卷尾識日月。或題記數行。歷寒暑。不輟。尤耽凍水通鑑。反覆凡四周。嘗云。通鑑不止串通事實。好惡正去。取當精讀。可廢諸史。又云。經史學一貫。未明經。何遽讀史。非惑則妄。又云。子弟穎秀。不患無成。患父兄欲速。則凌節。凌節則穎秀且落。大要先經傳。次三史。次莊列。管韓諸子書。次韓柳諸名集。乃融液通鑑。察治亂源。流暨事理得失。自有歲月程限。豈票輕可躡得。每見公談次記述。輒連篇口授。不復按本。此語庶幾自序。

喜植花木。養魚鳥。罷書手。自灌水調食。一日中焚香煎茶掃地。恒躬親。既緝丙園。號漢陰丈人。志息。獄益務閒適。作賓告招。隱累月不歸。當花開風日晴。美集良朋。邀兄弟子姓。觴咏永日。客至烹葵煮笋。欣欣然竟醉。則指園居謂我。竟表了一男一女。婚嫁便老。此不復履城市矣。壬午歲飢。死人載道。人相食。公疾心不寐。時獨坐墮涕。秋七月疽發背。卒。公事父母孝。事兩兄篤敬。長公後徙郡。與仲比屋。終其身無間。與人剏亮有本末。交天下士不濫。

知長堂集

文卷七

三

不失可則親。不可默自遠。所輕重咸中人服。公識量流連窮交。接羈客或窘乏時。資斧贈無吝。匍匐哭死。經營身後倍至。待三黨恩信遇昏喪。吉凶必贊費。有仕廉而歿。寡義而貞者。亟白之官司。衰宗枯賜多視。公膏醒。吳趨薄子弟。挾門第凌人。攫梓里。公丁卯前於兩邑爲上家。不一涉外事。脫須出。縕袍徒步若寒。峻高才淹雅。處輩類粥粥若無能。丁卯後兩邑宰尹下車。旅見後無私調。幸尹報謁辭。勿見好遊山水。遊則布帆短棹。或泊故人官下。

絕弗造請。然公志帥氣塞本具。幹略周知。民間利病。以時絀不得有爲。當惻隱中發。則銳往有良民。幾三十人。罹巡方御史網。閩邑稱冤。此不杖下死。卽瘦死。公問事在司理。故與司理善。亟往力白。冤狀得盡釋。三十人徐知事由公白。踵門泣且拜。同聲呼公活我。公退避。稱司理德。吾何力。活鄉等。辛未水浸。抗言邑令修救。悉有條序。庚辰夏。米騰貴。飢民蜂起。公約法平糶。剔奸刺瑕。邑署事者領下四境以濟。其樂施急義。仁心爲質。類此固性然所。

知長堂集

文卷七

五

著慎爾堂文稿。慎爾堂詩稿。兩園詩文稿。若已成帙。其讀史有得。此事唱論者。曰讀史目錄。其字句索解不得。稽覽無據。俟相質發明者。曰史疑有叙事舛訛。書法分雜。或証已。是或斥彼訛。或兩說相長者。曰史斷前人詮訓。辭理不屬。爲旁引援。悉使文義從順者。曰史釋。又彙採古人同姓名。俱見正史者。詳疏時代。爵里。曰同姓名錄。皆未成帙。從長荷學。盡不成。猶得其意思。書法逼于瞻。與詩競長。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病中猶作啓銘一章。病亟。

致書采曰。此病發膏。梁在表治。易發憂鬱。在裏治。難。今正人鬼。關嗟夫。公憂鬱。豈爲家。削衣縮食。以謝嗟來。亦良厚。何至觸心勞瘁。以死。悲夫。公生萬曆辛卯十二月一日。卒崇禎壬午七月三日。年五十有二。子四。長子洵。太倉州學生。解周。次子洵由。太倉州舉人。國子監。娶顧。繼。第。子。周。娶朱。第。四子。潛。聘楊。娶李。女。二。長適陸。次適徐。孫男一。孫女九。其洵出之第三女。許承次子。子。妻。以弘光元年乙酉三月十九日。卜葬吳縣三都。惟華山北。歲。

知縣堂集

文卷七

五

字坪新。阡洵。洵來請曰。先子葬有日。子知之深。幸一言。曰。掩諸幽。既泣辭弗獲。乃大述而爲之銘。銘曰。愛覽德輝。厥聲嗶嗶。集爾。集爾。公。式參止。蔚乎圭璜。內外完好。治。治。各。詩。書。斯。公勤。迺耕。氣。類。斯。公持。迺。德。風。草。義。分霜。明。脫。累。貴。我。涵。性。秩。情。史。學。待。究。孔。哀。弗。成。銘。茲。幽。石。不。媿。平。生。

柳州通判存赤柴公墓誌銘

按狀。公諱汝益。字伯衡。別號存赤。始祖廷富。貫浙江。籍仕元。爲萬戶督海漕。開府嘉定。遂留嘉定。間三傳至璧。號芝生。襲爵領兵。太祖爲吳王時。狗平江路。假璧兵。璧不受。太祖受命。璧佯狂。若知非。集志過。太祖知之。竟不問。三傳至晟。始居崑山五子。其三爲黼菴公奇。黼菴公與弟太同。登正德辛未榜進士。歷應天府尹。爲時名臣。是爲公高祖。長子郊。贈光祿署丞。生子輔。哲。以兩浙鹽運判。

知縣堂集

文卷七

五

官。贈同安知縣。生昭涇。公。亮年。萬曆丙戌進士。仕終南京國子助教。娶梁孺人四子。公居長。年十九。娶于顧。爲鳳山公九元女。鳳山公亦丙戌進士。與昭涇公同令閩。兩公深相得。故連姻。姪。公既婚。遊太學。與省試。隨遭昭涇公變。吳俗家兒難調。席父兄勢張甚。居間人事。輒呼應。當公內外貴。獨循牆抑抑。人不知爲貴公子。既遭變。益自下。冀保門戶。惟哭泣室。而族人毅者。負兩世恩。伐其喪禍。牽連不止。買田葬昭涇公。葬三年。田者顧復爭。行金。

要人將夷墓。時張可菴先生在家。正言乃止。于是家日落。公有三從叔。行素公爲郎兵部。一日拜梁孺人曰。母幸康。弟妹在側。長孫男婦問膳。兒脫身遊京師矣。則環拜親好曰。遊京師無衣糧。屏屨供請。各貸各應。日諾乃治裝遊京師。以太學生謁選。得遼東都指揮使司斷事。且歸。顧孺人已歿于家。乃卽家娶王孺人。一月別母之任。故事。幕謁閭長拜階下。公至。長揖。閭長不審公何等。姑忍。及見公行事敏當。適心下巨猾辛學。出入京中。持邊吏陰

知果堂集

文卷七

七

事。監司以下仰進。出公奉臺檄。捕夜召學飲。飲半出臺檄。學長跪曰。客歸家別母。以百金壽公。公不許。既學麾金得脫。怨公刺骨。遠鹽出雙山。故時遣官監煮。卽逐胥吏中飽。公往邊商大悅。續當煮邊商走萬人告臺司。願再借柴斷事。煮未半。擢廣西梧州府通判。公在邊最得遠人心。疑獄必赴公理。案牘稠濁。戴星恒不給勤事五年。無私錢入橐。幕宣王生從容語曰。公欲養廉入臺諫乎。公曰。破家來亦欲求升斗。奈人民安我。僚吏親我。裁汚手便制。

知果堂集

文卷七

八

側不忍。遂不復作家計。爾已酉八月發遼陽。所繼王孺人先三年卒于署。扶觀度關。十月初三待家僮舟泊楊柳青。夜半忽聞登登聲。時歸橐垂矣。獨攜一遼馬繫舫頭。疑是馬蹶。須臾數十人操斧張炬。周麾疾呼。公知事急。披衣起。抱吏部告身向後舫曰。善視此。而自投岸。呼援。時初三月。嘉微。又夜半水白如岸。公躍上。矢足入水中。流沸湧下。賊去舟中人整視不見公。時第三子胤祐從募善泅者求三日。訖無踪跡。定死矣。或疑賊是辛學黨云。公喜讀老子。手書至再。急人困。無德色。嘗夜過狄巷。有婦媿儂死。趣贈薪米。潘對峰死。貧無子。公爲殮葬。胡某蜚語侵邑貴邑。貴加窘辱。公匿諸家得間走。凡事多類此。越三十七年乙酉。長子胤祥謀合兩孺人墓。吳縣竺山之陽。捧狀請銘。且問墓禮。采告之曰。墓者藏也。歛手足形。歸于下土。今不得屍何居。胤祥曰。古有招魂墓。子禮然乎。采謂招魂之名。始于宋玉。然寓言非衷。若招魂而墓。則漢新野公主。魏郭循。以後莫盛東晉。而建武元興間。屢下

太管詳處卽賀循輩。余曰：非宜，但禮以義起，且勿違古。子今向我而啼曰：人孰無父？我獨不得父而葬。諸則是勿。塋啼不止也。夫人子亦致其情而已。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則爲尋柩之故矣。禮始死，升屋而號，曰：復，蓋以其土服，北面而呼。遂以衣三拊覆屍，不遽死親，謂故升屋之職。妻鄰人無衣，可以拊覆，復之以矢，明乎復之亟也。或駭迎神立廟，則可塋不可者，曰：魂氣無不之，惟爾哀情以通禮意。其束蒲爲形，覆以故衣，善生卒年月，知是堂集。

文卷七

七

于版內之棺中三號而閉。此委巷之禮也。速反而虞終其身如慕如疑，曰：于彼乎？于此乎？庶盡子心。云爾。柴子再拜曰：祥得有說，以塋我父，卽委巷奚辭歸而制生卒？子系云云。采不諱愚淺而爲之銘銘曰：

上世兮芻腹。孝子痛兮棺槨。王孫裸兮不經。桓整石兮朽速。黃帝塚兮衣冠。向北號兮卑某。復魂遼陽兮楊柳青。來竺山兮適放屋。魚鱗鱗兮陟斯流。漸晏兮卒哭。

太學子秦周公墓誌銘

公諱太亨，字子秦，號太時。曾祖恭肅公，以天官尚書事肅皇帝，有功德，載史傳。恭肅五子，長曰玄津，季曰存江，存江三子，季曰桂陽，配吳氏，是生公。玄津生孺瞻，無子，引宗禮以公嗣。公七歲喪本生母，辟踊且哀毀，祖父母極憐愛之。時父與祖父母折居，公不欲遠祖父母，又不忍離父，則日就外傳于父所，夜依止祖父母。公有殊資，喜讀書，未弱冠卽爲諸生，名在高流。丁酉鄉試，危待之，隨鼓篋入

知是堂集

文卷七

七

太學，益藉藉賢豪間，復不得志。喟然曰：家有賜書，奈何老邯鄲道，且爲康成太丘？于是歸事文，酒訓子弟，頗其齋曰：我貴，事本生桂陽公，左右服勤，遇大事一稟命，他猥屑不復溷。故桂陽公得跡絕城，市悲母早世，語及作孺子泣，每歲時忌日，嗚咽不勝。待舅氏有恩誼，周服食，佐婚喪，曰：庶幾慰亡母。桂陽公繼娶王氏，性嚴重，公多方娛悅。凡三十年，王復先桂陽公卒，公始終子道弗替。旣後，大宗居嗣父孺瞻公喪，色墨形削，杖乃起，孺瞻固素封公。

收筭輪數籍。授宗長區分。餘無所問。或請稽核。曰。親沒謂何。因以爲利。人之有子。爲視蜃灰。謹翰檮。如僅守藏。更何用置。後聞者交贊嘆。時與從兄同。嗣航航者方伺隙。公益情好亡間。哀少已。則錄所受產分給宗黨。皆最厚。身不及三之一。及葬。視窆。受加。公雖爲人後。事桂陽公尤篤。既割所嗣業。授異母弟。復量歲計。半留養。先是桂陽公有隱孝。母病。時時銛目。劇且拜天。割股肉進病良已。其事不盡在人間。公爲稱述當事。廉得實。以孝聞。特

知長堂集

文卷七

三

旌恭肅公奉諭葬。歷四世無專祠。公經營得在祀典。丙寅間。瑞禰起。叔侍御來。王公殉節。奸黨拾掇。多所坐。公奮袂曰。侍御廉吏。豈辦此。且善人在難。飢不及餐。况緊門戶。亟先族貲助。從弟客死山陰。旅襯不得歸。公行千里扶還。山陰人義之。有王式。弓者。以女許公幼子。曰公長者。託此志。無負同產姊妹。二親恤不衰。異母妹歸沈。曰無以母故分體。因取愛女配其甥。教子延儒師。長日手自簪較。漏下止讀乃寢。故諸子多名士。性潔癖古。縹緲蒲凡。

席獨肅一室。或流連泉石。乙丑。謁選人。擬就五斗。公笑曰。康成太丘云何。乃向人車馬下。具簪笏。歸盡釋家務。令四子遞承事。客至移日。陶陶爲樂。越明年病。方公婚嫁畢。置側室。生二子。至是呼郁孺人曰。以此累卿母子。又呼諸子曰。身爲人後。僅爾不光泉壤。是在爾輩。蓋公始終不忘嗣父云。公生某年。卒某年。享年若干。子某某。女某某。其子丕顯。丕承。以狀請銘。銘曰。

知長堂集

文卷七

三

士

子者。枝其本。一自義。率祖同。獨極。吁嗟吾公共。

子職他人爲利。公難則。勸諸貞珉。將無斁。

承溪金公暨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璿字廷珍。別號承溪。其先會稽夏氏。世居嘉定縣樂智鄉。弘治十年。添設州治。割嘉定之樂智。循義二鄉。隸太倉州。遷爲州人。五世祖諱清。再傳諱文質。三傳諱擢。號西疇。修長者行。讓所卜地葬。無後。仲兄見隣兒攫稻。切相戒。且贈之米。多隱德。爲公王考。王考以上。皆夏姓。考諱鳳。號近溪。繼舅氏。遂因其姓。稱金焉。娶于王。生公。近溪公事親孝。母病絕再甦。人謂孝感。既生公。猶徒手。做一廬居。

如長堂集

文卷七

墓誌

兄公兒時。英傑輒喜。公稍長。多病。從師無積。因遂棄。去年十三。挾少貲入市。常利倍。性不屑錐刀。又汎濫六藝。奇解年十七。近溪公以計然策游江淮間。公秉家政。開誠御事。有豪右餉之。侃侃直諸廷。繇是人漸愛敬。業亦日拓。遂厭市囂。曰。我奈何以奇贏起家。乃歸鄉。日與三老課農桑。閒及時務。有所商確。則上之州大夫。繇是邑大事多屬公平。準如鹽鐵河界州境。實爲嘉定幹。嘉定長侍高第。凌州。徽州代漕。于是集兩邑士。上議。公與先

贈君指度事勢。縣無以難。則曰。若獨不得相助。爲

理。卽奈工費何。先贈君復歷階而上。公肘其後曰。無庸。州父老不爭費。乃議工二百金。有奇。暫屬州。勸諸石邑清賦。額廉公能。勅視環海諸都鄙。公履畝計量。所發奸隱。無算。人推其強正。戊申。去吳水。稷公便宜條上。極言蜚瀆。海永勢湍激。土田不恒。守故道。吏胥因緣爲奸。使荒稔錯亂。徵役不平。救荒應是亟。時王文肅公聞之。曰。豈俗所稱銷圩邪。茲故事。平時猶擾民。何裨荒政。公復奏記。救荒必

如長堂集

文卷七

墓誌

藉股富殷。富所憑。必按壤。則今不先均徵役。何以責任事。文肅公擊節曰。幾爲故事。悞。亟贊成之。于是大中丞頒款教。大要曰。平糶。自庫者。糜州倖。傳公主其事。畫地分屬。公得南境。慨狀曰。我本願行惠。况復奉公。則計土著。先籍里幾戶。戶幾口。日稽籍。糶不足。卽出家廩。約費幾百金。公念以帑金賑銖黍。將耗損。無如易錢便。又憫饑民枵腹。伺先捐私錢。人贈六費。復餘萬緡。身至煮糜所。督饌。家人供使稍緩。卽指天以厲。移豐潔。官粟竭。私煮十

有二日乃報竣。饑民呼金公活我。他晝地者。卒故事。應且多乾沒。饑民號曰。我奈何不隸南境得食。金公惠州倖重。公上其事。邑侯以上城獎勞。大中丞錫章服日旌乃公義。公性氣倜儻。少雖廢學。及長至老。手每不釋卷。夜篝燈讀。漏下三鼓未寢。凡古今史紀。卽支干各地。悉洞憶。予少時見公。必詰問。公應如流。先贈君報笑曰。此丈人如石勒。讀漢事不厯章句。小子無率口。贈君性剛介。少許可。見公則推誠相與。酒次極歡。以次女許公季亮。卽

知果堂集

文卷七

七

烈婦也。公至贈君所。夏月必舉網。酒半。恒裸體而漁。得魚則連臂持笑烹熟。大醉爲過。皆豪上無俗諦。云當公少時。中表盧母者。有保護恩。及盧亡。歲時祀之。必涕泣。喜周人急。宗族鄉黨多待以舉火者。甕橋梁振笑獨孜孜。不倦與人交。推心置腹。不設城府。遇卑幼如肅大賓。汲引無遺力。尤勤于教。子朝夕提撕。咸本義方。閱歷成敗得失。輒引爲鑒焉。蓋公負才未展。故唯訓後是念。公卒。人以年不竟用多追惜。

此李孺人父諱天恩。早喪。依兄嫂。兄復喪。其孺子居近溪。公不數屢。孺人操井臼。端視矩步。無懈。近溪公曰。李女器實。吾方擇婦。是必大吾門。遂求姻。十六歸承溪公。時方拮据成業。堂上姑病。弗事事。一切家政責孺人。孺人不辭劇易。身親作務。又時時視姑湯藥。問寒暖。凡糞帚皆手理。小姑四人待飼待哺。待紉綴。携抱咸仰孺人。少不當意。堂上色隨厲。孺人處之無幾微間。如是者十五年。家既素封。猶御荆布。凡公所爲。收荒諸義事。無不

知果堂集

卷七

七

孜孜贊助。既遠。宜兄弟長出就外傳。公擇名師訓。孺人主中饋。必準禮節。故凡稱公者。歸孺人。近溪公在病時嘗曰。新婦四十年來。其操作無論卽事。我白首如一日。我家堂構基此。幸語後人。誠狀哉。性慈良。復敏決。近溪公歿。有庶勝。時孺人且老。待之備情禮。承溪公卒時。二室子汧與達盛皆呱呱泣。孺人撫如已生。提以授遠宣曰。所不與爾子起。夏同朝夕者。未亡人無以見先子。旣爲擇配。今皆成諸生。游余門。猶記壬戌歲。孺人召諸子分屬先



業。余以姻家列議。孺人引據典禮。凡立後承祭。悉  
條序已復。泣曰。未亡人相夫子者四十餘年。後死  
者復數年。子皆我子。今乃無媿泉壤。一座爲歛。容  
曰。孺人道兼乎父。公及孺人生卒年月。及子嗣。詳  
家狀。某年月日。合葬于祖塋之昭先志也。銘曰。

吳塘之原。土高水漪。爰相幽宅。龜筮曰宜。鬱葱  
者嘉木。如帶者修池。四周縱橫者公與孺人。疆  
理之阡陌。西望軒霞者公與孺人。經始之棟題。  
迺告後昆。厥考貽爾。維爾勿茲其勿欺。

贈中憲大夫冲垣曹公墓表

按狀。公姓曹。諱應豹。字廷光。號冲垣。以子官。贈承  
德郎。南京刑部主事。再贈中憲大夫。福建漳州府  
知府。稱贈公。云。曹系出揚州泰興。代爲望族。宋嘉  
定中有諱華者。號看雲。以文學仕。嘗州晉陵。生  
傳秩滿。就縣東十五里潞城而家。看雲二子。長與  
次與。與歸泰興。與因留潞城。與字俊卿。元至元間。  
舉孝廉。任管田司提舉。荆潞城之藹藹。看雲而  
宗俊卿。俊卿三子。次號奉元。皇慶元年進士。擢揚

州路知事。號四子。其四壽達。生乎益。字原善。既季  
避兵。徙無錫泰伯鄉。則泰伯之曹。蓋祖原善。益四  
子。其三昂。昂二子。次閻。生太。子特最幼。授宅得乃  
祖居。子貴。封戶部主事。生四子。次察。嘉靖戊子舉  
人。已丑進士。繇福建邵武知縣。晉戶部郎。出守汀  
州。並有聲實。載閩乘察三子。長徵文。號吳菴。負文  
譽。嘉靖癸卯。闈卷且登雋。及見姓名。主者以同邑  
嫌黜。易他卷。而其弟徵猷。號晉菴。舉嘉靖乙卯北  
闈。遂裝乃祖居。吳菴則幾宅。十里外之店庄。再遷

故里之西庄竟邑邑以死生四十年長景號振峰  
是為贈公父娶于朱生四十長端吾大完素大贈  
公次諸虞自與養公致時遭死喪後投振峰公乃  
大困凡遺畝及西庄居資歸晉春朱孺人又即世  
焚焚貌孤端吾完素差長既屬專讀諸虞尚弱稚  
惟贈公方十歲則稍稍奇慧輪手是不克治經生  
言然性敏敏從兩兄受句讀旁解自正史乾和官  
小說過即疆記年二十四歲太恭人趙氏舉我  
年友履垣荃履垣四歲即南無祖海吳所贈公私  
謂曰兒四輩孫且後孫便以讀誦類夫以振峰公  
曰吾天教汝欲以若兒饋贈公則俯首應至履  
垣就外傳每師膳與小脩脯仍恐累振峰公卒  
自任履垣既畢章句力不能延儒師贈公舉諸書  
若六經史傳各大家集文董履垣課贈公非學徒  
何乃爾雅及援指義則曰讀書當見古人效法行  
事若第爛熟何殊書架贈公固高學徒一等矣振  
峰公且老端吾時徙居完素諸虞皆就館穀晨昏  
惟贈公婉變承志無間振峰公素下急獨安贈公

端吾待諸弟嚴與完素諸虞時口誨亦獨宜贈公  
一日振峰公養疾庶女家端吾三兄弟聞于牆振  
峰公甚怒禁勿通見贈公因庶妹請振峰公遷怒  
見即連批贈公頰贈公長跪受曰兒不能解兄弟  
紛致傷大人兒罪宜責跪弟起振峰公怒少平  
則徐為陳說許各悔罪乃起既振峰公捐館贈公  
擗踊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亡何族難作藉  
菴有庶子完素者夙與端吾兄弟隙乘機構因株  
及贈公遲卒有午贈公驚惶履垣奔訴諸族族綱  
紀心憐善人在難然亡敢贊一語履垣遂銀鑄號  
吏時邑令既行金刑弗辭急索贈公履垣自冷父  
不辜願明廷矜釋即不得子可代父亦願教孝時  
履垣年十九囚服楚楚再鞠辭益堅令固知贈公  
冤遂亦不問獄成獨下諸虞於理往振峰公授田  
二十畝至此飄搖盡毀矣履垣既脫父於難負笈  
從師勢湖贈公亦用館穀餬口然質直不能合於  
俗人子復又謝去迨履垣補弟子員贈公誠曰古  
稱四民今既成士便當如女子從一苟喪厥志求

爲農工賈不能贈公知言。載於時諸虞既縲縶。端  
吾避蜀中。惟完素稍克支。贈公則四壁不立。或對  
完素兩兄弟。歎歎相勞苦。或旦夕慘慘獨自傷。履  
垣請間曰。兒痛不獲承大人歡。恐憂將損人。當柰  
何。贈公曰。爾忘爾叔非所耶。來日苦短。得兄弟聚  
首。暖水幸矣。適履垣受知諸有司。每臺使者覆獄。  
輒爲諸虞婉轉。得不斃。楚後臨海任公令邑。履  
垣亟稱叔氏枉狀。諸虞遂得放。贈公撫履垣喜曰。  
使我兄弟聚首。兒力也。兒乃成我願。庚申贈公病

知長堂集

文卷七

三

瘡履垣郡試不利。謀往干守。贈公訓以義命。戒毋  
往。且語諸虞。此子爲我情迫。入郡防他虞。必勿令  
出門。當是時。守徇薦牘。文望俱黜落。吳子杗果集  
守門。噪守惡辱已上。數輩於學使。降章有差。人因  
服贈公。先見嗣辛酉。贈公疾甚。拊床屬履垣曰。汝  
祖沒六年。家門破敗。不得視入土。生兒四人。汝年  
二十五。不及見新婦。兩恨刺心。復何言。屬已卽勉  
成履垣婚。不踰月卒。贈公得年四十有九。終歲杜  
門。寒暑手一編。蕭然塵甑。不向人乞升斗。與汪太

恭人相莊二十六年亡。幾微謫。嘗課履垣菰文。日  
午。履垣已屬草。猶未舉火。謂履垣。汝弟方市米。盍  
少緩。內行和介。可謂貧而安矣。贈公處宗黨。遇非  
禮義。輒形辭色。抑於分。卽憤懣積日。其好惡有辨。  
固然。人惜贈公不及見于成進士。用所未足。抑履  
垣立士行。章明儒術。天下望出處。爰稽令名。實歸  
贈公。且書君陳。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視公家庭。其爲政不旣優歟。孔子先命之矣。生卒  
年月子姓姻族。詳誌狀。茲特表其大者。

知長堂集

文卷七

三

張鶴童礦銘

獨童張忱父。字天如。學者推西銘先生。以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母王夫人。忱故非張氏子。生父沈諱承。字君烈。母薄。諱某。字少君。君烈讀書有名品。實萬曆中。年不通時。獨治經傳。古文。攻詩賦。以詞。第一。人亦帖帖伏。然。孤。自。行。意。泊如也。天啓甲子。舉。一。流。第。少。君。隨。其。去。日。夜。贈。與。作。悼。亡。詩。一。百。首。未。幾。亦。卒。時。載。君。烈。卽。山。陰。後。天。下。禍。而。傷。之。方。君。烈。未。幾。相。繼。而。死。生。未。幾。其。兄。且。銘。平。時。稱。慕。說。者。不。得。不。為。天。如。獨。心。刪。制。請。于。母。金。太。夫人。勉。為。予。傳。乳。母。恩。養。名。之。曰。張。忱。太。夫。人。命。其。小。字。曰。鶴。童。生。既。不。沒。沈。招。則。祝。其。宜。弟。聲。恩。勤。倍。至。特。予。傳。床。即。前。學。實。贊。其。事。私。念。若。生。女。當。許。配。為。妻。如。夢。得。一。年。丙。寅。予。舉。生。女。遂。許。配。又。四。年。祭。廟。之。日。已。女。死。于。江。西。官。舍。未。幾。予。亦。以。病。罷。歸。歸。則。忱。已。七。歲。就。外。傳。能。朗。誦。論。語。及。宋。如。選。庶。書。携。家。輩。之。之。京。師。予。觀。其。靜。屬。兒。守。祖。母。起。居。舟。行。母。輕。脫。忱。

知長全集

文卷七

墓

唯。咄。獲。度。予。竊。喜。明。年。壬。寅。春。亦。以。痘。瘍。卒。于。京。邸。年。九。歲。夏。五。月。喪。歸。天。如。貽。書。悲。痛。托。以。成。禮。葬。或。請。附。亡。女。礦。予。曰。下。殤。合。葬。魏。世。見。譏。禮。家。不。可。張。墓。則。族。衆。不。一。辭。且。弗。屬。歸。沈。又。失。數。載。恩。勤。意。我。何。以。成。禮。乃。擇。太。倉。西。區。一。都。之。原。葬。之。忱。生。于。天。啓。甲。子。某。月。某。日。卒。于。崇。禎。壬。寅。某。月。某。日。葬。于。其。年。五。月。某。日。哭。而。為。銘。銘。曰。天。酷。沈。舉。家。墜。嗟。兩。生。翳。急。義。女。不。育。兒。空。字。徒。盡。傷。負。初。志。銘。斯。碣。紀。厥。事。



知畏堂文存卷八

太倉南郭張 采著

庶嘗天如張公行狀

公諱溥。初字軋度。改字天如。號西銘。遠近學者稱天如先生。最顯。蘇之太倉州人。曾祖鯨。祖仲。以長子官。贈資政大夫工部尚書。仲娶於方。生三子。長輔之。官工部尚書。次天。又次翼之。號虛宇。是爲公父。娶陸繼潘。後得副室金實生。公虛宇公行善多陰德。凡十子。公次。居入門房。俱稱公。十者。以連尚

知畏堂集

文卷八

十

書。二子云。公六七歲。奇慧。不逐童戲。兄弟中間。童戲。獨正目視。亡預。晨佩管。遊從師。受讀。日可受數千言。暮反。揖虛宇公所。或呼問。今日何書。琅琅誦不休。虛宇公絕憐愛。數歲見兄行習。舉子業。卽私習。舉子業。甚欲通古今文。苦不得買書錢。蓋虛宇公雖素封。子多弗及。周則金孺人。緝麻績。裨佐公。日夜取成書。斷章手錄。其後同采讀書時。將所錄本篇篇投火。復日夜手錄。及十日或半月。同采高吟一過。又復投火。采問曷存。斯曰。聊用疆記。奈何。

知畏堂集

文卷八

二

留滯心路。余笑謂世間節錄本侈行。公如存者。充棟矣。用是右手握管。處大指及掌心。咸成繭。五六日。須割去。冬月且數日。數沃盥。其勤學殆天性。方私習舉子業。且一年。已成章。當年師猶未知。用廢讀。授夏楚。長而語采。我自遇露生張師。始獲貴童譽。師弟亦佩知已哉。十五歲喪父。同塗母出居西郭。顏一陋室。曰七錄齋。益讀經史諸書。年厭十九。補博士弟子。聲聞籍甚。交一時名賢。志爲天儒。咸辰以。覃恩。選貢入太學。是年適余先成進士。公策款段之。京師托余邸。會所震天下士。暨公卿雅流。咸願獲交。公幸一望見。公則循牆謝不敏。而乃拜瞻。宮殿訪南北郊制。問辟雍石鼓文。上下齊魯。伏謂闕里氣益優裕。兩人先後歸。冬季采令臨川。公送抵錢塘江。執手款款曰。出處庸有時。弟舍我。踽踽獨學。行奈何。泣數行別去。先是六年。前公延余讀書。七錄齋。公晨出。夜分入。兩人扃戶下帷。公上自皇古。下迄今茲。凡治亂興廢。賢愚是否。亡不殫厥理。要此如行舟。公自繫帆。置余作相。

風舟行不干相風。輒時占。以故兩人深相得。不能頃步離。隔三日。卽信使相望。公既別錢塘歸。果踽踽頗不聊。又念友生若參昂。古學罔攸明。因集吳越間俊造。凡經明行修。一輩定規模。要計程課。旣集。公颺言于衆曰。不殖將落。母陷匪彙。母讀非聖書。母違老成人。母矜厥長。母以辯言亂政。母干進喪乃身。嗣今往犯者。小用謙。大則積。勿與世教衰。茲其復起。名社曰復。共易諸。衆咸曰。諾。于是復社之名振天下。蘇吳越以及四方。凡其地。後造。經明行修者。以不得與爲恥。朱在臨川。聞之曰。善哉。張子志則廣矣。難乎其後也。居庚午辛未。連舉歲進士。廷推善文章。任翰林。選者無出公右。選翰林院庶吉士。公生平謂人丈夫貴有志。貴人稱三不朽。要各有類。如德則修身及家。均平天下。否者。備顧問。奏對三雍爲國家作述。禮樂昭宣教化。功則爲社稷。臣勒名旂常。否者表章六經。裁量于史。俾後學有所依倣。積勳亦不在撻伐下。言則冠豸。螭陛屈軼指佞。言行道亦行否者。著成一家藏。

諸名山。使千萬世知有其人。比於龍門扶風。又每恨無執掌才。不任奔奏。以此讓人。同志知其托寄有在。及官翰林。思一有所表見。卽口語不能無予奪。又性淳古。所不可輒面。亦不應譏言。遂孔張執政。要人耽耽視公。賦青蠅曰。先人未淺土。苟不獲歸。襄厥事。則願以身祭百蟲。壬申。請假歸。營下宅兆。葬其父虛宇公。手自卒瘞。未嘗屑屑問諸兄弟。發所度書。不下數萬卷。丹黃由釋。無寒暑間。海內學者爭及門。屢滿戶。當是時。要人方何間不與。與其黨謀曰。若聚徒何爲。是有所指而舉也。欲發。難求有名而往之。恥不與復社者。心。對其事。獻謀曰。故時若立復社。名甚著。今加婁東。指爲黨人。曰婁東復社。卽可不必有踪跡。將一網盡。兩子招里中。猾條事及之下。提學御史望風者。謂公固時所忌。計公可進身。遂縲服伏闕。云已去官。由婁東。連疏詆復社。下巡撫都御史。提學御史倪公元珙言。諸生誦法孔子。引徒旅誦習。實非黨。亡可罪者。且文章爲士精心。卽國元氣。厲治士。不便執政恨御史。

庶士錫二官。巡撫都御史張公國維言。疏詆者云。官自有本末。與妻東絕不屬年月可覆。難誣證有旨。切責必批根乃已。牽連六七年而公怫怫死。公死後復有攻公希跳獄者。再得嚴旨責公。及采各自陳。采謹齋沐具疏。備述復社端倪。中云。謂復社是臣事。則出處年月不符。謂復社非臣事。則生同砥礪。死避羅弋。負義圖全。臣不出此。未且云。念溥日夜解經論史。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來地。卽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既章疏焚。一爐香向公木主呼曰。天乎。公固亡罪。我杜門。惜不與社事。痛公一生汲引。乃加罪。我不敢逃死。已任天子聖明。可無他者。赫然怒相見。黃泉矣。疏上。上亦鑒書生文社無足究。旋得公素行。心憐之。有旨其勿問。以後文社課業。首要端飭身心。講求忠義。不得徒尚浮華。標榜延譽。提學臣嚴誠母忽事。白于是御史劉公熙祚。給事中姜公垓。交章薦公砥行方聞。所纂修經史。有功典學。請悉徵遺籍。備乙覽。奉旨如御史給。

事言書屬提學御史呈進。天下傳而頌之。倪公賢者。張公一代名卿。劉公按楚死。國難姜公直言受廷杖。四公不輕許人。卽公事狀無待辦公事。親孝既長。依母側如孺子。待兄弟友。兄弟十人不。一母又情性差別。公未出西郊。顏所居曰夢樓。既通籍。凡諸兄弟嫁女娶婦。不辭頻復。交朋友有信。州諸生沈承字君烈。負才而天。妻薄少。君相繼遺孤。僅生五月。斷乳且斃。公抱歸撫爲子。名張忱。余字以第三女。後余女死。臨上枕。隨公死。京師公與君烈交。不厚。第憐才。自急義耳。蒙師劉振溪死。公操文哭祭。約管子士琬。小地成。葵歲恤其妻若子。友人何孝廉南春。杜秋曹麟徵。曹憲副三。用許黃門國榮。皆先公死。以孤托公。戚戚孜孜不遺力。所爲文初似唐孫樵樊宗師。中返於醇。做韓歐大家。既融洽經史。遂出西漢。詩率筆題咏。皆三唐風格。讀書日高起。漏下四鼓。息起坐書舍。呼侍史繕錄。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輩。不給固切友聲。書生故人子挾冊問。無用剝啄。輒通坐。坐恒滿。四方尺牘。又。



咄咄應而公俯仰浩浩所著述可一間屋室中朽  
之子能萬一幾及乎然公同余讀書時見公作綜  
設錫誤漬墨口輔盡黑余笑公終不覺夜深燈盡  
意如如白日疑天遂明視庭中則雲深一尺呼童  
子舂睡公恨不得一杯酒余謂無恨他時定念此  
寂寂及余在臨川雲夜思公遂覆杯公亦雲夜念  
余把酒不適則公專篤又如此誰謂對客揮毫天  
性然也公切切辨邪正論朝廷事銳欲澄清冀  
庶聞善人難如身及不暇卒食君鄉孝民哀汲  
汲布惠吳水國舟車多榜官閣子孫遂禁茶詩出  
入買他家舟辭氣溫雅從無貴人色弄之日遠近  
赴平哭多失聲嗟夫公以名高招忌者百方中  
公卒不得他過惡窮年搜索不過曰復社即問忌  
者復社過惡是何等天下萬世可以知公矣所著  
有七錄齋集七錄齋近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畧  
春秋三書若干卷所輯原分部立例經則十三經  
各有註釋合註疏大全刪定者曰合纂其四書易  
經尚書毛詩先已行世史則有歷代文典文彙及

崇禎文典尚未成集其行世者爲通鑑紀事本末  
宋元紀事本末隨事屬論彙成大觀又取南北史  
用魏齊周書較量同異他如列女傳讀史管見皆  
評定標目者子集則有莊子乃彙文選廣文選唐  
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彙復去雜曰五刪又念漢魏  
六朝諸文人篇章散逸有集則加訂正亡集則遍  
蒐羅人自成編題詞弁首共二百三人名曰百名  
家又謂無益之辭雖多莫用惟歷代名臣奏議足  
可經世嚴加存置自宋以下即文辭併授裁削尚  
有綜緝類書不下數篋今所奏御十不及三即  
有當聖心恐以文人宣示嗟夫既已無年夫復  
何言公一子纔二歲先公一年薨死之日僅一女  
又撫外家女一時妾有三月遺腹者因不敢立嗣  
越七月遺腹舉女隨殤於是按宗法長兄一子不  
得立立次兄幼子錢宮詹收齊命名曰永錫字之  
曰式似迨大年五月一週常禮稱期而小祥公始  
柩前立嗣成服則公不視者凡一年遺腹舉女以  
後采不能辭責矣公生時與永雖不同宗譜家人

弟呼南門西門。以所居稱。謂實不分兩家。沒後處分。采固不避劇易。嗣定。卽卜地西門外。婁江西館南岸崑山之三十保。以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成墓。按公生萬曆壬寅三月念三日丑時。以崇禎辛巳五月初八日丑時卒。享年四十。娶王氏。嗣子永錫。聘孝廉華公乾龍女。女一。公歿後。采許字嘉定太學侯公岐曾孫。榮所撫外家女。公許字采長男于臨。茲墓前石。托明公信史傳後。嗣子藐孤。不勝文。采辱後死。敢次歷屢。嗟夫。毀譽遇也。窮通。

知昂堂集

文卷八

九

時也。生死命也。蓋棺定論。恃此心爾。惟明公知亡友稔。請垂漏錄。謹狀。

思喬吳公暨配朱孺人行狀

公姓吳。諱宗周。字從先。號思喬。世蘇州東洞庭山人。曾祖琦。生本澄。本澄生公之考采。有世德。公生三年。喪其母。十二年。喪其父。家貧。養于繼母。何繼母養甚力。教公讀書。公卽勤讀書。亡何家益貧。母子相持謀曰。坐守此行困。奈何。時公年且十六。六卽棄書。治賈游浦口。所挾資固無幾。公能察消息。占物貴賤。又年少無童心。爲賈人所信。業遂進。因迎母家浦口。公事繼母盡色養。歿之日。踴躍如所生。浦人傳爲孝。公性好善。多善事。隣喪妻死。擬鬻女。飲公給具。女得不鬻。一無子老人。買于途。盜劫貨盡。欲沉水。公問所失。贈如數。李千戶嗜酒。好人伺其醉。竊所署印。行詐事。覺。千戶擬城旦。春囚幾斃。公爲代贖。山農倪姓者。急官通賣兒。應得兒價。白晝爲人攫。則歟。爾公盡償其逋。王醫老而獨公爲月月給餼。猶時就食餅家。餅家難之。公屬無較。爲補餅直。亦終不使至。醫知。魏某生一女。螟蛉一子。有少妻。疾亟。以所積貲託公。年餘。公呼其子。

知昂堂集

文卷八

十

三

及妻出財五分之。各拜愛去。史某無子。以百金藏公所。數年公呼史還之曰。恐一旦無白白。有公貸不克償者。有以居請公曰。茲區區豈致爾累。風雨有以母木請公且怒曰。若忘親乃及我。俱焚其券。公嘗治屋與隣接。先為隣甃。甃讓數尺地。始自治屋。浦瀕江。渡處患覆舟。公嘗呼小舟往來。救援。一夕渡江宿舟。心動戒舟子加絙。旋易漁舟。登岸未幾。風濤作。所宿舟覆。公亟懸金募救。墮水五人盡活。公以先易舟得不墮。每暑月及盛寒。則煮

粥糜熱水漿。泥給行路。或遇饑病。則遺錢遺粟。見途有傾仄橋梁有圯。則躬自修平。如辦家事。其尤大者。浦城半圯入江。因循百年。公建議修築。白當事當先堤護外。則身任役。乃節出入。量省費。迄城堤雨工成。城西偏以積淋壞。工不繼。適口警。公曰。一偏壞與無城等。倡募議。先出貲倍。城尋完。他如建晉山文峰。平山文昌閣。珠泉畫舫齋。皆浦形勢。朕于公末矣。公嚴整有禮。里子弟遭于道。必拱立俟。過乃行。有不孝子忤父人共絕。公呼與勸戒。

子後卒。悟公中年始得我年友嘉禎源長。芳源長未生時。朱孺人買一婢。納公。公峻拒曰。生育有時。母自損德。及年擇人嫁之。既生源長。方授小學。卽日說忠孝廉節。徵引古事。稍長。延名師。廣氣類。講學厲行。戊午源長得乙榜。有云惜者。公笑兒太了。事危得之。丁卯源長舉鄉賀填門。公曰。無庸喜。所事遠大。須努力。然自源長主公車。公卽絕世味。茹蔬淡日。坐靜室。誦佛經。禪悟。余每不喜公學佛。以語公。則不厭。近世子弟得一第。父兄踴躍。幾

里間子弟不肖。固無論。或自好。期修立。刺手父兄。輒多敗。則以公學佛當儒行。公常戒源長曰。此手一污。人品喪盡。又銘其座右曰。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故源長率公教。闔戶讀書。不一通。公府公性既澹靜。每遇名花開。或月夜。必邀朋觴咏。見好山水。遊展必遍。亦自闢亭園。結九老為逸樂會。携幼孫尚羊其間。已巳春。偕源長歸洞庭。拜先墳。已則笑歌。湖山坐石。壁集故人指點。童時釣遊處。訪凋落者。厚遺贈。因登虎丘。復登惠山。流連浹旬。自言父子

借遊。具有天樂。狀公得一適意事。則必云養德惜福。乃可長久。故終公世。旁無嬖門。無雜賓潔清。有節泊如也。卒之日。呼源長曰。平生不妄不欺。于死生無所戀。願兒處爲正人。出爲廉吏。以此慰地下言。已。聲佛而卒。

朱孺人爲公元配。父懋德。年十五歸公于洞庭。時公商浦。孺人與何孺人居。泉竈米烟者數載。孺人不辭劇易。手指自給。然事何謹。豆羹羹必以誠敬。既成家。移居浦。事何凡三十餘年。無間。何疾革。

知長公集

文卷八

三

捐孺人曰。他家親生婦。不得奉順。婦願子孫如爾。以報孺人治家平恕。大小就理。夙夜執勤。家人化之。終身服布。澣得精。轉藏曰。毋忘洞庭忍寒時。及課源長學。公既薨。名師廣氣。類戶外履。且蒲。孺人則精五飯。清旨酒漿。猶時問童子。先生當意否。故人益稱公。源長遊太學。孺人訓曰。學如登山。步高一步。交游當擇勝已。兒識之。源長間歸省。必問藝文多少。試何等。交游何所人。源長詳述以爲喜。丁巳。孺人病。源長禱天。割股肉調湯進。良愈。又

一年餘。呼源長語死期。至期端坐逝。孺人性素約。通歲持齋。過半。雖不解文字。言行多合古法。公常日閱性理通鑑。孺人亦審大義。孺人日誦心經。念佛號。故公晚年學佛。公與孺人多相成。云子姓具家狀。先是孺人卒之二年。葬浦西林山。未具銘狀。茲扶公柩。啓窆。合葬有日。源長以采同年友。知交有素。其辭可不諛。來請狀。采得按其家傳所列者。狀如右。

知長公集

文卷八

四

先考贈君行略

傷哉貧也。贈君棄采且十有五年。無以爲葬也。今有日矣。則謀所以乞言者。而哀不成序。又忽忽自廢。但念先德不揚。罪乃滋大。于是嗚嗚爲辭。條其大凡。卽孺子文乎哉。孺子啼也。家世卑寒。始祖諱拱者。相傳爲州沙溪鎮人。生東園公。東園公少孤。冒姓陸。則未知陸所從。或爲解家莊。東園公積行修德。以徒手致千金。爲鄉鄰壽式。始卜居於治城之南郭。生秋田公。復張姓。配姜氏。生吾正太父海

知景堂集

文卷八

墓

山公。次洋山公。海山公諱用賓。配顧氏。貢生顯考。贈君次先叔見海公。贈君諱鳳翼。字伯鳴。號觀海。當王大父以布衣讀書。稱孝弟。規趨矩步。造次依古道。訓子極嚴整。贈君兒時。新慧讀書。二過通誦。朕輒調達。亦以故多得大父杖。一旦受杖。號于庭。適先外祖景山蘇公來。謂大父海山復徒兒耶。因語贈君。卽無號。爲我揖。贈君肅衣而揖。卽對次詳。敏景山公因謂大父。生兒大佳。乃復杖。則若我家者。且奈何。王大父言八九歲兒不馴。輒口占詩對。

嘲某某昨南鄰兒何等者。十六歲便已着藍衫。令

人思之。懊恨景山公曰。卽僅藍衫耶。所不信者。吾有女年等。願許以志吾目。時景山公支名藉甚。生徒遍粵。兩邑負人倫鑒。先王父聞之心喜。唯唯。因遂定盟。及行禮。裁大學衍義一部。白金二兩。是爲我母封孺人。里中至今稱兩家儒雅。旣贈君年十四。景山公館于城。遂從之遊。景山公學富所讀史書。手自節錄。于古今興廢成敗。人物臧否。皆有論斷。尤精性理。所以贈君學有原本。時江陵張相

知景堂集

文卷八

墓

當國愆士風浮薄。議減天下生員名曰沙汰。所進子弟。額不過十五。蓋岌岌乎難之。贈君年二十。試皆冠軍。補州庠生。嗣以試高等。得填增廣生。于時贈君年且三十。再歷塲屋。見先王父垂老。心獨憂。益發憤下帷。而邑中執經者趾相錯。贈君談經不爲小章句。每謂易學衰絕。學者安于陋義。徒取便文。卽舉卦德卦體卦象卦變。罔或分解。遂使圖說隱淪。當篇莫究。用是開曉門人。極陳數理。一時以爲宗。乃大父病。病噎。贈君遂謝去。門人侍湯藥。頃

刻不去左右。頃刻去左右。卽王大父不歡。凡王大父所欲。未及言。贈君已先辦。時歲大稔。里中饑。不得食。贈君則忖度大父意。日聚長老四五輩爲游談。大父每語長老輩曰。我有孝子。子純孝。卽今箕糞皆躬親。我視此子。轉可憐也。于是長老輩曰。微君有孝子。卽吾輩能無忍饑。積四年餘。而王大父卒。則贈君服勤至死矣。王大父卒時。呼贈君與叔氏受遺記曰。兩兒孝友。不煩老人瑣屑家業。但老人死。長兒專讀書。次兒專田事。願必毋生分。昔張

知果堂集

文卷八

七

絕故采少時。疑祭之號叫。爲世常禮。云歲辛丑。叔氏欲移居北宅。贈君聞之。凄然曰。生分耶。叔氏曰。否也。此間屋少。又北宅閒。今各居弟仍爲兄總家政。贈君重拂叔氏意。則從之。凡畝稅所入諸錢穀。任叔氏如同宅時。初亦小有及歲餘。日給斗米而已。先伯兄敏生以爲言。贈君志曰。孺子欲亂王父命耶。先孺人窘甚。亦稍稍以爲言。贈君則呼王大父曰。先父聖人。早知有婦人言矣。于是終贈君之世。日給斗米。未嘗議割產也。先是大父海山公與洋山公長。秋田公以家業三分之。六授大父。六授洋山公。一自贍。有年矣。旣秋田公七十餘。與范氏復生一子。名嘉賓。嘉賓生而洋山公卒。洋山公有子名梓。十四歲夭。嗣絕。議嗣。則叔氏見海公應繼。秋田公惑于范氏。欲取前三分者中畫之。而以王大父與嘉賓對受。卽不肯爲洋山公立嗣。親黨以爲洋山年垂四十。有子中殤。無廢祀禮。秋田公迫于此議。不得不爲洋山公置嗣。則以爲兄終弟及。嘉賓可繼洋山。親黨復以爲弟無承兄禮。且宗子

知果堂集

文卷八

大

七

見有次男于法不順。于是以見海公繼洋山公。而以所自贖者授嘉賓。秋田公卒。嘉賓年七八歲。先次父爲之撫養。婚取及先大父卒。嘉賓長。不幸蕩其家。未數年。子立。贈君周恤罔不盡。乃嘉賓不爲德。日謀之訟師。庚戌。乘先伯兄敏生殺伐我喪。訟于有司。彼人執辭。謂洋山嗣兄終弟及。有成命。贈君泣不辨。曰。三十年來。且兩世鄰里。無不知。今移爾。但我父子兄弟以孝友著。今奈何對傳家門事。則議歲終嘉賓卽爲好言。誦贈君德。厚不半歲。

如皋堂集

文卷八

七

七

孽復作。幾端百至。無虛日。初藉口云。嗣既窮。直曰。貧無賴耳。贈君爲膳爲居室。爲寒暑衣。爲其子術業。極周至。毫不較。里中以其難。然贈君性剛明。好行仁義。多遭橫加。乃鬱鬱遂因以喪身。孝友之報。罹此天乎痛也。初嘉賓有女童時。艸艸出爲人寄養。卽不開問。後轉隸宦室。適嘉賓洵洵時。贈君聞之。撫膺曰。噫。妹也。沒入耶。卽乃父亡天倫。我獨不念祖考。則亟貸金贖歸。令孺人女之。長嫁如女。今爲成家。家素封。猶憶女歸後。嘉賓孽作。牽妻孥。

臥堂中。時女稱贈君爲父。恐出執其父母手。疾呼曰。我父何負爾。若負爾者。我安得至此。語已。一慟幾絕。鄉鄰見者皆涕泣。蓋入人深也。贈君負經濟有應變才。不得太用。所可略舉者。如鹽鐵河幹在嘉定縣太倉州間。朕于州屬支流。而爲縣門戶。河淤卽不能度。而佗出。時議浚。欲以王半授州。則是州失作業。以代役。于是悄悄有言。事下兩邑。長兩邑長各集其士民。近于大。界議所從。時縣父母侍高第。頗陵州。州默然。贈君歷階而上。陳河勢利。

如皋堂集

文卷八

七

害反復幾百言。縣父母理屈。則曰。爾不得相助爲理乎。贈君曰。力殫矣。父老願以財請。乃議以二百餘金爲工費。是役也。州士民咸叩首贈君曰。微公幾敗乃事。公自視孰與蘭相如也。因其刻石河上。云歲戊申。吳中大祲。贈君奏記當事。凡救荒之策。具備。大中丞以下多從之。素急人急。見有冤抑。不惜以身爲援。家無擔石。每一濟人。輒百方假貸。與人交。推誠盡志。中不留語。卽亦善碎美。輒流連不置。好接引後進。所拂拭之無餘力。惟恐不見其成。

運必面折。聞募金如刺。大資之亦不問。蓋心氣正固。天性狀又體貌方重。禮度稽如也。故每爲邑父母與學師長所敬信。如由東工固正公解任時。餘緩金千兩。以廉不取。欲貯公用。難其託。則請贈君封識以爲據。其見重如此。不啻楚季布。南陽來君叔矣。丙辰。以嘉賓故。致瘡病。與王父同。乃王父優游者四年餘。而贈君不能以五刻。則其子之孝與不孝。皇待人言。歟。贈君臨歿。叔氏泣曰。知我惟兄幸一言。兄不言。先業混。留其妻。辨贈君往。

知長堂集

文卷八

七

視曰。無庸兒能辨呼不肖。兒成我志。蓋贈君終始念王父言。不忍聞生分也。嗚呼痛哉。贈君生于丁巳年七月十六日申時。卒于丙辰年九月二十日寅時。享年六十歲。卒後十三年。以戊辰不肖采第。值覃恩。得贈文林郎。臨川縣知縣。配蘇氏。封孺人。別有狀男二。長士魯。州庠生。前贈君太年卒。娶曾氏。再娶楊氏。十六歲歸張。二十而寡。守節貞苦。未旌。次卽不肖采。任臨川縣知縣。娶秦氏。女二。一適鄒瑯王彥。一適金聲亮。十八而嫁。不滿歲。聲亮

歿。不食積日。以烈殉。皆贈君遺風也。孫男四。于積娶朱氏。于基娶沈氏。于對娶周氏。士魯出于臨聘張氏。卽庶常溥張公繼女。不肖采出孫女三一。適李開府庠生。士魯出一字大參錫璠。葛公孫雲芝。一字常熟。廩生。彛楊公子靜。不肖采出。又不肖采撫侄女。未字。曾孫女三。皆未字。嗟夫。凡所稱述。詳明。恐傷先人意。惟是道路有口。邑之人而旣知之矣。則四海之內。百世之下。當有鑒而收者。孺子如爲請。

知長堂集

文卷八

七

行略三



先妣蘇孺人行略

嗚呼。采述孺人而自稱不肖。非概詞也。曰母固聖。善難克肖。况以常人爲之子。卽今稱說行事。口實不流者。內美弗著。則惟門戶之際。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天顯攸屬。有所著。必有所形。相形爲德。我母夙戒。則不肖采以微詞。序絕行。嗚呼。悲之甚痛之甚也。孺人姓蘇。父嘉定庠生景山公。母魯氏。嘉靖丁巳九月初七日辰時生。孺人從小婉靜。解父母意。景山公奇愛之。時孺人有外祖母過氏。養於景

知長堂集

文卷八

七

山公所。知書博通。今古能解經意。記史事。爲時大家。孺人日夕與處。得聞正言莊訓。則益開悟。以家貧。八九歲卽工紡織。不能通句。僅口授。景山公刻意擇婿。旣倉卒。青贈君。語在贈君傳。歸告過孺人。過孺人立決之。聘時大學衍義一部。白金二兩。近世亡有也。孺人有長兄。年且長。孺人數歲。旣贈君。執經景山公。凡景山公手錄經史諸書。必爲兩本。子與婿各受一。久之。景山公嘆云。編摩一生。僅足了婿事。復自嘆。骸體死。乃在女兒手。木幾舅氏果

天。孺人年十七。歸我贈君。歸之日。外大父呼大父。

海山猶記前事否。蒸指聘時也。大父曰。古說敢不銘。子孫外大父因云。貧家嫁女。何所得贈。若使字值千金。卽君腹中不下數百萬。皆老人套資矣。必無虐吾女。大父瞿然曰。翁言有爲。謹識。記亡何外祖父母相繼歿。贈君與孺人手自含歛。如景山公所自嘆云。噫。前此直貧耳。貧固恒事。後此則不肖采咽不成聲也。我願大母性嚴急。孺人百方將順。乃不獲其懼心。時叔氏主家政。內事一歸於孺。

知長堂集

文卷八

七

人若罔聞。豈曰罔聞。免辱足矣。母家且嗣絕。贈君純孝。輒戒婦言。擾人則益開口。不得。孺人卽怨慕。且何從號泣。垂老語不肖采。曩微爾祖念前言。微爾婦。姜孺人親睦。我死何待四十。嗟夫。我母以四十歲生采。不待四十。於何有采。則采今日。皆我母忍死之年也。然是時孺人惟將順。愉色婉容。召無諾。使令必趨。怒則下氣。終歲月無間。於是閭中羣稱爲孝婦。徐聞之。顧族。顧大族。指百計交稱孺人。則願大母性稍移。臨歿呼孺人云。新婦孝順我。悉

知當有後報。孺人聞言。慟絕。嗣後語及大母。輒涕泣。及就養臨川。席未安。隨問左右。木主安在。則詣主前。嗚嗚泣云。念我母子。魂魄當來。言已復泣。承詢之始。知卽左右亦不解何爲。凡此猶古人間有所難者。大母卒。叔氏移居北宅。旣分居。畝稅所入。則歸北。南食口且二十輩。皆仰給孺人。北所給日斗米斗米外。諸凡凌雜。一不問。宅後隙地五六畝。孺人督園丁二人。藝蔬有二婢。則窮夜紡織。斗米早給。或早膳。午給。則午乃膳。午不得給。午且枵腹。噫。我家蓋歷年不早膳也。贈君又好客。客至呼酒。他家以脫簪珥爲美談。我母則何所得脫。坐窘爾。繇是得心氣病。一歲嘗三四屢。伯兄敏生向贈君諫。極陳憂煩。曰。我家不貧。奈何自苦。贈君輒志以爲孺子敢亂王父命。敏生則云。夫婦卽不比父子。奈何因兄弟死。累我母。兒願自變以養母。贈君則呼天致恨。敏生急謂孺人。兒術窮。父嚴難再請。願母自爲計。孺人撫伯兄云。兒母言而父重父命。嘗一再引維家之誠矣。且死守兒好爲之。故終贈君。

之世。孺人未嘗自訴。請分析云。庚戌。伯兄敏生素父母。嫂氏年二十。矢志柏舟。立奇節。孺人心敬之。時爲家庭幸。嫂氏旣失所。未免悲鬱。事孺人卽不能如孺人事。大母。孺人每私謂。婦人不偏至。不能立節。我愛護其重。且大語言碎小。何較嗟夫。孺人爲婦則順。乃爲人嫂。爲人姑。一下以順。昔之人。未前聞也。或者才不足。則柔。乃孺人明察。聆音辨色。家中大小尊卑。咸有分數。當敏生卒時。贈君目涕泣。幾表明。承鈍劣。不見可於贈君。孺人以承幼子。於子女中。獨鍾愛。寢處懷中。傳手作枕。爲選古史。興亡得喪。忠孝廉節。大槩。采每流連詰問。數歲時。孺人卽極贊賞。時乃語贈君。亡兒氣弱。似其舅。每憂無年。今正不足多憶。小者英慧。公且教兒。當得速成。贈君謂。奈何欲我與田兒講書本。孺人謂。卽不教兒。又奈何。其試可。贈君則云。然。命兩題。頃刻就。孺人手執采稿。立贈君側。良久。徐云。未知紙上云何。兒乃遂了事。贈君又不卽注視。孺人復立側。良久。則嗚嗚而泣。曰。爲張家婦。辛苦平生。所恃惟

此兒公又不教兒噫死矣。贈君乃按視視未竟。急呼孺人曰。芝蘭在室。乃爲汝先識兒千里一息也。於是開書室爲課。采計既贈君卒。叔氏分其業。孺人訓采而父一生父命。今日乃終事兒體而父意。因向叔氏云。亡兒孤寡可念。以此累叔。若次者能自立。無用以我母子介介。聞者絕嘆爲賢。戊辰不肖采倖第。捷騎至。孺人曰。老婦何以得此報。曩者我姑許我矣。立呼秦氏訓曰。若母喪布服。我與若仍萊羹臠。獲不計增一指。此輩徒耗我米。且將

知長樂集

文卷八

卷

耗我一生所積。采歸時。四壁蕭然。皆我母所况也。之臨川時。時念百姓。卽一蔬一腐。必窮審價值。曰。萬母以口腹虐民。采公座未退。漏下二鼓。孺人不先寢。嗟夫人皆有父母。獨采者少時讀書蕭寺。則夜分。贈君猶伴讀。采力諫。則曰。古人所謂樂此不疲。及居官而母復倚門。念此能無腸斷。采退。則問政事所爲。采語一二。孺人多爲剖決。中情理。猶記寒天。采與我母同被臥。蓋所云寢處懷中。伸手作枕。在臨上時。我母以慈愛。猶未改夜半。問采。尙中

囚幾何。采茫無以應。孺人愠甚。推置一邊。曰。此何等事。乃不經意。倘冤值遺忘。害全家矣。卽不冤。其可忽忽。孺人則出銀錢買草鞋及靴。或買米麥常施給諸囚。爲德聞錄。囚輒問有所出否。有則喜動顏色。否卽默不應。數見徵比。蹙額云。曷少緩。采應以法嚴。孺人云。我見爾叔破產。半縣徵比。頻急。每以怨官府。今乃兒自爲之。願必無苛橫。一日。采聽事。有倚徙臺前者。叱不去。采疑奸民爲人耳目。且犯堂禁。則榜示初欲卽釋。旣放。衛且黃昏。爲語孺人。孺人佛狀曰。太呼爾某。母子近父母側。乃得釋。我不願居臨川。坐見作孽矣。采急釋其人。且告以孺人意。孺人聞之。則曰。此又非體。奈何使人知我與外事故。采歸之日。臨民傾邑而哭。實哭我母。爾狀采歸。良決於孺人。旣歸。膝下歡甚。謂可奉晨夕。而孺人卽棄采。棄之前一日。猶能坐起飲食。忽謂采。我當以明日去。采怪之。則曰。昨夢而父召我。卒時。孫男女盈前。孺人曰。死足矣。了無繫繫。獨抱采泣曰。我母子何常一刻離。今乃長別。所不忍者。恐

知長樂集

文卷八

卷

我灰兒傷性耳。復指嬌姜孺人曰。善視姜母。吾白頭姊妹也。言已而絕。蓋辛未七月十一日辰時也。嗚呼。雖享年七十有五而得開笑口。蓋丁卯來首尾不滿四歲。痛哉。子姓詳具贈君傳。狀孺人有兩子。卽一婦以節著。有兩女。卽一女以烈著。孺人之風教於茲表矣。方我姊徇烈時。積日不食。左右皆勸慰。孺人獨涕洟不一語。惟云命矣夫。則復連云而已。嘉賓與我爲仇。孺人撫其女嫁之。如女孺人卒。女哭之如母。方在臨止時。叔氏見。孫公計至孺人哭盡哀。旣與諸孫女稱說。必極言叔氏仁厚。哭不已。歸復哭其位。呼我積兄弟云。爾有片瓦尺壤。皆乃翁賜也。嗚呼。則孺人可謂至德也已矣。采不肖無能狀孺人。又措詞卽復迷亂。夫亦爲孺子啼耳。哀聚成痛。不知所云。

先兄敏生公狀畧

公諱士魯。字敏生。先考贈君第二子。爲采仲兄。兄生時。贈君年二十有四。長子乳名瑞。大父海山公鍾愛。四歲殤。大父忽忽不樂。兄方踰期。日言笑大父側。老人意移。愛有加。兄年五六歲。我母太孺人病危。凡四閱月。房中無女婢呼水漿不應。究焚焚伴床頭有需。輒告大父立得。我母因敗。胎未盡去。患寒熱。庸醫用外感制方。遂劇。百餘日。胎乃大潰。下且死。越時而甦。此於法同產。羣胎潰盡。故亡

恙。數日後但懣不起。大父信庸醫。繼日供純劑。一二盞。我母害饑。謹婦道不語。兄察母色。心動。侍大父飯。大父愛兄。每食肉。恣兄啖。乃喜。兄故作啖狀。置肉碗底。覆以飯。則携而入。大父問當食何往。答看阿母入。則奉飯上。太孺人畢乃起。太孺人切戒不聽。旣五六日。入蹟碗破而啼。大父亟抱持云。教兒勿當食性。今得無傷。兄哭述飯母故。大父駭云。爲病不耐飯。豈靳此。兄哭述母故。健飯。大父乃勸家人具飯。且誇客云。我家雖孫便能事母。逮長

受學贈君。贈君額捷讀書。過上日。玉過可。不忘。兄質遲。時得詞讓。然讀經史。必切理屬事。務極解。說。所解復盡。則贈君又深相許。贈君設教集講。兄質疑後。每令轉授他徒。二十三歲。補太倉州儒學弟子員。性峻。不輕通一人。有友四五。立文會。會日。晨興。肅衣冠。出告反面。行隨一僕。無忤視。無側聽。步必正方。常日。閨戶。人罕得見。其面。前娶曾氏。嫂數月而歿。繼娶楊氏。嫂叔底遷北宅。日給我斗米。累太孺人殊苦。兄向贈君。斯輒批退。則泣而前。

如是堂集

文卷八

三

願躬愛以養母。贈君執大父遺言。益拊心而泣。且索杖語備。贈君狀中。采外父秦翁家素封。無子。庶出一女。許采。厭於適。一日。秦翁來會。贈君他出。獨語兄。子年老。將瓜分。不如變田宅。貯養父子所宜否。如何。兄正色云。翁語卑。且暗。何不亟定嗣。傳世。世。卽爲我家計。絕產不發人。決不可受。翁良久大慟。曰。我汗血立家業。乃稱絕產。噫。休矣。拂衣去。旣定嗣。集三黨分授。翁擬授女所居宅。兄執謂授嗣子。正翁不從。兄云。劣弟奇慧。脫出身牛廬。亦非。

如是堂集

文卷八

三

豎旌竿處。翁母多感。秦翁復哭而止。兄居處最整。見太孺人。則無容得。外家熟食。輒貯小孟。携太孺人紡織處。手進。嚮七。太孺人笑謂。汝猶作五六歲。懷飯時狀耶。采小。于兄十六年。幼時跳蕩。輒加夏楚。散畏兄。過于師。過于贈君。戊申。采年已十三。兄病三日。瘡病間。卽索文課。每語我母。兄鈍。不能當大人意。弟質慧。百倍見。大人又不督率。兄今苦病。奈何。已酉。冬。瘡已銳。欲課采。定來年授業。除夕。兄無端語贈君。兄病不克了。大人事。弟漸長。且英物。卽見事亦弟事。贈君聞之。愕不應。時采恣恣。豈知斯言。適當受記。戊戌庚戌。正月。兄偶寒疾。家中舉不介意。大日將午。忽呼我母甚亟。趨視。則手挽我母云。兄寒透骨。阿母煖我。太孺人上床抱持。復呼阿母解衣。兒得一擁。阿母乳我。母方解衣。又亟呼贈君。阿母幸一解衣。撫兄足。贈君亟持足置胸前。胸纔貼肉。目瞑。兄平時于夫婦稱篤。臨終獨呼父母。死。父母手天性。夫三子長于積。次于期。遺腹于允州學生。次二子皆采娶妻。依采兄生。萬曆庚辰七。

月某日卒于萬曆庚戌正月某日得年三十有五。書生無年故罕顯行。獨能識采頌雅中。歿後四年。友人過門猶失聲。其交遊有如此兄死。楊氏嫂方二十三歲。茹荼守娶一婦。嫁一女。四十而卒。祁御史巡方旌門曰貞心匪石。

太倉南郭張采著

祭孝烈墓文

有引

陸孝子安父德甫。好客。客至必館穀。有客坐事。連德甫。洪武初法嚴。有司按德甫棄市。安辭兄抵京。大書代父典刑字於布袍。伏闕哀請。許之。臨刑從容就刃。觀者泣下。時年三十一。癸酉九月已卯也。方孝子出。門妻鍾氏。僅婚旬日。呼與訣。我死自分。汝年少。其改從。行時可以一麥飯。

知畏堂集

文卷九

致墓頭鍾曰。君且行。我有以處。既德甫收安骨歸。鍾發哀。入寢室自經死。墓在崑城薦嚴寺南墓周有屋地。崇禎十六年。族人私賣他姓。諸子永明出金贖還。爲正阡陌。立坊表。四月七日。約同人祭告。屬采序辭云。孝烈者。陸孝子鍾烈婦。合以題墓之稱也。

嗚呼孝子。厥事普天。希有厥心。孩提與知。維子死而父乃生。則父生而子不死。勿曰斷脰。斯爲全歸。勿曰麗辟。斯爲繼志。嗚呼孺人。孝子知父。不知有

妻孺人死。夫實殉。夫死。父孝。故自烈。烈亦成。孝省則倫。常昧則禽獸。肅拜遺風。麥飯以侑。

知畏堂集

文卷九

二

祭朱華之文

崇禎丁丑之春。華之兄訃至吳。吳人爲罷市。舊部  
年盟弟張采設位而哭。一號欲絕。擬貽書地下。伸  
此鬱陶。而積病在身。相從可待。日月易逝。歷夏徂  
秋。迨冬十月。始克摘辭。嗟夫。峴山之碑。能無墜淚。  
西州之路。不禁酸心。用是臨江酌水。望北遙呼。冀  
表往誠。以舒隱痛。嗚呼哀哉。卓犖華之。挺生昌陽。  
紹厥父兄。不吐而剛。懷仁杖義。萬頃汪江。爲世珠  
玉。亦作稻粱。嗟予散材。千里瞻慕。歲次戊辰。燕都  
知縣堂集  
言。晤。翔。翔。上京。規模天步。責我蠢蠢。教之儀度。責  
我蹢躅。教之周顧。及蒞我土。爰厲冰心。午衙放罷。  
惟聞素琴。我修子禮。拜兄尊人。兄將素練。贈我慈  
親。我往臨水。兩地遐音。迨我病歸。兄在大棘。踰年  
來吳。訪我郊側。良晨鳥聲。閉庭溪色。我猶有母。兄  
縑尚墨。豈知此別。同悲罔極。俄傳兄病。聞言則驚。  
日望良書。乃如斷苹。君家澄嵐。我亦同盟。時依翰  
墨。少散懷情。詎云此病。遂絕見期。吁嗟華之。先我  
如斯。音容可索。夢寐可知。人鬼曷判。惟心不散。頭

兄高文。山清水流。挹兄風格。日出層樓。笑言如昨。  
神理何求。雲寒碧澗。秋月凝愁。吁嗟華之。我嘗三  
省彭殤。齊致真同。幻影山川。阻長所恃。耿耿生也  
久要。幽盟不冷。惟神有知。聞言自永。嗚呼哀哉。



祭宋五河文

崇禎十一年戊寅正月日弟張采勾婁江之水遙呼五河兄而哭曰嗚呼五河先哉死耶同人中惟采如草木瓦缶庶幾可死乃十年幾死凡三而卒不死復摧肌裂心以哭我五河生死之際豈不幻耶憶與兄通姓名定氣類者在甲子之冬與兄接手論心矢久要者在戊辰之春于時連床夜話談文課行兄家叔姪無不引我青雲孔懷罔二迨南宮同售見采行跡踴躍不諧人伍則私加親切見

知縣堂集

文卷九

五

采一言合道一事適宜則流連獎飾兄弟之情可篤今古季夏兄先假歸賦別蕭寺兄雅喜我操吳音此日酒半發歌兄高聲起舞臨岐登路嗚咽踰時嗟夫別來我數年不作吳音矣今日遂爲山陽笛黃公酒壚耶自弟令臨川兄隨令祥符祥符古大梁地庶務猥雜兄擲比鱗次治絕天下嘗貽書勉我謂何苦純啖蔬菜而兄則戴星出入至蔬菜不皇啖人之愛友乃過于身思之號痛未幾弟以病解任外傳爲死兄徬徨百端閉門涕泣後貽書

云受先固無死理兄今竟死抑又何耶丙子兄補令金壇我爲隣部民兄便道訪我蕭齋適春雨淒清賓從斷絕兩人相對直如一家我見兄食少問奈何不似長安健飯時兄云江南漕事狼狽民苦耗贈爲此廢兩月寢食茲事竣我神已不遑矣時江南惟金壇費省而逸輸漕諸邑望之歌慕豈知皆兄殫瘁之因耶弟初夏入茅山從金壇城門過馳信慰兄恐以猪肝累安邑且兄方鋤奸斥弊雅不欲山人涸時政并約母通問而弟入山病發復

知縣堂集

文卷九

六

五十六

死兄信使絡繹又恐我酬荅煩損直從仲馭所吾病耗既歸貽書詢慰手筆猶在匣忍復瞻視耶自人言發難以弟爲几上肉弟視之則如輕雲來去而兄憂我禍乃甚于病既兄入覲爲銓曹選人弟雖煙霞成癖亦日望兄翱翔天路坐致太平使山人得悠優卒歲而凶問至矣痛哉然弟之縷縷猶以其私至如及門半天下文章授受方有條委則何可死嚴好惡辨邪正將身任綱維則何可死十年勞吏豪末未售一代宗儒邂逅不竟則

何可死。即使素不相習。聞名徵事。猶應憑弔。戲呼  
况于心期。天日者乎。吁。嗟五河。勿復言矣。彭殤一  
致。茅山數言。我已同遺記。豈知遺記之人。反哭受  
遺者。然理固如斯。百年之後。我與爾。又誰爲生存  
死沒耶。靈如有知。未審爲哭爲笑。但我幻身未滅。  
每一念至。不禁酸痛。臨書哽塞。知復何云。

祭張天如文

盟弟張采以山居五筵。瀝酒呼天。如之靈而哭曰。  
嗚呼。白初八日昧爽以來。兄則已矣。後歿者結慘  
刺心苦境。凡五一長號。一淚自流。一語次悲哽。一  
如疑。一如忘。噫。酷矣。憶弟友兄。始庚申歲。既癸亥。  
延我七錄齋。逮丁卯。凡五年中。兄每辰出。夜分或  
過子刻入。兩人形影相依。聲息相接。樂善規過。互  
推畏友。時設疑難。必爾我暢懷。歸於大理。奎母從  
窓戶窺聽。每稱二子不但勤學。乃從未見情容嬉  
色。嗟夫。兩人而同乳。亦可不嫌。友也。兄恒對門。  
人欲取我辨析語。卽次成錄。今竟不克就。耶。丁卯。  
我第三女許兄所撫子。稱姻家。屬其北。上兄送許。  
墅弟泣托老母。兄泣應。戊辰四月。兄貢來京師。兩  
人卽如聚首。七錄齋於時。兄名在天下。賢公卿幾  
得望見。乃兩人踽踽策款段。不顧。未幾先後歸。冬  
十一月。弟將老母之臨川。兄送我武林蕭寺。臨岐。  
一慟。左右掩涕。嗟夫。此如叩叩。距虛難可刻。離臨  
川不在天上。作此酸寒。錄今言。將奈何耶。臨上時。

第三女楊弟哭幾絕。非哭女。哭我許兄家一念。商庚午弟病歸舟。至犇牛。得兄鄉捷信。喜告我母。及歸。則王嫂復撫姪女許臨兒。再稱姻家。噫。兩家交不繫姻。然成姻亦自密也。辛未兄成進士。選庶吉士。弟送金母之北。拜河下。自謂猶子。我母隨棄養。兄疏文遠哭。亦猶哭母也。壬申冬。兄得假歸。乃弟遂養病多息。影茅山。猶記丙子夏。弟在茅山。且死。哭床頭。弟無少沾戀。中心謂山妻固貧家婦。足雨了。兩兒是天如事。亦無拂了。豈知遺

知聖堂集

文卷九

九

記之人。今爾反受遺耶。嗚呼。天如賦性也。義志篤。孝友其孜孜善類。義持正人。與引迪後進。幾於饑。不及餐。同生兄弟十人。參差不一。爲之嫁女娶婦。無間頗復死之日。內外一口。無不失聲。行自痛耳。方子丑間。兩人如几上肉。弋人耽視。外傳提騎。且至。一日數驚。餘今言。使兩人三木北寺獄。如飴矣。六七年來。弟病不及城市。兄性微少精詳。左右害我。慙兄命駕南郭。則百方沮。一月不過一二至。至則談平生。考古今。亦何減七錄齋時。乃前旬有七。

日兄遠歸。薄暮抵我儉齋。酒行甚歡。弟見兄志在滄海。因語開漢壽廟落成。擬構旁隙地數楹。爲潛息計。兄抱襖被兩人寒窻擁爐。仍修舊日靜業。兄唯唯。弟又云。靜不得力。勳決是錯。兄復唯唯。豈知別卽稱病至此極耶。嗟夫。兄出閨友天下。而跡絕南郭。豈非天乎。已矣。維茲兩月。遺腹則嗣不轉立。嗣未立。則諸兄弟無執喪禮。故喪不克治。遠方來弔。或哭諸門。哭諸位。情乎禮也。狀則兄目迷瞑乎。老母弱室。將復誰視。移采茅山。病建心事。來一日。

知聖堂集

文卷九

十

不死。何弗了也。金母制哀。采供承職。玉嫂節踊天。必祐善遺腹得男。方嘗母苦。嗚呼。天如其且。賜耶。念兄一生書癖。手口不離。今亟獲遺文。詮彙成集。兄經史行世者。已遍海內外。惟春秋三書。爲著作大維。將完十之七八。竊擬依類。按斯巨功。其他名義浩煩。非力可任。則計楮數冊。嚴諸笥。柳待爾後。人我將手授行記。兄平生請諸鉅公。以備金石。則俟孤生之日。兼詳名系。兩人固不知生產。茲田廬置畱不足煩絮。維弟病伏城南。呼應遙隔。當別卜。

居以安孤寡。則未知後死者短長何如。但二十年來。交道所可期信。如此而已。嗚呼。兄死。係治亂。使不得見治平。則爲國家哭。人師釋師已矣。爲子弟哭。述作遺後人。遲且徐竟。則爲萬世哭。凡此人當盡云然。今所哀哀。適自陳其私。嗚呼。天如其有知乎。何忍聽茲。嗚呼。天如有知。當復唯唯也。

祭王與游文

嗚呼。兄死。耶采痛未定。恍惚疑不死。昨撫棺一慟。寧復是夢。則兄其死耶。兄年在五十。儀觀豐碩。不立死。居心樂易。既絕溪刻。且遠流競。不立死。素習保齋。寡嗜欲。薄滋味。不宜死。林泉野適。不啻元亮。閑情公理。樂志不宜死。凡人世傷生事。兄無一。何以遂歟。豈悲天平去夏奪我天如。問天不解者。累月。淚猶未乾。復罹茲酷。卽甚達生。能禁呼天泣問乎。憶弟交。兄似以丁卯同籍。然兩人交不繫是。方丁卯。兄見。謬當兄可時。走俗狀。永遂懷洛。迨采臨上罷歸。始勤過從。披款曲。來卽善病。不任客。每求友聲。輒扁舟西發。至則止我弱志齋西室。既闢丙園。或止丙園旁舍。無不流連。日夜忘誰主客。卽僮僕亦不分誰主客也。兄懷我。間來書。又念我貧。不足蔬具。多信宿去。朕兄嘗語我。兩人相訪。直如歸家。斯言不在我耳耶。兩人入歡聚時。或讀書。一坐丹黃。則一倚几和作字。一振毫落紙。則一摹墨談古史。采不能徵地。徵名。則兄比類連引。他如良辰令

節風日清美。示病少間。况折東方。東已報聲。創啄  
 如此良朋。一旦云盡。天乎痛矣。猶記甲戌夏。同天  
 如停弱志。齊者一月。余時脾疾。且劇。猶左右兩兄。  
 證今道古。謂友生極樂。乃兩兄相繼沒。而反存病  
 廢之子。使其朝思夕思。將復何賴。兄既篤交。余丙  
 子。因為畫兒求姻。兄以長女孫女許。縣是兩家。且  
 稱姻姪。方圖屬戚。正以妻兒因茲。或教。誰謂况中  
 道棄也。嗚呼。兄處物無忤。寬身自好。獨于弟。言  
 出入。一事參差。意見偶殊。必反復規切。期于冰中  
 冰。

東堂集

支卷九

七

謂采能受盡言。可開誠語。今采則于何。聞通。耶。兄  
 精史學。通鑑及綱目。略皆上口。所較二十一史。垂  
 竟約今年。謝絕公車。專事著述。以藏名山。弟因作  
 招隱詩。贊之。夾而讀焉。長逝意不得申。此之所傷  
 更在來穰。嗟夫。兄死三黨。舉失聲。隣里相咨。噫。士  
 大夫向隅。行者路嘆。遠方聞訃。速駕臨哭。天即昧  
 昧。公道在人。誰謂祝予之痛。采自悲其私耶。茲仍  
 疏具上。奠兄生時。且念我貧。當不怪為餒。嗚呼。靈  
 如有知。與天如朝夕。泉壤應不寂寂。獨知已三四

兄弟心焉如割。輒相對長號。其其悲靈應不  
 昧。

東堂集

支卷九

七

祭張伯母金太君文

嗚呼。謂葬我西銘。得悠優事太母。爲西銘供子職。天復速奪太母。使不得撫嗣子孤女有成。嚴霜再摧門戶。何賴嗚呼。酷矣。憶太母初移西郊。豈曰相宅。凡一楹。一几。翳母拮据。既西銘冠婚。交天下賢。嗚呼。母主內。使小大亡失節。癸亥。采讀書七錄。母時我饑飽。卽寒夜漏深。嘗聞幾間。六七年。視我猶子。戊辰。采成進士。歸適太母五十生日。采再拜介壽。爲加燕喜。辛未。西銘成進士。留官京師。采

知長堂集

文卷九

七

送母北就養時。予母蘇太孺人。病不任行。

母床頭繾綣。別采與西銘兄弟。卽予母與太母不啻姊妹也。壬申。太母北歸。見采病。憂形辭色。語西銘。遂無好醫。使此子久廢。迺幸已。采方勝步履。而西銘遽逝。母哭不欲生。采百力喻。謂采在猶子。可服勤萬一。太母則稍進。一溢自是。采以十年杜門。匍匐卒瘡。凡欲安母。以慰西銘。及遺腹舉女。母呼天云。死。采勸無庸。天可不絕。因贊母按宗法立嗣。嗣立。贊母擇高原葬我西銘。豈期葬有日。母卽病。

既克葬。母病遂不起也。母素亡恙。特以憂憤乘此。

別哀。遂疽發於背。距西銘歿僅二十餘月。此二十餘月中。內支荒歲。外禦飄毀。曰母在。同人念西銘。登堂問安否。亦惟曰母在已矣。今不復忍言矣。易簀前一日。猶向采絮語家事。感慨榮落。連問采爾列啓事。倘出門。我家奈何。采應謂我不出。母無多慮。嗚呼。知母耿耿不去心者。一家孤寡耳。今采哭告太母。誠無他辭。第記辛未。西銘祭我母蘇太孺人。其文有云。凡予出入大禮。內外凌雜。受先無不

知長堂集

文卷九

七

聞予母吉祥善事。朝夕褻殮。受先無不親。西銘文布海內。固兩人七錄齋中所心期。倘死生改念。卽負販羞稱。況乎自好。維茲離離孤寡。竭我力以相爾成。其成則太母與西銘之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知畏堂文存卷十

太倉南郭張采著

約同盟啟

其啟衙役之害。睚眦滿邑。僉云依附鄉紳。增其氣勢。夫鄉紳則惟吾黨數人。吾黨本身自好。避惡如刺。胡爲殃繇彼積厲。曰我階且無辜之告。上帝實聞。不活之孽。前人可鑒。愛人則仁。人惻惻自愛。亦智者瞿瞿。計惟合辭嚴誓。質迺明神。如繫廝養。母得廁跡在官。凡屬在官。母得肩膊廝養。務期涇渭

知畏堂集

文卷十

亟分是非。立舉用先布狀。告我同犬。如謂可從。列諱簡左。倘虎狼仍橫。則過有依歸。庶鷄犬獲寧。卽德從茲樹。爰定某日。齋戒集廟。白日青天。考鐘伐鼓。下流是惡。共立川防。黠鼠可憎。罔容社穴。某

東同善會引

人性皆善。可無立說。自性學不明。於是分先天後天。先天者於誠。後天者於明。誠者因心見事。明者卽事生心。要之善惟一源。何容先後。故四海之遠。聖人或出心同理同。斷斷如也。前賢約立茲會。所謂卽事生心者。今夫爲不善者。陷溺使然。固可哀憫。其不爲善者。有二病。一自謂非其時。一自謂無其力。夫百年駒隙。夜氣固存。豈有需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豈有疑難。卽今約略規條。正如掘地引

知畏堂集

文卷十

水。先儒謂成得一分已。方成得一分物。此際工夫難到。且同舉斯會。孳孳不已。則成得一分物。庶幾成得一分已。但隨時隨力。使心無不盡。蓋心統性情。乃心既盡。則人無貧富。數無多寡。卽毫釐莫辦。意言萌觸。并節孝孤涼。當時消受一輩。總是平旦鷄鳴。不啻胞與。譬諸一室之中。啼饑於旁。刺肥獨飽。號寒於側。被裘獨溫。彼則覲顏。何殊鳥獸。抑知卽我不經。便成兩益。卽或移我必需。當無大損。苟肯推心。卽全善事。采見友人舉於魏塘。則心動繼

舉鹿城。心益動。雖兩年瀕死。而此念不退。病中分  
歟。立例登板布告。茲得倖生。擬尅日連會。乃諸君  
子先自彙集。反以相招。則知善本各足。不謀自應。  
心同理同。卽斯其兆。推諸鄉邑。當有翕感者矣。

建 關廟引

邑大教場西南隅有荒菴。菴奇。關神舊像。受侵  
風日。幾剝壞。崇禎乙亥。采倩工加績。旣嚴赫矣。則  
謀廟殿以妥。而疏募莫應。逮戊寅。采病瘍。迄庚辰。  
瘳愈。神屢見夢。乃徧告同人。度地里中。成前志。適  
僧緯章者。二年前自秦地來。爲里中人親信。因屬  
董成。羣然謂可。或曰。廟故在大教場。後變後。移置  
小西門內。輸與方飭。是役多乎哉。應曰。惟神來假。  
如木行地。于彼乎。于此乎。令去教場相望。又雲車  
所舊止也。或曰。像襲茲殿。請易諸應。曰。帝號未加。  
像故無旒冕者。今廟因像。而先議毀像。且旒冕。  
國容也。從文戎服。軍容也。從武。神允文允武。靈爽  
則洋洋。曷繫像。或曰。祝廟以僧。將弗類。應曰。殿西  
立精舍。錯禪寮。秦僧朴畧。不識字。以托雁祀。神所  
歆也。奚其類。于是同里諸子。分任襄事。鳩材敦匠。  
成其不日矣。因再疏以勸。



周景韓演論

河南太守周景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宴會數四。乃遣贈送什物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厚。先是韓演在河內。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當時論者議此兩人。嗟夫周景小人也。舉吏重典。當則太守任賢。不當則太守任不肖。惟賢是視。于其人何親焉。古人舉仇舉子。非不知仇與子也。所忘者私。所知者國也。漢取士。天子詔曰。徵五府日辟。次則郡掾史。及歲所上賢良方

知長堂集

文卷十

五

正孝弟力田。用是起家。高則望宰相。下則希守牧。是豈一家事。而景煦煦市恩。不聞義行。原其苞苴小惠。下累民間。朋比流連。迭期酬報。寧有毫末爲公者。是故君子不私于人。亦不受人私。就東漢近事論。趙咨爲敦煌太守。舉曹嵩孝廉。後咨拜東海相。道經滎陽。嵩爲令。迎路謁候。咨不爲留。若咨者。豈肯私其所舉。河南尹梁不疑。舉張陵孝廉。陵官尙書。劾奏梁冀。不疑有言。陵曰。明府懼。梁不疑。今由公憲以報私恩。若陵者。豈肯受私干。

故梁冀更宜乎相尋緣染。定知所舉僉嫌阿下士。無能卓犖者矣。若夫韓演者。志在無私。故直行一意。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庶幾有焉。獨怪論者並議二人。謂演拙乎。拙則皇恤。謂演薄乎。待以無私。是爲至厚。抑周景韓演之間。別有世法乎。則吾不知之矣。時重名節。而習俗猶然。嗟夫。

知長堂集

文卷十

六

朱穆論

或問朱公叔何如人。曰有德人也。或曰公叔黜諛。奄嫉面朋。于三德高明矣。及著論崇厚。又何恂恂敦篤也。然則其德何名。曰陽德哉。或曰厚者地道。高明者天道。天道陽。地道陰。概曰陽德。有說乎。曰天下濟地承天。故陰不疑陽。陽之用爲剛。于人爲君子。陰之用爲柔。于人爲小人。然可言君子之陽。剛得天氣。不可言小人之陰。柔得地氣。故曰博厚則高明。今稽公叔之行事。黜諛奄則剖棺。嫉面朋

知異堂集

文卷十

七

王氏先像手澤記

前人可爲子孫法。後人思法其祖宗。是之謂慈孝。文王之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又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言克啟克承。則永祚以遐祉也。予交王氏昆仲。私淑止菴先生。曩許與游。題先生祥刑手澤。茲平仲長君。予以習丹青技。用短絹追摹其祖小像。擬書坐松樹下方。先生將卒。枯槁一音。作徑寸行書。又先生嘗曰。引蘇長公語。著日用儉約。凡四條。手書小楷箋識。予乃取三書綴像後。連三卷。

知異堂集

文卷十

八

題曰遺像手澤記。曰人道親親。親親故尊祖。然則不知尊祖。是忘其親。人道從而亡乎。於禮生不及侍而承事。惟勅親親之道。殆其性歟。仰止肅拜。因側席告乎。今之奉是卷也。則如之何。曰展像母苟慮母苟動。如或見之。如受語然。莊敬之心。日嚴則事親以順。室家以宜。下不失童僕。而外不侮鰥寡。於此之爲教本。誰曰不能乎。曰諾。曰讀偈。悽然以悲。悲音聲愉愉。而氣體何往。則復惕然以覺。覺人生必有死。惟畏死。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爲。先生

來曰偶然去曰脩然可知偶然者全生脩然者全歸若夫曾子戰兢易簣先生山雲拂袖可知有得故無累行實故觀空理原一致乎曰諾曰讀儉約盡思儉義多端飲食其一養財又節飲食之一孝經謹身節用以易庶人先生鄉大夫而退食自省者門戶以庶人爲恒貴能賤富能貧斯可久又惟儉濟廉不奪人因不失已廣長公說并曰養德況今昔事殊粒食維艱簋豆不賜古人以過分爲器小縱欲爲福薄可不十思乎曰諾謹聞命予廼掩

知長堂集

文卷十

九

卷而嘆曰先生墓述三訓士女尸祝况其孫子然作室能必堂構苗能必播穫苟悔昔聞知卽世緒斯隆故中才之子惟視舊蹟是保用守厥成夫舊蹟則何有精粗大小意趣所萌乃介興替况其威儀儼恪有典有則者定知王氏瓜瓞是卷微而顯也因大記以質平仲

遊鄧蔚山記

爲吳人四十三歲性鄙而好獨吳勝地未嘗一寓晨聞鄧蔚梅花幾萬株花開時十餘里盡白心動丁丑冬約與游王子初春同訪期正月七日行與游辭早余恐遲此則家園梅放意不得該遂定期孟宏許子竊知約與同余念新正人事多或與游艤山水可得爾余本閒入入山是分事天壤乃復有許子益心喜開正月初五適風雨初六而甚初七早起占望勢不止然作意久謂風雨不足礙人乃

知長堂集

文卷十

十

理棹所乘舟如席大隨流西發脚坐艤板漸清冽聞蓬窻浙浙聲知下微雲以爲探梅乃復得雲天公厚我少焉雲遂不成已抵崑山登岸呼與游時與游久望予有疑予阻風雨者與游劇不謂然余至極歡笑適平仲招與游飲知予至并招予遂同步過平仲賓孺堂薄醉漏下別宿與游弱志齋之西偏初八清晨聽鳥聲意似欲晴則與游已束裝拉解維與游挈長君貞俞同行天氣漸爽舟復寬適三人清對風利下午達吳城轉泊葑門約孟宏

五宏咄咄信人不置。然山行弗克。從以爲恠。事夜至宏蕭閒堂宿。舟初九日五鼓。舟行自對溪辰。指木實進斜橋。數武水涸。與游舟不前。雨且注。則從與游裝并余小舟。乃得進。開右窻望靈巖山。山帶雨氣。濛濛如畫。岸多列蘆竿。舟行岸底。時受蘆蔽。靈岩在滅沒間。土人稱此處爲九里十三橋。予謂此何減桃花源。與游云。此去過善橋十餘里。卽鄧蔚山。前此風物疎古。織衣耕食。直似避秦處。自潯陽董氏卜葬地。得厚貲。人遂知謀利。旣日就奢。

逸知公府。然向無盜賊。不閉夜戶。今則竊時發。土著以次蕭條。可爲慨惜。時貞俞輒苦雨。予云。山中陰晴風雨。隨宜設境。卽雨何必不佳。語次至善橋。俄天高雲散。雨亦旋收。緣河入光福市。市口水甚涸。小舟亦艱度。三人同小奚俱上岸。舟得輕舉。乃踏展過光福市中。此與游熟游地。通街小巷。指顧了了。予笑呼爲山精。折而登舟。卽小飲。至虎山橋。橋左迤山。右虎山。水門五上砌石欄。與游云。此眺月勝境。過橋卽太湖。時初綠。湖天一碧。光色無際。

三人殊酣決。前至一阜。脩廣約數頃地。四周列松栢。中立層閣。與游云。此董氏所築浮玉山。築時以形家兆。然固添湖中一致。舟子問所從。時舟行浮玉山前。與游疑之。叱令向後。與游疑不定。見左岸樹中有瓦屋角。近岸滿灘蘆蒿。舟不得泊。則遙聲問。俄瓦屋有白衣人出。應因得路。乃復行浮玉山前。因知前固不悞。予笑語與游。今不得復呼山精矣。又二里至船坊。抵擬過曙塢。宿聞脩先生墓舍。三人旣登岸。予不知路。遠近。護病乃挫兜子。與游父子先後行。不半里。憩司徒廟。廟門峙古柏。二疑宋元時所植。孤森蕭爽。增人謾謾徘徊間。將入夜。乃復行二里許。至曙塢。謁聞脩墓。與游呼墓丁。開門入。歷饗堂。得南偏屋三楹。中題曰非齋。爲子柔先生筆。齋後小樓。亦三楹。推窻四望。山巒梅影縱橫。微月中。復小飲。與游父子宿非齋之東偏。予宿西偏。初十早。小奚報天晴。晨炊後。同過斷澗。歷梅竹間。造董墓。登朝玄閣。時三人逍遙山路。余益忘身世。云此行如王子敬雲。舟何必見戴。與游

唯唯然。予枯寂久。每厭客使。山梅盡開。游人絡繹。將如野麋翔鳥。高飛旁逸。以此倍有幽適。返非齋飯後。各乘兜子。游玄墓。予不知玄墓在何處。乃復歷董墓。又一里餘。小憩奉慈菴。菴僧供茶。復行三里許。太湖浩渺在望。與人云。已至。則梵宮禪閣。轟峙山半。始知玄墓以僧寺著。予每厭江山勝處。爲此占踞。致游僧滿堂。男女煩溷。使結梅萬株。茅菴一二。南臨太湖。北拱鄧蔚。天竺古賢。豈遂河漢。與游引予。憩四宜堂。堂爲徐氏書室。往問脩讀書其中。以鄧巖山房名稿。余欣欲一觀。堂前古桂數本。蔭滿庭際。近徐氏捨入僧寺。寺僧俗甚。辭意不得接。因亟去。寺東新鑄大鐘。架樓上。隨與游往。既至。聞見殊不諧。出由禪房角。曲路登山。半覽大石。石大可一間屋。嵌空玲瓏。俗呼真假山。使米襄陽見。當下拜。予足疲。隨坐兜子。與人不尋舊路。乃至放生池。僧供茶。輿人云。翻嶺卽曙塢。予復坐兜子。出沒松林中。步步鳥道。又寒風侵肌。且憊。既踰嶺而下。拜楊端孝先生墓。不半里。返非齋。登樓索酒。寒

乃定十一日。天太皎。早起。步竹林下。聽泉聲久之。後呼兜子。余憊。昨日風色。戴浩然巾。自衛。是日風靜。氣和。頭復泔泔作熱。仍易角巾。至徐墓。登小樓。讀壁間長蘅題句。壁間句多感慨往事。今長蘅已往。復同與游。嘆惜。行一里許。登茶山。茶山高。不踰四丈。南則彈山。以下約數里。盡在望。北吞吐太湖。時漁舟點點。與游云。山因長蘅搜得。前此朱著山頂已鋤平。有石柱橫草間。似欲構亭者。亭成。河爲他年游助。半里許。入顧家園。園中山茶三株。青蔥蔽日。山茶下有續草。如石蒼蒲。高尺許。方員二尺許。與人揭衣坐其上。予恐爲所敗。握手戒母然。與人笑云。此名坐堆草。種此正擬作座。約一里餘。至南山。山不甚高。與人強予行。予復護病。坐山下石畔。意不欲登。側聞嶺上聲。知與游叫絕。不覺趨上。小奚扶掖。亦遂陟嶺。望太湖曠然。開明。小倚松樹上。卽隨與游觀石壁。石壁如削。高二三十丈。旁有小菴。時從遊俱渴。呼僧索茶。寂無應者。擬煮水。添茗芽。卒不得火。適舟人亦從遊。蘭得一石。取厨

乃連辟但鐸鐸響。即呼得火。與游父子盤桓綠旋。下予坐右。索之磨床。閉目少刻。報茶熟。啜茶出菴。門呼小奚置錢數文。灶上去。復踰山頂坐兜子。一星餘至顧文康公墓。憩七十二峰閣。有李西涯題榜。憑檻看太湖。諸山乃在几席間。携蟠桃酒。各飲一二杯。坐移時。由潭東訪顧墓。與游云。顧吳洲先生卜地。搜剔平壤。得石池石塲。因嘆山川顯晦。亦由人意。洗濯予亟欲見。問輿人。輿人引予至一山。率級而上。至半山。得小巷。巷門封閉。坐石上。見松

知畏堂集

文卷十

五

樹中有僧五六輩。相率不至。亦菴邊。一僧立路旁。舉手揖。似別諸僧者。諸僧去。隨揖余三人云。小巷無主僧。菴後劣得淨室。邀予輩往。然山路崎嶇。又在萬木中。因問石池石塲。云尚在前山。輿人正是。誤引復坐兜子。隨僧約一里許。見淨室在脩竹間。余愜悅。樂之。入門。窻榻清潔。雅有禪悅。僧號聞鍾。殊不似玄墓僧。又一僧朴甚。號明光。詢之。則知卽石壁菴中主僧。與語烹茶狀。僧喋喋引過。予云。茲不值上人。晚歸將無疑是仙。啜茶。聞鐘設果餅。良

久別。則復出沒萬木中。由半山取徑。至非齋已遠。暮小飲。月漸高。南步里許。坐路旁雙松下。與游云。長蘅婆娑。鄧蔚以古松爲友。每土人伐去一松。輒懊喪累日。反坐小樓。商歸棹。予云。好不欲盡。且護病。應存餘樂。與游云。少事亡兄。謹以浪遊棲墓。舍亦思返。遂擬十二日早移裝。還舟。至日晨。秋後。各買山樹幾株。步至司徒廟。復俯仰古栢。卽下舟。解維。過浮玉山。往銅坑。銅坑去浮玉五里。與游以買楠樹。特往。至銅坑。復行里許。憩一小園。亦有山茶。

知畏堂集

文卷十

六

二皆禿幹。似摧殘者。與游深嘆惜。買獨卽行。過虎山橋。不復經光福市。直循溪至善橋。再由靈岩山下。過則晴光爽氣。別有霏舉。時輿人不得立岸。上望靈岩。怛快別去。至木瀆。返與游舟中。夜宿橫塘。十三早。與游舟泊圓關。以買蘭花。父子經營。踰時。予笑云。山中閒課。亦煩爾許。忙。與游又以買盆貯蘭。往虎丘。予隨後行。值天如舟。天如亟往昌關。約晚晤。予至虎丘。問與游舟人。則與游已入山。予躊躇二山門下。而與游從竹樓來。遙呼予。三人復

同步千人石。叩石佛菴。菴爲子書讀書處。集準。開西窗紅綠二梅俱吐。蓋吟咏且日落。天如舟。亦抵河下。因小飲。天如舟中。十四日東發。至維。雨雨勢緊。逆風助雨。舟爲不流。集與游舟中。視岸上。淒淒似清明風雨時。至崑已薄暮。呼平仲集。志齋小飲。漏下。別平仲與游宿舟中。一夜雨聲微耳。平明聲絕。舟人報風順。早起梳洗。已抵婁岸。是爲十五日。兀坐草亭。追理遊跡。又似醒後憶夢。因次所成詩。并紀行况。

北溪志序

縣令談應作進

唐墅周孝子廟碑

嘗熟北距三十里。曰唐墅。有周孝子廟。廟神故宋理宗時人。姓周諱容。相傳固唐墅人。平時事母孝。病且死。持母不忍絕。死越日。降其家。呼母曰。上帝監兒孝。勅爲神。遂數著靈爽。見光祚縣令趙必鐸。上其事。封曰靈惠侯。迄今四百餘年。里中旱澇。以祝祈報。由辟以祭。盟誓以質。生子藉神姓。僉呼周歲時。神生日。畢拜廟下。傳曰。明德維馨。以孝列祀。聲也大矣。儒者曰。孝不絕。虞舜文王曾閔。侯何以

獨神曰。人者鬼神之交。理固無間。若虞舜文王曾閔。百世之師也。師立人道。以明治。在上在下。于彼于此。百物之神也。神立神道。以幽治。人道治而民可使由。幽道治而不可使知。故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將告廟下拜者曰。神故孝子。爾有父母。曷念諸神將視爾。告周名其子者曰。呼爾子如神聽然。爾子恩斯勤斯。父母固如斯。且不辱其身。不羞其親。是之謂孝。則肅肅厥廟。胥顧弗敢匪。莫悞淫以速戾。審如是。孝道四達。天下其平矣。吳地處處建

代廟嘗熟在祀典而唐墅尤專推本所生以及其  
人之事孝子也猶有親親之義夫爰作樂神之  
辭以侑祀而鐫諸石歌之辭曰

神之來兮猶猶歸貊貊兮天休迂雲車兮舒霽齊  
吳楊兮安流奉明水兮階下窳鼎俎兮大假神陟  
降兮旦明人聲上兮頌雅雨暘若兮良苗于戈止  
今逍遙驅豺狼兮遠山之隈迸厲鬼兮疾瘼消膝  
前侍兮甘旨率妻孥兮止喜兄弟樂兮孺耽家人  
宜兮集祉神四睇兮相睂歷畝丘兮故鄉父母托

知長堂集 文卷十 九

斯兮華胄神且受職兮均康此中人士今親只神  
欲神監今聞章

保硯齋銘

嘗熟之南郊有村落濱水而路隱戈氏考盤在焉  
曰戈莊戈有隱君子汕懷道不仕徜徉其中表曰  
莊樂傳地傳人其事逸其稱名也遠矣莊樂讀書  
工古文詩賦旁及繪事皆精自成家家有故遺硯  
恒極矜貴曰先人手澤所存又與余從事久不敢  
棄也教其子棠身率之讀書脩士行指硯示之曰  
保此足不負爾翁矣因識其齋曰保硯其事其稱  
名尤吉且長也張子曰續辭之學必於硯受成不

知長堂集 文卷十 三

管百玉之器農夫之耒耜耒之或離昔陳留范馨  
奇其孫喬授以已所用硯名人貽謀大率如此雖  
然有進焉其告棠曰君子之爲學也立言其一然  
先行後言則言之視行有間且言之類幾三品其  
上謀訓次纂述最下僞辯等而下又有間故比其  
上其次硯則有慶苟僞而辯硯不任責焉拙工罪  
器情農罪耒耜則人舉笑之矣棠不聞金匱之硯  
銘乎其辭曰石墨相着而黑邪心讓言無得汗白  
夫石墨相着用以成文文成而白迺章今日汗白



匪勵弗章。且敗厥素。責之上六。白賁無咎。傳者謂不使華得沒實。卽其義也。孟子知言。蓋曰生心害事。明乎此。進於道矣。攷道以爲無失。無失而後得其所保。戈子孫繩繩其勗。諸作保硯齋銘。銘曰。於維質良。文迺在茲。匪爵而貴。匪田而苗。厥考攸承。子孫是宜。重輕靡管。繫乎用之。爰銘爾室。堂構如斯。

題楊子嘗生像

臨文者誰云子嘗楊氏。初遠望之。面似眼似。豈畫師之相遇在晚。未識翁盛壯之容止。然何以不及抑抑之丰神。而偏舉暫染之微軀于筆紙。若夫不可形求者。乃翁居身之寬仁。與滿腹之經史。搖搖之憂。國與騎歸之思。子卽以形求。乃翁其寧遂已。維自評曰。性需故天之報之。亦曰俟俟。

周芝山先生小像贊

貌古行方志堅氣直。涉彼流競。乃抗孤力。既不能  
嘯糟啜醴。又何怪乎獨醒而被黜。但子弟可怡。高  
岡可棲。清泉可吸。已無羨世榮而混我白黑。况彌  
老註書。浩歌羽化。爲儒者則嗚呼。不得侍先生于  
其時。輒肅瞻而自傷其顏色。

思喬吳翁像贊

吳翁故孤少。徒手立家業。孜孜善事。修士行遠近。  
推長者。嗣教子義方。一規一矩。有嘗操采。狀大端。  
具別簡。既源長成進士。爲郎倉部。自潞吏司邊餉。  
職艱且瘁。外解遙不應。九邊兵數百萬。洗釜待晨。  
視事邊將吏數百人。雜訴時噪呼。前所司連詔獄。  
源長好語邊將吏。我安能無米炊。若第賴外解。我  
無稽者。則先辨緩急三等。解到亟列。勑三等。次多  
寡。胥史莫高下。故時大帥托閭閻行金。源長絕不

入久之。盡知吳部郎廉直。迄終事亡間。越二年。晉  
閩臬備兵泉南。適山賊起。源長率兵搜討。擒數千  
人。錄其渠及殺人多者。正刑典。餘盡安置。泣拜解  
散去。方源長爲郎時。靡長安珠桂有費。遣使催餉。  
絡繹有費。備兵時。芻糗犒勞有費。既守清白。訓又  
不敢名。縣官帑于是爲郎破其家三千金。備兵破  
不下千金。翁所遺大減半。厥考銖兩積。厥子用充  
官下費。將傷厥考心。然翁遺積與遺訓孰嚴。往者  
舊館師強源長解人訟一屬邑令。翁知呼源長立

責殊苦。茲守訓官下。卽盡耗。宜無忤。故人稱源長。  
廉吏源長以歸。翁則源長爲孝子。翁爲慈父。然教  
其子得爲廉吏。則翁故孝子。從來慈無顯稱。統以  
命孝。葉子引孝經告源長曰。始于事親。中于事君。  
終于立身。余謂翁始于善人。中于慈父。終于孝子。  
展像備狀。所不備。系以贊贊之辭曰。

孝哉吳翁。終始一德。夙夜蹶蹶。惟天陰騭。佩厥懿  
嘉。高阜山澤。展厥形容。冰玉清立。使治天下爲萬  
方則。肅穆拜茲。道風奕奕。

知畏堂文存卷十一

太倉南郭張 采著

二子名字說

長子生臨川官廨名于臨太倉故婁縣次子生太倉名于婁各從所生地也名子者不以國不以山川余反是非古矣二子且長宜有字昔人字以表德稽臨川瀕汝作郡汝水接盱江經城東徑北詩云上帝臨汝言昭昭在上也則字臨自汝上婁者西方之宿屬金位咸池為庚其于人也為義庚

知畏堂集

文卷十一

者更也合之有徒義之義焉抑亦可謂士君子矣則字婁曰爾庚二子釋諸臨其無貳爾心陟降茲將聲聞于天婁其徒義義者天下之制義分明斯役物不役于物且名也者賓賓亦敗實敬爾賓則疾無稱懼長爾敗則耻過情嗣茲母任應以詔以相庶幾表德哉

余既命二子名字呼以申釋其師柴子集勳請作說且引眉山故事予謂眉山以說傳抑以二子傳今人襲古多膚似正如隴婦人效百子

絕不炤顏面余奈何蹈是柴子曰即無問故事第茲意嚴重振厥詞用訓厥後曷遜諸余謝曰諾作二子名字說紀此者懼嘲先解也

知畏堂集

文卷十一

遊客說

遊客不審所由稱。前此絕不聞。余臨上歸。稍見告。狀亦孝廉上公車。及罷。道經故人部。問候。故。人。則尋交際。既名下士。輒擔簦遠走。干有司。既不必名下士。板鐫詩若文一二冊。卽負名下持。要大牘。遠走干有司。有司與游。閉聲且俱。騰謗事。惟謹。或先通大府。挾大府臨守令。事益謹。聞道夷鄰。恍者謾罵。蕙者強顏。受必厭。所欲去。吳故孔道。續練及廢吏。下至方技。終繹卽次。則居間訟獄。若有司承。如畏堂集 文卷十一 三

冠者皮面。爾狀不聞。買劫民財。旅奉官政。則擬商。當不受。雖狀干客乎。何尤。實維主者主者任。天子郡邑。寄子惠下民。所御惟法。故法一則民安。苟無犯而加贖刑。則是以法斂財。苟麗辟而倖免。則是以生歛權利。以法斂財。則富者莫保。以生死權利。則貧者莫服。而富者有恃以逞。若是則天下惡。得不亂。安乎其亂。猶客是狗。狗客則境內有力者。皆得持其上。于是廷如市。有司如僧。客及境內有力。如販問所鬻。則惟下民間所高下。則惟天子。法。一。日。冠。至。令。日。執。干。戈。以。衛。得。乎。有。人。曰。是。楊。朱。行。將。蔑。而。思。離。而。情。奈。何。曰。余。求。友。聲。切。胞。與。詎。不。通。往。來。但。惠。必。歸。德。如。郭。元。震。遇。書。生。范。純。仁。遇。石。曼。卿。傾。橐。捐。麥。舟。則。振。乏。仁。也。通。財。義。也。仁。與。義。寧。靳。諸。倘。取。官。中。物。卽。不。度。况。鬻。下。民。高。下。天子法以克報贈。此無他。廉耻不明。故士行不立。士行不立。故客輕去其鄉。而主者輕用其法。使廉耻明。則人不倍本行。不求外勢。不昧公道。以結私惠。則四民有常。卽盜賊何自起。斯治亂攸繫。如畏堂集 文卷十一 四

可無辨。或謂遊客者。文之爾。通稱為秋風。言所至。周落。或為抽豐。言分乃美溢也。吳舊守陳公默。悉有謝客榜。辭云。我豐任爾抽。今豐安在。毋落客事。一時播笑。回車去。是知源清流清。源濁流濁。大致弗爽。然則學士大夫。禁足一室。音問不越郊圻。絕物奈何。曰。孔子亦云。朋自遠來。即文章推史遷。未嘗不歷九州。閱險易。第義利斷斷則不家食。吉矣。

時事說

大江以北。無寧土。南鑒諸。應有戒心。乃復泄泄相隨。糜爛矣。因究賊所由起。與今可留存者。曰。天下本無賊。愚民迫走險。緩刻。忤民乘之。奸民脅之。遂燎原。則問何以迫。曰。有三驅。一為鄉紳。紳左右牙且角。日賸人膏。苟村立數區屋。旁宅田數畝。率妻子勤動。可小康。一朝被獵。且咄嗟破。諺云。翁猶可。兒怕。奴主猶可。奴怕。他如鬻訟獄。屬錄役。舉一利則沮去。一害則庇。彼日夜營乃私。勢必與公。

利害敵。由是接屢無降情。交游故大無友道。其惟財財傷。則民害。民害極。則避。是驅也。一為守令。剖符來。不為收。為賈。胥吏故虎狼。官乃押出押且殺。人官貪。反借虎狼恣意。是生翼。益殺人。司農急稅。即難緩。復因為利。天子璽書捐租。征入。案尤銳。下民冤抑。天高。則問有司。徇勢家。反囊三木。富民無罪。責行金。代儀物。餽贈甚者。招徠幕夜。山童川竭。無厭是一驅也。一為富家巨室。農佃人田。長夏。斂手足火。薪糞不足。則向富家巨室貸。及秋。收。

粟元完租。妻孥組袍猶質庫。責債急息加三之一。傾盡中儲無粒剩。租及債并黥子繼黥女繼。黥婦含辛莫誰何。是一驅也。三驅迫民斯鳥獸散。散不聊生。斯聚而作賊。賊橫守令既積仇。瞠不知計。鄉縉紳及富家巨室。潛求湖塹山曲。擬免窟遁。風聲稍緩。復厭厭如常日。問保障則曰。賊來不獨我。且未必來。堅牢不可破。賊卒至。父母兄弟妻子不相及。沸沸稠稠。任屠伯淫戮。顧所求免窟。塹曲間無賴。米賊來先劫奪。去墜失田。僭項梁之徒。殺

秦吏如草。正德間趙風子剿掠。戒母入馬公文升邑。破泌陽。取焦芳衣冠斬寸斷。豈必盡罪下哉。今省三驅者曰。富貴易爲德。念父老同井。閉卽亡子。惠幸母暴作之父母。天鑒茲幸。母虐下民。則翼乃仁。母曰。未能獨清醒。貴若草木。母曰。非本難拔。身正自物正。則翼乃義。仁與義弗儼。再省曰。天子授千里百里寄。不能撫變起。易衣帽逐難民蛇伏。尚何面向天地。則不忠生斯。長斯。國族聚斯。祖宗墳墓藏斯。且爲民望。不知借變起。委去尋草間活。

我不保父母兄弟妻子。則不孝。愚與孝猶弗儼。再省曰。衆心成城。人心歸則一人。心一則多力。平時守令母虐下民。鄉縉紳以下母暴。則千里有千里之勢。百里有百里之勢。武王三千人雅心。何有乎億萬。如妄謂逃可脫。則平時虐且暴。當無惡前。後郡邑崩解。猶括金行輩上。蘇怨毒肥家。及變左足動。右隨陷。卽徵怨毒。人各倖脫。所謂億萬心勢。必不免逃。而免守令猶必司敗。鄉縉紳以下猶破厥家。辱妻女。況乎必不免。舍生路索由乃冒惡名。

由來路。則直解曰。不智。吾吳清議嚴。密令重。有。天幸。輒多賢者。鄉縉紳自好。亡肆義如所云。但氣少遜。未決事理。相聚問桃源處。今爲決理。則平時翼仁與義。否則誰與守。臨難母不忠。不孝。否則生不如死。決事。則辨生死斷斷。夫智者明理。故鑒事。事理合。庶其交儼。不此之儼。縱急兵。恐未見敵。跳急修鑿。恐風鶴無居人。亟申智。使仁義豫。忠孝明。可恃無恐。若乃枝辭曰。倚諸弁殺賊。要人視賄。薦是以殺賊。壘斷有家十捐一。可護九。與其全喪殉。

厥身若若捐一。此又鄉。謂。事。富家巨室。彼此委。釀不測。神者。誠。戒心。江以北。則知。狂。且思苦矣。

若上游崩解處。曾一戰而敗。則我宜練精兵。以勝。曾嬰城一二日而破。則我宜修城浚池以待。今聞賊未二百里。游手亡命。爭裹糧。候。未百里。空邑無居人。則兵即精。誰與戰。城池即高深。誰與守。况練未。精。修浚未。必高深。徒。縣官。循故事。又况并故事不循。厭厭如嘗。惟恃一。

走與逃。必者。書生感事。懼。及。大所見。非縱橫家。不類。九天九淵。第兩言。微。因。平時。毋促。臨難。毋倖生。士大夫誠交厲。則天下自定。豈但免離亂哉。

經權說

公羊傳曰。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惑之者。遂以權為反。嘗殆不知權。且不知經者歟。夫經者。嘗也。嘗道之謂中。權者。時也。君子時中。斯可與權。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反者。叛也。逆也。譬之父坐。子立曰。經。子病不責之。起則曰。權。將呼病子之。不。折垂佩也。而為叛。為逆乎。不然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註。權為稱錘。則經其衡矣。權以運衡。而後有輕重。離衡則權一。塊物且衡失其權。則衡所用衡而衡。塊物故。以運衡。或銖或兩。雖之。至什伯而上。無定平。不。執銖兩而謂什伯。反乎衡。執什伯而謂銖兩。反乎衡也。是市販之爭平。則外矣。今夫織組之事。其。者亦曰。經。橫則曰。緯。經一成不可變。視以加緯。然後布帛羅統。綺縠之屬。咸受材。苟一緯之不合。則有間矣。未聞反乎經。以為緯也。彼謂權反乎經。是離衡之權。離經之緯。不可以準。不可以樞機。為輕重。本被於天下者也。此說立而叛逆藉口。亂賊將接踵。故曰。權也者。



經而非反乎經者也。

慈孝說

慈孝性也。一本乎天。有謂孝衰于妻子者。竊惑焉。夫妻自兩姓。猶云判合。子則我所生。猶父母于我。宜無間。迺孝因而衰。則是慈以傷孝也。慈足以傷孝。而何以一本弗省爾。愛厥子。念親愛我。如是不忍。厥子念親。不忍諸我。如是有不愛其親。忍其親者。寡矣。迺不愛其親。未有自居不愛者。誠念厥子。他時之不我愛。忍其親。未有自居忍者。誠念厥子。他時之我忍。有不愛其親。忍其親者。寡矣。然而愛其親。不忍其親者。不視厥子。始然。不愛其親。厥子之不我愛。忍其親。厥子之我忍。亦不俟他時。始然。天也。而幾乎心。聖人懼人厚于慈而薄于孝。故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其義。皆慈也。乃深隱其辭。推而著之乎孝。言孝不言慈。而慈孝同貫矣。

婁江說

五年前余輯太倉州志。見劉家港口伏沙隱起。憂婁江下流將漸淤。曰淤則害不專婁。輿大聲呼有應者。既哭未春。州志行人固弗應。即余亦謂東流猶作漾。害當歲計。乃越旬月。寒霖涉。隨告塞矣。於是復陳芻蕘。或鄉大夫。鄉老上下。有所取採。其說曰。水利有繫天下者。有繫一方者。有繫一郡一邑。一鄉一隅者。人之稱婁江。其明事理者。必曰是太湖尾閘。東南七郡繫焉。則所見一方。余謂國家歲漕百十萬。蘇常之。合北郡當半。則東南繫天下。正如會通河在北方。以資漕。設少司空行濟上。婁江塞。大雨十日不止。東南氓庶其魚。于何有。漕少司空行濟上何事。故余大聲呼曰。婁江者。天下之水也。請先言水道。太湖在蘇常宜湖間。東通淞江。南通雪溪。西通荆溪。北通滬湖。東通韭溪。凡五道。故曰五湖。湖水自東南分流。出白蚬。入急水。澱山。繇小漕大漕。以入海者。曰東江。自麗山過大姚。經崑山石浦安亭。繇青浦達滬瀆。東瀉入海者。

知是堂集

文卷十一

三

七

知是堂集

文卷十一

七

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裏門而東。歷崑山入州境。環城南東北直下。今俗訛劉家河者。曰婁江。故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曩二江塞。獨婁江任全湖東注。今並塞。則必歲歲雨暘時若。始得立廬舍。安耕種。不然中災告愆。旱赤地。澇即懸釜炊矣。此爲水道。因請言水性。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故水必東流。其自西北來者。湖溪諸瀆。合流入海。其味淡。其體清。其用肥。五穀澤草萊。其力始緩而末銳。若大海潮。一日二汎。潮生自東。其味鹹。其體扶渾沙。其用敗稼傷諸萌。其力來銳而去緩。諺云。海水一朝留泥二簍。如上。漕湖水急下。則滌蕩渾沙。排黜醜鹵。故海中有莖界嘴。爲湖海水分流處。界以北水鹹不可口。今年夏。吾吳憂旱。崇明受雨獨豐。田中禾喬好。及秋且秀。一朝鹹水滄入。敗無餘。崇明人怪爲天變。不知婁江塞。湖水不敵。故鹹潮踰制。崇明將無稔歲。此爲水性。今合水道水性言。水害早則太倉嘉定崑山受鹹水。敗禾。則崇明全受。太倉嘉定緣海間受霖雨。汎濫則東南七郡。

同受此爲水害。然則奈何。將議浚。則計所淤處。自  
劉河口至張涇關。約八十里。里當一百八十丈。積  
里丈當一萬四千四百有奇。以開方法度深濶。丈  
當費三十金。積丈金當四十三萬有奇。此曷辦。或  
謂嘉靖初。尚書李公浚白茅塘。用大興法。辟召官  
屬。屈縣官帑。東南郡邑畢應。萬曆初。巡撫海公浚  
吳淞江。亦遍役郡邑。無難者。得臺司請命。故事可  
倣。舉不知軍國孔亟。縣官帑必不得。索我枯魚肆  
非。算或有謂。暫開東壩。邀銀渚。以西水。毋入蕪湖。

知長堂集

文卷十一

十五

則乘西北上源勢。溢湖東下。以蕩留沙。或有議。崑  
山千墩東。暫築一壩。抑水入松路。使急注婁江。以  
蕩留沙。不知東壩。祖宗朝有禁。其言絕不經。千  
墩東築壩。則遏松上游。能保松亡阻。盡非算。醫家  
急治標。今爲治標說者。二其一曰。天妃宮之東。築  
二堰。堰距里許。東距渾湖。使沙不得入。西蓄湖水。  
使游波停貯。必俟湖水平潮。始啓閉通舟楫。苟湖  
水低尺寸。勿啓。湖水卽平。潮未生。勿啓。吐納有時。  
則不獲海利。且避海害。不獲海利。且就湖利。桃花

水盛。上流必美溢。乃使洶河數百人。舟二三十艘。  
用鐵帚。鈇及木鵝。諸器。因勢疾掃。分八十里爲  
四程。先自下流始。將海口伏沙。及二十里積沙。一  
導使流。再使出。三使深。然後漸進。而西。洶夫則取  
劉河太倉陸營兵。實可得千三百人。按時給餼。立  
夫長。授班期。兩營兵得餼。視今空腹差操。必躍赴。  
卽不別設費。其一曰。城東南補缺口者。繇決受名  
也。江故道東瀉。嘉靖間。半涇口水決而南。復折而  
北。回遠可三十里。決處東西距不及二里。凡水不

知長堂集

文卷十一

十六

曲。患易盡。甚曲又患難洩。今如穿故道。開東西所  
距二里。則挽三十里回遠。作二里瀉。其奔翔而東。  
必激射。如二說并行。雖非經通。然固救敗術。且權  
費不過三四十金。卽不檄降封。不屈縣官帑。或計  
畝。或當事營措。可隨辦。如築道旁舍。日月再延。岌  
乎將無安坐。豈必賊能殺人哉。

事有猥屑而積漸巨害者。小民捕魚蟹。絕流編  
籬。俗呼曰斷海潮。來勢銳。衝斷入。及落勢弱。爲  
斷梗。水去沙留。且水遇斷。則去勢益弱。

處皆留沙數年來余大呼不應。今害見矣。茲且百不問。亟除魚蟹。斷不過當塗片紙檄。猶存一線可綿餘水。若勢家昧生歿。復爲魚人援。則許佃農戶徑毀無罪。殆治標尤要哉。

軍儲說

軍儲者何。儲粟給軍者也。言歛藏以待。豫積爲備也。故我州有軍儲倉。倉有官。有斗級。今軍儲雖散。而長春橋南倉基可攷。官與斗級仍設不廢。于此見事理不可革。亦一據也。昔人計之詳矣。太倉東有劉家河。海潮從入。達于婁江。元末朱清張瑄之徒。建海運集。半天下粟于今之南關。時稱六國馬頭。于是太倉爲重地。繫江南七郡鐵鑰。國初立太倉衛。多設官軍防守。不足則增鎮海衛。然太倉地介崑山常熟嘉定間。軍則仰給三縣。告饑既不時得。民之介處者。復入粟三縣。遠輸勞止。弘治初。巡撫都御史朱公瑄。巡按御史劉公廷瓚。用鄉先正叅政陸公容議。奏割三縣鄙地爲州。八年始得請。叅政議云。民免起運。軍無缺食。且于重地有備。最爲便益。然則州之從立。大約斟酌糧糈。故不憚更始。迺旣名州以後。積輕之勢在。軍民則免于遠輸。而軍或告饑。漸不時得。卽得亦取荒區舊逋。責令對給。嘉靖甲寅。復分兩衛官軍。屯劉河吳淞寶。

山崇明四所則衛益疲于是生心至隆慶初元請以兩衛軍儲三萬餘石分徵各縣時安平日久木密後患遂輕尤衛議請尤衛軍初亦樂之不數年復大悔所以悔者各縣亦漸不時得亦漸取荒區舊通責令對給則是衛軍反多道路供費迨後至有終年守候不得毫末者千百戶因緣為奸連結胥吏重支需支莫可究詰而刑土本三縣旁鄙所種木棉十之入稻禾十之二每歲解南北糧計三萬餘石外至三四月間即恐歲必告罄縣邑以充

不若供漕之往而不返也是不待智者可曉難者日即如軍言粟既歸州或一兩年可以有濟後此之凌碎稽遲必漸如別邑移此以與彼何殊應之日粟得歸州則軍儲倉即茂草長春橋西新倉可積每歲將漕糧軍儲計畝均編課兌之日責其齊納漕糧則納便民倉軍儲則納新倉幸倉官斗級未廢可無更置既納之後嚴冊籍禁冒濫備兵使者按月季嚴任使民無減賦軍無倖食如是則公私有濟難者日即如子言州之所利亦各邑所利彼舉圖其利相戒凌碎稽遲願于納漕時輸粟至倉則何以辨應之曰我所謂利與所謂害先其甚者今海事蠕蠕動矣固有萬一此荷戈者將待炊于四十里八十里及百里與百四十里之外乎待炊于遠外則州危州危則江南七郡危明者見未形見形而計則已晚各邑士大夫當不遺大而恤小棄本而謀末況乎今之在各邑者亦徒為奸胥猾吏資民亦何惠故曰軍儲之散徵者必當官專之太倉者也

此余兩人禍所由。厥後遂爲兵名曰紊亂。漕規一再彈。至辱嚴旨稽核。先是御史祁公按吳。有九詢歷問民間所疾苦。時歲癸酉。風蟲災。婁所種木綿無遺。他邑宜稻。無歉徵。當事心知婁困難。獨以荒告。婁士民及衛軍。因有軍儲之請。事下司理周司理者。余故人。天如同籍。交無間。語天如。軍儲卒不得要領。其詳本末來適。余方輯州志。頗晰猥細。遂作軍儲說。天如題其後。錄一通致司理。兩書生自謂吾事畢。不復介心。故

嗣有籍紳公函衛官公移。悉謝不敏。聽邑人自爲之矣。越三月。州侯劉公署崑篆。兌軍肆橫。制挺捷。崑民幾及侯。幸崑民奔救。免司理別有憾于侯。密揭侯持兌不平。致軍譁。漕使者引揭辭。上章侯。鐫職罷去。兩邑民號呼各臺。瀕行。擁車不得前。人以罷去爲榮。司理初以揭密。可無人知。章引揭辭。無以解多口。方忽忽不自得。而吾邑公函中人。于兩人復別有憾。則往挑司理曰。兩人者。日夜怨汝。訾汝。于是司理變怒。顯稱兵。

矣。究此事。專言婁與崑漕絕不貫。亦徒有說。未嘗見行事。且兵名悞漕。而是年漕艘太倉先抵。通故嚴旨下。當事稽核。當事按罪無據。兩人得寬釋。然已曲折數年。事解。天如沒矣。患難中兩人相戒。固舊交。母惡聲。固部下。母犯訕。上默。不反一語。但世不知所謂軍儲說云何。因集成。從故紙簡得。并附小跋。天如書軍儲說後。自載七錄齋集。

醫說

江以南土氣卑濕。生其間者。七情傳染。與飲食所蒸。則爲腸滯。十人而七。喬氏遂以瘍科專其醫。父子兩世。共五六十年。全活人不勝數。當其父心。字得是。術事頗怪。殆似神授。其術施藥。患處藥性。主消腐。不旬日而脫。既復施藥。卽性和良。旬日肌理完澤矣。時醫初亦消腐。但奇痛。切勿不可忍。喬氏獨否。是以名家。凡腸滯甚。則穿孔而出。其名曰漏。有孔多至二三十者。喬氏取一爲主治。則支自

知是堂集

文卷十一

三

四

愈。心字擅是術。餘四十年。歿語所親。授乃止。此見子在固。無恐或恐。卽熟鷄熱酒。高呼心字。富有應者。其自負如此。子卽宗甫。行其父術。垂十餘年。名漸顯。余自辛酉得腸滯。年餘平減。辛未。老母棄。窺孤。越在墓廬。迺復劇一孔。出陰底。時醫指爲懸癰。壬申冬。復旁穿一孔。時醫指爲囊癰。精氣日下。陷癸酉。且大敗。友人以宗甫讀余恐如時醫奇痛。謝姑緩。乃宗甫出一卷示余。昔高忠憲先生得是患。遇心字而釋。作說以贈。贈辭以身喻治國。以所患

喻小人。以喬氏之緩奏藥效。喻君子之去小人。余讀贈辭。曰。不止養生得謀國矣。宗甫醫余一月而愈。愈則復潰。所以潰者。爲不得所主。失所主。勢且再蔓。宗甫因專攻時醫。所謂癰癰者。旣效。而所謂癰癰自愈。因思高先生立言。去小人不於本。禍難過矣。宗甫醫余共百日。臨別。索說如忠憲。失疾醫。瘍醫。周禮屬天官。以中士下士分內外。余竊忠憲旨爲喻。則疾醫猶文事。瘍醫猶武事。病且外見。而復內治。是同賦詩禦寇。何以有濟。余申說以告同

知是堂集

文卷十一

五

六

病者曰。有喬氏保無恙也。昔考亭朱先生患足疾。有方士醫之。立愈。先生喜作一詩贈。月餘患發。劇于前。先生亟尋方士。索詩已遠去。不可得。先生殊懊惋。曰。我非吝此詩。恐因是誤他人爾。喬宗甫醫余未及五年。復劇發。臥床榻者幾三載。得江西廣昌黃岐彬而愈。宗甫在近地。所贈說可索得。但挾我手書卷十餘年。卽索已多。傳視因行其說。使人知余文不足據。且所謂切切奇痛者。喬氏未嘗減。而余

以病暫愈。代爲諱。自欺欺人。一大罪過。并以志  
悔。



非柳四維論

管子以禮義廉耻爲四維。河東柳子非之。作四維論。其辭曰。廉與耻。義之小節。不得與義抗。則是二維未見爲四。甚矣柳子未聞道也。廉者。隅也。耻者。羞惡也。凡人之別於禽獸者。爲有禮義以持之。而禮義有定名。無顯迹。受之以隅。斯有方。受之以羞。斯有忌。憚是故爭奪不滋。而耆欲且止。不然。則

禮不能節。義不能制。大亂之道也。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誠然。柳子不懼危乎。弗審爾論。又曰。聖人立天下曰仁義。管氏所謂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請就其言。晰之。仁主恩。恩者親之是矣。苟無廉耻。將禦得以市恩。則親失其親。而曰仁。可乎。義主斷。斷者宜之是矣。苟無廉耻。將逞欲以妄斷。則宜失其宜。而曰義。可乎。廉耻道喪。卽仁義不得立。此固維之理。管子何過與。若管子之視廉耻。則有間。夫羣言。折衷孔子。孔子語廉。則屬之矜。蓋剛德

也。管子乃曰不蔽惡。孔子語耻。則幾之格。蓋王道也。管子乃曰不從枉。然管子見其偏。猶能尊周攘夷。以制霸。柳子絕其維。卒至隕越。顛覆以死。廉耻有無之效如此。其爲四維也。復奚疑。

言行錄紀事

宋名臣言行錄。其前集千卷。後集十四卷。屬紫陽朱夫子所輯。訖自八朝以前。厥後李幼武氏繼編。凡三一續集。約靖康建炎前後諸臣總八卷。一別集。約中興四朝諸臣總十三卷。卷分上下。一外集。首系道統。次繪宋先生像。題爲道學名臣。總十七卷。按史不立幼武傳。而序後集者。爲廬陵李居安。叙幼武集者。爲浚儀趙崇稔。舉莫可攷。惟序末記寶祐景定。知爲理宗時人。空其綜核。斷自寧宗止。

知長堂集

文卷十二

三

言十七

耳幼武集稱宗人太平老圃者李衡字彥平江都人服官孝宗朝以厲節退老崑山爲時大賢卽彥平推皆流亞歟。繇是言則寶慶後如西山真氏鶴山魏氏以迄死國諸臣先後相望。猶闕焉靡及。抑豈有善本藏之名山耶。要皆後世人任也。卽今行世卷集其應天府學小版。旣日久漫滅。揚州版差明了。狀皆訛亂倒錯。令人讀不能句。有本文作細註一事未完而卽空白。如後集韓琦劉安世兩錄者有裂後數行于卉。綴前數字于後一卷之中。

後六七紙如後集王安石別集李剛錄者有前贈選後半後則逸前半連書爲一。如外集朱文公錄者有遺字及地。如別集宇文虛中錄遺字如胡舜錄者其他疑誤展楮皆是。謹就所知識一一較正。間卽考補。竊於是書謬有微功。復不自量。輒加刊黃。且致評隲。平翁有言。非僭則妄。余敢乎哉。

知畏堂集

文卷十二

四

言十八

論文紀事

子嘗述其里徐涵光。謹愿人也。前子嘗一輩。萬曆  
季士子攻時文。弋科第。涵光獨習經史古文辭。軋  
軋有司問。歲壬子。南畿鄉試。訪諸邸舍。聞室中讀  
書聲甚厲。意所讀定程文。否則論表時務策類。及  
見則涵光持史記一冊。高聲節奏。几案間亦別無  
他書。子嘗疑非時。請故荅云。邂逅臨文。卑弱讀此。  
聊助氣勢。子嘗佩其言。三十餘年。猶津津稱道。予  
謂時文為害。使人一生無文章。經史古文。正以扶

知長堂集

文卷十二

五

養程文。而父師無識。望望若免。昔人學琴于海濱。  
得養生于解牛。悟草書于鬪蛇。及擔夫爭路。通人  
觸類。往往罕譬。况同是續言。尤文理一致。當陽明  
先生昌學時。門人有疑親老妨進取者。先生云。子  
業明經。而吾學表章六經。何用疑畏。故姚江多顯  
人。徐子之言。進乎文。推之殆進乎道矣。子嘗以為  
然。涵光名懋奎。又遲數年中。戊午科鄉試。

崇明紀事

崇明僻在大海中。俗黠而悍。者利而易險。黠則忘  
本。悍則不下。者利則蔑禮義。易險則樂禍患。故人  
不畏官而畏其豪。豪殺人在睚眦。鋒不可制。或兩  
豪爭事。則并致難于官。所以然者。縣人既挾高貴。  
即心氣日橫。又無清嚴吏為治。則必視勢為雄。而  
所挾高貴有故。近戒通番。重海禁。禁重。則犯禁得  
通者。獲益無算。崇明私通倭國。諸豪歲以為常。每  
番船歸。金銀輒巨萬。又海勢莫定。旁海土田。值沙

知長堂集

文卷十二

六

九

漲處。三二年即可成腴。故凡于此。非小民得問。豪  
乃四周立岸。一防鹽水傷稼。一表所占地限。名曰  
圍岸。亡升斗入縣官。坐收承佃人租。于石。特此兩  
利。故其豪逾富。即入粟國學。隱身縫掖。與有司修  
賓禮。下則納金充府縣吏。翼威聚。連結樹門黨。於  
是有天王會。地主會。團圓會之號。三會立而小民  
重足矣。凡與會者。平時公設財費。事起協應。效謀  
力。引一牽百。莫可究擬。其或不與于會者。有所忿  
爭。局推刃。則投贅入會。會為之主。即當者家立破。

其當者或不聽思亦攘袂則投贊別會兩會各主  
一卽有辛未秋事辛未秋未知其爲天王會與地  
王會抑未知天王會與團圓會各集百人手執短  
棍腰備巨斧界橋闢積瓦石運泥水者各復百人  
闢幾一日夜渴則掬水飲飲已復前饑卽授餐者  
代民家閉門戶卽各有死傷勿問官亦不敢置詰  
會中諸豪爲幹餘自胥吏至皂隸門子畢與一官  
至則寢食舉動罔弗知惟楚中熊魚山以廉威懾  
不動民少獲安同年王瑞卿廉而少威卽爲所敗

知果堂集

文卷十二

七

十

其習俗如此則省方者奈何不加意故紀其槩以  
例採

監神疏

光緒五年壬申正月某日某某等敢昭告于  
本州城隍之神曰衙役造孽嚙我鄉里致下民側  
目則明神必爲震怒迺彼廝身公府復託名宦  
僕夫宦則惟其等數人某等上邀神庇忝列冠  
裳何忍父母之邦甘畜豺狼之伍其知爲不仁不  
知爲不智用是令辭共誓痛加剝白如果小忠小  
信夙供役使則勾其在官專執掃除或草依木附  
鬼窟虎岫則明行黜逐以謝通嗣毋陽爲賴而陰  
作之緣毋始則嚴而後仍其弊犯斯禁者覆厥祀  
子弟不調冒斯禁者殃厥身自盟之後不止獨清  
并行互舉庶孽不我作禍自彼膺伐鼓考鐘尚祈  
昭假謹疏

知果堂集

文卷十二

八

星洲一

自題文稿

文章小技。况於時藝。然既用以進身。卽不復得自賤。戊辰。余曾刻全稿。頗亦流布。二三年後。置不復問。文板且半散。鬻書賈人至。輒問君家全稿。今安在。賈人言。非無爲。又輒問君得有近藁否。大士有云。人老則才短。且向盡。獨有識耳。予年未滿四十。已自覺老。與相知論文。每指頭上短髮云。我才將無同。亦幸前此進身。使在諸生。坐受困矣。然心惟用。余選房書。見佳篇之中。偶雜煩濁。擬改削一二。而勞不得止。恒連比接幅。因知年固未老。斯其一據。徵房書賈人在側。又時時問我全稿。因簡文板。及近作四五。付令補刻。或賈人真余盡心選事。用以悅子。然何以與鬻書賈人一辭。得無果復可泣。否。要是老婦理嫁衣。大半解嘲爾。

題景烈婦傳贊後

接柴葛諸子傳景家婦事。反復三歎曰。嗟夫。世有劣婦人。夫死不哀。曰人盡夫也。此不足辱喙等而上。鳧兔以守。亦曰爲兩姓門第計。非其誠然。則景婦不烈哉。雖然。甚稱景家婦。難乎矢心節老者曰。夫婦以義合。死與不死。請摺諸義。有子則可以無死。無子則可以死。分限斷斷。豈易軒輊。余有姊氏。年十八。適金聲亮。不一年。亮死。姊氏不肯食。積一月。竟以餓死。時無柴葛諸子。風烈不播。讀傳。又歛秋淚下。且婦事夫。臣事君。一理終身。古今同喻。推此言斯言。興起奚止巾幗也。

神童賦後

神童同歲。彝仲子小。我臨兒一歲。臨兒授書。不接口。彝仲子四歲。便談文。誦賦布武。循禮如成人。此子又是彥林壻。彥林年差少于我。其兩兒皆天縱。三年前曾出見我。大默。僅十歲。作史論。及咏史詩。余覽竟。并憶其壻。語彥林卿兩兒固有種。女壻那得亦復似時。以為歡笑。丙子冬。彝仲北上。持錢子所作神童賦示余。余歎兩家子弟遂不令黃江夏獨有奇譽。彝仲欲持此北。隨遍示同人。

知是堂集

文卷十一

七

余曰。咄。復為名耶。我爾以名故。勞攘逃茲。無術奈何。復為小兒張設。審爾反不如。臨兒駸足自輟。爾何笑。王霸恥其子蓬頭。余今乃以凡鳥並鸞鳳。而此比朱草者。蓋深為名。誠兩家子弟其鑒之哉。

題錢侯誓辭後

婁固僻壤。年來遊客等為通途。侯槩拒謝不敏。猶苦酬應。曰。我決毋以民與客。乃元旦搢文誓神。余借跋末簡云。

此錢侯已卯元旦誓辭也。侯殫心民事。夙夜孜孜。既懷樂只矣。猶嗷嗷乃東矢。神作戒誓。辭傳自替者。時鄉父老新正燕集。無不舉手慶。亟請全文授梓。侯曰。無庸。以堅乃心。敢自炫。采曰。授梓有三說。記云。為上可望而知。使百姓曉狀于侯。一也。張

知是堂集

文卷十一

七

八

此風聲遠近。裏足并。亡。招。絕。嫌。親。也。侯嚴外交。實以自治。則凡我紳衿。誰復隕墜。關斯言也。在上在旁。有戒心焉。三也。王者實助為理。采與百姓固以請侯曰。鄙雖經執客來不能冷面應。且藉茲為律。則惟命之辱。采于是廣告諸父老。薰沐而浸之梓。

題翊光閣社

梁溪諸先生。昌起絕緒。嚴理欲。別君子小人。天下于是有梁溪學。則剛潔自勑。著君事。敘事大節。諸先生慮善以動。非東漢清流比。而成仁取義。歿後聞知。猶尚廉隅。恥于非類。蓋教力如此。當忠憲高先生時。余年已二十。上下。食不任百里糧。越在下風。今竊私淑。弗替。仲通華子者。先生高弟。先生患難中。嘗有古誼。爲縉紳間稱道。茲復歌伐木。興傳舊聞。從游幾四十子。乃布所課業問世。惟斯科舉藝。匪先生精微所存。其徒許用。謂序亦謂道不極乎文章。切有志爲人。夫爲人行。進行事。賢文章。言也。言事。文既有辨。且可見之行。積乃克慎。人生而靜。物未交。物罔克。慎復有辨。是正委而及文章。況乎科舉藝。狀藝以銓解。四子。術行。則誦制。行不密。則荒。凡爲誕。爲諺。惟肖。則內外又曷可誣。翊光諸子。式爾矜佩。修惠率典。將風雅具足。如讀高子遺書。未嘗不理貫雲漢。固知梁溪所流。爲海濱矣。

知景堂集

文卷十二

十三

七

讀言行錄前集

前集首趙普。昔人有頌言。然普內琅。猶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肅肅何取。豈曰善善長。惡惡短。則勸懲焉爾。題考其世。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卽中人遊近。維前引後。亦將聲施矣。然呂夷簡之任。猶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真宗以相求。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且懼禍。故相以自脫。夷簡繼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之然爾。未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持裁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簡榮辱足勸其萬一。然而坦履道。不致憂譏畏議。卽或時有譴遣。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卽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瑋。非李迪。則秦州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

知景堂集

文卷十二

十四

七

狄青非龐藉保任。則青澗不得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辨。品節可自樹。卽摧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繫君相。設小旁撓。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時度勢。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生斯世而悠然高臥者。曰惟斯世得高臥爾。故朱子前後二集。俱于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致。若而人。又匪君相可輕重者矣。其亦有遜之心也夫。

讀言行錄後集

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身任宗社爲世元龜。其他俱聲實茂烈。式昭華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子多以不合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恕辭。乃我卽安石尚論曰。君心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并不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爲。侯制度一新。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歿。帝自爲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允命直視不語。嘉其不拜樞密。其待諸大臣何如。乃乎不見用者。菲薄其才也。菲薄舊人而思凌越。此意豈有量哉。於是安石得而乘之。然神宗弟以諸君子爲無才。故熙寧之罷斥。猶得爲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爲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貽天下。可不慎乎。然諸君子亦有責矣。方元祐末。羣宵側目伺間。乃盛氣相攻。自開之釁。一時洛蜀朔黨之號。使韓富司馬六七公在。奚啻聞蔡襄四賢詩。頓足呼壤事。



而諸賢恬不知戒。相率戮逐。可慨也。嘗稽韓公作相。司馬公爭刺陝西義勇甚力。韓公無少忤。司馬公作相。蘇軾論役法。爭辨朝堂。司馬公笑而止。此何得有黨。韓公驅任守忠。歐公直填空勅。韓公又云。與希文彥國相善。正如推車子。心主於車。可行而已。此爲道合。亦何得有黨。黨起於好同。好同則爲一味之和。一絃之奏。勢必至。君子不相能。則小人殘之。易爲力。又何愛而不一網盡乎。故願讀是集者。知朝廷莫先乎擇相。人臣莫大乎無黨。黨事

知是堂集

文卷十二

七

十

明則賢否自辨。相臣得而中國拜司馬。虜戒邊吏

矣。是以論其世也。

讀言行錄續集

續集所次。強半靖康諸臣。嗟夫。君子生靖康時。所歿者無幾矣。二帝北轅。叛臣竊立。其或銜命虜或孤城援絕。又如括金京師。割地河朔。身值其一。歿皇再計。而歿者無幾。虜人亦曰。南朝惟李侍一人。嗟夫。南朝豈乏忠義。久斥爲元祐黨人。擯京幾盡。而此蒙塵兩天子。又守紹聖崇寧家法。與爲仇讐。卽欲如若水抱帝呼天。一時亦不得相從左右。此忠義之士。所以憤不顧生也。然而程振以括金歿。歐陽珣以割地歿。張叔夜過河卽不語歿。張克誠鄭驥向子韶郭永楊邦乂城陷不屈歿。傅察劉韜使事歿。洪皓張邵朱弁輩。卽不歿。冰山雪窖生難于歿矣。且劉韜陳減違非策。而令通和。程振請合兵擊賊。而令括金。歐陽珣諫祖宗疆土不可失。而令割地方建一策。卽反其說以責之行。明乎不歿虜。而歿于大臣。則謀國者可勝戮乎。今讀是集。諸君子一日安其位否。未事圖豫。旣事圖應。其言不如左券否。不用其言而事敗。當事者則俛

知是堂集

文卷十二

美

首乞憐賣其君與國以自利而所謂仗節殉難者乃此不用其言疎遠厭棄一日不安其位者我故曰豫讓小人君臣之義乃以國士待始國士報人皆如此靖康豈復有名節要知綱常大任天地原以責君子申生匪怨其父屈原匪懟其君分應爾論世者毋恤諸君子歟而重服其能盡分蓋恤則有伴心引爲分則蹈常而已豈與亂臣賊子計功罪禍福哉

讀言行錄別集

別集載建炎以後諸人嗟夫建炎紹興世子棄其父臣棄其君豈復有天地乎而相傳爲中興歷稽國統中絕以中興著者晉之元帝梁之世祖與宋之高宗而三元帝江左一隅當強胡剽肆後世卽不諒其心亦當悲其遇若湘東康王均爲人倫所不赦然湘東乘父兄之禍而幾其盡康王忘父兄之仇而懼其反則君子治斯獄也曰乘之與忠或有辨抑知春秋無將康王始終近乎忍矣虜逼京城不趨歸入衛而張東平一也虜掠帝家行不經理江淮而急營南渡三也李綱討僭逆僞命用宗澤留守東京張所招撫河北方克復有緒亟竄之鄂州三也秦檜賣國主和乃俯首聽命至甘受金人封冊奉表稱臣四也岳飛百戰破賊擬挈幽燕歸國而召還斃戮五也凡此謂彼昏不知則夫三尺童子見父兄與人鬪必號泣而赴德其助我而警其鬪者康王曾是之不若豈智出童子下意不在父兄耳說者曰漢武不能吞北耶律不能并

南國勢至此。當無恢復理。竊謂金人之強。莫甚于兀術。然韓世忠扼之於鎮江。劉琦敗之於順昌。岳飛敗之於郾城。及朱仙鎮。大莫如撒離喝。然再為吳玠兄弟所戕。且為李顯忠所擒。而釋。使李綱不黜。提挈時應其間。而無汪黃秦檜之徒。沮而格之。安見大河以北。唾手而讓諸夷狄。且成敗即未可知。為人子者。豈有坐視其父兄陷溺。而委之天命者乎。如曰。孝宗非不主戰。而訖無成功。則當知國家所恃者人心。方二帝北轅。兩河忠義。結嚴連寨。日望王師之至。我既棄而不顧。適康王在位。遲久相繼。聞父兄崩問。而不之動。積二三十年。而人心解體。金人之勢始成。故張浚之戰。昧於時。秦檜之。和害於義。兩者宋事去矣。昔人有引弓虛發而下。鳥者曰此孽也。飛甲者痛哀鳴者失侶。故聞弦聲而墜。康王金人之孽也。而遂為湘東之續。然天地不終否。當此棄父棄君之日。迺草澤之中。荷戈負甲之士。切切以明三綱。振五常為事。而之。必靡他。此讀是集者。悲諸君子所為極難。則忘君父者之。

罪益通於天矣。

讀言行錄外集

外集次道學名臣言行。朱道學易昉伊川論顏子所樂云。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故曰。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訖于孔孟。以是云者。無可舉似爾。自道學說起。弊乃有三。師門各執一也。儒流倣襲二也。授人彈端三也。三弊而道學為智者。諱然。濂溪以來。世不常治。而三綱攸明。五倫時序者。謂非諸儒倡轉之力。經緯萬機者。謂非朱子所集。以時考之。則濂溪二程。其誰也。荷以耆是。曰諸儒志伊尹。

知異堂集 文卷十二

之志。學顏子。此學。道學所謂朱子。其淵源。若名臣。其上者。則冠履臣。以謂諸儒不棄家。棄李氏集之。而稱外者。何。或曰。名臣之外。若爾。則所以內之也。夫朱子若太極圖傳。通書解。西銘解。義程氏遺書。程氏外書。於諸儒殆無遺。又何事。詹詹言行。為且諸儒不易傳。伊川嘗云。著書不得已。尹厚問。朱公被所論。難說。如伊。則曰。我在。何必觀此。蓋深慮文辭煩重。不啻毫釐。千里爾。故程氏每勸人靜坐。張子厚終日危坐。邵堯夫百源山中。雪。

危坐。子厚著西銘。主于踐形復性。堯夫脫去世。與天為徒。此豈結脚禪寂者。固知動靜相因。體用一貫。由其道者。可以審矣。審爾。則何塗。夫學必先明是非。而後可從事。朱子有云。江西頓悟。永嘉事功。不辨何由。道明。今永嘉之學。為雅流所戒。而凡屬高明。無不旁引緇徒。希心內典。名曰頓悟。實則禪宗。此又陸氏之操戈。奚啻鶩湖所詆斥歟。故朱子教維務實。先之下學。集近思錄。輯小學書。誠哉學者飲食裘葛也。李氏斯錄。亦倣近思小學之。

知異堂集 文卷十二

意為中下人地。使有志學道者。察乎邪正。辨乎義利。則幾動而心性以明。是因知解得操持。因嚮往得踐履。由是而之。其庶幾焉。不然。適開二弊。切欲氏之書。且為濫觴矣。

知畏堂詩存卷一

太倉南郭張采著

四言古詩

相陟二章

詠學也。相水陟山。若或喻焉。作相陟。  
相彼流水。滔滔何極。上下下上。舟汎魚宅。毋以盈  
坎。昧厥蒙出。

陟彼高山。與天地通。維巖有塗。陟步可從。曷云石

知畏堂集  
頑草木豐隆

我行何如三章

我行何如。嗟途窮也。憂患靡已。莫知所避。因自  
傷也。

我行何如。絕路而居。路可絕兮。世也唐虞。

二

我行何如。在水之濱。惟水洋洋。魚遊鳥親。魚鳥曷  
往。我能避人。

三

我行何如。在山之阿。土石誰飽。人匪草柯。

猛虎五章

猛虎紀苛政也。墨吏食人而不知止焉。  
麒麟已矣。百獸馴處。云胡曠莽。恐啗其履。

二

一家數口。虎攫其一。匪攫其一。云誰之室。

三

猛虎食人。無翼猶可。翼成則飛。食人奈何。

四

知畏堂集

告爾避之。豈日無所。吁嗟重遷。小人懷土。

五

曷惟婦哭。淚也滂沱。他山之下。孔子未過。

鳴鳥五章

求友也。有所宗之人而不得見。形諸夢寐。作鳴  
鳥。

維鳴鳥兮。日求友聲。我則何求。天高水清。夜夢見  
今。宛子來親。

二

○死○呼○子○登○躋○于○公○堂○厥○音○孔○明○亟○思○齊○  
○今○匪○日○子○能○

三

○以○溫○以○栗○以○嚴○以○容○展○也○君○子○通○理○黃○中○

四

○言○笑○宴○宴○允○維○德○隅○時○行○山○立○莫○得○智○愚○我○儀○圖○  
○之○是○馮○是○據○

五

○為○我○馬○言○戒○我○舟○曷○云○既○衰○而○難○路○脩○亦○既○衰○

○長○堂○集

○詩○卷○一

三

○能○無○汲○求○日○月○何○紀○中○心○周○流○

五言古詩

答贈黎美周次原韻

○作○德○慎○基○始○致○齊○潛○與○翔○為○期○祛○羶○暗○拓○意○昭○春○  
○陽○志○定○氣○乃○立○古○道○善○弛○張○此○理○久○淪○沒○得○子○東○  
○南○倡○靜○因○既○夙○悟○鏡○事○求○研○詳○方○軌○納○大○同○柔○克○  
○見○至○剛○與○子○數○年○契○于○里○無○相○忘○佩○心○嚴○所○恃○涉○  
○川○望○津○梁○

東郊卽事

○疇○昔○事○執○掌○所○懷○在○丘○壑○歸○乃○病○連○載○神○形○苦○寂○  
○知○長○堂○集

○詩○卷○一

四

入山有懷

○入○山○無○所○事○不○必○陟○其○顛○觀○水○得○清○音○不○必○嘜○其○  
○泉○陟○顛○有○高○危○嘜○泉○分○貪○廉○憇○息○深○樹○陰○意○氣○何○  
○閒○閒○茲○惟○靜○者○樂○邈○矣○結○古○歡○因○欲○避○車○馬○願○廬○  
○湖○上○田○一○枕○日○斜○午○小○病○亦○長○年○庶○幾○父○母○身○用○

以祈安全

贈史太尊

江南財賦地。出入多金銀。誰能見可欲。淡淡守其真。惟公性使然。繫已及于民。民疲公則憂。子惠乃艱辛。尤防莠傷稼。官窮吏亦貧。如何非罪罷。八邑徒吟呻。廉誠不可爲。故囊且封塵。願從堊老後。涕泣懷深仁。

清明紀事

性本愛幽靜。所居負南郭。雖乏城市喧。人事多碌碌。知長堂集

詩卷一

五

碌。往往年華先。人東生得方幅。形家既云勝。渭陽情且複。於以安魂魄。雅非期後福。從茲與東土。形神時接續。每來共子職。兼覲祖母族。族乃多賢者。中表皆芳馥。今歲值乙亥。清明禮宜肅。扁舟風雨中。淒冷無容足。因復尋渭陽。相見稱不速。野色開戶看。書卷映窓綠。主賓既一家。列坐隨南北。所携稚兒子。蠢蠢如麋鹿。亦知講文數。呼兄與呼叔。余也私自憐。形骸作土木。爲問曷爾爾。三嘆不肯復。尚未拜父母。如何厭酒肉。因擬構廬室。躬耕仁者粟。

一以避車馬。一以通幽移。何必千百乘。戀此人間祿。

積雨

作吏未謀家。歸來貧似昔。所居固數楹。冷風吹四壁。妻孥不耐窮。積雨相歎息。晨昏麋作餐。中午得飯食。日逐體既克。如何欲未極。試看南北隣。我家且豐澤。他富與他貴。取盈非所適。

晴日

原田種梅樹。次第徵精神。連日得晴絮。安舒感天仁。花開勿剪伐。結子防啄嘗。風雨豈無妬。浩浩憑陽春。

知長堂集

詩卷一

本

村居

所居固無山。遶溪作山逕。鳴鳥自成音。水流適魚性。細草勻堦除。深虛得大慎。開卷拓見聞。閉目復呼應。試問山中人。山靜仁者靜。

學道

天高可意接。極目忘我形。空際本無象。生滅人自成。鳥飛不礙靜。枝棲卽地平。所遇年半老。方知理。

性情。

訓侄

淡泊性所近。惜福良匪迂。朝餐不接味。飯菜自于  
于巢林一枝小。亦是祖所遺。布葛取適體。安用華  
與侈。我以儉養德。爾宜知其微。父兄樂子弟。今古  
固難祈。

所居斗姥閣。距茅山十里許。然望三峯在几

席。每天雨則漠漠不辨。有感作示六馭。

晴峯日在望。陰雨且欲昏。遠近山不改。晴陰勢自

如農堂集

詩卷一

七

分百感多流遷。能無憤升沉。草木護枝葉。鳥亦惜  
羽音。願言山居子。靜觀持一心。

山居

惟靜得山意。世趣每間之。欲結靜者緣。山深心則  
持。窓虛雲去來。禽鼠不妄居。終泚水何在。洞石聲  
無私。披衣問道侶。有性卽我師。

咏雲溪塔影

雲將山作家。水卽雲爲旅。相與涵虛空。來往同幽  
處。此溪受其名。冥契絕言語。淵深儼萬形。未理

烟緒獨夜并。明月天地只爾許。

丁丑迎春紀事

歲曆逢丁丑。立春前一日。東郊修故事。百物改顏  
色。田間白髮翁。倚杖獨嘆息。爲問好風華。如何空  
自悵。老翁申腰語。指天云。黑黑一家二十口。男女  
謀衣食。男子曉夜勤。三時課稼穡。女子厭糟糠。更  
深未罷織。薄田二三頃。還糧數存仞。豈知秋風高。  
嚴霜一夜逼。機頭剪短布。糴米闌秔秔。田隣乘荒  
忙。底價十售七。可憐歷世傳。分離賣房室。大兒在

如農堂集

詩卷一

八

溪東。菲屋咽寒慄。小兒寄外族。失驚成心疾。我老  
忍斷腸。空戶仍稅急。昨日漕船到。生死總荆棘。人  
言江北苦。州縣死盜賊。與其生凶年。何用延漏刻。  
余聞老翁已掩袂。聲唧唧。吁嗟新陽春。解此溝中  
泣。

栽柳

沿河挿條柳。他年望夏陰。聖訓貴豫事。吾亦欲習  
勤。顧此咫尺枝。悠然想疎森。若作建者觀。安計毀  
與成。隔岸問蒿栢。誰結歲寒盟。濃淡旣殊趣。意氣



難復親草木各有類時至皆功名縱使無語言流水自公評

史懷一

有子不養母一別十九年歸來且誰慰不聽老母言忽焉携母去同赴烈火然吁嗟介子推總為名心纏跡跡日逃名欲以逃名傳因名忍其母寒食啼杜鵑

二

曾連千古士蹈海不帝秦如何射聊矢為人解亂如裏堂集詩卷一

三

楊雄似恬雅三世不轉官同列躡王公泊然守太玄既已淡名勢胡為忘故園行事類土偶忽忽過華年投閭身幾死死後南史嚴吁嗟著何書身名俱不全

四

無鹽傲西子誰復能虛心讀史兩妬婦好醜殊分

明其一漢武宮寵愛尹夫人見邢切悲泣自恨不如邢其一桓溫妻強悍著平生我憐况老奴一朝作柔情兩婦何云妬吁嗟空古今

苦矣行

紀病也前日客強見見時且十餘刻我本無官為我謀官我自不貧乃憂我貧我解意多作溪刻語拒之客不得申意去從此病且三日矣

苦矣見俗客刺刺不得休我意彼不接彼意我所愁濃淡各殊趣逾時作便懷別去頸骨痛肩項不

如裏堂集詩卷一

自縣三日痛不已醫藥豈足謀欲向蒲團坐悔恨轉復羞我本山中人與彼風馬牛呼之或不出胡為道力浮既已通語言便可同虛舟福東乃惻惻如何狎羣鷗人生但無病得病須反求山人無吉凶雅俗即樂憂

星家云是日難星過垣

有感

君子慎閒日十畝無路岐豈必當春初種梅與性宜花開既嚴淡花落因其時葉青子累累亦復勤護持乃知氣類親艸木亦有之

風雨

惻惻聽風雨。不寐過夜分。惆悵好梅花。忽焉將飄零。開落有時節。榮華難可憑。本出昊天意。風雨豈其能。吁嗟問六合。何祿空幻形。

復晴

雪捲侵梅花。狂風搖其枝。花枝相愛惜。難毀亦難支。已關多雪亂。未開猶自持。今日日復晴。殘花漸張舒。百物有恒性。遲速適審時。

山齋五友

如墨堂集

杖日榜開步

詩卷一

主

不為筋力衰。習隱携筇杖。閒隨過短橋。適適青溪上。呼君作竹友。君呼我山丈。我既憂屈伸。君亦任俯仰。相與期久要。我老資導養。即今每見君。都忘名利想。

瓢江待之贈我

高隱無名相。掛瓢何為者。人生習與性。朱門款玉尊。願此草木姿。巢父笑天下。物水清流中。悠然適其野。

蒲團

楊柳春何綺。綠光半風竹。君子慎行露。動靜難可卜。方夜獨琴聲。淵心天地收。心開覺有身。身定蒲團宿。披幃人斯在。高明炤虛屋。

銅鐘銅鐘不及碗大亦鑄虎頭鈕用紫木作架炷香完則擊之

山中常習靜。身世只如許。我欲闢寂寥。寂寥無可語。敲此聲淪淪。用節今與古。東城最高樓。大鐘萬石舉。曉暮有時候。我鐘非其侶。輕响開事遙。脉脉我和汝。

如墨堂集

詩卷一

主

石磴朱靜之贈我石磴排神室屋側

惟石負堅性。擊之砥衆音。我不善宮商。抱此丘壑心。冷冷發孤律。幽鳥翔閒林。可用辨清濁。相與共棲尋。寂則何有爾。我俱沉沉。

集仲賓孺堂

日雨赴山約。理棹信波遊。陰雲凍不飛。雪勢行復收。停杯問賓王。薄醉忘催籌。虛齋集豈爽。率意成淹留。明朝孤嶺下。清夢猶周流。

舟行靈巖山下

行行西山下。峭蒨來寒光。烟水結空次。脩條掩崇岡。振機逐川逝。風緊無安翔。荒塗渺何際。恃此初日長。夙昔涵晴雨。波落空蒼茫。當茲流衍晨。溪穀吹遠香。捐心縱遐覽。雲出亦有方。美酒罄游懷。叩杯及橫塘。

從虎山橋過湖問路入山

雲淡水欲流。天半欺寒雨。石橋恣極覽。湖山迷曙塢。蘆稍見屋角。此間結人宇。問路得前溪。高樓適吞吐。不遇鹿裘人。孤舟誰與主。

知聖堂集

詩卷一

七

登徐墓小樓讀李長蘅題壁

高人多所懷。感慨難自持。獨宿寒山夜。今古長相思。舉酒憶少年。寂寂無言詞。酒涼夜不寐。訴與嵩月知。嵩月誰可問。題作壁上詩。茲焉切憑弔。復起來者悲。瞻彼丘墓間。壽夭同一期。

登南山看石壁

陟彼南山巔。晴湖炤林屋。維石削天成。峭壁隱深谷。首望雲際翔。鳥經巒腹。茶寮靜無人。敲石烹泉熟。後園猶鷄犬。小巷僅嵩竹。蕭蕭梅影下。禪棲

冥心目。何時封去路。卜居友麋鹿。

嵩際逢淨室僧并值石壁主僧

荒塗憩短石。尋樵欲問津。有僧萬木中。結菴水鄉鄰。入門問道流。蕭條分主賓。爲我通舊居。固是南山人。南山茶熟後。序此卽前因。聚散總如斯。何必分疎親。

讀張曲江感遇詩敢用韻擬和

香艸襲人佩。圭璋引人縈。君子重比興。操身量時節。我生有憂思。憂思難可悅。中夜起徬徨。深淺良

知聖堂集

詩卷一

七

曲折

二

曲折並黃河。滔滔難復清。洗此冰雪姿。用以徵性情。崑崙崙隱星宿水。爲天地精。萬物有原委。千流惟一誠。

三

才情安足恃。護樹減繁枝。枝繁傷土脉。青青亦何爲。爲我觀艸木。理患難已如斯。感慨患難日。妻子誰與知。幸乃負一意。所立不兩岐。

四

結交貴勝已。交情不可見。相對人意長。何爲問鄉  
縣。匪必願卑貧。但無榮華美。所以薄榮華。殆恐交  
情變。

五

天涯何蕩蕩。足跡誰周流。譬彼千萬山。鶯雁尋其  
儔。聲氣非有嗣。同道常相求。我方慎名實。耿耿懷  
殷憂。衆分難盡一。克已惟自脩。入响心瞿然。曷敢  
任悠悠。

如長堂集

詩卷一

五

六

雲岫不終沒。晨鳥難藏林。安卑作外吏。時抱平生  
心。歛氣察幽寂。夜靜咨嗟深。敢云不可爲。蹶蹶神  
鬼尋。吁噫復何言。桃李自成陰。

七

白雲早悲侍。傷心常嘆息。老年憶故鄉。慈幃恐愁  
色。我無王喬舄。將母歛其翼。極知負忠孝。忍此甘  
家食。

八

高嵩伴明月。明月何溶溶。男子有廉耻。踣蹙羞萬  
鍾。落日有歸鳥。雲寒無見龍。古今不可問。示此心  
與胸。但願守白髮。天意豈難從。

仲春携臨兒散步至北宅

春日望花原。幽懷信所之。兒子了書課。攝衣來相  
隨。過橋循溪岸。紅白滿前枝。是爾高曾宅。中有荒  
魚池。其東古道場。千尺虬龍枝。黃口向余問。鐘磬  
則何爲。余茫無以應。應之長自知。雖或不解禪。禪  
理其如斯。

如長堂集

詩卷一

六

余自謝章服臨祭輒忤忤于心茲清明拜先  
墓作此詩紀事

時節感淒露。行行過原田。雲遐界蒼茫。邊村起寒  
烟。寂靜此嵩嶺。于中啼杜鵑。自念脫禮網。逃山已  
逾年。獨有人子心。抱我相流連。今來野服拜。躊躇  
不敢前。但恐辭世榮。親懷未云然。將問舊章服。何  
以慰黃泉。因復陳哀詞。庶幾神聽焉。大賢重守身。  
廉耻保其全。禍福每倚伏。所貴見機先。苟能奉烝  
嘗。詎用歲九遷。食祿授巨邑。軒冕無安眠。非忍負

忠孝懼爲功名。牽拜罷再稽首。願矢幽明堅。

徐寰中七十

大理何明易。世人眇見聞。誰能淡者欲。託意高秋。  
雲握塵非尚。玄所辨質與文。日月代升謝。動靜陰。  
陽分。鳥飛適天空。青草自氤氲。先生著要言。談笑。  
薄玄纁。隨時守外吏。保牧常殷殷。嗟此郡邑殘。廉。  
仁解其紛。知止賦歸來。宦拙阻塵氛。七十老太夫。  
清風蘭與薰。康哉讀書罷。開窗看浮雲。

霍始生歸粵賦之始生爲文錄曾孫

如舉堂集

詩卷一

七

山深絕人影。飛鳥歛其羽。有客叩寂寥。爲我問今。  
古。嗟余出世緣。自顧真如土。魏列冰王旁。格格何。  
能吐。言即歸南越。南越今鄒魯。高梧棲鳳凰。香草。  
著蘅杜。文章既小技。功名豈祖武。及時酌旨水。用。  
以資於父。願作渡江舟。願銘鼎與釜。金淺儒不足。爲。  
萬物皆我主。相去盍云遠。大道同門戶。

雨津雷公祖枉顧草亭賦贈次韻答之

伊人繫遐思。西方有高山。十年通好夢。一日呼玄。  
關。坐我艸堂下。蕭清發光輝。卽次陞宗極。維石失。

其頑如水淡淡流。如嵩孤可攀。談諧徵古事。指顧。  
揮揚班。誰云節使勞。風雅敦此間。嗟余類海鳥。忘。  
機將行還。

二

高嵩蔽葭屋。來往惟山雲。雲靜風日嘉。所交別有。  
羣。簾垂隔四海。純質無枝文。豈期在臺臺。謙謙名。  
與勳。葛巾訪荒寂。標旨綜所云。夜寒託杯酒。塵落。  
橫三墳。次第說今古。祛障如秋耘。自慙蒲柳姿。何。  
以受斧斤。

如舉堂集

詩卷一

七

贈張叔茂

東海有高士。卜築婁水湄。閒庭列脩竹。嵩石遶其。  
居。既了尚平累。復賦襄陽癡。風雨獨閉戶。午日酣。  
遲遲。兄弟問客主。酒半歌新詞。前溪適携杖。爲剪。  
繁花枝。慇懃養魚鳥。終歲以相怡。不羨軒冕榮。登。  
高恐招危。不羨朱家富。量出何窘時。山肴自清旨。  
安棲守一枝。對月訴平生。憶夢云誰欺。六十且未。  
老。因君動懷思。我固山中人。願言託襟期。

贈方郡伯

方侯秉遐操。淵心明且清。晨興動衙鼓。午唱猶詳平。胥史絕書筭。蕭然有琴聲。荒開幾牛種。韭本問鄉亭。十年官不轉。青草塔前生。豈日忘厥庸。慰彼羣黎情。所期懷豪素。奚必侈公卿。

王與游丙園卽事步天如韻

棲野結村落。遠壑隨流赴。雲空誰去來。嵩老何寒燠。彈琴橫舊石。煮茗調清露。問我東南濱。扁舟可時渡。

贈陳元貞

有引

知量堂集

詩卷一

七

余病似休文。情希元亮。經年荒逕。通門或有岐黃。積月掩關。接履茲維。雲水元貞。來自荆溪。止于崑邑。懸壺數載。栽杏千株。兼之霞心。渺忽于舍。婉孌桃源。何必路迷。板輿曷云。親老以故。時共延聲。雅相執手。茲者返于故里。爰翠微之小築。恰斯清夢。適華陽之近居。爲賡短歌。以系遐抱。云爾。

陳生丘壑姿。偶然適塵市。君非韓伯休。掉頭乃若此。所至爭扶車。爲飲止池水。入門嬉綵衣。晨昏戰戰。

人子結廬半山阿。前溪衍流沚。携稚憩槐陰。傲彼轅下士。詎日戀土鄉。老親念舊里。

祝宋道尊壽

結髮志天下。愉愉懷賢良。隨流溯其源。美芳集昌陽。宋氏包羣家。仁義生文章。維公既早貴。歷塞驅霜邊。笏咽塞丹。願得于富。功高仗淮節。蕭清秉堅剛。一朝拂衣去。舞我萊子裳。傳經紀世緒。虎帳據匡床。翁呼子乃應。弟和繇兄倡。漢代推萬石。晉季瑯琊王。茲歌且十載。比合同上痒。天子稽。

知量堂集

詩卷一

七

舊勲念我東南海。回茲吳重地。襟海帶長江。庶幾威望臣。爲國寄斧斯。公承天子詔。風夜矢明將。彈精奮厥庸。惠風式無彊。於閑靜不譁。四野歌太康。豈必事搏擊。儀刑有輝光。慙余籍編戶。忝列弟子行。亦既親嘉會。洗我山中觴。願言祝遐壽。並頌德孔臧。君子慎天眷。受福懷圭璋。高位恤下民。萬室釐蒼蒼。以此貽子孫。休問永不忘。

結交

世人言結交。亦問交者誰。所交桃與李。春色改容。

終所交嵩與栢。霜雪常如斯。所交衰與葛。炎冷從其時。所交鏘鏘玉。出入成威儀。所交江上水。倏忽云路岐。所交螢與樵。日夕以爲期。君子重道義。重乎心不欺。莫云生死隔。鳴鶴通宸居。悠悠四海寬。伊人安在茲。

依韻答黃敬淪見贈

大旨何平易。天地皆名詮。夫惟心理同。隨示將無然。我聞黃子語。開引見前賢。且勿問往證。倉兄維厥顛。譬彼園中梅。根深花始妍。譬彼泳藻鱗。有原如雲堂集。

詩卷一

主

泉乃淵。誰云王道遠。尋尺嚴經權。黃子庶知幾。相與傳不傳。

自計

利如避刃。避名如避箭。當亦力可持。箭來不及見。巢辭負意。逃相傳風。乃高迂爲不可傳。皇恐平生豪行。行重自計。聊且入山去。

白髮

白髮四十滿。梅花三月落。花落有再開。此髮將寂寞。少時負意盛。不復看明鏡。髮進不自持。傷心妬

短歌欲問天。寂聽如有應。從來誰駐顏。我寧恕賢聖。

月夜

可玩莫如月。光氣侵人心。極意適所之。竹影見縱橫。中庭有千里。立夏寒風生。夜深且不寐。獨坐自分明。

送黃岐彬有序

余以衛生失理。中氣勞傷。致痺癰滯陷。久之瘍發。下體旁通洞腸。自戊寅七月。奄臥一榻。不啻

知果堂集

詩卷一

主

羈囚三木。殆二年餘。庸醫以余試藥。余復以身試醫。每試奇痛刺心。則獨呼曰。樂正子傷足而啼。余以爲親戮乎。因矢不復治。今年春。盡人撫吳子。從都中寄臨川。揭子萬年。劄云。廣昌黃岐彬者。能應手起危疾。札至適臨川。鄒子皆有以公車歸。訪余榻畔。述意而去。然余實懼醫心。且忽忽而皆有敦摯。慙慙延至六月末。余方劇。岐彬至。至則予復疑絕。似學仙人。受方士。候見真仙。反瞠目。岐彬則告別曰。是大可惜。惜公病又

情我初既遇空反其天平余心動請治藥到如  
爬搔豈惟無奇痛且得適不及兩月平人矣復  
爲修方藥服食更一月數年脾疾亦漸愈自分  
殘廢遂得輕安方畲酬德而岐彬薦孝思母賦  
歸因念仁人必孝子作詩紀事云

嗟余昧節生又復經庸醫瘍發痛纏心一榻苦自  
知兩載作楚囚羨彼乞行兒不醫或不安因爾謝  
時師豈知仙人來呼予莫復疑日子不殘廢胡爲  
受久痼予因時師悞唯唯請姑遲仙人發三嘆嘆

知果堂集

詩卷一

五

已因告辭日我實罕倫我去當悔追予乃重商確  
邀求扶此危仙人施靈藥談笑計日時兩月得輕  
殿棄榻庭中嬉檻猿適林麓籠鳥翔高枝仙人德  
難酬世世以銘彝

卽韻復胡季紱

士行重器識端身文乃炳剛柔克攸宜至醇去其  
粗維靜通太虛淵源絕杳冥誠立修厥詞華侈曷  
足聘矧茲處世危殷憂日夜恧方懼墜迷津敢云  
獨清醒相彼飲水魚自知燠與冷胡子負天質超

然予要領呼我問寒枝忘言對以冥花氣傲微風  
巖紆過雲影四坐得清流析疑薄機警詎必好惡  
嚴民葵曰帝秉願從下學基徐步陟崇嶺可幾川  
上逝源泉無汲綆大理期有常庸言發三省

知果堂集

詩卷一

五



七言古詩

讀王與游感事詩

野人望京如望天。付君北上作游仙。歸來細說中朝事。投我長歌清百篇。道是天不靖。那知直入無人問。看君聲咽不勝文。我亦人臣亂方寸。昔爲縣令願朝天。意謂朝天見聖顏。君說黃門當膝拜。早持兩膝賀瓦全。瓦全猶是一人志。仰對高天如刺先。人教我須致身。今日區區作何事。前年稻旱不收。今年種花空成愁。武官踞坐虎皮椅。知畏堂集 詩卷一 主

猛虎行

青天平地只如許。陸路肩摩水通渚。居常不耐竊耗餘。猶自畜狸捕黃鼠。忽傳猛虎空中來。合市心驚閉其戶。初焉食犬醉若癡。漸飽豬獾及羊豸。習

夕皆昏人作糧。丁男攬盡血童乳。白晝一呼陰雨。縱橫野跡印荒土。昔傳蜀路號稅人。肆暴山場不入塢。又聞一日戕一生。雌雄一配無多舉。胡爲滿眼盡斑斕。猙獰白額填處所。八旬白叟扶杖看。搖首皇皇莫出語。皆云此獸實通神。今日齊秦明日楚。復驅倭鬼布四周。艸青一寸避網罟。吁嗟子遣叫上蒼。不敢求誅殛。何時得被渡河獲安堵。

二

無虎荒疇可樂郊。有虎塵市心搖搖。無虎風狂等閒事。有虎平晝如芒刺。假云童乳盡得留。爺娘旣盡亦斷溝。呼天何日回殺運。子黎點點遺秉收。吁嗟有虎年年稔。不如無虎饑與饒。

花朝

花朝俗呼花生日。卜得晴和多結實。山客清旦可目成。雲脚低濃便吁邑。今年溫靜風氣香。花花葉葉皆容色。昵眷日光隱平烟。翔依碧界有翼翼。呼童剪紙作翠標。枝頭紅綠如招搖。潛魚性動躍波次。黃鳥樂山聲交交。邀賓濯慶歲事。蒿乾滿豆

克嘉肴樹底看樹四邊收來一樹買幾刀我爲  
老圃志易足但願年年菓子熟

貞節行贈方太母施孺人七十

九畹蘭芬幽不渝蒼蒼耄老凌寒雪人稟五行秀  
天地男作忠臣女立節丹心茹苦苦自知歷過羊  
腸經百折古來死易保孤難保孤兩世從前絕守  
得孤兒且抱孫一朝孤歿重磨滅訴與三光說不  
明西江水挽心頭血譬如日山再崩復爲孤孫  
量冷熱先後崎嶇四十年纔容憩息  
七十  
知畏堂集 本詩卷一 三十一  
蕭蕭白髮盈曾孫膝遠延瓜瓞古語差陀將壽補  
開觴豈直耄與耄仰首長看日月邊貞良耿耿何  
員缺



知畏堂詩存卷二

太倉南郭張采著

五言律詩

獨坐

肩戶藏幽寂。深齋絕世塵。窗開通易友。句會接風人。靜下非無幻。聲中獨有真。耐長隨日影。分寸總陽春。

閒行訪友

率意看西日。行行過小橋。春前引我去。雲下答誰

知畏堂集

詩卷二

招稚牧。趁桃岸。閒禽詠柳梢。直南尋坐隱。相對已

清宵。

閒步登朝元閣

湖過尋山徑。隨宜問小園。層樓岩際迥。修石竹邊。初大吹梅花落。樵歸松樹門。徘徊已忘世。指點欲何言。

登七十二峰

湖峰七十二。點點碧波中。清影平遡岫。疎香遞小風。御波忘冷煖。憑檻極西東。預指雲深處。秋期間

紅

訓大兒

喜子能知字。循循慎爾儀。虛名久候我。勤學蚤從師。聖訓羞功利。家風樂坦夷。蕭然饘粥畔。守此不須疑。

哭王子沛

有序

聞王子沛久今年館。妻春正與接。愛其恬素。子沛亦謬喜余。為卜病云。申年申月當愈。余笑謂子沛活可申。已幸乃復得愈。二月初子沛訪草

知畏堂集

詩卷二

堂讀余詩。連咏仙仙。即別去。亦僅兩見。而意中適適有一王子沛。秋七月子沛死。作詩哭之。我哭王子沛。超然不可塵。一丘湖上。登八月水邊。尊清碧蟬吟。露情依鳥眷。春此行隔今古。高士有何人。

舊有章服數襲。每歲資為典具。今日老妻恐

其汜爛盡曝庭中。口占一律

弗用將棄置。箚藏一何誠。典錢供急稅。沽酒節閒情。日炤文章色。天知門戶清。猶因舊恩重。不敢使

分更

秋思

微涼感獨夜。况當林水間。蛩開三徑寂。鵲待一庭閒。通夢難憑酒。酬懷卽擬山。沉沉西月下。消得髮毛斑。

二

應門徒犬吠。客厭亦疎來。靜逼秋宜水。荒開月護苔。懶因書不耐。夢并事難猜。如何能避世。漁伴好傳杯。

知長堂集

詩話

二

三

忽忽隨閒過。閒中亦有情。草秋天放色。蛩夜露生聲。睡熟遺方枕。歌涼度短檠。無聊嘲熱客。詩部已存名。

四

雨過天色淨。涼意此中生。但接空庭氣。如連滿樹聲。潭流斜影動。窻受北風清。可料炎非令。相尋白水盟。

五

既與山居慣。復交八月天。日新看卉色。人靜起溪烟。有鳥隨杖下。惟蟲伴榻前。或憐趺坐處。殘跡在雙鞦。

六

避事偏長晝。空忙轉得幽。有聲梧過夏。不動水知秋。碧月三更渡。青霞百尺樓。早將心跡淨。交手狎沙鷗。

七

寥落閒情賦。山懷聊復同。露垂花醉醒。月照水西東。落閒情賦。山懷聊復同。露垂花醉醒。月照水西東。

知長堂集

詩話

四

東蓮棹鷗隨。避菱歌。蟬與通。莫嫌生計薄。香稻已肥紅。

八

簾動知風弱。窻虛夢不成。戀溪推夢色。侑月得秋聲。山意先楓冷。雲心伴榻清。笑人嫌寂寞。我始欲愁生。

九

夢斷天涯路。蕭然獨貴吾。人烟清似寂。溪色淨如無。露下催寒葉。風輕琢水蘆。可知時物變。炎冷只。

須臾

十

我自難投世。因而適此鄉。鷄聲連吠遠。稻葉夾波香。酒去三更醒。愁來一夜長。蕭森人易改。莫漫憶瀟湘。

希聲錢侯同天如過儉齋夜集次韻

閒此雲封路。清風浹樹陰。溪傳人。炤面天。對客論心。稅急憂先後。民窮酌淺深。不因使君至。那復見荒林。

知畏堂集

詩卷五

二

誰尋修禊地。聊此當山陰。村僻來潭色。民安得古心。酒清君比。紫魚樂我知。深為話新苗。熟相期托遠林。

哭王開雲 有序

開雲王先生。長余二十餘。晚結道友。深相得。先生于玄學。精而銳。自謂可千百歲不死。然習不甚專。今茲死。亦非盡繇學。而先生了悟最上。著在篇帙久矣。齊一生死。復何綴綴。咏短章以申。

懷抱惟先生。謂然他誰知。者興辭結塞。不禁淋涕云。

我哭王前輩。淒其意日深。禪叅不二法。道叶本無心。咫尺雲生路。離奇雪滿林。黃泉何處醉。澆酒伯牙琴。

二

哭君從世俗。月落憶更深。問一歸何處。云無卽此心。黃芽頭上。蓋白雪眼前。林酒夢澆餘。醉誰聽絃下琴。

知畏堂集

詩卷五

同子常麟士宿虎丘次韻

息影棲禪室。蕭清意與深。月明山炤我。嵩靜客論心。鳥喚同枝友。僧來隔岸林。好從閑裏度。一寸是光陰。

二

為厭勞生况。因知巖石深。文章隨世事。絃管出禪心。雲狎山頭樹。天開屋角林。何當清夜話。琴瑟伴松陰。

集許孟宏蕭開齋

屋引遶閒伴。蕭齋問折枝。買山誰是隱。拜石我寧  
癡。月下看溪靜。寒中憶酒遲。嚴更猶未轉。相勸宿  
橫池。

二

林泉應見笑。行止隔風塵。在世何閒日。看山卽故  
人。得巖招屐遍。引夢伴花親。莫恨難分手。呼君說  
假真。

立春

靜理看時節。溪南水向榮。荷鋤修圃事。閉戶謝文

知長堂集

詩卷三

五

名春日分長。短花朝詰雨。晴閒來誰問。訊只有白  
鷗盟。

漫興

豈自求仙道。須因避世爭。無官多暇日。有病得長  
生。不食安期棗。誰吹子晉笙。開簾尋落影。殘月已  
三更。

卽事

朝來修野路。行旅祝安平。亦筭山家事。須參世上  
情。挿楊唐畔綠。種竹水邊清。此日多閒課。蕭然倚

集

率爾

閉門消白晝。課圃過南川。避世胡非世。觀天別有  
天。得閒驕富貴。少病當神仙。欲問吾生事。常吟秋  
水篇。

贈人

多君留古道。有性得清真。渠鑿興公利。唐循慎爾  
身。遺經看父子。早稅願王臣。五十年猶壯。悠然祝  
好春。

知長堂集

詩卷三

五

晚眺

野色看無極。斜陽接遠山。步遲溪路穩。心靜鳥聲  
閒。竹影遮橋半。梅花炤水灣。前途渺何處。點點碧  
雲閒。

獨坐用前韻

獨坐隔人世。何分雲與山。鳥聲不礙靜。帆影亦增  
閒。簾隱梅千片。橋通水一灣。自慙跡未絕。猶在姓  
名閒。

夜坐接仲馭東約入山

寂寂忘晷旦。孤燈覺漏殘。落花隨地息。搖影逐窗寒。  
寒魚泳分深淺。鳥棲別易難。爲因同隱客。憔悴報平安。

二

亦敘浮生理。相邀山上期。虎蹊雲靜處。鹿跡月明時。  
話遠懷逾古。情真約可遲。坐禪成底事。還向世人知。  
仲馭所居地名鹿跡

三

本欲尋玄侶。多君說舊盟。道隨銅雀影。心定木魚聲。

知長堂集

詩話

五

聲花落家無夢。溪通山有情。華陽云咫尺。潮到卽時行。

時行

四

遐望華陽路。依依憶舊年。梵齊山半磬。禪伴石中泉。  
月落三峰下。人來萬木邊。問誰能辟穀。強飯學神仙。

離家

識破天涯事。離家亦不難。梵音賢聖寂。嵩色利名寒。  
適我山加遠。懷人夜欲闌。蕭然無一累。消息六

時看

二

識破天涯事。離家亦覺多。問雲何處住。託路卽前過。  
不羨飛飛鳥。誰知擲擲梭。長宵已無夢。清影自婆娑。

無題

古來多若此。於我獨如何。率意流鶯任。銷魂隙驛過。  
莫高天上月。不斷壁間梭。舊事今存許。寬今有嘯歌。

知長堂集

詩話

十

二

身世難安放。禪觀或可平。開天疑古道。迷影嘆虛名。  
得已何貧賤。安山孰市城。從今聽一意。蕭瑟莫傷情。

禪房

斗室方輪丈。團團可畫船。江湖平地內。日月小窗前。  
簡漏添荇艸。防荒棄石田。吾師圯上叟。咫尺白雲邊。

懷劉瞻父錫山言別

憶昔登臨際。相期有素心。一杯離別去。千古夢魂深。  
梅嶺高君德。桐鄉切我吟。風波憑轉惡。日出自無陰。

閉關懷公瑤手談戲作

杵冷因禪寂。懷君獨寤歌。燈花誰伴落。嵩影不開過。  
平手先爭少。欺心錯悔多。待看丹熟後。莫忘石邊柯。

贈乾元觀道人

何能無意氣。彷彿到虛空。落海驚凡世。道人少年以落海出

知覺堂集

詩卷二

十一

尋山得此中。桃花源內外。仙鶴背西東。我欲同玄伴。呼君作遠公。

二

源來知不錯。上溯接陶公。觀即隱居拾宅小曲三峰下。前流萬壑中。放鐘開路隱。養鶴重庭空。或我堪持寄。無須折柬通。

二月望日東陸子敏可招我看花

有性難忘世。猶懷朋友情。春平花氣足。風靜月光成。前約隨流遠。來期情翼盟。擬將深淺意。俾與水

邊清

子敏約次日獨坐有感

一半春奄忽。開窗伴柳條。天涯爾我對。新屋是非消。  
花月常難並。年華豈易招。回頭聽宿鳥。恍惚似無聊。

夢作長詩。醒記十字。不覺也早起成律用夢

中句冠之

曲終期在水。呼水換于松。夢淨詩光入。醒遲心氣慵。  
島聲啼欲句。花影落爲容。黃梁如黍熟。良夜正重重。

知覺堂集

詩卷二

十一

集陸子敏園

積心安野僻。偶爾到城隈。世事池頭去。山情花下來。  
風高聽瀑題。石細看苔。常語隨因叙。清宵大酒杯。

二

何必常諸聚。天涯流水中。情從一見定。集中王時仲初晤

禪與萬緣通。延劍烟興沒。春巢燕始終。感懷前此事。一一問東風。



無題

是無他意。如爲魚鳥親。禪心我。炤月。世事爾。磨人碧。接山皆水。清同秋。在春何窮。誰指說。明白卽非真。

二

舊沓間中過。無端春已分。呼雲可相伴。喚鳥與同聲。柳放溪前色。梅開天下文。百年三萬日。咫尺微聲聞。

梅花落

知畏堂集

詩卷二

三

渺渺情無極。辭君不自持。香餘還就影。月上欲連枝。昨日鶯啼在。今朝水去遲。不須風勢緊。時到復何疑。

送子悠悠去。問所之。無言春性潔。有恨我心知。重約當來歲。難看在此時。天涯寧久住。飄泊不須噫。

三

應不厭寂寞。前去亦如斯。此日加珍重。常時好。

持莫因桃色。變翻妬柳條。凝寒半。君家節。相期各有宜。

四

闌得青光遍。繁華及早辭。君應輕獨去。我自重相思。月謝更深白。風吹春仲枝。可憐心影結。猶繫小橫池。

菲屋對河籬逕爲行人可窺易以土牆

每欲尋幽僻。疎籬影不深。土牆遮世俗。水岸掩園林。四路山人跡。中央君子心。流臯獨歌嘯。西眺已

知畏堂集

詩卷二

四

斜陰

二

卽不買山住。須知避俗深。魚潛看水戶。鳥宿量園林。遠際忘何世。幽中抱此心。虛窻驚一葉。爲報夕將陰。

三

避跡菲齋內。菲齋可更深。路移村外水。橋按岸邊林。寂寞依三逕。分明止一心。可知從約好。半日已成陰。

四

只有幽人便。田家容易深。無窮溝序水。不斷柳牽。  
春緒梅花思。山懷燕子心。於今修澹薄。寂寂好  
光陰。

小舟入郡

有約春催我。行來且溯流。遠山天土接。長岸水前。  
浮。橈濟違風鏡。帆開拂浪舟。問君離靜地。此去欲  
何求。

二

知長堂集

詩卷二

五

春中行路好。依水可心輕。花去三更夢。風遲十里。  
程。響鈴將過塔。嘈語必方城。我欲尋深處。他山別  
有盟。

隱

聞王與游下第喜其將歸賦此懷之以當招  
出岫何容意。歸來歲月深。人情看腐鼠。世事託高  
禽。樹上家鄉色。山中今古心。東郊有閒畝。君到好  
成陰。

二

何不田中老。勞勞問幻名。北山非有怨。南郭正多  
情。去約扁舟早。來期春沼清。如失行一意。莫滯草  
堂盟。

三

千古誰招隱。當時我悞君。今來雖罷第。此日即遺  
民。鶴侍庭閒主。山追意適賓。莫看行色改。辜負柳  
絲新。

四

知長堂集

詩卷二

五

別際曾商略。無端到世間。心歸應不隱。翫去可多  
斑。竹色江南好。鷗涯海上閒。已將蓬選掃。日日望  
西灣。

五

所期非一事。且與說山居。晚岸星橫下。晨齋露滴  
初。枝稠黃摘菓。池近白烹魚。固是山家樂。尤誇春  
夏餘。

六

君也名心淡。胡為代作愁。猿聲呼伴醒。鳥語勸誰  
休。在野同臣子。居山表樂憂。還將身外事。相對

漁舟

自有田園樂。須知行路艱。少年輕下第。舊性重還山。心事林中寂。功名水上刪。歸來應不遠。穀雨洗塵顏。

寒食掃墓

清露零衣溼。幽中蒿樹陰。何涯人事夢。不斷野臣心。烟遠看雲落。原高聽水侵。一聲鶯上度。杜宇自知音。

如皋堂集

二

風通知寒食。楸梧列影深。素風吹野憤。青草聽荒琴。碑上天王勅。烟中人子心。還餘杜鵑淚。灑向碧山岑。

清明雨阻表氏

爲問紛紛雨。偏于此日多。連雲迷下望。生草溼邊過。容足前溪坂。寬身小艇波。難將心事說。聽得喚如何。

二

昨約原無定。朝來偶爾過。清明多若此。風雨柰如何。爲妬桃平岸。兼迷柳弱柯。停杯望雲氣。且莫任高歌。

黎美周過戎草堂留咏依韻賦答

容足菲菴下。如如動靜寬。有花將句賦。無月可心看。名浪逃非易。時違賤亦難。因君聊指說。立下我成丹。

二

卽樹營柴屋。窓開綠滿床。雲空天不界。心靜息生香。

如皋堂集

詩話

主

香客舊禽相。曉看荒圃可。情莫將歸我。意說向鄉如忘。

三

空谷誰來响。閒閒叩我門。三年留此約。一笑欲何言。問月應知閏。臨流可識源。已將男子事。寄與木奴園。

四

子舍君將覲。平安爲我傳。枕流隨亂石。吸水卽前川。往事雲中雁。新懷指上絃。只今少相贈。叉手說。

集友人園亭次韻

青冷結苔膚。幽樓傍水濱。園亭隨動靜。絃管得虛  
無。爐活香亡跡。有添竹不擢。因茲聊送日。誰復問  
員杆。

東山有序

東山者○馬鞍山東隅也○顧端昇先生以娛親○卽其地○梳石滌澗○遂成勝壘○汪先生所居○山皆可名○東山人又以偏東因轉東○山爲咏○近體得四

卷之六

1991

五

首。山。欣。有。玉。高。下。始。分。明。雲。炤。孤。峯。靜。天。開。一。壑。清。微。茫。江。澣。色。寂。歷。梵。傳。聲。臥。起。觀。空。外。隨。緣。狎。野。盟。

—

卽境萊衣舞。晨光視板輿。整巖樓半倚。琴策室中  
餘。旅屐看遊客。忘機詠沼魚。酒清新月上。賓從且  
歸歟。

三

觀靜通山性。東西天作奇。創行峯畔路。平坐石邊池。草木蒼生託。禽魚童子宜。已將心跡淨。不待遠公知。

四

豈必歸來好。歸來亦買山。自然壑裏。隨意竹林間。烟接精神見。風疏消息閒。知非長隱處。隴信報溪灣。

同陸子敏赴劉河贈陳其丹將軍

問約理東棹蒼茫意與深  
駭駭駭節事野人

知不足齋叢書



三

心靖護田曉綠清澗弄樹陰好聽晨唱起如和雅

憶舊作答楊子常

開境結茆屋。因而適所之。幽深容道息。靜淡得心。  
持鳥倦先知隱。山高豈好竒。莫將天下事。憂作一  
人私。

一人私

過顧麟士織簾居用虎丘前韻

求友隨閑過。蕭清意興深。不彈琴待石。欲步竹開林。簾靜消風影。窗虛贊月心。且將茶貯盞。相對惜

花陰

同九一天如登馬鞍山

登臨須濟勝。策病怯前行。嵐色來滿炤。禽聲淨竹盟。野懷隨地習。空想卽山成。還顧溪頭路。前峰漸可平。

二

高路登登上。忘懷逐偈行。梵音天際想。石響塔前盟。問偈看僧古。疲津悟佛成。因知歸息理。就下易爲平。

知果堂集

同王與游入虛丘山後靜室

下

下山登小閣。登閣看山平。烟淨巖生勢。風輕竹度聲。古田常斷續。高木自功名。相對無閒敘。啣杯說野盟。

懷友人作令

念子勤王事。勞問便風瑟。調徵晚稻冰。飲託秋桐良。牧寬嚴際仁。人動靜中欲。知三歲績江上看兒童。

集友人園

近俗尋幽勝。沿流築小池。雲看林水際。月聽磬鐘時。鳴鳥求良友。遊魚得好詩。入春閒裏事。莫擬謝公基。

閒居

獨坐思俱寂。空虛絕衆聲。淡雲歸岫遠。流水入溝輕。艸木自意氣。魚鳥無功名。所懷冥今古。况復問紛爭。

和韻懷王崇簡

知果堂集

同王與游入虛丘山後靜室

下

有懷思不盡。無語較情深。望望彌今古。悠悠豈丈尋。論交盟往日。立事情分陰。可記師門說。相將持此心。

九月同子常東郊卽事

郊行尋野勝。淡遠菊花天。園曲初移逕。溪深好放船。冷楓當岸落。寒柳隔籬穿。試共登樓望。高城起暮烟。

贈山客

結廬得溪半。嵩岸竹窻明。茶白山無色。香空鳥不驚。布衣高士服。蔬菜野人羹。羨爾多幽思。閒閒

我情

送繡仲羅子歸宜黃

多君攻古學。霜靜莫知寒。鳥宿枝無夢。魚遊水有  
淵。願言憂後樂。所事易先難。漫指征途去。悠悠不  
忍看。

忘懷

忘懷看世外。蕭靜獨憑樓。土動三時雨。巖深五月  
秋。雲從窻際度。泉自枕邊流。漠漠情無向。山心幽  
更幽。

知果堂集

五言詩

王

獨坐忽然生感

入山理心性。息志託高林。夜半牀頭月。晨清樓角  
琴。有懷在天下。不覺繫當今。忽自聞人語。猶然惜  
寸陰。

中秋集友人齋

高秋發涼氣。鼓柁作閒行。有話皆山事。多情只水  
盟。桂香宜八月。松冷覺三更。試聽溪上鳥。求友欲  
成聲。

知畏堂詩存卷三

太倉南郭張 丞著

七言律詩

送侯豫瞻北上

相依春水送君行。靜野風光况遠盟。難易自來嚴進退。樂憂從此重功名。初攜諫草先臣志。再試郎官老母情。道是吾徒多分事。莫將文酒慢平生。

送許孟宏入楚

波光渺渺漫遊。一卷書隨一葉舟。黃雀影空停

知畏堂集

詩卷三

一

楫望青山展滿帶烟求。祗堪浴我三湘水。輒推人百尺樓。縱使漢陽多樹色。吳江楓冷客難留。

夏日集七錄齋步與游韻

風雅由來未有傳。文成捫壁問青天。北窗放脚遺今日。長夏科頭擬小仙。兄弟聚時皆道古。禮文畧處欲忘年。不須重說西湖勝。是地青松聽謾然。

東郊

東郊爲映薇劉侯作也。侯篤民事。以愚論去。婁民萬人白巡方御史。疏請還公。于是余與允尊

天如駿公約公遊東郊。作是詩以傷其意。又不敢云餞送。以冀公之來。故曰東郊也。

平郊春靜鳥懷音。竹際修廊聽素琴。明月在天。雲水始清風滿袖。使君吟從前民事。皆憂樂。此日歸途繫古今。不是兒童江上集也。知冬日避廬陰。

二

三月深晴易弄音。修池斜倚石床琴。不堪屬耳湘中曲。最是傷心下里吟。登路少年來自古。交枝難靜甚于今。相攜醺酒邀明月。留焙春枝花滿陰。

知畏堂集

詩卷三

二

三 喬木幽修發古音。使君相送雀隨琴。江州白傅琵琶淚。僂耳蘇公鄉土吟。爲念素交期太古。若看竹馬重當今。可憐不盡栽花意。明日悠悠棠下陰。

四

春來山水有清音。柰爾窮途碎蜀琴。何處寫心漁父問。幾人捉鼻雜生吟。可爲廉吏云依古。得遇明君豈怨今。回首不堪高處望。離情滿目夕陰陰。

學道

獨坐閒庭念古今。塔前尺寸自森森。夕陽欲下參  
明日宿鳥何知喚曉禽。水去有原年裏度。雲停無  
意靜中深。早來四十成虛過。可復悠悠逐夢尋。

儉齋八首

冬來無事好村鄉。截竹編籬種樹忙。菲屋蓋深修  
漏壁。稻堆遮穩築方場。黃鷄伴酒家家味。白蛤包  
巾楚楚裝。策杖負檐誇背暖。何須屈指計行藏。

二

紙窗木榻素家風。強學裝排媿野翁。禮數簡疎因  
知畏。文章朴散爲才窮。閒來種竹三時課。懶去看

病起詩文。夕照携兒指山色。明朝東日落紅中。

三

門庭蕭寂野人同。終日攤書總不工。負郭數椽饑  
泌水。傍廡幾樹學焦風。人云楊子玄成草。我說蘇  
公坡號東。簡點六時忙底事。五更鳴鳥曉燈中。

四

終日閒居止一心。幽懷猶自知音。呼童積葉知  
秋冷。歷鳥穿雲看世深。小路石崎填斷木。旁隣籬

破接疎林。年來事事皆如意。山色泉聲共古今。

五

平橋引逕接東河。曲屈疎籬夾小坡。早賦歸來陶  
令宅。自呼安樂邵公窩。懶從世上看食肉。老向田  
中學衣蓑。知是生前多狷骨。任他風雨可如何。

六

閒閒十畝結方壺。終歲關門學貴吾。池畜細鱗凭  
檻釣。酒摹法釀斷村沽。賣文得米慙書種。稅菜論  
錢賴木奴。自恨性醜同小石。且憑牛馬應人呼。

知畏堂集

詩話

七

餘地溪西課僕鋤。菜園一半半栽蔬。籬邊有隙將  
盆菊。屋裏無他只卷書。林靜鳥棲枝弄際。岸深楓  
落葉驚初。莫云山客忘憂樂。事事經心慎爾居。

八

山居閒慣懶梳頭。對客矜莊便作愁。文字偶然留  
卷帙。功名聊爾伴林丘。有懷不盡天邊雁。無意真  
同海上鷗。微俸吾生得清晝。敢將詩酒當風流。

入山



不。年。心。志。漸。成。灰。雲。閉。津。頭。不。復。開。有。藿。自。矜。堪。  
淡。食。無。朋。亦。喜。節。食。杯。懶。餘。竹。杖。稱。山。友。病。久。兒。  
童。解。藥。材。莫。羨。餌。香。櫻。釣。網。江。湖。是。處。可。揚。顛。

艸堂八首

蕭。蕭。瓢。笠。欲。何。求。閒。日。依。窻。看。水。流。世。事。若。隨。空。  
影。盡。野。心。亦。爲。白。雲。留。一。聲。遠。笛。吹。寒。夢。五。夜。清。  
鐘。破。曉。愁。猶。有。在。因。消。不。了。常。隨。筇。友。過。溪。頭。

二

隔。溪。會。得。鳥。聲。求。百。計。逃。名。覓。在。頭。何。必。山。家。蕝。

知長堂集

七言詩

五

葢。屋。已。同。古。事。陸。居。舟。朝。來。浙。瀝。聽。寒。雨。午。半。淒。  
清。憶。東。流。可。是。樹。稍。殘。葉。墜。豈。須。簡。曆。問。春。秋。

三

連。朝。風。雨。暮。雲。收。樹。杪。孤。帆。憶。遠。遊。猶。癖。史。書。掛。  
牛。角。不。高。名。利。等。蠅。頭。色。聲。空。淨。江。流。月。行。止。分。  
明。梧。葉。秋。隨。俗。問。年。云。臘。半。間。中。老。我。一。虛。舟。

四

歲。暮。勞。勞。舉。足。難。悠。哉。葢。屋。古。今。寬。恐。落。野。禪。持。  
性。理。爲。叅。玄。學。得。輕。安。有。無。風。月。皆。常。事。遠。

山。卽。素。餐。指。點。梅。花。猶。待。月。枝。頭。催。我。策。藜。看。

五

不。是。無。情。斷。世。緣。虛。名。悞。我。半。生。前。因。聽。旅。雁。知。  
逢。臘。漸。狎。羣。鷗。失。記。年。冬。夏。樹。園。分。數。種。乾。坤。葢。  
屋。只。三。椽。寥。寥。何。處。尋。同。調。惆。悵。雲。封。古。洞。天。

六

小。窻。清。絕。護。梅。花。寂。寞。溪。邊。一。逕。斜。託。意。鋤。雲。誰。  
世。事。低。頭。煮。水。自。生。涯。山。山。不。盡。滄。洲。畫。樹。樹。無。  
多。處。士。家。屈。指。太。平。非。避。跡。田。中。漫。說。召。平。瓜。

知長堂集

七言詩

六

七

幽。齋。古。處。自。悠。然。爆。竹。聲。催。又。一。年。葢。屋。葢。溫。添。  
尺。厚。溪。魚。畜。長。及。時。鮮。頭。陀。着。相。非。吾。事。口。孽。忘。  
機。卽。大。玄。尤。喜。山。童。能。護。藥。丹。砂。粒。粒。遶。門。前。

八

男。兒。何。自。有。窮。愁。卽。境。隨。宜。可。狎。鷗。林。靜。鳥。棲。多。  
縱。翼。山。深。猿。嘯。亦。清。謳。老。豈。作。痴。裏。馬。華。名。胡。不。  
斷。釣。羊。裘。因。叅。今。古。知。人。事。評。跋。賢。愚。總。一。丘。

寒夜

終年獨自閉柴扉。識破名場是與非。殘月照窗枝  
淨。凍雲遮路鳥聲稀。不關世事何強飲。若愛吾  
生且賦歸。尤喜從來羞趁熱。偏當冷際挹清暉。

丁丑元旦

寂寂齋居獨有玄。隱深爆竹又新年。邯鄲道上仙  
人枕。剡水溪頭處士船。日炤艸堂鶯律暖。霜消山  
路燕泥平。莫誇元旦閒無事。護火焚香汲井泉。

二日

山居那復問新年。禮數全除僻野田。水淨欲流梅

知畏堂集

詩卷二

七

帶影風清得韻鳥。安絃瓶糧未斷堪炊飯。甕酒方  
開不用錢。轉笑吾生誰作侶。推窗望遠別村烟。

三日得邸報

聞說中朝得太平。春王正朔應祥禎。田間耗食臣  
犬馬。夢半呼嵩。主聖明雲暗欲開。看晚霽冰嚴  
云泮。憶初清溪頭誰放滄浪咏。山客經心結野盟。  
姜恒頴先生即俗所呼姜麥粥也。余艸堂爲  
先生舊址宅邊有石虎池上兩梧皆遺蹟  
有懷紀之

風流髣髴在山阿。世事于今又幾何。虎石路隅埋  
故蹟。龍鱗溪上結高柯。塵生空釜誰惆悵。雪滿寒  
堦我嘯歌。留得清芬伴明月。梅花枝影共婆娑。

姜公名龍恒先生子也。官雲南憲副。有文

譽亦著政績後移郡居

前人丰節著高聲。月落梅花一劍橫。滇水舊棠歌  
召父。吳門晚築喚殷兄。梧桐百歲當風老。喬梓千  
年傲雪清。渺予有懷鐫故趾。草堂殘夢覺三更。

六日

知畏堂集

詩卷三

八

五斗如何肯折腰。泥丸封戶可逍遙。高低見性溪  
頭月。動靜忘言江上潮。顏老不因春酒駐。思歸豈  
爲楚辭招。猶將忠孝呼兒子。何必蓬頭伴野樵。

丁丑正月朔望日月連食有感而作

春正合朔紀陽事。月食元宵又見天。自是聖明切  
仁愛。也因草野重顛連。卽今小吏皆專殺。何日文  
官不要錢。可惜江南好風土。幾家鷄犬得安眠。

別體一首

悠然自有會心處。一笑求安並買山。鳥舌弄晴樵

答响石脚支磯水轉灣風咽晚鐘市聲寂月照寒  
村人影閒寥落年華空世界功名何必不田間

梅花

同時百卉今安在只有高高作比隣粉朶自排天  
土雪蒼枝那點世間塵霜凝葉褪因寒節風列花  
香開早春怪得杯盤邀客溷從來孤性不迎人

二

菲菴隙地易爲工遶屋疎林冷淡中老幹不隨風  
上下新條肯逐水西東月疑一色山頭白日落千

知畏堂集

詩餘集

七

枝花眼紅昨夜希微點春雪朝來丰致倍青蔥

三

花花相對小橫枝春日尋攀影自支秋去寂寥寧  
有恨時來開放絕無欺池南各種紅分白屋後誰  
家公與私多少護持今日見風流千古月明知

四

梅花欲放雪爭妍花自精神不受憐得以歲寒友  
嵩栢豈因月暗傲嬋娟輕搖獨靜孤山下小折誰  
逢古驛邊指點雪飛今在否色香評比亦徒然

五

春來閉戶何他事只向梅花問早遲有意隔溪看  
韶影亡言待月惜連枝叢中紅綠人爭艷箇裏清  
香我自知一度思量幾搔首誰來相伴夜寒時

六

梅花欲綻雨相侵惆悵孤香託素心漠漠碧天交  
護冷依依野屋自成林清猿空谷風聲遠獨鶴閒  
庭枝影深留待葢珠睛日放主張明月照疎陰

七

知畏堂集

詩餘集

十

山中冷面稱寒鐵此句得之夢中夢裏爭差得句奇自是  
文章雲淡淡何非聲氣日遲遲幽懷不和蘆蘆鼎  
靜看無言桃李蹊我欲攀枝問寥落一聲隨醒叫  
黃鸝

題像

許丹山崑山人初画山水後更精花鳥各亞孫  
雪居音律爲時冠

文雅相推問野盟風流不斷水盈盈蘆花淡沼添  
藏鴨楓樹深山帶宿鶯小窗竹牀香一篆寒山

使月三更幽懷渺渺憑誰結。髣髴丹青待點睛。

家公詔五十賦祝

當時著述賦文辭。天半高梧問卜居。淑慎自將推有度。風流不墜挹無欺。百年蘭澤看新種。一樹梅香發老枝。五十稱兄強過弟。好依慈母弄孫兒。

歸舟風逆

歸來拂拂又違風。偏與參差笑轉蓬。比作禪房平地上。看爲流水小橋東。但憐春半花尋主。亦念園中鳥喚翁。記得離家好三日。菲莖雲物可無同。

知畏堂集

七言詩

十一

許仲閑園中小亭次水際亭前樹七株既高且密亭如巢棲其下花開招余欣然赴之酌酒對花依依而成此律

春風溫拂杏花天。不次招來清沼前。酒暖漫添人意遠。魚潛莫釣水心淵。誰歌鳥自枝頭韻。我笑蜂徒香下旋。比坐燈殘發寒思。落紅多少不成眠。

桃花下獨立

盡道春光送花至。那知花意伴深春。一日似雨誰無事。百年滿萬更何人。晨清樹葉枝枝澤。山靜鳥

聲轉轉新昨夜紅桃今半淡。故將風色偃凡民。

二

春下看花花自春。問花春處復無因。枝頭憇穉宜顏色。風左吹天失舊新。杏落昨宵眠去客。梅疎此日老成人。婆娑幾度蹊前影。禁得聲傳怕問津。

寫懷

春當三月自傷情。欲遣孤懷到處生。小鳥林昏真率漏。老僧山夜獨經行。綠深榆放庭枝長。蓓滿荷芽沼水清。難說無聊添嘆息。容人高臥即冥明。

知畏堂集

七言詩

三

羅川王見贈依韻賦此亦不示羅川也所贈詩門下萬貞一寄到

不是癡心攀古仙。清風招我伯牙絃。鳬飛難學王喬觀。魚餽多慙羊續懸。夢到峴臺歌月夜。懷深汝水種花年。莫嫌處士無來往。怕作犧牛度九筵。

二

寧將心事託神仙。老我青山作韋絃。大地圭峰遐外隱。高天晶月望中懸。難離吳下牽前世。猶夢并州繫往年。寄語王孫休拜石。菲莖秋水卽賓筵。

仲馭贈我草堂詩即韻和之

閒懷渺渺絕羣城。江水相思注遠情。月以夏初  
盡對潮干午半短。橈平堂誰喚垂心逾淡。鳥自  
賓面不生我有雲踪伴。涯外倘憑中散聽琴鳴。

二

清風江上嘯愁城。落拓天涯聚野情。雲外鳥聲山  
自靜。月初花影路還平。梧存禿骨蘄苗長。冰到灣  
頭去勢生。遙望碧空無物。五更禪裏度鐘鳴。

周仲馭贈別黎美周即韻賦之時同集虎丘

知畏堂集

詩律

五

茫茫岐路笑亡羊。不次閒踪泊野塘。作客那堪  
膾熟歸家應慰菊。花黃莫因名下耽浮宅。偶指烟  
中說故鄉。兩兩星舸同話雨。明朝梅嶺石邊望。

同黎美周集王與游舟中泊虎丘嵩崗下各

賦用仲馭韻即與美周話別

隨地雲心自尚羊。扁舟蕭瑟古橫塘。陶杯寬引評  
桑綠。禿筆難誇做硬黃。石畔林泉皆舊物。天涯兄  
弟孰他鄉。莫嫌梅嶺明朝別。到處襟期夢可望。

夏集與游弱志齋

夏虛堂涼氣生。高天淵靜曉雲平。簷條荷碧  
開。碧菊種蘇宜。茶盞清橫筆。圓成誰姓氏。時畫嵩  
鋪地開窗風進豈逢迎。從來友道稱如水。莫負枝頭喚  
侶聲。

六月新秋集王平仲儋孺堂

閒隨流水注西塘。卽次招來瀝野觴。小極自堪談  
塵晉。多情何假說詩唐。難看熱客乘星亮。慢托城  
烏納晚涼。莫訝山人無伴約。相逢落拓不疎狂。

重七日

知畏堂集

詩律

十

拂拂荷風次水涯。溪頭紅蓼已開花。常憑雲靜消  
人事。偶問星移記歲華。此夕好緣天上度。我生衰  
景鬢邊賒。開簾與看青深處。點點漁竿共幾家。

秋深卽事

朝來持綆汲新泉。拾取枯枝藥火邊。門外抱鵝誰  
問字。村前驚犬又徵錢。閒將日月隨人混。狎與雲  
山老我眠。最是鏡中消息近。難看斑點鬢頭憐。

偶見

偶見者病中微有省。紀所省也。凡四首。大致分

次第蓋比興多于賦焉

一

悠悠消息任經年。溪水東西自了然。午夜宦游霜下度。小春農罷日高眠。黃梁熟後追酣夢。白苧歌餘憶舞筵。同在碧虛三界際。幾人錯過鐵鞋穿。

二

往因歷歷水波漣。無際聲翻叫杜鵑。寒壁九年黃面寂。春華三月綠簾烟。憑誰乞與蒸頭火。聞我將來渡口船。莫把雲山天外望。小窻清影曉鐘邊。

知農堂集

詩話

五

三

日高霜散即春陽。怪底風吹透壁狂。寒葉斂柯空界落。征鴻識路碧中翔。時當半夜天開子。運到三王湯躋商。多少醒餘沉夢後。泥丸若個抱堯郎。

四

一片空明徹底天。從前評跋總徒然。香棲斷處何烟篆。岸底登時豈渡船。日沒有無東自白。月輪三五閏成年。方知巔頂非危石。鳥道羊腸錯走禪。

舟行

蓬窗浙浙靜中宜。風順橫披野草枝。午蝶化時寧覺我。濠魚樂處可知誰。不隨流水非無約。偏與寒雲若有期。爲報日西收纜後。黃昏燈影自支持。

迎春前一日得 邸報

龍頭梅色切相思。先到孤山第一枝。聲落九天丹鳳信。呼連萬歲碧雲期。波平本等江河大。日炤何嘗天地私。莫道遺民無報答。瓣香拂拂可心知。

立春後一日 聖節

青光四遍欲懷新。開戶閒看理角巾。爲有餘生知瑞節。可無好夢伴陽春。于田曝日皆臣子。在野呼

知農堂集

詩話

六

高祇逸民珍。重年華好風物。一枝棲寄即精神。

除夕

蕭瑟燈前惹野情。一年風雨到和清。烟開茆屋禪香迹。靜破寒山爆竹聲。良夜有懷尋歲月。小臣無罪信平生。停杯不記塵中事。明日春王曆紀正。

戊寅元旦

朝來北望拜春正。獨坐垂簾一室平。青草欲新懷氣質。小波隨漾介光明。山人占稼看雲好。農伴呼

杯祝歲成聽得溪頭鷄唱。午日竿憑炤不逢迎。

二

適適無懷夢不生。雲封何際只初盟。幽禽我伴宜賓主。野雀誰羅可弟兄。已約梅花山屐冷。且招竹葉酒杯清。莫誇自有田家樂。聊與君王綴太平。

和仲馭韻贈韓叔夜叔夜我亡友去病弟

北窗誰復上皇人。引我嵩青富辟塵。蕭瑟塵餘談午夜。清狂盃下悟三身。山陽笛與塤吹斷。剡水舟來谷口隣。自僻江東甘老大。秋風差省憶鱸莼。

知畏堂集

詩卷三

五

二

洞口泥封且避人。梧陰寂寂遠蒼塵。驢車莫問黃公酒。扣地誰呼智老身。流水一灣君路夢。停雲千次我家隣。山中鄉味無嫌薄。五月須知未採蓴。

和黃美中贈韻

秋高蕭靜影橫斜。問此閒閒處士家。陳榻自懸寧吠犬。林梅欲冷不藏鴉。十年湘水多君夢。一半霜毛獨我加。爲問心期思畏令。美中有畏令稿莫將交論說空花。

將至吳門

幽懷渺予怯前征。極目何依獨思清。落落長川緯古路。萼萼小鳥通春聲。村中返樹烟爲滅。櫓後歸舟風與輕。莫任寬閒人看得。早尋泊處避羈城。

舟行次韻

柳梢西拂楚情多。隨意東風漾淺波。烟遠碧空疑斷岸。鳥飛青冥笑張羅。人聲絡絡開心靜。天氣溫溫得夢和。簡點時光云穀雨。春茶樵處幾清歌。

春暮言懷

知畏堂集

詩卷三

五

懶將心事問東流。一任桃花水去悠。老我自應難哭世。懷人誰是可羣鷗。碧天雲靜三更笛。清冰波平一葉舟。簡次義經茶報熟。春情如此復何求。

七月八日

嵩樹青青間蓼花。携筇沿沼撻籬遮。月隨新露山逾淨。雲傍西陽岫欲斜。七夕已過天上冷。三生如悟石邊賒。年來追數人中事。一一憑流聽晚鴉。

養病

病久難從市木苓。蕭然聊復課黃庭。等閒雙鬢隨

人日珍重。孤。嵩。伴。我。青。窓。外。沼。深。空。照。影。牀。頭。尊。  
解。顏。形。追。思。湖。海。當。年。氣。銷。盡。幽。中。付。短。檣。

鳴懷

茫茫何處哭途窮。秋草悲涼亂野蟲。明月豈愁誰。  
許。寄。禪。燈。如。照。我。皆。空。敢。云。世。醉。難。讀。猶。望。河。  
清。頌。可。通。幾。度。溪。頭。問。晴。雨。好。將。場。築。護。田。工。

秋夜

次第花開到幽桂。三更夢省夜遲遲。窓深高月局。  
無。照。幃。下。輕。風。靜。不。吹。蛩。性。觸。愁。青。去。草。烏。鵲。尋。  
如。是。堂。集。七。言。律。三。首。一。首。

穩綠依枝。蒼然病際憑消息。莫當懷遠未所持。

訪與游約西山看梅婁江道中

殢雨濛濛伴故棲。占風早起問東西。枝頭寒夢矜。  
青。鳥。嶺。爭。幽。光。啓。白。霓。一。葉。那。回。王。子。棹。三。人。誰。  
作。遠。公。溪。堪。憐。十。載。遲。游。展。此。日。相。思。寄。酒。奚。

二

偶然風歇似蕭晨。招我梅花接往因。此去結菴。  
幾。載。將。來。邀。月。結。三。人。嘗。隨。草。木。增。除。老。猶。與。金。  
魚。林。水。親。寄。語。孤。山。好。同。伴。寒。枝。清。淨。度。禪。身。

丙戌七月望日次孟宏韻

寂歷空庭竹杖攜。耳邊風鶴輒驚栖。雲山何處看。  
良。友。西。窗。孟。宏。韻。藻。今。朝。寄。老。妻。風。裕。此。不。慣。野。  
孤。濡。渡。涉。難。忘。凡。鳥。到。門。題。兩。兒。依。母。在。家。愁。來。逐。夜。占。  
前。夢。誰。道。寒。涼。病。夏。時。

懷子嘗再次前韻

相依憂患奉家攜。白日兵戈慘各栖。我自半肩身。  
作。僕。君。惟。兩。女。媳。隨。妻。舉。懷。卦。客。疑。難。問。逐。伴。偷。  
兒。慎。莫。題。額。日。祖。途。路。寄。妻。故。園。欣。賞。建。平。時。

八月四日孟宏同士敬來訪隨去越日各別

前韻見懷賦此酬之

相對嗟哉手未攜。即時賦別嘆栖栖。秋風好念同。  
心。友。早。稻。難。將。椎。髻。妻。夢。裏。索。柱。文。物。會。愁。中。得。  
句。淚。痕。題。可。憐。同。歲。吾。衰。甚。讓。爾。凌。雲。學。稚。哇。

獨坐丙閣思家用前韻

何處寧家襖被攜。嗟嗟八口各分栖。傳經有業懷。  
兒。子。舉。案。靡。依。恤。老。妻。但。得。柴。門。松。作。徑。不。妨。萌。  
屋。竹。支。題。夜。涼。南。望。天。河。杳。明。月。深。深。照。野。畦。



知畏堂詩存卷四

太倉南郭張 采著

七言律詩

許氏三節詩次天如韻

褚節婦 自其子

但行直道古遺民何必鬚眉抗角巾。族號我家老寡婦。自慙夫子未亡人。禪花坐上拈空葉。宿草山頭數歷春。此是結補心便許。豈知他日耀貞珉。

王節婦 自其子

知畏堂集 詩卷四

炎氣曷復辨昏晨。雲絕烟煤倍歷辛。夢裡見夫云後死人間稱婦是天民。西風絮斷三光冷。白露苗空千古貧。賸有木魚飯淨土。好同妯娌作孤鄰。

歸節婦 自其子

豈因禮法強嚴遵。白髮靡他性更真。視我孤兒延百祀。將君老母貫三神。誰無門戶偏居索。獨有單寒只影親。莫怪此家多慘澹。高風鼎鼎著人倫。

登玉峰看雪

聊賴輕舟試刻中。呼朋攜履臨崑崙。登登遠碧山。

六靜習習空光樹與融。香遜豈矜梅澹薄。枝低不語籜玲瓏。寒餘添酒催騷筆。驢背誰人灞水東。

煮粥詩次韻

滿眼離離感慨深。五更不寐曉光侵。已忘南郭身家慮。切繫中原天地心。子侮莫先弭草澤。誰饑恐後料桑陰。如何香稻登場日。不解薰風奏古琴。

二

恩詔傳來意始然。嗟嗟尺五去高天。但聞粒米朝來價。常望孤村午際烟。誰愁悲涼前膝問。難堪鳴咽皺眉傳。卽今一食心猶繫。或道虛安勝去年。

知畏堂集 詩卷四

三

清明桃浪說春深。菜葉青青民色侵。各出千家仁者粟。總來一路大夫心。莫啼兒女携山下。待食禽鳥止樹陰。多少離離誰問取。空堂漫說聽彈琴。

四

曉鳥喧枝意惘然。起來開戶看青天。鐺中漫沸宜文火。路左連行省早烟。好指旌麾隨唱入。可聽鐘磬共趨傳。最憐童穉癡爭食。付與撐支衆老年。

五

將來午月石橘然。稻水無雲又告天。一邑仰祈盈  
尺雨。萬家齊給數鍋烟。甘當馮婦寧誰恤。勸作黔  
敖爲爾傳。此是使君貞惠粟。從前曾否問長年。

六

作此寧云種德深。聊將下策補災侵。禮嚴同席分  
男女。經重知方置腹心。斯若好名難避譴。倘如爲  
善不須陰。卽看食畢齊聲頌。願當嵩呼祝舜琴。

七

知景堂集  
日習幾忘昔。慘然相期。嘯便通天。我爲衆主圖。  
惟具爾卽嘉賓。共此烟將事。有心看坐列。滿堂無  
語到家傳。莫誇當作青州蹟。天下於今幾稔年。

寒夜

更嚴欲盡坐燈前。屋角東枝月影穿。深夜輞川如  
豹吠。殘冬吳水憶鱸鮮。羞將赤幟矜蓮社。肯向青  
衫泣估船。分付小奚樵岸草。明朝擔作酒家錢。

仲春風雨

二月清融天養花。偶然風雨莫爭差。豈能日月光

如洗。可得心心氣不奢。且汲溝泉防灌樹。猶將甕  
水待烹茶。卽今些小留爲意。難說山人獨一家。

二

獨坐虛窗目不成。埤心縈斷自分明。呼杯酒冷添  
雲氣。舉袖琴寒出雨聲。遠去樹迷天一際。空來帆  
轉水初生。極知身寄惟林壑。不奈無窮若有情。

畧魚

生長江邊熟。打魚竹竿長。短恰相如梅花殘。影當  
灣漾。童子簷聲界水除。揮手琴和繩落處。垂頭簫

知景堂集

靜網張餘。獲得自鱗。松葉養拳。杯徐復說詩書。

釣魚

竹竿簷簷水聲幽。無際閒情不繫鉤。若爲釣名須  
換餌。誰能漱石且安流。星隨波性滌天地。雲泊磯  
頭度樂憂。任爾連羣驅落底。莫防人影落荒游。

維亭道中風逆

徒然行止一橈輕。帆落翻宜光影平。吹杏此風歸  
夢順。流萍何日去踪明。麥青旅岸開天色。水碧孤  
舟酌野情。我有相思在前路。長看無語結心旌。

同與游父子入郡約孟宏看梅舟行二首時

初入爲穀日

蓬窗小語水聲潺。風送孤帆問遠山。五穀得占欣  
美日。三身欲悟炤清灣。寒枝待我花遲放。野色宜  
人草作斑。自是天公與閑曠。將來指點白雲間。

二

浩浩東風山約催。蓬窗落炤日西頽。牀頭問影商  
詩律。城脚呼朋索酒杯。碧靜此宵初上月。清寒明  
發四更梅。幽崖爲我添佳事。舟到如家處士來。

知農堂集

詩話

事

宿非齋

天涯寂寂伴花堤。字出楞伽好筆題。百里觸波欣  
遠託。五更翻枕悟高棲。書生陽羨悲鴉籠。處士山  
陰嘯雪溪。何必游禽能縱翮。幽懷到際可東西。

登虎丘佛閣

不盡春枝東棹遲。隨緣小憩碧山湄。庭間自慣隨  
雲變。窻寂何妨可鳥窺。清際得聲寒欲度。幽中減  
相靜忘持。明朝花發誰游屐。到處我家信所之。

二

僧蘭開登寄舊枝蕭條六載只如斯。山頭鳥語聲

歸靜。鴈角梅香花不欺。半日浮生禪界冷。三更清

夢月痕知。誰招窻外春紅綠。付與蕭湘作水滴。

歸自吳門舟行風雨

寒雨吹枝拂午潮。孤舟浩渺對清宵。烟迷水勢遮  
田岸。淖激行踪滑板橋。間日晴連恣野杖。卽時濤  
緊通詩瓢。源無成約隨家住。好謝封姨婦去橈。

二

風遠歸路又通宵。歇得隨宜可掛瓢。山半老梅千

知農堂集

詩話

本

樹。淫烟中小鳥一聲。遙不逢。妬損花遲放。恰好流

連雨逆颿。每到孤懷尋曠適。黃昏燈火酒杯澆。

已卯元旦

庭堦肅肅瓣香清。慎爾衣裳拜歲正。只有嵩呼臣  
子分。別無葵獻野人誠。霜花欲散鷄收唱。雲影如  
停鳥放聲。問裏不知愁白髮。時探瓊信問昇平。

立春

山居寂寂自空明。溪色青蔥炤水湄。茶臼注壺寧  
計碗。窗虛飄葉莫聞聲。因能韻藻。客爲識。

關早避名只有春光無厚薄不嫌葑屋赴花盟

元宵

閒次蹉跎忽改年。隨宜消息自悠然。春中護冷梅  
花性。雨若占豐麥。草天拙筆謝文休。羨好家貧煮  
康諱云慳亦知簡點殘燈試爲買膏油報乏錢

梅下

春到花開遶茅屋。推簾不禁怯微風。臨潭影碧有  
無際。嘯月枝扶動靜中。清淨一天情自種。色聲二  
相性原空。踈園獨對堪酬賞。况復松篁信可通

知長堂集

七言

聞盧九台信

誰傳消息是虛真。惻惻哀歌百爾身。只有斷頭全  
白簡。可無對簿說黃巾。幾年子舍揚沙隔。此日  
君恩澱血申。好謝他時南史筆。莫將成敗責疆臣

客游就醫增病矢不復醫志悔

一笑春中行止迂。家園幾許足區區。深林岸斷橋  
通路淨。室窻開水作圖。病比休文名自遜。身將元  
亮隱奚殊。而今再與山禽約。不炷青銅嘆白鬚

依韻答贈人

一出隨雲好住山。洋洋碧水逐溪環。將將鐵性寒  
吹笛。護得巖心晝掩關。鷗固避人聊作伴。石因聽  
法不須煩。閒餘自省秋風思。豈直尊鱸江上還

言懷

短髮侵侵不計年。爲看鏡影笑皤然。山中求鳥憑  
棲木。水畔看魚謝釣船。雲定晚晴千疊嶂。月涼新  
夏一更天。閒來領叙般般意。說與忙人不值錢

荅蔣生贈韻

八月尊香締葛輕。蕭騷此日看犁耕。閒心有緒秋  
風遠。野夢多荒白露清。村僻幾家誰種秫。堂虛惟  
草不題名。因君姓蔣聊開筵。莫笑顛顛髮短生

知長堂集

七言

次吳駁公韻懷楊機部

宮官誰復贊三征。義急功名一羽輕。不耐軍容傳  
遠鐫。可堪禁旅作防兵。疏彈有淚懷天地。夢斷何  
心計死生。此去從戎君事適。好將出處謝公卿

二

蕭蕭簪筆忽從征。介馬驅馳身計輕。三輔幾人張  
大燾。九邊何處設奇兵。亦知抗疏臣應死。豈惜捐

軀我獨生。漫說鏡朝。蘇不用。從來軍事屬孤卿。

知長堂集

詩卷四  
七言律

本

五言排律

暮春

世事蹉跎半。虛窗日影妍。孤蜂三月遍。獨鳥暮春旋。烟綠嬌新露。霞青媚古田。香聞出定後。茶熟欠伸前。靜厭多書癖。閒隨一枕眠。呼筇尋岸約。聽水逐溪傳。莫怪楊花落。常飄接去年。

閒主齋次朱宗遠韵

習靜棲山舍。雲移路欲封。鳥聲開處寂。篁影落時慵。逕轉梧桐影。巖剗蘿薜縫。高泉茶作伴。香飯石

知長堂集

詩卷四  
五言排律

本

爲供驅禰天涯渡。笙歌夜半鐘。好叅堤上月。咫尺遠公逢。

游玄墓

山窮開水戶。路隱接梅林。高閣傳賢聖。危岩序古今。烏當湖半翼。人到佛前心。點點漁鰓岸。磷磷瀑掛岑。風吹孤澗樹。日照一床琴。鐘響誰經耳。梵聲獨整襟。岡寒過九折。松密走重陰。住塢看退色。招杯作小音。

賀王母張夫人壽

柳開闢教於今仰母師瑞庭欣二老喬木秀三  
枝德以周南著才將內則持人間清福度天上碧  
文移兒女杯擎酒孫雛口弄飴康哉事乃績樂只  
壽無期笙奏神仙下魚嘉君子綏豈誇瓜大棗不  
艷洞頭芝介爾春中日同歌燕喜時

邀劉蟄存夜話時蟄存以謫戍來婁

及子同回首相將歷百辛夜沉聊剪燭風靜不生  
塵落落追春夢悠悠叙往因數年看白首十載泣  
孤臣醇酒澆閒思長齋護佛津好心天地享客路  
知長堂集  
詩卷四  
五言排律  
主  
弟兄親得足從知足安貧卽不貧與蟄存  
話語嶺雲堪  
悅我海鳥不驚人莫言輕握子珍重悟三身

七言排律

漁父

暮春處處皆招隱斟酌前溪繫柳綃打得魚來持  
入市換將酒至聽歸潮鷄人不報蘆頭漏虎更誰  
徵水面僂月色網疑窻上影日光竿想竹初條鷗  
翔野渚宜我旅鳬立閒汀或爾招只筭一年日二  
百借天一半作逍遙

知長堂集

詩卷四  
七言排律

主

五言絕句

絕句

子美咏乳酒。子瞻記團茶。文章不聲價。寒屋種梅花。

金線柳

不稱貧家號。東風平地飈。湘裙牽作帶。其上細娘腰。

泊葑溪

停棹問閑客。溪流遶城東。如何高塔下。清夜不聞鐘。

知縣堂集

詩卷四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訪王崇簡依韻時崇簡司教嘉興

晴湖何處起微烟。指點空明恰自然。八月深秋看  
柚橘。七年老友接雲天。

風

何年不減滄洲壁。今日猶傳頰上毛。明月屋梁聲  
欲落。山頭啼鳥伴風騷。

擬再入茅山

知縣堂集

詩卷四

扁舟去去到華陽。春意相隨山草香。野鳥不驚來  
啄食。去年瓢笠舊衣裳。

題張世長小像

今夫俗人艷稱爵秩。高流雅意林泉。豈非品名  
有類。券合人已者乎。余賦性不榮。受材多僻。既  
侶野田中。復懷賢曩日。維世長張先輩。履仁仗  
義。斟月裁雲。洋洋樂饑。笑彼飽者。寂寂守玄。媿  
茲華士。是以脩竹標柯。寄遐神於湘水。疏梅斂  
幹。引逸興於寒霞。誠足潔清風軌。準式蓬蒿。

矣。余非宗炳。敢序王微之畫。君是凱之。或呼怨  
先而出用斯短句。以友昔人云爾。  
蕭清世事只如斯。兄弟相看或爾知。山下有松籬。  
有菊。朝來何自又愁饑。

二

古道於今不可居。開函引我欲相思。清風百尺高  
如許。猶拂梅梢竹上枝。

鄧尉山司徒廟前雙栢

設設寒風逼古枝。得隣咫尺重相思。莫嗟幽處誰

知畏堂集

詩卷四

七

嘉賞千古心期明月知

二

寒鱗百尺石條支。雨過青山薄暮時。多少梅花開  
落遍。青青猶自傲頹枝。

題息菴次韻

家住山中薤短簷。巖頭林木白雲前。湖光恰照三  
更月。點點寒峯伴水眠。

二

山人何處是茅簷。指點湖溪一曲前。恠得黃鸝啼

呖耳。木魚聲度水雲眠。

知畏堂集

詩卷四

七



歌

擬讀曲歌

月牽愁絲。月暗絲不滅。霜花子夜。獨自心頭。

二

別難想亦難。荷花含晚露。不單秋夜寒。

三

相見說思量。思量說不得。傷心可無語。惟君看顏色。

和果堂集

詩卷四

七

四

道是幾千年。昨日江頭送。難可索歸期。向君索清

夢

五

愁來噴酒氣。獨對梅花帳。往常有半杯。與君索酒

量

六

昨日溪頭送。今朝溪水水。所恨水不早。不恨君先

七

白雲時出沒。遮妾亦遮君。同在白雲下。回頭若個

八

可奈何。高聲不敢歌。

九

妬此飛飛鳥。飛來復飛去。妾心自可憐。妬君君可

十

和果堂集

詩卷四

七

妾住天涯。西君住天涯。東君拜西王母。妾拜東王

十一

公。東西消息通。日東出。日西落。月東肥。月西薄。日月有動移。妾一

漫歌

空漠漠。深蒼蒼。沈醉默。動靜光。德難名。惟陶唐。誰殺伐。始商湯。楊子江。邊望家信。清明原上走荒茫。三更滿春月。楓落驚吳霜。楊花柳絮。一是二。抱此

九泥問曉卿。漠漠蒼蒼今何時忘。

子集

詩卷四

